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八・史部・詔令奏議類

萬曆疏鈔五十卷（卷一至卷十九）

〔明〕吳亮輯

萬曆疏鈔序

疏鈔自昔有傳而傳自近今則俱近
事或難之其說有三曰招君過而不
隱也曰彰國失而不諱也曰逢被言
大小諸臣之痺怒恐毒痛怨恨及其
子孫而莫可以贖也昔者龜山先生
語鄒忠公子第亦謂忠公舊有彈射
諸疏草當慎其傳恐權奸儉佞有存
而見者夫忠臣事君見無禮者如鷹
鷂之逐鳥雀既不違為身圖又寧違
為後人圖且諸疏既上之朝邸抄達
之天下雖欲勿傳又烏得而勿傳惟
是慎傳之意應不徒欲避咎遠禍或
在隱惡掩過以忠厚惻怛待天下而

子貢則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不幸
有過惡與天下共見之共知之共改
之是之謂君子之道以謬迷在一時
而警省在終身愆尤在一入而懲戒
在天下如終身有警省則一時之謬
迷何必曲為之揜護而揜護一時之

謬迷反無以開終身警省之端如天
下有懲戒則一人之愆尤何必多為
之忌諱而忌諱一人之愆尤反或以
阻天下懲戒之路由前棄人于權奸
儉佞之歸由後不絕人于賢人君子
之路由前以忠厚惻怛待人淺由後
以忠厚惻怛待人深然則疏鈔之不

傳是或一道疏鈔之傳亦或一道也
昔者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存王
迹于既熄為天下萬世慮至深遠余
常不得詩亡之意近得友人發明其
言曰春秋直道也春秋之是非詩人
之美刺也盛王之世善善惡惡無一
不公諸天下而與天下共善之共惡
之而尤恐耳目日壅過惡不聞于是
而有採詩觀風之教使商旅工瞽得
獻其忠法家弼士得申其議見于雅
頌者若歎瞻烏之爰止慶宗周之覆
滅言之曾無所忌甚則國家父作誦
以究王訕尹士皇父輩皆明列其名

不怨蓋直切如此故士下能相保以
不敗迫其後也有射諫臣監諂者而
國人至道相目莫敢言矣即忝離之
大夫不過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蓋敢私憂而不敢頌
言也謂之何哉嗚呼此春秋之作所
以續詩亡者乎蓋直道行而人各有
疏鈔
詩直道不行而聖獨有經其善善惡
惡使聞者知戒懼者知悛直不欲棄
人于權奸儉佞之歸而待天下以至
誠惻怛之意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蓋萬古之紀言紀動者宗焉然則疏
鈔之不傳將為亡詩之續疏鈔之傳
亦春秋之遺意也夫茲刻自萬曆初

迄今三十六年七月止嗣後昌言盈
庭姑少需之以俟論次刻而傳之老
矣君采于名亮辛丑進士直言讜論
彈射不避權貴稱名執法能世復菴
先生之傳云

萬曆己酉冬十月穀旦

前福建道監察御史昆以錢一本書

疏鈔

序

萬曆疏鈔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者上下各
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祿不肯言
小臣畏罪不敢言則壅在下幸而
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
矣究乃格而不報則壅在上亦在
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之二者
皆大亂之道也伏見

皇上聰明睿知方軌三五然而中極
以來三患遞見何也說者以為下
不自壅殆有為之上者然上不自
壅殆有為之下者然邇丁丑綱常
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遂遷怒
於執簡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

留中以泯其跡令言者以他事獲罪不以言獲罪至於邇年且欲并邸報禁之其故可知已乃壬午一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又足以發明我皇上之果未嘗有負於天下天下之果未嘗敢有負於

疏鈔

七

皇上卒之伸者仍屈暢者仍鬱又足以發明致壅之由根深蒂固非一時所得而猝拔宜乎論世君子俯仰江陵四明之間益不能不三太息也予友采于吳子自少承尊甫復菴先生庭訓磊落有志操既徵為御史朝拜官而夕抗疏直聲大

著巡方之暇蒐輯三十年奏議若千牘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當路所不欲行於世者悉付剞劂予嘗而有感焉故比肩集主爾容容者爾肉食也一夫慷慨曾也語之未日奸名則曰蹶進矣均建言爾犯

疏鈔

八

乘輿建者十七犯要津非者十九以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爾影響風聞者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也烏有者左券矣愚誠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倒于當局而旁觀者諱于衣冠而道路與所否諱于大庭而平日隱衷否諱

子眉睫而事定否愚又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於此可以稽世變可以
觀人心可以卜士氣可以參善敗
得失之幾昭往而惕來采于之功
遠矣抑予更願有獻焉李忠定曰
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由
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由疑闇
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爲
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
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
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
日無也願以是爲執政獻求所以
爲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非
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蓋言之

疏欽

九

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爲臺省
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太初鄭子
聞之喜曰顧叔子之言其究弊也
專而確得拔本塞源之義矣其責
善也普而公得交修共濟之義矣
率斯以往天下直運之掌耳夫何
壅之與有遂以語采于采于曰是

疏欽

十

固予輯是編之意也

萬曆己酉冬十一月穀旦

南京光祿寺少卿前吏部文選司

郎中梁溪顧憲成撰

萬曆疏鈔叙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厯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久遜于荒後進無所稟承紛然殺亂莫由取衷而練

朝章通國體者殆少是鈔甚自

疏鈔

十一

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幾百萬言而離其目為五十蓋亦四十年朝野得失之林也然以余觀于四十年來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固寵羣蟻附羶濁亂天下自壬戌至今皇帝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

尚清靜獎恬退而不無空談廢實之弊或輕喜怒急紛更而遂致太剛則折之患於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家耦國權震主其知深而勇沉偵矚者不得要領吠聲射影蔓衍株連其訑訑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礫少恩此一

疏鈔

十二

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明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而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眾望而又懲驂乘前車多都俞鮮吁嘒

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為馴謹而時誦言者以狗之內不沾洽外示包

容強笑語相下而陰實牢籠之中
外章滿公車謹孫謝觸聞罷而已
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
靡靡

上久廢郊廟朝講厭薄大小臣不即
除諸署鞠爲茂草奏入不答常十
九而舞智御人者因以爲利曰默

疏鈔

十三

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于巷可耳
麤翹不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入
不適政不問而格非心何曰橫政
橫民悖出悖入怨歸于上而下逃
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抵
姪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獲
之問於監市履狝也每下愈况不

逆其源則頽波不可挽不緣其督
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
暖事勢鼎革按是鈔而約畧得之
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害
綱維世道歸平康正直之路良有
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
必聽則趙晉之懷牘范鎮呂誨王

疏鈔

十四

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僇力
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覃之更疏
梁燾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對
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
霸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誨趙汝愚
集名臣奏議是鈔也意儻在是乎
意儻在是乎刻成謹綴數語以識

歲月

萬曆己酉冬十二月既望

巡按宣大監察御史吳亮采于甫書

疏鈔

十五

選刻姓氏

金沙 景素于孔兼

毘陵 啓新錢一本

錫山 涇陽顧憲成

毘陵 玄臺薛敷教

荆谿 玉池史孟麟

錫山 景逸高攀龍論次

天姓氏

荆谿 中湛陳于廷

毘陵 嚴所吳亮叅校

萬全都司儒學 教授李廷光 訓導劉好謙 對同

萬曆疏鈔總目

第一卷	聖治
第二卷	聖德
第三卷	國本
第四卷	政本
第五卷	綱常
第六卷	國是
第七卷	臣道
第八卷	民瘼
第九卷	史職
第十卷	言路
第十一卷	省規
第十二卷	臺憲
第十三卷	時務
第十四卷	褒忠
第十五卷	援直
第十六卷	起廢
第十七卷	懲貪

萬曆疏鈔 選刻姓氏 總目

萬曆疏鈔總目

第十八卷	發奸
第十九卷	糾邪
第二十卷	關宦
第二十一卷	銓政
第二十二卷	察典
第二十三卷	用人
第二十四卷	飭吏
第二十五卷	財計
第二十六卷	糧儲
第二十七卷	錢鹽
第二十八卷	屯馬
第二十九卷	礦稅
第三十卷	朝講
第三十一卷	陵廟
第三十二卷	宗藩
第三十三卷	修省
第三十四卷	制科
第三十五卷	崇儒

第三十六卷	詔典
第三十七卷	戎務
第三十八卷	邊防
第三十九卷	邊餉
第四十卷	邊功
第四十一卷	遼建
第四十二卷	滇黔
第四十三卷	東倭
第四十四卷	時播
第四十五卷	明刑
第四十六卷	弭盜
第四十七卷	河漕
第四十八卷	水利
第四十九卷	工商
第五十卷	上書

總目畢

疏鈔

總目

三

萬曆疏鈔卷一 聖治類

陸樹聲 敬獻愚忠以隆聖治疏

李 棻 一政令以隆聖治疏

余懋學 陳五議以襄化理疏

傅應禎 陳膚議以光聖治疏

管志道 乞稽祖制以恢聖治疏

孟一脈 覃皇恩以光聖治疏

魏允貞 條陳救弊四事以弘治道疏

王士性 敷陳天下大計以光盛治疏

目錄

卷一

孟一脈 急救時弊以圖萬世治安疏

范 儁 恭陳膚議以新治化疏

姜士昌 直陳治體以裨聖明疏

張 岳 恭進交儆之謨以隆聖治疏

海 瑞 一日治安天下疏

吳達可 乞勤政學以隆治安疏

馮從吾 乞勵精以圖萬世治安疏

于玉立 乞勵精改圖以救禍亂疏

丁元薦 乞更化以光中興疏

陳于陞 披陳時政以光治理疏

呂坤 直陳安危禍福以保萬年永祚疏

許弘綱 亟通庶政以保治安疏

李三才 歷陳國勢病由以保天下疏

王元翰 直陳受病之由以光贊聖政疏

李三才 聖政通而忽滯請破機關終盛治疏

曹于汴 乞發章奏決用舍以成盛治疏

蕭近高 乘時發政以臻治平疏

李三才 極陳國家治亂大關疏

目錄

卷一

二

王元翰 乞採公道以固社稷疏

陳宗契 乞御朝用人省言撤稅以隆盛治疏

馮奕垣 亟反弊政以圖治安疏

李三才 直陳三事大義以裨聖治疏

康元積 敬陳保泰之謨以新聖治疏

史學遷 朝政日非乞亟悟改行疏

蕭近高 擴聖度通國脉以維世道疏

李光輝 國家危亂乞兆朝政壅蔽猶仍疏

馮 邊腹艱難有礙謹陳利弊仰禱采察以圖安復疏

萬曆疏鈔卷一

聖治類

敬獻愚忠以隆聖治疏

陸樹聲 禮部尚書

萬曆元年十二月

竊惟方今之務莫要於聖學 嘗入侍經筵仰見

皇上睿哲聰明孳孳嚮學古所未見而密勿大臣繪

圖立說因事效忠誠有以端聖功之本矣但 愚以

為學之為道本無限也見聞日廣則義理愈見其難

窮知慮日開則趨向愈見其難定況法筵之上宸嚴

疏鈔

聖治

馬文書撰古州

所臨或一時敷對未詳則記憶豈能周悉宜再推廣

德意令史臣採摭經史凡聖賢之懿訓可為法戒及

本朝列聖創守之宏規繼述之大烈著為謨訓者曩

括其辭節畧其要如宋儒孫奭之上徽言范祖禹之

進帝學輯成進御以便省觀亦 聖學緝熙之一助

也然學以修德德在慎身 愚尤望 皇上思此身

為天地民物之主而一食息起居必遵常度念大位

為祖宗付託之重而一發號施令務當人心孝養愈

茂於兩宮心思常徹於九有任賢而始終不貳從諫

而殆直皆容道已至而常虛望道之懷世雖恭而恒切保泰之念則 聖學光明德日新而治化益隆宗社萬年之基端在是矣然 臣愚芹曝之誠尤不止此 臣聞益之告舜曰罔失法度夫以儆戒無虞之道而首於法度言之豈無謂哉蓋世際承平人情易弛雖聖如大舜治如有虞而法紀之守亦自有不容不嚴者 臣竊見祖宗立法纖悉委曲皆有深意二百年來治平無事大綱非不振矣而節目漸渝或視為細故而以通融為無傷或便於徇情而以因循為得體間

此鈔

聖治

二

有拘執者則眾以為苛刻而共議之不知法之廢也始於細微而成於沿積小不守則至於大漸不可長矣宜令諸司查照 祖宗舊典一一上請申飭即在纖悉務令舉行毋安故常以滋玩愒此法紀之所當嚴者也諸司政令所以明職掌以一法守也今事例多端條格不一或乍經建白而旋復改更或見在施行而隨即寢革夫輕於定令則下難遵承煩於立例則弊多出入徇時情者得借以援引肆臆見者或任其推移甚非所以示畫一也宜 勅下部院司府凡

見行事例通行酌議去煩就簡申明裁定以便遵承此政令之所當一者也士風者世道之元氣士風正則禮義興而治道因之數年以來士習漸乖鶩聲利者巧於趨時紛華者安於徇俗學專口耳而畧身心事尚周圓而鮮卓立號通財資詭隨以濟用稱任事務誇大以炫名或貌順而心懷異同或外合而中藏僥倖如斯類者萬幾有之雖當聖作之期戒諭諄切時漸改觀聽而革心之化未遑夫朝廷有教化而後四方有風俗本原倡率之地不當加之意乎 臣

疏鈔

聖治

三

愚以為宜抑奔競以厲廉隅黜虛浮以敦長厚通行儆勅明示嚮方此由風之所當正者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稱善治者今生齒庶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飭而杆軸空膚革完而脂膏竭 昔年赴召道途所經自江淮以北歷齊魯畿輔咽喉之地見差役繁重民多流徙不勝困窮兼聞吳越閩廣山陝諸處或放於征徭或困於兵賦民窮財窘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隱然欲施賑貸則倉廩不繼故事寬郵則逋歛難蠲德澤不宣民困何由而甦

宜勅下廷臣各陳裕民長策務求實惠毋事虛文該司酌議條列呈裁通行撫巡責成守令必使民生咸遂不徒粉飾治平此國本之所當念者也財用經國大計其損益自然之數不在民則宜在官今賦歛之歲入有常政令之蠲除不下財用調度亦甚密矣然太倉之粟未腐內帑之貫未朽而下無藏富之民土有竭澤之慮此不可不求其故夫江河不能實漏卮欲足國用必先均節故止不急之營建則濫用舒裁未時之賞賚則浮靡抑約內外之供億則奢泰斥

疏鈔

聖治

四

禁姦墨之漁蝕則培克止斯非足國之要歟至於錦衣官校監局匠作軍伍之鬻占厨役之替補冒濫冗食積弊相沿又不可不嚴為覈汰也先臣韓文在戶部奏會計疏格目謂宜究浮約之故以酌豐儉計出入之數以定經費使財用虛實一覽曉然其在於今尤不可缺此財用之所當議者也建宗封以為藩屏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多祿少艱窘孤貧所在踰城越關者屢經送發不能禁止議者以為宜限爵祿及子子之數然過於裁抑則恐至傷

恩為之變通則委於無術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奏行條例中間或約束太嚴而所當通融或區畫未盡而所宜酌處者通行奏乞裁定以永遵依至於欲慎輔導則長史教授等官宜稍加銓擇賢能者體陞敘毋委之閒廢以責其輔導之實仍於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勅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查方與奏請庶下無抑勒而越例奏瀆者或少也非權宜之一端乎此宗藩之所當議者也自貢議成而

疏鈔

聖治

五

外夷納款求市疆場安而歲省調發有明效矣然邊圉無警則偷惰易生虜情難厭則向背莫測休兵日久則戰陳不習市易往來則禁防或疎如宋臣富弼所謂目前恃以無恐將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者不可不為之慮也宜內乘閒暇以修戰守之宜外察虜情以施撫馭之術戒主帥之數易嚴士卒之訓練偵東西夷分合之故以携其糾聚聯各邊鎮臂指之勢以厚其聲援而又申嚴七鎮增修捌事以時稽其實此邊防之所當議者也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通歲

功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黃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饑穰不一每當春夏運艘大集嚴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阻澀致稽期會加以治河夫役十一總漕卒罷悴歲無息肩而隄防之修培運船之補造歲費不迭不無軫當事者之慮聞之先臣丘濬建議欲水陸並運及兼行轉般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常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海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一也視時豐歉

疏鈔

聖治

六

因勢變通在司國計者宜權其便矣此漕運之所當議者也又臣備員禮官竊詳國朝郊廟之制國初因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後定合祭之禮矣至世宗皇帝米言官之議復主分祭當時與議諸臣有謂祀地北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神景從不當日月配天者其言似若有據國初廟祀始建四親廟已建太廟準九廟之制矣至世宗皇帝創定大禮尊二祖以表功德列羣廟以序昭穆特建世廟以奉睿宗也復耐享於大廟說者謂因情起義全專享之尊

而不失昭穆之序則世廟為安二者皆典禮之大非下所敢輕議方當稽古右文之世正禮樂明備之時觀會通以定一王之典垂萬世之法其在今日不識可徐為之議乎凡是數者今大臣之所謀謀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 聖心常加意而延納之矣又何假於言但 衰殘餘齒恐溘先朝露圖報無由故不揣疎陋冒昧上陳固知塵露無裨於高深庶幾芻蕘可備於採擇伏惟 聖明留意

疏鈔

聖治

二

一政令以定治體以隆聖治疏

李枋 河南道御史
萬曆元年三月

竊惟帝王所以致天下之盛治者莫不有一定之治體而其所以定天下之治體者莫不有畫一之政令何者政令者固治道之所由以出也苟政令不一則事理之施行無所遵守人心之趨向無所適從而欲定天下之治體以致天下之盛治難矣古之帝王有見乎此故凡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罔有不協然後從之凡有出令必質之人情參之輿議罔有疏鈔 聖治 八

不減然後行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息羣言而定國是夫是以令出期於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敷天之下亦莫不聳動厭服以承休德而罔或有異議者以其無有乎不一也今內而部院等衙門所以議政令而修之朝廷之上者也外而撫按等衙門所以宣政令而行之邦國之間者也比年以來政令之出於朝廷者變易無常遠者不過數年近者不出期月甚或方議舉行而忽改方從停罷而復行其行之也初不深究其弊以一人之言而遽行其罷之也亦不

深思其便以一人之言而遽罷建議者固隨其所見而不必盡協乎事理之宜主議者亦漫為題覆而不必悉見諸施行之實上下相玩無所取裁政令之行於四方者固非條約無以達乃今歲更一官人各一見務求新異耻相襲洽每官一番變改每歲一番刊布甚或官以事故遷法一歲而兩番變改刊布者有焉各差地方條陳之疏亦復有類於是用致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非但紀法無章亦且紛擾滋弊蓋由祖宗立法之初意未經申明政治施為之定體未

疏鈔 聖治 九

經講究是以輕任意見不憚紛更先年重修大明會典儒臣病於紛更不一迄未及成亦正為此茲者恭遇 皇上 龍飛御極日勤講讀銳情治理薄海內外莫不欣欣然延頸舉踵相望太平之治矣若不及今講求畫一以定治體而興治功則所以振積弛而起太平者將何時而議也然所謂講求者非不遠求古昔廣事詢謀為也 祖宗 之法度布在方冊者昭然具存諸臣之建議副在有司者無一不備倘令內而部院等衙門將所存歷年奏疏備加緝閱參以各該

職掌條例通行詳議事理之當者雖報罷不嫌於舉
行事理之非者雖議行不嫌於停改務求講究盡一
經久可行其有應合變通者亦惟革弊補偏而不失
乎 祖宗立法之初意畧做各部職掌定為條例逐
一開具題議行止畧節緣由以備查考使後之建議
者有所取正主議者有所折衷違行者有所信守不
致紛更變亂以壞祖宗之法外而撫按等衙門將所
存歷年條約及歷年地方條陳事件通行查發所屬
司道與之備加詳議務求足以宣上之德達下之情

疏欽

聖治

十

而不失祖宗立法之意畧做憲綱定為條約各因地
方民情土俗之所宜各就督撫巡按學校屯馬軍鹽
倉漕之所事參酌畫一經久可行具揭都察院覆議
裁定分發各差永為遵守不許仍前敷衍變更刊布
其歷年條陳事件應行應革講究既定徑自條議上
請裁奪以後不得妄議紛更雖或應有變通亦止補
偏革弊而政令有不一治體有不定者未之有也如
此而聖天子以厲精臨之於上賢公卿以精白承

之而聖天子以厲精臨之於上賢公卿以精白承

德以一而風俗以同帝王隆古之治臣心了然見其
易易耳伏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再加查議如果
言或有可采轉行各部院等衙門及督撫巡按等衙
門一體查酌講究停當題覆上請施行毋或偏頗而
致有異議毋或疎畧而致有後言其於聖治未必無
小補臣愚無任惓惓

疏欽

聖治

二

陳五議以襄化理疏

余懋學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年二月

臣聞聖王兼聽之仁不遺葑菲臣子自靖之義願效涓埃伏惟 皇上纂歷昌明秉資英哲講學親賢孜孜不倦海內喁喁庶幾復登三五之烈 臣愚遭逢盛際待罪南垣適於將順之餘竊有補拾之念輒敢不避斧鉞敷陳五事惟 陛下試垂聽焉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 陛下臨御以來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疏鈔 聖治 十二

小臣工靡不總總奉職治功既精明矣 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覈既詳弊幾盡剔而督責復急人懼不堪 詔旨多切責之辭臣工右刻核之治竊謂非所以培元氣而存渾厚之體也夫湍水鮮縱鱗風林無寧翼操切之與因循施舍不同敝治則一今固未至於操切也臣懼精明之過則操切乘之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旦以惇大告成王淪浹當時矩矱後世臣願 陛下遠憲二君留心柔克持大體而畧繁文矜微瑕而宥小眚 綸綍之出本之

和平而不數下切責之旨政令之行依於忠厚而不專尚刻核之實更乞 明詔羣吏洗滌煩苛寧為山藪之藏無為淵魚之察持法者希蹤鸞鳳司牧者績績保障 廟堂議事無竭澤以焚林臺諫論人勿索瘢於洗垢庶幾寬嚴相濟政是以和而從欲迂衡之治不難致矣故一曰存惇大言路通塞治忽攸關思昔流涕太息之言十思十漸之疏自未信者視之鮮不以爲訕已也而爲二王者或止輦受之或霽威容之君有受諫之名臣無敢言之譽漢唐之治獨二王疏鈔 聖治 十三

稱隆焉此聽納之明效大驗也 陛下首政召用讜臣天下日引領以望從繩之治然而慙直之臣間遭降斥敢言之士動致外遷此雖諸臣不能積誠納約以致自速伊戾顧立仗之機漸啓則鳴陽之瑞不聞 臣頃見諸臣屬疏再四遲回懼觸時忌竊以爲危言危行之時不宜有也夫諫官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爲君人者須寬假之優待之庶謬諤之氣由之而振古稱從諫則聖豈待遜志後從惟言雖逆心而聽且弗拂此聖之所以益聖也 臣願陛下虛以受人

言求諸道自後臣下進言必 召閣臣詳議言苟可
錄俯賜施行設於 聖心有違亦必嘉其狂愚稍示
寬宥無謂逾耳而加遣謫無因小疵而加詰問并乞
申諭吏部於二三忠讜之臣特加優錄無憚汲黯而
出淮陽無疾陽城而奪言秩庶幾言路日開 聖德
日宏而奸邪不敢竊肆 國是賴以維持矣故二日
親審諤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國制 誥勅之典以
風有位非考滿稱職不與非 大慶覃恩不與至慎
重也曩歲 皇上加恩宮臣太監鄭真得蔭姪玆為
疏鈔 聖治 十四
錦衣千戶 恩既渥矣玆未有以圖報乃未幾輒求
管事又未幾輒求 誥命 陛下未下部議俱允其
請此於 陛下優念近臣之私誠不為過但揆之法
制以 祖宗風勵之典而徇蔭臣請乞之私其防不
可潰也求管事而與之管事求 誥命而與之 誥
命舊制難踰邪心無厭其漸不可長也竊觀外廷諸
臣有陳必付所司查例今於內臣獨不用例昔人宮
府一體之義或不如是夫踰制則濫徇情則褻濫則
啓覬覦之心褻則乖激勸之義是以孔子惜繁縷昭

侯愛敝袴豈真惜此細物哉誠以禮審幾微分防僭
逼聖哲之為慮至深遠也今內臣侍衛不止一真中
蔭管事不止一玆往者固不復追而來者尤宜預杜
臣願 陛下法行自近自後內臣請乞必下該部查
例如所請違例該部得以執奏該部依違該科得以
叅駁臣又惟大臣恤典寔寓旌別近見禮科都給事
中朱南雍等查叅原任尚書傅炯公論不容不宜與
之祭葬特蒙 明旨竟從初議 臣竊以為科臣論炯
之言是則祭葬之命宜中止也論炯之言未確則勒
疏鈔 聖治 十五
明後予未為遲也今既不咎科臣叅駁之非而又輒
予傅炯祭葬之典此之不明則是始之予也為過後
之予也為遂始也天下猶謂恤典以厚大臣其後也
天下將謂恤典以賞有罪矣夫此一炯爾然是非不
可不明恤典不可不慎願將禮科原疏下部集議炯
誠共棄就停祭葬以示懲炯猶可原俾因僉論而獲
白至其題覆宜嚴近奉 明旨申飭臣竊謂覆請雖
在該部而初請則在撫按苟撫按查覈加嚴則該部
題覆自當再乞 明著為例今後大臣在家病故撫

按官查果生平無過輿論稱賢始爲具奏事下禮部則該部加覈焉該科又加覈焉詢謀僉同始爲覆奏若初覈不嚴咎在撫按覆勘不當咎在該部叅駁不公咎在該科庶幾公論旣明主恩不濫而激勸人心之大機不外是矣故三曰慎名器詩詠率章書言由舊祖法之不可變也則自古記之矣祖宗典則上同謨烈傳之萬世所宜遵守借日時異勢殊則亦補偏救敝擇其窒礙者而稍變通之可矣固不宜輒以一己之聰明而輕紊祖宗之成憲也邇年以來

疏鈔

聖治

十六

建白者炫奇題覆者徇私今日以某言立某法矣明日輒以某言而罷之今日以某言更某法矣明日又更置江濟二衛水夫兩淮鹽法兼轄浦子口營將官之議覆允者未幾而請罷者隨至此則不審時宜輕變祖制之故也臣願陛下申飭羣工恪守成憲諸臣建白酌之事體無得剿說以邀名該部覆題要於妥帖無得依違以取媚至如條例事宜勢難遙度則須南咨南京部院外行各省撫按就彼講求議定

後覆該部尤不得遷就含糊以起紛紛異議庶幾政有常經而國是定民志一矣故四曰戒紛更敬事後食臣子之節上下相諛非國家之利切見近時該部題覆邊功往往首列閣臣勳猷盛夸督撫功伐此猶曰運籌宜力例當叙也至如涿州橋工告完天下明知爲聖母濟人利物之仁而該部議功乃至夸述閣臣司禮之績例雖沿舊詞涉猷諛臣竊以爲非美事也夫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即使諸臣功在社稷亦敬事後食之常耳一不宜叙

疏鈔

聖治

十七

輔臣之職翊贊皇猷啓沃君心其大也區區甲士考功之勞以叙輔臣小之乎爲功矣二不宜叙近臣懋賞簡自帝心矧貪天功而謂己力則智者不居焉三不宜叙先該大學士張居正等疏辭功賞陛下嘉其勞謙足立臣極臣於此竊度輔臣之心必不以叙功爲當然仰窺陛下之心亦必不以賞功爲美事惟該部向沿舊套懼長諛習誠宜釐正臣願陛下申飭該部今後題覆功次只宜直述事情始末與將士俘獲之數邊臣指麾之畧上請優賚不得

循舊夸張炫耀觀聽至於閣臣翊贊之勳宮臣侍衛之勞則 聖衷夙鑒 國典具有該部尤不得輒加贊揚以長諛佞庶幾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而世道士習因之不變矣故五日防諛佞夫此五事者言若未切於時宜而實則有關於治體 陛下倘幸蒞菲 言俯垂 採納則悼大之治宏謬誇之氣振名器慎而人知勸紛更息而法不紊諛習既除士風斯正所以嚴日中之防而慎履霜之戒者未必不自此得之矣 臣 質本草茅言罔諱忌伏惟 聖明財察 愚幸甚世道幸甚

疏鈔

聖治

十九

披血誠陳膚議以光聖治疏

傅應禎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年十二月

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垂二百餘年 君明臣良中外又安未有如今日之盛誠超軼漢宋匪直比周之成康時也但 臣 思王道如精金美玉一渣滓之未融不足以語百鍊之金一寸瑕之點汙尚可以玷連城之玉矧治理未臻於純全將王道終限於小康 君德不愛其死敬採三事以 獻首重 君德次蕪民困而以開言路終之自知芻蕘之見狂夫之言願 聖明鑒察 臣 不勝戰兢隕越之至為此具本闕坐謹題請 旨一曰常存敬畏以純 君德 臣 聞敬者德之聚合顯微動靜而無間者也堯舜文武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過即此敬之充拓三代末世不得為賢君者凡以怠惰放肆夫之耳洪惟我 皇上聰明天縱 聖德日新宜無間然矣而於純敬之學切恐猶在所當講求 皇上試自思之 祀郊廟奉 兩宮敬矣而退處暗室屋漏果是心乎否耶 臨殿廷 御經筵敬矣而狎見左右近侍果是念乎

疏鈔

聖治

十九

不耶一有未純即為作輟即為間斷而非至誠無息之道矣臣有死請歷指其事而陳之臣聞今歲雷震端門獸吻地震於京師直省者不下數四如近日岷州之報尤可駭也雖由大小臣工失職曾未見皇正下修省一詔以回天意晏然如處無事豈真以天變不足畏乎要亦敬天之心未純也遣大監往真定府抽印原非舉國初令典事創於正統間也先帝用李芳之言停止前差地方稍就蘓息陛下不能納科道之諫必欲差往奈何甘心效中朝失

疏鈔

聖治

三

德之故事豈真以祖制不足法乎要亦法祖之心未純也臣又近聞戶科給事中朱東光陳言保治不過一二語直切時事猶未若古人言之解衣危論折檻抗疏也幾於觸犯雷霆本又留中豈真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側席求言之心未純也夫三不足之說王安石所以誤神宗陛下肯自誤耶臣知其必不然也伏望皇上恭默思道彌夫變於未然修德省愆消災禍於既至如雷霆必思陽德方生乃爾奮擊觸物不於他處而於端門如地震必思陰德

靜乃爾驚騰震撼一見於京師屢見於直省得非朝廷容有未盡善之政歟所以因變而思過者不容已也抽印三節縱在必行合請照荊州蕪湖抽分事例勅下工部擇營繕司廉慎者一員往代其事急收異戚命取回大監以慰人心而安地方不亦可乎況大臣進者如朱東光批鱗躡尾豈無畏死之心無非感荷廷國恩思效犬馬不必計其論列之是與非也均當容受使知朝廷樂於從諫不必計其章疏之當與否也俱下該衙門知道使知朝廷無所忌諱

疏鈔

聖治

三

苟有切於隱憂勿罪無因而啓將來之釁苟有補於闕失勿遽留中而滋欺蔽之姦夫然則憂勤惕慮之心隨事致謹戒慎恐懼之念觸處不忘斯之謂純德而天眷永保無窮矣伏乞聖裁臣曰請蠲逋稅以蕪民困臣聞皇上初登寶位首下恩詔自嘉靖三十四年起至隆慶元年止一切未完錢糧盡行蠲免自隆慶三年起至四年止一切未完錢糧盡行蠲徵此誠天地曠蕩之洪恩而海內歡忻鼓舞者至矣夫何蠲逋之軫恤者愈顯而下之希望者愈無厭

如戶部之秋糧夏麥禮部之藥味藥材兵部之馬船
馬價草場民壯工部之四司料銀以及江防海防軍
餉之類除免三外其七分應該徵納者宜其朝令暮
完可也顧乃官司費力於刑併百姓任意以延拒帶
徵之令雖嚴積逋之數如故是豈民之真無人心哉
臣有以推其故矣夫使五穀豐登四方無虞一歲之
入僅足以供一歲之出况水溢旱乾無處無之復欲
兼責遠年之逋負此力量必有所不能支且免三徵
七 詔雖頒示於中外而深山絕陬之民尚有未經

疏鈔

聖治

二十三

耳目者皆云前項錢糧 朝廷盡數蠲免官司乃爾
窮追不過為囊橐計耳近奉稽查章奏完不及分數
者撫按聽叅郡縣聽降諸司望風而股慄百姓稍悟
其旨意夫使見任之錢糧未完從而罰俸降等乃其
甘心焉者顧以遠年之拖欠責以一旦而追求 臣恐
中材之士身家之念重而為民之念疎錢糧一日未
完則俸一日不開俸一日不開則罪譴一日未釋彼
之處心積慮設法杖併者將無不至而民之椎膏折
髓彼暇顧哉蓋 朝廷以此責威撫按撫按以此責

成都縣矣其取盈於民者亦勢也嘗見披枷帶鎖相
藉於道路提携保抱逃竄於他境形似失巢之鳥苦
如遊釜之魚身請為傭妻鬻為妾以償者有之家產
盡絕待斃淫酷而無完者亦有之咨嗟愁嘆聲徹于
天水旱旱火災見於人是豈太平之盛事而 皇上
所忍聞哉 臣嘗即今日之財用遡觀 世廟之時勢
其不能解者三彼其時候虜交侵兵馬糧餉日費不
貲其積逋之撥活未甚也今天下蠻夷納款會惡授
首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 臣之未解一也鼎修 宮

疏鈔

聖治

二十三

闕大役繁興採木鑿石萬里輸轉其積逋之撥括猶
未甚也今 皇上專心節省絕意營繕乃不免於積
逋之追此 臣之未解二也嚴高富 國鬻爵賣官盡
天下之金寶奇貨填入私門其時民力猶未告匱也
今則昭明公道屏絕私交而閭閻反覺空虛何哉此
臣之未解三也伏乞 皇上體天地之心而憫生民
之窮 勅下該部查勘徵七年分凡京庫太倉金花
等項繫于戶部為 國用之不可缺者仍照前 旨
徵解其餘如農桑布絹藥味藥材馬船馬價匠班計

銀以及南直隸應安等府江防海防之類明白下詔
各省府州縣查非侵欺果繫民欠者悉與蠲除其中
如蒼木一味無甚緊用實心花班竹委非湖廣所產
應改折者改之以免採買轉運之累既止營繕不繁
土木如四司料銀請查嘉靖十八年以前額派可減
者頒示天下使民受一分之惠則 仁恩敷於九有
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矣若是而民困猶未蕪天
變猶未回卽以臣臬之藁街永爲欺妄者之戒伏乞
聖裁三曰叙用言官以開忠讜臣聞君象元首臣象
股肱而臺諫者則又 朝廷之耳目咽喉攸繫也耳
目稍有所壅蔽則聰明弗廣咽喉稍有所扼塞則氣
脈不宜臺諫一不得其職其爲元首之害匪渺鮮矣
是故聖王賞諫臣非利之也蓋 人君威如雷霆而
中材之士率多畏死惕威使不有以作其敢言之氣
孰肯批逆鱗犯忌諱以蹈不測之慘哉況不惟無以
賞之又從而搏擊之視其爵而降其等彼執守未定
者藉口於上之不樂聞過遂相率以隱默爲高脫有
姦惡起而播弄其間 人主何由得聞不惟自聾聵

疏欽

聖治

二十四

其耳目而斷塞其喉舌也哉洪惟我 皇上 登極
未幾石星李己 先朝以言事擯斥者首起廢而叙
用之海內臣工輒彈冠相慶曰 聖天子之重諫臣
如此真直道可行之會乎凡抱忠耿挾訐謨者孰不
望 黜座而快於一陳之爲願也胡近年南京火者
張進醉辱科臣王頤卽所以辱 朝廷之耳目矣兩
京科道交章論劾給事中趙參魯論之獨詳其間不
無觥觥激烈之罪 皇上將科道官罰治而獨以趙
參魯黜爲典史無非寓曲成於懲創之內使知悔過
自新而遠近臣民不解德意遂謂 皇上之庇內臣
如此其抑諫官又如此縉紳徒切扼腕凡事之有涉
於近倖者遂卷口而不敢一言卽言之亦無補如近
日胡執禮裴應章之諫討馬趙煥侯子趙等之諫抽
印俱束閣不行不有明驗乎又南京給事中余懋學
條陳五事直切時政其間不無指摘太過之弊 皇
上將余懋學禁錮終身不使再用無非寓仁恕於懲
創之內使言者慎重而不敢輕也遠近臣民不悟
聖意遂謂 皇上之諱直言如此其逐諫官又如此

疏欽

聖治

二十五

相與私相感嘆凡事之有關於朝政者皆畏縮而不敢矢陳即陳之且得罪如近日李盛春之請朝賀朱陳光之請防微幾於不免不有明徵乎夫懋學二臣雖未敢即定其人品為何如緣其事而諒其心實欲效忠乃俱不免譴責焉藉使他日載諸史冊彼二臣者以諫規逐猶不失美名 皇上因諫而逐二臣後世將謂為何如 主哉此臣寢食不寧不暇為二臣惜急欲為 皇上惜也況趙參魯貶謫遠而悔悟益深余懋學罷斥久而愧死無地伏望 皇上鑒疏錄

聖治 三十一

愚朴之忠而畧既往之愆開繩糾之路以收交修之益 勅下吏部將趙參魯取陞京職余懋學仍舊叙錄則正直之氣弘而謬諤之風興豈非 太平盛事也哉再睹余懋學 明旨有言復用余懋學者一體治罪 臣今冒死言之誠不忍以拒諫之名累 皇上之盛德也儻臣之言行 皇上之盛德全令譽永矣即放田里潤鼎鑊亦甘心焉伏乞 聖裁

乞稽祖制的時宜以恢聖治

管志道 刑部主事 萬曆六年二月

臣伏見舊歲十月中彗星示異言官因事納忠多所裨益 皇上亦畧採而行之矣如 臣所慮尚有出於此者其時起復未除不敢輕率言事又念 皇上方議大婚及垂情於輔臣去留之際恐言煩起厭遲回者久之而此心耿耿終難自禁茲者大婚禮成輔臣議定而聖齡且鼎盛矣昔孔子年十五而志於學帝堯年十六而諸侯推戴 皇上今日踰志學之期符推戴之會此正總攬萬幾勵精圖治之日也而未有揭要領破拘攣如古之流涕太息以陳國是者雖聖明天縱豈能一一坐而照之哉 竊觀今之時勢多以末流事例為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為中庸而不虞弊之所底止駸駸乎極重而不可反矣及今不拯後必難圖迺進言者輒曰中國又安四夷賓服真所謂樵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而謂之安也 甚憂之故撮其緊切重大者為九條以獻非誠有卓越過人之畫亦非敢為迂闊難行之

疏錄 聖治 三十二

論不過舉祖宗成憲及當今事宜求挽極重之勢而已稍有識者類能言之然而不言何也非顧戀而不肯言則畏避而不敢言也將終無一人言矣臣是以不惜衆諱直陳於陛下諸凡不關大體與雖關大體而已經多官建明者悉不掇拾以塵聖聽願陛下勿視爲浪言留神省覽默思其故而後下諸廷議博求善後之策面諭輔臣偕部院諸大臣虛心而折衷之獨出聖斷定奪實宗社無疆之休臣不勝待罪

疏鈔

聖治

手八

以事權分屬九卿每日羣臣奏事即於御前面決可否取旨奉行其時殿閣大學士尙未預機務也永樂洪熙中始以閣臣解縉等預機務矣然而奏取旨仍洪武之舊未嘗有票旨批發之事也宣德中始令閣臣楊士奇等尙書蹇義等票旨以進矣然每遇大政猶命諸大臣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唯正統初英宗以冲年而踐祚三楊以顧命老臣而當國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閣臣預先處分以白於上臨奏傳而行之蓋輔冲聖之道宜爾也然自此

法一行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與國初之制漸遠矣臣嘗總而論之面奏處分開國之令典也必聖慮精明之甚而後能親決萬幾調旨批發近代之便宜也必輔臣公明之極而後能常持國是於斯二者而酌其中其惟密謀於內閣而公議於外廷乎故臣以爲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祖宗時多御午朝於左右順門大班既退羣臣更進言事輒至夜分以故幽隱畢達今縱不能如祖宗之一日兩朝亦宜倣其意而行之如三六九日早朝則一四七日午

疏鈔

聖治

手九

朝夫早朝自有常儀矣而午朝則不必文武百僚齊集惟內閣輔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五軍都督府各堂上掌印官俱造御前其部院卿貳督府僉書以及太常等寺諸卿則分日輪流以叅謀議其翰林院講讀各部郎中六科十三道中書舍人等官每日或輪二員或輪四員六員分班侍直以備紀錄傳行叅駁等事而起居注常不離左右以記言動其餘大小臣工雖不在輪班侍直之列而徑至御前建白者亦聽其隨班挨奏不致壅遏

廷凡有大政事該會議者令該衙門先具事由送御
次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 上裁又次日補本存照
至於中外章奏必須一一經自 聖覽默察是非或
預令輔臣分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間付九
卿各擬旨以進而授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不嫌異
同其有事機戒於洩漏者不妨密劄之往來又或羣
言難以剖決者自行平臺之特訊蓋不以公議廢密
謀亦不以密謀遺公議庶天下洞然知上意之所嚮
而大臣之恩怨亦潛消矣臣又查先朝入閣之臣不

疏錄

聖治

三

皆尚書侍郎尊官亦不專用翰林一途洪武中閣臣
無所表見不暇述矣姑就永樂以後嘉靖以前諸閣
臣論之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
府審理金幼孜起於給事中胡儼起於知縣薛瑄以
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拔楊一清以邊方總制而
召入張璁以南京主事而超遷俱為一時名輔豈以
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自今宜著為令倘內閣員
缺精選各衙門之德望隆重才識超羣者與翰林叅
用如內閣二員一用翰林一用別衙門如內閣三員

則翰林居二別衙門居一蓋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
民務未嘗身親別衙門敷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
習熟參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所慮者
詞臣緣此少滯或鍾怨於汲引之人而別衙門一膺
曠典人將責望太重窺伺太深而浮議遂乘其後是
在陛下以公聽並觀之心至之以包容激勸之法
行之而也伏乞 聖裁聖二曰務講筵之實臣惟天
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講所係
甚重而行之則有效有實聖三祖及洪熙宣德之世

疏錄

聖治

三

日與羣臣論政稍暇即延儒臣討論經史商確古今
從容辯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此誠用其實兼其文
者若但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天顏何異萬里
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經筵文具之嘆也
陛下試思今日之經筵文歟實歟臣備員刑曹固未
獲親經筵之盛然竊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獻一箴
規聖駕聽畢而入未嘗發一疑問恐文之浮於實也
臣查得弘治初少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其言
謂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

下聽講之餘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指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為忠邪政事之孰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一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慙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斯言也正今自之所當亟行者也又查得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劾勸世宗首召戶部問 祖宗朝

疏鈔

聖治

三三

歲計賦稅所入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臣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內臣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心自不能已斯言也亦今日之所當細究

者也蓋入主之心必有所繫不係於經史世故則必繫於聲色玩好一著意尚稍殊而理亂安危之機實判於此 陛下試尋先朝三臣之言以追 祖宗勤學之實始或稍有不便久而聖慮日精機務日熟將有快心樂意而不自知者矣臣又謂今日之經筵官他日之輔臣也今日之編檢等官及庶吉士又他日之經筵官也 三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秘書常親自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薰陶德性以儲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

疏鈔

聖治

三三

聖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秘書而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為日課不知將來所以備顧問贊機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事固有以 三祖宗宏深之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遂敝習者此舉是也 臣謂自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 三祖作養之初意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莫若停止此途一二十年翰林員缺亦如先朝將各衙門之有器識者對品改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何患侍經筵典制誥及纂修校士之乏人哉嘉靖中曾曠十餘年弗選聖慮良

遠且今以偏重而暫止後以特旨而後開尤善法
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伏乞 聖裁三曰闢進言
之路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於科道使之封駁
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三
途類選給事中等於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主
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多直節敢言之士厥後
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於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教官
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比
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寢不如前何也先朝不

疏鈔

聖治

三五

重官而重言故人爭奮於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
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據臣釋褐以來所有
彈章奏牘非出於科即出於道曷常無言第見其劾
一官則一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觀望而借以立名者
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
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於利害
以挺奪之見而繫於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違其初
志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飾邊幅立
崖岸則賢否圓圓於其中而牢不可解即如拾遺一

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拾之是矣部屬與
科道相埒也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
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言責不欲
相殘以撓氣也至於科道之已陞京堂方面者自當
從公論之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六科拾御史
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
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言
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以遺奸也至如平時論劾凡
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面至於侍郎縱有過惡科中

疏鈔

聖治

三五

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
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
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相酬者
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甚者如高拱之在
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心於科道於是
有為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上言大
臣德政乎雖賴 聖明亟逐潛杜此風而言路是非
之難憑可槩見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
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能庇已而蔑視公議

也。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祖宗朝內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不可悉紀。臣姑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武中條陳開國政體而太祖嘉納之。潘叔正。州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於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於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陛下之明達誠宜追一祖宗朝盛舉。開張聖聽。博求讜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參訂之言。苟不當也不以出於科道疏鈔

聖治 三六

而遂議覆言苟當也不以出於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嚴一勅言官洗心易轍有弗俊者聽各官檢舉坐罪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原歷觀一祖宗盛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而其身則依然父母兄弟妻子所仰

賴之身也。身忍其萬死一生於筮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一祖宗在天之靈也。願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卽有以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自薰蒸宇宙間矣。伏乞一聖裁四日公銓擢之法。國初用人不拘資格每於內外虛實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卿分行丞相事。而官專制一方是也。又防其專也疏鈔

聖治 三三

而使不當事者參之。故太學士以五品科道官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於其間。有不當事任而虛假之權者。編檢之一閣辦事科道之參劾大臣是也。又防其肆也。而使當事者壓之。故近臣間出爲外僚而言官序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一二祖長慮却顧惟恐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之勢。故予中有奪抑中有伸或朝炎而暮涼或久淹而驟遷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一臣不敢謂悉便於今日卽如正統中劉永清翰林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爲廣東左布政景泰中

徐有貞春坊左諭德也以智能治河擢為僉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而累遷禮部尚書魏校則以副使而召為國子監祭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乃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國子監堂上清秩為遷轉翰林官之地別衙門不得與焉即有自翰林出為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差遷無異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等與御史于謙同擢為各部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缺鄒魯以御史謀陞而吏部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

疏鈔

聖治

三八

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官也近乃專以都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夷館及膳黃通政之缺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為之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不使他途得覬覦也不思偏重之弊使天下以官階之炎涼為向背而不以人品之高下為重輕賢者直道難容恒附於明哲保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盡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家何樂於有此風哉幸賴 主上明聖採輔臣之謀

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終不自固又嘗嚴 勅撫按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御史而補部曹然以政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並顯以官守推賢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臣同遷而獨存餽羊於行取節節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為抱不平久矣豈以秉衡大臣而慮不及此特重於違翰林科道之心而添敢頌破拘攣也又以責備之心待別衙門恐其不足以膺殊遇而徒來讒嫉之口

疏鈔

聖治

三九

也苟非獨奮聖斷其孰肯以棄苑集枯之見賢眾怨哉願 陛下勅下吏部勿泥近例而盡廢舊額勿阿華要而輕畧才賢翰林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以詞華壓實政科道官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虛勢長傲風百瓦銓擢常使內外均停恬無欣厭虛實互用永杜詭隨而久任超遷之法勿並行而不悖豪傑其思奮乎 臣又謂不間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進士豈必定足三百舉貢須令及時効用文職自正統後添設者

可量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實俸武職從靖難後承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顧行之有漸處之有權非可輕議耳伏乞 聖裁五日釐巡察之弊守令賢否責在監司今之巡撫巡按監司之領袖也而按臣實代天子巡狩人尤重之其流弊大畧有六曰民情太隔也案牘太煩也古者天子親自巡狩尚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以七品使臣巡行方域體貌嚴重叩若帝閣所恃以通民情者不過投文放告而已風俗之盛衰閭閻

疏鈔

聖治

聖

之疾苦邈不相關卽有中牟三異其能知乎故曰民情太隔洪武中勅令縣自清理里甲州清縣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屬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屬至按察司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巡按御史方乃是清故百司各得其職而文移亦省後來巡按不知大體而好攬諸司之權百凡大小刑名俱令申詳定奪於是簿書山積而精神疲於檢閱矣且充軍定衛自有巡撫官遣徒定驛自有分巡官如其不公曷不論劾而奈之何以展轉文移

困有司也惟真雜犯死罪當由按院詳允然亦稍簡矣以閱案批駁之餘功詳激揚舉劾之實政不尤愈乎故曰案牘大繁朝廷設撫按本以糾察百司之職業今致以職業爲第一義而惟事趨承凡按臣巡歷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隨之兩直隸既有撫按又有巡鹽巡江清軍屯馬等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叅西謁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無寧日而各府推官不復理本府之刑專於答應巡按矣府州縣出郭送迎遠者至數十里外當其按臨之日則百事俱廢多

疏鈔

聖治

聖

方逢迎 臣爲諸生時親見一縣官諂事按臣至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厠中按臣受而安之晏如也旣以諂導有司而復望其舉劾之公哉故曰趨承太過撫按會同舉劾其耳目必有所寄非不委司府州縣互相覺察而其實皆起於所親信之一官也一官旣開賢否餘官展轉雷同而流言且達於京師矣至於訪拏兇惡則憲臣委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隸各處水陸要衝多有賣放窩家又胥隸之耳目也朝通賂以買入暮通風以賣出大奸漏網良善被誣

釀禍匪細臣舊歲過淮揚則聞理刑廳積年黠隸威
 焰薰灼縣佐官至以侍教生之刺謁投者其椽人可
 知矣此輩如城狐社鼠不可攻發又如吳中之打行
 齊燕之嚮馬賊江淮楚越之豪俠巨盜有司以激變
 為虞多遺於耳目之外其何貴於憲訪也故曰耳目
 太偏古所稱循吏類以息盜安民務本抑末為首務
 今賢守令之騰薦剡者不絕而民窮盜起風俗日敝
 豈政事與民俗不相關耶臣切惑之蓋今憲臣督責
 有司自送迎叅謁之外不過征錢糧理詞訟而已有
 疏鈔

聖治

四三

司方抹過彌縫之不暇奚暇及生民遠圖間有務實
 政者或以剛直見忤或以悃幅啓侮多寘之下等而
 善事上官起赫赫譽者不久據要路得以是非而榮
 辱之矣此風不息天下事臣不知所終也故曰名實
 太淆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而為方
 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
 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致兩司素服而謁知府
 屈膝而叅豈憲綱之舊哉夫方面官大計京師必以
 素服叅部院堂上官蓋做成周冕服朝子囚服歸司

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於諸侯之上未聞諸侯
 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
 按臣之後京朝官始薄郡守矣且兩司之素服非以
 聽舉劾之故乎故御史曷常不舉致仕官與劾京朝
 官豈亦以素服見也知府之屈膝非以聽考察之故
 乎然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曷常不受察於吏部
 何以無跪叅之例也雖禮數末節不必深較然緣此
 長詣曲之風隳正直之氣且令人不樂久居其官而
 吏治寢不如古害豈小哉又撫按出巡不分府州縣
 疏鈔

聖治

四三

正佐官跪迎道旁倘值風雨即知府亦陷膝污泥中
 尤為非體臣謂憲節過驛則驛官迎之抵郊則府州
 縣首領官迎之足矣掌印官民事庫獄為重俟其入
 公署而後叅有何不可而令其僕僕於車塵馬足間
 豈所以示眾庶見也故曰憲綱太峻去此六弊而徐
 反國初之法庶可以責百司之實政矣伏乞 聖裁
 六曰處宗室之繁臣惟天下有三大憂而宗藩居一
 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不處於數年之後必
 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亦

能理之至於宗藩苟非獨出 聖斷誰敢冒離間之
嫌者嘉靖中采言官林潤等疏降 勅諸藩各自條
陳因下禮部會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中間議襲革
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可行然皆一
時小補之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
時異矣各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
雖損內府之積儲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此
勢之必不可通者也天潢之派旣不能自營生業又
不爲時給祿米饑寒切身艱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
疏鈔 聖治 四四

忍者也謀國之士瞻前顧後計無所出則有爲限封
爵之說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令衆子得盡封
也然兄弟同體兄爲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
數可乎又有爲攤祿米之說者謂以祿米總付親郡
王而令均攤於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
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矣可乎有欲
聽其自爲生理者而城禁旣不可開則孰爲之營運
有欲容其出城自便者而官法旣不可施則孰爲之
制伏有欲分徙郡王於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

遷將軍中尉等以就濱海開田者不思滋蔓之憂凡
此皆執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
制論夫今之親王卽周之魯衛曹滕諸國所謂百世
不遷之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卽魯衛曹滕之公子
公孫所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得世爲諸侯
矣未聞公子公孫而得世爲卿大夫者 由目前難
處之勢以推之太祖必至之情竊謂親王視周之大
宗世世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遞降之議
乎自奉國中尉而下其當開四民之例乎尙謂郡王
疏鈔 聖治 四五

不可以遞降則起自鎮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遞
絕則量給其長子孫之月米以奉祀可也在宗人秩
內者王府統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
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開城禁而不與之入宗學
蓋虛膺世襲之名而無實俸何若遞降而得全支之
爲樂也虛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氓而容入
仕之爲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亟圖者
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於 陛下矣然事屬秘密謀
貴僉同乞下手勅遍諭各王府以時勢旣極不得不

通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已見而後下諸大臣會議務為可久之法所謂磐石之宗其在是歟伏乞聖裁七日定河漕之策瀕年淮徐水患 皇上承言官之議特勅重臣一員經理如河運梗塞者照先年海運事宜慮甚遠也臣謂治河最宜精專而海運似難輕議昔禹之治河上惟一流下分九流奔海若建甌而下故無泛濫之虞今以西域中原所會合之水而拘之一道以入海海口復塞能無溢乎溢而不已必決決而之北壞金隄犯張秋則運道誠可虞矣若

疏鈔

聖治

四六

仍南移於趙皮寨新集等處則因而導之避其衝就其便即運道也運道雖通而水勢不分海口不利兩淮之民終為魚鱉耳若以河工難成而遷就海運可虞尤甚蓋元人虐使中國之民輕視江南之粟而又無所虞於敵國外患故行海運國初乘百戰之威奸宄偪伏而又止漕數十萬石故仍海運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於洪濤巨浪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倩海濱亡命之徒以應其役此輩固神出鬼沒與賊表裡者也何異借寇

兵以濟盜糧且宗太以從海窺燕之路矣故海運苟通目前未必無濟而禍必伏於數年之外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謂河縱決溢梗運道不過一二年幸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而東南之民力竭矣苟若乘此機會廣行便宜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正以若輩賑餓萃存留若干以興益吳水利蠲免若干以蘇浙直窮民此言在司邦計者聞之必謂迂濶然弭亂保民之第一策也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伍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第臣之私憂過計則不慮

疏鈔

聖治

四七

河漕之無路而慮有不軌之徒出於江淮河海之間也自古未有民窮思亂而天下可以久安者邇來盜賊滋起禁例甚嚴有司懼罰百計彌縫有舉發者反責失主監司亦慮朝廷之督責而樂有司之彌縫也萬一釀成太禍南北路梗可不為之寒心哉 臣惟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糧為命即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請至於此則西北屯田水利之說恐未可以為迂而莫之講也伏乞 聖裁八日杜邊陲之虞夫馬市之議修邊廣屯之法廟堂先有戒

畫邊臣次第舉行而款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忘
主客兵之當先事調停屯馬政之當乘時覈實以及
一切九邊事宜官多有及之者臣未嘗習之邊務
何敢妄置喙焉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聞諸謀士云
安宣大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切以其言爲可
采既而廟算果出於此奄會款塞則從請封土蠻邀
求則議力拒誠制虜之大機也然宣大之撫馭寡權
遼東之兵糧未足似謀猶有未盡善者迨聞三鎮馬
市年例之外諸酋踰限請乞督撫虞於挑戩輒剋軍

疏鈔

聖治

四六

之糧以易垂斃之馬我軍旣困於追賠又疲於工役
心日離氣日索雖偷數年之安而癰疽已結於喉肺
間矣萬一馬市之時乘虛而動何以制之議者謂及
今釁尚未萌一面儲材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
約束奄酋不令違時而請挾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可
乎土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時亦屢奏捷虜
卒未嘗大創風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田作諸夷以
報敵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強人意然
勝負兵家常事賊狃於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有求逞

之心不於其來寇而重兵挫之遠人終未得息肩也
乘此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訓卒預爲搗巢計可乎夫
東虜氣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總督寧無此意而猶重
有虞者恐功未成而先啓釁也臣又聞之輿論謂一
應撫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剋剝半入囊橐半資餽
遺世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
啓釁有戒而彌縫無罰邊事不知所終矣非 聖明
搜剔隱憂痛刷積弊日進當事之臣講求邊方利害
何以善其後哉伏乞 聖裁九日核取士之制按今

疏鈔

聖治

四九

取士之流弊大畧有三試錄假士子之文一也監試
奪內簾之事二也按臣侵提學之權三也夫鄉會試
錄士子中式之文以呈御覽今則錄中所刻與硃墨
卷絕不相合皆考試官爲之者惟會以翰林科部充
同考試官尙能以閱卷餘功分任文字之役不致誤
事至於兩畿試錄則非同考試官所能爲而俱出於
主考二人之手其精神大半爲前後叙及程文所奪
矣豈能復專功於掄文哉若十三省之試錄則既不
出於士子又不出於考試官皆監場御史委官代作

而其文字仍假名某庠生其批語及前後序仍假名某教官舛益甚矣臣謂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文也凡試錄中之前後序俱不必作宜止書百執事及中式以數姓名其文字亦只刊硃墨卷中真稿不許易一字一句以朦朧聖聽不惟令試官專於閱卷亦以風將來之士于務為有用文章增光試錄此其所當核者一也夫內簾校文外簾糊名易書以進我朝取士之制誰敢易之二惟行於兩畿耳若各省闈之去取全不由內簾亦全不憑硃卷所謂監臨者則行主

疏鈔

聖治

五

考之事者也所謂受卷彌封對讀等官者則行分考之事者也如是則何用內簾試官何以糊名易書為哉且御史以監臨之名行主試之實則旁通關節任意去留何所不至所以然者只緣教官秩卑而望輕故也查得弘治嘉靖中曾以科部官出主各省試事臣謂翰林與科部既可為會試分考官則可為鄉試主考官無疑矣翰林除經筵日講官科部除掌印官及吏部四司官俱有干係弗差外其餘擇學識優長者照南畿注考官事例大省差二員中下省差一員

使主試事其分考仍用年青教職偶缺權以府佐縣正官代之惟雲貴川廣五省去京師甚遠差官未便則宜就近隣省藩臬中擇一稍閒者一勅令過往速歸並不使外簾與校文之役庶兩畿各省事體歸一矣此其所當核者二也國初未有提學官故巡按御史勅書內兼及學校之事宣德中既設督學憲臣則其權已有所歸矣三惟兩直隸以御史提督學校故按臣不敢侵其權而四且省之提學非副使則僉事也按臣得而舉劾之遂牽制而難於展布是學官既

疏鈔

聖治

五

取定應試人數按臣復合而考之顛倒其高下仍另收遺才一二百名生員與儒童並進公道與實緣相錯其最所稱獎而留情者外簾必多方檢出真之高選其不中式之儒童亦俱移文學憲送入各庠肄業自是提學之權分而岐路關矣不但此也提學官方考所屬而撫按官忽臨近境則必束卷而謁之是以奔走小節妨校事也撫按官一切慶吊應酬詩文多屬學憲送稿不恤其校文之勞按臣監試入簾必外索其策論一道入試錄中是以雕蟲末技求憲臣也

將馬用之此其所當核者三也三者皆循名責實之
要務至於先行後言獎恬抑競以端士習尚有潛移
默挽之術馬而臣猶未之敢及伏乞 聖裁

疏鈔

聖治

五三

聖皇恩廣達孝以崇國體以光聖治疏

孟一脈南京陝西道御史
萬曆六年五月

臣聞之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
海而孟軻氏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
以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德教所以加於
百姓刑於四海者率是道也是故虞舜以大孝成時
雍之化武王以達孝致永清之休此虞周之治卓冠
千古迄今稱盛美者必稽焉我 皇上聰明仁孝勤
政講學每於視事之暇即朝兩宮問安視膳日夕無

疏鈔

聖治

五三

逸大小臣工皆欣欣然而有喜色而相頌曰此虞舜
之大孝也邇因嘉禮告成特薦徽稱仍於奉冊之後
頒詔海隅大霑明恩內外臣工又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慶曰此武王之達孝也臣嘗伏讀詔書有曰各王
府親郡王嫡母與生母並存者詔書到日其嫡母許
奏請准加稱為太妃生母准授封為次妃給與詔命
是 皇上之孝首霑於藩服矣有曰勳臣公侯伯襲
封見職者俱給與應得詔命是 皇上之孝大賚於
世臣矣有曰兩京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

詰勅是 皇上之孝湛濡於文臣矣有曰軍職自萬曆六年二月以前有犯該充終身軍已經開五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為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是 皇上之孝流行於罪人矣有曰天下儒官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告侍親者聽是 皇上之孝覃布於士類矣有曰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 皇上之孝洋溢於萬姓矣夫鴻鈞之世何物不熙聖孝之廣何幽不被雖大造不求仁於芻狗而行潦思委潤於江河此天下臣民無論貴者賤者疏鈔 聖治 五十四

遠者近者存者沒者年老而無依者作慝而負罪者咸荷其仁也夫以皇恩之錫若此其大聖孝之推若此其廣然就至大至廣之中容有一二未沾其恩者請為 皇上陳之 臣於萬曆三年十二月內見御史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為狂悖之言仰忤聖心乞為有罪乃蒙 皇上恢弘天地之量待以不死謫戍窮邊矣 臣聞其往戍之時伊父傅國相年逾七十即今 皇恩浩蕩凡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而彼之父子分離各天生而永訣死難再

見此誠 陛下之至仁所當矜憫者一也 臣又於萬曆五年十月內見進士鄒元標執拘攀之迂談昧社稷之大計仰觸 聖怒罪復何贖乃蒙 皇上弘開覆幬之仁寬以不殺謫戍絕域矣 臣聞其臨譴之時伊母羅氏年以六十即今聖世覃恩軍職犯該充終身軍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為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而彼之子母遠別天涯生還無期沒齒難逢此 陛下之仁所當矜憫者二也 臣竊思之御史劉臺與傅應禎之事相若也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與鄒元標之事相若也之三臣者得以待罪於畎畝之間獲伸其天性之愛皆 陛下之賜也而何靳於此二臣耶夫人君之尊天也天無外聖人之仁亦無外 臣觀天之於物雷霆以震之霜雪以威之而又煦之以日月澤之於雨露是殺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成之此天之所以為至仁也伏願 陛下不顯無外之仁大廣無前之孝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造物者之無物不容將傅應禎比照劉臺事例俾其父子得以再見將鄒元標比照吳中行等事例俾其子母不至

疏鈔

聖治

五十五

疏鈔

聖治

五十四

永訣其他如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雖其父母之
存亡臣未敢必而推彼親親之至情使亦得以照例
生還則是當霜雪之後而暴以日月之光霽雷霆之
威而潤以雨露之澤聖恩已廣聖孝益隆配天之業
足以比隆於造化錫類之仁且將遠軼乎虞周矣於
國體顧不甚美而聖治豈不彌光也哉臣愚不識忌
諱目覩 皇上覃恩之孝覆被天下不勝懽忻鼓舞
冒昧上瀆伏乞 陛下俯鑒愚誠少垂省察則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

充少

聖治

五

傳陳敬獎四事乞賜采納以弘治道疏

魏允貞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三月

臣惟受言為明進言為忠遇明主而不言非忠也言
而觀望顧避不敢自盡非忠也 陛下明竝日月而
益之轉圜之從止輦之虛諫臺諸臣感激披瀝各效
其愚搆城剔社一時殆盡臣復何言然有積弊之所
未更敢諫之所不及明主之所加擇而流俗之所不
樂陳者臣不敢畏避忌諱掇拾瑣細以自負於 聖
明之世謹列四事昧死上言伏惟 陛下垂聽焉
疏鈔 聖治 五
曰公文武之用夫文吏隸於吏部武吏隸於兵部其
常缺吏兵皆得推用其官尊而職要文如九卿武如
總兵之屬皆多官會推此定制也故大學士張居正
輔政以來文職一命而上吏部皆不得自推用必預
關白以是清要之地多與門士鄉人冗散之員半是
孤寒疎遠如言官所論曾省吾王篆皆其姻連死黨
也至於武職又有甚焉勢屬利進不能枚舉以故三
部之長欲陟一賢黜一不肖不敢陟之黜之也遇有
員缺卽行請教未上題疏先具揭帖朝以為賢而暮

陝之為緩暮以為不賢而朝黜之為後 陛下初未嘗怒趙世卿也而文選郎輒希居正意因之王府亦未欲終棄鄒元標等也而考功郎因居正矯命輒壞成法以徇之直在混淆舉錯倒置物議朋興則又諉曰權不在我也臣愚以為一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於三部遇有文武員缺應具題者務得真才應會推者務符輿論其所推稍不當者閣臣擬旨得以駁易其涉私而不公者科道官風聞得以指叅夫輔臣不專吏兵之權以行其私吏

疏鈔

聖治

五十八

兵亦不敢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如是何憂乎吏治之不得人也伏乞 聖裁二曰嚴科舉之防 太祖高皇帝時開榜多南士考官劉三吾伏法 世祖肅皇帝時輔臣翟鸞二子登第革職為民罷諸考官此非過防也進一權門妨一寒士得一匪人失一真才勢不得不然也頃歲居正欺 陛下冲齡專權擅政厭薄舊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覘意向全場題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臨場監試官又加意磨硃分別式樣以授主司圈點

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海內士人無不憤嘆以為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 聖衷正罪途保追遠居正復該南京科臣阮子孝疏論奉 旨張懋脩等併從黜籍科舉天下之公大臣庶僚之表科舉而私何事為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至今未已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 肅莊兩朝五十餘年世科寥寥 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蠅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士皆不才父皆失教今日庭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為信也貴

疏鈔

聖治

五十九

者既以勢脇富者必以利矇師保公卿之于尚有限而錢虜賈豎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有期請 陛下申飭前旨讀卷官務各秉公竭明為國掄才敢有謬襲成套結知權門受請富室如丁庚故事者許科道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如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引嫌迴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蓋大學士之充讀卷官與禮部之充貢舉官皆登進人才關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居

正外託迴避之名而內擅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
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爲更正者也其有
懷才抱志堪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倖
門造真才光盛典將復見於今矣伏乞 聖裁三曰
慎臺諫之選夫命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
也然言責可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
者必天下之永利所參駁者必天下之疵政所登薦
者必天下之大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
國是藉以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消稍反常

疏鈔

聖治

李

而居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竊聞之科道缺多知必
行選則預在內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
等官訪其才性便給主媚而善逢他日必爲我用如
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爲我患如何也
其有慷慨負氣蓄忠憤而抱慙直者不與茲選其偶
有照顧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中者又
多方鉗制有計消磨或并之外或加之罪如傅應禎
劉臺等皆是也故所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
親交死黨有所欲爲則託之昌言有所欲禁則諷之

論罷卽今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慎遺玷
清班 臣愚謂 陛下宜痛懲前弊當選之年吏部科
道官查據履歷賢否而又於才幹操守之外博行延
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權門剛果而有氣節者爲一
等以練達世務明解朝章忠實而有識見者爲一等
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日吏部都察院
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大見識
宏遠者爲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爲一等匪是
則雖有浮名弗得與焉歷代以來以諱言而釀亂者

疏鈔

聖治

李

常什九以直言而憤事者未之什一也奈何直而不
直取乎且國家而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
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已如欲披肝瀝膽也則豈奴
顏婢膝之士所能爲哉故始選之法必毋設防於太
直而姑借口於近厚則庶乎得其人矣伏乞 聖裁
四曰務戰守之實今爲中國患者惟東西二虜西虜
最強而我以馬市羈絆之烽燧不驚已十年東虜次
之而捷書歲至此何足爲患也顧其患不在虜而在
中國往者馬市未開虜歲擾我遣我用戒嚴而總兵

各官悉其有以養健兒扛鼎命中之夫結為父子甘苦與同彼時為健兒者亦悉力以養其戰鬪之氣無事則嬉飽有急則死綬故虜數至而不能為患也今納款既久上下懈弛三軍之士月領一石折色六錢既扣其半以充市虜之費又扣其半以奉貴人將官不養健兒而推其餘於勢僕歌兒星卜之徒軍士衣縷食糲日苦修築運石轉木困憊欲死間習為匠作活餘生拋弓束矢有如虜負約誰為禦之即虜不負約能保無積久生怨如陝西殺將官事即此一患也

疏鈔

聖旨

六十二

又中國之所為常勝者恃賞罰明耳賞當功則用勸功細而賞鉅則滋疑賞及於所可罰則飾詐矣東虜歲犯告捷以為常然書之奏牘則可喜詢之道路往來則可愕有謂軍聲日振於前人烟日稀於舊有謂斬獲多嬰兒乳婦而受封已世爵通侯有謂未見其交鋒而惟聞其授首有謂虜殺軍民則隱有為無軍民殺虜則增寡為多往者臨陣有紀功報功有覆核此非過察也將以信賞而昭勸也遠東之功誰紀之而誰核之耶此二患者計之無如自治市馮誠不阿

罷則寧於太倉盈餘歲支若干以資虜市無制則於軍士欲憑地利必結人心無過勞其軍士毋用債帥毋養游食使常以戰為守而緩急庶有恃矣戰功誠不可不厚賞則必須核實不實者紀功驗功同其罰小捷則從巡按御史查明大捷遣給事中同御史查明毋以被殺軍民充虜首級毋以罪行賞至於賞則必先部下官兵次領兵次總督次運籌蓋自本兵之臣好以邊功炫耀誇大而報多失實賞多踰格賞罰不明何以能軍 陛下痛懲前事則人不改偽飾虛

疏鈔

聖旨

六十三

要各保境土而邊民得免於橫罹矣豈非安攘之勝笑哉伏乞 聖裁

敷陳天下大計以光盛治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天下之事智者睹於未萌闇者昧於當局守拘
攀之見則不敢越尺寸圖朝夕之安則不肯計歲月
一有緩急將何賴焉是故直臣不避斧鉞之誅明主
不諱逆耳之諫交相成也臣待罪諫垣以言為職默
而不言非臣職也毛舉瑣拾以瀆上聽非臣心也臣
謹彈思慮廣咨詢條陳天下大計朝廷之事二曰親
章奏曰節財用官常之事三曰王官考覈曰督學科

疏錄

聖治

六四

條曰有司文罔戎兵之事四曰中州武備曰全晉要
害曰北虜機宜曰遠左戰功伏惟 皇上試垂覽焉
何謂親章奏自古君臣面相都俞吁咈於唐虞堯舜
綦隆由此選也即漢唐宋諸君亦每與羣臣決萬幾
祖宗朝自朝官於里老皆面陳利害正嘉以後廉陛
始森絕而一於奏章批答之夫臣下既不得面覲
天顏議可否而一端於紙上之言則已有得於口而
不能得於筆或得之而不敢盡於詞者矣 皇上若
不親賜檢閱則得失是非從何而悉之 臣近於科中

目接章奏臆所批答或不能盡經於 皇上之目者
乎 皇上一旦奮乾斷旌直臣謫戍編氓還之縉紳
天下莫不懼忤仰 皇上如日月之復謂於直言當
無不受者也而比接 聖旨多有謂該衙門知道者
則 皇上於諸臣之言猶盡受也意者奏牘繁多厭
心易起或無暇於詳閱之不知臣下凡有建白無不
齎戒於先時戰兢於臨楮以冀天聽之萬一者即有
繁瑣皆肝膽吐露不能已也惟 皇上親賜睿覽而
勿視為紙上之贅言則官府不致異同臣工樂於鼓

疏錄

聖治

六五

舞矣何謂節財用宋臣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
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命窮財盡則不在民矣國用屢
屢告匱則不在官矣果於何而洩之則所謂涓涓不
勝其出之之孔者是也而盈縮之權則惟在於 皇
上何者 皇上初即位輕徭薄賦約已裕民以故歲
計有餘積近年大禮數舉雖萬非得已而公私之藏
則取之無餘矣試舉一工言之如山陵三祭本出奉
恩而鑿輿再幸則資予供億之需捨大縣之租而不
償也 皇嗣誕生大慶也而賞賜乃越三十萬不足

至割太倉之貯以益之織造袍服賞段尚方必需而費一百二十九餘萬改折漕糧似可緩也掃除之役數盈宮掖矣近復增選二千五百名夫非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往事姑置之將來歲月不尚多乎語曰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十金部屋之十金也以一金十金用於 皇上之施予何渺而不知民間膏血百倍之方今真保河間民多魚鱉荆襄鄖漢又復甚焉隴西河湟顆粒無收而三吳兩浙數千里之水旱尤嗷嗷告急也觸目激衷言之流涕欲

疏鈔

聖治

六二六

取諸民則已無孑遺矣夫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太倉歲用之數浮於所入萬一有四方緩急不測之用何以應之 皇上不於此時加意樽節更何待也夫朝廷正則百官正 臣是以及於官常之事首王官考覆重親親也夫王府官員例不陞遷以故一入其中則庶耻俱盡即舉其一如祖制定立宗室祿糧不為不厚矣而諸宗每每告乏何也蓋諸宗子女例有名糧婚姻之請先自郡國教授上至藩封長史審理等官各有常例彼皆白日攘臂攫人非必暮夜

入之金也不足則生有十年不報者矣名有不請而三四十歲猶稱金哥銀哥等類乳名者矣婚有終身不配者矣故報一生去其年祿十之二比請名糧去其十之五也其及婚也益又倍之是宗室生一子女而二年不得食糧也一或得請過期省曹駁勘又不知為此輩之過也本宗推勘無也而此輩又從旁而浚削之何怪乎貧宗日甚而一議減祿則曉曉如沸至勤科臣之遺番不特此也內而諸軍校銀糧之給散外而祿米民校通關之免納諸王官視為奇貨積

疏鈔

聖治

六二七

食如蠅彼其志既灰於劣處而諸藩長史有二十年不徙官者既得縱其日月撫按雖有考察之例亦多點名塞責一置之而不校焉是其始本以貪肆不檢而劣處之及其處之王官則復借給整而益之資也 臣謂宜行撫按嚴加考察出巡如有司例貪墨不經者訪摺重處次劣者則驅逐之不便數十年蟠據於中貧宗有名糧婚封過期三年不與報者聽其赴撫按陳告而置之法有能檢身修行不入敗羣者與有司同薦銓部為加官陞俸破格處之則必有興起自

好者庶貧宗得所而下至軍校及里甲錢糧之相及者亦稍稍獲甦亦親親之一道也次督學科條夫學校賢才所關督學之臣乃其師帥必得性行方嚴學識淵邃兼斯二者而後可乃故相忿嫉清議逐徒毀校授意督學憲臣一槩操切附已者即遽除戚施處之名邦而此輩又甘爲其爪牙假沙汰之說以凌虐生徒顛倒豪傑繼又創興新例進學以十五爲率歲貢以六人而選彼其言法之初謂貢以六人則真才可選進止十五則衣冠不濫非不善也但歲貢原止

疏鈔

聖治

卷八

正陪進學原無限數舊制行之已久今徒今正貢有十年不與者即貧儒屢次陪貢道途之費亦稱貸不貸國家自有科甲以處真才而草原以待中人謂其白首窮經姑償以師儒之職不必定於歲貢之內刻意刪削令老儒衣冠藍縷走死道途也至於州縣大小文物差殊有一縣而歷國初無科第者亦有每歲中十餘人者若以十五人槩之則僻縣無才者反以衣冠濫及而大縣進學之數乃不能與其鄉薦等是以近日才雋之士不羈籠於學校則高者每逃於山

人而其不肖者無所肆其欲逞之心往往爲放僻邪侈如東南民變而仕卿即以塾師爲之手可鏡已近雖刻革舊政令重正貢而以進學十五人之數槩之三年可得四十五人善矣但議法雖寬而遺弊猶在蓋選既六人則正貢必不及就選既限以十五則多才之處必仍有遺臣謂不若仍依舊制歲貢一正一陪而進學者亦去其限制令憲臣自以大小縣分等差則老儒免奔走之苦新進無沮滯之虞而又於選用督學之時令銓部重其選訪其平日聞望必性行

疏鈔

聖治

卷九

學識二者兼有之則師道立而善人多矣次有司文罔近倣漢法已久任州縣之官而治乃與漢異者何也蓋漢法能使人樂於爲吏而今多厭苦之漢有超擢之典便宜之令如黃霸爲潁川善則賜車蓋高一丈且徵入爲三公而今三載考績卓異不舉矣龔遂治渤海盜則罷捕盜吏恣意所便而行今盜賊不以報則降謫之令下矣且也文罔之煩動加掣肘積穀則有罰鑄錢則有罰郵傳濫用一夫一飯則有罰公以禁科歛而私以取無碍明以借館舍而暗以索

輿馬有司動扞之如束濕然今詔毋強序民以聽其行止矣而新錢散於民間以不售為爭者亦宜有以處之積穀減原額矣而前以歉數降罰者亦宜量之而薄其譴強盜照出不真悉有之矣而隱匿之令猶嚴有司報一盜往復追勘往往累死其失主而失物者至相率以盜為諱亦宜稍酌之苟非哨聚殺人犬賊聽有司自捕之而勿以遞勤之章奏也驛遞弗得私開矣而夫馬廩餼孔道相續勢不得不復取諸里甲暗賂之亦宜稍為之處置使上下之情俱通也

疏鈔

聖治

三

詔旨雖有寬餘之令而民未暗惠澤之實者正以其遺法猶未盡祛而有司猶拘於文罔故耳臣謂乞勅該部通行各撫按議處其不便者改之行令有司一意勤恤民隱任其才智所近勿以一切文法拘之勿以一青棄大德勿以虛文掩實政勿以私自喜怒為賢否以為守令勸至於超擢便宜之法既不行於今日則為吏者不樂於久任不過玩愒以俟時志意益灰精神益倦獨不若蠲其限制循資而叙用之為愈也夫吏治修則武備宜飭臣是以及於戎兵之事

中州武備河南四通八達居六合道里之中自昔戎馬之場未有不自汝穎梁宛始者國家天佑大業二百年來雖萬萬無是而師尚詔曹崙已自萌孽則居安慮危亦宜及之且也白蓮教諸奸人潛伏兩河南北隨滅隨生無忌憚蓋覩省會無備不為慮也今省城所轄都司操備不過兵快千餘人名曰隨操即步伐俱不諳其餘嵩唐歸汝守備所統俱不上五百人半以役之府縣昔海寇之變浙閩漫不知兵焚掠殆盡然後增稅田賦募兵設將守令各置民事干佐二

疏鈔

聖治

三二

而身自酬兵食然僅僅救於將來而無益於往也臣河之事何以異此臣查得河南各州縣城守馬步民兵扣革解部歲不下數萬餘近自曹崙之變憲守臣以下欲議留免解而令州縣各復舊額以添城守至今未決亦僅僅慮危之意但額復於州縣不過仍充差遣拘攝而匹即益之無用也臣謂不若留部解之銀或扣其半以募勇壯亦可得勝兵二千人而又益以都司所轄如浙閩兵士及邊塞家丁之例專意操練一以軍法從事而立叅遊一員隨軍門標下之

然不可仍轄以都司彼守土之臣止理衛所且多流
終不識兵徒糜廩祿無爲也如此則無事而壯者會
之勢卽白蓮諸奸當懾伏不敢舉有事則移兵擊
無賊不破兩河北庶爲萬全臣全言此若迂然使中
州常無事則已不則他日必有以言臣謂然者二全
晉要害山西初守東勝失而後設總兵退守偏關是
置關增塞偏頭最先與宣大等其後嘉靖二十年虜
寇朔州守將戰死當事者虞於內突始退總兵於寧
武稱者遂竝舉三關爲言乃至今撫臣之設亦准止

疏鈔

聖治

七十一

大同鴈門而不及偏老豈譚晉事者不察於其輕重
內外之異乎不知此三關者偏老邊而寧鴈爲腹也
大同居東北爲左臂偏頭老營居西北爲右臂此山
西之極邊也外戶者大同以內爲鴈門偏老以內爲
寧武二關並峙而寧鴈以內爲省會故寧鴈重門也
外戶以屯重兵進與之戰重門以嚴阨塞退爲之守
是國初之畫也故虜未有越大同至鴈門者夫既守
在大同矣則鴈門之守爲贅乃今巡撫春居省會秋
出代州以防鴈門則是東路之備可謂詳矣何謂於

西路則夫將舍偏關而退守寧武若此之疎乎臣徒
以巡撫遙制於偏老共百里長邊之外夫彼升降人
潛通內地撫臣既遠人心易搖兼以虜隔一牆朝發
午至而此地又當互市之區爲夷使窺伺之所向者
石州之敗虜卽從此入蓋欺偏無備不足以斷其後
耳使當時駐以大將虜安得深入重地而不一回顧
耶此可爲寒心竊恐犬羊因沿踵習不至於首禍不
止也臣謂可移寧武總兵駐偏關而以叅將駐寧武
山西撫臣則兼巡寧鴈大同有警則出鴈門偏頭亦

疏鈔

聖治

七十一

警則出寧武以策應之庶邊關無門可乘誠保障全
晉之上策也然非臣之臆說也屢年按臣及閱視諸
臣有議及者矣臣北虜機宜把漢悔禍順義請封邊
塞官軍遂一切習爲偷惰而不知今昔不可以同視
也何也俺荅蹂躪半世壯志已盡老而厭兵且又顧
其孽孫之愛必不以盟約悖此當時諸臣所以能途
料於先也黃台吉素懷傑鶩向以壓於老會之故今
老會故矣把漢那吉死矣部落屬之不下二三十餘
萬語云虺蛇終日而不噬則噬草木以殺其毒臣其

天性固有然耶或者曰一順義死一順義襲其功守盟也者安肯以封爵請夫鷲鳥將擊必斂其翼兵事猶然也曾雖虜也亦以桀名何以明其不然耶或又謂黃台吉亦且老念不及此夫扯力消方讎其父而蓄鳴鏑反射之心且又驍雄甚邊人謂其不減俺荅脫一旦黃台吉溢逝此曾新握其衆狼心欲逞風雨飄忽宣大二邊多事方始矣臨事而為之倘則緩且無及聞之邊關之上十餘年來長技棄捐士馬苦窳即同時超距之士止以備修築工役而精銳無餘矣

疏欽

聖治

三十四

夫器物久而不操則與手不相習筋骨久而不用則與勞不相習事變不常戎心叵測安得晏然如俺荅把漢尙在之日耶乞勅該部行各督撫著賢修舉戎事暫停工役挑選精銳簡練以備未然勿徇目前燕雀之知誠邊關急務也四遠左戰功遠東遠在山海之外而歲苦於虜侵近者捷音屢告仔斬無慮數千百可謂威震東虜矣然虜亦人也其貪生惡死同也凡虜一不勝猶觀鯢鳥再不勝則創三不勝則懸矣而茲東虜者何故屢挫屢來屢起屢敗就首獻為

人立功名哉何遠東之捷不獻於嘉靖之間而於此數年屢見耶比聞之道路及自邊塞來者咸謂其廣半三五斗騎零草竊之寇偶過於郊野則張皇其聲勢以為大舉者有矣追逐殺獲不滿百而報俘帝浮其謀之五者有矣中國被擄之老弱虜人每試以為前行稍稍刈掠之以為真虜者有矣雖初聞之猶未盡信乃京觀於黑谷關之故可知矣前門去輦轂不數百里而以敗為勝者猶然況遠左數千里之外哉除以前戰功既經捷奏大廟難以追查李成梁

疏欽

聖治

三十五

業以長城屬之行令策勵勲名外自今以後凡有報至虜騎多少有無斬獲行令巡按御史查勘的確毋容更相隱互如前毋得止聽督撫虛章嘗資濫及亦正功罪明賞罰之一事也臣本無知識僅據其一得之愚如此伏乞皇上勅下當事諸臣從公議擬酌而行之至前所稱朝廷三事尤望聖躬加之意焉天下臣民幸甚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急救時弊以崇聖德以圖萬世治安疏

孟一脈 南京陝西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月

竊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承天而治乎民其因時立政先事預防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無疆功今天下大勢如人一身是故君身為萬化根本其如元首焉士習關氣運盛衰其如命脈焉倉廩為國家脂膏其如喉府焉東南為財賦淵藪其如心腹焉

疏鈔

聖治

七十七

馬邊境為朝廷藩籬其如手足焉則夫頤養天和保合命脈常使太和元氣流通於宇宙間然後命曰至治瞬息失養有一氣不得其平一人不得其所者是謂小康語云善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也善治者常治無亂之亂故無亂也以觀今之時勢元首固當培養而命脈臟腑心腹手足受病已深則及時調理不可不預為之所也臣以罪夫伏處畎畝蒙聖恩賜之起用任以耳目之官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恩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言耳

目之所見聞大要盡政弊治足以貽聖心之憂臣為

陛下告伏願 聖明垂聽焉何謂尊元首以重根本也曰保聖躬而已蓋天子一身天命寄焉宗社寄焉人心寄焉聖子神孫萬年之貽謀燕翼寄焉其負荷者甚重則其保安愛養者亦不可輕故古之聖君賢相儆戒之詞不曰罔淫於樂則曰檢身若不及不曰慮善以動則曰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是保聖躬正所以保天命保人心保宗社靈長之運也 臣於邸報見五月十一日選中宮女四十四名又於十四日選

疏鈔

聖治

七十七

中五十三名夫御用宮人例當二百此亦欽定名數陛下未有所加也 臣竊謂 皇上春秋鼎盛萬壽無疆而急急選取於一時豈惟京都人士日見騷擾其於聖躬恐非節宣之要道也親詣秋祭以崇大典親閱壽宮以先重務然亦 世宗皇帝舊例 陛下非創為此行也 臣伏讀明旨有曰該鎮倍加嚴謹以備不虞有曰隨行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有曰中飭各邊防禦十分嚴謹毋得疎怠給音屢下為謀世周矣然 臣伏觀邸報 皇上又欲躬詣兩宮 聖躬親

閱則所以勞聖躬而勤聖慮者又當何如也近以
來諸臣章奏多出聖裁夫小臣工孰不領此下
獨斷之明也臣竊謂五日三日萬幾攸萃一應久疏
即下部臣覆議閣臣擬旨如無當於聖心即令其
重復議擬以求至當未為不可否則臺省諸臣必從
而糾議之矣而旨意竟自處分不惟於聖心自覺
勞動然明旨既出又孰敢冒死以逆陛下之成命
哉之數者皆足以勞聖躬非所以保聖躬也伏願
皇上恭默思道冥嗜欲以養清明之體修身立政持

疏鈔

聖治

十一

體要以端化理之原慎固元神保合太和效都俞于
咈之君繼明良賡歌之治好察好問無怠無荒於凡
用行政是非得失必咨之閣臣詢之九卿以求協
乎輿論當乎人心則國是定而體統益尊萬事萬化
皆從此出而四肢百骸無不受命故曰君者元首也
則保安聖躬以重根本寧非今日之急務乎何謂作
士習以調民脉也曰正人心而已蓋人心邪正之道
之汗隆氣運之盛衰關焉故治理之要莫大於正士
習而士習之正莫先於重始進今之士習人心

望而鮮操持事容悅而寡廉隅貞固之守未聞
迎承順則其病矣止於言飾恬退之節未見而
鑽刺則其病矣止於笑謔或或以藝媚當道之知以
文設淫司之好則其病矣止於諂笑脇肩苟非喪心
病狂曷以淫邪至此夫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漸靡故
也千仞之岡童豕可陟陵夷故也今廉耻之凌夷既
久而士習之漸廢日甚以斯人而筮仕則求其他日
之不與世浮沉而依阿時子者不可得也以斯人而
立朝則求其他日之不諂諛求榮將迎固寵者亦不

疏鈔

聖治

三九

可得也蓋脉理之邪僻既非朝夕故賤裏之病根卒
難收藥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罔以
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聖王之重始進也
如此皇上誠能憫士習之邪頹思崇本以立教起
弊維風更化善治勅下禮部申飭各省提學正人心
息淫邪一道德同風俗禮義以養其心廉耻以勵其
志先品格而後才華先器識而後文藝勿以游言獲
上進勿以浮詞列高等奔趨者必黜浮靡者必黜或
以言詞覲覲或以意向迎合者必黜則趨向端而士

風自定邪僻去而心術自正命脉之病其可瘳乎何謂寬倉廩以實臟腑也曰厚民生而已蓋民惟其本本固邦寧正如人之臟腑充實而痰疾不侵也今郡縣倉帑或舟而輸京或輦而運邊在百姓則傾終歲之勤動不能供惟正之國稅在皇上則減頻年之逋負未能解百姓之倒懸是故姑舂婦擔有輸不足而驚產者形銷骨立有生已盡而無家者子棄其父而不恤婦背其夫而不顧行市身於殷富之家而甘為奴隸者又加以以差役繁重征或急迫有司有科

疏欽

聖治

八

罰之擾里書有額外之需民力日竭搜括殆盡糶復之民日用且無以自給況可以待不虞議者皆謂招撫流移積穀倉廩庶可揀目前之急臣愚以為招流移之民不若綏來於未流之先則人孰無鄉井之思積倉廩之穀不若開墾其荒蕪之田則人孰無西成之望今不務愛養而務招撫是欲揚湯止沸而不知息薪止火也不務墾田而務積穀是欲不耕求穫何異於緣木求魚也矧今日積穀之弊則上納有飽攬之費交代有津貼之費鼠耗有稱貸之費汜爛臣賠

補之費查盤有擬罪之費在不肖官吏因公科臣真為聚斂之府在郡縣黎民無辜受罰奚啻陷穽之原卽有賢守令亦無揀乎數者之積弊而況未必皆賢乎民財日竭於輸納而饑餓日甚民力日見其憔悴而五臟皆空國何以爲國乎皇上誠能開倉廩之告匱哀民瘼之已極勅下戶部行令司牧之官加意焚獨委心撫字勿藏富於國而藏富於民勿以招撫流移者要虛譽而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受上賞勿以積穀之及數爲優劣而以墾田之多寡爲殿最如是

疏欽

聖治

八

則人無流離之苦野無不墾之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行之數年而有不家給人足倉廩充裕者未之有也而臟腑之病或可瘳乎何謂節財賦以重心腹也曰禁淫巧而已東南爲財賦之區固卽吾人之心腹今則靡於淫巧而氣力匱竭矣上用節則下舒東南力竭而作淫巧者勢固不止豈陛下有以倡之乎臣觀陛下數年以來御用銀兩歲額不敷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是故浮梁之磁珠翠之寶玩好之珍器用之進龍牀之添設於乾清宮露頂

造於玉芳軒雖時有所取用僅足以備宮中之用耳何百姓不知而以爲用度之貴麗且多也遇聖節則有壽服遇元宵則有燈服遇端陽則有五毒吉服遇年例則有御用龍服雖日有所供應僅足以備隨時之用耳何百姓不知而以爲服飾之貴華且靡也單懸錫爵大小俱備雖云太濫然亦非無因而大賚也兩謁陵寢賞賜數萬雖云太費然亦非無事而漫遊也何東南之民不諒皇上之心上行下效爭事麗靡如寸梟之應賜如長風之鳴翰羣起則倣莫可禁

疏鈔 聖治 卷十一

止服美於人驕淫矜誇物求其備鮮麗侈靡窮耳目之好竭人官之能漫肆淫巧竟無實用夫中人以千金之產卽可以備富家之用今則以一物之微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以沉檀犀象爲質或以珠寶金玉爲鑲或窮歲月之力而攻淫巧於一器或罄平生之貲而易玩好於一執周鼎商彝秦鉞漢鑑唐孟宋錦汝磁宣窰可致之寶駢至疊出鑽求於四方而售高價於東南夫財賦之出有限嗜欲之費無窮既貢於國復靡於民奈之何心腹不告病而財用不取贖

竭也 皇上誠能恭儉以崇聖德節約以先天下而又勅下都察院行令東南撫按諸臣大正民俗力抑淫巧禁其浮靡示之淳朴如有市犀玉等器者則坐以違制之罪而卽以其犀玉入之公帑如有市淫巧等物者則亦坐以違制之罪而卽以其物碎之官府貨之者有罰而自首者有重賞隱匿者有罰而許首者有重賞行之數年則浮靡既去而風俗自淳淫巧既息而財用自裕百室其盈而心腹之病其可瘳乎何謂備邊境以運手足也曰整戎兵而已夫邊疆之臣固朝廷之手足而所恃以捍衛安攘以保無虞之治者也今以邊境大勢而言遠左雖冒克捷之功而士馬物故多於倭敵之虜近邊居民斃於鋒刃之下者僅有孑遺耳 皇上試差一侍御之臣嚴邊之村堡昔年居民若干近歲若干自可知也薊鎮一遇竊發之寇而濫報功賞勘覈方明則往年之有罪不罰無功冒賞未經勘覈者又可知也宣大雖有貢市之名然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所利不足以補其所費而又加以將不知兵士不聽命苟安承平因循目

疏鈔 聖治 卷十一

前內守無策外防失計日復一日怠弛已極上下蒙蔽莫可支持此固廷臣之所共見共聞而不肯爲陛下言者蓋謂邊臣相繼以入本兵奏覆議處必下本兵則言出而中傷隨之又誰肯爲無益之談以取本兵之譏駁而浩然長往哉然以臣觀今之邊勢遠左固京師之門戶而薊鎮等處所以爲堂奧之垣互市所以示羈縻之微權而鴈門客兵所以備不常之變邊臣建議有欲調薊鎮練兵以援遼者有欲撤鴈門客兵錢糧以修邊者今狡賊由薊鎮而入寇則密疏鈔

疏鈔

聖治

二四

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養之漸久則其勢必至於吞舟而漁人將至於不可支此豈但手足俱病卽令其匍匐亦難而痿疲靡弱至此極矣伏願 皇上勅下兵部矢心措處勿以前愆爲諱而必思爲善後之圖勿以臣言爲謬而必求爲長治之策蓋事以有備爲貴臣以不欺爲忠洗心易慮協力經營若何而選將若何而詰戎若何而振國威若何而作士氣全遼之居民殺戮幾盡若何而可以實邊境薊鎮之邊墉修築未完若何而可以充供用遼左之勅虜跳疏鈔

疏鈔

聖治

八十五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今病不止於三年而艾未畜於一日兼收竝取甚費
料理求之及時為之有漸非可旦夕幾也伏願 皇
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保安
聖躬以圖至治而又靜養休息隨證調理勿諱疾而
忌醫勿責效於旦夕務俾其脉理和平臟腑充盈心
腹凝靜手足強勁將見士習一民志定倉廩實府庫
充溢巧去風俗同戎兵克詰邊疆載寧時弊既拯人
心亦慰則聖躬益寧通天下為一身聖治益隆視萬
疏鈔 聖治 二六
物為一體國脉延于千億天下永保無虞其為宗廟
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
者端在茲矣

恭陳膚議以光聖德以新治化疏

范雎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聞忠盡之士不以主聖而忘弼直之規明哲之后
不以時平而弛憂勤之念此天地所繇常泰國家所
繇永安也方今四海安瀾邊陲傳捷可不謂恭隆景
象乎然熙洽久而釁孽易萌玩愒深而法度漸弛譬
諸富人一身深居堂奧之中坐役僕厮安享溫脆平
居無事非不克然盈也而一遇寒煥外侵憂虞中作
其悉病且憊者幾希何者則久逸不習之故也今天

疏鈔 聖治 二七

下無患治安患治安而狂之耳矧茲履端之始三陽
開泰萬物咸亨正造化維新之會也 故敢披瀝愚
悃掇拾見聞政本切治理者十事為 陛下陳之伏
乞 皇上體維新之義大振作之功特賜採擇施行
則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曰奉天道王者天之子故
奉若天道王者事也春秋有春王正月之文漢臣董
仲舒釋之曰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春
次王王次正若謂上承天之所為而正以正其所為
正王道之端云爾仲舒可謂深識天人之理矣但其

以至於任德教而不任刑罰臣愚以正之義廣矣大矣未可以一事槩也臣我皇上撫茲昌辰宜何如其端於天哉蓋一念不正即無以合天心一事不正即無以順天則故所講以正學而昭代訓錄當日親也所近必正人而左右變倖當日遠也言必正論而讜議悉見於施行習必正事而邪惡不接於耳目燕居寢處或與臨御夫庭殊非正也蓋必無一念不可與夫知無主事不可與夫然後可以仰答天心永配上帝矣臣故以為王道之首也臣曰防人欲人主處崇高之極何欲不得故常易至於縱也而眾欲之中其戕生而伐性者則靡曼之溺翹孽之魘為甚故昔人比之鴆毒況之斧斤明其害之烈也在昔禹惡旨酒成湯不邇聲色豈好惡與人殊哉是必深見夫縱欲之害故不得不絕而遠之耳我皇上屢納言官之疏必能留意保蓄萬無可却慮者但愛君者必防其漸養身者在慎厥初必時有省察而日有節制則君身日益強固君德日益精明而無疆之壽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豈非人臣之大願哉臣曰信詔令

疏鈔

聖治

八

王者所以鼓舞天下而天下之環向而待命者詔令是也今之詔令非不日申而謂之信如四時則未矣臣嚮為縣令時見詔書一下萬民欣躍更生乃有司格於上供之不足誠有所謂黃紙蠲租白紙催賦者至於申命行事前者甫行後者踵至惟其上之輕易是以雨之難違故即輦轂之下且有寢閣不行者殊非所以尊國體而定民志也自今詔令合無酌定畫一俾可永守有違者必得諸法庶幾雷厲風行有司不敢輕玩而百姓實受其福矣臣曰定章奏夫章奏者所以庄主德而達下情也臣觀漢唐及國初諸臣奏疏類皆疏暢而不浮簡切而有體言言中窾足動觀聽近或詞尚繁文語寄奇字不惟讀之難竟有煩庸覽而誦詞晦理多言亂意即左國之文將焉用之合無今後章奏裁定體式謝絕蕪蔓則庶激切之衷易明而獻替之誠易達臣陛下亦宜留神澄省片善必採失然後章奏為有用之文也臣曰廣儉德人主孰不惜財而用之或靡者徒以府庫之富為可恃耳乃閭閻瘡痍之狀安從睹之昔唐王鉷為戶部進員

疏鈔

聖治

九

外錢帛百億萬貯諸內庫以供宮中宴賜且云此不出租庸調無預經費嗟嗟府庫之財孰非百姓之膏脂而可以內庫為無傷邪宜史冊標之為永鑑也我皇上惻然軫念停墊宮之賞罷鰲山之燈可謂慎乃儉德加意節省矣若由此推之如磁器之製珠寶之市織造之煩凡一切供用之可已匠作之可緩者悉從裁省則內庭一金之省即可以寬田野百金之科所省愈積則所寬愈多而億兆元元陰受其賜者將祝釐無極而千萬禩頌仁儉之主矣六曰專事權天

疏鈔

聖治

九十一

下之事權貴一一則治參則亂故堯之任舜舜之任禹臯陶專一而無二是以唐虞之治至今稱烈也我皇上勵精圖治一切機務決於閣臣任非不專矣但召見之典未復內批之旨間出得無有情阻關紀跡涉旁弄之嫌乎臣愚以為宮中府中事無大小竝委內閣票擬然後裁以宸斷又時一召見便殿商確可否則輔相得行其職而洞然示天下以公永無壅蔽之患矣七曰惜人材人材難得自古記之誠不可不惜也今布列在位者無論已頃者 皇上允言官之

請按羅岩穴起用舊臣凡一時望厭人心沉淪廢逐者漸已登庸天下之人加額頌大聖人之作為矣然或旋即罷斥或循資久滯或讜論不行是償其未盡之官非展其未竟之才名雖起用實則與淹錮等也誠宜破拘攣之見弘昭曠之典將起廢諸臣不次擢用即驟躋崇顯無嫌速化併一時言事以註誤被遺者悉追復原職如此則諸臣將必有感激思奮自邁等夷期無負朝廷再造之恩者矣八曰養士氣士氣在天下關世道之盛衰不可一日不伸也然植之則

疏鈔

聖治

九十二

伸抑之則靡是在人君之所養耳故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東漢養士之效可徵已其在於今則有少謬不然者循默者顯而直諫者微和光者通而特立者蹟異渙者臣而獨任者危觀望者進而激昂者退滋長夫媿阿脂韋之風鎖鑠夫正直剛大之氣士有抱報國之忠奮致主之義者欲自效何繇哉則夫伸此抑彼挽回狂瀾正 皇上今日事也謂宜獎朝陽之鳳戒寒葉之蟬壯批鱗之節斥撻尾之卑恕木疆之慙屏藤附之姦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嚮在彼則士

乎自奮正氣當伸而太平可立致矣九曰斥巧宦天子所與其治者非羣吏哉而吏治之不競者則巧宦爲之蠹也蓋天下之人廉與貪易辨也仁與虐易辨也惟夫巧宦者厚貌深情機械百出本汗墨而矯之乎廉本操切而假之乎仁本譎詐而托之乎忠掩飾文移以明己之能敏讒構共事以明己之能直以窺伺爲精神以奔競爲捷徑其於百姓之利痛苦秦越人之相視也非當事者蚤鑑而痛抑之則此輩得志而樸茂之士弗勝之矣乞勅下都察院轉行撫按衙

疏鈔

聖治

九十三

門嚴加申飭留心綜覆則官邪知警而吏治有不蒸蒸者否也古曰清武職今天下譚兵者孰不咨嗟嘆歎勸武備之弛哉而揆厥所由則虛冒之弊也我國家優將領恤軍士曷所不至顧所養非所用徒靡廩餉耳蓋自世爵之例拘而統袴掌韜鈴矣自買功之姦肆而市井握節旄矣自冒親之屬多而廝養占尺籍矣自掩敗之罰輕而庸豎安裘帶矣自請囑之私熾而疲駕縮虎符矣以若人而坐之三軍之上適以召侮且此輩以賄得之必將剗削軍士以償之又以

召怨武備何繇振哉誠在內勅京營等官在外勅巡關御史躬閱而一清之則不惟可汰濫員之弊而亦可作武夫之氣策勵既久將人奮鷹揚之志士多虓虎之才夫然後專闢之寄練兵之實禦虜之方可徐議而責成功也以上十事而諸臣所欲言而未逮或所已言而未行然今日端本善治之圖實莫切於此故敢冒昧上陳惟 聖明裁之 愚不勝懇切企望之至

疏鈔

聖治

九十三

直陳關係治體四事以仰裨聖明萬一疏

姜士昌 戶部員外郎 萬曆十四年四月

臣聞有貴於明君者垂山藪之聽不遺蕩蕩之言所貴於人臣者進狂瞽之規無虞逾耳之患夫是以國家之條貫可覩而鴻業可致也陛下以至聖之德憂閔元元除奸剗苛所以垂意甚備天下訢訢焉稱不世出之主矣向者惟內探未罷言官久謫中外俱切隱憂雖之私心竊欲陳之而未有間乃頃覩邸報則陛下霈然下德音罷內探矣叙言事諸臣之官

疏鈔 聖治 九十四

矣臣在徐方聞之踴躍稱快以為陛下獻者尚有數端不能自已輒敢忘其冒昧而終陳之惟陛下財擇其一曰請慎留中之疏以一體夫羣下之有章疏非以達上聽乎則章疏之有批答所以通下情也近年以來陛下留意政務矣親自省覽矣然乃有言近切直而留中不下者臣據所見邸報則十二年內科臣王三宅嘗諷止山陵之行矣曲遷喬以無逸進規矣而近者則科臣陳壁張希臯王致祥等或以內操或以言官而疏皆留中矣夫是五疏也陛下

以為是耶宜即付所司也以為非耶亦當報聞而乃昏聩中不下臣竊惑之今內操建言二事既奉旨允行而春祀陛下之意特以為此數事者既不欲因言以為行止則惟留之禁中自為行止耳似無所以壅之者而揆之政體則不然設或有人關利害言涉摘發外之不見於內不知其曾達於陛下之省覽而可以為訓乎臣非為往者諫也以為將來者宜慎蓋防微杜漸之道寓焉爾其二曰請推容臣之量以來直諫夫科臣鄒元標等臺臣孫繼先等陛下因

疏鈔 聖治 九十五

言官之請則既用之矣而主事董基陛下因部臣之請則又用之矣在陛下叙用之旨方新固不敢即為煩瀆之說以進而在諸臣中或節槩凜然再起謫或深言極諫有不當以一量移盡之者則德意所當承而吏部之任也乃若原任御史范雋又不在叙用之列夫范雋之言事也臣不敢謂其得進言之時然其疏俱在今讀之蓋銳於進言而急於自效其自為祿位之計疎而其為陛下之計忠也陛下亦何斬一命之寄而使盡言之臣終錮於聖世乎夫

於叙之已及者量爲之衰藉而於叙之未及者亦曲
賜優容所以開天下之口而厲直臣之節蓋明主之
上務清朝之盛事也其三曰請舉面對之典以親庶
政夫庶政之當親也古今重之矣自昔願治之君以
至昭代列聖未有不以延訪爲首務者蓋人君深居
九重其勢易爲間隔所以明習天下之事外之能兼
聽於三公九卿而內之不旁移於左右贊御侍有此
也以陛下睿智夙成乾綱總攬而左右諸臣多鑒
覆車惜榮名似無足慮然以其時論之則國家撫盈

疏鈔

聖治

九六

成之運而陛下當鼎盛之年於以延見羣臣咨詢
治道非其時乎考之昭代嘗有午朝之制矣恐驟復
之而過於勞嘗有平臺之召矣恐暫行之而不能久
一應章疏宜竝加咨詢矣恐泛舉之而不得其要臣
之所以爲陛下規者一切不敢爲此不用難行之
語而惟以日講者陛下之日所臨御也請以日講
之時寓召對之意公卿侍從畢侍上前凡朝廷政令
羣臣章疏擇其最鉅且重者一一條析始末辨論是
非而從容以俟聖斷行之既久諳練愈深聖心攷

夜將有惟日不足者卽午朝之制便殿之對亦在以
漸復之而已此皆昭代之所已行亦羣臣之所嘗及
而陛下欲開廣聰明閱歷政務未有不繇此者此
臣所以爲陛下愿也其四曰請修節儉之實以裕
國計夫節儉之說在廷諸臣言者不知其幾陛下
且嘆容聽之矣而臣復請修節儉之實者何也夫天
下財用之訕也使大臣爲陛下憂之則莫若陛下
下自知其出入之數而自憂之而國可不至於病今
天下財用之陛下以爲何如哉陛下之有墨臣靡俗以

疏鈔

聖治

九七

耗陛下之物力而上之有冒請濫乞以耗陛下
之經費物力置於下經費濫於上公私之積俱以殫
盡矣乃未有所以救之者殆宸衷未加焉今日近臣
疏請則雖出於常額之外而必加明日部臣執奏則
雖合於祖宗之制而不用無論其遠卽如近者買
金一事在世廟時悉慶宮之建用金一千五百兩而
有餘在今日慈慶宮之建用金三千兩而不足夫賦
稅非加於前也民力則日困耳而嘉靖去今厘二十
年乃其費相懸若此卽其他可知矣夫如是國安得

不貧設有堯之水湯之旱又乘之以邊境卒然之患
錫大農之藏不足以奉戰士 陛下將安所為計乎
夫天下之財皆 陛下之財非特內帑當借也天下
之臣皆 陛下之臣非特近臣當從也天下之事皆
陛下之事非特營建當急也 陛下誠竝念而深維
之命司計之臣總計天下之用歲所入者民間逋負
者與疆場之用度內廷之供億所入不勝所出而後
知經費之可虞又總計內廷之用何者為先朝之額
何者為今日之額有加無已而後知請乞之難繼列

疏鈔

聖治

卷八

為三冊寧簡無煩以備聖明乙夜之覽 陛下自為
經畫而自為顧慮 臣不知何如其憂又將何如其節
省也夫先是所增馬匹草料皆為內操而設者也今
內操罷矣不當明示諸臣以為減派乎先是所派金
兩物料皆為慈寧而用者也今慈寧即萬不得已不
當斟酌舊制而稍加節省乎古之人君莫儉於漢之
文帝當其時惜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皂囊而粟粟
不食貫朽不校致治之盛比隆成康人皆知其為恭
儉之效而不知其即位之初首問錢穀之數彼其所

繇恭儉者 臣所謂節儉之實者此也夫是四者
皆國家治一體所係而臣官屬大農其於節儉尤所當
言 陛下誠深省臣計明昭曠之路庸蹇諤之臣勤
咨詢之益躬節儉之化於以媲美聖詔而垂光無窮
太平之理可跂足而俟也 臣無任願望悚息之至

疏鈔

聖治

卷九

恭進明良交儆之謨以隆聖治疏

張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二月

惟帝王保泰之道莫切於君臣交儆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君之勸戒乎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有土熙哉先臣而後君者所以儆臣也臣之勸戒乎君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先君而後臣者所以儆君也在易則以地天交為泰天地不交為否天地者君臣之象也恭惟皇上凝

疏鈔

聖治

一百

圖立極為天地神明之主其大根本只在乎一心臣仰窺 皇上一言一動皆堯舜之心起用賢直臣如王錫爵海瑞等 皇上之心乎親賢也追逐黨惡臣如王篆潘季訓等 皇上之心乎懲奸也重治錢若賡方復乾而天下感 皇上愛民之仁心薄譴劉冠南石佩等而天下服 皇上慎刑之恕心開宥鄒元標孫繼先等而天下仰 皇上納諫之誠心停止內操潛消肘腋之隱患誠虔祈禱時切黎庶之痼痲然有堯舜之實心尤莫先於堯舜之實學而帝王之

學與章布不同虞舜之好問察大禹之拜昌言古今稱盛軌以為不可及厥後殷高宗恭默思道命傳說以朝夕納誨啓沃若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作麴蘖鹽梅三代而上善學莫如高宗考之昭代則莫如 孝宗皇帝退朝間燕接見諸近侍大臣於平臺講究問學商確政理皆遠法殷宗而追堯舜禹之盛軌也伏願 皇上每日視朝經筵日講之暇或燕居無事之時必澄心寂慮併去聲色玩好諸物廓然涵養此心如太空晴雲一日此心日日此心又日亦此心自然

疏鈔

聖治

一百一

王靜立極凝承天命遠追帝王盛德格饗 祖宗神靈而篤恭天下平矣至如問學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翰林侍從講官一問辨之進退人才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吏部官一問辨之會計財賦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戶部官一問辨之制作典禮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禮部官一問辨之戎政機務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兵部官一問辨之鳩工興作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工部官一問辨之獄情重或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及三法司官一問辨之方

今在位輔弼諸臣皆同心一德無纖芥可疑六部九卿大小臣工正君子道長之日使羣臣面議於下

聖明獨斷於上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壅蔽之患何由

而生明良喜起之風遠邁唐虞矣然海宇至廣政事

最繁一日二日固有萬幾皇上惟總握要樞相與

諸臣講求可否當今之最為喫緊者大端有四其一

曰議馬市夫馬市為害先後諸臣論之詳矣臣復何

贅然臣以為一旦革之則必生亂而禍及於首議之

人若因仍不改則漏卮易竭中國將坐困而不可拯

疏鈔 聖治 百二

況邊備日弛財源日耗不待智者而揣知其禍也故

欲息馬市莫先於備邊圍欲固邊圍莫先於廣樹畜

訪昔榆林之制以壯我元神二氣此七年之病非三

年之艾不可瘳也其間區畫經畧之法容臣另議詳

之舍此則無策矣此邊務之所當亟圖者也其二曰

議宗藩夫天潢繁演數將鉅萬皆待哺於脂膏指大

於股脛大於腰燃眉剝膚之狀已不勝困憊矣臣嘗

待罪禮科具疏列入宗藩條例請以世次遞其封典

而親盡服絕者得以士農工商各專其業奈當事者

因循不復舉行延挨二十年來近經諸臣會議竟亦

漫無可否畢竟終成廢閣及事發而徐議之噬臍無

及矣此宗祿之所當亟圖者也其三曰議條編夫國

朝設立里甲本為小民力役之征向苦貪官虐吏不

任誅求更立條編以休息之且條編之法便於富戶

而不便於細民便於市井通衢逐末之輩而不便於

窮鄉僻邑之穡夫況上下交征惟白金折色而布帛

菽粟終歲勤劬者委棄而不知恤貪污蝨賊利其囊

橐之便而憚於更革吮膏血而莫之顧民之荼毒視

疏鈔 聖治 百三

里甲又十倍之臣以為此法不更貪風必不可息民

日窮而盜日起矣此役征之所當亟議者也其四曰

議治河我朝建都幽薊資運道以通國脉嘉靖間洪

水泛漲議開夏鎮而棄沽頭卒之數年以來強為支

塞而清流日浸良田日滄淤沙日壅河身日廻一二

十年之內必有大壞極弊不可支撐者臣今日言之

似若迂緩不切不知壅腫鼓膈之疾非一夕一朝善

醫者察脉色而知受病之源疾甚則藥石無所施矣

臣以為夏鎮固當開而沽頭不可棄今欲議復沽頭

勢同反掌復之日久則諸湖浩蕩清流將引濁流衝
激兩洪漸出而水由地中行萬世永賴之利也不然
日積月累如燕雀處堂必潰決而不可測將為中原
莫大之痼疾此運道之所當亟圖者也凡此四政所
當日夜講求以熙太平之業臣特舉其大畧不敢煩
瑣以瀆天聽其或用人行政之得失旦夕可為更改
者臣亦不暇枚舉矣今聖君賢臣圖惟化理慎之則
治忽之則亂孟子有云今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犯亦有云為君難為臣不易伏願我皇上遠法
疏鈔
聖治
一百四

殷高恭默思道近法孝宗召問平臺雖在宮肅肅
在廟不顯亦臨無敦亦保四事所宜亟行者速乞勅
下該部使不牽滯於虛文不阻撓於羣議不偏狃於
拘攣不廢閣於因循必求經久可行為綢繆桑土之
計斯宗社無疆之慶矣

一日治安天下疏

海瑞南京吏部侍郎
萬曆十四年正月

臣廢棄二十六年矣皇上一旦起臣不復一疏
求止君子之仕也行義也感天地高厚恩也然臣生
何年臣生正德甲戌禮大夫七十致仕臣今過而三
矣歲歷五歲盡日過亥日終人秉陰陽氣行亦天之
運臣自舊歲五月十三到任以來一月不如一月凡
世稱老人之病種種有之可以少延天地生生之意
遠一二歲月近朝夕也孤死首丘人情同然天恩其
疏鈔
聖治
一百五

不一假之也乎然臣不遠萬里其來何心其死無日
再挹容眸又懇恩後事也史魚昔有尸諫 皇上聽
之夫天生民而立之君君選臣以承天意自張居正
刑犯而後乾剛獨斷無一時一事不惟小民之念有
其心不收其效事出於理所無有者失之有刑而刑
輕也諸臣莫以其故聞大抵諸臣皆是貪風俗中人
待士有禮之說借口而非其正不可信夫待士當禮
而民何辜哉我 太祖初剝皮囊草洪武三十年定
枉法贓八十貫絞之律給主入官不聽其入囊中物

遂已風流弘治士多廉介之節民無漁奪之擾政刑
原非德禮外事民乎士乎 太祖之權衡審而兩全
之矣正德初年美意如變 世宗朝詹事霍翰所以
有文官惡其厲已託欽定事例雜犯之疏也今又變
而日流目下民室懸罄官則富有揚揚閭里隱隱去
官之名陽仍先且富貴貪人算計中策也自其不離
鄉井樂爾妻孥言中策亦錯於上 皇上以著役為
辱官府閭里共與榮之曾著役乎貪可得而禁之
哉貪其害之大者與貪相因而見同鄉同科門生故

疏欽

聖治

百六

吏之各於其黨借權門為泰山靠則先意以心其志
多私不下貪吏之害犯此撫按官為甚吏部未有報
之酌撫按進退者撫按得以容貪貪可得而禁乎京
師四方之極兩京官借口公費無一衙門無有輦轂
下而義利之辨不明至此貪又可得而禁乎先兩京
官後撫按先二司官後府州縣為小民求一日少安
之序又有所謂本之本本無復有上焉者 皇上身
也古稱聖人在天手之位蓋崇高富貴之極必人倫
之至後足以當之下堯舜一等不能無歎堯舜何以

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自天子以至庶人堯舜於此
知明實得也 皇上勵精有加固非漢唐宋之平常
君可方一二至以稱於唐虞之盛未也語曰取法乎
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為下矣一介寒生且聖人
自許 皇上所居何位而可曰中耶今日尚是從頭
直差到底 臣歷舉其事轉漕年四百萬石遠計也
先官管倉主事因倉推問其餘大抵取盡錙銖而泥
沙用倉收之草率上漏下濕若不介意是軍士之實
得三分之一而已實得三分之一何不舉二分之虛

疏欽

聖治

百七

舒東南困乎即米推則金花銀工部之草場百用料
太僕之馬價光祿之上供南京兵部之馬快船可觸
類省矣春秋列國爭強勢必不以其自利轉資鄰國
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自用其物如秦如衛如齊如楚
往往稱雄一時小如邾莒亦能支吾自守古列國能
之天下之大不能是之謂差宮女古稱宮怨所用幾
何何使之怨內臣稱曠夫役使幾何大學士丘濬言
係不得其子孫之用何使之曠周急不繼富孔子為
民間之取與言爾 皇上天下為家百凡歸 負人

無田不與免賞賚必爵之尊者爵尊有不富貴者乎
宮女內臣 皇上未嘗缺乏衣食賞積之空虛無用
望哺嗷嗷之窮民分文無有是之謂差南寇北虜及
劫村劫路之盜趨利也國子生納粟得吏員納銀多
少充選授之官紛然中外非先啓天下利心乎所得
於援例幾何東征西討費十百而千萬之矣是之謂
差古天子歲有巡狩 皇上每出用計數十萬營造
動以萬計民之膏血幾何不知堯舜必爾焉否也 臣
非迂欲 皇上今時洪荒事也今天下一家吏胥貪
疏鈔 聖治 百八
害合之不減其官弊起繁文苟得箱徒袖行易簡之
要移各官鑽刺工夫親自手筆餘裕 皇上有六部
臣在也乃終日勞神章奏可曰恭已南面而已乎苟
卿子曰主好要百事詳主好詳百事荒要得而六部
尚侍且閑人也願惟 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
重宮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 臣言有
未及推之以盡其餘念茲在茲一體萬物久之涵泳
從容而頭頭是道矣性中故物愈出愈奇見堯舜不
見天子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聲律身度

又有出於 臣意所不及而言之矣事有不可易言
者師行糧從山川險易而寇敵百端情也自此之外
一舉手功立而效隨之矣孔子立之斯立況 皇上
濟之可致之權人心自太古特人心轉移非難事 臣
故曰一日治安一日非大言非不諳政體買誼陳政
事於文帝之朝曰舜禹復生無以易此一時之天子
孰與不朽同天地之堯舜崇高之樂目孰與一體萬
物之樂心 臣於今亦云 臣老矣死日近譬之老馬
筋力不堪致遠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有君如此誰忍
疏鈔 聖治 百九
舍之 皇上用 臣之言是即用 臣之身是以干冒天
威兩懇 臣無任戰慄悚懼之至

聖治宜新乞勤政學以隆治安疏

吳達可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

竊惟國家之理亂起於君心君心之出入係於所養學所以培養君心而賢人君子則固講明正學而維持此心不可有一日之間斷者也我皇上即位以來以三六九日為臨御之期餘為日講之期輔臣侍側儒臣進言講論經史寒暑不廢勤於學矣近觀皇上御朝視事未明而興郊廟必親虔誠祇肅一念地方災荒則遣部臣賑恤一念京軍苦寒則發帑金

疏鈔 聖治

百一

資賜德意所孚羣情歡洽勤於政矣夫政與學非有二也必學之功純而後政之用善一日廢學是一日荒政也經筵大典舉於春秋而時舉時輟所賴以啓沃君心使無間斷者惟是日講耳迺自去冬以來聖體違和御講稀少臣備員侍從願效涓埃矣以時方沍寒調攝宜慎未敢以請念聖體既康方春且煦可不亟為講學親賢計乎且人之精神不着於經史則着玩好人之學問不日進則日退未有一無所着而亦無所進退者也故日新又新日就月將古聖賢

於學且不廢焉我祖宗朝歷聖相承英君誼辟豈少於學哉然禮賢有館弘文有館日召文學儒臣講論經理不輟蓋不以已脩者自足而以未至者自歉未嘗一日不勤於學也皇上天縱聰明儒臣講習已久聖學固淵且邃矣一有間斷安保其不他有所着乎又安保其進而不退乎微臣一念惓惓實有不容自己者請自今伊始經筵照舊舉行外每旬日內以三日御朝餘日侍講燕閒溫習經史無間寒暑無分朝夕凡帝王之大經大法必反而求之身心遇災

疏鈔

聖治

百二

而撤樂減膳不徒賑給已也禱祀而秉志齋心不徒遣祭已也凡此皆學之實可以養君德亦可以保聖躬者也至於召對之典屢經諸臣疏請未見舉行意者皇上以事機未徹恐綸音之發難於悉中乎意者以諸臣聞見未周恐玉音之降難於登對乎臣以為此不必慮也召對原為商確國事而設非必其言之一發即中也唐虞諸臣有都兪亦有吁咈期於共濟國事而已今廷臣中豈無曉暢事機通達國體者乎我皇上於日講之暇輔臣見在即將本日章奏

面商可否經筵之暇部院大臣及科道官見在即將
各衙門事宜面議從違倘聖心有疑不妨反覆問辯
倘聖體稍倦不妨暫息再與畧儀文之末窮理道之
原援古証今必求至當將見義理講習則明治體講
求則定不必更舉召對之儀而君臣道合上下心乎
紛紜異同之論漸歸於一偏黨好惡之私悉化於中
矣太和之氣蒸徹宇宙尚何災變之不弭乎再照政
學之規固當振舉而格心之臣尤宜廣儲今講筵諸
臣固濟濟多賢切見翰林院編修鄧以讚者一塵不
染萬念皆真養靜立園義理之涵濡日粹潛心墳典
經綸之蘊蓄尤深臣任江西縣令灼見其賢今已踰
告期志甘肥遯若而人者可使授閒於盛世哉相應
及時取補以備講筵之選庶人才不終於遺棄而政
學不為無助矣

疏鈔

聖治

百三

朝政當修乞勵精以圖萬世治安疏

馮從吾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於此矣竊見皇
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
人之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諫連
篇累牘庶幾哉萬有一言之感悟上心也又惡用臣
言為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皇上聽之藐藐屢請
饗祀矣而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
而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疏鈔

聖治

百三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之
有當於皇上耶抑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
之亦不恤耶臣竊意皇上之心不過以昔年勵精
天下不見其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若舍逸
而就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不理
家則家事費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君久不理天下
則天下之事費其為患也大而難圖皇上試觀丁
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
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

叛盟天變人妖疊出逕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安窮豈必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哉且今日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朝觀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觀其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皇上困於麴蘖之御而懼飲長夜必曰皇上倦於窈窕之

疏鈔

聖治

一百一四

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皇上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欺哉況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皇上禁止章奏非

奉聖旨不許傳布臣意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諸臣來朝而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

疏鈔

聖治

一百一五

之日亟出視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之勞發臣章奏以昭一人納諫之明仍望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聖德以光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朝廷晏安乞勵精改圖以救禍亂疏

于玉立 刑部員外
萬曆二十年七月

臣惟天下之治亂關於政事政事之得失出於君身譬若人之一身君其心也紀綱政令脉絡也內而宮闈外而四境遠而邊鄙則五官六府四肢百骸也使此心不正則六脉不調百骸失理比其剛強且弗克自保矧積弱必點危云以臣觀於今日之君身今日之政令今日之天下勢甚搶攘危於累卵使賈生而在其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當復如何臣不避死亡

疏鈔

聖治

百六

之諫循本及末為陛下陳之書稱堯舜兢兢業業文王日昃不遑此古聖王鑒知化原厚求諸身以流福天下乃今陛下志在閨門不郵國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不數年間宮人閹豎死於箠楚殆及千人積骸成丘眾怨交作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者斷死刑天子且為之徹樂減膳而今舉左右無辜慘毒至此是誠何心如田義本一奸兇邪孽陛下亦變其使佞寵信不疑使義得憑威勢恣其貪饕以壞亂國家適者奏牘之或留或下推

陛之或用或舍潛弄威柄道路藉藉金錢之巨萬盡歸義家蓋義以陛下為城社而外廷之奸貪邪媚者又以義為城社合黨朋謀其禍難量且陛下惑於嬖幸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祀朝講一切報罷至於邊烽四急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其憂危之端奪其宴縱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宴子稱政之大患在善惡之不分故古之治朝別賢奸定功罪較若畫一議論不煩而有成功乃今紀綱紊亂號令紛紜是非可否譁然於廷其他傷道

疏鈔

聖治

百七

蠹國情形曖昧者不忍彈書唯是禍亂既作須人以濟而用人之道悖謬愈甚一人之身佞可為賢一事之內罪可為功止緣為人擇官故至繁言無定如李如松本純袴子特巧於憑託耳已屢經論劾忽復有征西之命若使因人成事計冒殊功而終任以兵則趙括之覆車可為永鑒苟或小見損折則是張積弱之形而令寇虜得窺朝廷又非細虞且數月於茲叛賊將破而猶遲回於榆林花馬之間何為也臣不知舉之者何心用之者何見如麻貴之奸貪已經闖

臣奏彈按臣覆勘賊罪具明旋復拔用縱其神謀鬼
運不忍忘情乘茲多事借以戴罪立功徐為圖之可
也乃毫無寸績而總兵之推忽加於蕭如薰之上使
非朝廷獨斷則獎債帥而後勞臣將三軍解志壯士
灰心矣豈其五萬未入之賊固能化罪為功耶又如
鄭洛者借邊地以起功名挾市款以要上賞止憑歲
幣盡壞邊防頃緣申時行貪邊臣之賄苟旦夕之安
秦檜孫近交相附會不顧國帑有限虜欲無窮養虎
不給禍且噬人此其遺害實在今日而石星乃力破

疏鈔

聖治

百六

羣議獨主召用借科臣李汝華之勘疏而鋪張其助
伐不知原疏可質可得漫為巧辭以欺人洛又謀將
狼狽垂絕之史曾令虜王擒獻坐收已革之市賞而
深結其權重為夷狄所笑蓋洛撫鎮最久未嘗一創
虜星固不能以戰功相加若仍以其開市媚虜則天
下豈少洛哉星不知而推之則不智知而推之則不
忠日頓足於司馬之堂張皇欷歔而徒欲倚洛為泰
山臣知其難矣蓋朝廷之上事機已著議論愈消功
罪本明用舍輒眩是何謀謨是何舉措且輔臣天子

之股肱也屢推而竟無命旨冢宰百官之司命也再
舉而始有成命諫官天子之耳目也一斥而臺省幾
空是在 陛下雖未必有成心而不知內必有陰竊
其權以誤 陛下外必有暗投其隙以誤蒼生者今
國勢搖搖矣而邪臣猶得以撼正士之舌庸臣猶得
以奪智者之謀是紀綱政令之紕謬未有甚於今日
者也古明王在上羣生愛戴方外蒙澤威震百蠻二
狂狡之憂乃今外難方深內患漸積禍機交作勢甚
談談虜已跳梁輕狎中國直躡內地數十年邊方積

疏鈔

聖治

百七

累一旦潰裂矣而呼酋又叛於西關白又逼於東波
沸雲涌橫集交侵如燎原之火發之至易撲之甚難
今連累萬之師徒捐不貲之帑藏以驅除小醜而曠
月之久未有成功是豈細故乎且國家設兵本以自
衛今積失其心反以自攻始而浙江兵變矣已而鄖
陽又變矣已而滇南又變已而陳州又變已而薊鎮
又變乃至劉許諸賊稱帝稱王驕悍之氣徧於行伍
即如日者高蓋等奮勇先驅而榆林兵逗留不進古
今師旅曾未有如此事履霜堅冰不待智者而辨貼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骨附肉其毒尚安可言然使民心未搖國本猶固尚
可維持而年饑歲凶百姓力屈欲為亂者十室而九
若復重給軍餉稍迫誅求則揀死不瞻計出無聊揭
竿持矛亦不旋踵矣乃臣不惟遠慮又有近憂陛
下非刑酷烈凡在近御無有一人幸可生全矣夫人
懷必死之心無更生之慮又在耳目左右之間因利
乘便以甘心於一逞是倭虜伏於蕭牆而呼劉發於
帷帳臣每一思之尤所寒心也蓋漢臣有言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故歷代以來強藩劇賊間亦嘯呼狂逞

疏鈔

聖治

重

而擾在一方叛止一人於天下大勢固亡恙耳今自
宮闈肘腋徹於閭閻邊徼皆懷離上之心皆操不軌
之念而匹夫忽欲與天子爭權是土崩之勢也故天
下之亂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天下之亂則由於政
令之紕繆政令之紕繆實由於君身之不修邈致亂
之由以尋已亂之術誠唯在陛下之一身矣而
陛下輒復泄泄屢經人言不少警悟臣竊惑之夫
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列聖相承赫然全盛傳
及陛下而陛下視若敝屣何以慰祖宗之靈

民家有老母且籍子為安今宮庭震驚而陛下
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上帝好生故匹婦含冤天
變於上今陛下淫刑未除何以回上天之怒深拱
禁中開黃綠之際邪孽侵權而陛下末洞其奸何
以杜旁落之漸退相東時行賈金賂遺家人宋九潛
住都城出入禁地希圖復召業掛彈章而陛下寢
閣不行令妹諛皆坐觀餽何以清蕻本之地萬國欽
等求嘗忤主而終於斥遠邪臣既去猶陰制其權而
陛下不悟何以勵骨鯁臣上下隔越國議兵機無

疏鈔

聖治

重

由參斷帷幄而陛下稱制下令終不出房闥之間
何以盡大臣之謀大臣致身事明主願忠者眾今忠
者無由自見佞者反恣奸欺甚為攢罷忠良而負隅
之虎終不可以請止方之劔何以作勞臣之氣國家
須邊臣甚急然周咨廷斷猶懼失真今陛下無拊
髀之思乃委於賸眊之君星而似才者亦舉摧輪敗
轅者亦舉何以盡將帥之用何世無奇木草澤之間
豈無乘風颺願效死命以立功名於不朽者然必側
席旁求斯聞風慕義而今君門九重何以致豪傑之

歸戰陣之士枵腹待哺枕戈待旦僵尸積血殺人如麻而陛下願在暖閣祗席之上何以致將士之命遠近之民皆疑陛下自求般樂不顧百姓之塗炭無若保赤子之義何以繫天下之心犬羊之性向背無常聖王選用威恩故蠻夷率服今惑於邪臣之計而欲恃款忘戰託以久安何以銷無窮之患陛下誠處覆思之則禍之所胎亂之所召如日月行天江河帶地較然可知必不能外陛下之身而別求救亂之術今往事既不及悔來事又不復圖履艱難如

疏鈔

聖治

百二十三

太平聽其自壞不知其解矣職嘗讀唐史至於玄宗始而任用姚宋力求太平開元之治遂幾貞觀既而惑溺妃子入於淫荒則羯胡之亂遂發漁陽前事不忘可為炯戒即如陛下臨御以來勤心庶政憫念生民昧爽臨朝徒步郊禱故四海亦以清寧而天下翕然有聖明之頌後乃陰中邪臣之謀潛移聖志以致紀綱法度風俗人心一旦蕩然積朽生蠹干戈遂動勤怠之效安危之機此猶明徵陛下自反而可瞭然者伏願陛下深察愚臣之言思開沉

之治鑒天寶之亂終前日之令圖改今茲之逸輟損椒房之寵斥邪諂之人捐除暴怒罷黜非刑憐憫物命使皆樂生以大暢帝王好生之仁亟御大庭精勤政事親近臣僚延採忠諫使精神志慮全注於天下期於立見太平則聖德天威震動四海民心懽戴天意感通奸克喪膽而社稷靈長在此一舉矣不然則雖尊曾授首倭虜服命而禍亂之端方自此始也臣世受國恩不忍坐視危亂冒死盡言誠冀陛下萬一之悟則臣雖死無恨臣又見近來羣臣封事

疏鈔

聖治

百二十三

間涉乘輿及壺閣率多留中夫朝廷多故正宜擴張聖聽表揚直言使天下血脉流通耳目明達豈得一切沉閣以阻塞忠諫且一疏之入倘有關係業已流傳不復可諱況此乃奸臣壅蔽遏佚之計尤當亟言以彰明明之德愚不任激切願天之至

國事日非隱憂可懼乞圖更化以光中興疏

丁元薦 中書舍人 萬曆二十二年

臣讀漢臣賈誼云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天災人困綱頽紐解外多勍敵內乏重臣岌岌乎燎原之勢已而舉朝寢處其中諭諭訛訛咎曲突徙薪為過激此尤臣所痛哭流涕者也臣竊妄計今之事勢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藥者二請為陛下舉其狀治世之民安以樂亂世之民愁以怨未有人心不安可共天下者至今日而民

疏鈔

聖治

百十四

愁苦極矣江南自十五年以來十室九空江北數千里一望俱空樹皮草根不充枵腹賣男鬻女僮仆道路近聞河南人相食矣當此時而欲禁之不為盜慈父不能行于其子去歲閏十一月十九日病痊刑部進士史弼行至徐州道遇兇徒四五百人白日操戈嘯聚黃山問之云饑民也而有司不為處置撫按不為上聞夫議蠲議賑臺省部院之條奏明旨所申飭恩與法幾兩窮而土崩之勢漸成救荒之効未睹此其故何也臣嘗及覆籌之以為今之南北但得才識

兩合之士如古富弼張詠朱熹其人即不能而如周忱之於江南蔣瑤之於揚州徐九思之於句容假以便宜令其因病立方隨時消息民困庶可少甦今不聞用某人而但云設某法築舍未成而溝瘠不可復起嘯聚之眾忽焉橫行試度傾庫發倉之費與軍興調遣難易幾何臣所寒心者一向者東西告警朝野失措募兵之議日四五上夫祖宗立法內自京師外至衛所及沿海沿邊之額設軍不乏也竭四海膏脂養之數百年一旦有事驅市人以充行伍當事者

疏鈔

聖治

百十五

按籍而患其寡一變於浙江再變于勦陽三變于寧夏四變于陳州驕惰之卒脫巾而呼當事者對壘而畏其眾臣愚以為兵之難用而易亂者威不足也威之不足患在無食無食則無恩無恩是以威不可行也食之不足起于兵冗而無節冗而無節患在無練兵之人所謂練兵之人仁明武三者具備非空譚韜畧如今所稱邊材得其人則濱海鹽徒中原巨寇皆可收戎伍而坐銷其怏怏無忌憚之心况我有上將誰不感奮願効天下未嘗乏正人不肖束縶文罔俛

首于腐儒倚帥之門也今內不擇本兵外不擇大帥而收收練兵何濟乎用即今京營疲卒不滿十萬天下衛所坐糜徒有空名關陝重地一遇胡騎則弓矢器械亦且束手遑左之師饑寒疲困急之直欲走虜由今之道計不終自幸而支吾終滅首尾倒置之禍何者外重而內輕枝沉而本枯士氣靡靡文法壯夫憤滯肉食形見勢極莫可誰何臣所寒心者三邊事自互市以來武備陵夷人心玩愒坊其初議不過借此羈縻修我內政然虜飽我饑每歲大輒重賂而

疏鈔

聖治

百五十六

去至鄭洛而邊境若掃矣不意宋應昌襲其故智于倭也彼其奉命提師止以收朝鮮為名不聞封貢近據李如松叙功之疏即言言皆核而斬獲首級與殺傷將士勝負亦僅相當金山之退因頭目相猜抑且哈我重賂非欺奔也狼子野心胡然而請封請貢若果稽顙闕下中國之禍方始何者封貢者和市之別名也割已股之膏血陷無饜之餒虎中國益虛假納款之虛聲灰積衰之士氣沿海益無備彼日以通貢之使視我虛實度我形勢本且聲東擊西分道而

寇俄而泊淮安俄而迫登萊俄而闖浙俄而蘇松東西牽制首尾不支餉道絕而南北分中原之益與西北之虜相乘而起亦三月而京師坐困豈必抄掠天津亦稱門庭之寇哉說者藉口世廟臣謂世廟東南之患正釀于此蘇堪宗憲殲其渠帥而三十年間民有寧宇則用兵之效也嗟乎堂堂天朝赫赫明德臣陛下擁全盛之輿圖席累世之洪業豈三大臣不能延攬英賢訓兵講武善則自互市再則自和親大倉歲入幾何堪此醜消邊臣之志辱中國之體長奸

疏鈔

聖治

百五十七

雄之心重蕭牆之禍豈舉朝皆婦人耶臣所寒心者三高帝嘗曰治天下者不盡人財則有餘財治國之道藏富于民勅戶部毋聚斂以傷國體夫哉王言萬世永鑒當時征討不遑而蠲郵屢示司農未聞有告乏者也臣陛下勅羣臣講求理財之說臣以為國用所由不充非取之尚有遺也內蓄而不散則上壅外注而不已則下耗積之空虛無用汨沒于不經之費暴殄于無賴少年直與瓦礫等凡百姓所謂稼穡拮据與有司之敲朴斂其艱難情狀陛下無繇知

也近者成墨吏禁餽遺明臣自倦倦臣竊仰見聖意然歲例銀兩之屢增金寶珠石之頻促雖以諸臣哀懇曾不少貸則司農少府之持籌而歎閭閻瑣尾之仰天而號其迫切情狀陛下且疑而不信夫使民窮而陛下不知力詘而陛下不信當事諸臣之罪也剗肉以充腹去皮以傳毛瓊林大盈殿鑿可畏臣所浩歎者一賞罰者馭世之大權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唐虞無以化天下然賞罰不當始于功罪不明功罪不明始于欺罔者衆今重失事之誅輕蒙

疏鈔

聖治

百二十八

蔽之罪是以債帥乘機務爲與主近聞東師失律所在抄掠朝鮮毒我滋甚碧蹄大敗川兵盡殲提督膽落于王京經畧魂消于海上是以借沈惟敬之舌爲竣事之圖此其狼狽道路知之所不知者陛下與二三大臣耳魏學會力排和議志在滅賊艱關血戰垂成而緹綺下矣一則以功獲罪一則化罪爲功其故不可知也蓋中原財賦輦而之九邊九邊之士曾不得一飽復輦而之長安中貴人此李氏父子熟徑也湯竈蔽日僥倖生心一曰債事誰執其咎臣所浩

歎者三公議在天下如元氣在一身壅而不流則病是以聖王導之使信非謂言之盡當要使元氣宣暢耳建言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王如堅薛敷教孟養浩萬國欽李沂孫如法等前後六十餘人孤忠直節良自表表間有隨聲附和者較之蠅營狗吠輩不經庭哉貶謫不巳至于削籍削籍不巳至于禁錮禁錮不巳至于廷杖而士氣索然矣公議痛惜以爲方隅多故持歎乏才落落晨星忍盡言網是以委曲推用而陛下輒坐以黨夫人懷富貴之心上不逢迎天

疏鈔

聖治

百二十九

子下不趨附宰相乃援竄逐孤臣自爲羽翼博虛名而賈實禍愚者不爲且黨之一言小人所借以空人國者也陛下以之自空其國何歎今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李植孫丕揚顧憲成許弘綱引疾矣吏部尚書陳有年陛下召之留都必以其人可信也推一李懋楨不允推一湯顯祖不允正推曾軋亨至再不允豈陛下以有年爲黨歟不知諸臣之得罪于陛下抑有故歟臣竊有憂焉自古好察之王剛斷之君其於賢奸非不注意威權非不自持然而

者往往黃綠左右乘間抵隙以激上怒毛摘瑕舉以疑上心令言者一觸而禍不可解竊太阿而奪之柄目刺刃於正人而人主不知也甚者陽有所救陰有所中過歸人主而權臣享其名天下不知也壬午以前腹心肘腋之間有所肆而不復顧公為之而公知之陛下所痛恨其後機局屢變術愈巧而愈不測顛倒翻覆黑白淆亂陛下所不及知也不可

疏鈔

聖治

百五

也蓋公臧否于國人權不必自我握借水火以相濟見不必自我同古大臣立身於是非毀譽外故能虛而持衡國家罷丞相府設大學士正虛而持衡之官也元輔王錫爵坐其身於是非毀譽中一出而杖饒得再出而逐趙南星等其心已不白于天下故有謂其不知人者有謂其不能容物者有謂其陰陽剛柔互用不測者有謂其違母命而出為有所迫者有謂其心大無他為子衡所誤者有謂泰交一疏卒自矛盾者有謂其吳趙揚鄭之事快意于鵲蛙之爭者

不勝形影之疑上不勝睚眦之憤疑憤交積機械橫生顧盼悉成吳越荃猶幾于易臭小人乘之而朝廷多事矣夫平心定氣斷斷休休誠意久而自孚者木也之者輔臣何居焉出此人彼反覆手間不惟自悞且以悞國臣所浩歎者四自古成功少起于議論多文法煩而指視亂不能制小人適以撓君子今不務實政而侈空譚環階當局之人而恣傍觀之口屯田馬政鹽法河運事之孔棘者如蝟而人莫敢任即任

疏鈔

聖治

百五

者終鮮成功撓者眾也至用兵詭道古有專閫之寄無中制之機今塘報五日一上矣章奏日數論劾矣詰問月數下矣忽增一監軍忽設一提督調遣紛紜雖黃交口韓白其何能施敗道也以倖勝之功為必然之畫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天下事未可知也臣所浩嘆者五青衿者朝廷儲為異日之用者也士之自愛與主之愛士若處子而今蕩然矣方其成羣而呼有司畏之如虎故遇孤弱有司置之若棄方其講張為約則潘臬之長條指稱公稱况甚至柄文者與諸

生媾而和矣。一旦勢去則門隸得而爾汝家奴可以
僇辱矣。使士而含垢忍耻等于凡庸于國家奚賴又
或覩顏市井攘臂脫巾衣冠之耻兩者責在乎師儒
也。三省三譚二郡兩起較兵民之變有加焉而當事
者玩不注意竊以爲天下之處子不必皆良婦未有
不處子而婦長者轉移顧化上關國脉下係士風涓
涓不塞江河誰障。所浩歎者六書稱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賞延于世罰不及嗣厚之至也朝廷扼腕譚
疆場之務則自任事者必然罰重賞輕任事之臣退

疏鈔

聖治

三三三

矣。擊節而思忠義則曰偷生者多然厚誅不死薄賞
守節好名之夫去矣。英廟北狩于謙享社稷而遷之
功成身死後嗣不得享茅土之封胡宗憲保障江南
賞未酬勞益死廷尉迄今易名之典缺如此壯士負
戟而歎者也。茲并魏學會三矣。革除死節諸臣不吝
九族以報故主高帝忠臣哉文帝亦云練子寧在吾
亦用之夫人臣爲國受赤族之慘不獲載之祀典光
之史冊千古遺恨二百年來士氣日衰邊功日少機
實由此。陛下不亟爲風勵褒顯示以大信鼓以微

權即日逮督臣日誅穆來輔等而觀望巽悞之徒方
軌而出誰與共天下。臣所浩歎者七。祖宗陳紀立
綱指臂相使故精神流貫大小相維故法度嚴肅今
上有齷然不可行之法下有囂然不安其分之意
陛下飭守令吏弊如故清錢糧夙逋如故閱武備虛
伍如故禁盜賊失事如故興河工決裂如故嚴科貢
獎實如故舉纖毫之事朝廷無以行之幾病鬻矣最
可恨者。陛下發帑金賑江南民銖兩未沾也給事
中楊文舉敢饗餐宴會司道守令各以其餽之厚薄

疏鈔

聖治

三三三

爲舉劾揚揚得志滿載而歸何異剽餓殍而奪之食
哉無何儼然首吏垣矣江南之人至今欲籍其家食
其肉而止于免官則三尺爲虛具戍卒可以戕主帥
士子可以辱有司部民可以訐父母奴隸可以凌主
人舉市井小兒皆傲然思有所逞猶可諉曰無知最
可笑者鄭材以統袴子挾仇忿爭意在李世達耳無
故辱其堂官楊應宿攘臂和之君父之前恣睢嫚罵
若不知有朝廷法所謂無禮于其君高帝所必誅者
也罰未盡辜先以高攀龍謝之則萬世無清議孟軻

氏憂人心陷溺等之患狄洪水今之人心茅靡極矣
轉盼嘉隆頓成升降之會蓋昔之人心厚而直今之
人心刻而巧昔之人心敢于為善今之人心敢于為
不善昔之人心瑰意琦行惟恐人知今之人心小廉
曲謹惟恐人不知昔之人心亢顏譏刺常有含覆不
忍盡之意今之人心偶為揚善常寓不滿之詞昔之
人心常自見所短今之人心常自見所長昔之人心
浮薄傾險在唇吻今之人心謹愿老成時多變態乍
陰乍陽如鬼如蜮管子謂禮義庶耻為四維即使人

疏鈔

聖治

五三四

人知耻猶可少維其三而亦漸漸滅此世道愈趨而
愈下也之二者其漸也不知所以積其流也不知所
以止始于微眇卒至濫觴庸愚以為固然而有識者
所深憂而却顧臣故日坐視而不可藥者三紀綱人
心是也昔高帝櫛風沐雨百戰有天下及其既定抑
且宵衣旰食問民疾苦親賢納諫訪求治理執法者
貴近必誅盡職者縣佐小吏特遣行人慰勞內無寵
倖外無鬻權凜凜者三千餘年列聖相承以貽陛下
下艱難勤若之業良非快心適意之資萬曆十年間

陛下庶政躬裁權奸鼠伏徒步郊禱加意黎元天下
喁喁相望謂太平可待邇來稍稍廢解朝講之典久
缺郊朝之祀不親時勢艱危堂陛懸隔 陛下豈謂
萬幾可以中決一人不妨臥理獨不思九關遠絕百
務陵夷大臣之忠邪何由而知庶僚之是非何由而
定啓左右壅蔽之奸失朝野仰望之心平時且不可
而況今日蓋今之人心不大有所轉移則耳目不易
耳目不易則百年相沿之習必不可以一朝而變今
之紀綱不大有所振刷則神氣不奮神氣不奮則且

疏鈔

聖治

五三五

夕待舉之政必不可以空文而行精神眷顧全在
陛下諒非深居高拱所能坐理者也伏乞 陛下念
祖業艱難思時事孔亟夙興夜寐法祖敬天郊祭必
躬朝講時御需然發明詔與天下更始以親賢人為
首圖固邦本為長策重守令之選緩征求之令絕封
貢之議核功罪之實舉忠讜之士重樞筦之託謹持
三尺以肅紀綱而陰以鼓舞數十年靡靡之人心神
流氣鬱合天下改觀易慮以象上指而又時勅輔臣
以開誠布公責內外諸臣以各修職業要之于持大

體尊朝廷修實政省煩詞則精誠流貫上下泰交何
災不弭何亂不戢何政不行何弊不止是在陛下
反常間何憐而不為耶通籍九年拜官一月非不
知蹇蹇為患出位誅顧天下治亂社稷安危其機
間不容髮君相能奮然改圖則轉危為安消沴為福
因循故轍則重不可返窮而必變及今改圖其難十
九失今不圖其難百倍及今改圖則補漏救偏尚可
支目前之患失今不圖則事變橫生必有不及為之
悔此其故庸人能辨區而在事者乃且泄泄苟安
疏鈔 聖治 百三十六

間抱杞憂亦未睹天下之全局使臣逡巡畏縮曰姑
且有待卷舌取容曰徒激無益國家之事將聽其自
壞而已矣仰負世恩不玷青史臣竊耻之是以不避
斧鉞上塵睿覽伏乞陛下稍加裁察儻以臣言為
謬乞下臣疏于閣部十年之間有一語不効願懸首
國門以謝當事諸臣九死不悔謹具本實封親賁
以聞臣不任隕越待命之至

披陳時政之要乞採納以光治理疏

陳于陛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臣一介謏陋誤蒙殊眷拔之稠衆之中寘諸輔弼之
列仰惟聖明在上耆碩在前日兢兢焉祇承休德勉
奉規隨自可因事納忠豈必露章言事但伏念我
皇上躬親政務總攬乾綱一時衆正登庸天工無曠
斯亦千載盛際已而中外人心猶未翕然稱慝以為
至尊深拱晉晝有日隔之疎忠直沉淹泰茅無彙拔
之望頃雖冬春之內兩遇臨朝銓曹之講已荷批答
疏鈔 聖治 百十七

而海寓之拭目延首方甚切也又近年來吏治墮窳
國用匱詘邊陲多警武備未修揆之政事之體以向
有一二當亟為釐飭者臣誠黔劣不敢自謂識達時
宜可以救弊補化而叨備腹心荷恩深重一念耿耿
樸忠懷之頗久輒敢不自揣量條為六事進獻儻蒙
留神聽納仍勅所司斟酌議行即萬分有一足以增
光日月之明裨益太平之治亦臣所以報國恩而酬
主知之職分也臣無任悃懇悚惕之至為此開坐具
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計開一接見大臣務惟

我皇上以神明斷臨照臣工世務洞知主威獨運而年來疑議橫生綱紀未振者祗緣九重之靜攝既久夫延警蹕稀傳是以宮府內外意氣阻於泰交百司庶寮玩愒成於積習耳臣自蒙恩擢在秘閣每聞穆清之上章奏不輟覽宴誓不恒御時需諭旨諮問政機藻翰之批決如神情隱之照燭如火仰見震慮憂勞未嘗頃刻暫弛昨冬恭遇臨朝受賀召見臣等俯垂清問廷臣莫不相顧色喜目者四方計吏雲集闕下復俞臣等之請御門引見親渙玉音交戟之內疏鈔

聖治

百三十八

歡聲雷動以臣聖心之兢業臣等既得於親承聖躬之疆固廷臣又得於快覩則朝講秩節似宜次第修舉矣乃皇上猶若未肯致行之者意者加意願神以深居簡出為攝衛之常乎臣覽書無逸篇首述殷三宗周文王之壽考皆以憂勤惕厲得之蓋人久靜而時動則血脉流鬯暫逸而常勞則肌膚堅實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斯葆生之善喻也假令久習安處始雖暫適而更致血氣結滯喜怒失平迺續休和之道似不在是儻謂國家法嚴令具夫既或治之不

不妨垂拱責成者此又不然天下雖大譬則一身若者中心臣者四體人必心之精神融貫於肢體百骸間而後身乃無患若精神有二處之不到則手足雖特行不能矯捷耳目雖視聽不能聰明今時之勢雖文貌備存而實多頹靡不振之處其病正類於此非明主厲精率先於上曷以興明作之治哉又或謂本朝履祚享年之永無若臣肅皇帝自十七八年後齋居決事稀御夫廷此無為政理之明徵可仰法也此亦不然皇祖雖久處邃嚴而宵旰靡暇大阿獨操疏鈔

聖治

百三十九

每有大政令必密劄輔臣商確再或遇虜警軍機中夜傳奏立賜批答用是人心悚警莫敢玩視然至末年尚未免柄臣用事貪黷成風夷虜深侵邊務壞弛則亦以倦勤之故美業稍遜耳況今事勢勦勦物力凋耗十倍當時而又可以宴然自逸耶夫主上深拱不出則臣雖抱忠猷石畫不獲伸造膝之談政事雖奉獨斷親裁莫能杜盈庭之口欲以集眾思而釋羣疑其道無繇今亦未敢過煩聖體如昔年臨御之頻數但乞每月一再臨朝堂及今春和開講之期間



一御講讀四時大祭躬一舉行其有軍國大政特召
臣等及部院大臣於便殿從容訪接商決行止禪得
時奉天顏躬稟震斷此不過分宮庭之片晷移鑿輅
之須臾於事非有過勞而足以振權綱決壅蔽譬之
大明一出陰暄潛消天下事指撝則定矣臣猶憶我
皇上初年勵精之治視朝則戴星而出庭燎煌煌
既畢事乃稍辨色而不為早文率聽講則每月六七
御雖祁寒暑雨未嘗傳輟而不以為苦因旱而親叩
南郊則布袍徒步往返二三十里為萬姓請命於天

聖治

一百一

而不以為倦吏兵銓選則御門臨決賢能獎賞則延
見面諭此皆典制所曠見 祖宗所罕舉而 皇上
猶且毅然力行之今又何難於暫出也昔敬皇帝嘗
問先臣劉大夏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大夏對曰幾用
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
之自然順理便是太平臣以為今日挽回世道興建
太平其機括無大於此惟在上心一奮勵間耳伏乞
聖裁一錄用人材臣聞天之生材良亦不易其有以
生之必有以用之連抱之木委於滄瀆則匠石望而

垂涕駢驥之足伏於旱樞則良樂頽而嗟咨今世稱
止人君子沉抑下僚擢處巖壑者無慮數十人矣此
皆 祖宗所培植 皇上所拔舉業已服在周行登
擅民譽祇因言事過激任事過銳其詞氣戇拙識慮
迂疎自干威怒誠亦不能無罪願譴罰既久因衡口
深報效徒殷拂拭無自天道霜雪之後必繼以陽春
未有聖仁在上容覆萬彙乃重錮一二無知之小臣
不垂曲貸者且今方隅多故任使乏人秉銓之臣榕
羅米掇日恐不給而此諸臣中多抱幹時之具負骨

疏鈔

聖治

一百二

體之節藉今蚤蒙甄叙必有建樹足觀乃以有用之
才實閒佚之地徒使以者壯壯者老而緩急曾不得
其一臂之力在諸器真為名則得矣如國家坐失善
人之利何臣居恒思之且者科道奏錄謫廢諸臣及
吏部疏擬擢用每蒙旨詰責不以為沽名植黨則以
為市恩鬻權夫霜露風霆皆大造之恩進退予奪皆
至尊之權況容賢舉直顯名必歸之上而黨之一字
尤非盛世所宜言者臣等固深諒廷臣之心無是心
也乃 聖心固已疑之誠使繼今言之不秘效或更



重言者之罪舉之不必用或更絕其嚮用之塗去者
即未能即收在者復輕令其去或一事而波及於眾
或微罪而錮之終身此豈治朝之景象又使廷臣各
懷畏避日繫善類凋落終老牖下一切循默自容而
不為我 皇上力言伸雪之亦豈國家之福故今日
言之則懼觸宸嚴而不言則下拂眾望用之則不能
取必於 皇上而不用則無以自解於士大夫之口
無一可者 臣竊有說而處此查得嘉靖年間言事之
臣偶被嚴譴多蒙賜環其已斥謫者或一歲再歲銓

疏鈔

聖治

百四三

曹必將屢經薦舉人數開列上聞 皇祖隨意批用
或召自田間往往游登膺仕故當其時恩威互用舉
措稱平下有拔擢自效之期上無進遠終棄之意官
使不置幹濟得人其在於今固不敢令當事者濫舉
泛用以取朋獲之疑亦不敢望 皇上一槩收召以
徇羣下之願但乞勅下該部備查先後擯落諸臣屢
經科道舉薦聲實相副者每歲分爲數次別白才品
開具上請 臣等亦不敢纖毫干預但恭聽 聖明親
裁察其懲創久及事關職掌情非飾託者欽此數人

下部銓擬職任亦不必拘定原銜凡內外相應員缺
皆可隨材器使若試用有效酌量年資績課隨眾陞
遷即有虛名鮮實者不妨與眾共斥伴賢者得以表
見其長不賢者不得覆匿其短如此則在科道徒具
薦揚之責而用舍非其所關何名之可沾何黨之可
植銓曹雖司舉用之柄而裁斷一稟於上何恩之可
市何權之可鬻將見諸臣幸蒙叙錄者莫不欣戴鴻
恩爭樹尺寸以圖報稱即林樾旁搜偶未盡及亦知
登攬有日砥濯有待數年之間可使正直氣伸賢能

疏鈔

聖治

百四三

布列當此多事需才之秋得一人之用即有一事之
益而 臣等叨備政府爲國家護惜人才收拾士心不
獲藉手塞責關議者之口榮幸大矣不然諸臣沉淪
既久而日月之光未回摧折太多而弓旌之招不及
羣心鬱塞士氣銷輒無論臺省銓曹共以失職爲憂
即 臣等亦安所容其不肖之身爲聖朝勉摠忠盡於
萬一哉 臣愚不勝惓惓伏乞 聖裁一勸獎外吏 臣
竊觀我 皇上御極以來憂勞宸寓德意甚盛然而
薄海寬廣未盡樂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

照燭之所賴以拊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收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吏安能一一任職所為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與外吏終為未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褒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疏鈔

聖治

百四十四

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時尚有鄱州郡為徒勞美內召如登仙者蓋人情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於害之中爭取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聖祖開基所為大破攀拘獎進下者未易殫述其後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陸瑜蕭暄以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陞太常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

國初進士授官俸二今甫釋韋褐即儼然州縣之長且趨趨不樂就此或以不習為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責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為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部郎雍容積資亦或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叅政三品鉅僚封章及於再四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悅甚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為一方師帥軍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沿頗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於內外

疏鈔

聖治

百五十五

陞轉間然亦不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 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嚮不定無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為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焉非所以為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游擢卿寺開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入補公卿者而今為循資恒調之官矣非所以為稱也隆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

餘年淺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為慎也誠為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七而知州必預焉為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焉即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而考其優異者特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職重矣又為之令曰凡知府聲績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堂才地相宜者四年以上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都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為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

疏鈔

聖治

百四十六

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臬之職亦與京堂竝重矣此皆於見行事例無大窒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蘓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弗信也至於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按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恒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如和風膏雨被

拂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二十二年王翱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即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功績卓著者又當特為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右都尚書宮保等銜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遠不苟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為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於大廷奏遣

疏鈔

聖治

百四十七

誠慎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為得體渾厚者矯之則又徒事安靜媮媮翫法六條之察溺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為地方任怨釐蠹仍須加意養其風采即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屠瀟王忬胡宗憲例間陞一二以示獎勵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臣又弗信也請特勅部院承自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使

撫按稱任則吏奉法當今礪世摩鈍保國邦本之道似無亟於此伏乞下聖裁一清查邊餉今之譚財計者至析秋毫矣而軍國之費浩穰浮溢無若邊餉者四方財賦歲入太倉銀庫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各邊客年例兵餉乃至三百餘萬真天下第一漏卮也夫以神京肩臂逼近旃裘控帶三方總屬要害一議節縮類云齟齬難行但事起近歲原不盡為經制之舊而費出無藝亦不盡充士馬之需乃人情狎翫習實成常以請討為長算視內帑如索寄年復一年有

疏鈔

聖治

百四八

增無減若不長慮顧後大為樽節其將何所底止乎考之國初各邊軍糧但取諸撥屯自贍聖祖所云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者是也其後邊屯漸荒屯軍擊回城守而後給於民運借資於權鹽初未有請討內帑名色自正統己巳後邊庭多事召軍買馬警備日亟遂止以民運給主兵而客兵饋餉暫請帑銀以為權宜接濟之計亦未有戶部每年解送邊銀例也有之自成化三年始然在弘正間各邊餉銀通共止四十餘萬至嘉靖初猶止五十九萬廿八年後奏

計加添亦尚不滿百萬至三十八年忽加至二百二十萬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餘萬四十二年加至二百五十萬隆慶初年加至二百八十餘萬極矣計嘉靖中葉距隆慶初不過三十年間乃餉銀之數自五十九萬驟增而為二百八十餘萬相去懸絕數倍臣嘗深究其故有以焉蓋嘉靖庚戌前後吉囊俺荅勢甚驕獷而邊臣亦控馭失宜曩隙屢開虜馬蹂於內地烽火達於都城肅皇帝督責將吏嚴於束濕今日速鎮臣明日速督臣而筦兵司計者悉無

疏鈔

聖治

百四九

所逃其誅誼於是邊帥本兵計無復之但張皇虜勢苟且為增兵召募調發各鎮之策以炫耳目避重誅支費驟增不得不取盈於司計者計臣亦畏罪株及不敢議減依違曲徇以至於此此其故也又當是時柄臣貪墨債師交關表裏為奸氣焰熏灼故帑藏解發或未出都而瓜分或已抵境而輦還與前史所云旋車完封寫之權問者如出一轍至於各邊倣倣饗竊成風私囊侵給數又不貲是年例之額數多而實用於邊塞者尚未及半此其故也自嘉靖來墨

風稍戢朝政漸清內外存事諸臣多能沐雪自愛非
往時關通之舊矣至隆慶五年北虜款附各邊雖警
備未撤而凡征調行糧擺邊按伏之類已為漸減比
之往時羽檄紛午饋運趣迫則又大有間矣餉銀浮
額屢經廷臣建議清查詔旨申飭不啻三五然今之
年例尚多至三百三四十萬比隆慶間反增數十萬
此其故良有不可究詰者說者謂承平歲久虜幕日
逼邊兵則從事鋒鏑而膏腴莫耕民運則借口災傷
而逋負愈積又初止宜大遼延甘寧六鎮後增薊固

疏欽

聖治

百五

山西為九今則密昌永易洮河關戍森羅稱十四鎮
矣初止各鎮主客兵今則增河班軍添募標兵家丁
之類名色紛沓矣初止防秋戍守今則當春盛夏虜
騎充斥矣又歲歲有撫賞之用年年有修築之工其
供饋浮濫勢不得不然願誠使都內所輸金錢銖兩
必為近用糧芻粒束盡充軍實則縣官亦何恡於此
然聞之所司或扣減而他用或括剋以自封疆場之
吏垂橐而往攜載而歸者比比有之甚乃賓僚遊士
出言而曳綺履珠星醫卜技挾一刺而贏金得食

此等濫費非從天降非自神輸不過脫之公物糜之
私竇而行伍則日銷弱矣馬匹則日倒死矣城堡則
日頽塌矣軍容士氣之盛曾不及 祖宗時萬一供
輸則不啻十數倍焉且以國家經費無窮百姓膏血
日竭大司農蚤夜蒿目鉢心為一切權宜以佐國取
之盡涓滴而洩之若尾閭天幸黠虜款塞華夷安堵
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給有如一旦渝盟潰防懲調
釋騷又將何以加之此安可恬然坐視而不為之計
畫也 皇祖嘗諭戶部曰諸邊疏請內帑想初

疏沙

聖治

百五

因急需後遂援為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
慎以給又諭曰邊事料理糧草第一管郎當嚴稽巡
按官亦須驗勘之遂詔自今邊餉行巡按御史每歲
會同管糧郎中互相稽查著為令欽此昨歲 皇上
采總儲大臣之議行九邊清查餉銀原額新增之數
又嘉督臣節縮軍餉數多特賜寵賚以風示諸鎮其
軫念邊費加意撙剔弊源真足以同符祖烈矣 愚
竊思邊方督餉部臣權任未重振刷為難即有砥名
自好者不過委事府倅等官表其出納之無染指而

已欲望究心節縮以裕國計恐未能辦其在各邊憲臣雖有京盤歲盤關盤等項名色又以事非專責未必周知臣居嘗熟籌之竊謂差用餉臣宜於諸司中博簡才望量兼憲秩以往或即於本部中精擇廉潔著聞實心任事者勅書內添載清理軍馬數稽覈糧料虛冒務求漸次減省浮額一節仍令會同巡按御史勘驗出納其諸屯地拋占作何稽墾民運逋負作何查催益糧報納作何疏通以至趨時糴買本色按月支放官軍毋縱奸商營求截攬毋容將領侵欺減疏鈔
聖治
百五三

例請討之數即不敢望如先朝舊額亦當照嘉靖十八等年近規為中制而不止永久遵守當今軍國支費無鉅於此者此事一清覈而後司計諸臣得以緩帶握算徐效其籌畫矣伏乞 聖裁一儲養將材臣惟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夙稱詳密居官有考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即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尚可付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闊踈踪跡汗漫五等世爵既以統禘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殺雜而無紀歲糜餼祿坐享疏鈔
聖治
百五三

扣各項事務聽其悉心經理從實奏報事竣之日吏戶二部公同考察有能殫力籌邊儲侍有餘者即超擢卿寺職銜以示酬獎如或物議彰聞照嘉靖三十八年例降斥不宥其各督撫巡按宜同心講究併將總儲大臣近題亟議區處固不可驟為挹損以銷軍實亦不得仍襲虛糜以耗國用大都各邊餉銀惟前畫地方區增兵添調所費居他鎮之十七次則宣大最鉅又次則遼左山西而陝西四鎮浮額尚不多該部又當斟酌緩急次第節省期以每歲逐漸減去年

梗槩得以指議而糾擿之固已難矣至武科一塗屢朝舉行既得登進者率多棄擲不叙能以功名表見什無二三蓋歐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黌校之士人尚以爲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執殳荷戈效死疆場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猶之鸞刀解牛非適用矣昔人歎武舉制度齷齪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備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

疏鈔

聖治

百五十四

也臣愚以爲一時勲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丁世纂弓裘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視足任干城者又四方奉力偉幹智畧之士在在而有祇緣薪標未弘網羅尚闕以致倉猝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甚有夕望吏議朝登壇玷自比於金錫壘瓶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冒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卽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

今方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隅多儲養而慎用之謂宜勅下兵部詳議選將畫一設法除兩京勲胄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叙用及條法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軍職論薦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績撫按劾奏無徇私而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數亦不列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畧爲殿最疏無拘卽將所薦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下兵便於平時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

疏鈔

聖治

百五十五

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畧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鎮特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入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常時面加試閱揆舉其尤以備邊關參副大將之選旣錄用後果能在處建功本部仍查先曾推薦之人請旨優叙將見四方材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在樞府大臣旣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卽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也其舉科試以當別立爲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宣大

陝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河南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於鄉試年分以分取論策取中者姑足往年半餉此外有能舉旗扛步騎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畧出衆者有熟知虜鼎簪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情可師習海道者即弓馬非有所長書史或有不解慣舟一項與同武舉一體齋赴部會部之前兵部做另列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爲較閱此等會舉伎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既取定名數

疏鈔

聖治

百五十六

材器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有願試者仍令入三場箭不合式不必揀退終場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馬文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名在內即係全材可當重用如不在所取數內仍將姓名列於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呈相兼叙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藝戎伍以待有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來必有熊罷不二之士雄畧千人之敵出於此塗與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

衝萬里鞭笞四夷可也伏乞 聖裁一擇用邊吏 住九邊東起遼海西盡甘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鄰頃有遼左則外望島夷內苦虜患而疲頓之傷痍已極在關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獍而事勢之潰裂難支在薊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會之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宜大雖款虜馴服稍得息肩頗聞旃幕逼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畧無禁限遣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爲憂方大目前諸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無事

疏鈔

聖治

百五十七

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人今鎮戍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基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臣駕馭之術周指臂之勢甚便不可謂無其人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尚有當亟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示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悞邊事蓋將領職在戰鬪或奉調遣而應接或分兵衆而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強者也有司職在封守虜未至而城堡之善治虜既至而人民之收保此又武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沿襲敝套

操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推奸誘罪其
總副參遊擁重兵又皆徇翔觀望每虜來東西閃
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於內地殘掠 曰此有司責
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
此支調竟使虜得飽欲肆志而去邊事日壞率繇於
此臣觀前史李廣之止谷郅都之鴈門祭彤廉范之
破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
一邊方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雖委任權
力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效亦自可見臣固以

疏鈔

聖治

三六

欲求安邊之策必當時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
邊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廣為招
延及意諮訪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
莫能得其力宋嘗建議欲慎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
兵民措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
其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
於今而師以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也今令甲念
邊臣之勞苦督撫河道廕叙陞遷皆必優於內地法
意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三十一年令邊方知

府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於北方舉
貢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請
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 冊之責以繕
治城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時加優異三
年吏部又議將副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
司官開列地畝特請擇才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
尚未見備飭今之為邊吏者銓授既多猥冗人情亦
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
寒曉望兵事彼且暇舉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

疏鈔

聖治

三七

安望其鼓銳櫻鋒為國扞圉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
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於事誠難矣臣以為凡此邊
地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於銓選時宜另
作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
年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畧出羣者即可破格授任仍
須體恤其勞勩寬假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績茂
著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即可遞陞
邊方司道以至開府總鉞俱不為限制若此則人知
功名可以自見將競效其奇又知利害切於一身不

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
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候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
自守亦可與將師互為犄角使虜望 地如鳥之
窺淵獸之窺 雖有櫻擊之心不敢任 庶幾邊民
獲登於衽席矣然恐 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遽堪是
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於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
充邊任者另疏舉薦以備疏改至於北方省直督學
官仍將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練熟弓馬勇畧多人
起者另文送海處限以五六十到京之日禮兵二部
疏敘 聖治 百六

直陳天下安危聖躬禍福以保萬年永祚疏
呂坤 刑部左侍郎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機 致在人切見
元皇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 臣不
覺天意信觀人事當余天示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
未動天示之必亂心已辨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改皆
撥亂機而使之動助亂惑而使之倡者也 臣欲慟哭
嘔血於 陛前盡吐腹心無由得見踟躕累月
欲直言極諫近 浸越而極嫌欲保位全軀終悽切而
疏敘 聖治 百六
不恐反覆思維與其他日出無及之言貽 陛下以
無及之悔不若今日進未事之說勸 陛下為先事
之圖惟望以寬雷擊之怒細垂膏燭之光三復臣言
萬補聖治 陛下知夫示之所以尊乎 天下之億
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天子乎賴
其休養生息以保身家也譬之延 東 莖葦荻而
火焰輝煌葦荻散而火光無所附 八葦荻而君火
尤也譬之禪塔聚百萬磚石而寶瓶高閣磚石折而
寶瓶無所着矣民磚石而君寶瓶也故曰君民一體

休戚相關欲使靈長國祚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
 四字昔者三帝三王之為君豈不以崇高貴之可
 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一身之安危社
 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曰五帝三王愛民蓋
 世之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棄天下
 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安
 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
 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
 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羣而鬪雞走狗居常愛
 疏鈔 聖治 百三

玉帛子女為法所拘有變則劫掠好淫惟欲是遂三
 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
 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同生
 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懷
 圖帝圖王之心為乘機啓釁之計或觀天變而煽惑
 人心或因民心而收結眾志惟幸日前有變不樂天
 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皇七心已愛人損上
 益下則無聊者歸思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
 奸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

道其計四民皆我寇讎昔者胡元疆土大於我朝未
 亂之先天下全盛我太祖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墜
 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胡元失之太祖收之
 也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_臣執計以來何嘗無
 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省未見有數省之
 歉乃萬曆十年之後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
 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屢求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
 可缺乏軍國不可置詘故災荒之報稀催科之嚴如
 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_臣久為外吏熟知民艱自
 疏鈔 聖治 百三

饑饉以來官倉空而庫藏竭民十室而九空陛下
 赤子凍骨冷肌冬無被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日不
 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
 代去者賠糧生者為死者頂役破屋頽墻風雨不蔽
 單衣濕地苦藁不完男女啼饑號寒父母吞聲飲血
 君門萬里誰復垂憐陛下見此清當必潸然淚下
 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_小壽宮之費幾
 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費
 幾百萬今大工之費又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

以錢糧非歲額年此土年年此民豈天雨菽粟地湧金銀耶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派閭閻夫甕內所汲皆井內之身以中所酌皆壺中之酒上恐并竭則甕涸盡則亦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蓋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朝朝砲震如雷乃馬半疋羸而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虜寇也處處甲光耀且皆勇於挾上而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似備征調資守禦也操練虛文騎射故事伍缺於役皆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

疏鈔

聖旨

衝矣賴總之士卒稱百萬無能攻能守之兵武弁豈止萬人無三戰三捷之將其餘郡邑之武備全疎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多頽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落殊無保障之法官不足糧草民不曉甲兵設有千騎橫行家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臣所為四等亂民一倡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固疆圍不敢動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討無所出必選八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以赤子政赤子誰肯效死祖宗二百三十二年百戰山河何忍坐視臣切為陛下憂之

萬曆疏鈔 卷一

故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不可失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惟望陛下擇其無損於國家有益於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一事可乎洮蘭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為生則織造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百限遣官府散流聞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農桑稔練者數十萬而亦作者聚數百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疋且是物也曝曬不果則蠅蛆即生風塵大頻則紅色易落多積耽心久積無益於山西之紬繭松之紗羅

疏鈔

聖旨

段絹歲額已自日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為一縷一絲皆出民力與其積於無用勞費財空孰若定以有常隨取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總那借工銀將餘補之以無損於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為至於鏡、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捶髓之民望陛下下切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內府宮庭自須

九三

六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何崖或叢長。千里。此雜屑之處。毒霧常濃。若谷。寒寒之閉。八烟絕少。寒暑。饑渴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隔澗作橋。越山引棒。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難之處。跌傷。壓死。常至百人。蜀民語曰。入山。苦。出山。五百苦。可知也。至於磕撞之處。豈有傷痕。而官責民償。謂不合式。經年累月。找到河邊。待秋水。以溲沖。多轉折。而底滯。依然無用。重去伐。山海木疏鈔

聖治

百五十一

一根官價。雖去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不止萬金。且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願家居安若太山。邦本固如盤石。即茅茨若神。堯卑宮如大禹。何損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三帝三王之治。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厥之災是也。見今大工木料業已報完。採辦新材。止需後用。倘少其數。日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大害。伏於大利之中也。故罕國告匱。則一開而饑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

開河南礦洞。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剝。殃民。商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歲子食。父肉。人食鷹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不稍回。自報殷實戶。而民生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皆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避嫌。鄖陽巡撫馬鳴鑾前與書謂六十餘額之地。常聚十萬之眾。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槩知矣。今礦稅無利。散民間而坐。數納銀。民亦不能支。括庫銀而無礦代解。欽差二使。亦有從實開報之心。而仲春貪殘肆虐。為攘奪侵欺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金。有司不敢聲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陛下開礦之初意哉。伏乞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捏害小民。如仲春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收解日。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采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賺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以萬乘之尊。享萬方之貴。何賴彼錐末之微財。

聖治

百五十二

襄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征收之銀豈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勢豪之家用僕開店所在居民尚且忍氣吞聲莫敢較而況朝廷遣使賜之物書以太山壓卵之威行密網竭魚之法民間之苦無問可知縱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有掛搭強吞橫噬獨占羣侵內臣無由知冤民何由訴矣楊村張家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之用將安取給不獨此也都下近日訛傳有大監營求鎮守之說極知此言無據亦足驚擾人心蓋正德年間曾差鎮守矣致九邊搖動四海騷擾太監數十萬人流毒幾省我皇祖登極盡取回京萬頃皇莊盡還民業而人心大悅天下始安實錄見在可考也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如有遲延短少罷斥其官是無減額銀兩有光聖德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陛下宗室不減數萬皆九廟

疏必

聖治

頁八

子孫天家骨肉也倘罪不赦則祖宗自嚴楚王毫無惡狀而王守志玉錦襲以徹地神奸瞞天大誑籍隔數千里而具認玉碧子孫事隔三百年而捏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欺聖王暗陷親王至銀襲肆不恭之狀入入弗堪楚王抱不白之冤日日慟哭所幸防範得法竟保無虞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傷大小宗藩之心切申外臣民之齒此兩賊者罪應誅死陛下不直法司而止冷回籍恐奸究操恐嚇之權善良無自必之命士開告許萬姓驚疑誰無仇人難逃怨口所關世道人心良非細故矣夫爲善不二成言改過何妨更令陛下繪章令彼處巡按御史臬示兩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崇信伯之貧通國所知也士籍珠寶之誣亦通國所知也始焉懼於科道之風聞嚴追誠不爲過今也真知崇信伯之枉冤又禁錮之實害無辜矣聖人舉動正大光明陛下何不直示聽言之快嚴緝搗害之奸還費甲金

疏必

聖治

頁九

革去之祿復丑城廠衛降勅之官釋王坤覺大義之
 罪所謂過也無傷日月之明然慨然益見乾坤之
 慶此去舉也而勳成之天心收法者所以平天下之
 情服罪人之心者應輕應重亦天所既定為律情重
 情輕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
 不得為一定之法詎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
 平持案者多拂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
 當聖心故司官遷就以逃譴怒如往年陳恐等以隱
 瞞家產坐盜王正等以知情藏匿擬徒魏常照等誣
 疏欽 聖旨 重一
 前書拾遺擬道皆臣等欺天罔人因自廢法陛下
 猶以為輕俱加處死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
 必欲擬軍張澤等預支局料也而必欲造銀夫財庫
 本無揭瓦也而必監王進忠等必欲坐盜此皆真屈
 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陛下知其冤臣願陛下
 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罔罔之人心
 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來賢之詔
 賞直諫之臣者知天下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
 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

務名節遂激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
 選補皆罷以為天闈遂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
 聰何由明見萬里余而陛下所聞皆眾人之所敢言
 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
 上四海皆存回測之人心而君不得聞不敢言之
 語此一時之快而世則憂也臣願陛下思祖宗
 宗廣置言官之意為國家不為言官良釋監候之曹學
 程還士分之科道檢建庶得罪之逐臣分別召用應
 復除者即與除復應行取者即為行取以後如行進
 疏欽 聖旨 重一

原缺

原缺

正金
 期或為屬國遠戍或言兵餉難圖甘心剝膚之災袖
 手燃眉之急諺曰小費偏請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
 旦夕矣而我計必須歲員願 陛下早決大計併力
 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糧一物十費措辦既苦
 轉運尤難若干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多今十庫
 諸貨各廠物料粗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亦多
 上納歲歲陳陳可惜萬姓膏血化為一房塵土倘每
 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晒晾不堪者嚴監收之刑朽
 腐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為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

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匱乏國用亦
 未暴殘民財 陛下言留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
 納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 祖宗時常
 徙富戶以實京師富民者貧民依以為命者也今京
 師貧民不下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
 米則烟火絕有如庚戌之事京師愈嚴雖有倉塲止
 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戶止備緩急勸借之資者
 商人有預納稱貸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
 替而上富貧自暴民聚眾多徒奸民設計騙詐遊食
 疏鈔
 聖治
 者坐耗民財淫法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
 印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狼如翼虎
 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盜奸而下富貧自房
 號重于優免之濫科派苦于各色之多一身眾役一
 事眾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
 寄則竝藉家資誣以多賊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
 犬豕疑大半餓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當收留加
 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皆解衣而們目大
 小陣家盡市行而巷哭萬民觀者短嘆長吁 臣曾見

之掩目酸鼻此豈非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辭陛下知之否乎知之當必怜之矣又有刁惡乘機恐嚇良民捏稱寄其賊我欲告首廠衛挾執罔利不足不休明騙錢財誰敢喘息半年之內授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知之當必恨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禁監收逐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靖差役之煩定優免之責慎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心收列聖在御之時亦有宦官宮妾然死于筆楚者未之多聞也此輩當集皆賢而今皆不肖耶豈

疏鈔

聖治

百五十五

法宮當年皆疎今日密耶難言之矣蓋祖宗憂思深遠故體悉人情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重廣廷之內血肉淋漓宮禁之中啼號悲慘冤魂夜泣徒為愁雲怨鬼宵吟積為厲氣吉祥之地豈宜如斯且惟天為萬物父故上帝惡殺元后作民父母故舜德好生民間于恩萬愛長男育女不足以供頃刻之怒故上殿者愁死不如無生入宮者賣生即作賣死陛下望陛下發慈心動惻隱視如敵敵之牛湯火之雞可乎且宮衛近地難入外人護愛聖躬惟在此輩今環門

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誠中藏險毒彼懷朝不保暮之懼何愛九死一生之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竊憂之望法令不嫌於嚴鞭朴不至於死則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萬事嚴肅惟朝門晏安早閉誰敢與邪起奸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守衛官軍虛應故事耳乃宮鑰仍舊早進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

疏鈔

聖治

百五十五

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望發宮鑰于平明放軍夫于日晏事非軍國緊急慎無昏夜傳宣陛下豈不曰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日之人心惟陛下慎之章奏不批先朝未聞有如今日強半留中蓋疏之照入也會極有簿疏之進奏也外庭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于外曰進獻矣陛下知之乎今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恐聖子神孫守為家法尚

一選爲奸則何變不起臣願自今以後留中章疏每日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疏某疏未及批答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具繳還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了三字臣該科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陛下昔日步禱郊壇發金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疏之壅疏無四日不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帝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臣陛下試

疏鈔

聖治

百三十六

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居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欲富則天下安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奪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貧窮財盡未有甚于此時矣臣陛下織造燒造日增辦取採取益廣歛萬姓之怨于一言結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竊痛之使萬里江山千年如故卽乾清宮一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譴之聲愁嘆之語甚不堪聞陛下聞之必有食不下咽寢不貼席者矣臣觀今日

之勢如坐漏卮水未濕身如臥積薪火未及體望陛下之速登崖而急起臥也不然積于千千決于一旦臣陛下雖有千箱錦繡千笥金珠豈能獨厚享哉前代覆車後人永鑑蓋人心得則天下吾家人心失則何處非仇臣老矣髮白齒落恐不得以太平終此身又聞小民暗察地處以防兵縉紳預買山庄以避亂臣見此光景仰天痛哭曰臣民如此皇上奈無大明目張膽敢爲皇上發一透徹之語又奈何臣一點血誠籲天叩地祇祈七日神思萬端難裁切迫

疏鈔

聖治

百三十七

之理敬上憂危之疏若一言虛誑有駭上之心則九廟神靈奪臣之魂臣陛下倘信臣卽將臣所以言者概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惟利國之念以念蒸民將人心懽悅天意轉回當守其富常守其貴端居大寶之尊無限金珠自在何福如之倘疑臣耶乞召三輔九卿大小文武百官一面問果謂民情安否臣語張皇臣願解衣而投鼎鏹延頸以就斧鉞爲人臣妄誕者之戒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具疏未敢告人望陛下密行臣言若出

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
驗使臣言而驗 陛下雖悔將何及耶冒犯天威罪
當萬死不任席藁之至

疏鈔

聖治

百三十八

改通庶政以保治安疏

許弘綱吏部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六月

臣以孱軀乞閑休壑誤蒙起用洵歷今官機線微長
自度無裨衮臣竊觀明政患在不通臣忝是司義難
默默躊躕數月敢為 陛下竟言之臣聞天下之大
政有三曰理財曰用人曰聽言而已三者理亂攸關
自古及今未之與也食貨之需古稱泉府謂其周流
無滯若水之流行耳 陛下臨御以來固嘗免田租
發內帑天下稱仁矣自小人進而礦稅日嗷嗷也刻

疏鈔

聖治

百五十九

隨剝膚椎埋胙篋既激之而使變復威之以必從良
民半在桁楊循吏動遭桎梏猥云有禪國用不過都
着進收而已曾出一縑以襄大禮發一貫以濟大工
手以有限之物供無限之求舉有用之財置無用之
地毋亦謂緘滕肩鏞之既固可安坐而享之不知冤
鬱薰蒸奸雄睥睨內府久為怨府錢叢且作神叢一
朝有急將誰為之守此臣所為太息也 祖宗眾建
諸司各有職掌雖當極治誰能廢官 陛下始未嘗
不加意登庸而未寢厭薄也借事而逐之不啻發蒙

積資而進之不啻轉石閣臣缺矣太僚缺矣臺省諸
臣缺矣甚者一蒙塵斥無復賜環一經左遷槩停銓
叙將毋曰吾操此術以牢籠庶幾舍所學而從我乎
不知士各有志豈皆戀戀一官獨惜夫舉天下人才
無足當一陛下之瞬而陛下之所恃為股肱心膂
者一三三差瑄與什伯遊棍也天下有事此輩能折
衝禦侮以收蕩平乎能仗節死義以酬恩眷乎事權
日攬而主勢日孤正路日湮而倖門日啓此臣所長
太息也陛下深居六內久不接見羣臣上下相通
疏鈔 聖治 頁一
僅存章奏對線近年以來漸而不下依期矣漸而留
中不下矣又漸而多致不省四方災變見以為張大
而不情諸司抗章見以為阻撓而不順甚者追其既
往而禁錮建言逾其將來而遲延考選是以天下無
一人言而後快耳夫批鱗折檻臣下危之明君之所
為藥石而求也模稜順旨臣下便之明君之所為就
毒而遠也陛下諱言誰不以言為諱它日奸生意
外變出非常無肯觸雷霆而叫閭闔禍乃移之國
家耳此上所為長太息也夫天子以一身托于兆庶

去留聚散其機甚微故必人主自以天下為心然後
天下共以大運為注宋祖有云朕心日行天下一兩
遍正為此也今進獻急于星火而以軍需國計為贅
疣儉信若著龜而視法家拂士如冰炭則四海九
州陛下固已忘其為惑有矣且天下大勢如人
身理身者痛楚不禁之憂而痿痺不仁之患何則通
者易虛而痧者難治也私帑之營腹心之痞也人才
蓬蓬手足之痺也章奏之寢耳目之障也有一於此
尚虞不測况兼數者可弗戒歟方今百姓相與怨於
疏鈔 聖治 頁一
野土崩瓦解若不及夕而陛下方且侈瓊臺之積
新太液之舟趣玄殿之工角堵墻之射用以耗敝官
民而自明得意不亦異乎夫人情方有所向遽難轉
移迨夫欲滿意闌未有不幡然厭悔者此固陛下
厭悔時也倘念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原當好為
瘡痍凋瘵之遺黎不堪重困長物有盡令名無窮酌
量地方有無肥瘠將一切中使以次第撤回責成撫
按諸臣拊摩鞠育以甦民命於既危收人心於既失
各官起者起補者補陞者陞考選者依擬中外章奏

悉付外廷覆議可否早見施行一洗猜疑障蔽之私
 共成俊偉光明之業天下幸甚即礦稅且夕未罷亦
 請毋撓撫按之權以資彈壓更易差使之貪肆有疎
 狎束不嚴者以示創懲法既平事亦不廢不然文臣
 一應錢糧互相覺察而獨濶畧于內臣各官近侍往
 往小過被刑而反縱容于遠達 陛下亦何詢于天
 下哉此猶今日喫緊臣 敢特擣而臣言之夫結舌于公
 朝反唇于私室臣之所不敢也處堂不戒旋及噬臍
 臣雖欲言嗟何益矣臣 干冒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
 疏鈔

聖治

頁三

歷陳國勢病由以保天下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
 有失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臣以來國事
 日非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
 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於九重之上
 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 請歷陳其狀蓋
 不敢不忠而惟望於明王之垂察也臣 自束髮登朝
 正我皇上御極迄始郊廟必親朝講日事用人未
 疏鈔

聖治

頁三

必賢而必才行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量
 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
 自火曾內証而國之費侈矣自時拜外叛而國之用
 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
 本之役興矣夫謂朝鮮貢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為
 之屯兵鴨綠以為聲援可也為之收復王京因而宣
 捷可也為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
 出此無端驅衽席之赤子動瘴海之外夷奪有限之
 口食填無用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

苦海內驛騷其於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我之衛
也不救非所以爲智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
且鄰倭也不救非所以自保冷我左邊每每鄰虜矣
如曰彼夙志忠順也有之非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
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一失計
而國家遂索焉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會之難作矣
夫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
之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
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

疏鈔

聖治

頁八四

更夕改二三其政彼會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
輕中國之心而狡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
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於是不得不起
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
糜費亦畧相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
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
計而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黃河又
決夫此黃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
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

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洳河恐終不足恃漕
運恐終不足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沙磧
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民既無食雖
羲皇再世堯舜復生亦豈能保蕭牆之內耶治之而
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
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失業之
衆歎食愁衣不逞之徒窺端伺釁一旦羣聚河上是
借之地也是爲之所也一夫倡亂勞民競起投鋪攘
臂謀於版築之間登高遠呼奮於饑寒之後義不能

疏鈔

聖治

頁八五

止法不能禁雖使管晏之智賁育之勇恐亦無方收
也此有識者之所憂而時俗之所忽焉者也興大役
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
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此危機也上
而陵園下而民生臣猶未及言也夫前之失計既如
彼今之大患又如此譬有人焉血氣充足筋骨強盛
本無恙也今日生一瘡一誤之而身弱明日一瘡
再誤之而身危既已弱矣既已危矣突而大毒出焉
不在四肢不在皮膚而適當腹心咽喉之際不治不

可治遂而愈不可治身不自知其端醫人莫能名
 其狀當此呼吸存亡之秋瞬息不保之日而尚爾縱
 欲肆情犯霧蒙露節金石之軀安能當此銷鑠哉而
 況百孔千瘡又益蘊隆崇結待時而決耶即令大倉
 無二年之儲尤邊有終歲之餓小民皮骨飢飽於豺
 狼四海脂膏橫填於帑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
 轉危而為安易亂而為治無如前日傳奉之 聖諭
 矣故曠稅之旋復臣表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
 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
 疏鈔 聖治 百六

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蓋 聖心原無不照 聖
 智原無不周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國家
 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 皇上
 清宴之暇平明之際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
 曠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
 終此濫及否穆然深念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務在必
 行嗇在一念而利在天下 臣在六時而伸在萬世而
 更肝食宵衣側身修行郊朝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
 月之弊臣還當年之美將見在廷諸臣莫不洗心滌

應務力回風必勤必慎必公必廉其解倒懸之
 贊維新之政此猶救時之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不
 然民心不可再傷事幾不可再誤苟且耽延一復一
 日蓄毒一漬莫可為也已惟 皇上留神照察施行
 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疏鈔

聖治

百六

直陳天下受病之由以光贊聖政疏

王元翰 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最謏劣誤蒙 皇上作養史館改授諫垣遭際可

謂厚矣思古人云得志不為宰相則為諫官謂宰相

能行其志諫官能言其所行之志今得罪吏科將已

逾月追惟候補銓覆時見天下景象大壞極敝幾至

不可收拾竊欲進一二不識忌諱之語曾三易草而

不果於上頃者伏覩 皇上斷自宸衷沛發明詔割

愛改步忽日月重輝乾坤再造敷天臣庶罔不舉手

加額呼大聖人之作為真超出尋常萬萬因念 祖

宗垂澤闕遠途親國家永永太平之祚端在此一舉

矣書曰皇天眷佑有商禋嗣王克終厥德實萬無疆

之休詩曰令聞令望四方為綱以質 皇上舉動即

詩書所稱何以加也願在上之轉移則甚神而在下

之積弊有未滌恐非所為上下勤恤共迓天休也

敢以聞見最真時事最切者列為數款為 皇上陳

之異少垂聽焉一日責法令之行 祖宗立國規模

超軼異代傳至于今承平日久兵紀頽廢也而強不

如前代財賦罄竭也而富不如前代有識之士堪為

痛哭乃天下猶晏然無缺者亦以祖制極備盡善卒

無亂形是本朝全以法制立國者也通年以來各衙

門漸覺苟且之念遷就之弊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

無成畫及其事賤也又無所歸其咎亦官之缺爭為

避趨明知其非也猶藉以應其請是以至有昨日之

命而今實非矣凡此藉且遷就總起於顧皮面耳

皮面公行法令盡廢愚以為當責行者此也二曰專

會推之權國家革中書省設六曹六曹各有專司

祖宗慮為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

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

無心切矢公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乎會推之久行

也豈無居為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債者乎此欲

以示公及以濟私至使天官柄衡者化為旁觀畫諾

甚可笑也亦如衆人之推總歸之於吏部其舉之而

當也我得以分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

罪况乎津要之地神髓畢聚鋒鏑縱橫一開分散之

門大啓奔競之路所係非淺也愚以為當專一者此

也。聖朝慎名器之重，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庶官卑僚也，明帝難之，蓋其重也。況制誥之詞，必得厚言以為榮，今且長篇闊覽，溢美為瑣屑，斐疊下交，而四六甚至，叙及家世之私，惟聯對，徒益奇甚，非簡重之體也。皇命不既輕，豈亦稱卿，傳並於內閣六卿，憲長而也，何可假借。今臥南部卿，或俯而卿之矣，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矣，夫非稱謂之體也。且言不既褻乎，然此猶曰無甚關於治亂也，若京堂之濫，則尤近事之可駭。

疏錄

聖治

百九

異者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為優，外者非得罪於清議亦不為劣，轉也。切見兩年以來，科臣之內轉，猶止五員，臺臣之內轉，業已三十餘員矣。一時京堂濟濟，摩肩接轂，至簾棍為之，價高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厭人望，惜其推擢之晚者，亦有資俸最深，遷轉壅格不得，不然者此何時也。而職敢求多，惟是京堂之所貴者為其少也，假令人不復出人，盡京堂則京堂亦何足貴，且此官去開府雖近，然節鉞之重，必抹間望之隆，物極過多，多成壅塞矣。惡能必外轉之

皆鈍而內轉之皆捷哉，則人何得專借京堂為也。愚以為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衰本於人材之虛實，故隆古之世必曰野無遺賢，夫賢者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進而禍隨之矣。須讀恩詔起廢一欵，有除永不叙用外一語，切以為似未均也。夫諸臣之謫遣者，有分別總因觸犯，聖怒有重輕。今聖怒既釋，則天度自恢，同一建言得罪，何忍使覆載之中有棄物不得與於並生之列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匹矣。如其人而賢也，乞勅吏部

疏錄

聖治

百九

分別起用以盡其能，天生有用之才，使之養贖丘園，枯槁巖穴，甚為盛世惜也。臣愚以為當克廣者此也。五曰嚴奏辨之體，國家設科道兩衙門，專司言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徧人情之隱微，難知豈無一二風聞言事者切見近年以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辨擾一辨未已繼以再辨再辨未已，參以罵詈如此必盡糊言官之口不彈一人乃為快乎。夫刑賞聽之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得揭辨而後昭明，豈言者語語俱屬鑿空辨

者事事粹白無可議乎殊非修省之道也惟此風不
已小臣倣效有至上書自叙其功日新月盛壞士夫
隄防損朝廷威重成何世界臣愚以為當嚴禁者此
也抑臣猶有說焉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厚
而不薄神氣張而不弛元氣在人之天機皇上
天機既自為轉動願永堅意念培植自遠臣不憂元
氣之不厚神氣在君僚之精神臣僚精神無人提撥
恐散漫之久化為灰類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撥
天下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

疏鈔

聖治

重

臣去國懸缺未點仰窺聖意淵遠必簡在有人為
慎重其官故慎重其人但此官進退人倫風表百司
所謂提撥精神以振張神氣之人最為喫緊者況朝
覲在即外察不遠尤不容遲則銓臣之案與憲臣之
長宜亟下也臣遠方士念亂熱衷雖不識時務亦
不敢撫拾浮辭如一得可採伏望皇上檢發施行
或于士風吏治不無少補矣

聖政通而忽滯請破機關以終盛治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竊自萬曆二十年以後皇上狃於治安臣下怠於
輔導以致上下乖離天地否隔礦稅繁興章疏時滯
四海鼎沸盜賊烽起天下已浸浸有不可為之勢矣
幸賴九廟神靈大啓天聰適值皇孫之誕遂臻維
新之美罷礦分稅起廢用賢命下之日朝野歡呼不
意流離之後更沐澆澤如此不意否隔之餘更值泰
交如此可見聖明之心瑩然湛然原無塵滓只是

疏鈔

聖治

重

臣工開導無術致有昔年之過舉耳豈謂兩月以來
已明而復蔽已通而復滯耶蓋前日礦稅之罷也逮
繫之釋也廢閑之起也臺省之用也章疏之通也此
自聖心神明真見其有不得不然者此機也乃轉
亂為治轉危為安者也正孟子所謂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
子者也然臣下之欲達此機者為忠臣為端士下
之欲滯此機者為佞臣為邪人蓋忠臣端士志不在
私惟欲又安社稷報效君父汲汲皇皇日望皇上

之為堯舜故見聖政之維新也喜喜者何也以國家復安太平有日也佞臣邪人志不在君惟知貪戀爵祿保全身家戚戚孳孳竊恐 皇上之為堯舜故見聖政之維新也懼懼者何也以朝政且清已身不容也夫公私不同道薰蕕不共器臣下之操術既殊則主上之兼聽不易行乍止或作或輟機在此矣乃若察其忠佞辨其邪正則亦有法固無難者彼忠愛之臣讜直之士心術正大言論明剴內外竝無攀援章疏絕不顧忌英君誼辟方能收納尋常世主必不疏鈔

聖治

頁四

見容者用則盡其職不用則盡其心利害禍福彼固視之漠然耳佞人之言其甘如飴佞人之情其深如海或微以浸之或怒以激之或陽救而陰擠之或明諍而暗諛之言在東而意在西貌在彼而心在此千方百計以結左右巧伺神鑢以苟富貴蓋患得患失之心勝故如鬼如蜮之術工朝夕祈求惟願 皇上不視朝講不下章疏不罷礦稅不起廢棄不用科道彼方得以揚揚肆志竊上威福閃爍支吾以託其不肖之身更不知天下國家為何物更不知君父為何

人及至民怨已叢天下瓦解惟有抱頭鼠竄背王而逃耳自古及今邪佞之臣往往如此固未可一一數矣吁可恨哉 皇上心包天地明竝日月內外諸臣平日行藏難逃洞照耳目疏揭俱在睿覽果孰利於聖政之新孰不利於聖政之新即此思之則忠佞立判黑白明分又何俟愚臣之曉曉哉蓋時政之美惡近事之臧否諸臣言之甚詳 皇上察之已審臣不復贅故惟探其本原之地陳其安危之機密勿親近如有以巧詞危語弄智使術於以求聖心而撓新政

聖治

頁五

者願我 皇上反觀而亟去之不然覺之不早斷之不力枝延蔓引遺禍日深豈所望於聖明之主哉嗟乎嗟乎 皇上之心真可同堯舜之心 皇上之資真可為堯舜之資數年以來乃為一二固寵嗜利之徒阿徇欺蔽俾聖心時惑盛事不終有君無臣萬世而下令人扼腕於萬曆之世也豈不惜哉伏望 皇上反求前日之心太奮雷霆之斷從諫如流用賢如渴已發德音務在速行成始成終有首有尾如是而天下有不受福萬世有不誦德 請受面欺之罪若

謂 皇上原無意改行故遲回猶豫若有若無是以
天下臣民爲戲也是以 祖宗社稷爲戲也 皇上
敬天法祖無怠無荒必不其然惟 皇上亟賜垂察
施行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臣無任悚懼激切待 命
之至

乞發章奏決用舍以成盛治疏

曹于汴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

伏念 臣一介草茅遭逢聖主往歲陞伏田野忻聞聖
治更新竭慶赴京依日月乃於途路之開見旱荒
千里鬻子流離綱紀頽靡老成凋謝竊意 皇上此
時必當簡賢斥邪圖治不遑也卽叩闕庭叨伏舊職
又見各署半空諸務停閣滇中民變塞外虜騎竊意
皇上此時必當簡賢斥邪朝夕下也何乃入春以來
科道露章糾劾官邪不報中外大僚被劾求去不

疏鈔

聖治

曹于汴

報銓部推舉陞除行取起用不報 臣誠不知其所解

夫 皇上守 祖宗之鴻業必遵 祖宗之家法揆

厥祖制固將躬御前殿面決章奏者也卽世廟中年
深居靜攝而批答割決如流水無壅是以中興之治
遠繩祖武未有朝御旣虛章疏亦闕者也臣聞主令
不下宣人言不上盡是謂國鬱人鬱則病國亦宜然
今之國事鬱塞似亦極矣夫上下雷同非國之福言
官結舌不言斯爲溺職大臣被糾不退是爲貪戀倘
果才難終棄則異日之輿論自昭卽或有所容留須

部院之公評始定蓋部責在藻鑑品流斥陟臧否誰敢徧護阿徇自干指摘至清議甚重神明難欺萬一臺諫之言少涉頗僻則人非鬼責必且交萃矣奈何建言者十彈而十不答竟成空語求去者累請而累不得聊且羈留言者未蒙樂受直以抑其芒顯被言者匪貽主眷適以喪其坐平且望退之人既不獲退而應進之人復不獲進徒使杜門躊躇者冒濡滯之嫌非所以明節也待月淹遲者抱消磨之嘆非所以鼓氣也大僚無節小將化爲繞指此時奪氣他年何

疏鈔

聖治

一百六

望其揚眉尚欲其盡體國於平時仗節就義於有事當亦難矣豈非士風世道一大關竅哉嗟乎御世貴在維風自當長慮況目前業已肇禍更費支撐卽如滇中之變孽起楊榮固勿俟論乃陳用賓者累掛彈章已經察典意氣消沮終歲閉門其無以懾貂璫之橫弭軍民變固宜耳昔也交章彈之不去今也交章彈之仍不去豈其釀禍者能定亂也迨萬里亦徼皇上之幸耳由此以推則致仕之督臣羈身宣大安保烽燧無驚掛議之撫臣未奉宸斷終非局面之結

部臣求去久矣何以綢繆天下閣臣求去亦久矣何以弼贊 皇猷在聖意淵穆不測在諸臣進退不明在言路阻遏不伸在國事叢脞不理夫國事誰之國事而 皇上不自及計乎至於一署缺官一署廢事署署缺官署署廢事左支右吾此圯彼墜巡方可無御史御史可不復命代庖可縮數篆數篆可縮數年虜以厲伺隙我猶無師無兵河上方憂動衆倉中不慮無炊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令甲弁髦典制束閣上失其法則勢移下玩其上則思逞一旦決裂胡以收

疏鈔

聖治

百六

拾豈不可懼哉伏望 皇上俯將一切章奏留神檢發採公議于部院運乾斷于聖心當去者令其早去祛繁吝之風亦體辱殆之耻當用者令其效用豈真股肱耳目之充竟是元首腹心之衛精神既振血脉自通士風自正百度自興法紀自彰奸宄自息民心自貼虜情自戢 皇上維新之美自可終譽萬年磐石之安在此一舉 臣不勝激切之至

乘時發政以臻治平疏

蕭近高 戶科左給事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

惟善保業者莫要於惜時繁而難周者事也往而不返者時也先時而理則必以憂勤基治後時而圖則必以怠荒基亂覽照前世無不紀為鏡戒如周文之且晏不遑姬公之坐以待旦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也如伍舉以阜鳥諷楚莊陳蕃以三空規漢帝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時乎時乎豈非理亂之機興亡之兆乎我祖宗朝奉天勤政因時作事九諸

疏鈔

聖治

音

大政之舉行立為定期確如金石信如四時列聖相承靡有愆逾即我 皇上萬曆初政何嘗不裁決如流靡有壅滯胡至於今而政務稽緩日甚一日將大壞極弊而莫之底止也如大選之期定於雙月二十五也今臨選時必以改期請矣大選前幾日必有急選也今三月之急選至五月而始下矣三九月銓除教職此定制也及今年三月之教職至今尚未就選矣三九月恩軸用寶此定制也乃去年九月及今三三月寶俱未用矣冊封藩國每年必於四月臨軒親頒

誠重典也乃今至五月尚未題差矣貢生之廷試四月其定期也今亦改至五月矣傳曰九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近者歷數月遠者輒逾年而不得一報可果豫乎不豫乎事果立乎不廢乎且非獨於此也三載大計羣吏吏部都察院事孰有大於此者今冢卿臺長之席積塵已數年來春大計誰為之主持乎邊釁有端狡謀匪茹督撫責任至重今典者不得補以致去者陞者不得代首尾牽制彼此稽延豈必待邊左失事而後為之圖乎六科額設四十餘員今缺者

疏鈔

聖治

音

強半十三道御史額設一百餘員今在道管事者僅三數員而已而行取至闕下者又虛度數月束手候命而莫知所稅駕也閣部大臣為諸臣所論列者即未必一一當聖心然 皇上何不博采公議裁以乾剛明示去留豈不光明正大為激勵世風之一大機哉今欲去而不允其去當補而不聽其補也凡此皆軍國大政所不宜一日緩視者 皇上皆稽而不下在宸衷以為此可示不測之威權而不知中外之聞且見者且妄意密勿之倦勤如此在臣工夙夜匪懈

孰敢不恪其乃職而明命未頒何所奉行必且天工之坐曠矣譬如家督治家夙興洒掃及晨而炊嚮晦而息經營起居必以其時脫也日月而始洒掃日脯而始晨炊識者必規其家道之衰又況於人主以天下為家者乎前貞方行後事也迫焚而不為理急而不及圖陳祖宗之故實虧明作之令業不意赫赫聖明皇皇盛世而有此因循委靡解散之景象也先儒有言曰主者敬曰伯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矣而後知之夫亡而後知之則國之什敗

疏鈔

聖治

二二二

不可勝悔矣又曰太禹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非爭其先也事得其時也今之政務怠荒玩愒時日如此豈惟無望於寸陰之惜玉霸之畧而危亡之形已見矣昔唐太宗英主也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而魏徵凜凜危懼有不克終卞漸之戒皇上嘗罷政要勿進陋唐皇於不處然誠觀今日之治視貞觀何如哉臣為此懼不憚苦狀望 皇王法天行之健凜時幾之勅寧先時毋後時寧視寸陰為大璧毋踏怠棄之覆轍凡諸大政務率由國朝舊典一一照常期舉行

夫一夫善射十耦決拾一人厲精於上而百司庶府有不凜凜精白以承休德者乎於以轉危為安易亂而治以隆新政以光祖烈是在今日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疏鈔

聖治

二二三

極陳國家治亂大關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

頃者聖母六袞元孫初誕恩詔既布旋復中尼不知
皇上之發此德音也以前數事為善耶為不善耶如
以為不善也則不當於聖母六袞之期元孫初誕之
日而汲汲此舉也如以為善也則當成始成終日新
日盛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又安得遲回停滯
不克有終也嗟乎嗟乎此國家治亂之關非小小行
政之差用人之失而已蓋此關一轉可以收人心可
流沙

聖治

二百五

以永國脉此關不轉則民生日以蹙國勢日以壞本
實先撥大命隨之矣此臣之所以瘋思泣血不得已
而復有所言也然道路所傳其說有二一謂前日新
政原非上意不過一時喜心行之故旋開旋蔽者臣
以為皇上聰明天縱剛斷若神前政改行自其睿
智獨覽九廟神靈實式臨之安得謂之無意求治而
忍於忘天下也孟子曰謂吾君為不能者賊其君者
也臣不忍信也一謂首輔沈一貫恐沈鯉朱賡逼已
之位既忌其每有諫說形已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已

欲壞其成故賄買左右百計相傾或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或借秦指漢以激聖怒遂致一應好事俱不得
行者臣以為四時成歲孰非天工股肱惟良總歸元
首安有共事同僚互生猜忌徒快己私不顧君父少
有人心者亦不忍為而首輔安忍為之且聖明在上
幽隱畢照萬一覺察罪將焉諉故雖人言嘖嘖公憤
不平臣亦未敢信也及覆求之不得其故豈皇上
習見承平以為天雨治安耶抑輕視萬機以為叢脞
易理耶恃仗祖德以為慶澤方遠耶依憑圖讖以為

疏鈔

聖治

二百五

景運正隆耶然自古帝王無不席祖宗之休德自古
帝王亦無不備昌熾之福祚承之以善其興也勃焉
承之不善其亡也忽焉故曰惟命不於常天命祖德
豈可恃哉乃若時事之艱國勢之岌臣請得而備數
之夫自朝講久廢人心玩愒大小臣工有如贅疣泄
泄沓沓朝不謀夕且上下無章名分倒置忠佞混淆
邪說橫作閣部不成閣部臺省不成臺省公座虛擁
杜門強半所謂鳥不為鳥鵲不為鵲者也語曰民主
偷必亡今不特偷而已亦可畏也京師之民苦于商

役供應鋪墊日費千金一切包納毫不給值每有僉報家破人亡強梁者借以報怨奸詭者指以詐財無罪無辜動至滅門夫誰非君民何不幸而生于輦轂之下耶 皇上試一體訪當自惻然心動食不下咽也外省之民苦于征求今日加派若干明日帶徵若干某處既加燒造矣某處又添織造矣豐年稔歲猶為剝肉天災時凶遂為吸髓父北子南行號巷哭加以稅務煩煩商賈不通欲耕則無地可耕欲買則不敢出買夫民安則樂生痛則求死此等人心何事不

疏鈔

聖治

二百六

可為耶至於邊塞之事尤不可言大將偏裨皆由賄得督鎮文武總屬和同戰者掩敗以為功和者苟延以希寵餉分為三以媚虜一以交結一以自潤餉其餘幾兵分為三一半無衣一半無食一半死傷兵其餘幾蓋虜之市賞有增無減增者出於何項我之軍伍有減無增減之何以應敵虜以坐食而橫肆需求軍以枵腹而疲於奔命夫國家所恃惟一互市耳互市所恃惟一虜婦耳故一聞虜王病亟舉國皆驚矣今之邊事虜惟無變變則不可支虜惟無入入則

必無幸蓋積弱所致雖非朝夕之故而蓄癰一潰其害尚忍言哉夫九邊不同所同者弱戰和不一所一者欺言之寒心聞之短氣此實國家瀕死之證也非遲以歲時勵以訓練誓以敵愾不易為力也嗟嗟紀綱者國之命脉也今玩愒陵遲若此矣百姓者國之根本也今內憊外困若此矣北虜者國之仇敵也今彼強我弱若此矣故當今之時為今之計雖以命世之才寤寐之求盱眙宵衣整頓收拾猶懼不給而況怠緩悅從若有若無以茲蕩蕩之德臨之哉彼千金

疏鈔

聖治

二百七

之家至細微也王者不玉閭者不闢耕者不耕織者不織則謂之不成家水火盜賊勢所必至矣一人之身至眇小也手不能持足不能行目不能見口不能食則謂之不成人溘然朝露理所不免矣夫四海之大非千金之家也億兆之眾非一人之身也乃上不為上下不為下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棄置國事大家不官又將何以倖存哉故 皇上新政一布雖深山窮谷婦人小子莫不頌義而感恩 臣方幸九廟神靈實啓天聰一日之間遂能轉危為安轉禍為福奈之

何又方行而忽輟也臣既非病子狂人又非愛名干
進所以勤勤懇懇焦唇啟舌而不能已者一念朴忠
實不忍 祖宗二百餘年之紀綱法度一旦廢弛如
此又不忍 皇上三十餘年之仁聲義問一旦虧損
如此伏望 皇上鑒臣之愚省臣之言及求前日之
心一信已頒之詔大振頽綱方求民瘼至於邊事敗
壞尤望及早收拾日如臨敵務使弘綱細目竝舉畢
張行見天命常懷民心永戴祖德延于萬禩福祚流
於後昆伏代明聖之作爲豈不迥出尋常萬萬哉彼
疏鈔 聖治 二百八

道路所傳不問而知其誣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聖躬靜攝日久天子伏機可慮乞採公道以固

社稷疏

王元翰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而天下頌聖神者何修得
此不過聰明剛斷竝用不恃而已惟聰明則是非獨
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而疑不能
乘用以撫盈成之運垂奕世之休皆此物此具也
皇正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公麼
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聖衷勦無噍類而臣下不能
借箸著此 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間邪
疏鈔 聖治 二百九

正消長幾經變幻幾經喧囂乃酌自聖衷始爲天下
注之旋爲天下割之而盈庭不敢議其後此 皇上
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由今觀之凡國家大機大
計有一不先定自止先決自止者乎羣臣望風拜首
相顧吐舌始知吾君真聖人也唐謀妙識微獨駕出
廷臣萬萬即文明如周文果決大舜無以加也然豈
皇正獨用一已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
之是而已公自生明而明不容煬灶公自生斷而斷
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於一旦用之初服隳於

未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為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縮天下於方寸之意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於萬里之漸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補也權稅任其毒而不即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選也章疏任其高閣而不即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而不即拔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濫而不即禁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即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於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不得一俞可 皇上果違天下以自用付時艱於東流乎為深居不出似於明

疏鈔

聖治

十一

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且暮間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煖幽谷之寒沃久渴之心無俟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 皇上藏於無原天下即於無原中出沒其機緘 皇上運於無形天下即於無形中瀆混其涇渭明為阿附之私也乃借朝廷之大典以蓋之詰之曰吾為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為臭味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為國體惜耳而毫楮之肝膈已若告彼亦露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岐徑遂判於燕越

矣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兩見遲疑而公道決不勝私情矣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 讀史見齊威一伯國之侯王耳一日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之田野辟民人給東方以寧是子不善事吾左右以為助也封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至吾使人視之田野不辟民人饑餒趙攻鄆子不扞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容也遂烹阿大夫竝譽者於是羣臣聳懼不敢飾詐齊國大治

疏鈔

聖治

十一

強天下即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真而公共之論乃為當又況乎以不毀為毀巧用其毀以不譽為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眾口採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也夫進退中世時有也今日之事 皇上寧可矜憐之曲庇之以顛倒進退之權臣子不可昧其心以變亂是非之實在 皇上寧可洞燭未徹善為豫之見自有白黑較著之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先重遠密之疑以養邪回邪之禍凡此皆為 皇上深居不出故正出者旁臨者

勢必襍進不知小人之門固多荆棘君子之門亦有
陷穽附小人者固為小人附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
子以中正視身不黨報國獨來獨往正正堂堂肯俛
仰於人無益而取損哉獨其一良是非之真浩大之
氣原自橫天壤沛江河耀日星世界可壞惟此不可
磨滅耳臣願皇上定極思動昧爽視朝日進閣部
決臣商確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面陳天下利弊
是非皇上從中決發數年廢政一旦舉行數年弊
政一旦改革灑然與天下更始如大明當天幽闇悉
疏鈔 聖治 二百二
耀為光明矣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
天下事可知矣可不為明鑒哉臣五年庶常七月給
諫非不知緘默取榮依違免禍然姜桂之性葵藿之
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即損頂踵碎身首
所不辭也伏冀聖明垂神宗社幸甚臣不勝懇祈
待命之至

懇乞御朝用人省言撤稅以隆盛治疏

陳宗契

直隸巡按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

臣不肖荷蒙 皇上不次之恩置臣庶常讀書幾年

矣更拔置言路巡視漕運六月矣然庶常五年皆依
闕下每於高呼之節常則獸舞之班一銜王命遂為
四方之身矣血氣皆識尊親犬馬豈忘戀主謹於庶
常章句之所聞與今日四牡馳驅之所見先掇拾塵
覽明知諸臣所常談主上所厭聞然而壽國綿祚實
不出此雖不足廣耳目於金鏡亦聊以存於葛苓惟

疏鈔

聖治

二百三

皇上垂聽焉臣聞周臣之以福壽頌禱也曰如月之
恒如日之升夫日月君德也月恒日升皆言始就明
也以臣愚揣之日月之明也惟其在天也君德之臨
蒞也惟其當陽也故舜之對堯曰天德出寧日月照
而四時行夫日月照而後四時行臣未見 皇上不
臨朝而百官能就理也臣嘗備員侍從望見乘輿於
上徽號之時百官初見睟穆不覺欣呼動地皆稽首
言曰顯顯叩叩真是萬年天子然即以詢十年前視
朝之典各詫為異常莫能相舉以對夫視朝國家常

典也以常典而使人慕為異事於情似拂靜攝世宗
晚政也當鼎盛而取效晚年舉動於名欠佳矧萬曆
之祚綿綿無疆從今日計之不知幾十世王者寧有
歷幾十世不一延見羣臣天下又寧有歷幾十世不
一見見天子此之為情理可思也臣願當此聖節暫
一肆朝受賀嗣後每月或間舉數次至於先朝便殿
召對之典則斷斷不可也臣為蓋大明當空羣鬼自屏
正人造膝譏慝自消煬炷者無所售其上下指之私
貨緣者無所試其旁蹊窺伺之計此商宗之不敢怠
疏鈔 聖治 三十四

違而堯舜之正南面皆是道也臣聞召公之告成王
曰爾壽命長矣福祿爾康即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
有德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由是觀之臣陛下以弱齡握真人之錄而必
世洽王者之仁十年卜歷不知底極受命不可謂不
長矣壽母正位於其中天子問膳於側神孫羅列於
前天下嬉嬉號為三十四年太平天子福祿不可謂
不康矣乃求所謂馮翼孝德者果翩翩其羽濟濟于
庭乎不爾則 皇上母乃各作人之化而不自求厥

寧也夫庶人之壽亦欲手足強健耳目聰明乃 陛
下所謂手足者何在部院半空其曹老成不能就職
被言者未必去聽者未必言去留總拂人心手足幾
成痿痺此子輿有空虛之譏郭泰有殄瘁之感也若
論耳目則益可輦者矣十年剝蝕存者如晨星也而
一鳴之斥何易十年壅滯塞者如積薪也而半通之
詔何難況行取候旨之臣皆以卓異之望英邁之年
果銳之氣蒸蒸向用於時 陛下乃以慎重之故過
為磨礱磨礱之過陰為摧折臣以為人生只此歲時
疏鈔 聖治 三十五

耳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人生只此意氣一鼓則倍再
鼓則衰今不從其壯且倍者用之而使之落落閑曹
悠悠卒歲以致勞者不休未用者不用已用者不聽
不惟不聽而且徒隸御之泥沙棄之萬有緩急誰相
告報臣願 陛下自為社稷計重下簡大僚下行取
充臺諫庶使邑邑喑喑以成羣羣萋萋之盛不然冠
裳玉珮之臣稱觴於列九夷八蠻之使稽顙於庭而
糾儀導駕之無人大僚庶班之落實豈所以壯中國
太平之觀也臣又讀史至唐之太宗曰朕生日不樂

解者謂太宗思其所自生故不樂臣曰不然彼以為我為樂人必有逢我者我樂而民則憂奈何言樂此太宗意也故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鬻子告之成王曰聖王在上使民盡其四生今陛下於民生果生之耶壽之耶無疆復始之時果為樂耶不為樂耶臣頃以漕歷吳楚之墟涉徐邳之界達齊魯之境徧三輔之郊足跡幾半天下矣但見莽蒼千里家家告空豺虎關梁處處告急而所為稅使亡命之徒矯虔如故也磨牙如也剝膚見髓敲吸未

疏鈔

聖治

卷一

休復又歛民怨以呼嵩假孝順而獻寵術籠執劫攫取既極其恣橫雲擁蜂屯驛遞又極其騷擾故筐篚庭實金山都是肉山而蟒玉褒加罪首反為功首幾何不以一生戕萬生而以萬憂博一樂乎臣聞長弘之血三年而化為碧今充仞殿臣陛下者皆民血也臣恐其有所化也此一喻也臣又聞饕餮者之過食也不盡吐則為梗盡吐又胃為傷今如崇如墉者皆饕餮之餘物也臣恐其欲吐也臣恐其吐之而傷也此又一喻而不止此也臣聞春秋曰聖王在上無

而今冰雹降於新秋王者德天則風雨順而今迅雷轟於朝日德地則嘉禾生而今螟蝗飛於幾輔兼之京商殘而根本撥太倉掃而腹胃空而營衛弱虜囚叛而盟欵寒物物見崇種種堪憂獨是黃白山封瓊林露積自以為措之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不知人虛則人有易心內實則人有覬心擣虛垂涎事在昔臣所稱喻兩要未可晏然也臣願 皇上急却諸稅使孝順穢物勿使點染休明而後撤使之詔發府庫之令旦夕下焉庶乎財散民聚災去福生與周文姬美與喬松比年萬曆之紀永永無窮萬年之觴永永長進矣臣不識忌諱干冒天威伏乞俯念愚衷急賜採擇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疏鈔

聖治

卷一

亟及弊政以挽危亂以圖治安疏

馮奕垣 貴州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臣惟天下之患莫病於危亂已至而人不言莫大於危亂已成而已不知莫甚於明言之明知之而自以為不危不亂尤莫慘於自謂不危益以造危自謂不亂益以釀亂而莫之止夫人不言是壅塞之患也猶可開也已不知是蒙蔽之患也猶可通也惟明言之明知之而自以為不危不亂坐於針鋒之下臥於厝火之上傳所謂安危利藪樂其所以亡者也不救之

疏鈔

聖治

卷六

術也自以為不危反以造危自以為不亂反以釀亂水已深而益深火已熱而益熱漢臣司馬遷所謂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者也欲救而無所施之術也 皇上以今日之天下為未危耶危而未甚耶未亂耶亂而未成耶諸臣之言危言亂者皆欺耶皆張皇其說以懼 陛下而百無一驗耶夫百無一驗非真不驗也驗未來耳待其來而大事去矣 陛下知不諱危亂之形 請得稟數于前先言臣所按之貴州然後及其他而 陛下試垂聽焉貴州古鬼方

地界在絕徼大抵皆紅仲獨犴遞服叛商者不願出其途宦者不願入其地是危亂之鄉也然而昔猶未甚也乃今日之貴州何如哉自二奢構難而永寧之閩衛危兩安淨衡縱賊出劫檜木林上下鞠為盜藪而烏撒危楊燧招納亡命犯我疆界逼我軍民而平越涓余之境危苗雖經勦時猶出沒各土司橫梗阻我漢法驛遞疲憊倉庾若洗而合省之道路城市無不危臣與撫臣晝夜拮据計處尚未盡得帖帖然此猶自一省言也赤金罷礦徒未散採木之使雜還扇

疏鈔

聖治

卷十九

絹之供無已而滇蜀危大落赤大舉掠三秦之民投入虜地化為盜賊潞紬羊絨日取日增追呼之使急如星火而山陝危逆宗叛於武昌狂童躁於麻城羽流亂於承天而三湘七澤之間危山海屯軍久遭推剝人人思亂青萊倭警乘風猝至未得安枕而山東遠左危妖賊劉天緒護國偽封龍華僭號白下之變幾成斬木江南糧長京運解納鋪墊不堪朵顏段疋日增日挾歲派百倍膚髓俱竭而三吳兩浙危饒之燒造漸加福之機戶漸困漳泉党結白蓮妖聚而江

右七閩之間皆危關津場市布列參隨躑躅魚休慘
過強賊珠池之採徒就聚蒼梧之虐焰若焚而粵東
西在在皆危然此自皮毛言也長昂勾虜入犯喜峰
班自連兵闖掠遼薊京師為之震駭陵寢幾於搖動
而肩背危安定門外白晝搶馮崇文城裡明火行劫
團營之卒大率市傭不任羽林宿衛強半老弱不堪
太倉同寺罄焉若掃而根本之地危飛語甚於刀鋒
紅批慘於駕帖鹿馬走於階庭而肘腋之地皆危
陛下坐於危亂之中人皆知之而陛下若不知也

臣全

聖治

言二

人皆憂之而陛下若不憂也感時憤事之臣舌蔽
唇枯嘵嘵為陛下言之而陛下若不聞也賈誼
曰癖者一面病癖者一方痛今面面皆病方方皆痛
節節皆腫卽岐黃侍側診脉治之而指不勝按藥物
回之而劑不勝調凄然而疴羸病廢之夫旦夕待盡
而奄奄無復生氣夫陛下而聽其疴羸病廢旦夕
待盡則已如不安於疴羸病廢也請自陛下之
元神始陛下之癖在於貪財今第言貪財之禍
以儆告陛下則陛下不信碩陛下所獲于天

者壽也臣所朝夕虎拜祈祝於陛下者亦壽也然
必元神日固斯元氣日培而貪也者非養神之道也
陛下試思採權以來歛幾多咀呪角幾多口舌受幾
多含忍費幾多關防扁鑄如是而心有不憚乎神有
不耗乎昔晉有二臣祖約愛錢阮孚愛屐人有造受
錢者止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傾身障之
流汗浹背已而造愛屐者惟以蠟治屐神閒意暢夫
流汗浹背其煩苦可知也陛下所愛者逸也所惡
者勤也願天子一日萬幾豈游閒者比故幾務之來

疏鈔

聖治

言三

隨割隨決則綽有餘閒若今日停閣明日復來明日
壅塞後日復來愈閣愈沉愈厭夫愈沉愈厭其
煩苦又可知也臣非欲予陛下以勞而奪陛下
以富也不勞不逸不庶不靜性靜情逸保身安民萬
年永永之道也此臣以養元氣為陛下勸也又請
自陛下之心膂始宰相者陛下之心膂也漢丞
相何亡高帝如失左右手今陛下之心膂亡久矣
亡而猶不思所以補之者得無謂獨任亦足以成治
耶臣無暇遠引嚮者陛下曾獨任矣固寵逢君陷

陛下於過舉至於犯清議庇私人眾口訾訾然後舍
禡以去此前事之不忘也夫獨任之弊有三相輔之
地名為政本使中人居之則畏權如畏賊而泄泄悠
悠下於避事使不肖者居之則嗜寵如嗜味強足以
敵公論而威足以箝眾口擅權貴重而卒至於敗事
即賢者居之辰而入申而出碩影無偶亦孤獨劬勞
而不免於誤事如輔臣朱賡往年直事閣中曾補牘
回天殊快人意今大權在手業將一年乃未聞調元
轉轂如曩時而一二弊政似又甚之者豈前後兩載
疏鈔 聖治 三三

耶抑密勿之中無與其事心力最苦欲有所斡旋而
不能得耶陛下念閣臣不可獨任政本不可久虛
則何不亟於置輔而當置輔之始又必廣其額無限
其途苟其相才相度相品相望為人所推服者詞林
可六部亦可邊臣亦可驗之人情參之公論有如推
舉不公徇情植黨不協人望聽等參核昔宋司馬
光四夷皆聞其名富弼文彥博入相朝野相賀仁宗
喜謂歐陽修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至王安石
相而袖中之彈文出矣裴延齡相而陽城之白麻裂

矣此豈四臣者其賢奸忠佞豈待嘉元治平李韋朋
比青苗手實善及雞豚之後而始見哉故願陛下
下之股肱始傳有之尚書象北斗故天下無北斗則
無與斟酌元氣而四時失其序二十四氣失其調今
六部尚書僅得其四十位侍郎僅得其五而其中尤
多不滿人意者焉至于各省撫臣鎖鑰皆方安攘攸
寄必按其位行其志乃能舉其職冷有憂制而不得
代者有被人書累疏而不得去者有不得代不得去
疏鈔 聖治 三三

而徑離任者各省監司畫土而轄分疆而治上佐撫
臣下制百司所係豈細乃今有缺而不補補而不點
至地方千里而竟無一道臣彈壓者各省總兵下有
參遊又其下有備哨一切軍情兵機悉稟調度而盜
賊衝溢去處猶屬喫緊乃今有地居險要勢若燃眉
而久虛無人者夫時當有事而死職死鼓死封疆死
社稷可生可殺而不可使離局者豈伊異人任乃向
日所嘗厚託者也今平時既無專責臨難必多推諉
不幸漁陽變于外秦天厄於內非袖手傍觀則掉臂

遠去誰為陛下效死力者昔唐顏真卿當祿山反時力扼其吭而遇其衝玄宗聞之嘆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夫玄宗雖不識真卿猶使之為平原尋地設當時不守官不假一職惟使之候命長安老死巖谷節賊屠平原長驅而下能效一籌出必抗最爾孤城而邊方張不可制之虜耶又請自陛下之耳目始臺省者言陛下之耳目也今臺省寥寥晨星而臺臣尤甚在外者差常閱數年在內者差常兼數事東馳西騖提襟露肘至于候補諸臣疏必

珠桂長安嗟積薪之難待廢棄諸臣或以言得罪或以抗惡瑯得罪白頭巖穴嗟乳羝以何期蓋陛下于言臣喜其默不喜其言既以不用禁其言又以用不用老其身惟欲挫之抑之使之壯志消磨英風摧挫人太軟熟而後也不知耳目之官奸究隱而不發惡無鉅而不摧一日不在前則前有讒不見一日不在後則後有賊不知一日不在則四方有道德狼窟鬼之雄而莫與告捕之陛下奈何抑之而自塞其耳掩其目為也

外金帛王臣睽絕所恃以相通而不相隔者區區奏揭耳陛下即一省覽一一批發若晦朔之有期晨昏之有候猶恐有旁擬中格之弊乃當省不省當覽不覽又慮人之以我為不省不覽也而微示之以省覽當批不批當答不答又慮人之以我為不批不答也而間出之以批答或批矣而不發閣或發矣而收回陛下之心以為吾示之以神明庶幾人不我欺也吾示之以不可知庶幾人不我欺也不知我以不可知者示人人又將乘其所示者而竊之我以不可欺者籠人人又將乘其所籠者而讓之今日之批答猶自上出也異日必有不自上出而批答者矣今日之收回猶自上及也異日必有不自上及而收回者矣出必行反必寢誰能造陛下之膝而問真偽者陛下即聰明天縱而窮老穉者日伺日巧自今以往臣恐門外有象而陛下不見也昔二世時項羽攻破函谷關烽火通于咸陽二世以問趙高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二世遂安樂如故而咸陽以燼今日朕有如趙高者以狗鼠罔陛下所係

存亡禍福夫豈細故獨奈何不懼也臣又請自陛下
 下之血脉始泉貨者陛下與百姓流通之血脉也
 血脉在人不可使之臃腫臃腫在此則癥結在彼干
 是風邪入之病以陰則呻吟床蓐病以陽則緣壁板
 瓦狂發不可駕馭陛下斂天下之財聚之內府是
 臃腫之病也九邊之兵殫竭于外宇縣之民撓亂于
 內是癥結之症也今天下大病非呻吟床蓐則緣壁
 板瓦矣呻吟床蓐者猶臥以待斃彼緣壁者拔瓦者
 不叫號于東則披猖于西一夫大呼豪傑響應臣切
 疏鈔 聖治 言二十七

計今海內一年之中變者四出白下之變渾泉又變
 山海關又變都門內外盜賊公行又變紅巾綠林高
 雞豆甌之倫皆亡人家國而今在在蜂起陛下下何
 不自省而堅欲聚無益之財招必至之禍也陛下
 毋謂蚩蚩小民弱而不敢動愚而不足畏也臣恐蚩
 蚩愚弱之中高歡已伏于左知世即已伺于右楚人
 之炬既燃而阿房宮室業有垂涎于其側者獨奈何
 不懼也臣又請自陛下下之瘦瘠始中人者陛下
 之瘦瘠也今楊致中克殺鄭光擢于都下恬然不畏

曰吾操一分好錢糧而止矣明以陛下為易與趙
 祿邢朝敵死知縣龍鏗于國門掠其行李以去是明
 以劫殺為慣常梁永壽流關中公然鴆天子命使則
 劉瑾王振之惡也高淮盜竊兵柄大惹夷孽儼然行
 大將軍事則童貫魚朝恩之積也其他湖口清源種
 種繹絡彈劾愈急虐焰愈熾沉陳奉而不悛灰楊榮
 而不懼是何等世界也陛下無謂奴婢為無傷也
 漢唐之末造皆此輩亂之而我祖宗二正之李幾
 敗于若人之手蓋瘦瘠為物附于股則股大如腰附
 疏鈔 聖治 言二十七

于頸則頸大如股平居則踈盤而不舉一旦潰決而
 大命隨之獨奈何不懼也夫此數者皆諸臣所嘗言
 亦陛下所厭聞也人常言而陛下復不以為常而若
 口言之陛下厭聞而陛下復不以為厭而激聒陳之
 此非不知陛下之必不聽臣而臣言之必不為
 陛下聽也獨計今天下之危者亂者其病根正坐此
 而所以救其亂而反之治持其危而反之安者其鍼
 砭斷不出此則陛下安得以為常而不再三披瀝以竭
 其愚忠夫饑而言食渴而言飲非天下之至常至常

者哉然不食則腹枵而人以死不飲則喉枯而人亦以死父母有病而惡食藥者其子調劑以進初進之不悅再進之怒三進則逐而咎之夫親之惡食藥子非不知也然所以寧怒寧咎而不敢不以藥進者何也以爲非此無以愈親之病也臣讀史至槐里令朱雲欲借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成帝大怒欲誅之後竟緝檻以旌其直齊威王淫樂不聽政羣臣無敢諫者幸有感于飛鳴之隱語而阿以烹卽墨以封齊國大治今陛下負堯舜之資豈齊威漢成可比惟是疏少

一念沉溺以至于斯誠萬一聽臣而幡然改圖煥然更始輔臣又以積誠盡力轉移而感動其間庶幾今日之敗亡猶可救乎臣愚戇無知目擊危亂一念之血誠不自禁如此惟皇上鑒焉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觸弊感時直陳三事大義以裨聖治疏

李三才總督漕運都御史

頃自鹽臣以缺鹽法大阻國病民困官貪吏蠹臣已具疏以請速差憲臣速補運使矣竊思此惟一官之缺遂致一政之廢其弊如此其害如此况弊有萬倍害有百倍真爲國家治亂所關臣文安忍不一直陳之乎當今之時請皇且所自以爲快者莫過三事不補夫察矣不取科道矣不用廢棄矣豈不以爲爵祿名位自我操之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哉不知君之有疏鈔

臣如父之有子夫之有婦原相對待不能偏廢原相依倚不容暫離此所謂三綱也故天生民而必作之君天立君而必輔之臣是君之用臣非徒私以祿位如戚晚佞倖也原欲引以爲助分猷共念填撫國家戴和萬姓也臣之見用非祇罷其祿位如戚晚佞倖也原欲行其所學謀玉定伯功及當時聲施後世也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職曰天職若謂予奪之權其原蓋出於天不過寄之人君以馭臣下云耳此詩所謂天命降鑒不僭不濫者也故君之求臣甚於

臣之求君何也譬人有子弟必求塾師以教之非塾師之求教也必求乳婦以養之非乳婦之求養也此理勢之不得不然者蓋自有天地君臣以來固若此矣不然有君而無臣是有父而無子有夫而無婦也何以謂之三綱有天下而不得人是育子弟而無婦以乳之無師以教之也豈非自棄其子弟哉是臣不得君不過山林而已矣貧賤而已矣山林貧賤固士之常也君不得臣則四海之大誰與共理宗社之重誰與共守夷虜外侵奸雄中起雖亦可拔山智足籠

流鈔

聖治

言三

世亦安能獨運耶孰重孰輕孰緩孰急三尺童子辨之矣古先聖王寤寐之思弓旌之招後車之載賢良之求豈故為是勞擾哉且皇上果能盡去內外文武獨據尊位乎是無所謂百官之富者又何以稱朝廷也其諸悞事廢政且不必言矣至於科道行取尤為喫緊夫科道之設原為朝廷之耳目其選甚難其責甚重蓋據其章奏之純駁可以窺其心術之邪正即其趨向之清濁可以定其人品之高卑朝廷有黜陟焉天下有是非焉萬世有褒貶焉此最要之官最

難之官最美之任最苦之任也故國事廢弛賴以張之民生困苦賴以陳之內外作奸賴以糾之權倖橫肆賴以鎮之是科道一日不備則朝廷耳目一日不明朝廷耳目一日不明則內外奸邪一日不戢只如按臣多缺巡行無次遂致貪穢成風困窮載道如此不已而天下不壞豈理也哉是科道不用乃奸人之幸羣小之福良民之殃國事之靈也若不論其關係老重稽其職任之艱難謂申行冷散已甚守令奔走既久聊取此官以酬其勞此庸鄙之見世俗之情耳

聖治

聖治

言三

豈所以論朝廷之大體哉乃外人之言尤有可異俱謂朝廷只恐科道多言故不行取夫皇上所守者祖宗之法所遵者德義之行即有用人行政之差正欲科道官執法糾舉當則允之不當則罷之夫何多言之慮耶且本責之言而反畏其言耶况欲言實難欲不言固易易矣其如非祖宗設官命名之意何哉世之獻詩獻賦師箴矇誦日夕求言猶懼不給今及並其官而廢之善敗罔聞其亦可為寒心也已乃若起廢一節亦自有說自皇上御極以來廢棄

老幾臣首餘人矣是三百餘人者或以議論直慙被逐或以意見不合被逐或以察案註誤被逐事固不同品亦有異若謂諸臣盡屬賢者臣不敢知若謂諸臣盡屬不肖臣尤不敢信也乃今皆置之若遺矣十敵多閑幽人滿野何國家作養之難而棄置之易若此耶况時事正艱需人甚急乃竟令其優游養逸自為名高朝廷曾不得其半臂之用也豈不惜哉况以皇上一代英明之主而使抱節守義諸臣放逐終身俾國家一段忠義之氣鬱而不宣又豈盛世之景象哉亦可歎矣乃不知者多以為諸臣觸忤皇上故皇上怒而不用夫臣自束髮登朝於今三十五年竊見皇上量如天地明並日月何有忤而不容何有隱而不照且歷查諸臣原無觸忤皇上者清宮靜夜皇上一一思之誰為觸忤者乎故如鄒元標趙南星顧憲成等清風勁節亭亭物表天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稱為忠臣義士祇以議論意見一失當路之旨遂被譖蒙讒一葉不收然總之於皇上何忤乎總之皇上何心乎觀之三臣而諸臣

疏鈔

聖治

三十三

可知也今乃云皇上實怒之是既假皇上之威以禁錮諸臣又借皇上之名以遮飾已過負國負君吁亦已甚矣况今枚卜得人羣賢彙進行當開誠布公共襄上理皇上何不速信前詔一令久錮之人遂見天日也夫此三事也若謂目下即可以亂國家即可以危社稷不惟皇上不信臣亦不信也若終此不改將來國家必至於亂社稷必至於危不惟臣愚知之皇上固自知也嗟乎嗟乎皇上一身上承祖宗艱難之大統下開子孫無疆之大業而乃使禍亂兆自今日太平失自今日豈所望於英明之主哉至若裁決章疏皇上試一留神自可立斷可則允行否則報罷不過費清燕一瞬之力耳何至久留不報習以為常致令左右生心窺伺得計遲速緩急之間實為陰竊其柄矣即皇上天縱神明自謂獨斷而疏之下否人之用否亦有逆料多中者矣非無因而然也伏望皇上凝神靜慮反求初心獨觀治亂之原深惟宗社之計必知臣言非謬臣心不欺大察決不可不補科道決不可不取廢棄決不可

疏鈔

三十三

不用速沛德音一新前政凡有章疏朝入夕報而大小臣工亦各宜專心報主一意為國大滌恩怨之腸共返公平之政如此而君臣交儆天地同泰天下有不义安長治未之有也蓋人臣比肩事主同心相濟果惟朝廷是急百姓是憂則蕩焉乎平至公至正有何恩讐有何黨與意見不同不妨虎爭議論已明便當冰釋若惟徇私背公變白亂黑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勢利而不知有德義俾人主孤立於上而莫誰適從上負國家下負生民臣之不忠孰大乎

此全

臣

臣

臣

敬陳保泰之謨以新聖治疏
康元積太常寺博士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聞古者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玉執藝事以諫以此知聖王之世雖百工賤役皆得畢獻其愚其在孟春正月則體元居正始象方懸故聞言尤汲汲焉伏觀 皇上御極于今三十有六載矣方內晏然邊塵不律久道成化度越 祖宗茲當三十六年之正月維新更始于是乎在臣考正月之卦其名為泰臣嘗取易經泰卦反覆玩味未嘗不嘆聖人于保泰持盈之際何其惓切而著明也臣不敢妄有所陳謹以泰卦彖象六爻繆繹其旨而推以今日之事敬為 皇上詳陳之泰之卦辭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臣考易經貴陽而賤陰故陰為小陽為大此卦陰往居外陽來居內陰隱消而陽淑長鼓鬯休明為吉祥善事之符有吉亨之象焉臣以是推之陰之小也其於人為小人其于事為誤主為蔽賢為蠹國為禍社稷病蒼生凡公行敗類陰賊伎害作不善而施不怨者皆小也皆泰道之世所當往者也陽之大

此全

臣

臣

也其平為君子其而舉為匡主為容賢為泰國為
福祿稷利養生為德直慈厚勁氣亮節撫肝膽而洞
肺腑者皆為也皆泰道之世所當來者也故往而不
往不豈京泰來而不來亦可言泰自古雖唐虞之盛
亦有小人雖夏商之季亦有君子顧往來之機謂何
耳下皇王誠以類卦為別小人之品審往來之用
則所謂吉亨者皆泰也此泰卦之夫較也泰之象
曰泰小往大來亨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
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考泰卦天道下際
地道上并有相交之義為在造化則天地既交而乾
坤之氣欣合敷榮萬物之所以通也在世道則君臣
上下有魚水之歡無金匱之間有相須相成之美無
相猜相嫌之尤志之所以同也天地既交則內陽外
陰內健外順矣上下既交則君子必內而其道長矣
小人必外而其道消矣以是推之上下之間不交
則異異則離岐壘塞其勢必鬱而為否交則同同則
融結乎達其勢必開而成泰否泰之機係乎上下之

此錄
聖行
重天

交與不交同與不同耳顧臣竊以為同亦有辨矣伊
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德此同而得者也如晏子
稱梁丘據之與景公者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同而
失者也今日百廟廊之志以為不交不同則是
此數策來於古者所體說者甚隆所推資錫
予者甚厚所信任倚重者甚專且於偶被指摘立
罪言者而曲為解免所慰藉彌縫者甚婉切而篤至
此余嘗所兼有也以為交而不同則是
半餘年朝講不御臣對無聞展大西出以為盡
拜傳發票擬以供筆札安危利病之故臣上何嘗咨
其疑發其難閱閱焉以久安長治者熟註于元老下
何嘗失而謨陳臣畫皇皇焉以守成保盛者熟陳于
皇上使天下之大悠悠恣恣如無舵之舟大小之政
且趨于頽靡而寢失其初大小之官且趨于苟且而
盡忘其故古者作而行之謂之志夫坐而論道謂之
臣三公今作者不能行坐者不得論臣竊為盛世惜之
臣願自今獻歲發新之際皇上穆然深思慨然更
始進臣輔臣而問臣今日之國計民生其登耗

此錄
聖行
重天

休戚者若何官方更治其通塞虛實者若何務求所為繫苞桑而鞏磐石者斯下交之道也亦願二三輔臣時以憂危苦詞進示皇上而告以國計之日詘也民生之自蹙也官方之塞極而宜通也吏治之廢弛偷窳相襲相蒙而不可不嚴也天命去留之靡常而不可假易也及覆諒切務求所為回天聽而固金甌者斯並茲之道也此臣之所為延頸而望于今日者也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言泰交也世天地之道固以渾淪后于是

此金

聖治

三三二

為之裁成以妙其用天地之宜方已宣序后于是為之輔相以順其施裁成輔相而民生之休養安全者若聖人左提而右挈之故曰以左右民臣以是知元后者天地之心也生民之命也皇上為天地生民之主則所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可漫不置意乎况今日之事又大有可言者古者以六曹之官擬于天地四時則裁成輔相計未有大于此者臣不敢泛濫廣陳試以六官之事宜于今日者畧陳于前以天官言之在位之曩資而不得遷者凡幾去位之空缺

而不得補者凡幾取署之馮唐田老郡邑之龔黃久溼孝廉明經曠程丞丞都門每踰歲而無官吏胥雜流倚錢神而巷陌輒且久而得官則吏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或以地官言之太倉無三年之儲邊軍缺半載之供稅使橫徂之人既朽蠹而不得用有司惟正之供又困罷而弗能支則戶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或以春官言之自太廟習遣代之常而稟之帝莫不親儀儀衛不及其職最以五俗流弊世敗壞民競

此金

聖治

三三三

于偷士競于躁縉紳競于門宦文章競于織靡奉釋奉老之徒競于供養莊嚴則禮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以夏官言之京營之戎伍濫冒而不可校錦衣之緹騎冗蠹而不可汰武弁世胄施未合于白丁不過一方之士偶邊徼債帥繫崇級于青蚨奚望千里之折衝苟安者或剝軍以養寇幸無事而已掠以為功伎慎者或弄兵以修郤卒有患而已不任其禍則兵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以秋官言之橫嶺腰秦之怨毒惡貫已盈而三尺不加奚啻吞

舟之漏網茂宰作百里之保障艱危已甚而繫囚不
釋可謂戴盆之無天加以累年沉滯論奏已明先登
鬼錄者永號長夜之冤見在囚籍者尙抱園扉之痛
臣惟頃歲皇上恩詔矜赦已又決囚之使分道四
出乃今輦轂之下皇仁未暢刑部之所當裁成
輔相者宜急也以冬官言之三門工程尙無完日

福王公主府第方新內供之額辦仰屋無策而不能
塞漏卮河渠之開塞經費無筭而不能實逝波頃者
奉旨報商明禁甚嚴乃報者幾經審論會焦唇而

疏鈔

聖治

二百四十一

得之被報者一經請託遂緩頰而免之譬之子勤穡
事父匿鋤擾此何以示後世乎則工部之所當裁成
輔相者宜急也諸如此類更僕未數而臣姑舉近事
以發其概 皇上試于此月以往與中外臣工維
新庶政次第舉行將民獲左右之福而元后之責塞
矣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
志在外也蓋言陽德方亨天子之賢萃乎朝廷如拔
茅之茹連彙而起共致太平吉孰大焉何者羣賢彙
征則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以其征爲吉也臣以是

知賢者之志用之內則全身自牧而天下不用之外
則經綸康濟而天下泰故拔茹之象聖人喜焉 皇
上今日開泰之治所當拔茹而進朝征夕吉計無有
先於考選諸臣者彼其取于民譽採於人望閱歷既
久籌策素具耳目賴幹於是乎在 皇上何不以此
三陽之時慨然煥發德音令之布列有位予以資繩
糾而重彈壓師師濟濟各據所長其能贊裁成輔相
之業者必此輩也宜皇上何靳而久不發臣之所求
解也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

疏鈔

聖治

二百四十二

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蓋言泰寧之
時所患者刻核故宜包荒所忌者猶豫故用馮河所
貴者周悉故遐不遺所戒者偏比故朋宜下四者各
適宇宙之內清和咸理故自得尚于中行要之四者
之中惟包荒爲最難何者爲於可爲之時得之精明
失之渾厚苟其包荒合乎中行光大之業端在是矣
臣以是四者推于今日不能不有望于 皇上馬頊
者江西叅政姜士昌疏彭往察來臚列條陳反覆
數千言慷慨叩關詞雖煩費意實懇懇未幾御史

宋熹撫時大息痛士昌之被謫感慨憤激行為迫切無諱之談義形于色至欲與忠魂同遊語雖大過肝膽甚烈乃 皇上甚怒切責既于姜士昌米熹先後咸加顯斥甚矣復因熹之疏而再斥士昌抑又甚矣咸陽知縣滿朝薦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秦民捍禦橫墻垂餌虎口可謂鐵漢梁永殺人劫貢之語其計畫無聊之狀亦可想見 皇上明知永之不法奮然收回乃又介介于縣令而械繫幽囚此何為也頃者李楨國所具情詞其順逆昭然而滿朝薦至今不

疏鈔

聖治

二四三

蒙釋放又何為也則秦之所謂包荒意者其當講乎古人謂決為事之成需為事之害今 皇上之所當決需者有三事焉如礦稅之斂怨斂愁而當亟罷也亦既明知之矣乃一則曰自有停止之時再則曰自有停止之日今為時者凡幾為日者凡幾而卒不見其停止也如省署半空臺署幾空考選諸賢困頓日久其當亟下也亦既明知之矣一則曰少俟檢發再則曰稍俟檢發今俟而又俟累少為多而卒不見其檢發也如九卿大僚皆 皇上之股肱之寄身論

紀綱所繫抑亦 國體攸尊今堂堂盛世而凡列不備有如晨星其當補也亦既明知之矣乃一則曰再推幾員再則曰并原推寫來今推者屢矣請者屢矣而卒不見其點用也據斯二者當斷不斷則秦之所謂馮河意者其當用乎自諸臣以論事能忤先後擯斥者若而人今淪落廢棄者已若而年棲蓬衡泌之間偃仰蠻瘴之鄉彼其江湖魏闕之思 天王聖明之慕豈嘗須臾忘哉而 皇上竟置之若遺遂使賜環無期傾葵莫效則秦之所謂不遐遺意者其當念

疏鈔

聖治

二四三

乎自二相既去之後南北之徒競求為勝意見各殊曹偶遂分偏執之極角距橫生得勢而附華既如慕羶失勢而爭推抑隨之三季之戒可為寒心股鑒不遠 臣竊憂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盛明之時天下一家大小臣工共惟帝臣請自今開泰之始渙小羣成大羣銷落成心咸布公道以成蕩平之休是在廟廊之上建中和以倡之耳則秦之所謂朋亡意者其當講乎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蓋

言天運循環世無常泰不可恃也吾恃其平而易
 破矣計所為安其平者宜何如吾恃其往而往易復
 矣計所為保其往者宜何如惟艱惟貞庶幾免于咎
 乎如是則數之孚者可勿憂而交泰之福可長享矣
 何者往復消息為天地之際圖之則可挽誘之則遂
 成際之為言間不容髮蓋可忽乎哉臣以是推之今
 日則平陂往復適當其際矣自皇上踐祚以來何
 福不臻何威不暢何令不行何所摧而不磨滅何所
 求而不輻輳盛矣極矣語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今
 此欽聖治
 其中滿之一時乎自造化無常泰之運今乃徂治安
 之勢而恬然不虞其後臣竊以為過矣不及今開泰
 之時聖君賢相咨殷鑒夏以平陂往復之必至者
 動色相戒以艱貞食福之可為者焦心共理一旦數
 極勢成卒有不可言者乃始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
 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
 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蓋言泰已過矣
 陰且乘矣羣小欲進之勢無翼而飛者翩翩起矣莫
 或富之而相為鄰矣莫或戒之而相為孚矣彼其翩

翩而鄰者安歸乎歸于富厚耳而曰不富則失實矣
 彼其鄰之戒者孰迫之乎迫于中之所同欲耳而曰
 以孚則中心願矣今日廟廊之上休容在列羣賢
 畢集矢志效忠固萬萬無六四之儔萬一有之則所
 以為翩翩者臣懼其附之翼也所為鄰者臣懼其得
 富而益親也所為孚者臣虞其黨同伐異諭訛訛
 而為善類戕也所願皇上別陰陽分邪正毋惑于
 左右日至之口將正朝廷以正百官何憂乎驪兜何
 畏乎兪壬譬之雨雪漉漉而見晷消矣泰之六五曰
 疏鈔聖治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蓋
 言五為保泰之主不恃治安不挾勢位而降其尊以
 順陽德之君子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則羣策舉而理
 道昌是為以祉元吉然非執中獨運素願不移則讒
 慝之所間羣枉之所消能必行乎故曰中以行願也
臣以是知泰交之象惟係于人主願治之一心主之
 所願則得失理亂之故裁成輔相之道惟恐臣之交
 不孚志不同而我不得保有其泰也頃皇上下爰
 立之詔一日而置四輔僉謀之外思及耆舊蓋穆然

有秦晉黃髮之詢焉天下之人引領拭目瞻仰此舉
 今二輔先後入閣辦事遠者踰再時近者踰一時尚
 未見皇上召見延訪所商確者何事所為更化善
 治者道將安出令二輔何以據所懷來而愜天下之
 望意者皇上之所謂中者或非由衷而所行者徒
 虛願乎以社元吉臣竊望之矣泰之上六曰城復于
 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蓋言泰極成否積累之基還為崩潰城且為隍矣斯
 尚可以力爭乎即告命徒勤名義雖正而補苴無及
 疏鈔

聖治

三十一

亦以吝矣彼其魚爛之勢已成三令五申其命亂矣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臣讀易至是而不覺撫卷太
 息也嘗試思之隍以成城也而何以復為隍夫善建
 不拔有基無壞意者版築之弗良而俾城斯壞乎百
 足之蟲至死不朴扶之者眾耳意者夾輔之無其人
 如累基之不可居乎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意者戶牖
 之綢繆不具而侵剝于陰雨乎城鼠不灌屋鼠不薰
 意者依附窟穴積微為著勢極而莫返乎人亦有言
 衆心成城為金為湯意者怨毒盈于世離叛四起至

于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乎今者金甌磐石之業有
 過曆而無不及本萬萬無虞惟是思亡則恒存思亂
 則恒治念及于師之不可用告命之徒勞則二三輔
 臣所為圖回豫防以副 皇上長城之倚者信無然
 泄泄矣臣反覆泰卦以君相之交為之綱以君子小
 人之內外為之紀以裁成輔相天地而左右民者為
 之事泰之始由于君子故拔茅于初志喜也泰之否
 由于小人故翩翩于四志憂也泰將極則曰艱貞言
 人定之能勝天也泰之極而否則曰貞吝言天定之
 疏鈔

聖治

三十一

能勝人也要之有帝乙歸妹之六五則必有包荒光
 大之九二何者天道下際地道自當上行此五二之
 相應而泰交之象也則今日之輔臣有不得辭其責
 者矣臣觀 皇上于諸臣之言無所不疑而獨于密
 勿元老每多委曲以示信于諸臣之言無所不輕而
 獨于密勿元老每多改容以示重如是而獨曰非歸
 妹之主乎輔臣居九二之遺所為竭股肱忠貞以應
 皇上宜何如者如臣前所稱包荒等事倦倦所望于
 皇上者自非輔臣將順其美多方開道小必不能得

一三四

而正已物正惟係于輔臣之身蓋輔臣休休有容則所稱包荒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量自廣矣何忠直之不容輔臣斷斷無他則所稱馮河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行自決矣何弊政之不更輔臣集思廣益則所稱不遐遺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慮自周矣何幽隱之不徹輔臣開誠布公則所稱朋亡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念自平矣何偏黨之不化輔臣無作好而遵道無作惡而遵路則所稱中行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尚自端矣何先入之爲累夫使遇巷無時自牖無機猶不得諉于無可奈何况今遭皇上之隆遇其爲巷也大矣遭 皇上之聰察其爲牖也多矣我實納約無術遂以無可奈何者諉之皇上而號于人曰吾以去就爭之而不得以死生爭之而不得 臣聞輔臣言去就則有之矣未聞其以去就爭何事也言死生則有之矣未聞其以死生爭何事也斯不亦虛翹 主過以愚天下乎天下其誰能說之故 臣嘗謬論 皇上有總攬之名而無其實輔臣有誤國之實而無其名冢宰有統均之權而無其

疏金

聖治

三十一

柄此皆事之大可慮而保泰之時所不可有者故 臣敬聞繹此卦以爲 皇上履端更始之助而未復于輔臣三致意焉誠見 皇上年來所倚任者在此天下人所跂望者在此後世史冊所公評者在此且夫天下之大自 皇上而下提綱挈領更屬何人不于輔臣之望而誰望耶伏望 皇上鑒 臣之衷愴 臣之愚深惟交泰之義嘉與輔臣志同道合除舊布新計所爲裁成輔相而左右民者將萬世之運與天無極 臣卽以狗馬填溝壑死無所恨若夫出位之罪 臣雖罷斥 臣固甘之

疏金

聖治

三十一

國事日急朝政日非懇乞亟悟改行疏

史學遷 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臣惟冷天下春春多事哉滇有賊粵有寇遼有建酋
薊有強虜事稱急矣而非所以急也小民誅求已盡
太倉金錢告洗九邊枵腹庚癸立呼事稱極急矣而
非所以致急之由也蓋其道不在外而在內不在邊
疆而在朝廷何以明之 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自
古熙熙皞皞之世必當君明臣良之會故元首明股
肱良則庶事康今殿廷稀御上下不交十疏而九不
疏欽 聖治 二百五
報百奏而一不聞間有自惟中可者又不過尋常故
事中有宵子之言上既無前席之虛下亦無造膝之
謨大臣以窺探逢迎為精神以交結夤緣為工夫小
臣以奔走權門為得意以背公覓黨為職業似此壅
隔痞塞之象憲憲泄泄之風而欲國事得理患難不
作必不可得之數也昔宋相司馬光而遼人戒以勿
生事開邊隙今豈異是乎百官者萬民之表也協和
風動之治悉由于師師濟濟之盛故舜以五臣武以
十亂今九卿之長已缺其六銓憲重地數載空懸時

下在內在外諸臣寥寥如晨之星忠蓋者計不得行
思為解綬浮沉者幸其得售相率彈冠而郎署之多
人幾于積新監司之缺不啻于告匱壅者壅缺者缺
因循苟且之日久則叢脞廢墮之弊生而欲國事得
理患難不作此必不得之數也宋臣呂蒙正以夷狄
之賓服見職業之克盡其要歸于文武各盡其道而
已今豈異是乎科道者耳目之助也明四目達四聰
始成有虞之治而 祖宗廣開言路多設科道二百
餘員蓋重之也乃邇年以來蕭索太甚禁錮泉石者

疏欽 聖治 二百五

賜環無期遴選輦轂者却忍弗予遂使臺署全空諸
差告急科道叅人以不堪作宰相則竟予之宰相科
道叅人以不堪作滇撫則竟予之滇撫言者自言行
者自行此等機局明示厭棄夫上固不欲言官之多
口而下亦幸言官之不售然 朝政不闕何須隄防
苟有指摘豈盡臺諫批項下之鱗請尚方之劔耿耿
烈士何時無之而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鄭振先輩
固皆自別衙門出也若蹇蹇諤諤之士遠則唯唯諾
諾之習成誰為 陛下陳奸獎誰為 陛下勸禍亂

而欲國事得理患難不作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唐憲宗之告輔臣曰朕近來甚得言官之力若非卿言幾塞言路今豈異是乎夫國事之急者不知其凡幾而前數者則其燃眉之甚 朝政之失者亦不知其凡幾而後三者則其樞機之要蓋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天下無不歸于正矣惟願 皇上留心時艱慨然于前數事而修舉之國事其猶幸乎臣不勝戰兢仰望之至

玩鈔

聖治

三

擴聖度通國脉以維世道以臻太平疏

蕭近高 刑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伏觀近來臺省封事百無一省發考選諸臣經年不補諸詆訐輔臣輒蒙震怒隨加貶斥 臣 中夜靜念深懷憂恤夫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脉理也脉理壅滯則燥濕風邪乘虛而入百病作矣言路阻塞則上下隔絕苟且相習耳目易嚮而國危矣秦二世時山東諸賊竝起而二世不知天寶之際安祿山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其弊至於此極也恭繹我朝洪熙初弋謙數言事仁宗皇帝雖不罪謙但免其朝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言者遂少上謂楊士奇曰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叅令百官無以謙為戒我朝君臣相得之美惟洪熙為盛當時治化休明煥於唐虞至今交誦以為千載一時也 祖宗虛懷之效如此秦唐壅蔽之禍如彼言路通塞之故亦可見於前事矣今羣臣之言是者豈能盡符於 聖衷豈必盡協于道理然而言之當者

加納而行之未當者包荒而容之導之使言而擇之
在我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豈惟可以收衆言之益
即多言不足為吾患豈惟可以省議論之繁即繁言
益足以彰我之能容如天覆憐羣情輻輳宇內一氣
蒸為太和顧不休哉今不論是非不問可否槩無省
覽即或省覽漫無施行有所摘發奸伏也曰是固然
耳其被摘發者安然如故也有所條析利弊也曰是
固然耳其應與除者循襲如故也勢隔九重情懸萬
里閣不可叩闕不可排且為神叢且為煬灶弊固有

疏錄

宋聖治

重書

不可勝言者矣孟氏之言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去臺省以言為責言而不得則有去而已矣 祖宗
設立臺省衙門命曰耳目之司夫使臺省虛無人
人而自抉其耳目也無耳目不成其為人無臺省尚
得成其為 朝廷哉宋史所載城門閉言路閉城門
閉言路開此宋室南渡時民謠識者已卜其無可救
藥今日全盛之金甌豈宜有此景象 所以中夜深
思憂極而繼之以泣也 皇上以考選諸臣不即除
補也以為違言自可以省無言之議論乎其為閣臣

李廷機斥逐建言諸臣也以為懲一人可以箝千萬
人之口若采美不以聽言為有言之實而以監謗為
罪謗之法此召公所謂防而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
潰傷人必多誠善喻也此於諸臣之淹滯者屏逐者
無損其毫毛而所損於明聖注如之懷輔臣休休之
度不已多乎輔臣李廷機入閣年餘矣未聞有何嘉
謀猷以格帝心有何大旋轉以副羣望第聞始而言
官論之既而藩臬之臣論之又既而郎署諸臣論之
而臣等皇上之簡用李廷機也亦不聞交孚一德者

疏錄

宋聖治

重書

果何事細旃問道者果何道第見今日為廷機處一
姜士昌又明日為廷機處一鄭振先范汝梓而已端
揆之地密勿之司止以承弼一人下以表正萬方寧
有以其身為的而可立乎一人之下處於百僚之上
得晏然安其位而行其志者乎 皇上亦宜俯順人
心聽其陳乞以去則所全者大倘求多者猶然未已
皇上亦安得人人盡處之以快其心哉王安石之告
神宗曰言人之惡者既衆人所不善人主又從而歌
惡之其弊至乎奸慝不止聞人臣之執拗者莫如安

石猶知以此諫神宗然則人主亦何可折人以言以
自取壅蔽之禍哉方今邊警夷情所在告急東南水
患災沴異常然此有形之變猶可措手料理猶可設
法禦戢至於言路否鬻血脉壅滯世變江河靡然莫
知所底止而國從之此則病在臆理針砭湯熨所不
及加如 皇上不自省察蕩然宜導其結轡而疏淪
其底滯臣恐沉冥痼疾靡得而瘳矣伏望 皇上深
維安危理亂之源恢山藪藏納之度開兼聽竝觀之
門諸臣章疏批答如流明示可否毋致沉閣候命者
疏也

聖治

言五

需然彙進以修其職業摘斥者翻然賜環以作其感
奮陳乞者慨然俞允以全其進退明主持蕩平於上
羣臣承休德於下萬派委輸百脉流暢無復有邪氣
奸其間者於以消沴戾而集禎祥千載太平之效可
立而奏矣臣勉摭蕪蕘于清衷哀仰惟 聖慈俯賜
採擇施行

國家危亂已兆朝政壅蔽猶仍疏

李光輝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

聞天下之安危係朝政之得失惟朝政有得失而
治亂隨之如水之在孟如谷之應響其機至不爽也
然自人主之一念勤惰始我 皇上臨御初年勵精
圖治兢業萬幾一切章奏批答不停惟時自宰臣而
下靡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是以在朝踴躍在野熙
熙廷無闕政國無橫征人人勵素絲羔羊之節而鮮
頑鈍無耻之風在在歌太平有道之常而罕流離轉

疏也

聖治

言五

徙之狀臣猶及記蒙 皇上拔置臺班樂觀盛事撫
今追往于時曾有曠稅剝民骨髓者乎曾有一人而
兼數官一官而兼數事者乎曾有披素摠欵以希一
當而竟爾停閣者乎曾有頻經指摘而日食大官而
揮之不去者乎曾有畢力窮氓苦心邊計而反惟幽
囚莫必其命者乎曾有折檻匡時批鱗悟主而不一
賜環者乎是 皇上十五年以前真可比烈堯舜而
於二祖有光臣何幸而覩此綦隆之景象也何至今
日迺大謬不然耶豈淑始者不必有終抑行百里之

半者容有倦心乎慮廢前修怠棄克念日移月易一
至於此嗟嗟方今海內自礦稅之使煽虐以來居者
不能保其生徙者不能保其骨黔黎蕭條生靈磔裂
皇上何忍民命之草芥若此自大小臣工停補以來
內少寅亮之風外鮮貞肅之度事主模稜人從長厚
皇上何忍吏治之蕪穢若此自內帑充積累百萬億
以來閭閻竭有額之供商民多呻吟之苦朝野共征
人無固志皇上何忍邦本之携三若此自章奏壅
滯百不答一以來聲不及聞而尊若隔九天皇上

疏錄

聖治

言事

何忍臣僚之濶絕若此自宰執重臣相延于澳忍以
來故庶隅不必飾名節若可損皇上何忍股肱之
委靡若此自滿朝薦玉那才等之相繼被逮以來輸
忠者喪氣申救者無門皇上何忍忠良之摧折若
此往年建言諸臣皆効忠於皇上者乃立柱之馬
一斥而俾其老死於牖下間有三三棲遲於巖穴者
屢推不用皇上何忍賢人之禁錮若此夫以皇
上金甌之天下即久持初政不輟向虞平暇往復益
宜恐懼修省處置務欲得其宜綱繆務及其未雨何

乃勢隔九關置人言謂不足畏玩愒機宜視天下為
不足理言者焦唇敝舌聽者採納杳然何人斯敢
望回衰緣詎從山右迢迢而來京師目擊耳聞寒心
酸鼻欲復有所陳而南莊臺省之極陳利病不啻臚
列欲緘口姑待而益切害國禍家之政未減秋毫况
近年畿輔大水邇者南浙吳楚之水患尤慘酷異常
道路謫傳建酋狡虜未忘啓疆之思而邊餉又且匱
乏之甚京師自晝大都公行劫掠無所顧忌此等形
境皇上以為亂乎不亂乎危乎不危乎且皇上

疏錄

聖治

言事

萬壽佳邇中外耳目甚衆所繫觀聽不淺倘于此時
不毅然一反初政則長此厲階誰實醞釀之哉故
區區荏曝之惻願皇上奮然思維翻然圖理先發
凶帑以拯災民即補臺省大僚以備股肱耳目凡諸
臣所當切盡政悉行罷革一切良法悉見施行轉
亂為治易危為安端有望乎今日者又遐觀于開
元天寶危后惟唐玄宗一君也有姚宋張韓則為開
元有林肅則為天寶皇上試于靜中體察十五年
前前道何如後道何如替一圖維而天下不

難于理矣目不勝悚息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聖治

青本

邊腹多艱見聞有稟謹陳利弊仰禪采察以圖安攘疏

張

濤戶部郎中宣府督餉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

臣釋褐為令九十七年放棄一十四年又錄為令九二年
年籩豆之事九載未遑移入版部甫閱數月又岐往
者紫荆之轍迤邐居庸出餉宣鎮斗筲之人實隸戎
馬臣不善為吏而能視已成事故有慨於內治而欲
言有司之事臣書生不知邊事而千聞不如一見故
有慨於外攘而欲言邊疆之事臣即言之而臣愧無
疏鈔 聖治 言五二一
當也然臣起自堪巖感激有悃附於芻蕘靖獻有私
臣試妄言而

陛下試垂聽焉臣請先言有司之事臣惟我
朝加意邦本為民張官期於拊摩不翅具矣閭閻彫
敝日甚一日其故維何臣不得而盡言也姑言劇困
所自來其半由里甲半由罰贖非耶夫里甲盡放歸
農不有

明旨乎試問今天下有司不用里甲者誰也一切徵
解酌量則僉收頭矣管押則差官吏矣而郡邑里排

又未見不在糧櫃也水陸轉輸賠補羨耗未見不累里排也下程鋪陳延賓賞節做夫走馬填衙搭廠未見不役里排也然且旁立名色本一里排也又改而爲坊長廂長矣又遊爲殷實大戶矣又挖而爲役空抽閒矣又併而爲朋黨幫貼矣日生之名色有故田野之歸寧無期殊不知條鞭法行各項徵銀在官矣而何乃紛營如此甚也里排之門戶疊出官吏之道路寬饒其中有一等有司卑而又暗仁而又柔知不能及斷不能捐卽未必人人豁豁而豁豁率自赴也

疏鈔

聖治

三百五

諸如此蠹司府有盡求之今宰者乎撫按有盡求之司府者乎罰贖盡用憲票又不有

明禁乎試問今天下有司盡行憲票者又誰也縣府司道以至撫按凡有贖錢盡請憲票法禁詳矣然而縣猶以爲礙於府也府猶以爲礙於道也卽撫按亦猶自以爲礙而恐不能無間言於令守司道若曰夫子未出於正也間有請行憲票之名却無的行憲票之實其有一二力行者上下航航目爲怪物而力行者岌岌乎殆矣今欲實行憲票須先從司道始次郡

守次邑令刻石通衢示諭民庶凡有徵贖不用憲票者卽政比龔黃亦以賊論平人皆得首告從重給賞犯者自告得實亦得免罪不究夫如此而後憲票可行也雖然不恤其隱亦不可行也有司俸入有限務道乖於人倫實欲憲票必行臣爲之計令尹准支用憲票內贖錢類三百兩府准支合府贖銀共四百兩司道得支合屬贖銀共五百兩庶日用交際有所資藉至於撫按公費再不許以動支無礙銀兩爲名亦卽斟酌取於憲票之內此猶不行是謂真貪川不可

疏鈔

聖治

貢生

坊謗不能監一有執私票而詰者各官何辭之道也臣聞近行會御史之言類准積穀恤稱良法然積穀必須用憲票以塞蹠岐憲票必須估費穀以別貉道苟不如此上下之勢立窮而交徵之弊仍舊矣此非積穀之難而難於不善積穀也蓋非憲票不能積穀而非處官司公用之穀明開於憲票循環之中必不能善行憲票也吁嗟閭閻之苦豈惟苛里甲豈惟濫贖錢哉有如一表文也此公差也府道夫馬郵票自是通行有等營差官員欲索長馬長夫長隨皂快夫

馬皂快工食幾何走遠二三千計程論費將去各役工食疆半差官却又不用真天馬不用真皂快只索折乾耳各役計無所之聚爲軟擡軟擡云者夫夫馬馬分分錢錢頭箕歛而涕泣贈也若以爲酬恤差官之勞苦而公費備用獨不可區處也何至抽刮窮役之步須工食也卽一表文而他差又可知也又如一解金花銀兩也請有勘合矣有脚價矣有幫貼朝枉等費矣仍索軟擡夫馬皂快如表文事例而差官者類曲狗之鍼頭刑鐵役人者亦太甚矣一金花解

疏鈔

聖旨

言卒四

官而他又可知也一解京邊銀米課程等物也止赴應收衙門交納可也府不收而解府何也道不收而解道何也且徧掛號於無干之各衙門又何也不解到不掛號則各不相干衙門之書吏無進入矣必解到必掛號而才難阻滯解戶之囊橐欲空身家半破矣又不但辛苦萬狀已也一衝疲之夫馬繁費何不明派正加却令外幫暗補牽扯無休歇也一農桑絹疋裨漆茶蠟等物何不產處徵物不產處徵價却

房責有於無而呈樣費良矣欲索納也論南進糧

也何亦徑輸水次却乃先回僻倉再費舟車再費價也又如憲綱所載上下官司有應參見者止於一次餘俱不許煩數荒廢政事勞擾車馬於府縣司道有在同城之內者日相見或五日一見已非憲綱矣乃六朔望也府行香府學縣行香縣學制也縣官行香猶未成禮忽又奔見府官於府學此何禮數也上司初任一見有事商量再見無妨矣乃年節一見端午一見中秋重陽辭年又數數往見生日一見考滿一見上司凡有家慶自己欲效慇懃又常常時見

疏鈔

聖旨

言卒五

近者猶可頻來頻往尚有遠在二千里外者往往或三月或一月或週半計一歲之內定費半歲工夫在舟車水陸之間不惟勞夫勞馬勞挑送下程之人而自且且耽勞過苦也寧復更有精神在民瘼乎其見時之饋送又不可問也一迎接上司也巡方總約各有定限上司間亦申飭却不信從遠者或百里或四五千里其接止一二十里外者天下府州縣官恐不能得十餘人也上司一到有飯食矣有日廩矣又辦行程備極水陸行程不故是矣而又折價六七兩

多或十餘兩此何題目也往來交際銀兩發縣發府收貯皆原封也及其解去交納不用原封却要收貯縣府補足輕少之數有收受千金以外補至百兩以上者出何名義也至於薦剡原是薦才薦守而真才真守何能污已而厚贈人近來謝薦多至百金而四五十者無聞也進士百金內外而舉人一百有半貢生倍之監吏又不可知矣故一官有十薦二十薦少亦有四五薦者通以百金計筭一官已謝薦一千以上而少亦四百五百也加人如此處已可知此一

疏鈔

聖治

三月二十六

薦也可得乎否也此皆虐用其民侈靡為訓尊倨傲貴諂佞成風士習日卑民生日蹙端出於此臣又請言邊疆之事臣典庫出納允夫時支給清平允防侵牟寬解委前此分司具有成法臣謹依樣遵循無庸輕議即小涉職掌可得絃更柱易者如路站折支園頭占役衙署供需先支寓賑臣謹次第剖割無庸漫瀆臣弟惟

二祖初績肇定宜鎮額設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員名不為不多矣其時餉且常盈也迨正統

泥塞去歲省金繒不可數計臣估筭邊牆姑以長一丈言之其基廣一丈四尺頂廣一丈高一丈七尺石土灰水等項不過費銀三兩一百八十八丈為一里一里費五百四十兩一千里該銀五十四萬餘兩如是則寬使寬用萬無不足矣

國家豈少此等切費而坐失長策乎臣知城邊易而城邊之人難如今日督撫撫道公忠清慎理國如家加銜久任時賜

聖書寵為勞慰城成延賞斯其簡在又在

疏鈔

聖治

頁十七

廟謨耳重撫道猶不可不重府廳等官而府廳尤在選擢之優異臣查宣鎮在城各路同知通判共九員俱稱賢良上下賴之唯其中科甲常少即奇才潔守卓然粹然非不足重而起擢塗膏以故將領習見其人每亦以資格玩之多恐兵馬虛實未易稽覈墻堡修守未易責成執之則礙將領之面分徇之則成保障之虛文撫道而上耳目幾何委任如斯邊情戎務其能有興也臣竊惟重地重人吏部權衡宜加殊隲一遇城路缺出務將試有成效甲科推官藉名繁難

付也臣想逋在京倉者堂官當有心血或不忍以臣啖餒戍早暮督濟應有至計其逋在省直者秋成仍負姑容凡為分司者徑顧彼處撫按取一的數酌量豐歉揭呈堂官設法參催蓋糧有內外用有緩急緩者急之民瘼安在急者緩之軍法難稽一槩支吾口實撫字臣不敢知也臣知逋內額者不妨保障逋外額者宜礙擢取分司狀陳銓地唾去并干吏議如是而官必自為民運亦必競赴矣夫有解運則必當議解運之人解運之法委官得人防侵盡制有何他慮

疏鈔

聖旨

三十八

頃者山東之印糊樣銀山西之竝封法馬不煩獻推亦既清楚外此則臣不無過計也臣知委官營差者十七侵鞘者十九以致庫役平鍼秤兌不足則訴即令伊自秤兌不足又訴夫收即所以為放收不足而放將奚取雖甚平恕而急遠嫌者全不計較低昂不得也每每解官見銀不足其乞哀卑鄙之狀臣若齷齪在躬恨不能剜肉代補也無已寧從其減不忍全拂其在得之情又恐求全如額彼還巧訴非牽吏汚官則拖里斂甲也然此皆人法不慎故也設使上而

官府一切解發遇有營差者堅執不聽其所避用非薦獎符實即正塗向上者而人得矣至其銀錠須如山東之印花錠錠糊完填以故紙敗絮十錠一束緊縛牢拴飽塞鞘腹不令動移致有挨損鞘身之內四面印花稠漿錮糊覆以油紙護以敗絮用防破鞘換鞘之姦鞘身之外又糊合縫層層印識光油塗飾不令受雨密加鐵箍十分堅完度非斧鉞不得鞘破仍編字號銀錠印花單與鞘同釘封投驗此謂有法人法兩得幸矣萬一失之人亦可得之法失之法亦可

疏鈔

聖旨

三十九

得之人如是而解運之弊不革官民之累不除臣不信也解運臣入不免關支而關支要在畫一臣查錢糧扣領分司既叻專差當有專務法該宣府都司籍其額設官員軍馬原數呈詳總督巡撫守巡兵道核實移文分司奉為成數每月各路將領細查見在者逃亡者及告乞預支者條為三項報明該道移文分司奉為扣數即可據為給數放扣之後分司俱將扣者放者回報該道該道據報巡撫只此一篇文書存給清楚法至簡至明亦易查身守也今操防守備

遇領月赴都司取領大比號矣驗銀矣諸凡瑣屑
 文移分司明者敏者亦為迷悶而况非明敏者凡此
 不過史書作姦因仍陋例多方覆謬以便售欺索錢
 耳有如一盂水以傾第二盂不免粘滴若三傾四傾
 至五六七傾而盂水可無損乎如各路站折支銀兩
 應領者即赴庫自領月領月散可也何為又領到府
 廳收貯待其往返而後給出也取領狀於都司豈不
 費錢乞領銀於府廳豈不費力又有庫給印封銀兩
 濡滯歇家等候驗封然後領回委領人員其精神命
 疏鈔 聖治 二百七十一

昧不知無困損否如使果爾開銀兌查以防不肖則
 此等套驗未始為煩如止看封一過而套驗又何用
 也節來分司多自賢科最其不肖亦未有甘為鼠竊
 歛怨軍兵者况軍兵有口鍼一髮稟乞無忌豈肯
 隱忍持去徐徐伸告也從來未聞撥轉兌銀一封則
 套驗斷乎可已也只須免得委領人員候費一番即
 便宜矣又如訴米訴豆訴本訴折訴預支訴抵扣宜
 從分司專理而他衙門不得干與一或干與徑批不
 知分司有無行事而姦者其售錢糧不及追追之又

多一事也關支明則員役確而員役又忌投充之虛
 冒臣所謂虛冒云者非軍兵實無人數也有人數而
 多非軍兵也蓋凡刺繡凡裁縫凡書辦凡表背及畫
 匠凡厨役銀匠染匠鋸匠鞍匠席匠木匠鐵匠篾匠
 皮匠泥水匠百工九流遊閒花蕩等衆俱在兵籍以
 若所籍充足額兵豈無全數第彎弓蹶弩執戟舞劍
 臨陣衝鋒或非其能耳此等姓非軍姓名非軍名頂
 認餉籍却是本軍祖來姓名無事則聚有事則逃就
 能稽之且投充之故為藉餉者十之六為避役就庇
 疏鈔 聖治 二百七十一

者十之四竊餉者餉不必全避就者投不必餉而餉
 之所歸可知也僅使閱操者人分各隊以驗其數隊
 析各伎以表其長又於閱操之先確註年貌花名冊
 籍懸帶腰牌責令符合一至教場按冊抽點驗對牌
 冊因藝考真此時軍兵有無真假炯如觀火軍兵逼
 真想不必驅之黃鼠也即捉鼠不足而亦不必補
 鼠價也想必驅之補狐狸也即捕狐不足而亦不
 必納狐價也想必驅之私採青也即採青不足而
 亦不必上青價也想必驅之朋買貂也即朋買貂不

足而亦不必加貂價也將領加恩軍兵感動將人有吞胡之氣而虜有必烹之運且宜虜二大部落其在獨石住牧則為哈喇慎白洪大台吉及馬五素等酋耳其在張家口住牧則為打喇名安七慶把都等酋耳其在殺胡堡住牧則為永邵卜合羅氣等酋耳昔人謂匈奴雖衆不過漢一大縣今即以三部落當漢三大縣得乎

國家山河萬國兵馬億兆而尤無筭謀臣策士如雨如雲旌旗一指星霄掩映聲響相傳雷霆震驚尚猶疏鈔

聖治 卷三

向老虜婦鼻息間伺喜怒為安危將置鬚眉何地哉但得納家令之言使驃騎之將漠南當無王庭今日之封不封貢不貢又何足掛齒煩勞樞筦憂

君父也即封貢難停邊口宜嚴而邊口又思互市之多岐臣查

穆廟初年議允欵貢酌定市期歲准八月或九月市開一次後因市馬太濫費價太多閱科裁請歲定宣府市馬三萬有奇馬價一十八萬五千外定撫賞銀五萬二千共二十三萬七千此題允成期額數也乃

者邊牆頽頽市路紛紜即稱張家口獨石等處不及市期時有交易及至市期虜馬將竭故有馬之價已多無馬之價不少何謂無馬之價首執歲許市馬成數而馬不及半價必求全司市者不得不應以牌為馬照牌折價即折價匹馬不過布疋銀六錢要之實空買空屈弱太甚向使路路口皆如期而啓閉又皆如期而互市將會馬群集安致坐費無馬之價也且當其市期豪有力者又有明市一說盡將會馬挑選奪買甫買到手拉給各軍立索朋合厚償馬價

疏鈔 聖治 卷三

本五利十向使明市不開安致互市盡鮮良馬而窮軍復遭剝削也市馬入口固多老瘠間有童駒發賣定價上等三錢五分中等三錢下等二錢此等價錢僅足易老瘠皮肉耳况馬未必皆倒死乎又有童駒之價似當另酌然恤兵從予價仍舊貫未為不可所可核者馬值一兩二兩以上者中有十價馬二弁一曰依馬一曰變馬彼或別有故焉而未必具納之府廳乃致全虧市本也凡此皆詎謬為不然之慮而市平市價明市朋合等項要在一一清妥毋或日滋釁

際而終為邊市患也臣觀無價諸物心目為眩人逕
 世空雜珮贈賄珍筭裕後臣征玄黃備極方錯未有
 艸必此者有赤金有白銀有珍珠有貂鼠有蟒段有
 獸段有全段有剪絨有通綉有自綾有金女衣有
 此段有遠段有太中潞綉有清布有梭布有乾線布
 有紫花布有紅毛褐有豹皮有虎皮有獺皮有狐皮
 有真紅波有綠斜波有花紅氈有花毯有紅氈衫有
 黃致機傘有藍傘有棕帽有皮靴有大小紅漆櫃有
 琵琶有箏有阮有銅鍋有鐵鍋有香有絲線有數
 疏鈔

聖治

書

珠有經摺有涼絨有軟剪有洋皮有青絲汗巾有
 自綾汗巾有雜綾汗巾有銀絲有胭脂粉有銅鏡有
 扣耳有烙鐵有金箔有銅鎖有漆銀有銅綠有紫漆
 鞍有鍍金鍍銀鞍帶防鈔銀鑲銀事件捏子有高茶
 次茶茶壺等項臣利漢財帛金絮彩繒而外能備
 此乎臣恐京民逋欠用甚支持不繼而市賞終未可
 常恃也然宋如亟事邊城能為可守也而邊牆又形
 影之可駭也臣嘗躬歷邊口親窺邊勝據所目擊近
 口處所車馬常對其牆或以圓石或以亂石堆累數

尺歷以木板仍累石塊高廣可睹此謂有形之牆兩
 雪積久木料自爛則木不爛虜抽為薪每致石傾反
 助虜會梯礮其有無石無木僅僅覆土數簣插以木
 枝網以繩索微如菜園護鷄離落此謂有影之牆華
 夷有界戎馬難防夫邊牆最重修築為緊不意往時
 恃款弛備一至此極臣觀中人之家下及窶戶竹籬
 茨塹亦以為急堂堂

中國守在四夷累

朝三墻僅存其一而其一又把廢如此匪今撫道銳
 疏鈔

聖治

書五十五

意隄防其謂桑土綢繆何矣臣查宣鎮邊牆東自四
 海冶火焰山起接下上北路中路上下西路底平遠
 堡延袤一千二百四十二里其間低殘者居多而上
 北路為甚僅一剏修屹然金湯校會窺伺何從著足
 不此為務僅靠金繪臣雖至愚亦欲借著說者謬謂
 邊牆難修動艱土石不知何山無石何山無土有石
 石砂有土土築舊時壓木陋規遷就細石必不可用
 本處且有一種黃土堅凝如脂參以沙土石灰三合
 濬填銅牆鐵壁不翅牢固說者謬艱石灰夫石可燒

灰十山之內六處可煉柴取本山又最易說者認謂艱水夫秦人水窖當春積雨終年不乏試依山凹堤為大池漫以三和灰土打成底壁先引肇工來春來夏盈溢蕩池水可勝用乎十里一池一池工費或五六十金多或百金通計一千二百里內有近水者不池不近水者為池然亦不過七八十池一七八十百金有何難辦但版築之役非可任臣竊籌之城工千二百里其總督督百里一督者參遊十里一督者守備操防

疏鈔

聖治

卷十一

一年辦石辦灰辦池水三五月成新墻矣役有殊寵成有殊勳勞來鼓舞豈患乏人其撫道領協時省騶從如先年郭琥城大同故事輕乘一騎或肩輿躬出勸相犒用牛酒軍民和會當誦靈城說者謬難錢糧夫馬市所省歲浮十萬以餉不給係前分司借去得有餉到便可抵還見今太倉暨各省直又共欠宣餉一百二十五萬七千一百餘兩只煩題追半那湊餉半那築墻勾當有餘其銀即以厚膳入萬軍丘月糧如故而此增益之即工為守比及城完張家口一

景泰間額數寢耗尚有九萬三百四十六員名而餉故無恙也迨弘治正德暨嘉靖年間由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九員名新增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二員名共九萬一千有奇而餉亦無恙也其時鎮城各路馬額猶多牧養有地草料併充胡至今日而兵馬餉料獨憂匱也臣得其故矣臣查餉冊官軍糧俸馬騾草料布花撫賞馬市等銀歲出之數該一百三十萬五千八百七十二兩有奇及查歲入京運民運鹽屯止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五百七十八兩有奇是出浮於

疏鈔

聖治

卷十一

入多至四萬二千二百九十五兩矣即歲入秋毫無逋亦不償其所出今京倉節欠銀共四十二萬七千九百餘矣北直山東河南山西等處節欠銀八十三萬三千八百三十餘矣本鎮屯折又欠銀二千四百七十餘矣入之數原窄而逋之數復寬需之人最哀而應之人殊苦此時此地其為分司者難之難矣臣不得已首以逋餉為請蓋今倉粟竭矣馬價借矣哨銀借矣八九月間正當撫賞正開馬市分司不能丹砂以相還巡撫不能黃葉以成款此豈臣堂官所不

調移填補比及行取視腹內府廳尤加寵渥即不然亦當優叙見在科貢循良置之清華由是除授聿新武弁改觀繁難名高鍊材益奮徵召特殊流品樂趣厥後其之見聞益真振作愈妙三年之內邊地邊軍苟且搪塞猶然故事豈有是處至於衛學教官本是邊庠模範尤切往往師儒止選邊貢何裨文教今須揀取中土各科庠選一人至於陞遷數查士業報以六館三年之外士必兩化材必林選吳越鄒魯季扎開先江漢化衍文考作極未聞用夏不可以變夷疏鈔

聖治

三十八

也凡此邊政具關餉需故利則餉為實用弊則餉為虛擲臣縷縷漫言總為清餉耳至若將略兵機張弛變化臣未有知而亦安敢聒聒訟也臣願邊衛文學中有一二頗習邊情所著論說不可枚舉其大要有云守貢夷人四饒通丁今作清平之嚮導終為醜駝之應兵又云查閱祗屬文章巡勘已飽掾隸又云貼月納錢

國帑徒費殘弓傲韃操練虛揚又云追思窘軍夷馬之包何如金繒竟予之便又云侵月餉代稻田納拋

荒折路產移軍屯養將廉有識同悲含靈共憤又云虜亦可以賄驅勇亦可以巧攝民作俘囚官猶燕捷又云糧卒醉高眠菜傭夜擊柝又云操驛暨飛檄何時問是非又云選將為憂邊何知將所欲又云胡虜無常衰之運邊徼正孔棘之秋臣攬斯文味有餘美固誠遼豕庶幾墊莽而臣又不能伏此攸箴也臣為腹吏在蜀在直隸撫按道府皆遇名賢臣所言內治特述所嘗劾臣者耳臣恐終負於縣邑而又三復於斯言也臣為邊吏所見文臣武臣壽暉韜鈴皆疏鈔

聖治

重九

邁時輩故臣所言外治特稱彼所欲上方略耳臣無諱於道聽而又掠為臆說也如蒙

皇上採菲發下部院曲賜擬議擇其二施行中外則順治威嚴未必無小補矣臣不勝屏息待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二

聖德類

胡 洵 矜放官人以光聖德疏

誰有思 隱憂當杜忠言當納疏

鄒元標 直抒膚見以光聖德疏

董 基 止內操以光聖德疏

蔡時鼎 重視聽以悉事情疏

王學會 停取異物以光聖德疏

盧洪春 慎起居明詔旨以光聖德疏

目錄

卷二

劉為楫 恭陳四劄以禱端本防微疏

雒于仁 恭進四箴疏

林 材 省發章奏以聽納疏

謝廷策 朝講久虛及時修舉以光聖德疏

王就學 懇請攀送梓宮以光聖德疏

王德完 恭請篤厚中宮以光聖德疏

馮 琦 仰繹君臣一體之旨以成泰交疏

吳達可 敬陳格心要論以效愚忠疏

宋 燾 體天道宣元氣以暢皇仁疏

汪若霖 聖學方新仰祈宸斷以光聖德疏

張 濤 新望 聖明克孝克慈克敬克宏雅度疏

目錄

卷二

二

萬曆疏鈔卷三

聖德類

矜放宮人以光聖德疏

胡濙 廣西道監察御史 隆慶六年十月

竊聞災異之來治世不免而古先聖王克謹天戒則每變災為祥咎不為凶蓋天心眷愛人主凡有災祥必先示之以兆固欲國於未然防於未著以成明明之后也是故宋景出人君之言而妖星退舍周宣側身修行而旱魃不能為災故有國家者不患災異之

疏鈔

聖德

至而患無以弭之至於弭之以虛文而不修之以實政則雖日下省躬之詔日捐太倉之粟盡釋囹圄之囚無補於人事也蓋為治有要機而弭災有急務識其要且急者而圖之則挽回氣數計安社稷皆在於君則今日之所以感召和氣以開有道之長者豈在多言哉我皇上以幼冲之年嗣登寶位聰明天縱神武渙發誠以祀 宗廟孝以奉 兩宮仁以保四海大察以去不肖宜乎和氣致祥諸福畢至而景星慶雲之迭見水旱凶荒之不作矣夫何畿甸之內歲

谷不登千里怨咨每見章疏臣竊念之數日以來傳聞斗北角度忽有大星纏入光芒燭地未夜而見中外驚疑臣民駭異此皆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

皇上欲及時修省思所以召變之由也臣不諳天文稽之人言在士人有以兵戈之釁夷狄侵中國為占者在下民有以暑雨祈寒饑饉荐臻為占者杞人憂天浩不可測有以四方回可慮而蕭牆之患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又於本月十六日夜 慈寧宮後延燒連房為宮嬪所居之地則

疏鈔

聖德

災沴之應信在宮妾無疑也何也星陰象也水積陰所生也陽日以進則陰日以退而星辰順度賊火不作天下寧謐矣今一旦妖星入於角度火異見於禁中此豈細故哉嘗聞東海殺孝婦而三年不雨一孝婦而上干天和至於此則今日兩朝宮女閉塞後庭老者不知所終少者日懷怨望寡婦曠女長門聚訟疾首蹙額寒風月露愁苦萬狀此皆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故於今日弭變之急務莫要於釋放宮人而他不服論焉說者曰後庭宮妾皆供奉先朝未可

遽棄誠是矣不知先朝宮妾纍纍數百人被寵幸者
終其身無怨矣至於白首望君王之面紅顏作統扇
之歌獨可枚數哉有一於此足干和氣而況後宮千
數目望開釋之詔哉為今之計惟望 皇上勅下司
禮監查明先朝寵幸宮人若干人則優遇之體察之
以安其心而使之分願各足至於未臨幸者無論老
少悉賜釋放有家者各聽其兄子弟收還之無所
歸者使內臣之家姑安置之俾得各行其志如是則
陰疑不伏陽明日長卽有妖孽退避三舍何足以厘
皇上之憂哉 臣愚過計又不止此唐高不君則天為
虐幾危宗社此不足為我 皇上言之而往古覆轍
亦足為鑑然則今日 臣愚倦倦為 皇上言之釋放
宮人豈啻弭災異實所以光聖德也如是而又堅執
初心復召一二閣臣講求災變之由徵在君身必謀
何以表正之徵在姦回必謀何以斥遠之徵在戎狄
必謀何以操馭之徵在小民必謀何以綏輯之他如
遵 祖制以抑濫請節財用以厚民生日御經筵以
廣治道皆所以召天地之和以開億萬年無疆之治

者惟 皇上嘉納之 臣愚不勝幸甚

疏鈔

聖德

隱憂當杜忠言當納懇乞采擇疏

譚希思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十二年六月

臣聞稱成湯者不自無過而曰改過美周宣者不自無闕而自補闕何也彼其忠言之聽納者固辨之早而斷之勇也恭惟 皇上御臨以來輔臣任矣視學勤矣權奸斥而忠良顯矣中夏乂安而四夷賓服矣從善如園納諫如流允諸臣之有志匡時者莫不爭據愚悃冀効一得即謝陋如臣曩以內庫節慎之說進雖未垂允亦荷包容臣方稽首私幸謂有 君如疏鈔 聖德 五

此真可六五帝而四三王矣更復何言乃近者中外私計僉謂朝廷之上有大不可者三事其一謂 高祖之制非軍功不侯令甲昭布而 世宗為中興聖王查軍功冒濫今五十餘年無有犯者一旦李文全復伯爵是 皇祖防閑戚畹之制自 皇上而聿更矣其一謂 祖制提督太和山原係郎中叅議等官近以內臣兼分守也非令甲之舊今又削藩臬之協守者而專任內臣是 皇上設官守土之制自 皇上而聿改矣其一謂 祖制京師有營有衛司馬掌

之疆場有戰有守督撫王之載在令甲者肅如也今言者謂選兵三千操演內庭是 祖宗環衛闕廷巡防輦轂之制自 皇上而又一易矣夫 高祖起自民間情狀洞如其憂深慮遠類為 聖子 神孫千萬世計以天縱聰明如 皇上即使 祖制未盡尚當潤色而光大之況以必不可不遵之法而牽於必不可徇之情縱其必不可開之實則所謂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 陛下或未之熟審矣故一時科道部臣如劉士忠等有公疏矣如張文耀董基等有獨疏矣之數臣者曾何利於犯天顏而蹈淵谷哉誠為已往之成法不可撓將來之隱憂所當防故敢出死力陳忠言冀謂 皇上之天庶幾乎湯宣之善補也乃奉 明旨不曰已有旨處分則曰如何又來瀆擾臣恐伯爵復而伴門開矣督守專而橫害恣矣禁地操而禍階萌矣其為 宗社生靈之累將來有不可勝言者故吏部尚書楊巍懼戚里之濇縱踰制而莫由禮終也故直指周英王濟之革例不可復都察院都御史趙錦懼三省之述 迷囁聚而蘖芽易生也

疏鈔 聖德 六

故直引劄千斤膠麻子之故事以寓諷兵部尚書張學顏懼禁地之兵難於有制也故又舉武廟之練兵西城因而私置干戈者以爲言夫楊魏趙錦時望素重張學顏志在飭邊藉令無大關於安危利害此三臣者受知特深感之恩特隆何爲進逆耳之言爲弼違之說哉蓋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皇上試取疏而再干熟觀之則其危言讜論自無能逃曰皇位懸洞鑒矣臣伏讀聖旨於李文全之請則曰仰體慈衷於內庭操演則曰爲聖母謁疏陵扈駕計至於田玉之在太和山也推皇上之心得無曰爲祝釐聖母萬壽計乎信若是皇上仁孝之心昭如日星天下臣民亦諒之矣然與其順文全之請而快聖母於一時也孰若舉章皇后之爲外戚慮者諷聖母爲女中堯舜之尤爲孝乎與其奉聖母謁山陵而不免沐風櫛雨勞民殷憂也孰若慈闈日煖於深宮而問安視膳不傷財不履險之尤爲善乎與其專田玉以攝守之權而不免鑒前思後分志明禮也孰若仍以藩臣代其憂而使

疏

聖德

七

爲王者得虔恭明畏一意奉神之尤爲得手況今謀國之臣抱杞憂者莫不曰外戚漸肆武備漸弛姦宄漸萌皇上誠爲懿親謀則宜乘方張之勢示盛滿之戒潛消其覬覦之念使無爲造物所忌而福澤綿延之是引可也伯爵未可復也誠爲武備謀則宜於講學聽政之餘以簡閱勅本兵以優恤勅邊臣使軍之士勇氣百倍卽萬一有警而折衝禦侮之足恃可也內庭求可操也又誠爲奸宄慮則宜委內臣以山場責文德控馭地方不端司道不檢撫按疏糾彈使橫恣之毒無自而施潛伏之患無自而發可也分守之勅未可易也且陛下以今日爲何如時哉滇南以方捷而報警宣大以互市而懈備遼左甘肅孤懸可虞水旱災異歲且屢見間閭蕭條邊儲告匱此正至憂臣危臥新嘗膽之秋而此三事者乃並發於期月之間是果當務之急乎抑亦蠶浩之機乎識微之士多懷長慮奈何諸臣之苦口不能挽皇上的聰聽臣恐竊美威柄日新月盛尤有出三事之外者語自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萌芽不折將尋

疏

聖德

八

斧柯誠善喻也。陛下獨不念祖宗防微之意乎。請以祖宗故事之最宜急復者熟陳於君父之前而皇上試垂聽焉。其一曰絲綸之簿宜復。臣聞高祖時凡中外奏疏命尤右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粘壁有日數易者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批答皆御前傳旨直筆郎所書天語尚濕也。永樂洪熙三朝大都仍高祖之舊而倚毗尤專。宣德時令內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原吉等凡章奏

疏錄

九

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蒙留閣中號之曰絲綸簿。御批易之以紅其大事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視宗制潤色焉。迨正統初中官王振擅恣矯旨特奏收簿於內由是忠言不行而土木之難及矣。弘治間鑒正統之失朝綱親攬幾復國初嘉靖間懲正德之弊剛明竝用權無旁落此國脉所以靈長者有自也。夫啓皇上光撫鴻圖嘉納大臣同符烈祖然所以通下情而攝奸弊一政體而杜壅蔽以爲內閣絲綸之簿所當議復亦愛禮

存羊之大端也。其二曰實封之舊宜復。夫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主上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奏題實封皆自御前開拆故凡蠹國害民幾伏隱微者有奏即行未嘗倖免。至天順間有投匿名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但拘留進本人在京候旨旨下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有奏事也。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奏及副本備照由是但有詎奏權勢宦戚等項未進而幾臣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得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夫

疏錄

十

南北科道義同一體今在北者得徑奏而在南者通政司拆其封且有備照副本焉。祖宗防奸慮患之意蕩然無復存矣。此成化間汪直專柄恐人議已始有是舉此尤非朝廷本意所當急議復者也。其三曰鐵牌之置宜復。皇明政要記我太祖鑒漢唐宦官之失嘗置鐵牌於宮門內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宣德中此牌尚存。英宗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按祖宗朝深思遠慮每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所豎紅牌亦書官

員人等說謊者斬其戒內臣牌卽此意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設午門而設宮門其微意可想矣蓋闈宦之權與公卿相盛衰主上憂惕日勤召問則公卿之權勢稍涉疑二旨多傳奉則闈宦之權勝其幾甚微其勢甚可懼也今聖明御極內臣多謹固無足慮然皇上以祖宗之志為萬世久遠計臣以為此牌宜復置庶觸目儆心而專恣之權世世有所憚而不敢萌矣臣狂瞽之見不識忌諱芹曝之獻實出忠愫惟聖德皇上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停武清之爵仍守臣之勅止內操之兵而又將臣所請議復祖制三事下內閣部院大臣計議如與治理有裨亟賜采納施行以杜未萌之患以慰臣工之望以歸天下之心則聖德益光聖治益隆所以鞏皇圖於苞桑之固者端在是矣天下幸甚臣幸甚

直抒膚見以光聖德以奠民生疏

鄒元標史科給事中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中丁丑進士建言謫戍貴州都勻衛投荒萬里母子睽隔伶仃孤苦日瀆九死甘瘞骨掘穴巖之中矣迺荷隆恩拔之沉淪復齒縉紳臣將母北往期需升斗以供菽水復何它覲不意陛下俞臺臣之請授臣以給諫之職拜命以來凜凜未能稱職是懼已思學貴經世言貴適用時當有事緘默自持是為曠職時當無事激切自許是為沽名今乾綱獨斷聖政一新所在懷忠良抱經濟者搜自巖穴卽杜口不為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之訓長遵師友之學知悻悻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闇中和深自懲創恐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斯夕循省念職事不可久虛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瞽敬瀝百一夫譚天下國家之事在握其要得其要則眾政畢舉不得其要興一政釐一弊亦徒竭精神已爾史稱堯舜之知在急先務矧知不若堯舜者能役役為天下用哉故臣之所譚其要惟在培君德親臣工

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瑣屑細微之事暫不敢以瀆
聖德嶽嶽高山不讓飛埃蕩蕩洪流不棄涓滴惟

陛下以臣言為飛埃涓滴留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

大幸聞人君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

心是也心體至大不肖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

失其體者何哉欲累之也欲在奸聲淫蛙禠奏心以

聲移矣欲在亂色柔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

甘旨竝陳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間之際

有可乘嬖倖得而乘之其幾始於微眇其禍至於尋

流少聖德十三

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能保世滋

大陛下履泰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

不遂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聖學

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儒周敦頤

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陛下味孟氏寡

欲之明訓遵敦頤無欲之格言研幾於聲色臭味之

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有時無以閒居幽獨

而有惰容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銳心此匪

獨養德已也即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

形勞而亦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保

矣戊寅歲臣在戍所邊民自京師來者道聖母還

宮時惓惓以聖躬為念邊民無不舉手加額謂聖

母至仁陛下至孝陛下身安則聖母之心亦

安聖母心安陛下之孝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

萬世人君之龜鑑寡欲明訓誠今日養身養德急務

首願陛下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

手足腹心實為一體下每願忠於上每苦上之不遠

疏錄聖德十四

上每求忠於下每苦下之不誠此亡宅堂陛勢懸而

情意間隔故也三典三謨治化隆盛都俞吁咈猶可

想見易之繫卦上天下天則為泰上天下地則為否

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由來者遠矣臣往閱三朝

聖諭錄天順日錄追我孝宗敬皇帝世宗肅皇

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煦若父子或用一人而互

為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為調停父老傳之史冊載之

以為盛事陛下昔在沖年保傳必慎今聖齡日強

愚以為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戎刑獄工

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揚確許科道官旁
爲糾正何者 陛下所閱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
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
庶政惟和矣 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
未知也召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
任使惟當矣宣上意而達下情者 陛下內臣而已
過請溢言未必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
下交而其志同矣或以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
美室礙難行 憶 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早
疏鈔 聖德 五

告匱饑李相望諱者曰有司之不職也請嚴懲貪吏
者其說甚具 則以爲憲純之未肅也拊循統馭職
在有司秉憲揚休責在臺省苟得其人持身奉法則
吏畏民安不得其人依阿澳恣則吏隳民殘伏覩明
旨云科道官須心術純正奉公砥節無踵弊套大哉
皇言下燭窮節第弊端所在 陛下隱而未發 請
得而竟之省之職職在封駁其有隳節敗度執法徇
私容臣等共相交勉以圖報塞供奉鞞鼓依邇天憲
迺臺臣弊則可爲長嘆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
疏鈔 聖德 十六

朝奏事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
欲及時尚確英明神斷如 文皇帝豈顧不自暇自
逸哉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而登上理也武英
殿 祖宗朝召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 陛下一旦
鼎新縉紳之所揚誦閭巷之所傳播皆以 陛下銳
然復 祖宗朝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筮日舉行召對
盛典或先行經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上之
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升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
廣大 列聖明良相與之盛事亦於今重光矣民財

且不可得而屈其節槩足徵也出巡三楚政暇惟手
抄性理其清操足規也一時人物淳龐臣思及此未
嘗不洒洒毛豎先年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掃地
剝生靈脂膏以媚粵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
千萬視爲簞豆郵使絡繹迹遍列省贖錢不足佐之
公帑公帑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揚之
恐後拂志者輒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
此數用之者既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錙銖上
有盜竊之行則下又安得有自殖之民庶感乎行轉

空虛而饑餓者衆也迹之所履者大貪大惡而其所
劾者小貪小過其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
斧立百執事上耶不特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
者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
戢源不正而末流益濫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
濟濟踰踰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
以忘身奉公爲念臣願 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內
閣大臣直書弊端徹正統宣德年間勅諭事例懸之
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

疏鈔

聖德

十七

而威令弛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
事例重爲糾正如餽遺所不免者揆之道義無益常
度牌坊所必建者關係風化無得槩施操守端則憲
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憚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
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
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
虎不害其爲同孳孳爲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爲異
臣言雖異 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爲朝廷耳目臣矣
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眯目天地易位矣耳者

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鐘鼓弗聞矣耳目之官
不清而欲糾羣吏之貪酷拯生靈之休戚是借聽於
聾求視於盲也國初遣御史巡行郡縣我 太祖諭
之曰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疾苦據
法守正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安者亦未有昏夜乞
羨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仕者突梯
滑稽脂韋潔楹歡若管鮑陰相排擠臣不以爲憂
所憂者學未明而儒道大訕也儒道大訕始於上
之推剝而法令行也常州知府施觀民糜費民財私

疏鈔

聖德

一八

敕書院毀之誠是矣迺槩將先賢遺跡一槩拆廢
不知其解也彼敢於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
偽學以箝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爲
憂天縱聰明如 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即仁聖
豈加於孔子而睿知豈出於 陛下者哉宋真宗錫
九經於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誦之所聚徒講誦
自古已然未聞槩以偽學斥也天下生材固於所稟
資有純駁故功有真偽百偽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
維世道在頽風因偽棄真是因沙廢金因饒廢食矣

佛老之道異於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禮千百為羣
琳宮梵刹遍滿郊坰士誦法孔子譚詩書欲將先聖
流風漸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
等院不許槩棄是 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
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 祖宗菁莪樸棫
作人者深諸儒漸包摩義特立者眾如薛瑄陳憲章
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禔躬
垂訓宛然濂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真儒也今儒風不
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

疏錄

聖德

十九

士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 愚以為凡所拆過書院
先賢遺蹟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槩議修復或量為調
停雖未必真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崇儒
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
宣德初大理卿胡槩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即諭
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於既往正以獎後進於將
來宜從所請載在實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
勸學興文未嘗不詭稱之矧 陛下舉動上法 祖
宗照耀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 故曰

儒術之當崇也水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既
爛然蠲恤之詔屢下閭閻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
以為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
足以使民富強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
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拊摩鞠育與生
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也也古來
名臣出而鎮撫惟悶悶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饑
饉有勸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
移不使聚之四方者絕不以厘窳拮在則民德去則

疏錄

聖德

二十

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
賞朽骨冤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
催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剝肉補瘡啼泣箠笞
縲紲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算下
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為有虛而為實人皆曰干城之
器揮霍之才生民痛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
其原始於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
使臣職任至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
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

道使臣又為加重簡擇其人猶懼非才乃今仕者一
 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
 之望歲既得如拱璧之在抱患得患失之心重為國
 為民之念輕伏願 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
 無辜陞擢惟以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為上諸冒濫
 鑽刺輒熟可厭者絕勿使並進其現任事地方者除
 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勅都察院轉行
 各處撫臣須存大臣之體思撫摩之義以安養休息
 為主以愛民節用為本以正身率屬為先水災地方
 疏鈔 聖德 三

其所誠征者猶有田之民也有地無立錐褐無完裳
 夕無宿春者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
 法可陳也有筑獨鰥寡顛連無告扶持通衢者可憫
 也古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闢田里
 課農桑厚風俗嚴食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
 至終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蹟造為成冊解
 院無視為文具政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
 雖有水旱不能為異雖有災異不足為憂矣林壘撫
 山東大同周忱撫蘄松常鎮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

惠流民安四境晏然彼其下豈皆賢百執事哉撫臣
 者百執事之表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百執事
 雖欲不兢兢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
 賢巡撫有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 故曰撫臣
 之當飭也以裨君德以弘化理以振士風以飭吏治
 今日急務誠莫有大於此者 猶有說焉今天下如
 人一身內如心腹外如四肢精氣消耗殆盡非培養
 珍蓄鮮克攸濟先是世務為操切爭威嚴以相高閭
 里蕭條無復太和景象 願 陛下崇渾厚以培國
 疏鈔 聖德 三

脉廣仁愛以答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賞賜以慎
 各器親君子則儉壬日遠求經史則外奸日遷蒼赤
 被樂利之澤 宗社衍靈長之慶矣

正內操以光聖德疏

董基刑部注事萬曆十二年五月

惟自古天下國家治忽之機常始於微而防於著
防之於微也易為力而求之於既著也難為功故自
古聖賢之君兢兢業業慎重凝靜即一言一動必裁
於道初不敢恣其意之所向以生事端以開釁萌誠
慎其始而圖之於微也乃皇上近日之舉動則其
微誠有可慮者臣所以不能也於言也臣於去年車
駕還自山陵即聞皇上陳兵內庭此時臣以為奸

疏鈔

聖德

三

事者誤傳皇上萬無此意即有之亦一時偶言之
未必真有此舉乃無何而簡選中官矣又無何而取
用馬匹矣至本月初五日外議紛紛皆謂皇上以
是日幸西城閱管較射日夕乃罷一時該操中官久
立炎蒸之下不勝困憊垂死者數人臣聞之無任驚
異夫兵凶器也內庭清嚴之地也古聖王觀兵不庭
尤稱曰不得已而用之乃皇上無所不得已而聚
三千之中官輕以凶器常練於清嚴之地此臣之所
未解也臣謹按其當停止者四端為皇上陳之一

曰杜意外之變夫馮保之盜竊威福目前之事也

聖怒一震而保即俯首聽逐者以未嘗假之兵權耳
假令保而有兵權事未可知也當此內臣誠多善良
然寧保其盡如今自保萬一而有如保者出則今日
之兵將為之藉矣臣曰養安靜之福前者駕幸山陵
屢屢以聖意以為有此三千人者皆恃以無恐則行
幸將多也不知此三千人者皆膏粱綿薄之輩一無
當於實用即以十健卒躍馬揮刃而來立見披靡又
馬用之故此輩真不足恃車駕萬不可恃以輕出也

疏鈔

聖德

三

二曰止羣小之怨夫三千人者舊皆散處各監各廠
安居美食已久一旦使之披甲執銳衝冒寒暑濱於
死地將必不可支不可支則生怨怨則生變前日抗
州僅以月糧門夫小故激而成變幾至不可收拾況
乎禁庭之內而可使三千人有怨也是誠可慮也四
曰省無經之費夫止用金花銀每年例有一百二十
萬矣然猶歲稱不足今日借太倉明日借馬價是濫
用之明效也乃今日舉此以來賞賜且二萬金矣由
此計之將來所費寧止今日累數年後將使數十萬

有用之財置之無用之地是誠可惜也大人臣之謀國惟其利於國而已無論利害相等即使利多害少智者尤不以利買害乃今百無一利而害且不可勝言 皇上貴為天子以天下為一家百姓樂業四夷咸賓萬幾之暇以遊以豫皆足以自樂而何獨以兵為樂將計萬世之治安乎則於平治也久武備漸弛團練多備員武庫皆朽器奈何不思一夫振之而徒觀兵於內地也又如窮邊極壤橫戈帶甲之士日不再食歲不再衣出萬死以守封疆其皇上奈何不分疏欽

聖德 三五

今日賞賜之半一優恤之而徒以供一日之樂也臣揆之事體度之利害採之輿論知此事決不可有有決非國家之福故敢冒死陳之伏望 皇上採納菲封亟為停止則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茲矣雖以出位之罪臣死不避也

重視聽以悉情羣疏

蔡時鼎 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月

竊惟自古帝王所以不出堂階而明見萬里之外者惟以其日與大小臣工講求幾務期於至當夫是以人無親疎皆得自盡事無遠邇咸得洞照非以其寄耳目於不可盡信之人而以為明察行威令於未必盡實之事而以為剛斷也 皇上聰明神聖超出千古即位以來剪除姦慝嚴懲貪暴中外臣庶莫不欣然共仰 聖德顧近日之事或有不由外庭糾舉徑從中出遂使舉朝惶惑皆以為挾私之徒造為飛語密揭直達 御前此其漸不可長迺大小臣工所共憂虞痛心臣忝居言責焉得緘默夫匿名告揭律有明禁雖在外諸衙門尚不得妄投況乎 宮禁清嚴之地而敢以此瀆 聖聽縱使其事盡公其情盡實猶恐其啓讒間之門滋陰害之路況又有以實而濟其誣因公以遂其私者乎即如冑籍一事既出於實則禮部科臣自然不為隱蔽至於有無干礙考官外庭之臣人人知其無故三法司及科臣皆遵法

聖德

二六

從公勘究明白而皇上以先入之言為無隱以疑
似之跡為有因盡疑部院科臣謂其扶同回護臣愚
竊以為譖愬之語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是以聖王之
賞罰必昭然與眾共之非情見即真理屈詞窮者不
明加典章焉是以下無滯情上無私斷若不信公辯
之言而信陰私之口則在皇上方以為發姦摘伏
能知人所不知斷人所不斷而天下之情反有壅遏
而無由自伸者此道一行則法典不足以昭太公賞
罰不足以示勸懲徒使宮庭之外人人自危其為
疏鈔 **聖德** 三三
禍不滋大哉且部院皇上之股肱也科道皇上
之耳目也皇上盡疑股肱耳目為不足信豈所
之人皆盡忠信無私而可託腹心有逾於諸臣者乎
故曰偏聽生姦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乃理亂之
機願皇上熟察之也若夫冒籍生員雖陷法禁然
其罪至於削籍已無復加今將二名枷號一月萬一
嚴寒之下斃於桎梏則匹夫含冤所關非小恐非所
以彰聖德令眾庶傳播也皇上后日倘或悔之
其將謂臣等今日不言乎方聞再問嚴旨恐處分

未定疑於黨救故隱而未敢言今明旨已出不可
復回臣已知救之無及但臣所惓惓大願者惟冀
皇上自今以後凡百幾務寧公示外庭明辯是非毋
以羣臣之言盡不足信毋以親狎之言盡不足疑朝
堂之上法紀森然詭秘之私自無所容皇上推誠
聽信誰敢懷奸以自甘欺蔽者凡事處分既當則天
下之人自莫不共仰聖明即帝王之大業及祖
宗之盛治其道皆不出此至於一切飛語密揭多係
矯誣必屏不使至前蓋風聞糾察發奸摘伏乃羣臣
疏鈔 **聖德** 二六
之職天子與天同覆與地同載英明之效固不在
發摘之末也臣愚昧無所知識偶有一得不敢不以
上獻惟皇上留意省覽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停取異物以光聖德疏

王學曾 南京湖廣志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月

近接邸報禮部一本傳奉事該文書房太監劉成

一傳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如何不奏着禮

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隨該禮部具奏續奉 聖

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但麒麟鳳皇世所異物而比

他瑞不同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還着彼

處撫按官上緊進來欽此 仰見 皇上之意不過

以麟為瑞物向來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 聖德盛

疏鈔

聖德

三

治無妨也 復何言但捧誦綸音一則曰聞河南產

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一則曰朕於罷瑞獻豈不

知惟欲一見耳 請自 皇上之所謂聞者願 皇

上之慎其所聞而益進於其所未聞也請自 皇上

之所欲見者願 皇上之慎其所見而益進於其所

未見也 聞四方災異水旱盜賊日以奏 聞此撫

按事也矧麟之為靈昭昭也既產於盛世撫按敢不

以奏聞哉但竊聞此麟產於光山託生於牛腹一時

即終不祥之物撫按敢以上聞哉撫按既未嘗奏聞

不知 皇上之所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

部院大臣乎抑亦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

有聞部院大臣未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 皇上深

居九重雖聰明天縱何由即聞產於河南乎 遠在

都實不知其所自但以 意竊揣之無亦左右小臣

以奇怪取悅 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或傳聞於道路

或收買於繪圖務為鼓惑計耳若此者非 皇上之

所宜聞也此端一開日積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潛聞

於 皇上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產有某瑞可着禮

疏鈔

聖德

三

部上緊取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可

着吏部上緊陞之聞某處錢糧可用可着戶部上緊

進之聞武臣某人可用可着兵部上緊轉之聞某人

問某重辟可着刑部上緊釋之聞某處工堪修造可

着工部上緊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可着錦衣衛上

緊逮之 皇上將惟其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萬

世謂 皇上為何如主哉 竊謂 皇上獨斷之明

雖不可無而從中之旨尤不可有此關於理亂安危

之幾匪細故也誠所謂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也易曰

履霜堅冰至正此之謂耳矧四方災旱七稚流離啼
饑號寒之聲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北虜驕橫
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
引派臣寡嫠獨哀哀泣悲嗟之情 皇上猶有
未及聞者乎矧 宗室貧窮饑殍弗給愁苦涕洟之
態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
而以斃麟聞誠非忠於 皇上者也故臣願 皇上
之慎其所聞而進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謂罷
瑞獻者豈徒曰罷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欲見者也
疏鈔 聖德 三十一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不嗜好是 祖
宗之所以結人心疑 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
者其好尚恒端舉動恒慎典則具存是固 聖子神
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 皇上御極年來盛德
大業光昭 祖宗今日為一槁麟之故必欲一見令
撫按官上緊進來似此 二祖之盛德不無少損乎
假使其麟至今尚存 皇上必欲一見然產在遠方
臣猶以為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形枯槁不堪進於
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臣以為此希有之物
疏鈔 聖德 三十二

苟心欲見之則不可以言罷亦不可以言知 臣嘗鏡
之古矣周武王却旅斃漢文帝却寶劍唐太宗却名
鷹此皆聖王賢君不以異物為貴誠却之而不欲見
之者垂之後世遂為美談 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
唐於不足為者何為既知宜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
鏡之今矣我 太祖皇帝於蘄州進竹箏則却之曰
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
歲進蒲萄酒則自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
以養民為務豈可日腹累人 世宗皇帝即位之初

不可不見或誰以為其麟尚存也遂鼓惑 聖聽而
必令撫按之進乎撫按聞 命旁皇無措則責之道
府道府聞命旁皇無措則責之州縣州縣下吏旁皇
無措又不知何如而後可應 皇上之命也其中道
途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之騷擾恐又有不可堪
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困苦之時兩河報災
比他省尤甚 皇上惓惓以軫恤小民為念何苦為
此無益之舉動而勞民動衆為也至於七稚啼號之
聲十卒呻吟之狀孤寡哭泣之情貧宗愁苦之態

皇下果欲見之否耶 皇上睿哲既知器瑞獻之為

是此正杜將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

則傳之四方咸以為斃麟且欲見之況生者乎況出

於斃麟之外者乎將來聞風而進獻者接踵至也書

之史冊寧不為盛德一累哉昔舜造漆器諫者七人

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槁麟之取寧忍於不

諫耶臣雖不敢以舜臣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

皇上也伏乞 皇上俯察臣言收回成命速為停止

仍乞 皇上自今以往不遜聲色終惟其始不嗜玩

疏鈔

聖德

三三

好久而勿替不聞亦式常存布衣祈禱之心不見是

圖永堅停燥減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則所

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日講經筵則所

聞皆帝典所見皆王謨至於內臣之語有益身心者

始聽之凡涉於嗜慾者必斥之一切從中傳奉 旨

諭位加詳慎毋啓邪萌如是則 皇上之盛德格天

駿業亘古不數年間必有麒麟遊苑鳳皇儀廷以應

聖明之瑞者矣

慎起居明詔旨以重祭典以光聖德疏

盧洪春禮部主事 萬曆十四年十月

臣惟人君一身上而 祖宗之血脉下而臣民之具

增得此乎係焉非朝兢夕惕慎保此身則無以上慰

祖廟而下答輿情故出入起居無時無處必思以檢

束此心如履春冰如蹈虎尾置其身於無過之地即

有一過又悚然與天下共知之幡然與天下共改之

上不飾詞以愚下下不懷詐以欺上故君臣相得益

彰而太平之治所以隆也臣伏睹 陛下自九月詔

疏鈔

聖德

三三

去以後連日 免朝竊嘆異謂 陛下方昧爽視朝

勵精伊始何以遽自墮廢意孟冬時享當必躬親至

二十日司禮監傳奉 聖諭朕前御門已於卯初起

矣一時頭暈眼黑力乏不興也諭卿等暫免朝講數

日以為靜攝服藥庶效近連服藥餌身體虛弱頭暈

未止茲當孟冬享 太廟暫遣公文壁恭代其陪祀

官員俱加敬肅卿等可傳示彼知非朕政偷逸恐弗

成禮臣愚捧讀不覺驚皇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

莫甚於虛易固玉假有廟孔子曰氣血虛弱乃五勞

七傷所致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此言
養之當慎也臣竊觀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頭
暈眼黑等證皆非今日所宜有者不宜有而有之上
傷聖母之心臣駭陛下之聽而又因以廢宗廟
之大典臣不知陛下之心何安也陛下豈以遺
臣恭代為不廢禮乎臣以為祖宗者陛下之
祖宗也故王者必祭也之精神然後可以聚祖考
之精神今身之弗親而徒委之疎賤之臣子則精神
意氣不相統攝即使陳遵設豆祇為瀆而已矣九
疏鈔
聖德
廟之神靈謂何而又何以報本追遠乎然臣所聞尚
有異於此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藉
藉謂陛下之意豈不謂馳馬試劍非盛德事不可
以播告中外故設為危亂令天下無議不知天下之
病疾未有無因而致者即如聖諭所謂頭暈眼黑
力之不興豈聖體之固然抑驟感而致然乎其
所由來者漸矣故果如人言則偶以一時馳騁之樂
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也淺果如聖諭則似以目
前祗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也深若乃為

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匹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願
陛下有一於此者也且陛下毋謂深居九重九
有舉動外人無由知也夫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豈有
人主起居而寂然不聞於人者乎然而未有直言指
數以開導於陛下之前者是將順之道多而羣臣
之計過也陛下平日固已虛心受言然遇有贊頌
必多善心遇有指斥必多怒心意亦謂偶然之失泯
於無言則事幾隱密人莫得而議其非形於匡救則
事跡彰聞人或指而議吾後故建言諸臣一陟一宮
疏鈔
聖德
聞則天威震怒往往降黜以去也羣臣何為不爭
相粉飾以成陛下純白之行而其觸其所諱以蹈
不測之禍哉然而此羣臣之幸非至上之福也人主
之舉動近則天下視之遠則後世傳之誠於中必形
於外要有難於終掩者今日諸臣即使盡憚陛下
威嚴莫敢明目張膽以臣君過萬一有裨家野史
撥拾道聽私托筆札垂之後世陛下豈能盡禁之
而又何以自解乎故臣愚以為陛下真疾也則當
以宗社為重毋務豫樂以基禍非疾也則當以詔

旨為重毋務為矯飾以起疑力制此心明示天下檢
飭於大廷廣眾而亦不放縱於深宮燕閒鋪張於詔
令詞章而亦不虧欠於躬行實踐矜持於公孤師保
而亦不假借於左右近幸抑制於章奏圖籍而亦不
背馳於聲色狗馬則聲足為律身足為度天下之廣
萬世之遠莫不聞風心服慕德無窮其與挾數用術
文過飾非以聾瞶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 臣備
員郎署靡所短長緣職在俎豆微有感觸故不避鈇
鉞披陳肝膽觸冒忌諱儻荷 聖明垂鑒少賜省納
疏鈔 聖德 三二

即損軀殞命有餘榮矣

恭陳四劄以裨端本防微疏

劉為楫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六月

伏念 臣以章句末學猥蒙 聖恩拔置諫垣補闕拾
遺 臣之職也抒忠報國 臣之心也竊見近年以來四
方之水旱屢形窮簷之蓋藏甚置軍有脫巾而呼盜
有荷戈而起亦可謂多故矣然猶不遽為太平之累
而四海之治安於覆盂者則以 陛下之精神完固
宮府一體內外一心是以雖有災變而國本不搖今
年自春徂夏聖體稍覺違和大小臣工未蒙聖諭見
疏鈔 聖德 三二

朝講數輟天顏稀覩竊恐宮府有異同之嫌內外有
睽違之迹精神命脉稍壅闕而不通即天下之治忽
繫之故惓惓以朝講為請至昨閣臣傳宣 聖諭朕
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朕意欲與卿等一見但朕
自前月服平肝清心之劑至今頭尚眩暈眼黑心滿
脇脹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朕豈敢以荒逸
怠厥志若朕疾少愈即先出御門後聽講今諭卿等
知卿等可傳與諸司衙門務各盡心乃職不可因朕
疾久以廢政事欽此 臣捧誦綸音至再至四仰見

陛下保身之哲謙虛之度勵精之心自古帝王罕與
為儷真聰明聖主也而臣工以為朝講倦勤亦可謂
不知陛下者矣今距聖諭傳宣之日又且旬餘
而朝講之期未有所定臣私憂過計意者聖躬猶未
甚平復也調攝之術或猶未有盡乎今夫士庶人值
父母有疾則憂心無所不至視藥視色晝夜靡寧必
期於愈而後已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一念惓惓寧獨
異於憂親也臣謹條為肆劄少效杞憂之愚惟陛下
下垂聽焉一劄曰聖躬之保護宜慎夫君身萬化之

疏鈔
聖德
三十九

原必勿搯其精勿勞其形然後此身強固而不至虧
損顧人主深居法宮一切柔曼靡麗悅目娛心甚眾
自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為所動者儻一動於此致精
神疲羸而又不能嚴加屏絕徒資藥餌以為功亦何
益矣臣伏觀聖諭云皆屬精神不足以致諸證俱
作請自今獨坐靜思凡一切聲色嗜欲萬一有乘間
而動者乎即不能黜而不御但使御而有節則去其
耗精神者而精神日就完固所以培養本原慰祖
宗在天之靈答天下臣民之望端不外是伏望聖

明留意二劄曰內使之關防宜嚴夫今與陛下朝
夕承意旨而奉奔走者非左右宦官哉其間固不乏
忠謹之人然亦有便辟而好為逢者有揚揚然招主
之過以見親近以明得意者不可不察也臣每辰起
趨朝見內臣或擁門而出或夾道而馳問之皆各監
散官也不則掌印內臣名下小官也臣訪此輩所談
吐類皆宮禁之事率且嘵嘵無復顧忌甚非所以
嚴宮闈而肅聽觀也臣願陛下自今特勅諸監掌
印監官倍加約束并勅皇城四門司鑰內臣嚴加防

疏鈔
聖德
四一

範務使裏言不出外議不生此亦防內使洩露之微
去間去疑之一道也伏望聖明留意三劄曰諸司
之章奏宜嚴夫章疏之達於上或言主德或言儲貳
或言時政或言人品雖言人人殊而其心無非欲效
忠於陛下陛下御極以來凡諸司章疏內閣專
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雖逾耳批鱗刻日即下無
有纖毫壅蔽於其間者竊見近日建白多寢不報昨
諸臣以稽查請亦皆留中不宣臣愚私心揣度意必
陛下時方靜攝不遑睿覽暫爾稽遲未至蒙蔽而大

小臣王則甚有抱隱憂為不必然之慮者誠恐小人乘機肆為欺罔或事關國體有彈及大奸邪言及大利害者公然隱匿內閣不得稟擬六科不得封駁宮府異同內外睽違莫此為甚臣願陛下特勅文書房凡有章疏即按會極門首奏目一一進覽勿得過三日更乞勅令科臣二員每日赴會極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疏紀其數目以備稽查此亦防章疏壅蔽之微疏通血脉內外交孚之一道也伏望

疏鈔

聖德

四二

方之極故法令行必自近始乃今一切禁諭且有格而不行者矣即如都御史吳時來等見俗尚侈靡無節欲一大振刷先從其冠服制度之細者徵者黎然舉正起弊維風之意甚善奈何憲約刻頒竟為故紙五城曉諭輕向弁髦夫此其小者而猶格不行若是則何敢令四方聞且見也臣聞上有紀綱下有法守然後心志齊一而無泮渙之虞未見玩法而可與為治者也臣願陛下更勅五城御史申飭憲度一法之立堅如金石一令之行信如四時勿徒觀為故事

此亦防紀綱陵替之微風示四方之一道也伏望聖明留意已上四劄總無深識遠覽何能裨益宸聰但臣一念朴忠真見端本防微今日所宜亟講無過於是若夫朝講之當勤也召對之當復也聖諭已明羣臣少愈即出臣何敢復贅陛下儻過聽芻蕘俯賜採納臣即伏就斧鉞亦有餘榮矣

疏鈔

聖德

四二

恭進四箴疏

維于仁大理寺評事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性慙愚筮仕縣令特厭薄時套不肯詭隨人常以病請休致於撫按不惟既而叨轉京官臣意在恬退矣臣父迫之使就職臣思人不仕則已仕則當匡正其君臣如京閱歲餘僅朝見於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年火動常日體輒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輟而不講臣以是知皇上之恙醫術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四箴可以療病請敬陳之 皇上之恙

疏鈔

聖德

四三

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利則亂神尚氣則損肝以 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夫何醜味是耽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醉之後持刀舞劍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 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騙門寵鄭妃冊封徧加即王妃有育 皇家嗣之功不得弄封甚則溺愛鄭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也以 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儉德也夫何取銀兩動支幾十萬索滌

細至幾千疋畧不知節慎甚則拷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不喜李沂之言為不誣若使無賄 皇上何痛絕忠良而優容讒佞况沂之瘡夷未平而鯨惡神錢復入雖 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 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彼誠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計其數竟使斃於杖下此輩密邇聖躬使其死不當罪恐激他變甚則宿怨藏怒於直臣范備姜應麟孫

疏鈔

聖德

四四

如法俾幽滯於林下拘禁於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清 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皇上誠戀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蕩 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 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纏繞於心係累其身聖恙何時而可也 皇上春秋鼎盛之時經年不朝過此以後之年當何如耶今春會試場輔臣出論題聖賢所以盡其性是默指 皇上好貨好色但其指引而未發

恐皇上之未悟也臣特撰四箴以進之但臣之說
 途耳之言格心老論對症之藥石也倘蒙俞允出御
 便殿多接正人遠彼宮妾除此四累以靜攝不踰半
 年而聖體必強壯康豫如其不然愿碎臣之首設若
 護疾忌醫不以臣為訕謗則必為干名為出位訕謗
 非臣所敢也臣犯顏而諫且不計死所干名何為若
 為出位沽名設訕謗之木干道路且求言於士庶沈
 有官乎求言而不可得專設諫官使不得不言非諫
 官之外可禁箝天下之口而使不事言也近見科臣
 李春開所奏之事自有朝廷處分官守言責為說是
 阻塞言路言路不開國家遇有大事人所不敢言者
 科道將曰吾輩不言他人言之其有愧於言責多矣
 若箝人使不言彼將曰吾輩不言天下莫敢言者但
 舉刺人才條陳世務求無利害足矣若有禍於已而
 有裨於君皆避而不言胥天下而以言為諱此說倡
 也豈臣祖宗之福乎聖疾踰年若使有言及病根
 皇上可望改省聖恙可痊期臣可默然臣見年今言
 者未及病根醫者未曾收功臣世沐聖恩縱冒出位

之嫌不容塞咽結舌已也孟軻氏論國君有取於法
 家拂士今觀鄒元標正折檻引裾之傳批鱗補闕之
 拂士也皇上置而不用臣有以將其心矣蓋元標
 一仕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明知其賢忠而不用
 也豈知直臣不便於皇上及左右深有利於社稷
 宗廟者也上既忌言不必諱言其望拜昌言之世遠
 矣矧當今之時何時也劉汝國之寇雖云暫平南直
 湖廣江之東西荒旱為極哨聚可慮且遼夷犯邊雲
 南鄖陽甘肅等處軍士動則鼓譟而難制此有識者
 寒心而衣袂之戒誠不可不豫若皇上勵精圖政
 引用正直可以潛不軌者之異志苟如今日宴溺荒
 淫使豪傑解體將禍生不測況奏瀆多留中不出抑
 不知為酒色財氣迷而不發乎或出納之際有未明
 乎倘遇軍國大事憑何奉行究其流弊不止誤事將
 使國脉壅而不通害可言哉皇上之溺好四者不
 曰握生殺刑罰之權人咸畏之而不敢言居深遂密
 禁之地人莫之知而不志言不知言鼓鐘於宮聲聞
 於外幽獨之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可曰莫可觀也

疏

聖德

四五

疏

聖德

四六

而遂不檢乎權但可以傾保祿全軀之士而懷忠肝
義膽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即鼎鑊在前斧鑕在後
亦所不顧也四勿之箴臣一得之忠悃伏望采納
置之御座庶可以慶聖躬光聖德宗社幸甚天下幸
甚臣以冒死之罪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當視
死如歸含笑遊九原矣敬將四箴開列于後戒酒箴
曰猷彼麴蘖昕夕不輟必志內慢威儀外缺神禹疏
狄夏治興隆晉武銜杯糟丘成風進藥陛下醲醑
勿崇戒色箴曰豔彼姝冶食息在側啓寵納侮爭妍
疏鈔聖德 四十七

悞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暱姬歷年不久進藥
陛下內嬖勿厚戒財箴曰競彼鏐錄錙銖不剩公帑
稱贏私家塵甑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
難謹進藥陛下貨賂勿侵戒氣箴曰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盤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
皇暴戾羣慙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

勸望

聖明克孝克慈克敬克仁克宏雅度以茂聖德疏

張濤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月

臣惟

皇上彝倫敦叙孝慈業篤於宮庭勤恤誠祈仁敬夙
昭於上下天地存心包荒為度二十二年而來

聖祖神宗之理集成顯赫茂以加矣而臣猶謬為陳
說溷瀆天聽毋亦責難陳善意乎何言克孝則

皇主為人子之道也蓋為天子母則必宜以天下祝

疏鈔聖德 四十七

及者

慈聖皇太后壽辰

皇上愛根天性禮備常儀臨朝受賀道路懽誦計今

仁聖皇太后頃亦當辰矣儼駕翠華幸嵩祝將兩

宮胥慶觀聽允諧也苟或忽為彌文萬一當期不出

聖母春秋漸高之日宮闈獨處之中所盼望于

皇上者何殷而

皇上將何繇以聚順而慰悅之也朝省暮定原非過

勤歲行一祝尚屬疏節臣故願

皇上祝 仁聖如

慈聖而全其一體之至情也何言克慈則

皇上為人父之道也惟愛子而知勞故擇師為瞻式

皇上重視洪緒獨運濬諷特令

元子蚤就教諭 九廟用懌群疑頓消道何容贅唯

是宮僚關係不坐得人則善匪人可虞昔在

世廟選擬失精卒致科臣周琬有言嚮非輒聽更定

則黃易費案李廷相等居然在列矣頃知

皇上加意慎揀必無前誤但一朝衍講不遇具文而

疏鈔

聖德

文四十七

二

人品不與二三閣部不無獨信而公評未悉况館誼

相礙愛既難化取舍既異缺望易生以臣度之不如

集輿論於會推而俾尤卿科道僉舉其尤之為得也

臣願 皇上必重講讀以重 元子而務得端方正

直之士行其養蒙聖功之愛也何言克敬則

皇上主天地宗廟之道也蓋明禋而恤祀必如在以

告虔乃者 皇上經年遠處屢遣代祭神祇宗祖豈

肯格歆妖星垂警淫雨作災揆厥所由殆非虛致頃

又風日爭明見於元旦變稔不息省念宜殷夫日掌

陽何故陰霾為蔽日又君象何為歲朝難覲靜言思

之實大可畏繼今朝日夕月繼今饗廟郊天臣願

皇上齋戒如期執灌無數也何言克仁則我

皇上惠鮮億兆生民之道也古者饑溺由已涸源在

身每為春和議賑而且以矯詔發粟聽之吏也目今

汝洛徐淮流離困苦其情狀有不忍言者夫畧科臣

王德完等按臣陳登雲等各疏亦概具矣我

皇上不急之供及急可念之灾罔念將恐溝壑餘生

鳩劫狂逞且恐系遺既盡邦本何歸臣竊腐心計無

疏錄

聖德

文四十七

三

所出度必特勅撫按廉遣該省司道督同該省有司

單騎出郊望屋察饑酌查該省府州縣庫儲贖稅等

銀聽其便宜分賑不必詳請延遲惟與有司公同註

冊以便稽考以埃補銷斯須殘喘乃庶有療司道儻

盛驥從有司儻繁供億是謂不職撫按得而問之全

活不效風聞者亦皆得而並問之故臣獨重賑救之

人蓋謂有人則設法區處盡心散給不患終無奇策

矣臣願 皇上勿以數郡生民任其相食而愛一勅

諭使災傷地方不蒙得人之信而飲曠蕩之澤也何

言雅度則我

皇上翕受併包之道也古者聖君御臣有責讓而無忿疾有譴謫而無錮禁是故青可原過可使耳往日科臣李獻可等請濟過激部臣孟化鯉等調停未預致于天怒忠而被放迨閣臣疏及奏交有云或屢推而未報或一斥而不復

朝廷既不得真材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當蒙

皇上轉圜嘉納皆下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宜乎

疏鈔

聖德

又四十一

四

凡有錄用必無拂抑乃今困於龕巖者尤多叙在牘劄者尚阻反令閣臣蒙疑而疚心部臣惜材而掣肘是皇上所謂着實舉行者茲且不必着實乎或亦皇上且謂褫職奪官由我作威振滯賜環憑誰作福乎以是為疑莫若明勅吏部盡將先後逐降諸臣稽詢公私分別材品遇有相應員缺明白疏請得可後已偶不蒙允積誠再請即如趙普之數四補牘不得為瀆也如是則

皇上昔日之威明為今日之福操柄有在更何朦朧

不過惜

皇上之人材以分

皇上之歛念臣不願

皇上終忍視國家之空虛久令政事之不競而不獨為棄臣乞還一官也臣資望淺輕啓聒深切厭薄唾棄窺有密意詹詹款款祗增惶恐願此等道理此等舉動上係聖德懋勗則德崇近措令聞遠光冊史玩忽則德損巷有異議史鮮微稱正為

皇上陳尤為

疏鈔

聖德

又四十二

五

皇上大懼也不然而何以立於天地父母君臣之間也伏乞銳自為計留神鑒納設誠施行幸甚臣不勝翹跼竦息虔切待命之至

省發章奏以圖幾康以弘聽納疏

林材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士獻詩瞽獻
頌史獻書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兼聽竝觀治
之所由盛也自漢以來始置言官夫以四海之利病
得失萃於一官使言之即上焉者聞道而求諫用其
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不敢自盡者況於厭聞其言
深疑其黨又誰肯撻徑尺之鱗而犯九重之怒哉惟
我皇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納諫求言天變疊見
則儆戒常申水旱頻仍則賑恤屢下顧宇內猶多怨
咨之氣朝端尚乏喜起之風者此何以故則以上下
之情未孚而聽納之量未廣也夫國家設立六科封
駁所寄都察院十三道御史糾察攸司但其心勤獻
曝而勢隔排雲故發奸摘伏獨籍袖中之彈文而補
闕拾遺須殿上之札子是光明之所以下濟忠讜之
所以上聞者凡以章奏之無壅耳惟數月以來封事
半閣奏牘多虛雖纖塵涓滴未必皆補於高深而葵
藿芴蕘亦有關於獻納臣不敢槩舉如近日科臣

耿隨龍包見捷孫羽侯田大益黎道炤等道臣甘士
价許聞造等憂時竭智觸事陳言率皆遲留久未允
發甚至於臺省乏人需在旦夕而都御史孫丕揚借
臣兩疏以請俱不蒙賜允夫是數者言雖不能盡同
而意則各有攸當蓋用入行政指以為謬則無關於
齒馬之嫌而民變夷情見以為憂又何涉於投鼠之
忌乃聖心洞照非不與日月並明而聖斷久稽終不
與江河同決者臣則有莫測其故矣如謂其言之偶
合者而疑其同謀歟則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大舜之

疏

聖德

四九

所以咨禹也如謂其見之相同者而疑其朋黨歟則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又孔子所以知仁也夫朋黨之
說自古有之惟辨其為君子小人而已故宋臣歐陽
修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為人君者
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
之時元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之時臯陶稷契二十二
人為一朋周之時太公望散宜生三十人為一朋而
聲施至今鴻名與天壤共敝獨漢唐宋之世黨禁屢
起而周福侯覽朱全忠蔡京賈似道輩輒欺其君而

煽和之遂使正人盡逐美業鮮終書之史冊至今扼腕治亂興衰之迹此真非萬世之炯鑒哉臣等固願皇上建韜設鐸明目達聰廓眾正之門杜羣枉之路柬北周之辯消朋黨之疑惇德允元推誠待下視四海如一家視羣臣如一體念閣部者為皇上股肱又念科道者為皇上耳目股肱司其運用耳目稟其虛明勢本相須用實相濟使視聽少有未真則動作必多逾節若耳目至於蔽塞則股肱盡屬駢枝由斯以談何容廢缺伏望皇上於一切章奏早賜批

疏鈔

聖德

五十一

發即其中言有過愆者則狂瞽諒其可矜設有當從者則管刷亦為不棄悉下部覆審酌量施行則嘉言罔伏不獨止輦之休風再見於今而一日萬一大奸巨慝為世之所不敢言者亦莫不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詞說矣社稷無疆之福端在於此臣恐不勝冒昧悚息待命之至

朝講久虛直臣久廢及時修舉以光聖德疏

謝廷策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

臣於春二月內行取抵京接邸報見大學士陳于陛一本為恭效愚衷披陳時政之要懇乞聖明采納以光治理事首稱接見大臣錄用人才為言甚悉奉聖旨覽卿奏具見愛君忠猷謀國遠慮關朕躬及錄用人才的朕已知道了其餘着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舉朝大小臣工莫不鼓舞懽忻誦皇上有從諫之明莫不翹首頓膝而望皇上旦暮行之以為太平美政何今時已滿且月矣而上朝廷之期竟未一出以言得罪之臣亦未聞有一憐而錄之者臣愚不勝大惑孔子論聽言之道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政之為貴異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輔臣于陛之疏豈不稱法異兩備哉皇上諒其為愛君獎其為忠猷又論之以知道亦可謂從而悅之矣獨計所謂知道者非徒知之而已也知其言為忠愛而不用其言以行在皇上不得受其言之益在輔臣不得盡

疏鈔

聖德

五十二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

謂聖德何謂聖名何臣固願皇上熟思而急圖之也敢以往事為證可乎臣聞周宣王嘗宴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於視朝後世稱焉 皇上御極視周宣王何如也聰明睿智其過之也遠甚勵精圖治其過之也亦遠甚惟靜攝以來朝講中輟輔臣至於終歲不能一再覲天顏而奉清問竊恐宮府漸隔而煬竈之患隨之矣皇上誠釋輔臣之言慨然申定朝覲規或朔望之必

疏欽

聖德

五十二

出或祭告之必親時召大臣商確政務即不能復常朝之規而一月再臨亦不為數即不能復日講之舊而便殿賜問亦不為勞君臣意氣洽於泰交國是紛紜定於面決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天下後世將咏誦聖天子之舉動於不朽而周王何敢望下風也臣又聞宋仁宗時唐介吳充呂景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數十人皆以直言謫外殿中待御史趙抃進言曰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論事權要傷之者眾耳仁宗允其言諸臣悉令召還由是

嘉祐之治有聲宋室榮華至今 皇上御極視宋仁宗何如也文武聖神其過之也遠甚君子滿朝其過之也亦遠甚惟邇年以來諸臣任事過銳進言過激直遂慙愚不能無罪 皇上震怒杖責貶削前後百十餘人此百十餘人者品格未必相同皆以氣節名世儻一槩錮之終身是明予諸臣以名而暗貶國家以失人之害非便計也 皇上誠釋輔臣之言慨然勅下吏部查諸臣中言雖過激而心則無他者幾人事雖執拗而心本為公者幾人各疏名上請斷自

疏欽

聖德

五十三

聖裁即未必盡行召還或特為簡拔以完其用亦未必盡復原職或別行推補以盡其才用不測之威以懲創於前又用不測之恩以甄別於後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天下後世行將宣揚大聖人之作用於不窮而宋仁宗何能彷彿萬一也此二事者諸臣言之多留中不報報輒忿怒輔臣言之幸蒙嘉納納之又未慨行此臣之所不勝欵欵之愚為 皇上再言之也臣初試為御史豈不知苟祿可以容身當國家多事之時又豈不能彈摘臣以寒責惟君德為萬化之

原而人才修社稷之計時方修正史以信萬世而
皇上之注念誠為又 皇上之令聞永譽所係臣何
恐以二事坐聽流播四方傳宣來禋為聖德累為令
名損哉此臣之所以為 皇上丁寧之也儻蒙 聖
明采納施行太平無疆之福端在是矣

疏缺

聖德

五十四

懇請攀送梓宮以光聖德疏

王就學吏部主事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恭遇 聖母之喪而因思 聖母當年所為相我
皇考以成 祖宗數百年之統者雞鳴脫簪不啻勤
矣所為育我 皇上以承 皇考千萬年之緒者撫
摩鞠育不啻勞矣不幸一旦上賓固知 祖宗在天
有靈必為震動 皇考升遐未久必為痛悼而我
皇上孝思純篤當此大故哀痛迫切當必有萬倍恒
情者但 聖母之音容不可復即猶幸而可以憑棺
痛踊而舉期在此一刻則憑棺痛踊而為 祖宗重
冢婦為 皇考惜賢助為聖躬自報鞠育之恩者亦
惟此一刻 皇上於此不知宜何如為情也乃今以
聖躬違和遣官代送臣聞之不勝痛心不勝栗股臣
思前孝安皇太后者 皇上之身所自育也 皇上
之身皆 皇太后之遺財凡可以報 皇太后之恩
者何可復自顧其身自若聖人論子道而不愛髮
膚垂戒論喪禮而以形毀骨立示訓非無見也今
聖體違和或亦哀毀旣我而獨斷一拔送之禮以致

疏缺

聖德

五十五

聖孝不終豈獨非古禮即聖心亦豈能自安耶嘗

讀毛詩蓼莪之篇有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是父母之恩方痛欲報無從也顧

得報而不報即且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

可忍烏乎不可忍臣恐難以形諸詔諭書諸簡冊而

傳示天下萬世也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力疾一出

而朝祖遺奠諸禮一一躬親勿令非類者代而使

聖母上賓之靈不至於無依則二祖列宗與我 皇

考之心必且罔怨罔恫而百官萬民亦且翕然觀禮

疏鈔

聖德

五二六

而合天下以成其孝天地綱常聖賢彝訓皆藉此一

舉不泯矣臣情迫詞短言死生言不勝哀懇之至

披瀝赤心恭請篤厚中宮以光聖德疏

王德完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

臣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必始於齊家班固以夫婦

之際為人道之大端庄衡以妃匹為民之始萬福之

原皆至論也故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

陽之與陰父之與母也地與天並位天不交地則乾

坤毀矣月與日並明日不麗月則晝夜息矣陰與陽

並行陽不順陰則寒暑愆矣母與父並配父不顧母

則家道索矣今 皇上萬國之父也 中宮萬國之

疏鈔

聖德

五二七

母也 皇上聰明天縱位愛性生其眷禮 中宮夙

稱優渥乃臣自入京數月以來道路喧傳咸謂 中

宮役使止得數人憂鬱數親藥餌且沾危不自保臣

驚惶痛惋不勝宮禁深嚴虛實未審臣即愚昧竊知

其不然第臺諫之官職得以風聞言事果 中宮之

不得於 皇上萬一有憂鬱歟則子於父母之怒猶

得以號泣幾諫矧 中宮為萬國母安得隱忍不言

以傷教養倫果 皇上之眷顧 中宮有加無替歟

乎於父母之謗具得昭雪辯明矧 皇上為萬國父

安得蒙蔽不言以虧損盛德兩者躑躅無一而可數
日間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蓋天地陰陽之大變宗廟
社稷之隱憂滿朝大小臣工無一人不聞無一人不
駭而無一人敢言蓋以全軀自保與忠君愛國之念
交相戰而不自勝也臣庭羸之骨不足以嘗捶楚枯
朽之棟不足以當雷霆然所恃者高皇帝在天之
靈且美漢史表益卻坐事耳太祖高皇帝冊立
皇后册曰天眷我明啓運與玉為君為后可不慎歟
君以任政慎於治外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
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欽此臣以長
久之道為皇上披陳即惟鈇鉞之誅亦可見太
祖高皇帝於地下矣漢史載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
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表益引卻
慎夫人夫人怒文帝亦怒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席哉且陛
下獨不見人戴平漢文悅語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臣賦賦不得出入禁中何敢比表益之卻坐然得致
皇上眷顧中道上奉虛受媿美漢文即死且不敢

疏鈔

聖德

五二八

不識忌諱冒犯天威不任席藁戰兢待命之至

疏鈔

聖德

五二九

仰釋君臣一體之旨併陳大義以成泰交疏

馮琦吏部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此因戶部以錢糧不支具疏上請奉旨寬限解進以彰君臣一體之意臣工祇誦明綸無不感慰竊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天地亢則成旱君臣激則成睽比者久旱之餘勿霜微雨久隔之後自奉溫言此天人

疏鑒

聖德

六十一

所以致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平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君父其咎一臨事氣欠和平詞多枝蔓不能納約自牖以開悟君父其咎二謀身急於奉公徇人多於徇國任德不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此何以取信於君父其咎三小臣惟恐大臣有權大臣惟恐小臣有言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與小臣兩絀相忌相傾互事互欺何以取重於君父其咎四懷顧忌則自甘於不言窺機覈則自附於敢言事事類於寒蟬既虧風節人人託

於鳴鳳亦涉雷同迹已相符語又近瀆安得不取厭於君父其咎五以外廷而測中禁聞未必真以平世而談危亡事未遽驗一言不真則疑羣言皆妄一事未驗則疑諸事皆虛事未快於心言多途於耳安得不取忤於君父其咎六以此責諸臣罪固無詞然其咎難諉而其心亦有可原者皇上但見前後相舛上下相左若有意於為欺為抗遂欲極力以裁抑之始而惡妄言也而惡直言久之言皆不入矣始而點陪推也而命別推久之人多不用矣臣觀皇上初

疏鑒

聖德

六十二

政原如彼則皇上初心不如此上心不欲為此而為羣臣所激以至此下之罪也上偶爾一為之而羣臣所激遂至堅持不肯自還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皇上太高持之太急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未品與夫相排相詆之狀皆積為皇上所窺而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為不可窺測於是上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肯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久之上下之情澹然漠然不復相法臣請以君臣之

真情言之人臣任事進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於事
中言而忠誠溢於言外非出於不得然而出於不
忍不然者情也人君用人亦須有一段真誠相倚相
信更無疑忌鄙薄之意參乎其間方其用也情在委
任及其退也情在體悉今羣臣自及所以事皇上
與皇上所以待臣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人也
而羣臣至衆譬之山之高者其峰必孤必衆土衆石
環相擁附而後其勢尊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於下
而明主日孤立於上如不操之舟久而孔隙日開如

疏鈔

聖德

六三

不張之弓久而筋膠漸解萬一有危疑難處之事誰
與謀之隱微難暴之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朝
講久虛羣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章疏又多不
報即使事至上前毫無中格而明主意指何由下宣
一疏遲一事悞矣一官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
則大不知所悞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稱
其朝君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爲其國榮其朝君臣隔
絕人才衰乏以爲其國辱今舉天下而無一可用之
言無一可重之臣諸臣之處於京國如寄耳數年之

後且老且去烟散雲消而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
曆中君臣隔絕如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
之歟人臣當之歟且夫綜覈者國家之大利而偷安
者人臣之所甚便也綜覈者利在速決偷安者利在
不斷今章奏留中推舉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諉朝
廷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便而國家反
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爲庸臣甚易而忠臣甚難
爲塞責之忠臣甚易爲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
未有不愛惜忠臣之理第所以效忠者誠不足而慙

疏鈔

聖德

六三

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於君又遂疑天下士大夫不
爲已用而久之亦遂以爲無足用耳臣願羣臣退而
自反也欲效忠謨本爲國事何爲上下相激反致齟
齬亦願 皇上深思羣臣之言自是朝廷事耳一時
意見不到何足久置於懷何苦以朝廷之事與臣下
爲懃念及於此則臣下之論自平而君父之氣亦平
矣伏望 皇上沛然下明詔示羣臣以用言用人之
本心責以不能盡心盡職之明效盡赦前日微忤小
過以與羣臣更始臣亦洗濯其心以奉 皇上君臣

同心一以修明政事為主夫使臣子之心同注於朝廷則自然不爭君臣之心同注於政事則自然不隔如進一言務在實理實事實情實語以聞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嘉納之其不當也願 皇上明訓之如用一人務在論資論俸論才論品以請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點用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示之盡剖疑障洞披肝膽君臣上下永無嫌猜明如日月之無私信若潮汐之有準朝廷氣象自是精明天下人心誰不震懾以 皇上神聖為此不難願直恐不為耳

疏鈔

聖德

五十四

等職統百僚百僚之罪皆在 臣等之罪自省自責無以自容一念赤心惟欲為 陛下復完上下之交以成一體之誼而已惟 陛下憐其意而留神采納焉

敬陳格心要論以效約牖愚忠疏

吳達可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

臣聞王者奉天而順時故孟春之月帝出於震震為長男蓋皇儲之位也乘春舉行示天下以主器宜重之意也天子命相布德和令命有司發倉廩賑乏絕出幣帛禮賢者示天下以施祿及下之意也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示天下以集思廣益之意也蓋陽春伊始政令宜新人君法天地之和崇上養之德類如是 臣近觀繪音善念森發真

疏鈔

聖德

六十五

如方春氣和萬象生機孰不可遜者夫陳善閉邪臣子分誼況君有善念而不能開承順以效納約自牖之義如糾繩之責何臣忝列言官不忍默默敬以皇上善念所宜允者列為格心要論願返觀而採擇焉伏讀聖諭有云皇長子喜事臨近又云典禮在邇是心何心也父子至情發於天性而不容已者也善念也顧冊立加冠必在履端之始而大婚嘉禮尤宜秘天之時今禮臣言之盡省諸臣言之府部大小臣工合詞以請未蒙批發豈後禮宮之落成乎春和嚴

督工俸立可就緒必待珠寶之取盈乎少示節省儉德正足貽謀是在之皇世一睿斷問而大信克全典禮肇行矣斯舉也所當克廣愛予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出震者也伏讀聖諭有云政本重地豈可久缺便着該部會同九卿科道掌印官通將前後所推閣員在任在籍素有本望者勿拘員數以彰軼進博採求賢之意是志何也君臣大義出於由衷而不可解者也善念也顧精神簡注以憂求可以求賢意見轉猜印博訪終屬故套今部院九卿科道諸臣從

此錄

聖德

李六

公會舉列名進講者至再且二未蒙欽點豈以元輔尚可供職乎亮正熙載必非偃臥者所宜居豈以次輔可以專責乎重務煩機亦非獨力者所能任是在皇上一簡閱問而台鼎有尤疑丞有賴矣斯舉也所當克廣禮臣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交泰者也伏讀聖諭有云行取科道候旨逾時朕已知道了是心何心也求言納諫之真心也善念也而遲疑未決明旨尚羈豈以難進之是類多浮薄之儔而厭惡於既選之後孰若慎重於未選之先乎以爲取到推擇

知縣皆遴選於千百之中而積俸博士中行又品階

於輦轂之下其終老成端亮曉知治體者未可謂盡

無其人也 皇上何必過疑而推挫之也伏乞勅下

部院及時考選以撫按之官評參之舉朝之公論必

得正直練達者以充其任而浮沉躁率輩不得濫廁

其間將見臺省有人聰明四達斯舉也所當克廣聽

納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咸虛者也伏讀聖諭有

云朝廷礦稅原爲裕國愛民不許擾害地方不許重

徵疊收天語叮嚀三令五申是心何心也爲國爲民

疏鈔

聖德

李七

之真心也善念也而中使未徹羣黨縱橫豈不以撫

按之徵收終不免於怠緩不若此輩專奉勅諭可以

殫心經畫乎臣以爲憲臣酌量於內外之供其聞見

最真而有司調劑於上下之間其爲力甚便 皇上

必欲取商賈之資以厚內帑之積縱不敢望礦稅盡

停第責成撫按徵解足額誰不奉行惟謹何必貂璫

是憑任其威福舉憲體而弁髦之也伏乞蚤頒綸音

撤回中使而以礦稅應徵應解者歲命地方官如期

以進庶羣奸不擾而國課常盈斯舉也所當克廣仁

愛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損益者也昔宋臣程顥為監察御史裏行惟務以誠意感悟上心韓琦居諫垣時所言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上可其奏十之八九夫宋之神宗不過中材之主二臣所遭猶得諫行其志我皇上英明天授稟有堯舜之資今三陽開泰聖念日新臣何敢不以轉圜之美望其君而自處於二臣之下乎謹以時政之最要者著為格心之論激切上聞惟冀皇上虛懷而賜納焉下情不任悚息待命之至

疏鈔

聖德

卷八

體天道宜元氣以暢皇仁疏

宋熹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一介草茅荷蒙皇上厚恩育之秘館廁之柱下損糜圖報之恩永矢於寸心比值元旦之期望闕焚香叩頭祝聖壽於萬萬年臣書生也誦詩讀書訓誥之外一無所知復思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自古記之矣工藝當此時尚不容緘默以負國恩況臣言官也千慮一得願比於芹曝之獻惟聖明電察焉夫時行春令天地閉結之氣於此融通民物陰鬱之思於此舒暢草木翕聚之脉於此發榮皇上如天運於上無息無荒體乾健於不息而輔臣朱賡職司燮理襄贊天工不進於拜禮風言之盛不有不容泄泄為者書稱元首之明未已也而繼之以起哉起者奮然興起之謂也念天心可格民心可畏防之又防惕乎其惕昧與視朝日夕勤政蓋時幾以勅天耳書稱股肱之良未已也而繼之以喜哉喜者踴躍任事之謂也伎倆強云盡融矣而庶官庶事之廢弛難曰泰越其肥瘠聲色

疏鈔

聖德

卷九

雖曰不動矣而任疑恤民之籌畫難曰玩揭於日時
有臯陶之邁種則可無鎮雅之名有姬旦之吐握則
可無伴食之誚故熙載而先之乎奮庸彼斷斷休休
必合之於有技彥聖之好而始真否則模稜觀望者
臣曰之以借口矣至於百工之熙熙者廣也師師濟
濟布列庶位故分曹而奏合之共亮乎天工大僚多
缺員無問百工矣百職若晨星無問能廣矣邇已能
乎遠已柔乎食哉惟時乎今禁城以內商人行戶蕩
產破家妻離子散揚致中之厄焰方熾而殺人命如
草菅而不問十室九空街哭中怨潰敗之形正如癰
之未破水之未洪且不知所底止而四夷有輕中國
之心乃四方水旱蝗蝻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或枵腹
而斃或併日而炊菘根嚼樹皮一室也而女泣兒
啼一衣也而千絲萬縷 皇上若知其苦當惻然而
動念者何柔何能何食之有也嘉言罔伏乎野無遺
賢乎萬國咸寧乎今早囊白簡積空補而罔功雖喉
乾唇焦而九關懸隔於萬里羣下之痛哭彌切而天
聽彌高即閣臣一揭不報再揭不報亦僅僅付之發

疏鈔

聖德

七十

抄塗人耳目而已而賢之待用者俟一官如河清賢
之逐於衡茅者壯者老老者死遂絕望於賜環之詔
甚而中秘之局未結留者散者都泯於無形則推抑
消磨之法已入於化境而試觀萬國有楚藩之變有
滇南之變又有七下妖賊之變甚者前歲安定門外
嚮馬賊十百為羣白晝操軍之馬數十匹跨之而
馳此等景象豈太平之世所宜有也 臣不知罔伏
無道咸寧者又安在矣罔失法反乎任賢無二乎去
邪無疑乎今儒童殿督學黃字魁殿方而貪黷濫廁
於冠裳重白沆乎武弁壞法亂紀三尺已為掃地矣
而端人正士介然絕俗不惡而人自畏不冰而人自
寒媚嫉生憎至影生疑甚至有二十年進士僅列刑
曹白首為郎而構陷尤坐以營求之名公孤百執
至今無有一人為之昭雪者 臣於此未嘗不咄咄而
長慟也彼儉刑軍側相便辟登於結納之術善事貂
璫慎造飛語以熟輒繞指之意靠水山攘背裂眦之
形敵清議甚至旁觀者為之愧流而憤憤若罔
覺也 臣不知法度豈豈賢奸之辯又謂何矣前此數

疏鈔

聖德

三十一

事皆臣所觸目酸心欲陳於君父之前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法古憲天勵精圖治減供億蘇商民舉遺佚行考選置大僚補百職進君子退小人下章疏肅法度俾刑餘不得銜天憲而恣睢奸宄不得亂王章而跋扈九臣之臣共勵將士董守堠堡使戎虜不得時入境蹂躪斯元氣以暢神氣以張而宇宙登春自矣臣聞臣幡然於幣聘之來愴然抱捷市之耻一賢不用則曰窃位之羞一六不獲則曰時予之辜非堯舜不陳有謨謀入告而唐虞盛豈令其專疏

聖德 七二

美於前臣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廖今之世道如人一身嘗虛羸之甚固宜滋補當閉結之極不廢疏通苦瘁利之時而優游歲月徒以參苓之劑投之是泄沓沓耳愚暗書生不知忌諱犬馬微忱惟圖報身碎骨亦無所恨因此不避斧鑕敬陳一得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聖學方新仰祈宸斷力行以光聖德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臣性有天下者莫大乎被聖人之名而屹然必為聖人之事故堯曰允執文曰誕登詩書加之頃者 皇上銳意崇文降心道於春秋大學衍義補兩書特賜闡釋仍徵用儒講供事天語傳宣滿朝懽悅聖人之問學若此其勤矣於是 徽號崇而乘輿親宏模頌而封建定單恩錫類宇宙大同至以皇明典禮刺訛扶微則又滿朝驚嘆聖人之問果不可及疏

聖德 七三

也然而講幄猶虛簡命尚格方辰易邁念正微臣竊疑之夫 皇上勃發宸衷條加問斯豈下口舌所能過徵 皇上試檢此時此心何如明湛何如振其持之太固反交戰未可自決耶抑恭默以思姑緩諸關說耶易傳有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有窮一陽乃兆故造物之大不患其創而患其不復聖人之學亦復如是是故智勇兼錫有迷卽開是為不遠之復蓋逸職側身不仁於是有休復其其德躁而乘危於是有頻復之厲

皇上萬幾叢委豈無紛紛一旦收攝神明歸之義理
斯亦天地一陽之日矣夫時不可過機不可頓賢不
可御令不可玩 皇上何不祇敦前旨益矢初心間
舉曠儀以敷文明亟問儒碩以大啓沃夫廣廈細旃
之上羣賢時集百官惟熙討 皇極之精微肅青宮
之型範以衍無疆 天地固不休哉蓋 皇
上則神聖文武之主曠百世而一出者也何者古之
人君出入燕閒必有誦訓箴諫之官蚤夜兢兢而猶
不能無失焉 皇上深宮靜俚有年矣 阿日耀魁
疏 聖德 三

天下則以漸棄成法而陰壞之即六部九卿晨星幾
盡官少則罅漏必多權併則專私易騁 皇上本欲
擇人任事而事反以因循滋弊 皇上方欲爲官擇
人乃更有庸沓苟且偏據之以爲利而不可問者于
國家亦何益哉夫 善善罰惡如天道無心而寒暑
盈虛大節不變大 新之本乃在正心誠意不少
偏駁至於舉賢必先選不善必遠呼收疾徐皆符天
理此聖 所以平天下之要法也伏惟 聖明留意
緝熙終始惟一穆清之內常令賢人君 考究剪後
疏 聖德 十五

宏開昭曠之原係示蕩平之路以及部院大臣莫不
簡任以爲成功夫向者經筵盛 一人清問於此九
卿台諫分班 振飭 聖人之偉業哉若夫東宮講
上何難不 振飭 聖人之偉業哉若夫東宮講
讀燕翼攸關曠 殊非舊典尤願 皇上之亟
行之揔以彰聖明之舉動用貽休於萬世也 謹遵
職 輒效狂愚不任戰慄待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三

國本類

孫如法 儲位尚虛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

張有德 大禮屆期祈宣示以昭大信疏

王家屏 傳旨不實乞罷歸以塞眾望疏

錢一本 國本已定復推割愚衷以悟聖心疏

李獻可 儲教宜預乞端國本以慰人心疏

王家屏 封還御批中救言官疏 乞休五疏

于慎行 請建儲宮以隆大本疏

目錄

卷三

一

于慎行 恭請聖駕親承郊廟大祭以重祀典疏

于慎行 請立東宮疏

于慎行 自陳典禮失職乞賜罷斥以明分義疏

于慎行 請立東宮疏

于慎行 欽奉聖諭疏

于慎行 請立東宮疏

于孔兼 建儲有旨乞行前旨以安人心疏

朱維京 遵祖制舉大典以光聖德疏

張貞觀 儲位必當早正俞旨難以再更疏

史孟麟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張納陛 乞遵寶訓以重宗社大計疏

涂杰 王學會 虛心議禮以定冊立大典疏

王如堅 明旨未信竝封未宜疏

張貞觀 出閣屆期急俞部請疏

馮琦 三禮屆期乞蚤舉以隆宗社大慶疏

顧憲成 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不宜有待疏

目錄

卷三

二

萬曆疏鈔卷三

國本類

儲位尚虛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

孫如法

刑部主事
萬曆十四年二月

臣近日閱得邸報該大學士申時行等題為懇乞宸斷冊立東宮以重國本事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儀三三年舉行欽此該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題為慎封典重儲貳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冊立事非為儲貳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奇封

疏鈔

國本

一

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這廝心懷別故窺探上意疑君賣直奸生無禮着降雜職於極邊該部不許朦朧陛用欽此隨該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沈璟奏為懇乞 聖明定大本詳大典以固國脉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這廝如何又來瀆奏姑降三級調用欽此夫陛下所發閣臣之旨雖未允行建儲之典而 聖衷業有所屬似可以無言矣而姜應麟隨繼之及明旨云冊封非為儲貳立儲自有長幼則 聖衷又已明示於天下似可以無言矣而沈璟又隨繼之是豈不

知聖意而敢犯天威哉誠以德意甚盛而未明人心尚疑而未定此二臣所以諄諄而不容已於言微臣所以拳拳而猶為之說也臣聞太子天下本大本未定天下皆為引領朝廷四方之極名號所出天下所為其瞻故陛下有舉動必使天下明白洞達而無疑而人心始安不然德意雖盛睿見雖明安能使天下之人盡知而服其心也明旨云立儲自有長幼是矣乃天下之人但見陛下于閣臣之請則以嬰弱不允于科道之請則自有旨不行若以為蚤耶則

疏鈔

國本

二

閣臣固言之 英宗之為太子年方二歲 武宗之為太子年尚未週今固不為蚤也若以為勞耶則閣臣亦已言之中宮不過一受冊文華不過一受朝其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俱俟睿體充實次第舉行今固無所勞也名位既有所歸何故屢請不允但云少俟於二三年之後何不舉行於二三年之前此天下之所以不能無疑也明旨云這封事非為儲貳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奇封是矣乃天下之人但見恭妃王氏誕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

也豈毫無敬奉之勞而未聞有奇封之典貴妃鄭氏敬奉勤勞積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貴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貴妃能得之於皇子方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於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近又聞得邸報該禮部題為折衷典禮恭獻一得之愚以備采納以息羣議事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固是但予顯母貴朕豈不知待元子冊立特加是封庶幾兩當今若加封其後子立與甚名封不必再瀆還遵前旨行欽此夫予陛下必欲待

疏鈔

國八

三

子之顯而後使母之貴故不欲以元子之未立而加恭妃之封則貴妃所生者乃皇第三子也何遽於始生之日而特加其母以奇封乎况恭妃誕育元嗣進封乃其固有不能止貴妃之加封而反斬於恭妃應得之封何以釋天下之疑也欲封貴妃不可不並封恭妃不封恭妃必不可先封貴妃此自然之理一定之序而明旨乃若此此所以 陛下之旨愈明而人心之疑益甚也且妻應麟沈璟二臣之貶尤所以致人心之疑者臣請為 陛下畢其說夫二臣之言非

有他也其曰重儲貳曰定大本蓋為立嫡以長自有定分故欲 陛下蚤定而諭教之其于 陛下立儲自有長幼之意固適相恰也其曰慎封典曰詳大典蓋謂恭妃貴妃並育皇嗣貴妃不應獨封故欲並封恭妃而未嘗力阻貴妃之封其於 陛下冊封非為儲貳之言固未嘗忤也夫二臣於 陛下之意既相恰於 陛下之言又不相忤而 陛下於二臣則或逐之極邊或降之三級天下之人必將曰 皇上謂立儲自有長幼也何於首逆長者而遽罪之也

皇上謂冊封非為儲貳也何於言並封者而遽斥逐之也此尤天下之所深疑而不能解者也 臣以為陛下德意極盛睿見極明而天下之人安能一一盡知之即在廷諸臣尚未能人人而諭曉之也 陛下可無以處之乎 臣為 陛下今日計宜亟允諸臣之請發德音下明詔命閣臣禮部擇日具儀建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以慰臣民仰戴之誠然後發冊將恭妃貴妃並進封為皇貴妃以昭朝廷大公之舉而又召復二臣與之原職仍加褒獎以彰虛懷納諫之度則

羣疑以定德意以明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端在於此
臣卽竄處草莽伏死鼎鑊誠所不辭臣無任昧死激
切祈懇之至

疏鈔

國本

五

大禮屆期儀物未備仰祈宣示以昭大信疏

張有德工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聞禮莫大於時事須圖於豫聖帝明王所以統一
海宇化孚萬邦者恃有不易之定命也是信者人君
之大寶天道以信而行四時人君以信而令百官自
我皇上臨馭以來所由內熙外洽而彰信四方者
率不外此先是臣於萬曆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該
內閣遞出揭帖文書官李浚口傳聖旨傳與兩京
部寺科道等官冊儲事明年傳各該衙門造辦錢糧
疏鈔 國本 六
後年春舉行冊立再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欽此
欽遵大哉 皇言炳若日星信若金石傳之中外莫
不仰見 聖謨獨運度越千古不由羣議無復敢有
奏擾以瀆 天聽者一年於茲矣今以臣過計建儲
之典既有成命舉行之日既有定期至有造辦錢糧
一節已經傳示今年傳各該衙門造辦至信也乃以
時考之在今三秋過半沍寒將迫內外衙門猶然未
見傳宣雖在大小臣工仰體 皇上萬機繁重或未
暇及而懋建元良儲養膚質實爲當今第一急務前

於七月已經本部尚書會同亨遵令臣等預行估計
而以未奉旨特旨旋復議罷且臣得罪工曹凡有建
造靡不先期預辦物料然後糾工興事天者經年小
者旬月方獲精美完固以稱上旨况茲大禮上關
宗社無疆之慶下慰億兆屬望之心所係匪輕事須
預定查有一切冕旒袍服之制旌旗甲仗之儀多臣
職掌及至莊誦陛下明春舉行之旨又值天下
大朝之期遠邇臣隣孰不嗚喁向風思覩盛典知我
皇上必不失信於天下以共仰億萬年光裕之休而
疏鈔 國本 七
法駕未備責將奚諉即或 聖斷已定宜示有目而
物料未具恐難卒辦倘蒙 陛下臨期下詔臣等臣
係屬該司死何逃罪矧臣深念國家根本之計萬大
於此臣民仰望之心莫切於此歷考累代當今
皇子應立之期莫過於此是以蚤夜不寧寢食俱廢
干冒斧鉞實黎藿之朴忠而亦微臣之職分也伏望
皇上允如前旨斷自宸衷及時勅下該部再加
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先命具儀詎臣上請欽定併行
諸司造辦一應物料庶事可預圖禮可時舉於我

皇上燕翼鴻猷為益光矣

疏鈔

國本

傳旨不實致悞羣僚乞賜罷歸以塞眾望疏

王家屏 大學士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方以患病在假調理忽於今早接得同官臣許國一本為衰庸不厭眾望四懇天恩特賜骸骨事奉聖旨冊立之事朕自有定擬小臣激阻卿為次輔正當調停度處反為附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為人臣者宜當忍受如何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卿既稱疾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病痊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該部知道欽此 臣不勝驚悚不勝震慄切

疏錄

國本

九

念閣 臣輔導誼均一體有罪斥罰不宜異同 臣與國並廁機庭協贊政務即頃冊立之事國與 臣居平商議數矣國始具揭時 臣實贊之屬草揭既具 臣實與之連名其始謀同也上揭之日適值主事張有德疏至初恐事勢促迫尚在逡巡已見事機湊合難復延緩其從小臣之後附和同也既冒 臣天威致厲譴責不思調停度處從容轉旋徒以雷霆震驚不遑寧息遂引罪自劾移疾求歸以致庶政壅滯其耽誤閣事之罪抑又同也 臣罪既與國同則罰不應與國異今

國既荷聖恩准其回籍乃 臣未蒙罷斥尚此瓦全

在國體非所以示平在 臣愚能安於倖免况國今日之所請本 臣前歲之所傳 臣前奉德音業有成命國等不過遵 臣皇上之大信訂冊立之定期事匪無端言實有自今國等過聽 臣傳宣之言遂干 臣上激聒之怒則所以誤國於有罪之地者始終皆 臣之為也 臣不傳宣於前國何據以為請 臣不愆懋於後國之請必不堅由此觀之誤國於罪者非 臣而誰且 臣非獨悞國一人而已自傳 臣聖諭以來部科以回話奪

疏錄

國本

十一

俸矣侍郎黃鳳翔以忤旨放歸矣近日言官如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冊期蒙 臣上譴責從此爭議愈眾譴斥愈多則何莫非 臣傳宣之不實誤之也又不獨誤大小臣僚而已以 臣皇上之美意既定而復糴以冊立之吉期既屆而復改所以誤宗社之大計者亦由 臣傳宣之不實致之也然則 臣之罪不但當與國同罷雖加以斧鉞竄諸遐荒猶未足以安九廟之神靈快四方之缺望也 臣憂危並致殃咎兼推委頓筐牀喘息僅屬謹伏枕力疾披控血誠伏乞

皇上垂憫迷冥兼察衰憊將國留用放臣早還或並
賜罷歸俾分任罪戾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疏鈔

國本

十一

國本已定復搖直剖愚衷以開悟聖心疏

錢一本廣西巡按御史高曆十九年九月

臣接邸報見冊立元儲之事既有着改於二十一年
行之旨又有再來煩擾的定改於二十三三年之旨
臣一見之不勝駭憤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
為戲如此者亦未有王言之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
及覆不一如此者夫匹夫無信不能自立矧在萬乘
案斯言也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為陛下
慮之然知聖心蔽昧已甚臣即危言何能以動聖

疏鈔

國本

十二

聽請以明白無疑之義理敬為陛下解其惑夫
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明旨非不昭如日星然民間
士庶人家凡善教其子者在五六歲已令從師讀
書今皇元子年長十齡猶不使之出閣講學而僅
使刑餘以傳其字是陛下之愛子不如民間士庶
人之愛子號為至親者弗如是也皇元子之母妃
而弟之母貴弟之母加於兄之母之上弟有不挾其
母之貴以加於兄之上乘號為有序者弗如是也故
冊立之章一日不蚤定陛下以為至親九廟神

子... 4

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不親陛下以為有序
九廟神靈天亦萬世之人心終疑其無序夫使
聖疑於上羣情疑於下而陛下獨自信其親獨自
信其序若可以假一烈祖而無愧對天下而不作施
諸後世而斷然成其王者之大信者無他不過欲效
我不世宗肅皇帝之所為耳臣以查世皇雖壽不過
享國四十有五年何如文王受命申身亦享國五十
年何如商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
有九年又何如堯上六卽位在位七十年舜三十徵
疏鈔 國本 十三

予之母歷於皇貴妃陛下貴賤懸殊體統迥異
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
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更何以處此世皇時之
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潛龍邸第今日章
服不別名分不正兼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
覬予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皇時之所無也傳聞
陛下先曾笑言於皇貴妃前皇貴妃執此為信
以要陛下如其無此事也則可如傳聞之言或有
影響及於不為斷制盡感自深且日斷日餒一日
疏鈔 國本 十四

庸三十卽位在位五十年二帝與賢先期巽位三王
傳子冊立教諭尤無不豫而且蚤享國享年皆過我
世皇世皇之足法甚多不在冊立一事且世皇曷
嘗不預冊我皇考穆皇帝也事在嘉靖十有八年
二月陛下不聞冊卽使如期冊立皇元子視
世皇已過二年願可再遲耶矧今日事體又萬萬與
世皇時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
六順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為援立其子
之計此世皇時之所無也凡子必依于母皇元

事體日難一日此世皇時之所無也陛下奈何
法世皇所無之事取前者傳播聖旨不許諸司
激擾愈致遲延由今觀之此非陛下預設機阱以
禦天下言者之智乎推陛下之意將使屆期有一
人言及則伴為不知以冀其遲延屆期有一人言及
卽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着改遲一年明年屆期而
又有一人言及復禦之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定又改
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得依違
遷就委曲遲延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

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為謀則甚拙也何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之視聽而何能以欺天下萬世之人心臣請陛下速行收拾此等機心前之以二帝三王為法近之即以我世皇為法仍如前旨斷以來春舉行冊立則父慈子孝兄弟恭和氣充盈於四海歷年遠駕於三王皇元子千秋我皇上萬萬斯年雖堯年之一百二十舜年之一百有十未足與皇上方軌也臣於論相之疏已備深恐陛下尚未洞然疏鈔 國本 十五

開悟敢直陳其明白無疑之義理以俟 聖明採擇又如此臣曷勝隕越待命之至

恭序方新儲教宜預乞端國本以慰人心疏
李獻可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等待罪該科伏覩去年十二月內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以建儲為請奉聖旨冊典已有旨了况屢旨分明你等如何又來激改還遵着新旨行欽此臣等相顧欣忭舉手加額竊以為冊典既決於二十一年則嗣今可以無復請矣已伏而思之冊立之典可以稍緩而待來年諭教之典不可以少停而虛今日則雖濡忍弗言而有所不容已者恭惟皇長子今年已一十一歲去古人八歲始學之期已踰其三過此則入大學時也設或蒙養之道尚有未端則作聖之功將何所賴蓋人之幼也志慮方新情實未啓日以正言正事教之使之盈瓦滿腹則薰陶既久自與性生不殊若及其既長則私昵偏好潛滋於中衆欲羣味交攻於外雖欲以正導之必不入矣此大學之教以預為先而臣等之所望於皇嗣者今日為尤切也嚮者閣部諸大臣及中外臣工無歲不以此為請而聖心眷愛輒以氣體尚弱為解臣等不敢遠引請

疏鈔 國本 二六

質以近事本朝治平獨稱宣德弘治年間而宣廟
出閣講學時年九歲孝宗出閣講學時亦年九歲
泊我皇上以冲年踐祚講習最勤故以能聖德神
功遠邁千古繇斯而談則幼而輔養其功獨多非不
念其弱也正欲及其弱而教之也且出則有師保調
護入則有內侍擁衛卽一發言一舉足不得踰越則
雖氣體未充何虞之有故臣等竊以爲宜及今春孟
羣吏會同多士計偕之際特頒明旨令禮卿酌定儀
注擇吉施行則內而英華快觀外而羣國遐聽施及
輿鈔 國本 十一

在傳不煩而未嘗無傳今青宮毓德望之宜如文王
朝夕訓誨於以完其粹美之質而可以待徐徐云爾
哉或以爲內侍中有知書直道如昔時單吉其人者
亦可充輔導亦非正論夫內侍雖知書不如講幄之
臣雖抱直道不如保傅凝丞足以起敬憚而消邪心
之爲愈也夫陛下以其任內臣者任外臣教之宮中
者教之文華殿何憂不稱任使而必以委之巷伯之
倫秘之房闈之內哉夫匹士而有子資稍穎異則必
爲之延賢師使習詩書禮樂以淑之捷之夏楚以
輿鈔 國本 一八

蠻貊其誰不欣勸鼓舞以交頌吾君之子至於輔導
尤宜極天下之選必能如周召史佚之徒以充其任
而亦必擇孝悌博聞有道術者爲之不使一邪人得
廁其間則所聞者詩書所見者道義而習與智長中
道若性雖且有聲色貨利之誘盤遊畋獵之娛神仙
土木之事日陳於前而皆不能移其已定之志而奪
之矣書曰士人元良萬邦以貞此之謂也若謂皇長
子庸質狗齊無所事學然惟庸故可以作聖而惟學
益可以充其質昔者文王之爲世子也雖生有聖德

威之無他凡思以爲保家計也陛下以天下爲家
非獨匹士之任也皇長子以繼體爲責非特匹士之
子之比也而保傅之教不先左右之選未預豈聖心
尚忽而未之思耶臣等愚昧竊爲惑之故敢揭其狗
馬之誠以諭教爲請伏乞勅下該部亟賜遴日施行
非獨臣等之幸實天下之幸宗社無疆之幸也

封還御批申救言官疏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萬曆三十年二月

今日文書官李文輔將下批紅本章內禮科都給事中等官李獻可等為請儲教宜預事蒙御札親批冊立已有旨不這廝每又來煩激且本內年號錯寫顯是故違明旨侮戲君上好生可惡為首的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箇月吏部知道欽此臣等不勝驚惕不勝惶悚伏念冊立大典屢奉明旨業有定期大小臣工惟應恪遵成命不宜復有瀆陳疏鈔

乃獻可等輕冒天威致干嚴譴臣何敢僭為解釋但看詳疏詞內稱冊立之典可少緩而待來年諭教之典不可少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諭教而非請冊立也臣皇上誠念諭教當早則宜俯納其言即未合臣聖心亦宜寬貸其過乃怒其煩激遽加降罰傳之中外寔駭聽聞使獻可等止以奏請諭教遂此重懲若使奏請冊立當加何罪竊恐嚴旨一出羣情驚異益起疑端眾口沸騰轉滋爭論嘵嘵煩聒當無寧時不將益涸宸聰而增臣聖怒耶臣敢封還批札冒

懇天恩伏乞垂憫任愚特從矜宥姑准留中容臣傳布臣聖意令其省悔愆戾則不怒之威嚴于斧鉞受言之量速于轉圜矣臣不勝懇切祈恩之至

臣乞罷歸以全臣節疏

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無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遭遇臣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闕帝德日愆即將順不為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年以來尤闢重閉五位深居晏安之毒是懷兢業之衷漸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聰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臣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具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綱將壞之樞曠職鯨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廟享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大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見於此

疏鈔

矣至於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其屬萬方之想望
惟慙卽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
科臣所言未爲差謬 皇上卽惡其實擾報罷足矣
甚則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
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官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
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借請寬宥未賜允俞
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槩加譴謫 臣誠不忍 明主蒙
拂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惟無妄之罪宗社
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巨救若復依違保祿
疏鈔 國本 二二二

第二疏

頃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豫教蒙旨降罰 臣不揣輕
鄙冒昧封還意以事係儲闈不宜盛怒以損天親之
愛言出臺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爲 聖德
慮爲國體慮非爲獻可一人也揭請寬原未蒙俞允
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

若鍾羽正張棟陳尙象鄒德泳等又已得罪兩日之
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謫其官方一旨調南京又
一旨調外任方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爲民
以至于孟養浩之廷杖一百則更慘矣雷霆橫擊風
日淒陰片舉朝士紳遠方外吏見者無不喪氣聞者
無不摧心誠不意 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
有此景光而原其弊端由起則自 臣揭救獻可始是
臣惜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
刑而反構放逐之重禍真善類之罪人清時之戾氣

疏鈔

國本

二二二

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
聖怒霽然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
則始雖因 臣延累惟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
新之路 臣雖退居壘畝尙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
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爲 臣具揭伏奉
聖旨謂 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 臣聞言怔悚負罪彌
深竊念名非 臣之所希寔非 臣之敢棄 臣所希者期
皇上爲堯舜之主而 臣爲堯舜之臣此之爲名垂千
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債事被

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之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為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于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承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戇愚本為禍始將臣特賜罷斥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挫

此鈔

國本

二三

臣感戴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第三疏

臣頃以揭枚科臣致干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死凡兩疏乞罷未奉俞允忽于本月三十日伏蒙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御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以薄罰卿為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吟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

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忽然高臥此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即出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克傾陽物類且然况臣具面貌而為人受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幄六年政府即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臣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里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但皇于於皇上父子之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為効忠而已豈意其激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

此鈔

國本

二四

宸聰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 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 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見今數日之內嚴旨疊出斥罰紛然臣乃始錯愕消魂戰兢落魄自恨以爲忠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袞之功以致一官不投萬事危裂譬之債贖之積不可復乘敗羣之牟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守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活名逸臥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留念

疏鈔

國本

三五

贊襄有年富以國務之艱爲慮華衮介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平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寔以一朝之禡爲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第四疏

臣輔理無狀罪戾交叢伏蒙聖度涵容宸章宣諭感承高厚省訟廷恩固冀收復驚魂支撐病骨勉供任使終竭驅馳而旬日以來憂懼相乘宿痼劇發精神

憤亂坐臥靡寧脾氣積傷飲餐並廢濕痰流注腰股不能屈伸鬱火上攻頭目時作眩暈延醫診視咸謂疾居骨髓非鍼石之可攻患切膏肓將畧漏之難保小年易盡雖萬死不足深憐殘喘幸存卽一息尚希大造既寬之斧鉞之下宜全之溝壑之中蓋山澤善藏夫疾疢惟用露曲滋于枯朽臣用是呻吟伏枕痛苦呼天冀察危衷早容休退別遜鴻碩俾佐熙明庶恩禮有光於聖朝庸多免妨於賢路臣無任悲鳴所控之至

疏鈔

國本

三六

第五疏

臣以抱病曠官四乞休致延候旬月未蒙允俞憂懼滋殷病勢增劇竊惟 皇上至仁天覆盛德春生卽草木蟲魚尚將關其欣悴若罷癯殘疾罔不軫其顛連況臣參侍禁庭積有年歲一動止喘息莫逃鑒臨乃夙嬰深痼之災漸迫衰殘之候胸瘍外蝕腹疾內攻榮衛並虛肌膚自削而下情屢控天聽嚮高臣今委頓篋牀雜試鍼石心作冰而乍火形非鬼而非人兼以妻子俱還湯水不給空廚寂聞羈旅蕭條徒

以了然病軀靠一二如贖如聾之僮僕垂亡性命託三五暫來暫去之醫巫此臣所以懷故里而傷心叩嚴關而乞骨者也伏望 皇上垂覆憫之弘慈全生成之大德俯憐危困早准退休庶倦鳥知歸特荷恩干解網因禽見放將圖報于銜環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既有疾疴回籍調理着馳驛去吏部知道

八國本

三十一

請建儲宮以隆大本疏

于慎行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萬曆十八年正月

恭惟我 皇上不膺 天眷誕育 元子及茲新歲已屆九齡臣等方齋沐下期具疏候請隨於正月元日恭聞 宣召輔臣特承面諭 聖慈溫藹倫序昭然且因 皇長子出見仰窺冲姿岐嶷粹表克盈二時大小臣並轉相告語莫不舉手加額誦 皇上燕翼之仁又莫不雷抃嵩呼祝 皇上熾昌之福臣等備官典禮快覩群情尤不勝踴躍歡欣以俟 嘉命疏鈔
八國本 二十八
恭惟 皇長子睿齡漸茂英識初開稽之成法已踰受冊之年考之舊聞又及出閣之歲誠宜亟頒天號早正鴻名使左右前後之人各分責任出入起居之節咸有法程因而置講讀之員備詩書之教以養成德器開發聰明此 大聖人之作爲所以重國本而端儲訓也况今蒼震肇祥允符時令天人交替默協宸衷竊意 九廟聖靈擁持有自亦恐 兩宮慈念屬望多時則今日格 祖承歡之孝亦無有大於此者伏望 皇上深惟大計早發 德音勅下臣等將

冊立大禮擇日具儀上請舉行并查出閣讀書舊例
次第題請將見 國本以豫建而重聖功以蒙養而
成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不任懇切
祈請之至奉

聖旨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朕見質體尚弱爾等如何
紛紛煩擾意欲離間乎這所奏知道了還候旨行

疏鈔

國本

二十九

恭請 聖駕親承 郊廟大祭以重祀典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九月

臣等竊惟國之大事莫重於祀典祭之常經莫先於
郊廟古先聖所以欽天格祖報本追遠用是道也
迨我 列聖相承重祠敬祭 南郊大報每歲親行
太廟祫饗四時不輟所以上膺 昊眷仰格明靈時
和年豐內寧外謐而肇億萬年之盛治有由然矣及
我 皇上冲齡嗣服崇護 聖躬卽位三年方親郊
祀蓋一時權宜之禮也不謂自此相因遂成疏節間
三四歲始一親行及自丙戌迄今又越四年未舉親
郊之禮至於 太廟時饗自登極以來未嘗輟免惟
去歲孟秋以 聖體珍攝遣官暫代至今裸獻不親
亦經大祭矣雖 皇上仁孝素積誠敬允乎明德之
馨無假殷薦然非欽 天格 祖之禮也記曰惟仁
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
饗焉謂之嚮者言心有專嚮而躬致其誠信也若以
事帝之禮而使卑者承之則分不相及以事親之禮
而使疎者將之則氣不相屬皆非所以嚮之矣而欲

疏鈔

國本

三十一

望 天地居歆與 祖考之右饗其將能乎孔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正以攝祭之脩文不如親祭之盡
志也臣等每當大祭陪列班行竊見代獻之臣踧踖
而將事祝嘏之史倉皇而告成測坤漠之降臨想穆
清之對越於 皇上饗帝饗親之心得無有惕然而
不寧者乎且 臣等聞之古者天地災異則有策告之
文年穀不登則有所祝之典治軍討罪則有類禡之
儀飲至荐勳則有受賑之禮何也人君奉天地之祀
承 祖宗之統其精神命脉無一不相流通而休咎

疏鈔

國本

三二

禍福無一不相感召故祭有報有所所以協神人之
助承上下之庥非彌文也邇年以來南北各省水旱
相仍癘疫交作流離殍殍所在凋殘即今一歲之中
隴洮地震城堠夷爲丘墟羗虜寇邊軍民厄於烽燧
此皆天心仁愛所以警告 聖明而 九廟神靈亦
必有戚然顧念者 皇上方將爲元元請命於 上
帝爲國家所祐於 祖宗而明禋大典不躬厥事將
何以感通靈貺錫福兆民乎伏乞 皇上暫勞起居
恪修祀事先於孟冬朔日親饗 太廟繼以仲冬至

日親祭 南郊以答 上天錫祐之仁以慰 祖宗
默相之意則三靈之祉歡欣交通萬姓之心鼓舞悅
懌留害不作嘉應駢臻澤被綿區慶流罔極惟 皇
上少留意焉 臣等特罪春曹職司三禮今方飭茲祠
官祇候 聖駕但恐臨時遣代表奏請無及輒敢披瀝
款誠先期上懇伏乞 聖明俯垂允納不勝幸甚奉
聖旨廟饗大典朕當躬親對越豈有推託但朕夙疾
未獲全愈今次已有旨遣官暫代郊典臨期奏請候
旨行這所奏知道了

疏鈔

國本

三三

請立 東宮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十月

竊見 元子已長冊禮未行近該臣慎行等於本月初一等日三疏上請又該臣繻等於本月初九日合辭上請恭候 明旨再浹旬矣適日接得皇親都指揮使鄭國泰揭帖亦為前事兩疏懇請大小臣工方切欣望以為 宗社大計斷自聖心戚畹之臣能承德意可以仰見宮闈助成之美矣乃亦奉 旨報飭未賜俞音豈 皇上以國家大禮欲允於群臣之公

疏鈔

國本

三三

議而不欲行於戚臣之獨請乎此尤臣等所大願也夫聖人舉事必順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冊立之禮自閣部臺諫諸臣前後疏請不啻數十上矣群臣之言猶云遠也腹心之臣言之則其地密矣大臣之言猶云疎也肺腑之臣言之則其情親矣外廷之言猶云淺也即國泰疏中有云 皇貴妃跪泣而諍之其念深矣至此而 夫聽猶高此 臣等所未喻也夫人之至情莫親於父子人主之自計莫重於社稷羣臣為 皇上而親 元子孰與 皇上之自為燕

翼謀羣臣為 皇上而重社稷孰與 皇上自為宗

社計則今日之舉亦何待臣下之請而後決也乃臣等惓惓不已者誠以國本不可不豫建儲訓不可不豫端倫序已明 聖衷久定何若早立一日之為安睿齡漸長諭導當修何若早教一年之為益 且以皇上之聖明閱天下之義理深矣歷觀前代史籍亦有忽輔翼之具而貽治安者乎近考 祖宗成法亦有及就傅之年而無位號者乎願 皇上之熟計之也臣等恭聞 成祖之時 太子侍前 太孫侍後

疏鈔

國本

三十四

憲孝之世 慈闈在上 儲宮在下其時和溢宮廷慶流海宇乃國家熾昌隆平之福也以 皇上之德祇承天眷將兼而有之矣夫 皇上秉錄膺圖握萬年之治於上而 皇子問寢視膳修三朝之禮於前以承 兩宮之歡以奉 九廟之祀此 宗社之崇禧神人所想望也 皇上亦何所猶豫而不亟圖耶臣等叨荷厚恩義關休戚欲懇 聖聽既不敢為虛文塞責之辭仰體 聖慈亦不敢陳深憂過計之語惟望 皇上俯順群言早頒成命以上承 天意下

慰人心開有道之長廷無疆之祉天下幸甚臣等幸甚奉

聖旨建儲之事屢有明旨如何又來竇激奏擾其立序以定已不知爾等為失臣的每每催激早立但遲亦是立早亦是立不知早立何意遲立何意不知爾輩心為何使雖皇貴妃跪泣諍立之言可不言牝雞晨鳴惟家之索這立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以煩言間離天性

政錄

國本

三五

自陳典禮失職乞賜罷斥以明分義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臣等以疏請冊立未蒙俞允與同院部諸臣會疏再請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恭誦 綸音惶悚股栗無地可容然一念犬馬微忱終不敢以天威嚴譴遂止而不請也臣等聞自古以來皆以建儲之禮為 宗社之大慶錫胤之祥為人主之上福故多壽多男封人以祝其君宜君宜王詩人以誦其上蓋為此也今大小臣工受恩深重 元子睿齡已茂儲位尚虛所以再三疏請正欲延 皇上家國之福衍皇上本支之慶以祈 聖心之悅懌以介 聖體之壽康蓋雖章奏未免煩煩情詞容或過切而一念忠君愛國之心則未有不出於至誠者若謂有所為而為有所覬而發則為臣如此不惟不可以事主而列於班行亦不可以為人而容於天地矣况臣等待罪禮官係關職掌及時不請責有所歸屢瀆 宸聰乃其官守也然長幼之分叙定已久有 祖宗之家法著在謨訓有 皇上之明旨布在華夷遲早之間似

疏錄

國本

三六

無容慮而臣等亟請舉行者惟以早立則侍從可簡而起居調護之人各有專責早立則論導可修而詩書弦誦之習不至過時早立則位號定而禮節易行早立則人心安而煩言可省所以體 皇上受子之心成 皇上教子之益也豈有他哉惟是臣等志識愚昧才望輕微既不能摠欵欵之誠以感動 聖聽又不敢持容容之計以曲順 聖心有如時日之內成命必頒自當祗候舉行以襄大禮倘猶曠時歷月明旨未發必須竭誠申懇不憚再三則臣等瀆激之疏鈔

國六
三十一

罪益不可解而失職之責益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先將臣等亟賜罷斥以爲失職之戒別選賢能使之候行大禮則 朝廷之慶典有光而臣等之分義亦明矣然臣等竊有懇焉 皇上以堯舜之聖御喜起之朝在廷諸臣孰敢不精白一心畢忠竭慮求稱任使而以煩瀆之迹蒙不測之疑如此令群臣之心何以自安此非聖世所宜有也至於 皇上天性之愛不惟外廷之臣無從離間卽左右近習亦誰敢不畏祖宗之法而有所窺伺惟是官闈之內形迹易生凡

百言動亦有不可不慎者詩謂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正謂此也伏惟 皇上推至誠於臣下宣至愛於宮廷使家國上下之間歡如一体蒸爲太和以弘宗社無疆之福臣等退伏草澤有餘幸焉臣等不勝惶懼懇祈之至奉

聖旨爾等旣言長幼以久奉明旨已定矣如何屢屢催激迨無虛月日至言爾等職典邦禮其於要君疑上淆亂國本亦難逃責姑各罰俸三個月

疏鈔

國六
三十一

請立 東宮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九月

題為冊立大禮 諭旨已明仍乞早示定期以便恭候事本月二十六日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本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為國輔弼大臣托股肱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眾惑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托朕正賴卿等與朕分析以解滯亂卿等豈可自生疑貳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去留之術要挾於朕

疏鈔

國本

三十九

朕恐此非為臣太義卿可傳示朕意着二次輔亟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辭至於冊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瀆今諭卿知之欽此臣等竊惟建儲之禮在群臣之懇請固已披肝膽而無餘在六明旨之昭示亦如昭日月而無隱矣然而天下人心尚未能確然無惑者徒以長幼之倫雖有定序而冊立之舉尚無定期也乃茲始奉聖諭云少候時月繼奉 聖諭云待過十歲則有舉

行之日而非復猶豫之辭自此天下之心當曉然知聖意之所定而無復消惑而在廷之臣亦幸 皇上之能亮其誠而無所疑貳矣然臣等之意猶以為皇上欲布大信則莫若早息群言欲止群言則莫若早頒明示今云少候時月則時月之外必有請者云待過十歲則十歲之首必有請者不惟臣下煩聒之語為 主上所厭聽而 聖躬靜攝之中日間瀆奏亦臣等所不安也倘蒙亟布 諭旨明示定期使諸同儲其備物禮臣考其儀章以候 成命而奉行焉

疏鈔

國本

四一

則人心益定群言自息而臣等一二禮官亦有辭於天下矣昔唐臣陸贄有言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若上無可信之實則情必不宣於下而下有無已之瀆則情愈不達於上是下之惑滋甚而上之疑愈積也以此施於吉祥之典見於昇平之世臣等懼矣臣等近因具疏自陳致蒙 天譴祇宜席藁待罪敢復有言但思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子有諫而父不從必起敬起孝悅則復言臣有請而君不納必至再至三悟而後已况臣等累疏懇請

苦口披陳無非體 皇上父子之情爲 皇上宗社
之計若蒙俯亮誠悃曲賜聽從卽三黜不辱九隕無
悔如以忤 旨而袖手待罪而結舌則 朝廷置股
肱卿佐之臣將安用之惟 皇上垂聽察焉

疏鈔

八國六

四十二

欽奉 聖諭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十月二十九日該內閣遞出揭帖文書官李浚口傳
聖旨傳與兩京部寺科道等官冊儲事明年傳各該
衙門造辦錢糧後年春舉行冊立再不許諸司激擾
愈致遲延欽此又該補臣申時行等面會臣等脩宣
聖意謂諸臣不復瀆擾卽後年春決然舉行如復有
瀆擾定不依從及致遲遲臣等不勝悚惕不勝忭蹈
仰惟 皇上慮切鴻圖慈深燕翼宗社之計八聖斷
疏鈔 八國六 四十二
決於一言綸綍之頒歡聲徹於萬衆 大聖人之作
爲信出尋常萬萬也誠如 聖諭則國本已定人心
已安大小臣王不惟仰 堦而欣誦益遠亦皆信
如金石而疑懼盡消矣更有何聒激之辭敢上擾
穆清之聽乎臣等謹啓恪遵 聖諭候旨舉行猶恐
遐迩諸臣未及盡喻復有陳奏以瀆 宸聰卽將前
項傳奉 諭旨通行傳示兩京大小衙門使之咸睹
綸音仰體 聖念以暢達歡忭之氣而慰安忠愛之
心謹具題 知

請立 東宮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九年九月

竊惟冊儲大典奉有去年 聖諭臣等方候舉行適因小臣瀆激致縵吉期一時人心皇皇莫知所措然臣等以為冊立之期定於二十年 皇上之本心也非因群臣之請也其欲改於二十一年非 皇上之本心也乃因一二臣之激而發也不知 皇上真以此一二臣之言而欲緩冊期耶抑姑以重一二臣之罪而未欲即改耶臣等旬日以來未敢遽奏蓋欲候聖意稍平人心漸息輔臣從中密懇或有轉移乃連日恭覲 聖諭則輔臣之調停未蒙允亮而小臣之煩聒益冒威嚴誠恐大典累稽人心益惑臣等幸脩大臣與有餘責敢以天理人情之至為 皇上陳之夫父子之親天性之至愛也冊立之禮 宗社之隆福也 宗社之大計與臣下之一語孰重孰輕 九重之愛子與一介之愚臣孰親孰疎輕者發而不當謹之可也柰何以所重者持之疎者言而不合罪之可也柰何以所親者禦之萬一傳聞之口妄有揣摩

疏鈔

國本

四三

宮闈之間少生形迹 皇上獨不為 元子計獨不為 宗社計耶夫天道非信不能運四時君德非信不能御四海故信者人君之大寶也 皇上去歲之旨許於明春 天地祖宗聞之在上百官萬姓聞之於下乃以一時喜怒致有遷延是 皇上之成言不足為金石之固而小臣之激瀆反能為山岳之移也當此國事多艱之日人情易動之時而使 詔旨不信於臣民德意不孚於遠近臣等有不勝其懼者矣且臣等聞之制命在君奉命在臣今以激而致大典之遲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遲則在 皇上以激而致大典之誤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誤則在 皇上激聒煩瀆以壞禮清之聽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無可激聒無可煩瀆亦在 皇上柰何以易處之事體而示不斷之形以易息之人言而成難杜之口此 臣等所未喻也 臣等受恩深重誼關休戚祇見先朝成法未有年過十歲不行冊立者亦未有年過十歲尚未就學者此乃 祖宗億萬年之統緒之根本國祚安危之所關君德隆污之

疏鈔

國本

四四

所係若束手坐視械口無言不惟得罪於 皇上抑且得罪於 祖宗得罪於萬世矣即 皇上一時優容不加罪責他日 聖心開悟必究臣等不言臣等即伏斧鑕何辭以解是用合誠上請伏闕待 命伏乞 皇上斷自聖心請諸 聖母亟勅臣等禮部仍遵前旨預行造辦俟新年春月擇吉舉行以綿萬世宗祏之福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等即蒙嚴譴亦不敢辭臣等不勝伏地顙天懇切祈請之至

疏鈔

八四六

口三

建儲有旨聖諭倏更乞行前旨以安人心疏

于孔兼

禮部儀制司郎中

萬曆二十九年正月

萬曆十九年八月 皇上有旨云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欽此今喜屆期 案呈本部尚書羅萬化等業已具題方在候 旨倏于本月二十六日捧到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

疏鈔

八四六

四一

日具儀來行欽此 臣跪受捧讀既喜 皇長子出閣之有日又嫌 皇長子冊立之逾期夫元儲立嫡祖訓固自昭然歷考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東宮之位以俟嫡子者也待中宮生子聖意豈不懇至而繼稽詩傳宮闈之中鍾鼓之樂必若文王之於太姒而後有嫡立嫡為可望也此 皇上當自知之非 臣敢預聞也昔年 皇上正位東宮年甫六歲比時 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 穆宗莊皇帝曾不少寺 薄於夫婦之倫哉所重在宗社故所急在立儲此

皇上親身目擊之事豈不在記憶中乎且臣聞中宮聖德比於太姒保護元子過于已生 皇上肯慨然冊立則中宮之喜建元儲必有甚於 皇上之眷戀中宮者三復勅諭無非至理無非至情臣下豈容私議然屢奉 明旨今年冊立今日改封事體母乃未妥乎關臣職掌不得而言而又不欲不言蓋欲仰成 君父之大信匪徒自叫微臣之職分也伏惟皇上念地逼則生嫌恐啓將來之隱禍禮殊則分定可消覬覦之邪心宜申明舊旨兼行新諭建儲封王疏錄

一時並舉如嘉靖十八年故事則上不失 法祖之孝下可釋人心之疑詎非宗社無疆之福哉

三王并封關係宗社安危甚大乞遵祖制亟舉冊立大典以光聖德疏

朱維京光祿寺寺丞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以一介草茅荷蒙聖恩錄用足素有年媿無以報連年竊見朝縉紳之譚道路軍民之祝與四海九州喁喁之望惟在早建元良一事而在廷之臣批鱗苦爭亦不知其幾臣彼時仰欲冒昧一言願以 皇上英特高出千古必不肯變易 祖宗之法且閣部大臣必能宛曲回天以濟大事臣又見 聖諭有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行之旨以此不敢出位妄言日惟翹跂青陽之至以快睹清朝之盛舉而已頃者閣部該科至期遵前旨上請未報忽於本月二十六日接得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來年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讀之不勝駭愕竊思此一舉也社稷安危所關至德隆汗所係萬世貽謀一

時伏機俱在於此此而不言則為欺君為誤國今閣臣已奉諭擬勅矣部臣亦逡巡奉行矣臣安敢避位畢言高之罪而不為臣皇上臣一陳之臣聞信者國之大寶故語云敬事而信又云信如四時匹夫自好且不肯使不信於人况堂堂天子之尊赫赫綸綍之重而可不信於天下後世乎往者聖諭存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今忽改而為分封之詔夫分封冊立二事也皇孫諸王異等也諸臣所請者冊立之前旨而臣皇上所頒者分封之新令是臣皇上悖前旨而更新令臣臣民仰望之心謂何人主大信之道謂何夫剪桐向事而史佚以為天子無戲言則大號久頒臣民胥仰豈戲言而可悖之傳之海內書之史冊天下後世以皇上為何如主耶故臣願臣皇上之示大信於天下也臣又惟本朝家法最為嚴肅二百年以來臣聖子神孫守而勿失雖有超世之材曠古之見亦不敢分毫逾者此我朝之盛德神功度越千古良有以也臣聖諭謂立嫡為祖訓誠然臣聞立嗣之道以嫡以長此不但我朝祖訓為然唐虞三代以來有道之君

疏金

國本

甲九

孰能外之但謂少遲冊立以待中宮之生嫡則臣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臣萬萬不敢以為然也臣歷考本朝臣宣宗之立則以洪熙元年臣英宗之立則以宣德二年臣憲宗之立則以正統十四年臣孝宗之立則以成化元年皆近不過三四齡遠不過四五齡而即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臣列宗曾不少待以稽盛典此臣祖宗創業垂統深謀遠慮正聖子神孫萬世所當取法者即臣皇上冊立亦在臣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亦遠臣規具在臣皇上何不取而證之也且大聖人作為萬代瞻仰後世則法臣祖宗朝無少遲以待嫡嗣之典而獨自臣皇上發之則後世子孫將籍以為口實其流之敝殆有不可勝言者臣竊為臣皇上慮之也臣又私料三王並封之意或臣皇上有鑒於臣世宗皇祖末年之事殊不知臣世宗皇帝未嘗不舉冊立之典查得嘉靖十八年臣世宗手勅冊立東宮太子並封二王同在臣一日冊文儀注載在國史班班可考至於末年盛典臣又稽乃當時臣臣不能引君於道至今縉紳譚之猶為臣扼腕豈臣世

疏金

國本

甲九

宗初年之意乎夫虛儲位而封三王考之祖訓則無定文稽之累朝又無成憲誠恐九廟在天之靈萬世如椽之筆當有不安於皇上之此舉者矣臣又諱為之皇上極言之語云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以聖德為政必先正名者誠有見於禮樂刑法之所攸關而後世忠臣義士捐生冒險以爭區區名號三字之間者亦以綱五常非名不立百官萬姓非名不洽奇禍隱憂非名不弭余也分封之典三玉並舉則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

疏鈔

國本

三二

府僚庶寮回而無辨震位為之久虛主墜懸於莫屬名分不正猜望愈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種種在此皇上雖日置首喙以家諭戶曉亦豈能解臣民之惑息道路之疑乎臣又聞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皇上念及中宮嫡嗣之未舉此其用意良厚臣敢不將順顧嫡嗣之生與冊立之典原不相妨中宮春秋方盛前星耀耀則所冊冠示自當避位退就藩服古今彝典何嫌何疑奈以將來預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臣恐中宮聞之亦有大不安於衷者矣故臣願皇上

上之遵祖制以光聖德也然臣因是而不能不責備於今之元輔焉古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大學士王錫爵夙以忠義自負皇上亦以心膂寄之此其自待豈後於古之大臣邇者千里而來海內延頸而望以為必能收遇巷之功定安漢之策也乃者皇上雖有分封之意猶不遽行而以手札諮之錫爵為錫爵者即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獨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反覆披陳至再至三必求轉移聖意而後已如其不然則王家屏之高踪

疏鈔

國本

三二

尚在皇上優禮大臣必無韓瓊來濟之辱也奈何智不出此噤無一語即欲如旨擬勅若吏書之承行惟恐後者絕裾而行兼程而至所為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昔宋王旦賢相也因不諫天書一事史臣至比之馮道大臣之不可無風節也如此嗟嗟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彼其初心亦豈不知有公議惟其容悅患失之心勝是以不能自持臣方以古大臣望錫爵豈忍比之至此然且素勣人品雖殊念頭不遠亦不可不以為鑒也伏望皇上深惟國家根本之

計恪遵 列聖立長之規大渙綸音收回成命照十
六年前 旨舉行冊立大典如或以 皇次子三子
亦當分封請查照嘉靖十八年事例與冊立元子一
並舉行則 九廟之神靈以妥四海之延望以紓而
萬世瞻仰 聖德日月之更四時之信豈漢唐以來
之英君詎辟所敢望萬一哉臣一念愚忠干冒 天
威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鈔

國本

五十三

儲位必當早正諭旨難以再更疏

張貞觀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等辦事該科見禮部接出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
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
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
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
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
捧誦再三于三王之並封也嘆我 皇上篤父子之
愛於嫡長之預別也嘆我 皇上杜覬覦之萌而於
中宮之待育也又嘆我 皇上厚夫婦之倫方將順
稱慶之不暇又何容置喙第以昔日冊儲之原諭與
今日封王之新命反覆合而思之則甚有不能無疑
者事關職掌不得不昧死為 皇上一披其愚蓋懋
建元良關國家之大本令出惟行係王者之大信自
我 皇上有二十一年舉行冊立之旨而中外臣民
蓋罔不歡欣踴躍頌 皇上之隆此大本又罔不翹
首跂足冀 皇上之成此大信矣乃今屆踰期臣等
隨部臣相繼以請方傾耳 睿旨之宣拭目盛典之

舉而論旨所頒乃至以中宮為解並封三王祝曩所稱冊立者迥異得非謂 皇后敵體 聖躬英齡方茂倘即今已正儲宮而過後復有誕育事難為處乎等切考 祖宗以來中宮有出則立嫡而庶不取于中宮無出則立長而幼不敢紊相傳二百餘年守為家法蓋惟聞虛中宮而定儲位未聞懸儲位而待中宮者如 宣宗之立 宣宗也以元年 宣宗之立 英宗也以三年 英宗之位 憲宗也以元年 孝宗之立 武宗也以五年 列聖所立者非皆嫡出也乃冊立之典多舉於御極之始則中宮之年豈必過生育之期而何 列聖為儲宮計獨不為中宮計哉蓋亦謂 祖宗一代之家法必不可變故也寧惟 列聖即我 皇上以六齡受冊方當 先帝之二年時 仁聖皇太后之英齡固正茂也在先帝曾未以 仁聖皇太后又虛儲宮在廷臣亦未敢以 仁聖皇太后而緩請冊立蓋總之守此家法耳何獨至我 皇上乃適為中宮慮而不為儲宮慮哉又冊立之章自萬曆十四年以來無歲不下亦無

歲不數上蓋歷八年於茲矣而 皇上之論不曰候旨行則曰欲過壽節舉行十九年二十年所謂着改于三十一年行冊立出講一併舉行則又宸斷獨裁確乎不易者 皇上而果以中宮為念何累年無一言及之而今忽以此為辭耶即在 皇上止為中宮原無他意而宮闈之中開此弊端萬一有揣摩意指巧希定策之功者其隱憂所伏尤非 臣之所忍言矣再稽我朝三王並建惟 皇祖肅皇帝嘗一行之實嘉靖十八年與 莊敬皇太子同封初未嘗以 皇太子與之並封為王也而嘗時 莊敬皇太子實皇貴妃所出曾亦未有暫封為王復候中宮之旨蓋誠不欲開弊端以滋禍階也 皇上事事取法 皇祖而奈何建儲一事顧獨以中宮為辭而欲待 皇祖之所未待哉蓋論夫婦之愛則中宮重論宗社之託則儲宮重我 祖宗不以闔帷衽席之情而易 宗廟社稷之計故不曰中宮之無所出而令儲宮之有所待此國家常事長君之慶而一代之典所以度越百王又何可自 皇上而一朝廢之乎况屢定屢更

疏鈔

卷六

五五

疏鈔

卷八

五二六

何以取信天下也切謂 皇上此舉近之非所以定國本遠之非所以成王孚上之非所以遵先世之典章下之非所以垂一代之法守蓋無一而可者大君成命要於其當無不可使易也不則刻印銷印適足以明 聖心之無我耳伏乞 聖上守 祖宗之家法遵 先帝之成憲為宗社計永圖勿徒以中宮為諛託為國家慎却顧勿徒以並諭具儀諛吉早正皇儲之位併舉二王之封一如 皇祖十八年故事庶大本以定大信以成而億萬年無疆之祚自此培之

疏鈔 國本 五十七

有永矣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史孟獻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

臣惟冊立大典貴協輿情羣言僉同即為至論自正月二十六日 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思 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為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觀問曰元輔玉錫爵所擬待嫡封王 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 祖宗家法而為後世慮深遠

疏鈔 國本 五十八

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 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為王輕國本紊名分壞 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 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 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為 皇太子第一子為裕王即 皇考第三子為景王是 皇考非以元子為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 皇祖蓋立太

子於初年非晚年而猶不立也是豈可為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姦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

疏鈔

五九

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故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

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為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為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違祖訓耶非耶無乃非耶祖宗憂天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胤

疏鈔

六一

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胙之土俾稱藩臣今皇上繼體者元子也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皇上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十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宜行之而柰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皇上所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皇上有子則

已子爲嫡庶子爲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卽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爲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冊所著指爲厲階奈何以漢宋一二偶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累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皇上曷爲而權宜元輔曷爲而曲引廷臣曷爲而固諍皇上曰被誣元輔曰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皇上身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旨誠恐作法自今

疏鈔

國六

六一

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謀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甘斧鑕以爭也問曰然則柰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卽立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爲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

疏鈔

國六

六一

宮為解以封王為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冊立之期壞 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正名緩教諭之義啓振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而犯屈建逐鬼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對曰 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廷臣不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 仁宗立英宗為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與知願 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此鈔

國本

六三

聖諭驟頒中外駭聽乞遵寶訓以重宗社大計 疏 張納陛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於本月二十六日伏覲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有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你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備集朝房一齊誦誦相顧狂惑及見大小臣工各相顧錯愕計不知所為莫不動色告語謂冊立大典向來朝臣寂然無敢條議激憤聖聰正緣遵奉 皇上萬曆十九年冊立明旨着改於二十一年行茲已屆期欣逢盛典且喜元輔王錫爵星騎趨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司郎中于孔兼等即極力相戒無煩激聒此事在錫爵擔當臣等聞此言且信且慰亦各告戒謂事在求成不宜早計過責即 聖旨萬一未即傳宣而相臣必有幹旋微權以定宗廟社稷至計未數日也至二十五日 皇上出禁中密札竟付元輔私邸值元輔自陳待罪之日臣等不知札中所云

此鈔

國本

六四

是何天語第料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信無
有遲緩 冊立以負 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
接出 聖諭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
爵亦且入閣辦事等始遂不能無疑惑矣 皇上
不謀諸閣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得封繳言
官不及執奏而在廷諸臣徒自望風扼腕莫可誰何
及聞人言嘖嘖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
輔趙志臯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部羅萬化科臣張
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

疏鈔

國本

卷五

始知今日之諭 皇上止與錫爵一人議之 臣等不
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 皇上昔人有言天下
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况以 宗廟社稷之計而
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立
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 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
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
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顧盼而趙趙宮闈近習
之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皇上奈何易
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也 臣且不敢危言以激

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
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體 皇上法祖一念直據
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 皇上法之 世
宗肅皇帝於嘉靖末年冊立東宮禮臣具題故實
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而自 皇上創見之 臣
故知 皇上止之必有不安於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
以 皇太后生子為言則 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
之日乎維時 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
帝曾不設為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此 皇上可

疏鈔

國本

卷六

思也 臣等嘗讀 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
社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
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詞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
藉奸臣而滋固寵也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
忍見此舉動以負 祖宗三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
矣伏乞 皇上近思舊章亟念國本不為一朝一夕
目前逢迎之便而急召閣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
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 皇上法祖至意
臣心非割體言非謬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

虛心議禮以定冊立大典疏

冷杰 王學會 俱光祿寺寺丞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等連日竊見在廷諸臣皆以冊立一事紛紛建言

屢瀆 聖聰致屢聖怒昨讀聖諭惓惓稍寬未維京

王如堅二臣之罪而尤以新命既頒難於收回知

皇上因此一事焦勞以及大小臣工各欲殫愚畢慮

以裨聖明採擇 等俱為寺丞昔在臺班皆有耳目

之寄而 杰起於田野 學會拔於罪逐皆荷錄用

之恩豈容默默而已乎 等繹思 祖訓建儲重嫡

疏鈔

國本

六十一

以防僭竊 皇上之恪遵是矣然累朝多立長未聞

以待嫡而遂稽大典也未聞以元子待嫡年至十二

齡而猶未立也又未聞已即位二十一年而猶未立

也又未聞以元子待嫡權又封王以何也夫 祖宗

列聖家法相傳昭如日星豈慮不及此而何為蚤立

元子乎 皇上待嫡一念至公至仁稽元子出閣之

期而遲以數年不為不久矣豈又欲待數年而復立

乎立則恐中宮有出不立則元子以長宜乎 皇上

之有所未安於心也乃今 諭旨已曉然矣而禮臣

猶未奉行相繼爭執 皇上何不深思其故乎 臣等

非不知聖心之無他也非不知中宮之無恙也非不

知待嫡之旨為遵 祖訓也又非不知權且封王將

來可以待嫡而又無碍于立長也乃 臣等復同諸臣

曉曉不避煩瀆之嫌 皇上又何不深其故乎蓋元

子與眾子實難強同冊立與分封自當兼舉有冊立

而後有分封分封之制冊立之餘也是端其本而及

其餘也夫禮有輕有重立長為重則待嫡為輕孟子

論禮而以寸木崇樓較本與末若舍冊立之大典而

疏鈔

國本

六十八

創分封之暫規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以權宜遷

就之說而欲天下臣民之從 皇上以為可乎不可

乎宋臣胡銓有云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

勢有所不可也以元子而封王雖曰權宜恐揆諸典

制萬無是禮從此年年待年年無冊立之期恐諸臣

之年年煩瀆未已也 皇上為以可乎不可乎 皇

上英明天縱高出千古孜孜化理事事可法若新旨

堅不可回則聖子神孫皆將曰立嫡以遵 祖訓必

皆有嫡而後可立若元子眾子雖長必皆援暫且封

王之制是以 皇上創行之制亦猶夫 祖訓也
皇上以為可乎不可乎洪武朝有給事中卓敬因諸
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乃曰宮中朝廷視效絕
綱攸先今 陛下與諸王不蚤辯等威而復尊卑無
序將何以令天下上笑曰此言良是吾慮未及此耳
今若一併封王則雖稍別等威其勢必至於此 皇
上以為可乎不可乎 臣等日夜思維未敢妄為一說
以滋煩瀆惟冀 皇上虛心法祖蚤集廷議而於一
併封王之旨似不得收回以決大計以端大本易
疏鈔 國八 六九

明旨未信並封未宜疏

王如堅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臣讀易玉器之文知震之為長子也與再索二索者
不同讀禮齒冑之文知國之有元子也與眾子不同
聖人守經以據理明以詔天下示有統也若詔旨屢
更而屢變聖心屢屬而屢疑渙汗出而復反國本搖
而靡定恐非所以計萬世定長久之策也 臣謹按十
四年正月內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兒嬰
兒弱少候二三年舉行矣夫明長子之為元子也意
有屬也 臣又奉十八年正月內諭音朕無嫡子長幼
自有定序夫不言嫡子之有待也示無易也已而十
九年八月內奉 聖旨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
行此則 陛下雖怒羣臣之激聒而未嘗一日忘冊
立之心雖更已定之年分而未嘗遽爾寢冊立之事
天下臣民喁喁企踵俟於年之未至遷就於時之
可待自二十年正月以來 陛下恭默無言信成命
之有在也羣臣禁口不言安異命之難回也近於本
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接出 聖諭三皇子欲暫一

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書曰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今臣下將稟前命耶稟後命耶曩者三年舉行也遲之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於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首春告吉青陽載啓條然改爲併封是前日之明旨陛下且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旨羣臣將何所取信耶且如立嫡之條祖訓爲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棄乎無嫡可棄乎少遲之語陛下爲待皇后者也意果真有所待

正金 目入 十一

乎抑非真有所待乎古之王者宮房無偏愛左右無私意故得胤嗣繁昌萃於中闈後世溺於枕席嬖於私愛天地之交不常泰而當夕當御者多誕生之祥雖有百男生於多母而天心所屬震器已默默有歸故立長之義古聖人以人心合天意也以主壘法大易也自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立嫡者有幾而國本早定惟皇元子是屬或一二歲而立或五六歲而立未嘗遲回於歲月而遷延以待嫡也且如聖母誕育聖躬自是元良攸屬元命攸歸陛下

下英冲受冊時正六齡未聞有待嫡之舉亦未聞有並封之議也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天性岐嶷陛下下許之儼然元良之慶矣茂膺鴻典前星輝耀正其時也臣聞皇后撫育皇長子愛猶已出與仁聖皇太后保和聖躬如出一轍上無睥睨之意下無妬寵之私惟是社稷大計關心動念意者元子早定一日即早慰陛下之心而不定即一日之心未定也書曰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陛下睿謀英斷萬萬無啓寵恥過之事但宮闈之內枕席之間

疏鈔 國本 七三

近習之輩承意伺旨之徒稍見形而生疑安知不以他意窺陛下即如昨年陛下冊立之旨尚在明信而山陰王已有並封之疏安知其非幾事之泄而彼得已窺陛下之淺深耶今陛下援祖訓爲據人咸謂假祖訓以箝天下之口陛下體中宮爲心人咸謂假中宮以息天下之疑執狐疑而來讒賊持不斷而開羣枉此幾微之際不可不慎也天子之子與衆庶不同幼而瞻膝下者所以篤恩愛長而別名號者所以辨嫌疑其間冠服之制鹵薄之節恩寵

之數接見之儀元子與眾子迥然不同藉以并封而
並號得無並大偏長之嫌乎陵生於偏偏主於漸慎
終始惟 陛下得無深念之乎如 陛下以漢命新
頒不可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易移於一旦
而今日初渙之綸音獨不可收而信前盟乎天下忻
然見 陛下之無我喜日月之常明而無晦蝕體大
易長男之義法 祖宗立長之事 陛下之大德也
念中宮一體之仁承聖母元孫之愛 陛下之大孝
也昔剪桐有戲史佚成之况 明旨而可戲乎舉棋
不定奕者勝之况置君而弗定乎 願 陛下以天
下爲公以大德大孝爲心俯從輿論無易前旨早定
大業冊立 皇長子正名東宮皇三子皇五子分封
大藩長幼有序備藩有體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
實天地神人之福宗社無疆之慶 草茅不知忌諱
伏惟 陛下少垂聽焉

疏鈔

國本

七十三

出閣屆期急命部請疏

張貞觀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

竊惟皇長子冊教之典寰海所爲翹首跂足者業數
年於茲矣頃者 皇上獨決宸斷特渙綸音少稽冊
立之儀先舉講讀之禮中外蓋罔弗手額稱慶頌我
皇上之爲宗社慮者遠而爲根本圖者重也今屈
指計出講吉期不數日耳雖講讀官員已有成命乃
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酌
儀注上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
之議而餘俱停免及該部遵聖諭覆行酌請亦復停
留不報豈謂今日各部所擬悉未當聖心而故稽留
以俟裁定乎 臣等讀 皇上前日冠服之諭謂不可
遽用東宮之儀又不可下同親王之服是 皇上之
裁示諸臣業已甚明而部臣之請所以俯酌舊典仰
答新命者劑量亦稱苦心矣 皇上亦何疑而何待
焉卽禮臣所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雖未
見附于講讀欵中而東宮親王冊冠舊儀實有此例
卽親王冠禮且以成禮而賀賀畢而見而皇長子之

疏鈔

國本

七十四

初出乃不當親王之一冠又安見今日之不下同於親王也且震器方臨講幄宗社將培千秋萬禩之體而元儲初出闈幃臣庶舉切就日望雲之想此非一稱賀即臣子之心亦何由而安此非一瞻拜即臣子之望亦何日而慰更謁謝止於兩聖母而缺然于皇上中宮母妃之前恐非所以教孝即賀斬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恐非所以別序臣等愚謬之見竊以為是皆今日之喫緊而難以槩免者也若護衛儀仗則侍衛侍儀明載於出閣之條更為昭

疏鈔

國本

七五

昭即聖心尚有所疑者計亦不過煩簡多寡之虛文而所已決者則出閣講讀之實事即今時日已迫宜急下原奏以便酌調而併付之沉閣則聖意莫可窺測而部臣無由奉行臣不知護衛何時選儀仗何時製庵忽屆期寧無有誤大典哉且儀仗護衛 皇上前已諭該部查照會典酌議矣而奈何久寢其奏耶蓋我 皇上昔日之出閣也在冊冠既行之後禮之當行者已行於前故不見其為煩 皇長子今日之出閣也在冊冠未行之先禮之當行者悉未之行故

不容於太簡要之無非調酌于東宮親王之間為之損益耳伏乞 皇上急下兵工二部之請以便侍衛侍儀之備其出講儀注仍望俯允禮臣前請則不爽酌議之初諭而有光出閣之鴻儀矣臣等無任悚仄翹顙之至

疏鈔

國本

七六

三陽屆節三禮屆期乞蚤賜舉行以隆宗社大慶疏

馮琦禮部侍郎

萬曆二十九年

等以成諭久頒大典宜舉屢疏披陳未蒙賜報臣等竊惟儲為春宮震為長子舉大禮宜以春謹以立春之日合詞上請謹按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婚禮之行率以仲春詩人所為詠桃夭也今遇新春皇長子年十九矣見正月矣屈指則仲春矣考古禮參時令無一毫不合者禮不可更緩時不可更待惟皇上垂聽焉臣聞漢臣有言蚤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冠必於廟婚必廟見皇上臨御二十八九載而清廟之中始見此盛舉在天陟降寧無快然皇上試推九廟之心而禮可速舉也父母之愛子也又愛其子之子皇太后自含作美孫以來日盼盼焉望其成立也冠禮行始勝衣冠矣婚禮行始望似續矣子以及子鴻儀快覩於東朝孫復生孫燕喜倍增於長樂皇上試推皇太后之心而禮可速舉也夫舉大禮者緣人情者也時未至不敢舉愛惜之也時已至不得不舉體悉之也無論累朝以來代有彛章即我

疏鈔

國本

三

皇上十歲而冠十六而婚至十九則莞篲之夢已徵震夙之祥已協矣自天子以達於下禮即不同人情不相遠也皇上試自推其心而禮可速舉也往時未奉三禮並行之諭羣情無不日夜以憂者及去歲沛然發德音無不相向手額以賀者未及期無不引領翹足以望者及期無不萬人一心萬口一詞以請者喜極而望望極而疑疑極而憂已而得所請則又復大喜此其故何也欣戴皇上而因及於皇上之子遵奉聖諭而必覲於聖諭之行耳皇上試推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而禮可速舉也蓋臣等今日之請與往歲異往時陳請雖切成命未頒諸臣匡諫之意多發端自下而上紬之今日之事則聖諭定於一年之前而亦請於一年之後故臣等將順之意多決策自上而下守之夫儲宮天下之大本也冠婚天下之大禮也君父有成命而臣子奉之天下之大順也去歲有成言而今日踐之天下之大信也願皇上敦大信成大順行大禮建大本以安九廟之靈奉聖母之歡於天子益尊天下益安而中外

百僚遠近萬邦之心益服臣等不勝欣忭懇請之至

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不宜有待疏

顧憲成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臣等伏見 皇上思 祖訓立嫡之條欲將 三皇

子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於此

知 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

聖祖之心為安也又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

為天下之主無端受誣以為可痛可恨於此知 皇

上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

心為安也有 君如此豈不真 聖君哉乃 臣等退

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釋然而無疑者 皇

上之所據以為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為失亦

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

夫太子天下本可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

本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

也待嫡非也就見無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

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為言也濡滯而鮮決懸設而難

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慮不携之信叢不解之

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 臣請得而歷

數之。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止第以其合於也。援而附之。是為尊。祖訓乎。是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也。嘗考我朝建儲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歷歷可掇。皇上第以其不合於已。置弗為省。豈皇土創得。意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也。臣等聞之。幾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故親之臣。祀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餘子則稱王。臣必繫之地。各有分域。可得而爵者也。今欲竝封。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為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為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為順。於情為安。於分為稱。於訓為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獨尊鈞大偏所錄也。偏則凌凌則僭厲所階也。豈細

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為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為法。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每念及此。便自寒心。皇上獨能冥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皇后者所與皇上共承宗祧者也。期於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指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為快哉。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夫皇上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是故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也。雖恭妃不得而私之也。皇上之諸子。即皇后之諸子也。雖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統於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為嫡母。固其定分然耳。豈必自已出而後為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區乎。其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年。則亦二十年

而已俄而又改於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
 可以歲月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
 期也 德音方布而忽更 聖意屢遷而彌緩非由
 預瀆非由眾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善乎 皇
 上之言之也曰朕為天下之主夫為天下之主者未
 有不以天下為心者也自立封之 命下聞者莫不
 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 閣而上封事者
 不可勝數至於閭巷小民亦囂然聚族而議也是孰
 使之然哉人心慈公也而 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
 正金 臣本 白三
 擔當錫爵夙夜趨 召而來正欲為 皇上定此一
 大事排羣議而順 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願之惟
 是日夜惶悚矢志積誠必欲納 皇上於無過之地
 乃真擔當耳不然 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
 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嚮而疑聲
 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一意
 揣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喻而戶曉也是故 皇上
 方以為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為無端反汗無端受誣
 豈惟 皇上有所不堪即 臣等亦為 皇上不堪無

端反汗豈惟 臣等不能為 皇上解即 皇上亦不
 能為 臣等解 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求
 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
 待之一言為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
 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啓伺遷延則養禍
 豈非天下之大成哉伏願 皇上反觀默省長慮却
 顧以成憲為必不可違以輿論為必不可拂以 初
 命為必不可爽以 新諭為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
 舉大典 皇元子首正儲位 皇第三子 皇第五
 正金 臣本 白三
 子併錫王封庶幾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弟第第
 宗廟之福 社稷之慶千萬世無疆之休悉萃於此
 矣 臣等曷勝惓惓願望之至

萬曆疏鈔卷四

政本類

錢一本 敬陳論相大義以正朝綱疏

蔡時鼎 乞澄表率之源以端政本疏

湯顯祖 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疏

冀體 滿堂虧名辱國乞免歸以重政本疏

楊恂 時事觸衷乞清政本疏

吳達可 輔臣久擁虛位乞免歸以清政本疏

蕭淳 元輔乞休觀望乞乾斷以端政本疏

目錄

卷四

王元翰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史學遷 政本需人乞法祖以翊泰運疏

汪若霖 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卑賤難支疏

李雲鵠 乞公會推精簡用以清政本疏

胡忻 閣臣最急疇咨宜慎疏

王元翰 枚上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金士衡 上相公論宜存乞裁斷以重政本疏

沈鳳翔 君相治本攸關疑情當撤疏

宋一韓 枚上閣臣議論未一據實奏聞疏

胡忻 禮臣不堪枚上推轂未厭人情疏

王元翰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疏

宋一韓 爰立實關宗社不宜徒採虛名疏

袁懋謙 敬闡忠義之旨以仰贊枚上疏

胡忻 元輔至情當體乞終優老疏

目錄

卷四

二

萬曆疏鈔卷四

政本類

敬陳論相大義以正朝綱疏

錢一本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接邸報屢見言者之論輔臣為權為奸而輔臣之辨言者為誣為謗言者之論輔臣為嚴嵩為張居正而謂皇上之望輔臣為伊尹為孔子權奸天下之大惡也伊孔天下之大聖也此一臣之身而信之則擬之為大聖攻之則名之為大惡若謂毀之皆失其真

疏鈔

政本

一

安必譽之不過其實夫人君之職惟在論相國人皆曰不可 皇上獨曰賢相無定論如此其何以正百官而服萬民 臣以為 國是之不明自今之論相始也我 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人臣專權亂政之失罷置丞相設府部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謂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我 皇上憲法 皇祖勅諭廷臣亦言 朕總攬乾綱圖惟化理孜孜不怠良以自古政出朝廷君者南面總者也臣者北面輔者也所以謂之天下之政出於一也今日 俞旨之下輔臣總政

之云此果 皇上之所自出乎抑亦閣中之所稟擬乎 皇上不得以朝廷之政與臣下總臣下不得總朝廷之政以與 皇上抗輔臣而總政內閣不止為前代之丞相府且儼然南面之尊矣或謂總督總兵皆以總名官即謂首臣為總政亦適予其實耳庸何傷 臣曰此所謂闖外事將軍制之故可以總名也若謂朝廷之政而可使輔臣總之然則 皇上又何所攬而總乎 臣也誦明明之 祖訓仰煌煌之勅諭惟知 皇上之當總攬不識輔臣之可總政若 皇上

疏鈔

政本

一

言總輔臣亦言總以臣擬君以下僭上從 皇上加稱則無故而自貶損為失體從閣中稟擬則跋扈而同背逆為大亂臣以此非 皇上出也蓋自代言擬旨來閣臣之專政尤甚於丞相之專權而又惟首員為之主餘俱唯唯聽命旅進旅退終日伴食故在同閣之臣其阿比首臣亦無所不至苟得首臣之心即可漸次以需首臣之位是故阿居正者申時行也阿時行者又其欲為時行者也阿之以孔子不足而伊尹是為周公之不足而喜人以禹倭已之居正也

阿之以伊尹不足而總政直以 皇上擬首臣是又
孟子之所謂無伊尹之志者之所爲也孔子告哀公
敬大臣則不眩其自言則曰事君盡禮我 皇上極
其敬禮乎大臣今之大臣則極其無禮於 皇上又
何以正百官而服萬民 臣以爲朝綱之不正自今之
論相始也國是之不可一日不明而明之自論相始
朝綱之不可一日不正而正之自論相始 臣請勿追
其往而但論將來使輔臣加勉 臣言卽一日志伊而
學孔也孰禦使輔臣終怠 臣言亦有爲權爲奸爲伊
疏鈔 政本 三
尹孔子之罪人而不容於 聖明堯舜之世者耳是
故易言變通趨時處今時而欲如我 高皇帝之罷
相如我 文皇帝之設內閣止備顧問時固有所不
可也亦豈可盡失我 三祖之遺意乎今之代言擬
旨亦顧問之遺也若使同閣之臣遇有章奏到閣儼
天語之親問矢上告之赤衷各呈所見各擬一旨以
俟我 皇上採擇使朝廷之事無一不出於 聖裁
則首者安得而冒專權之名次者安得而貽伴食之
誚其不然者縱不爲奸亦謂有權久而忘焉如時行

近題之疏有臣特稟從部擬而已之云部臣題閣臣
稟如是而遂已不審置 陛下於何所矣又每於嫌
怨所在必以出自 聖斷爲擬然則其餘之爲時行
斷勿問之矣 皇上斷者不能十之一時行斷者且
逾十之九矣 皇上斷謂之 聖旨時行斷亦謂之
聖旨習矣不察蓋不特權倖 陛下而更過之矣罪
何可勝誅哉此其所當論者一自古泰交之世臣之
規君則曰罔遊罔淫勿疑勿二君之戒臣則曰汝無
面從退有後言若君臣自賢又相向而爲佞乃處堂
疏鈔 政本 四
之燕雀衛侯之國是也前者評事雒于仁恭進四藥
之箴 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襲陳賈鄙夫之智力
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夫士有批鱗
而極諫下則逢之以留中旣道吾君於遂非文過之
爲亦有借劔而危言 上亦答之以留中安望其臣
以盡忠補過之舉 臣觀伊躬暨湯咸有一德之說而
知欲我 皇上之從諫當先自輔臣之受善始必力
圖改過之益大開遷善之門一切先後事關廊廟之
章負罪引慝懇請 皇上盡爲發下有則與天下共

改之無則與天下共勉之而又於先後以言已獲罪
 諸臣如饒伸萬國欽輩併請召復原職庶乎以過勿
 憚改之身來四方直諫多聞之士驅天下讒諂面諛
 遂徒而可仰致吾君於從諫弗拂之隆夫非伊孔之
 遐軌哉此其所當論者三科場一事再為言及亦幾
 汚人齒頰獨恨稟擬原無私弊之旨此乃不可以欺
 天下三尺之童子而敢以欺吾君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且夫季孫之異子叔疑謂之壘斷富貴此猶言已
 身不用而子弟更進也今已身見在執政未嘗一日
 不用而又使子弟進不尤異之異乎將不謂之壘

政本

五

斷富貴乎亦國家令用凡同族官員仕同省郡甲者
 必為迴避其父執政在朝其子若弟即為引嫌迴避
 亦奚不可臣不服遠引嚴嵩之惡不有其子世蕃不
 如是之甚也居正罪大而不可解亦懋修嗣修等連
 第之為災耳人之言曰我朝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
 甚儻終自巽避於宋人之下抑何以稱塞我皇上
 伊孔之期望請見在執政自今特著為令俱許以
 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人指摘者亟請除名改除

應陞官秩亦官也後又與見從仕藉者暫還里居屏
 跡公固勿蹈世蕃懋修之故轍俟父致政之日然後
 徐議進正留餘祿以還朝廷留科目以盡讓天下寒
 峻之士俾公卿典刑卓然自今日樹立始夫非千古
 之定大快乎不然太馬報主之心終不勝其牛馬子
 孫之計或能彌縫然在任終必決裂於去日雖辭權
 與姪各難逃罪與其之議智者宜有以自處矣此
 其原當論者三易訓從正之義於奏則言匪躬於損
 則言無家矧去臣以其殉國安復有家寅而進申而

政本

六

退進則當思盡忠退則當思補過何暇延接私交通
 受餽問匪嫌疑之難遠且精力之徒弊儻非一意奉
 公謝絕私交即虛名亦具實污足樹貪饕之幟矧濁
 源斷無潔流安觀肅清之期以遠臣則或為近臣府
 庫或又合遠近之臣而為內閣庶庫欲不為嵩為居
 正何可得也請請繼今有政事當議賢士當親止禮
 見於公署勿通問於私室但有候門投餽仍踵敝風
 者無論內外之部院府寺外之撫按監司一一自為
 覺舉執奏併請勅下緝事衙門訪捕拏問一洗政本

之陋習重開內閣之清明庶幾大法小廉正已物正而少足爲閣臣之重乎或尤臣曰交際問謁聖賢亦有弗廢者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臣曰未嘗遠行不有聞戒安居京師開門受賂是何處也貨之耳貨之自內閣始餽遺之禁年年條議歲歲申令亦何爲哉此其所當論者四墨勅斜封前代所患密啓言事先臣有弗爲聞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謹議忠謀盡出格心上理絕無私意可窺已類斜封密啓

疏鈔

政本

七

與天下共替於吾君何嫌何疑不爲明本聞奏顯言於朝而徒事區區揭帖爲也此其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做古爲治部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以盡攬六卿之權歸之一人之掌握而六卿又惟踴躍趨順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每事必爲之請教而後行也蓋在高與居正時合部院大小諸臣無不靡然委其身以爲之役而其甚則有安爲鷹犬者今之風其無復存乎其猶有存乎禮卿乎慎行亦號有夙望者也於題差各省主考

疏鈔

政本

八

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况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熱奈何沿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弊實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古有薦達人不使人知今有論救人上從之則居其功上弗從則避其怨古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今人以告者旣不可知順於外者又無所見或謂機事當密以之圖軍情重務或宮禁大防乃可耳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能美必將順可與天下共獻於吾君惡必匡救否

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於和衷之義猶庶幾焉今且漸
泯盡矣則曷若裨諸臣各為陳見悃誠矢其生平人
自靖獻於我皇上我皇上下之輔臣稟擬其題
請稟擬之是非同異可以觀不相掩之公焉可以觀
相濟之義焉可以觀諸臣之才品力量之誠偽小大
焉可以觀輔臣心術之公私焉可以觀誠心之開直
道之布眾思之集忠益之廣焉可以觀謀國之虛斷
斷休休不恃其才而以天下之才為才不伐其善而
以天下之善為善之量焉不然者請教則題不請教
疏鈔 政本 九

則否請教則覆不請教則不覆是部院之一題一覆
莫非輔臣之所願指氣使者耳何待章奏下閣而後
為之稟擬焉則謂國家事盡在輔臣股掌間無丞相
之名而有丞相之專抑何怪也此其所當論者六在
昔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相君不為輔德即有沃心
不廣明揚即勤吐握致其身以事君又不自用而惟
汲汲於網羅天下之賢才以事君此相業之所以炳
耀宇宙而聲施無窮也將以求之今日不學無術之
流誠不可以若是其幾然於所謂陳力就列之義獨

不少省於心乎夫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
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
藏充盈如每集加增三十萬之歲進終不能一為救
正是何傳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深居靜攝
尚以多疾為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之
傅之保而冊立準皇冠冕之儀注至今又復改遲豈
考官則頭與禮臣講定而冊立大典顧不能與禮臣
共求定乎詎不知其所兼者又何職矣夫民間士庶
之家但有延師自輔及教子者其子經月不面其子
疏鈔 政本 十

屢歲不學則其師必以瘠曠為愧而求去之不暇抑
其師弗嚴而道弗立其至亦必甚惡思以易之矧
國家之師傅耶號之以師傅不足而又冠之以大學
士今所學者大耶小耶其士之學者耶其士之不學
者耶學與不學士之大小之判也不學則唯自滿自
足不知求賢以自輔而安得有致君堯舜之術彼逐
隊而候朝房密地而伺私室非受爵公朝而來拜恩
乃先意逢迎而來請教即不盡以私相干亦祿位保
守套數徵逐之庸眾人非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賢

士益友也以德業不脩之身率天下則庸流競進以過失惡聞之人觀四方則諛佞朋乎或遇事輒稱乏人堂堂天朝豈其借才於異代哉此其所當論者七伊尹起耕夫相湯以至天下孔子由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 陛下寤寐伊周之臣乎前者祭酒趙用賢疏薦舉人劉元卿等宜加徵聘擢用當事者拘攀齷齪無能破格一為題復矧起耕夫而立之為相顧易言耶我列聖論相蓋有以才望用如楊一清以賢德簡如薛瑄等初不以資格為資猶有司寇攝

疏鈔

政本

十一

家資巨萬三楊猶然他可知矣故自來內閣之臣善終者絕鮮皆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庸碌鴛罷或甚於時行福隘執拗又復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如舜湯之公天下以選舉臯陶伊尹使之朝夕納誨光輔聖德相道終未可言得天下尚未有治期詎甚以為 陛下惜也此其所當論者次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諉之木蕘蕘且詢何苑朝士誹諉且求何況忠言今

疏鈔

政本

十一

非難罔不畏於人人可欺也不愧於天天不可欺也
尤可異者大臣之量弗宏何小人之媚嫉言責之忠
未盡何官守之拘攣我 高皇帝時典史馮堅言事
稱旨擢之僉都御史自典史而上其無一人不得言
可知矣居正不居喪臺諫諸臣寂無一言惟聞陳三
謨曾士楚相率而上保留之疏此非號為有言責者
耶乃今戒小人之出位而稱數妄言者之為可罪喋
喋利口之詞又稍復見之章奏間是三謨士楚之再
見也孔子告顏淵為邦獨嚴佞人之戒比其相魯亟
疏鈔 政本 十三

加少正卯之誅撫時慨事臣不憂今之所謂奸邪浮
薄讒謗小人而獨憂其有三謨士楚之佞居正者使
輔臣而勿為居正也者於其佞已者亟屏斥之於其
攻已者亟登籲之庶乎去其如嵩如居正而就其如
伊尹如孔子固亦非甚高難行之事乎此其所當論
者九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
而國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故伊告老而致政孔
在陳而思歸皆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其在先臣徐階之告我 肅皇帝亦言 祖宗時輔

臣無敢有專者自夏言嚴嵩事皆獨斷而權始有專
今欲復 祖制以收政柄此官不但宜多仍須擇廉
靖謹畏者用之至於首員但三五年俱令解職則彼
不得據其位而恩威常出於上矣以故未幾亦為致
政而去其不敢獨斷自專勿以寵利居成功固如此
今或不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毫髮不容僭差上名
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畧不聞有趨避遜謝之
狀專耶不專耶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伊孔之所不
為第有行而無止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
疏鈔 政本 十四

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之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
而後已古之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
亡者耶大臣既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
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靡爛於同流合污之壑
乞播登壘之坑外驕人於白日內泣妻子於中庭滔
滔而莫之止者政本之司有不言而喻不戒以乎存
也是故 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
焰燦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
政自居正總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也

許衡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是故月星借日爲光臣子近君多懼寵利不居成功亟退察存亡之正理酌損益之天行匪凶禍之爲避爰推賢以讓能行止不失其時號明哲之煌煌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人各有心亦存乎聽之者之自擇何如耳此其所當論者十論相之道得而端揆之化行以正百官以服萬民國是不期明而明朝綱不期正而正矣雖曰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伊尹將告歸

東鑑

政本

十五

以一德陳戒於君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陛下進於始終惟一之隆勿以國本爲兒戲勿以言及國本者爲激聒勿以責激延改之說爲拒諫飾非之藉而致天下萬世之遺議執此冊立之令堅如金石一也行此冊立之令信如四時一也則天命眷顧於上人心懽悅於下九廟之神靈孚佑於前萬世之統緒燕貽於後凡諸禱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萃於陛下之一身臣以爲何吉如之其或二之以二參之以三則天命必有不眷人心必有不悅九

廟之神靈夫何以佑萬世之統緒夫何以垂國本一擢天下且危臣以爲何凶如之誠有味於伊尹之言而信行之夫然後咸有一德之臣從可求矣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脩身勸賢大端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強固矧以艷處之褒姒兼爲善諂之驪姬狐媚旣以蠱其心而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蓋參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脩身取人誠有味於孔子之言而設誠於行天下士孰非誦法

東鑑

政本

十六

孔子者斷亦不甘爲孔子之罪人而仰負聖明千載之遇矣若但以伊孔望臣而不以堯舜自持則湯聘不來伊尹何起女樂旣沮孔子必行相亦斷無從論也

乞澄表率之源以端政本以維國紀疏

蔡時鼎

南京吏部主事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伏自思官守言責職不相踰出位之戒素所服膺但每有憤痛感激於中欲以少補國家萬一退就刑章死無所恨竊見頻年以來天災歲被民困愈增紀綱紊亂吏治淆濁夙夜竭思興替之源斷無他道惟在陛下與輔臣幡然省改立可挽回而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能上達近閱言路諸臣連章累牘納忠極諫諄諄詳切陛下皆答以知道未聞聽

疏鈔

疏本

十七

受之實然亦優容寬貸非切直如駱于仁不加罪責至於佐理幹旋之機全望輔臣而輔臣方樹黨自固忌言益甚羣臣章疏不待明白指切一有意向不合皆所怨惡傷害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或陰中以別事或潛伺其他短是以環視在廷皆心知其非而莫肯盡言以觸其忌或私懷其德而且為回互以文其過致使天下諛佞滂訛是非雜揉正氣日以消沮切實日以頽廢而友且內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惡臣是

以不避越職之罪甘冒觀闕之誅謹披瀝為陛下

陳之臣聞致身事君明義也勿欺臣子大戒也故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行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所謂道二仁與不仁立於公私誠偽之界且不可以為政况純乎出此而太彼哉伏見今輔臣申時行者自張居正身故張四維釋位之後自為首揆即懲前專擅矯行謙退鑒昔嚴切偏尚寬柔非不欲示休休之度養和平之福奈何患得患失之念重而不可則止之義輕虛崇讓而實貪競外包容而內忌

疏鈔

疏本

十八

刻私偽萌生為失滋甚故居正之貽禍身後者以其違禮徇欲而居正之有補於國者以其持法任事今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以此求全奚異畏迹而疾走以此飾聽奚異掩耳而盜鍾笑前人之未工忘已事之愈拙身欲享安全之福而國甘受夷陵之禍奈何欲禁人不言使庶寮唯唯以為快也臣不敢搜剔微賧試言其易見者焉夫用人親踈無常要以呈能奏功輸力於國則舉黨舉讐皆不為私心不在國則進為樹黨

退爲伐異均之無以勵世也時行專事廣援無意責實據勢養名者驟進若流水奉法循理者淹滯若積薪法禁則愈詳於踈遠榮進則愈加於親近蓋勢可借以黨已名可假以壓人用之之速多爲已私其餘則平生無助我之益轉移無進賢之譽故雖任職累勞輕重不顧內者愈速外者愈遲懸絕太甚莫如今日皆由用黨所致其尤不合輿論者科臣之例該參藩一也或臨遷而以爲宜或臨遷而不以爲宜將遷參藩之時有謝病以去者一也或爲彼則謂其避遷疏鈔

政本

一九

得人豈其一膜之內遂分胡越若此之甚乎凡此皆由一念之私積成悖謬故張居正雖自用偏信猶有心於辨才嚴實未如今日之一意爲已也其於賢否邪正豈不謂稍從區別不知心無二用勢不兩立私意一熾則其日夜咨謀親密籌畫汨沒其中安能自覺而精神向背不期自應羣司共視洞若觀火卽或頗加雜進以塞人望然旣不能終絕於正道又不能自剖於親黨薰蕕同器方滯染是懼於國何賴焉而貽貽用與心用者較其數不勝也故持不斷之意者猶開羣枉之門况本持私曲而欲待人以收國家之用豈不遠哉亟宜省改者一也理國寬嚴無常要以維世齊民可持之久則濟猛濟寬皆足爲惠心不在國則寬以市恩嚴以勵威均之無以範物也時行欲以私惠悅衆苟安無事廢法徇情姑息日甚間有峻其憲章又皆有爲而發非公平體國之道故八柄馭臣法令所急廢置違典難可具述若選法尤務也謬如州同降補推官旣被言矣卽未至議處獨不宜切責之乎值其願使如意之人詭說以支吾則置之不

疏鈔

政本

二十

問失儀小過也偶爾拜跪違錯雖叅論矣但罰治已足獨奈何深罪之乎值其衆議紛紜之後欲借以威衆則黜之不顧輕重失度多若此類萬事叢挫豈能盡無所失苟出自至公雖有出入亦足示警惟其發於偏私適足使人玩視以至地愈重者弊愈大而莫禁黨愈固者奸愈深而不除選舉益多倖門出納益多弊竇叛亂之成重責於上而輕罰於下奸釁之起厚撫以恩而薄示以刑徒欲苟且目前莫計貽害久遠於身得矣其如國何使中外諸可望風慕效皆懼

疏鈔

政本

十一

衆心難調而喜寬容寡怨惡凡法令便於公家而不便於私情者咸聽其縱弛莫肯以身獨任蓋持法之臣不能每人而悅豈有怨議禍隨其後奉國本心誰爲申理人懷自保法安得行夫網漏吞舟時或致治然惟公以行恕故能踈而不失未有畏徇沮格可謂得衆之寬卽雖虛文申飭非不燦然明備不知法行自近藏身貴怨已欲任德使人任怨夫既不怨何以喻人且護私一念固滯胷中則意之所疵雖有百過終不得聞於耳卽或及聞終不直繩以法權宜假借

漸成積習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其究卒使奸宄益滋善弱滋困以臣耳聞目覩各處臣工皆謂彌縫爲上策守職爲拙計各處卒伍皆每事要挾驕悍難制遲之數年將有不可救藥之禍是孰釀之哉亟宜省改者二也科場重典防禁至嚴二百年來未有敢奸之者自居正作俑時行濫觴利其便已莫肯更革時行之非用嘉賚於湖州富宦董份之家管入浙場其時監臨御史爲用嘉故洩漏題目預先流播甚至轉相私鬻每題得銀三百錢驗卷左券通浙人士誰不傳

疏鈔

政本

二十二

聞是年用嘉冒中時行自知不嫌人言遂將科場之弊深切忌諱有人言及惡之如讐近又其婿李鴻順天鄉試中式卷內謬寫因字二次此字經典所希下筆偶錯決不至是弊跡昭然實難自解高桂言之及今沉淪邑宰饒伸言之詔獄拷責幾斃中外羣臣與其子婿何讐憤此二事不約同情暴著如此猶云尚未可據竟托於覆試以塞責藉於重庇以獲全然則前所革退如王篆朱璉之子亦何曾確然有憑若其援此稱寬何以解之是徒勢存與存勢去與去法於

何有猶乃不肯內省反謂小臣有意苛求大臣子弟不幸是何言哉卽王錫爵素負人望亦發憤偏執不能自克勢足制人抑揚其說孰能禁之天下之事惟真莫掩衆口可鉗衆心難服縱有諂附成習代爲飾辯反之本真恐難終昧或謂王司以此自媚時行未必與知此猶近之然觀其甚德王者而甚惡言者愛憎若此豈得欲享其利又諉其責此法可撓孰不可撓亟宜省改者王愷言路通塞事關治亂然必責專輔導者先懷拜謫之誠而後可以此匡君弼成止輦

疏鈔

疏本

五十三

其與已異意卽甚合於道亦所不容縱使維持國是果有誠心亦必自友無私方可使人忘言豈有私意橫積欲使滿朝莫矯其非惟已足順縱使言有當否處分非過亦必據理進退不可一毫阿曲豈有是非之界專在黨已異已之間借定國是以遂身圖其誰信之甚至稍有異同之議部寺諸臣交章保奏名爲公論實以媚權成風俗及禁言不止又逾其爲掩惡罪其爲冒名夫人心難測忤于當道者豈必皆無所爲但權勢易激安於黨同者又豈必皆無所覲二者誠否俱不可必究其大分恐特立終賢於諂媚骨鯁竟勝於脂韋而時行專持偏說去彼取此謂其爲國將誰欺乎蓋國與身異道也時行誤以助已爲助國黨之者亦誤以奉輔臣爲奉國謂同爲和謂比爲周毫釐千里辯正在是臣嘗讀李膺范滂等傳竊咎其抗忿倅直不顧大體激成國家之禍然此可因曹節王甫等言之未有身稱臯夔而欲使人毀方求合以調停其私者也若夫汪東之李植等借堪輿以求勝誠爲可罪然彼固甚失此亦未得均之心切利已

疏鈔

疏本

五十四

計在制人非有徇國忠懇之素忱徒憤其身居下位
既不量力又不度理勢俱非安得不一敗塗地遂
使時行得借爲口實以結諫臣之舌稍有異已必曰
江李之黨故二臣者乃害於言路而非禱於言路益
於時行而非損於時行者也臣又見前歲遇災尚下
求言之令今歲屢閱詔旨不聞乞言之詞豈防諸臣
規諫陛下乎抑恐諸臣違犯輔臣乎飾非拒諫自
時行始望以匡君聽納不可得矣亟宜省改者四也
人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己未有已欲樹恩而使君任
疏鈔 政本 五十一

乎時行所以未至居正者徒以退一步法自爲遠心
之計但既誘人附已勢必明白分別忤者黜罰稍寬
順者必登進愈速以此持世益足以妨公器而塞賢
路爲身愈巧病國益甚志在徇私無術而可然尚未
有顯言其罪者而忌嫉已如此矣迺日以斥逐諫臣
歸過於陛下謂天下爲可欺是誠何心哉亟宜省
改者五也大臣進矣不求其報相與輸力於國自然
同心無間故韓厥戮御舉之者反以爲賀叔向不見
救之者不以爲嫌此豈僞飾示廣惟其志專爲國故
疏鈔 政本 五十二

其過者時行既以阻塞諫臣又恐入下議已凡言官
被斥雖所自爲亦必僞言外廷動云聖意自謂力救
不能挽回習爲故套無適不然觀其科場之事上疏
自辯內言高桂輕處則曰稟旨饒伸重處則曰聖怒
輕重之間一歸之已一歸之君明著其說誣罔上告
曾不畏忌皆因沿襲日久莫覺其非夫隱微之際指
視猶及是否救解言官焉能逃於肺肝之見卽一時
不知後亦自明本無此心嘵嘵然益增其僞則何益
矣如居正當時杖遣諸臣今欲委之陛下其可得

能無取比昵方建言謫譴諸臣擢自戍伍編民苟有
信任之實何必思自己出時行遽爲疏請破格優用
識者已知其有市恩之意及諸臣既用時行謂當德
已無極因其意氣自負不能相徇膠漆未投遽進苦
口遂致大相齟齬反成嫌隙其於美疾滋毒藥石生
我之義曾莫之講而佞諂之徒翕然同聲直指諸臣
爲邪顯然見之章奏甚至造爲浮語謂鄒元標得受
甘雨重賂薦之起用豈不痛哉諸臣之中或有視已
太高求進太驟豈能盡無他咎萬一柄用亦焉知能

踰於今日後過未顯前忠可錄其羣黨交攻也直以
違拂輔臣之故是以臣私恨之不然在廷諸臣豈無
不滿人意者何其他盡可恕而獨於二三臣是急乎
故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義深切可以釋思今徒
有德於人不愆責報於已不遂起於樹黨之一念而
成於讒說之羣小致令邪正莫白瑕瑜未辨悠悠之
論兩抱不平亟宜省改者六也人臣威福歸之朝廷
以其以至公之心進退人才如不得已猶歉然不敢
自居非謂假朝廷以濟其私居其真而避其名者也

疏鈔

政本

二十七

故山濤啓擬或來任意之譖惟其原無矯偽久而衆
情自寢時行凡有用舍不合人心必欲自滅形跡飾
以內旨如憾鄒元標論已所親思圖報復又畏外議
不欲顯斥及其因災抗疏可以托之聖心乃將疏留
中不發先爲宣揚於外謂陛下大怒欲將元標廷
杖賴二三閣臣救止且未可必明係爲此發端藏機
以待適御史范儁當羣臣問安之日條陳時事又假
此號於衆曰陛下前怒業已少息今見儁疏愈加
發怒欲將二臣併處范儁將杖八十元標將杖四十

二三閣臣救解不能得奈何既而命下范儁爲民第
元標調用時行方以免杖之故引爲已勞而諸臣皆
知因標及儁藉以實聖怒之語不然陛下優容之
德亦大矣近者因災切諫皆關聖躬絕不聞怒責之
旨豈其時真有深恨於二臣至不可解乎范儁所陳
未有觸諱之甚陛下豈真深怒范儁反在元標之
上乎抑時行畏此盛名忽彼新進而姑爲輕重其間
耶太常寺卿嚴太紀不保壽官欲陰去之無間可乘
密囑吏部議處司屬以無故發難心駭視聽遏而不

疏鈔

政本

二十八

從遂出內旨謂大紀不諳禮法別簡其人以代之
陛下豈真以動容之際爲臣子之去取乎又何吏部
之囑未幾而陛下之旨適與相應耶以至欲用所
德一人焉先虛張十事以爲之所欲遷所愛一人焉
先驅除一官以授之缺騰變變化使人莫測諸如此
類外不及知尚多借威福以成其已私行假託以濟
其專擅於臣子太義不亦失之愈遠乎亟宜省改者
七也爲人臣者毋樹私恩故人不庇前史以爲美談
况宰相之行異布衣布衣一飯必報無德不酬宰相

受天子眷顧當維持公法奠安國家以報人主之六德區區小恩屈公法以徇之詎宰相事乎臣聞申州嘉中於浙場本房杭州同知未滿三載擢為郡守又調松江旋遷憲副恩亦報矣且恐撫按不知每每賄書曲加推引鮮私之念何其太重董份立朝附勢素無節行居鄉巨積錢閭里昔遇災款一毛不拔有勸其發賑以收人心份應之曰此端不可開也時行為之致書撫按欲邀存問隆典士民具呈反為偽飾謂待以舉火者數千家名實相謬如此豈不使閭閻

疏鈔

政本

二十九

博笑幸有萬御史一疏衆論稱快臣問亦止此固時行轉圖之美自不可掩設無此疏隆典遂行居官貪鄙處鄉富豪者朝廷且敬禮之何以昭示天下垂訓來世酬恩厚道誰謂其非然以一身私報敢于朝廷公義則報國輕於報恩大臣之道何在至於府縣佐領等官有所親比時時移書所轄上司以致負嵎恣肆莫之敢問餘人觀望能不效尤雖懲貪之令日下不足取信徒飾虛聲異惑乎吏治之不振哉凡此皆因厚於所親致令天下以權為重以法為輕貽害豈

小亟宜省改者八也邊事無全得亦無全失和戎之利著於春秋謂其盡是者固非謂為盡非者亦非但當平日預養將士毋使推轂之任撓於權倖荷戈之役困於侵削則守戰之備積久自修今北虜久和將無從戎之重可鎮謀而授卒無致命之危可漁獵而使故至簡用之權兵部不得專督臣不得主撫按不得覈貴近狐鼠視為利窟時行力不能禁已失職矣又從而求結內援為之先容請托及聞其門下有謂卑危者博得邊區重貨陰為營幹臣於時行之前匿

疏鈔

政本

三十

其多者而白其少者以示不隱人臣方之游七蓋不誣矣以致各邊裨將而下剝下援上者必速効務實修備者必鮮功夫賞罰之柄莫過進退功實一失衆心解體故所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雖云常談實切至理臣方在邊時有慷慨之將含涕語臣曰我日夜苦心誰能知者環視債帥朝謀夕轉耳臣聞此言常為扼腕痛心思邊事敗壞必此之由且邊臣御虜畏狗者可幸旦夕無事抑制者或有激禍之虞廟堂之上既欲偷安目前不能忍一時之變邊陲之下孰肯

以身嘗禍爲國家任後日之咎且抑制者禍速而小又未必然畏徇者禍遲而大卽今日已及見矣迺不重責乎弛備苟安者而惟於生事是問何示怯也是以虜日驕而我日弱矣又坐此夫平日不能擇將養士隨事防遏一旦虜入翻覆欲戰則無兵欲守則無備遂乃倉皇失措姑務容養將來之禍倘不可支釀患之罪豈得獨諉於下亟宜省改者九也相臣之權百僚爭趨者徒以進退待其低昂可利之以自潤耳至于官府未必一體施展未必如忌此則與附權之

疏鈔

政本

三十一

臣利害無關也今盈朝之士順從有通顯違拂者沉抑較然分明卽如往歲陳經邦魏學曾等諸臣毫無他過徒以張四維所善彈章繼至相望去位沈鯉質行正直時行曾因玉府請封之事爲內臣轉囑不聽遂懷懟憾而羽翼時行者反加鯉以結納內庭動搖國本之名及鯉也去議且不息愛憎之際變亂黑白如此豈不可畏哉望比附之徒何人不報以美秩若是而猶託言無權不能使人附已諸臣之附之者亦利其有權之實而飭其無權之名甚至章疏之內明

爲此語臣每手讀未常不爲羞慚夫以世宗皇帝威福自由嚴嵩之間猶尚如市豈以方今用人由已而可辭權以罔世乎蓋爾爵則懷利者進好黨則懷諂者進其趨一也迺若中外奏疏旨意未下禁不抄傳不知恐妨國乎妨已乎春初召對密勿論思卽有嘉謨止可付之記言之官乃反撰述一薦抄發傳布不知將稱君乎稱臣乎諸臣揣度以爲不許抄傳者指摘未顯便於留中召對抄發者欲明君臣無間使羣司莫敢伺隙以直於臣深察此意似亦不誣曾不

疏鈔

政本

三十二

思投間乘便因機而動者奸人之計也憤邪惡僞抗威而言者志士之心也不此是畏而彼是防慮亦左矣夫陰握其權以啓天下之趨陽辭其權以關天下之口而又顯示其得君以消天下之疑是皆起於固位一念故熒惑人心無所不至如此亟宜省改者十也凡此數事皆熒政之端傷教之本習非已成居之不疑自以爲是故雖賄賂公行未如熒威福凌厲未如張居正但嚴嵩之時邪正在今則廢則混淆矣居正之時法令在天下者

弛矣蓋大臣以計安社稷為悅而時行以保全身名為計大臣以開誠布公為義而時行以致飾悅人為心故一臣私而羣僚皆以私應一臣偽而百官皆以偽售動若影響而勢若波流不至於大壞極弊必不止也國家理亂之機間不容髮豈可謂私偽無幾不害於大體而嘗試慢為之乎至如奸豎張鯨險惡可畏將來為害必過今日蓋亦諸臣所慮時行既真知其宜遠何不乘此得君之時以身之去就決計爭之乃畏其反噬說其蹤迹假手於人辭責於已不足取疏鈔 政本 三十三

德祇足留患既無以服邪之心亦不盡去邪之道矣又聞之國家之治上下交修則成上下交責則敗夫人之心知人之過則明視已之過則昏今陛下惟知委罪於諸臣諸臣惟知匡救於陛下大臣惟知庶臣之為妄庶臣惟知大臣之為私今日惟知前者之已非後日亦將知今者之未善皆不能恕已及人反求自盡臣亦自顧多闕豈宜妄言人過第竊思身備庶列無補國家治亂之數而諸臣眾多羣心難齊倡導之源先自上始已往莫追將來難必修省之

實貴賞其時惟陛下與輔臣宜及今日洗心滌慮正身事物急於內省緩於責人則風行草偃不令自從大小臣無敢不肅時行設恐姦桀之徒乘釁間臣公道昭明安所藉口且得失有命盡其在我焉慮在外臣以為強災安民維治固國之道端無出此不此是務而徒崇飾虛文空煩條教今日訪國計明日詢輝林今日督監司明日餽守令是皆曲其木而欲直其影必無益也陛下所宜兢惕言路諸臣條列臣備無庸臣贊特輔臣樞機所係關於理亂尤切疏鈔 政本 三十四

表率未端可不救正陛下而不言計於莫有言者是以雖非臣職必欲罄竭其愚不能自已伏願陛下首先聽受諸臣之諫如皇儲宜速立姦豎宜速去內庭之供宜速損憤怒之誅宜速止皆決意力行以弘納諫之實時行亦熟思臣言之非謬克已改圖以為格君之本先將子姪婚殺然自請退回歸學私心一云賢姦立辨以象維法以法掩恩舉動用舍粹然一出於正合則留不合則去豈不誠社稷臣乎何必兢兢然畏首尾而習機變也哉臣非敢必繼今者之

愈於時行亦非樂訕毀時行以博切直之聲惟願自
今伊始更絃易轍歸於無偏無黨庶幾國紀猶可及
維人心猶可及正使天下得見蕩蕩平乎之治臣即
言皆警妄誣而無徵則國之福也若因循不止漸漬
流毒騰理之疾轉入骨髓縱時行能保身名以沒世
而悞國之害將貽老無窮恐痛哭流涕之憤不獨在
漢臣為爾苟不及今言之直待時務勢改事已無及
迺追數其失以自快則與今之附和者同轍又臣之
所大鄙也詎不自揣度竊懷杞人之意望於國家有
疏鈔
政本
三十五
毫末之補進退死生詎何悔焉

朝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疏

湯顯祖南京禮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五月

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 聖
諭諭六科十三道邇來風尚賄囑事尚趨附內之効
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奸生欺蔽且前者天垂星示
羣奸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
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邇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
風聞之語訕上稟直至於鸞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
何獨無言奸生可惡且汝等豈不聞宮府中事皆二

疏鈔

政本

三十六

體之語乎何每每以搜動君惡活名速遷為汝等之
職任汝等受何之爵食何之祿至於長奸釀亂而傍
觀避禍無斥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本都該拿問重
治姑且從輕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大哉 王
言正君臣之義誅奸佞之心嚴矣祭矣南都諸臣捧
讀之餘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變責難 皇
上致有此諭臣竊意 皇上前大理寺評事雒于仁
狂愚直言猶 賜矜恕又前伏讀兩次 聖諭一則
引咎在躬則囚星警逐去左右盡感擅作威福之

人則言官即有過言必見溫納何至合科道盡行切責罰俸是惟首聖明居高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必有賄囑趨行長奸釀亂倍負上恩之處夫臣之責難皇既不難於聽宥而非聖諭嚴切臣子亦宜各以常憲官師相規臣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臣子本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非必六科十三道盡然時一二都給事中等臣有勢利小人相與顛倒煽弄其間耳詎曰人其父生而君食之其恩一也故子之兄弟相引而欺父則為不孝臣之大小相引

疏鈔

政本

而欺君則為不忠然豈今之科道臣都不知此義哉皇上威福之柄潛為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公為時行所得耳夫人臣自非天性公直大段取富貴而臣而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天下私邪皆此具也使公直者不失富貴誰當私邪私邪者不得富貴誰非公直今日不然也臣不敢泛舉非言官而言事者皆以失輔臣意得罪即以言官論之首發科場欺蔽者非御史丁此呂乎此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教

吏部尚書楊勳覆而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終言邊鎮欺蔽者非御史萬國欽乎此亦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不能辨其賊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黨之僧恨其派極邊矣臣請外其他言官雖未敢顯謂時行而或洩其寃事及其私人則又有年例不時補外臣法以漸律眾言官使其迴心斂氣而時行得隄滔然無憂諫之虞矣惟近日南都御史李用中奏正其子冒籍之法而時行故臣請塞貴旋行所請欲得臣皇恩臣語不碍其子進取無乃要君甚乎

疏鈔

政本

至於考滿與奏奇捷同日正用故臣以張居正故智其奏捷疏中有牛馬羊木計其數南中諸臣皆笑曰此經畧公賀儀也明日臣初申必用此事矣已而焚勅果有况元輔課功之日正西曆奏凱之晨數語矣然臣按其月日則元輔燕功之辰正星象示傲之久也時行能欺蔽臣皇上安能欺蔽夫象象而言官禁無言之者正以下此臣萬國欽為戒恐其富貴耳夫知感上恩為臣皇上為奸正法者及得貶竄雖皇上恩力不能庇之故今科道中無義之臣遂謂

皇上無從恩人并不知所受是 皇上爵祿矣至於
言官中賄囑附勢盛作不忠之事蹤竊富貴者往往
而是年來閏陞以爲例固然矣故此輩不知 上恩
專感輔臣其所得爵祿真若輔臣與之者雖他日有
敗今日固已膏貴矣 臣亦不遐遠舉卽如今日吏禮
二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聞
其所過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計矣夫所至巡
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所未至郡縣亦風厲而取之
郡縣官取之足矣所駐驛遞所用取錢糧庶官亦戲

疏鈔

政本

三十九

笑而取之聞有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幣蓋約可八
千餘金折乾等正禮約可二千餘金古玩器直可二
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雞犬一空夫
前所云賄賂宴費數萬餘金豈諸臣取諸其家蓄而
與之哉正其剋掠饑民之膏餘攢那賑帑之派數以
相支持過送買其無唇舌耳迨至杭州宴戲無度朝
夕西湖上耽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畧荒政是何職名
也也而廣買薦舉多寡相補每薦可五十金不知約
有幾千金至於暮夜爲人鬻獄如滅凌玄應克軍之

類又不知幾千金矣夫三輔臣皆家居蘇徽文舉之
貪九蘇徽三郡士夫皆能言之豈輔臣獨不知耶未
幾復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乃知文舉之
貪有所用之也輔臣亦非不知也而從長安來者又
云此缺政府原有別待文舉再四從申九處求得之
耳夫 皇上德意親發內帑金錢救生靈之死而文
舉乃敢貪賊宴樂擾害饑民買官自擅 皇上雖在
深宮獨無一人言之乎然文舉雖點首垣久無鳴吠
人謂此逆取順守之計或以前人爲創也昨得邸報

疏鈔

政本

四十一

見文舉靦然奏稱禁諸臣言事矣夫大學士王錫爵
因公一揚假建言納賄自劾正法此錫爵自起用以
來第一盛舉也且其奏詞日以壯夫義士剖肝決命
之忠而反資市井之計其詐而辱天下士大夫至此
見者莫不嘆美此言得大臣體而文舉乃左引其意
入於箝忌此亦可謂不成人之美矣夫言事者但酌
其便宜何如非必誅其心也鄭國浚渠於秦亦利申
公竊室爲楚則忠私謀且然况在公憤若錫爵有大
臣之心必先召責文舉假如他日書之史冊年年

聖旨禁人言事謂皇上為何如主錫爵為何如輔臣然文舉之本正辨此耳彼因星變為皇上斥貪欺明公正必不可得也彼不知地下有歲荒安知天上有星變乎而我然吏科之長明年大計天下吏臣恐文舉家無地著金花至若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除參主事饒伸外六蝦蟆給事而已不知汝寧何以還故鄉也此二臣者正聖諭所謂風向賄囑者也何能為皇上發人之私正聖諭所謂事尚趨附者也何能為皇上折人之勢然別輔臣欺蔽故習

疏欽 政本 四十二

無時而撤矣失此不治謂皇上可惜者有四爵祿者皇上之雨露也今乃為私門蔓桃李耳其實公家之棘刺也皇上之爵祿可惜一也若羣臣風靡皆知受輔臣恩不知受皇上恩豈復有人品在其中乎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不見為恩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皇上經營天下二十年於茲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申時行柔而有欲又以羣私人靡然壞之皇上大有為以時可惜

四也臣為四可惜欽承聖諭少效愚憂伏惟皇上特諭時行急行醒徹痛加省悔以功相補無致他日有負恩眷輔臣國等堅正相規無取觀望以曠時政其楊文舉胡汝寧亟行罷斥選補素知名節者以風其餘而別諭都御史李世達等謹守憲令簡滌諸道御史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觸邪以向依阿迷冗之象如此豈惟星變永消且為皇上奏泰階之符也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疏欽

政本

四十二

衰庸輔臣名辱國乞允致歸以重政本疏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臣常謂大臣之立朝也當時進退之義而人主之待

大臣也亦當以義進退之斯臣節君禮所由全為若

拘拘然襲體貌之虛文而不為政本計重輕是貽臣

以負乘而自失其股肱之託也非皇上之所以自

為而為臣也項者輔臣王錫爵告趙志臯並儼然道

矣志臯生平不滿物望秉政以來益覺乖為近亦自

知公論難容故為言奮至之日曾亦具疏請免誓以

疏鈔

政本

甲三

決不復出矣皇上姑循故事一留奈何不屢表乞

骨而僅為寬假數日之請乎寬暇未幾覲顏入閣顏

事乎存臣如此不惟名節掃地而天下事抑何賴焉

臣即欲忘情於志臯而不能忘情輔弼之無藉安敢

沽長厚名而不為皇上一言也志臯貪鄙狼籍之

狀科道諸臣業交章言之其道路之流傳又有謂其

賄囑未遂陷死營求之卓明卿者有謂其饋鮮日奔

走於跋扈將軍之門冀以窺利而借援者有謂其受

賂書辦發刺求庸為部卿所拒者諸如此類髮且蠟

與而臣亦不欲一失盡摘以羞朝廷而傷雅道獨以

大義責之志臯之不可去也蓋有六而皇上之必

不可留蓋有三焉臣請熟數於皇上之前昔者李

沅輔政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當使知四

方艱難而杜衍為相於詔旨之不可者積至數十盡

封內還蓋大臣以道事君義當如此也今下不可謂

無事牝雞為妖變星示儆雷火告災志臯曾一陳言

修省否亦內地饑饉重困邊城羽檄交馳志臯曾一

奏聞區處否乎無罪之誅不足示懲無功之賞不足

疏鈔

政本

甲五

示勸志臯曾一封還執奏否乎以此責志臯志臯必

將曰我不能夫不能則當去是志臯之必可去者一

也昔趙普欲除某人為某官與太祖意不合取其奏

毀裂投地普拾歸補綴復奏竟官其人而呂文穆為

相於四方謁見者必問有何人才得即疏之蓋大臣

以人事君義當如此也迺邇來端人正士落落如星

矣志臯能一挽留否乎寒謬骨鯁之臣摧挫淹淪如

霜木如過舟矣志臯能一薦拔培植否乎耳目缺人

當事者屢疏不下矣志臯曾一揭催否乎以此責志

臯其必可去者二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惟我后之德蓋善則歸君過則歸已大臣愛君之義也迺志臯倘亦愧書所稱乎其當國以來政日乖舛恐人之議其後也迺揚言於外曰某事我原如何票擬竟從中改也某事竟由御批而我不與聞也其票語意原好而奉旨竟自齟齬也曾不思已之所居者何官所肩者何事即使有之猶為溺職况未必一一如其言也以此責志臯志臯可謂愛其君乎是必可去者三也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疏鈔

政本

四十五

大臣愛身之義也迺志臯儻亦不愧周任言乎其入相以來無斷斷休休之量亦無磊磊落落之才徒以資叙致位阿衡其能克勝此任非獨舉朝知之即志臯亦自知之矣况鍾鳴漏盡屢掛彈章昔之不去不過中書伴食之譏今之復出又起綿花耐彈之誦以此責志臯志臯可為愛其身乎是必可去者四也大臣一被指摘即杜門請罪豈其勢位筆舌不能中傷言者蓋人臣之義惟當靜聽處分耳迺志臯故抗言官之論不曰顛倒是非則曰變亂黑白甚至倡為朋

謀結黨之言以行其一網打盡之術此疏一出中外莫不切齒恨之以此責志臯志臯謂駟可追而心無疚采是必可去者五也夫臣即功高勞績義無矜伐未聞卑瑣無奇反自虛誇於君父之前以售其求容之詐者迺志臯於辯疏之自叙不曰素抱忠貞則曰夙持耿介甚至妄附於孔子直道之行自比於周公流言惑懼此疏特出中外莫不墮舌笑之以此責志臯將猶頹之辱而賴無泚乎是必可去者六也昔宋

疏鈔

政本

四十六

發蒙振落易也叛謀遂決蓋宰相一身華夷之望况今倭虜交訐緬播負固志臯以蒙垢之身持太阿之柄將反側者輕朝廷之無人而疆場益多事矣故謂皇上之必不可留志臯也以志臯之望論也書曰若濟巨川汝作舟楫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天子置輔弼之臣如此乎相須之切也况皇上近年以來深居靜攝一切大政賴以主持幹旋者在元輔一人耳今持而付之志臯之手無惑乎日益叢挫而貽皇上以宵旰憂也故謂皇上之必不可留志臯也

以志臯之才論也從古大臣其品格不同故其去就亦異卽以近事觀之不有謀議不投四疏決去者乎不有夜看三台尚與復用者乎以臣觀於志臯蓋沉溺寵榮而戀戀難捨者皇上復踵故事慰留之則志臯且在得不戒去國無日而天下事不知所終矣故臣謂皇上之必不可留志臯也以志臯之品論也夫志臯之當去者六非臣影響之說也以大義責之也所以全志臯也皇上之不可留志臯者三非臣迂遠之料也以大義權之也所以計國家也使臣疏鈔

疏鈔

政六

四十七

粗覽臣疏於日晝紘爲之日必上艱然怒細玩臣疏於夜氣清明之際當且帖然服怒與服臣不敢知惟乞皇上斷奮乾剛特劄罷免或曲全體面待其疏請准令致歸庶端揆無倖位之臣百官正而四海清宗社無疆之福在是矣臣愚何勝惶悚待命之至

時事觸衷乞省納以清政本疏

楊恂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

自自去年三月入京蒙恩擢掌戶垣已幾一歲于茲矣切見朝廷之志貪黷成風庶耻道衰言路日見壅塞而開導之無期善類日見銷磨而嚮用之無自內外倚附彼此通同隱蔽將起悠悠國事殆有日甚月傾莫知其所底止者臣備員掌篆日食大官憂結未中久矣豈敢拘拘職掌苟避忌諱坐以待選而不爲米皇上置象乎且今之議執政大臣者不過曰稟擬未當也貪鄙無爲也佐理不效也然此雖不足以基治猶未至于階亂是固可憂而可憂尤有大于是者則宗社之安危所係國家之理亂攸關忠臣義士所爲日夜扼腕痛哭流涕而不容已于言者也臣請據實直陳惟皇上留意焉許茂楫罷閑錦衣耳厚賞金玉夤緣爲奸已經緝事衙門捉獲奏聞矣乃緝捕者反致責罰而饋送何人營求何事竟置不問焉明旨一下舉朝紛然咸謂皇上已知其人始示優容待其自決亦王者重絕人之意耳何圖

疏鈔

政本

四十八

至今兩月以來恬不知愧慢無引避之詞豈以 聖
 聽不察可以妄匿閉藏其愧乎抑將謂我原未受可
 以推諉遮飾乎夫物必朽也而後蠱生人心必先疑
 也而後讒入若使為大臣者清白自持廉靜自立則
 彼雖有行賄之心亦逡巡畏憚而不敢發而苞苴見
 汚必其人之易與者也此而不問願乃洗索于區區
 交際之間是有舍豺狼而搏雉兔舛滋甚矣欲天下
 之澄清也得乎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率由于此此
 臣所謂大可憂者一也楊應龍一公廢土司耳負固
 不聽勸罪在不赦或剿或撫 朝廷自有恩威為
 夫臣者正宜為謀設策動中機宜使剿不致于損威
 撫不致于攘亂斯為忠於謀國者也胡乃不此之圖
 貪其重餌與之交結串通往者姑勿論矣只如近者
 基江縣捉獲奸徒徐宗遠包內檢出空印文書六套
 一投兵部正堂一揆提督巡捕其餘四套并黃金五
 百兩白金一千兩虎豹等皮數十張不言投何衙門
 作何餽送此輩在原問招詳的有實據蓋不止於按
 臣疏中所言者及 臣細詢播人始囁嚅言曰求為

擬乃輔臣職也金至五百銀至一千重賄也持重賄
 以行楊會明欺謀國之無人可以賄免可以利愚狎
 侮甚矣乃 廟堂之上猶然遣督臣議贊畫張皇大
 師何為也或陽為探聽陰為利媒舉動如斯其不為
 楊會之掩口而笑者幾希尚望其畏威悔罪出壘授
 首乎且恐他夷觀望各起叛心而西南從此多事矣
 此臣所謂大可憂者二也推陞者吏部職掌該部擬
 議上 請雖有 陪而要之正點居多陪推特
 故事耳何邇來創為專擅之說以蠱惑 聖聽及
 皇上信其言而疑吏部然後內托上意外誘廷推
 或正或陪任意點用甚者兩者俱無當也則駁以另
 擬少不如意譴責加焉附已者朝推暮點立致要津
 梗已者淹抑遲留動見抑阻若謂簡在 聖心我無
 與焉何其簡用者非梓里之姻親則閭閻之契託也
 如是而謂權在吏部乎抑有所移乎吏部不專必
 有所以專之者乃收攬威權之漸也夫悠悠世情孰
 無趨時之念彼當事者有見于此猥云矯枉深鑒覆
 車于筆係親疎措情觀勢要儘可謂竭力調停矣乃

此

政

五十一

聖疑猶然未釋但恐調停不已則變而為遷就遷就
不已則轉而為模稜異日汪鉉楊巍萬宋謝廷宋輩
復出斯濫觴矣此臣所謂大可憂者三也言官者
朝廷之耳目或為糾彈或循職掌不過居其一喙之
忠以免辱曠之罪耳何邇來進為朋黨之說以激
聖心及皇上行其諂而怒移于言官然後假托
天威肆行胸臆非敢顯斥于正言直指之時則必陽
中于遷除建白之際即有不入其圈套不墮其術中
者亦又于別本帶出旨意陷害報復所愛者在此則

疏金

政本

五十一

那移善缺用其言而顯其身所惡者在彼則百計驅
除逐其人而并棄其官皆謂斷自宸衷無可奈何
其併斥者非夙昔之積怨則近日之深仇也如是謂
黨在言官乎不在言官乎言官不黨而輒指之曰黨
是一網打盡之謀也夫人心易搖不為利害所怵乃
司言者目擊于此觀望顧忌脂韋取容寧為抱葉之
寒蟬何有朝陽之鳴鳳縱有言者亦不過隨分塞責
已耳乃聖怒猶然不已誠恐忠直喪氣諍臣社口
人情習為阿附即有指鹿為馬之奸南召喪師之禍

孰肯奮不顧身與皇上言者此臣所謂大可憂者
四也夫當今之時南倭北虜天變人窮國計空虛
吏治窳墮所可憂者尚不止此乃臣獨以此四事為
言者蓋深有見于政本之地腹心之憂禍機隱于蕭
牆權奸坐于帷幄固非若一外患之臨可以緩圖而
徐收也此臣之所急急為言而不隱忍默者以此嗟
嗟元輔趙志臯老矣日薄西山參扈有幾然屢污白
簡而不去者蓋以邵縉只知奸官桓溫不避遺臭無
足責也獨念次輔張位道學名宗人倫師表乃所為

疏金

政本

五十二

若此欲其挽回瀾倒登治泰隆也寧有日哉且其機
械獨深黨與甚眾私相援引如昔之三凶四木今之
八狗三羊布滿朝者而將來之禍當不在于前宰相
下矣言而至是真可痛哭伏望皇上俯察臣言議
罷趙志臯謹防張位許茂樛之餽送查究根因楊應
龍之重賄追求下落點用惟公以防竊弄之漸言路
開廣用杜壅蔽之嫌仍乞嚴諭陳于陛沈一貫三
輔及部院大臣各秉公心無存私意與其露章言事
孰若就中維持毋觀望以承容毋奉承而結納如

則內外澄清上下同德大臣有羔羊之節小臣有素
絲之風言官得關其忠耳目之聰明不蔽權奸罔敢
播弄 朝廷之威福不移太平有道之長端在于是
雖有外患不足弭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鈔

政本

五十三

庸病輔臣久擁虛位乞賜允歸以清政本疏

吳達可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

臣聞商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云
啓乃心沃朕心夫輔德啓沃相臣之職顧不重歟故
居是位者必有清貞直亮之衷茹納淵渥之度而又
濟之以經綸運量之才然後可以轉移君心贊襄上
理其職誠未易稱也矧今之時何時乎東夷甫息北
虜跳梁災異頻仍天心示儆播會揚應龍方日伺朝
廷老舉動以恣逞雄心而中土之民苦於羣奸結黨

疏鈔

政本

五十四

所在驛驛揭竿斬木之變疑在旦夕所恃以挽回天
意聯屬人心杜外夷窺伺之釁者惟在一二內閣重
臣耳即以精明強幹者當之猶懼不任救時豈衰耄
無為依阿軟熟者可以久據其間乎 臣觀元輔趙志
臯榮膺簡命九年於茲不為不久矣晉秩孤卿恩光
前後 皇上知遇不為不隆矣臺省諸臣連篇累牘
卑陋齷齪招揭彈章不為不詳矣疏辭乞休凡二十
餘上不為不多矣 臣以為東封事竣志臯當亟令其
子伏闕堅請骸骨生還而遲疑不決物論囂然知勢

不可留始以一言塗飾耳目臣竊疑之夫大臣去就關係國體姑不敢掇拾其瑣瑣之行以沽直名傷雅道自臣入都門以來聞其半身不遂手足痿痺元氣脫離形骸枯槁戶庭尚艱移步丹陛豈堪再趨夫宰相何官絲綸何職而以調元燮理之任付之淹淹牀褥之人此祖宗朝三百年來所罕見者豈不羞朝廷虧政本耶伏讀聖諭惓惓一則曰卿老成輔弼朕所倚賴一則曰國事多艱閣署員缺宜倍加調攝痊可卽出輔理以副眷倚臣以爲錫之恩榮以酬輔理之勞申之慰留以示優崇之意固眷也賜之歸休以全知止之節亦眷也苟徒以固留爲眷而不以安老爲眷翻令輔臣欲去不去之跡無以自解陽辭陰變之疑雖曰眷之實則累之豈君臣終始相成之美哉太祖高皇帝賜學士宋濂致仕歸休親製詩序翁召其孫慎問之爾翁在家撫兒孫乎涉田園乎君臣情誼藹藹可掬今志臯年幾大耋正撫兒孫涉田園之時而非戀寵利勞匡弼之時也藉令步履稍健猶宜逸老賜歸而况臥病經年乞休屢上皇上何不加以

疏鈔

政本

五十五

體念也無論華夷觀望臣工具瞻人人竊咲卽志臯拊心自省亦必有惕然不寧者矣昔陽城爲諫議大夫七年不言事迨陸贄罷裴延齡相而後裂白麻以諍之至今稱諫職者以爲得體夫城言之於七年之後而臣言之於補任之初城所指者奸佞之延齡而臣所摘者庸病之志臯似乎先後不類然理亂安危全係輔相奸回遂相流毒生靈庸劣之相耗損國脉耗損國脉者若秦楚有勢焰赫赫之狀曰循墮弛日復一日天下事將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矣臣棲遲疏鈔

政本

五十六

獻畝蓋已有年荷蒙聖恩起之由間復除言職竊思今天下之大可憂者曠稅日增言路日壅固忠臣義士所爲扼腕而長慟若探本窮原則輔臣進退國是所關尤非細故也一念朴忠敬陳款款之愚如此伏乞念政本重地例難缺人大臣晚節所當風世亟允元輔趙志臯之請特簡忠良以充其位庶恭默思相之旨不爲空言而臣亦藉糾正之義可以報國恩於萬一矣干瀆宸嚴不任悚息待命之至

元輔屢疏乞休意多觀望乞賜乾斷以端政本

疏

蕭淳

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惟人臣一身不能兩用當其未仕則此身為父母之身及其既仕則此身為君之身非父母之身也若既以身事君而又欲以身報親無論義之所不敢出而亦勢之所不能兼也臣於大學世沈一貫竊有惑焉計其拜相也亦有三年業已以身許之君矣當其時天灾人困綱廢絕頽外棘內憂千瘡百孔天下事幾至於决裂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危為臣子者誰不

疏鈔

政本

五十七

抱杞人之過計而切憂危之遠慮哉迺元輔緘口結舌毫不關心依阿承順畧不引手此時人言嘖嘖目望元輔之乞休而元輔坐視悠悠並無一言之求去乃忽於客歲託修墓之舉以為高尚之謀何為者也我皇上不欲違其孝思諭令伊子代往則所以體其情而成其志者亦既委婉矣無奈皇上以股肱待元輔而元輔不以腹心報皇上以修墓請勿許也復託之有疾以有疾請勿許也復託之人言今復易而為引年之請矣何父母之情深而山林之念重

况十數年前臣為諸生時曾憶元輔家居未久趨赴潞河以希新命懼犯清議旋復潛去彼一時也何汲汲於功名而頓忘荒丘之念此一時也何依依於霜露而輒興風水之悲哉以是知元輔非欲去也中有所惡而以去覆之也非真有必去之心也他有所異而以去要之也使元輔果毅然求去則謝絕國事亦當謝絕人事臣每過其寓所見其車馬盈門書使紛至未嘗不人人接譚事事裁答是人事尚未謝也可謂之真求去者矣臣度元輔之心以為身居首揆中

疏鈔

政本

五十八

外欽注纔一言去便即脫然無論非其本心亦覺大失相體不過假陳情之故套以冀皇上之挽留耳果如元輔之意我皇上所以留之者亦既屢矣一則曰國事多艱卿宜留毋得過信堪輿以負懸懸一則曰首輔任重豈得以內顧為憂宜即出贊理勿負眷倚一則曰天下多事維新政幾必賴元輔一則曰疏中所陳斷然力行者待卿出共圖又且宣諭以鴻臚懇留以近侍是皇上可謂信臣之篤而元輔亦可謂得君之專矣矧元孫誕育聖政更新中外大

小臣工無不權呼祝頌歌咏太平以祈一聖壽於萬
年煥觀熙隆之盛治獨奈何元輔屢疏求去堅卧不
出以竊附於止足之高乎臣又度元輔之心以為我
皇生其堯舜之資可以大有為之呈入相十有三年
不為不久行乎國政不為不專得六皇上之信任又
不為不篤而卒不能啓沃一善心挽回一敝政綱紀
任其廢弛生靈任其塗炭視庶職之曠缺而不能補
憑中使之肆虐而不知禁得君如此行行政如彼是尚
能安其位乎况自註籍以來不三五月間聖意回春

疏鈔

政本

五十九

善政畢舉曠罷矣稅調矣言路開矣缺官補矣舉元
輔數年所不能得之於皇上者一旦得之二三次
輔誠無以施面孔於同寅而舒眉目於朝宁矣則元
輔之求去宜也獨不思善則歸君過則歸已大臣之
懿矩也善與天下共為之不善與天下共改之具瞻
之雅度也况當美政方新之會皇上勵精之初中
外之積蠹尚未盡除廟廊之事業豈易究竟曠雖議
罷而中使之在地方者未撤也稅雖歸併而惡璫之
陷有司者未息也卿貳雖間補而部院之懸缺尚多

也言路雖漸開而臺省之額員尚乏也他如以言得
罪諸臣禁錮已久猶未議覆也使元輔於此數者力
贊舉行能必得之於皇上則去非沽名留非尸位
天下且以此多元輔而元輔亦可以有辭於天下矣
何謀不出此乃為此濡滯無斷之計也即使元輔得
遂其去以謝過於人臣恐在位既無顏於廟堂去位
亦何辭於梓里所謂進退無一可者也元輔於此時
所為操心積慮者亦太苦矣臣為元輔計當自揣其
精誠果足以格玉為量果足以回天此一出也真可

疏鈔

政本

六十

以補數年相業之闕則元輔即不去亦宜也不然臣
願元輔寧負國恩勿玷清議寧含羞以歸鄉井勿忍
耻以辱士林萬萬乎不可仍相對一笑而徒付之長
嘆可也伏乞皇上諭令大學士沈一貫自行裁決
無伏再托乞身以塗諸臣之耳目故為觀望以徼
皇上之眷留庶朝廷之政本肅清而大臣之風節可
勵矣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謹獻一得以備簡任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

高皇稽古建官有監於胡惟庸之失也遂罷中書省設部院分曹頡頏而事皆朝廷總之且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為令嗣是又以吳伯宗宋訥等進殿閣學士亦不過備顧問而已沿積至今竊見閣臣貴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矣朝紳士庶與走卒兒童莫不指曰某相公某相公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疏鈔

政本

卷二

其身係中外之重朝廷所不可行之於天下者閣臣能止之天下所不能得之於朝廷者閣臣能請之此何等位也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 皇上一日之間並罷兩相天縱聰明指揮若是其間是非曲直天下竟不敢向九閣而吐一詞焉夫至於是非曲直所在能使舉朝不敢言 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乃輔臣朱賡揭請廷推至再至三母亦謂獨力難勝眾舉為當乎 臣思廷推在即則爰立伊始一退一進之會實一否一泰之關所謂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古人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政 皇上論相之日也

天下無事之日雖稊稊伴食輩猶不可假坐鎮之空名矧今多故之秋非識治棟時之才豈足堪調燮之任 陛下以今天下為無事乎為多故乎士風深巧火神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之弊政苟且賄賂視為當然力戰難杆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取勝國不正無巨年之積也而且滌沙用之於不可稽覈之名民不止於九室之空也而且豺虎驅之於靡一乾淨之地甚者材官之智勇盡萃結交股削必釀倒戈之毒禍正直之精神無人提撥徬徨常有短氣之英雄以堂堂天朝不自強反寄緩急於衰顏之虜嬖區區市賞何足恃惟伺動定於老病之夷王識者念及於是每恨生不逢辰而食不下咽誠岌岌乎殆哉時也尚可令政府重地致援引邪類參用匪人以誤國耶嘗考覽古今見國之理亂全由相之賢奸故古之善觀人國者惟視相之何如人宋之仁宗知人善任當時如杜衍文彥博司馬光韓范富歐諸君子皆相繼秉政釀成慶曆四十年平治之盛其時非無夏竦

政本

卷二

疏鈔

劉沆輩小人謀構卒不能勝善類故不能害治也王安石佐神宗原不知富強之術而本性執拗過人創立新法引薦羣小及爲呂惠卿輩所賣天下始騷然不寧而元氣削矣自是奸邪接踵蔡京章惇輩用而汴都破王潛善黃伯彥輩用而宋祚南丁大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用而宋運終衣鉢相傳皆醜正爲讎助天爲虐其時非無司馬光李綱崔慶之趙鼎趙汝愚諸君子孤忠拮据然卒遭貶斥不能勝邪類故不能拯危亡也夫此輩平居則嫉賢

疏鈔

政本

六十三

罔上利盡歸已有變則或還或逃禍獨歸君故權奸欺蔽惟宋室最多乃遭夷狄之禍亦惟宋室最慘至若本朝相道在永宣間則推三楊在成弘間則推劉謝雖忠信氣節之士不乏而相業遠不逮古說者謂宋室有相而無君本朝有君而無相豈其然矣昔王禹偁爲待漏院記其中有曰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疘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清欺蔽日生請

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相臣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矣其或私讎未復思所以逐之舊恩未報思所以榮之金寶玩好思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斥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此其義正而言中臣每愛誦其詞總不如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慮益四語尤爲萬世相天下者之鵠

疏鈔

政本

六十四

耳然小人易與君子難合縱彼極亂之王豈必好用覆國之人哉蓋不知而誤用之也皇甫鏞程昇之相也雖市途賈販亦唾而嗤之而憲宗以爲賢王安石秦檜之相也惟呂公者晏敦復大以爲可憂而舉朝方慶得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知名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延譽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之舉謂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者其次也

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卽盜虛名而闡太體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本匪經邦者不當溷推卽才足而實不能者亦有偵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徇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宏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二人取其德性閑鎔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豈宜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况國朝殿閣名臣不從

疏鈔 政本 六十五

中秘發者固多也亦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眾口之議論乃為真不得不公也會推必罪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臣愚謂是役也非皇上採至公於廣眾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叮嚀勅其用心輔政一德迂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漆化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

同舟遭颶必協力若左右手猶倖有濟假令鼓楫柄杙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恃廟堂而與清議為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為生氣而庸醫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揀之用後而盤踞牢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揀之事先而勿比匪人斥邪若脫距之易乎臣言官也常恥毛舉細故以塞責茲自擊大典如舉之而當也臣等會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也臣等亦不難持白簡以

疏鈔 政本 六十六

從事然總之無如皇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之治使正人叫號以為歡邊夷以生事而相戒自無庸臣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

政本需人最亟乞法祖置相以翊泰運疏

史學遷 湖廣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臣接邸報知元輔沈一貫次輔沈鯉並蒙旨回籍仰見我皇上屏黜奸欺優禮耆舊並行不悖至意且自元輔蒙垢猜疑橫生次輔避嫌引疾在告一旦報罷之命俱從中發外廷諸臣雖一時有忠佞同逐薰蕕不分之說而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真度越千古矣惟是政本不容久虛放逐既行則登庸宜早有如顯忠遂良簡一二名世秉軸其稱得相則在今

疏鈔

政本

二十七

日倘或蔽明養奸僅取一二庸鄙備位則靈國亦自今日故此一時也賢奸消長之關實理亂安危一大機也臣不敢遠引枚卜形求之說以瀆聖聽祇就祖宗朝制言之則今茲置相竊謂廷推宜公獨斷宜審而拘攣之議有不容不破者蓋自胡惟庸罷相而中書之政分於六部我太祖立法原有深意於時弘文學士非不貴幸而總攬自上無所置裁文皇帝間召詞臣入直左右然僅以備顧問代制草初未嘗有宰相之名也故其官亦不過五六品而並速其

後沿襲既久法制漸更而政全歸於內閣矣迄今則翰林相仍操縱在赤府專以詞臣入相遂牢不可破矣夫朝廷設官分職遞相上下原無外內豈其中外勲望大臣曾無一足寄心齊者而惟詞林一科足以端政本而清化源哉蓋嘗因是考之先朝相業首推楊季乃楊士奇以審理李賢以取官俱蒙召用世祖中興如張季敬揚一清諸臣其相業表表可見亦皆以部郎起家蒙恩特簡此皆前事之明鑑何獨於今不然也且我皇上以今日之相獨重耶輕耶

疏鈔

政本

二十八

皇上登極以來輔相諸臣盡賢耶不賢耶以為輕耶則舍凝丞輔弼之地其所托重持力者何人以為重也會何屑越其任而專付之操觚染翰之臣以為不必盡賢耶則股肱腹心之寄所為養尊處優者謂何以為必擇其賢而後用也奈何狃於一局而遂謂輔世之賢採時之詞盡出詞林而鄙夷外僚無一可任用之人也權重則當分物極則必反當此重極宜反之時况有祖宗成規在乎夫人各有能士固有品臣非謂今日詞臣盡非詞臣盡可罷相而內閣之任

獨取備於外臣也大抵詞臣登科應制一入庶常清
華之選優游歲月計日待遷而一旦秉鈞當軸則其
錢谷甲兵未必習也刑名政事未必諳也民情之休
戚國計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旁燭以書生嘗試天下
之事鮮有當理久且專權自恣放逐忠良引用奸回
誤社稷蒼生不小若部院卿寺有望之大臣及仗
鉞秉旄勲業隆奕與藩臬長吏敷歷久而更事多者
之為愈乎非智不若所居之勢異也臣以為詞臣趨
陪禁近博通典故可以備論思啓沃之資勳望大臣

疏鈔

政本

二十九

敷歷內外諳練事機可以奏助勳旋轉之績故專用
詞臣則互為倚仗而有偏輕偏重之病兼用外臣則
兩相調劑而有協恭和衷之美及此更始之會肯一
太破拘攣不問在任在籍或內或外廣延眾正特簡
元僚其有裨於國是良非渺小者然此非臣一人之
私言也先是大學士甲時行許國張位相繼罷去而
科臣吳文燦徐觀瀾臺臣喬壁星亦曾建議及之而
中格不行豈非以權有所屬不肯旁借耶臣見閣臣
朱賡奉公體國方加與天下維新共圖上理我皇

上兼明獨斷取 祖宗舊制一更定之簡在帝心何
難破此一機局哉爭關政本臣叨言責敬陳一得之
愚伏乞 勅下吏部多官會議博訪廷推以俟
聖明簡擇宗社幸甚

疏鈔

政本

三

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單匱難支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臣惟天下理亂在於朝政得失而國家內閣之地號曰政府謂皇上心膂所寄天下機務之所從出也今天下大勢似強實弱似安實危百孔千瘡僅存象貌則惟是二十年來政府之內儒嚙漸靡以至於此識者傷之今二相久去正改絃易轍之會皇上慎重枚卜未遂允行而輔臣朱賡獨力支吾吁嗟病苦即有屢疏但被溫旨耳天下至大萬幾至衆皇上

疏鈔

政本

七十一

高拱於深宮輔臣堅卧於私室一朝羣臣泛泛如河中木此乾坤何等時乎臣觀自古安社稷享無疆者在人主任相臣相臣目任以天下耳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如此乎其求之急任之專也而商阿衡亦曰恥其君不如堯舜若撻於市朝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抑何兢兢者哉皇上英明獨馭萬幾在握固謂輔臣多寡無能為爾又嚮多詬敗不足憑也在易有之曰鼎折足覆公餗明三公不可不得其人也皇上神謀睿斷誠過計

有非人之慮則何不公擇之而顯用之古之求相者或得諸夢卜或試諸人情至有中國相司馬名稱驚傳於四夷今天下非遂無人也其邪正疑肖之故可數而知者誠下明詔賜廷推清議在前白簡在後勿論大奸大佞不得濫登即虛負時名如宋人所謂執拗不曉事者誰敢私之且皇上之於輔臣也晝接夕停補牘鮮應似乎有金幣不貫之象然所與圖事帷幄共進退天下者捨輔臣其誰夫使輔臣內托帷幄腹心之重而外得金幣之跡自解於天下此最

疏鈔

政本

七十二

隱患 皇上所以獨受其過而忠臣噤舌不敢盡也祖宗時王臣同心官府一體常朝而外時賜召對造膝密謀隆於喜起 皇上嘗行之矣即今 聖躬靜攝宸禁天嚴何難假使殿一刻之間加與清問稟擬必確疏揭必行 皇上之心直喻於輔臣而無所假輔臣之心亦直露於 皇上而無所回如是則輔臣不得展轉謝責於天下而有善不敢不以歸之 皇上此所謂顯用之者也今 皇上之諭輔臣曰屢揭忠愛稍俟次第發行舉朝忻動莫不延頸伏如輔臣

所請補大僚選科道及今再疏擇相等事皆大政急務可片言而決耳臣竊惟皇上徒以是慰藉輔臣而輔臣遂復從容躊躇不早察於泄泄之戒則天下事嗟無及矣輔臣不幸而當太壞極弊之後遽難奮濯則其時苦七十老臣危如風燭孑然奔波以至於病則其形苦入閣視事無參証之資杜門調旨有漏洩之患則其心苦然而天下所望不能少休者何也誠見皇上眷倚輔臣其專一如此又竊謂輔臣雅望震世必有光明俊偉之業可立睹耳今天下紀法

疏鈔

政本

七十三

極壞政事極壅人者極厄官職極耗物力極窮邊防極做官豎極橫反側極多士大夫幾無禮義廉恥而民間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國門陰陽舛沴萬物咸乖此亦輔臣卧薪待旦食不下咽之時已天下之患莫大乎禍醞釀而不知俗浸淫而不改衆人狂惑悶塞而不敢求其故今之諫輔臣者曰彼未嘗轉一殿增一官是皇上不任輔臣也夫使輔臣不受任將誰任之而輔臣之自解亦曰吾非不累牘以進竭股肱之力無如皇上之不信何也夫使輔臣不見信可

但已乎宰相一身上毗天子下繫四海之望且卓然豎立為社稷郵無疆非苟而已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所以明拂弼之義彰忠鯁之風也而孟子則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臣夫引則有自牖之忠有回天之力竭誠盡智不詭於道而人主信之亦在議論形跡之外是故諸葛亮鞠躬於偏漢狄仁傑夾日於亂唐此兩人者當艱難危疑之季猶拳拳不怠如此其忠也矧今明盛有道之世未載而二逢者乎故為輔臣今日計無如慨然

疏鈔

政本

七十四

自任以天下之重力疾贊襄勿使政府久虛卒生他患而其大要無如收拾人心使得共做之皇上收拾人心無如用人用人無如今疏所謂然眉最急者簡用閣臣一事夫閣臣者一人邪正關數十年消長非細故也是故獨斷在皇上公推在廷臣而輔臣則身為之招而類為之從若樹的然不可誘也皇上御極以來閣臣變態亦畧可睹矣萬曆初年權相勾當擅政天下股栗盛滿不戒卒受誅滅之禍嗣是宵人觀望於是一切變為側媚險邪之行以牢寵

世門戶甚堅氣脉不斷苟有正類立見傾擠以私滅公而不顧天下之大使天下之人亦瞞心塗面以附之而不知有公家之急遂至今日可為太息夫張九齡李林甫不並容於唐而唐亂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之流纏繞起伏於宋而宋衰此古今之大戒人臣所同痛也輔臣憂國奉公不及今早從決擇勿論大柄久專嫌疑易起萬一時勢窮極有如前所謂側媚險邪者乘機倖進天下之事豈堪再壞耶天下羣情易動衆欲難調輔臣安能一一厭其心而塞其口亦在

疏金

政本

七五

乎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使國家享安全之利而皇上獨受榮顯之名則天下服矣如曰謙讓未遑或以人言介懷輕言去就皇上眷倚謂何天下亦誰復敢有効忠於闕下者而輔臣又何利焉故臣切謂皇上宜任輔臣不必疑輔臣輔臣宜任天下亦不必疑天下犬馬之忠如此復惟聖明留神省覽而亦願輔臣比之為他山之石也

乞公會推精簡用以清政本疏

李雲鵠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

臣惟人君有萬幾相臣輔天子以理萬幾者也則相臣所繫之重豈曰徒取備員已哉顧相得其人則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其究也人君成明聖之名相非其人則所用皆邪人所行皆邪政其究也國家貽傾危之禍歷積徼倖執左券故曰論相要矣擇相急焉而擇救時尤急然擇相亦非易易者自古人君非不銳意登正人然正人每為國而不為

疏金

政本

七六

私營職而不管譽而其進也恒難亦靡不銳意遠邪佞然邪佞每內結左右以為容外事權要以延譽而其進也恒易故必審於難進易退之故察於衆好衆惡之間如孟子所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斯於論相之道思過半乎近接邸報見輔臣朱賡屢具奏揭請皇上亟簡輔臣彼誠有見於萬幾殷繁非一人所能料理故敢言之再三詞亦懇至斯誠老成之訃謨矣乃皇上猶未即沛綸音得非慎

重其事而慮相臣之難擇乎臣以為擇相一事猶當於會推一加意焉曩科臣汪若霖為大臣屢推未當疏請 聖明獨斷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詹沂以會推謬舉所知自陳引咎奉 聖旨詹沂既無私比不必引咎今後會推還着吏部折衷衆論面相評品務求至當方許疏名毋得徒取畫諾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時糾正毋得點後纔說紛紛猜忖以乖朝廷大公之體吏部知道欽此大哉王言可謂獨得用人之窾綮矣况相臣所繫之重乎况又以今之時勢而

正金

正本

十七

論相也可以匪人參之乎惟是臣待罪留臺去輦轂二千餘里會推即有不安臣虞不及知比知而有言又恐在點用之後臣念朴忠有不得不預陳於君父之前者臣聞宋臣歐陽脩論卜相曰君之聖者能辨君子與小人故論相德者必歸於心術之正論相才者必取夫學術之醇論相度者必加其容受之廣茲三者論相之要也臣遍觀今日之詞臣廣詢內外之輿論奸諂如周應賓則心術不正阿媚如黃汝良則學術不醇媚嫉如李廷機則容受不廣皆經前

後諸臣明暗指摘不足平章國是我 皇上所謂不得舉非其人者即此類也宜遵旨免推外其餘在籍在位諸臣足備顧問者望 皇上亟從輔臣之請責成廷臣毋循故習務秉公心慎選端亮數員疏名請旨點用以清政本之地倘有鑽刺希推呼朋引類濫舉市恩者容臣以白簡議其後必不忍坐視 聖明之朝前門退處後門進狼使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壞再壞究其至於大壞而不可救也臣叨列言官慚無寸補竊謂今日 皇上及否為泰以保萬世之安在此臣舉輔臣進賢遠奸以服天下之心亦在此一舉治亂關頭間不容髮故敢效一得之愚如此願 皇上留意焉

正金

正本

十七

閣臣最急時谷宜慎疏

胡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

臣惟君即神聖不可無輔德沃心之臣臣至賢才不可無同寅協恭之佐故紫廷有丞弼黃閣有參貳匪徒備員實資資理計自輔臣沈一貫沈鯉去位歲過半矣當軸者朱賡一人之身耳事體旁午智慮或有所未周應酬紛沓精神或有所未逮昨者一疾在閣中間其無人者幾匝閱月稟擬私邸綸扉生塵 祖宗二百餘年政本之地曾有此景象否且今何時也

疏鈔

政本

十九

四海困窮人心離析九邊卑弱虜情蠢動留都妖黨未靖偽示匿帖誣賊 皇上靜攝深宮寂然無聞而二三元老又缺誰與圖維夙夜國家事豈應屑越若此則閣臣之推斷不容一日緩矣抑 臣 猶有說焉 臣謂閣臣與眾臣異眾臣各分其職各任其事閣臣則百職總而萬事宰得失之間治亂安危攸繫詎曰渺小異時元輔皆背公植私醜正臆邪孤高者絕巖廊之想比附者有根抵之容然而人品自有真輿論自有公豈無才誠兩合識量兼優者乎豈無端方厚重

忠貞直亮者乎彼依依牆壁驟佩華舄者卑也昏昏醉夢任情驕蹇者鄙也暮金通關節決裂名檢者回也攘臂奪卿貳假條陳以庇私交者庸也瑣緝而閭大體縮蓄而乏風節者局趨轅下駒也 臣 願此番推舉宜精毋泛寧少毋多務期宏碩登庸以無負 皇上枚卜盛典蓋推轂名賢猶恐末路之難持若扶既唾之核而進見斥之馬賊之兆也何益之有復冀皇上軫念閣臣不可久缺亟勅該部公同推舉名賢必期協人望乎公許如有阿私所好濫及匪人者容

疏鈔

政本

平

臣 等自簡從事庶幾本有賴而宗社靈長終必因之 臣 不任欵懇俟 命之至

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

頃者輔臣朱賡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 皇上點用
二三閣臣情詞痛苦迫切我 皇上亦洞鑒其衷天
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 等復何說
焉惟是靜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卜相一節
方今吃緊急着會推一節又卜相吃緊着急推而當
也仰體 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休否之會推
而不當也愈堅 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免有陸沉
之虞 臣意既謂之會推也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
所推之人取裁於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
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眾共登之不肖也與眾
共棄之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之推法則大可異
矣臨時一揖漠不相聞各書所舉矻乎不拔雖冢宰
秉衡不得而雌黃焉監視科道逐班畫諾不知誰為
舉如閃電過前目不及瞬則抑何取於會推為也且
如南都今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為不多矣而
江北絕不許一人掛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

疏鈔

政本

卷二

吏部不肯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八人何盡出

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送人
之謠故一司官缺得一二陪足矣何必人人開入
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望者足矣何必盡數
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統百官均
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
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宜散權以示公
衆政以脫擔使一兔在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為
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中外
相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
以侍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
者亦既彰彰於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
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相去國之初即有詐
捏揭薦故為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雄心干進
以希大物 聖明在上可難拔而襲取乎蓋才品自
不容掩國事寧堪再誤昔包孝肅清正絕俗及其欲
相知者謂天下從此多事王安石負一世才名舉朝
方慶得士識者謂此人相必誤天下蒼生今先後論

疏鈔

政本

卷二

刺諸臣自顧與孝肅安石何居則亦可爲之夷然矣
地位優崇則付咎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
其選與其點後而攻擊傷體是以事先而杜塞冒濫
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曆十九年九月吏部
尚書陸光祖爲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
谿新建不宜內降入閣辦事有祖制決不可廢內
降決不可啓等語隨奉明旨云原不爲例以後還
着會推欽此未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矣蓋內降
旣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

疏鈔

政本

三

諸大臣中不乏老成端亮矢公矢慎同咨同謀舉天
下第一流挽國家方蹶之運奉行皇上之美意分
恤輔臣之苦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矣抑臣猶有
請焉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
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舉得其人仰懇
皇上就中卽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曰再推幾員
來看則小人由此進君子由此退矣何也天不止數
人首事或畏公道况邪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
補續無由是皇上明藉邪人以巧又爲之剪拂

類連茹言官語濫臣亦之事去矣勿謂臣等不先言也

疏鈔

政本

四

小相公論宜存乞賜裁斷以重政本疏

金士衡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竊惟相臣身任平章調燮元化贊襄一人賓服四海
網羅英賢主持國是厥任最為鴻鉅必公忠端亮抱
卓越之識擴休容之度為物望所素孚安危所倚賴
者乃可當其任而無媿有如志行卑鄙躡躑清華識
量淺隘中鮮容受者均無取焉曩者諸臣先後論列
倦倦皆及此意昨御史李雲鵠一本明指周應賓黃
汝良李廷機不當推無非採公論糾官邪仰佐 皇

疏鈔

政本

十五

上慎簡閣臣至意大臣聞言義當退省况予奪之柄
出自朝廷奈何噉噉置辯粉飾誇茂清議而傷國
體謂非垂涎揆地塗人耳目其誰信之夫邪正進退
世道治亂所關設一不察而使匪人得參其間流禍
非小臣請正言而無諱可乎周應賓為舊輔姻親倚
恃墻壁干進營私且巧於逢迎專以告密為事始進
吏部噴有煩言既解銓柄而猶藉口條陳代察吏伸
辯招權納賄不恤廉隅業掛彈章無容復贅惟是本
官初被指摘自揣公論不容得會意近見持節

冷突然奏辨不過冀望會推膝臚飾說匿瑕掩詬為

將來常用計爾此其心術詭秘作用譁張識者已知

非端人正士矣黃淡良品最早汚行工狐媚眼熱於

權門之手援而密屬私人以居間乞憐搖尾靡所不

至及關節既通衣鉢詐授始之隔垣而居者忽然遷

去且謂巧避形迹不知欲蓋彌彰座主門生之謂豈

其無聞而笑罵由人醜顏就列近且濫竽典試貽羞

士林策問稱引支離寓意譏刺變亂黑白人已窺見

肺肝至其平日貪婪無恥言之汗大齒頰萊蕪知縣

疏鈔

政本

十六

魏應蒼駐景巨萬臣經撫按拿問受五百金重賄而
遺書山東撫臣求解用宗弟名帖撫臣語其差人曰
原非同宗不敢冒認彼縣官以貪擬徒不可為矣後
退還應蒼銀一半此遠近所誼傳者戶部主事楊武
烈為汝良門人督餉遼東物故其子楊學元餽厚禮
向汝良乞銘既全收其餽而許之矣閱數月學元遣
僕楊興候領文字輒復喚拒且加訶斥焉致楊興進
退兩難含憤自縊而死尚謂有人心乎即此兩端汝
良生平穢迹亦可概見乃其辨疏猶自命曰狷介曰

媵修曰闕窺便巧不脣不能此何異淫奔之婦向人
談貞節事耶乃若以詆刺已者為有所受尤屬夢語
言官論人一憑公論寧有隨人意指者哉汝良此言
非出本心不過顯露機鋒以箝人之口耳李廷機清
操自矢豈非不重之第其量乏恢弘性多執拗軟熟
要津漫無風節此固眾論所不滿者蓋廷機為去相
教習門生託根寄命非一日矣以故事無巨細必稟
命而後行他日真論即前年遇災變大專人情洵洵
廷機意在阿承寂無一語大臣體國奉公之義何在

疏鈔

政本

六十七

司官聶雲翰賢吏也偶以一事相左遂不能容陰為
排擠致敗官殞命迄今言者痛之臣讀廷機一疏卒
皆自恕自賢之詞謂去年論臣者有板援依附等語
因所刺不中臣病不置辯而引退又謂性不媚善而
嫉惡又謂入官二十五載所經執政十餘人無不重
臣愛臣嗟嗟恥事板援何為依附權門之瓜葛性無
媚嫉何為讎視守正之司官士君子立身行己不倚
不偏中外仰望手采即諸執政重之愛之曾何足為
加損而侈為美談此言益覺淺陋臣又不能不重為

廷機惜矣之三臣者在周應賓則倚門傍戶黨比堪
羞在黃汝良則逐臭附羶名節掃地在李廷機則操
守有餘識量不足雖品各不同而其無當於枚卜之
求則一也抑臣猶有說焉臺省觸邪糾慝自是職掌
況上有聖鑒下有公評誰敢私焉邇來士習日敝綱
紀日弛被論者不聞席藁待罪而置辯反噬習為故
常如周應中賊私狼藉業經察處而辯陳之龍敗壞
各檢掛各彈章而辯轉相効尤畧無顧忌朝端紛若
聚訟此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皇上博採廷
疏鑒別羣倫枚卜重典務在得人其有不堪推舉者
勿令倖進聖議之臣靜聽聖斷處分毋得飾詞強辯
自干罪戾如是而登進者悉名碩之選聖議者免辯
許之風上有紀綱下無越志端揆重而朝廷尊世道
人心終必賴矣

疏鈔

政本

六十八

君相治本攸關疑情當撤疏

沈鳳翔 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今天下可謂眷眷多事矣所恃聖主推誠日以其心
灌注於下而端揆重地調燮多賢庶能一德一心共
適於理陛下之銳精百務獨秉乾剛雖在靜攝不
忘根本豈不誠萬世一君哉然而天下大器也可一
人有而不可一人負故王者修己任賢推心置腹乃
能分任而責成功若勞耳目之察而用無已時恐以
疑慮務何務非岐之羊以疑逆人何人非厲之子此
疏鈔 政本 六十九

者昧目而不能下誠詞角正論邪類離貞臣王途傾
反將焉用之陛下何不赤心白意加與四海內聞
言修正輦之風求賢勵若渴之節功實自應覆核猶
豫毋為兩持三尺凜凜誰其敢干有不貢誠畢智者
非臣也今大僚缺臺省虛百官滯臣不敢驟
所稱最急且鉅者無如論相而乃宜決而久不決何
也毋以人實難知而人言未易信乎臣謂正不必以
疑先天下矣蓋匹夫至愚合之成聖惟其公也故以
虞舜之智而當放卜豈無淵喆獨見高出廷臣也者
疏鈔 政本 九十九

妨政害治不可不慮也頃者陛下端居邃穆天語
稀聞彼其望影增形者業已不勝私忖而又設疑以
待之如言方至也而疑其詐人方進也而疑其欺事
方舉也而疑其擅持衡於可行可止之間而隱跡於
不動不靜之介曰吾惟重發而慎操其柄則人莫吾
測不知天下事愈疑愈隔愈廢愈廢愈盡蓋自
古而已然者况乎吾以慎發重操而御之人又自慎
發重操而竊之矣故以中外窺矚竊竇橫生廉恥道
喪職業不舉養交怙寵者悅羶而不肯休傲物肆志

又豈不鑒乎成之績即一旦奮庸而非驟者然必曰
詢謀僉同若謂爾所共予吾為爾相之矣故終虞世
莫與爭焉今通國有口列論若眉採輿論之所歸棄
私臆之所獨罕有不相慶得人者以此知人言之足
為用也不必疑也昔漢武相田千秋而匈奴譏之宋
以司馬光為相婦人女子皆知其名此無他一言而
悟與誠之所孚正相懸也陛下惟取其如君實者
無取其如千秋者則虛聲不得入廣品不敢售倘不
其然而白簡具在惟陛下精察而斷行耳知人則

哲更不必疑也噫今之論相亦有道矣蓋爲居常之相易爲濟時之相難蒿目思賢豈徒充位故非宅心醇粹空洞舍已者則積習之錮不化非表帥端亮通達治體者則弛張之用不諧此誠宗社安危所係陛下安得安然而已者不及此時博採羣議商確至當決意果行異日者非眩惑而失真則苟且於倉卒倘麻制所宣人心未厭爰立鄭重之謂何此宵小之利非朝廷之福也而又何疑之有抑臣猶有說焉純臣事君無以有已故開誠心以廣益竭死力而瘁躬

疏鈔

政本

卷一

武侯所以不計利鈍而稱忠於萬世也會推一事勅自先朝垂之令甲公論之不可撓且廢也明甚曩者大臣唯諾於冢宰臣等贅疣於科道殊非立法之初意而一經指摘推委因之九列卸肩不勝異議總非盡臣體國之誼也如公其心以任天下毋分爾汝毋問恩怨則今日之事一言可決何至以廟堂石畫紛如聚訟哉乃其身任事者亦宜蒙譽不誇受誹不怒羽儀自愛屹然如山而後可勝天下之重今也既匿端以示人疑又疑人而重自蔽聞言輒激簧鼓縱

橫甚有欲越祖制而擅行抑有犯察禁而肆辯顯然無忌不獨論相一事爲然者臣爲世道憂久矣感事觸衷罔知忌諱故輒敢以無疑之說反覆開陳爲舖展獻爲察案規伏願陛下俯賜采擇力見施行上下同心共捐有我則疑關一闢泰運斯還如是而大猷不升者臣請伏妄言之誅以謝天下所不避也

疏鈔

政本

卷一

枚卜閣臣議論未一據實奏聞以佐宸斷疏

宋一韓兵部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頃十五日有旨諭令輔臣朱慶傳示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推補閣臣員缺該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十七日約九卿科道畢集東闕科道諸臣先索得草單一紙開列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孫丕揚凡七員既經就班吏部問臣等七員何如班中有謂李廷機乏相臣之度者有謂楊道賓外議尚未釋然者議論相持日中不決臣韓謬出獨見謂二

疏鈔

政本

左三

臣俱負時名推之未為當獨是廷機彈文屢掛道賓人言侵及二臣各連章求去即蒙簡用必無就列之理若再有言者於國體益傷於政本之地何補不如且緩推以俟公論之定完目前枚卜大事於二臣後來入相之路亦未妨也諸臣多有首肯臣之言者吏部猶遲疑不決竟不敢舉筆易一名蓋仍玉兩人并舉之說也夫吏部憐才臣豈妬才顧憐才於二臣求去之日國家終不得才之用孰與憐才於議論大定之後臣終有柄用之時吏部愛二臣固不若用

意之長矣亦何至鶴立不移為疏中兩請之說耶人之才品固有爭之而愈亂定之而始明者故賢奸雜揉眾論誼器與其兩用之不若兩已之蓋兩已則司馬光呂公著豈得終焉廢棄兩用則章惇蔡京之毒無已時也故曰宋室之禍始終於朋黨成於調停今日之舉不幸類是臣之所為大懼也治亂邪正之關端在今日臣謹述其疇咨之槩若此其他五臣海內夙望惟 聖明虛中簡用於天語所為素懷忠義必有契焉則社稷靈長之慶也

疏鈔

政本

左四

禮臣不堪枚卜推轂未厭人情疏

胡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伏自閣臣員缺政本席虛人情引領枚卜不啻望歲
昨者 皇上俞輔臣之情慨下會推之命斯固邪正
消長之會世道污隆之關也廷臣共舉上 皇上
左侍郎李廷機與焉考之公論僉曰不可臣待罪諫
垣職司糾駁何敢隱默而處此夫廷機雅有清望臣
非不知之惟是鄙細非恢宏之器傾邪非端亮之品
律以大臣休休之度邈乎未之及耳且以廷機在部

疏鈔

政本

九十五

言之朝常墜而不舉典禮闕而不修寅清罔聞秩宗
有愧惟日斤斤焉操羸奇之美躬畚鍤之役駟駿侍
郎土木宗伯謠遍長安亦足嗤也至於祭葬宜有定
衡乃朝立案而夕批行祇以公典供面情耳差除當
有定叙乃巧緣者趨前而拙守者滯後豈曰部堂有
市道乎持正每在司屬不平徒為扼腕主事聶雲翰
畧觸其鋒遽令被斥憤恨以歿嗟嗟我 皇上之尊
如天尚容臣下犯顏批鱗廷機以堂官不容一爭執
之同屬是其威重更軼宸嚴上矣夫禮部在諸曹為

簡要已舛予謬戾若此政本何地可以若人參之耶
昔在宋有安石才學冠絕而性執拗一拜相遂以褊
愎擾亂天下廷機才學遠不逮安石而執拗過之更
復外示亢直中實脂膏以之秉政其為禍天下當尤
此安石為烈先是僕指需次閣臣者私計廷機必與
推而誤蒙簡用必至折足覆餗非國家之福故臣於
疇咨閣臣疏中微言之冀得默止可存雅道今推果
得廷機矣然臣既開其端安敢不竟其說謹此披瀝
直陳竊附古人辨奸之義仰乞 聖明裁察

疏鈔

政本

九十六

政本重地不宜怒納匪人疏

王元翰 工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切惟會推一節臣等慮薦舉不當誤國不小言之幾至焦唇敝舌先奉 聖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恐誤推誤點欲臣等言之方推靜聽卽點至哉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如侍郎李廷機者又列名其中矣正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臣可無言乎夫廷機之有

政本 卷二

今日臣等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矣多言攻之矣但未蒙處分耳 皇上試思從來南北交章卽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闌人乎諸臣與彼官職不偪德怨超然何若羣鷗競逐一雀毋亦謂人如李廷機叨散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或可而當大事則必僨轅故樸忠激切防其舉引豈期今日不幸言而中耶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相才兼然後可以平章軍國廷機有一於此乎竹頭木屑之識非相識也剛愎執拗之才非相才也褊隘慘刻

之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妄擬大柄竊意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爲歎後鄭五所嘆耳往者災異譴告該部上修省一疏舉朝方意發採時要言回天動上乃竟脫畧支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論鄙之近日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寧彼若恬然事外之人不聞一語懇請該部職掌莫大於此望其緩急肩担不可得矣聶雲翰良有司也語言懇正宜借爲直友竟憾恨刻衷乘察典中之鬱抑以死戕賊善類此非一班乎遷轉司屬悍然紊序致銓部

疏鈔 政本 卷二

數爲往返而不可回今司官甚爲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徇私亂法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乞哀流涕叩首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揖時答語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天下事混而已夫隨世浮沉之術而混與隨二字今官套大病廷機入官膏肓不覺盡露本相也二字果真近於無恥矣卽以大體較之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嚮用人知言不濟事轉相結舌是用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從此斷

絕今科道與推閣員明資糾察酌爲去取如十人與之而一人否之縱意見不同自當從否去名以防奸也昨聞諸臣互相推諉不肯書名相持良久竟以原草粘上勿問可否則糾察無損益於會推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設矣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尤當少俟論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拂公非憐而收之哉昔王安石才名學行當世無兩聞其入相通國方慶得士而呂公著袖携彈章雖賢如温公亦駭以爲未然未幾事權到手任意紛更新法行而元

疏鈔

政本

九

氣索釀至徽欽公著之言驗而趙宋南矣假令當時同心合口阻之宋祚未遽斬也今廷機之名行不逮安石遠甚而執拗過之一朝得志凶害而國悔之豈不晚耶臣忝言路生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點人不敢以影嚮射人如廷機者斷斷乎知其不可相也叅照得廷機濫盜虛名久授衣鉢腹中鱗甲今日業暫露於司官手上雨雲他年必肆毒於士類似乎剛勁也然硬於下御而軟於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秩且足爲典禮之羞若

復據燮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乎伏冀 陛下舍置廷機更加議處於無所指摘諸臣亟賜點用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託矣

疏鈔

政本

九

爰立實關宗社不宜徒採虛名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先是奉命會推閣臣外議有謂李廷機杜門必不與推者有謂廷機成議已定此番必推必用者臣謂此猜度之語不之信也第舉手加額願得博大宏遠之器為國家造福而已而廷機果與推矣科道諸臣取其有清節者謂當推詆其無相度者謂不當推而陳治則謂楊道賓亦有外議臣是以主兩臣並已之說若曰乞骸非大拜之日裂麻亦非盛世之風此臣

疏鈔

政本

百一

上為國家慮下為人才慮所以俟公論而息羣囂也吏部楊時喬因是以兩請輔臣朱賡因是以請點臣說倘非一得二臣豈有兩存項閱科臣陳治則等道臣葉永盛等公疏或偏舉臣推之未為不當一語或謂臣為從中調停似尚未悉臣之意者臣安敢無說處此尚書之言枚卜也曰詢謀僉同即千百其人而有一人未協亦不可謂之僉同豈得以十一較眾寡乎往時會推舉者秉筆書名果無他說然後依次盡題所謂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臣試問今日之

推書名者誰乎試取往時會推之簿與今日會推之簿一參閱之則其故可知也倘曰九卿眾口稱賢往時何以書名今日何以不書名也草單計粘是誰逼之數中人皆見其誰掩乎傳之天下謂卜相出諸袖中之私單也則亦辱國之甚矣會推之規言官主糾駁本主保舉言官為大保舉則廷臣且將上書訟功如奔訴乞留焉傳之天下謂卜相如奔訴乞留也則亦不足為相臣重矣夫論相者必以度古今之通道也既云廷機瑣編無相度則自有應處之佳乃徒取

疏鈔

政本

百一

其孜孜奉公皎皎自愛之節是小吏羣有司之事焉可謂稱輔弼之任矣諸臣之論國相惜乎其未大也如謂趙世卿賢者所薦必可用古亦有大賢而誤薦人者司馬光之於王安石是也呂誨唐介等爭之不得至引用羣小創行新法殘害天下毒螫善類光始服呂誨之先見悔何及矣廷機清介類安石譽望類安石其偏執已見不近人情喜動生事殆與安石一體而兩分焉臣嘗謂其壞天下人才風俗有三事考察天下舉人龍法者必茹寬者多縣官乘是極備報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怨使士子奔走公庭爲全名保家之計唾罵殆不堪
聞一也禁革天下提學類考而才力遲鈍者多嚴刑
迫脇生儒至有合邑不願試者或一日兩場傳遞頂
替代閱抽取詐冒夤緣何可究詰二也不能公平率
屬司官惟合已意者力主超轉甘拙守正之士淹者
淹逐者逐死者死怨聲盈署謗言塞衢三也此顯然
易見非曖昧比倘得柄政變亂愈多臣故謂寧俟議
論之定兼亦養其識度抑其果銳需太用於後日或
可耳可謂有司焉光之薦無庸介呂誨之議耶今朝
疏鈔 政 六 百 三
士意氣尚未和諧所幸秉國者不立町畦故猶可以
相安倘如主以剛戾之夫助以黠慧之士禍有不可
勝言者臣所爲嘔腸裂背而爭也伏願皇上自爲
社稷計自爲天下蒼生計仍將李廷機楊道賓姑兩
置之其餘五臣豈賜簡用第令新輔安其位天下蒙
其福斯計之便者若謂聚訟之謀難聽保舉之漸難
開叢議之跡難厠書名之規難廢嚴諭吏部集官再
舉一復往時會推常規或易名或增員斯又所以重
其事也惟 聖明裁答

恭繹聖訓敬聞忠義之旨以仰贊枚卜疏

袁懋謙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頃者輔臣朱賡以閣員請奉 聖旨吏部即便會同
九卿科道官會推素懷忠義堪是任的六七員來簡
用欽此臣捧嘆曰大哉王言真萬世論相者之法程
也夫忠義二字在經典詳矣第大臣之忠義與小臣
別小臣以一官一能自效皆得以忠義名而大臣以
人事君在不自用而用天下彼其幽獨自矢以期不
負主知者亦惟是用入爲兢兢臣誦法孔孟見大學
疏鈔 政 六 百 四
所引秦誓以斷斷休休實有能容爲子孫黎民之利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爲人
也好善古今論相之的端不出此二書臣謂大學之
所謂容卽孟子之所謂好蓋大臣精白一心以自結
於黼扆而寤寐英賢網羅豪俊以共圖太平之理惟
恐失一士則國家不得受一士之用失一言則國家
不得受一言之益而孜孜汲汲若渴若饑其二腔丹
赤真可想見是之謂忠是之謂義稽古相業之最隆
者亦惟曰吐哺握髮自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乃知古

元輔至情當體乞裁察以終優老疏

禮科都給事中 胡沂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伏自去歲 皇上簡用閣臣乃求耆舊詔起元輔王錫爵于田間迄今既逾年矣元輔輸情控辭疏凡五上 皇上眷眷延佇尚未俞允頃提學御史楊廷筠為元輔奏乞俯念迫切至情特恩予告言其子果屬病重猝難就痊老年孤子相倚為命舍携不可進退維谷夫學臣持斧元輔之鄉最久知元輔最深昔曾薦之起用茲願從諫之旨告者蓋真知元輔之必不

疏鈔 政本 百六

否泰之機正在今日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今羣議雖器經典具在 陛下試觀會推諸臣孰為容賢孰為好善真忠真義毋採虛聲以恭默之思契孔孟之旨則枚卜之事可一言定矣豈若羣臣嗷嗷日中而不決哉 臣腐儒也不能舍平生所學以事 陛下故以二書之論相道者為獻伏乞 聖明留神蚤決天下幸甚

能出耳然元輔匪直身衰子病不能出又聞家庭闕之內敗壞決裂不能自理無奈借兵于官乞靈于神為閭里所譏笑即元輔自疏亦嘗及此是其謀家之不暇而暇謀國乎夫欲墮之葉寧堪秋風垂末之弩不穿魯縞元輔之情境窘蹙若是而欲殫竭密勿劬勩機務難矣且元輔秉政當國蓋亦有年惟是進退之際差冷人意而器量偏狹識見偏蔽顛倒公論排擯善長顧憲成趙南星等數十人陸沉至今說者謂國家元氣之索自錫爵始往時沈一貫歸錫爵與

申時行迎之江滸偕遊普陀岩盤桓十數日深謀密
畫而後作別故當時人即謂錫爵時行次第復起乃
錫爵起而不能出計必讓局面銜衣鉢起時行接續
脈絡之乎臣惟 聖明在上誠詢嘉納讜則摠謀猷
思獻替者自不乏人且天下急務大小諸臣言之已
悉患在不行亦何必借資于方寸已亂神識既老之
人哉嗟嗟政本積敝已久國蠹欲清無從若前門拒
狼後門進虎宗社何賴焉伏望 皇上亟允學臣楊
廷筠等請收回欽取成命令冠輔安心鞠躬攝養天
堯

疏鈔

卷五

年毋復強其所不能使臣出而所畏愈多則以崇舊
學以成完節我 皇上優禮老臣之殊恩庶其有終
無斃矣臣不任悚息候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五

綱常類

吳中行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趙用賢 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疏
艾穆 沈思孝 容輔臣守制以植綱常疏
鄒元標 丞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正綱常疏
張 岳 俯全元輔忠孝完節以植綱常疏
趙 標 平情法以正風化人心疏

目錄

卷五

一

萬曆疏鈔卷五

綱常類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吳中行 翰林院編修

萬曆五年十月十八日

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

臣工修省共圖消弭 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

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

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夫

疏鈔

綱常

一

者要者為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

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

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

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

良相與稱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

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為 社稷生靈

以留之至仁也即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

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

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貴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

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

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 臣聞之君之

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

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

道日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

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

得自從自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

疏鈔

綱常

二

千里之外遂成永訣及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

穴其情有弗堪者 臣連日見其衰經之容擗踊之狀

若以不得去為悲哀者人皆為之酸楚而 皇上必

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 廟廊之上且責之以

紆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 臣聞之禮義

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

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

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

所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注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
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逃聽之夫
拘曲守常之士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
不遑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譚巷議乎夫
輿情未愜革面無庸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
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
焉或者非其理也冠輔老為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封
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
之物之有堅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
疏必 綱常 五
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
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
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為滿雖庸人
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
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
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內
閣。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
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為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
矣然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

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
已為辭俸之請又不得已矣 大婚之期 竊有以
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
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
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
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
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
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
疏必 綱常 四
極于兆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為 社稷為
生靈而 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為 社
稷為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 召
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
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允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
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
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
然則容其給假營葬竣事趨 朝暫往過來以副

倚注斯 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

矣爨倫攸叙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

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

分焉臣以為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

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 君不欺之忠亦非事

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 聖意必觸

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即為隱默亦匪

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 雷霆哉然昭是非

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穢示

疏鈔 綱常 五

懲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

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

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疏

趙用賢翰林院檢討 萬曆五年十月十九日

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

求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

安即天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

之以降康不合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

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

禁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 皇上兢惕不遑下

勅臣工同加省懼臣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寮

疏鈔 綱常 六

或以修舉庶務固率然具矣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

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為 陛下正言

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霜飛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

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君相之

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

請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至再至四臣每讀其

疏輸誠寫哀情泪極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為之欷噓

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固以

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係以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

一日而失所寄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苦處塊含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於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人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未之有改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縲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不得曲顧其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敝有識者共為憂之臣私切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

疏鈔

綱常

二

悉而四海之逃聽風教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固敗之於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為上干天和而動星變之大者莫甚於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為責限赴闕不得延誤如是則父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恨於憑棺

疏鈔

綱常

八

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已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於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毋還家賢既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比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身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已

念而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以徇私情
 茂至情而倡異論皆斯言啓之矣故今諸臣之所可
 自解者獨幸有輔臣之賢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
 乘時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者乎臣誠
 不知其可也臣謂人紀之所以植而國是之所以定
 者不特一時治安之計 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矣
 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
 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
 以五臣之供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
 疏鈔 綱常 九
 之居位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願 陛下擇而用之者
 何如耳 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內閣講
 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
 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
 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於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
 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
 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於
 憂勞幸輔臣之一心使其乖父子之情而傷天地之
 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

合天理者其要莫甚於此敢昧死爲 皇上陳之惟
 聖明採納焉

疏鈔

綱常

十

俯容輔臣奔喪守制以植萬古綱常疏

艾穆 刑部員外

沈思孝 刑部主事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日

頃大學士張居正有父之喪 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勉留曾不移時而彗星突見光巨數丈漸逼中天臣等仰觀星變俯察物議相與拊膺對泣廢寢罷食意在廷之臣必有能指陳綱常大義以感格聖衷者詎期附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甘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舉國

疏鈔

綱常

十一

若狂紀綱風俗將大壞而不可反矣矧今星變未消火災隨繼天地 祖宗之靈所以儆聖衷者益慘切焉臣又安得以無言責而緘默苟祿哉臣非不知陛下雷霆之威不可測也顧思平生所學何事而又愛君憂國天植其性與其徒泣無益不若昧死進言即進言以死而萬古綱常獲賴以明則臣雖死猶生也於是二臣不敢愛其死灑血為 陛下言之 陛下下之留居正也一則曰朕為 社稷留二則曰朕為社稷留是矣然而大學傳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語治國平天下之道而首之老老與孝語天下之平而係於長長親親則知社稷之命脉在綱常而羽翼綱常者在輔相治天下者為命脉而重羽翼則可為羽翼而傷命脉則不可故先王制禮嚴上天下澤之辨而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一焉以尊如天子而所以下同乎庶人者獨以此況下此而輔相可託言權變而目之為匹夫小節儒生腐談乎經曰愛己之親者未有不愛他人之親

疏鈔

綱常

十二

者也往 陛下有先帝之喪躃踊顛天號號在疚特以天地神民不可一日無主雖抑情臨朝而其慘怛之容宛然可掬中外臣工仰窺大聖人之孝通神明而塞天地今 陛下舉天下以聽於居正固以居正為心腹臣也所宜推愛親之心及其父推人子之心置之腹則君臣之心相視一體而其孝豈不稱錫類哉且明王之治天下未有不自元輔大臣始也以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居正今斬然在縷絰之中柴骨灰心形影相吊而強顏所不安使之義冠茹哀於

岩廊之上大非 朝廷禮昔柳若謂子思之居喪曰
子聖大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今禮由元輔大臣
出也謂非天下四方之所觀者哉夫事有偶一為之
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 陛下以孝治
天下而經筵日講莫非講以此也可舍先王之制不
言而言近代之例耶當此承平治朝可論禮之變而
不論禮之常耶今居正以例留而厚顏就列矣如異
時 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大臣者若云避
之則於君臣大義為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

疏鈔

綱常

三

安臣不知斯時 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
耶昔涂庶為母之故而辭劉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
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在廟堂從容論道如常
時耶且居正躋人臣之極資荷不世之榮遇者果身
從何來乎必先有居正之父而後有居正之身 陛
下始得而有居正也可令其執親之喪而鳴玉曳組
於朝頌不得修匹夫尋常大都之節耶夫天下事一
相可辦 陛下乞謂在廷諸臣皆不居正若也昔人
謂人皆含靈惟誘所致故君好精明則果銳喜事者

進君好渾厚則敦龐鎮俗者進 陛下但當審所好
尚而豈患於有君無臣乎如以居正為賢矣宜令居
正公天下以為心而舉賢自代可也或令其居憂之
下反躬省過以斯民三代不可欺以草野輿情有可
採易其果於自用之心而虛以受人之誨改其刑名
之非而緬思乎伊傳周召之業未必非社稷之福也
俟其二十七箇月服闋起復於時居正精力正堪付
託此則君相舉動光明足昭示萬代又何必使義冠
茹哀於岩廊以傷國體而廢先王之制耶 臣又聞古

疏鈔

綱常

十四

聖帝明王以仁孝之情予之臣而未聞奪之也為人
臣者以孝之情求遂於君而未聞為其所奪也夫情
而謂之曰奪豈盛世事哉奪之一字豈所為以孝教
天下者哉然亦有不得已而奪之而借之以為孝者
又非兵事使之不可也如魯公伯禽之哭而征戎是
也非謂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也方今 陛下茂齡
已登十五而又天縱神聖非王少國疑時比也威靈
暢於四遐而南北戢戈橐矢矣宮府一體而臣工蒸
蒸向治矣正元輔大臣可以守道秉禮之時而反援

是萬不獲已之例至不能有三益之愛於其父而俾
之得稱爲人子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昔舅犯曰亡人
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
天下孰能說之孝子之重仁親而畏公議如此今居
正宜有同然者陛下忍重違之乎陛下方以禮
義廉耻風天下而不知風之者何自乎無論漢唐宋
德宗起復富弼詔援故事切責且命中人督弼起弼
抗章言天下無事當行常制豈可與太宗時比
德宗知其不可奪乃也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奔喪守

疏鈔

綱常

一五

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尙且爭之以奪爲榮以
匿爲巧不復知禮義廉耻爲何物而況居正今不奔
喪又并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者乎語云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由是天下之爲子者
皆不知有其父爲臣者皆不知有其君爲弟者皆不
知有其兄而天下常紀墜矣當斯時也欲以法術整
齊天下而使之不亂何可得耶伏願陛下愛居正
以德而不愛之以姑息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大
節則綱常植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

於正而示正足以格天尙何災異之不可弭哉

疏鈔

綱常

一六

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正綱常疏

鄒元標 刑部進士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世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 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草茅 踪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明沐浴膏澤今幸蒙收錄 未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 血誠冒干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吹 吹自取越 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 惟不言且乞留矣人大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斃日 被冠裳無異禽燕敢置身斧鉞滌為 皇上陳之 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 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 社稷綱常所攸賴 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 朝廷服萬民 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 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 也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食未盡送終之禮在

京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 身而欲正人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 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 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 社稷耶然不 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才 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數舉姑舉其最著者 言之六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 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 計亦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 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登科甲者數十 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 賢承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 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 臣自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 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 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 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足以示 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

疏鈔 綱常 一八

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莽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盡其力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披忠肝於玉陛者未之見也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然不先稟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土觀黃河泛濫漂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爲巢吸水爲食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爲災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疏鈔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攜子散之四方者衆矣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

伏讀皇上諭曰朕學尙未成志尙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下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王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疏鈔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冒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糜爵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糜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下稍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

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其居正不可留此位彰彰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亦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尊行不曰禽豕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鄙匹夫之小節非病其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眾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為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觀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臣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臣皇上六婚同大禮也居正以被

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共蓄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一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臣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尤有深恨焉臣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臣疏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為保留輔臣事勝驚愕謂公論倒壞一至於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為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臣朝廷為首善之地臺省為公論之所論臣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又

不常矣。邇其原十楚先之楚也。六年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臣忠悃如此。伏乞 俯賜 採擇。亟斥輔臣。速歸
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
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 此疏禍 必深 萬萬死
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
噫 臣 其為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為妾婦
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疏鈔

綱常

三三

俯全元輔忠孝完節以植綱常疏

張岳 南京右僉都御史
萬曆五年十一月

臣聞君親之恩與覆載同一體。臣子之誼根性命以
有生恭遇 陛下沖茂英明。為天地綱常之主。君臣
之義父子之恩。兩全而不可失者也。陛下不諒 臣
之不肖。屢蒙簡擢。孤寒下士。感激非常。南臺係風紀
重地而 臣 又忝紀法之官。遇事豈容隱默。今 臣 方入
留都。忽聞輔臣張居正遭風木之感。致塵 聖懷。隨
該吏部奏聞奉

疏鈔

綱常

三四

聖旨元輔受 皇考付託。輔朕沖幼。安定社稷。深切
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
不隨朝入閣。辦事侍講。讀制滿之日。隨朝。你部裏即
往諭朕意。着不必具辭。欽此 臣 捧誦綸音。不勝感激。
切念輔臣功在 社稷。何庸 贅豈。惟 陛下留之。
天下臣民皆願留之。豈惟 臣 民留之。四夷窮髮之類
亦願留之。 臣 見南臺諸臣集議。羣然意欲具疏懇
恩。勉留而未有定論。 臣 獨有 為言者。豈容阿私所
好。同聲附和。為哉。敢特陳于 君父之前。冀 陛下

垂綽之元輔張居正歷事三朝夙夜在公于今三十年矣其能承顏於垂白之父不能幾何時乃今不幸奄逝無從永訣又不能匍匐奔喪其何以補終天之恨八旬老母旦夕失其所天則高堂之上又必有難為情者而少缺定省凡為人子將若之何興言及此臣知元輔之方寸亂矣尚可挽留之乎古云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又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惟 陛下思念 皇考明發有懷遵奉 聖母孝養罔極 陛下以思念 皇考之心體輔臣之父以遵奉 聖母之心恤輔臣之母容令馳驛奔喪戴星行止隨遣行人一員護送回籍守候起程仍酌定期限請自 聖裁令襄事速就赴京入閣辦事撫按官催促登道將輔臣老母安輿杖几迎養到京進有補衮之忠退有戲綵之孝輔臣不得見其父而猶及見其母致身於陛下之前無遺憾矣其還答 陛下者又當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兩全而無害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此臣所謂錫類維則其于 陛下大有光矣設或以臣言為不然縱廷臣未敢面議其如退有後言何縱

一時隱忍其如萬世之公論何且輔臣原籍甚邇陛下親定期限孰敢悖違但 陛下一日不可離元輔難以輕發然 陛下之所以不可離者不過為天下扶植綱常以安 社稷保蒼生重計而君臣父子之間其為綱常孰大於此安 社稷保蒼生又孰大於此哉臣逆料此疏一出 陛下必已先期俯從輔臣之請而輔臣必先期回籍仍慮輔臣愛君憂國翼翼小心又 聖主懇惻慰留不忍遽違臨事又不敢以情告者故臣冒昧一陳之臣亦初赴南臺不宜驟瀆宸聽然三綱五常之懿有生以來人孰無之不必入官之久而後可言也臣嘗逮事 皇祖每以愚慙不知忌諱觸時冒罪臣亦安心年久復蒙 特拔何敢隱情以負 明主今日之言乃曲全恩義又為元輔終完大節諒 陛下俯順下情當無阻碍而輔臣之心亦必得所安伏乞 勅下廷臣集議典制再懇 聖裁酌定赴京程限諭令抑情供職移孝為忠候 陛下春秋鼎盛仍許臣以報三年懷保之恩臣又昧死為之臣冒奔喪之禮所以完父子之情

奪情之典所以完君臣之美兩道並行而不悖庶萬古綱常不泯云其於世教幸甚

疏鈔

綱常

二十七

平情法以正風化人心疏

趙標 浙江道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之法設大禁禮順人情故論法不論情則包藏禍心者不免戕賢而害物惟平心易慮而互聽竝觀則雖曖昧隱伏明如鑿水不啻也前該監生吳鎮奏訐吏部侍郎趙用賢賴婚逐婿事具疏辨已該科臣議勘臺臣論劾俱奉明旨下之部院而用賢隨以給假去矣夫使用賢貪財圖利如吳鎮疏中所云則生平盡棄一去何惜臣反覆觀覽并得之吳中士大夫

疏鈔

綱常

二十八

之口殊有大謬不然者蓋鎮父之彥與用賢蟬聯竝進鴈質成懼素相暱無間也第緣用賢獲罪江陵橫遭斥逐之彥懼用賢之累已而漫不為禮用賢惡之彥之反覆遂絕不為親夫之彥趨勢疎交真足厭薄使用賢絕其交不暫絕於罪廢之時仍訂約於起用絕其婚或之後大中至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奈之何意氣用事執拗不回二姓之歡一念永棄不知婚姻重事風化攸關一諾千金片言九鼎六事固有不可率意而使氣者正此之類輔臣王錫爵書中所謂古人有

之不可施之今日者是也。用賢特未之深思而不得，不為倫理受辜矣。然語有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當之彥之持斧按閩也，非用賢山居落寞時乎？顯晦異地寵辱殊情，論交誼固當以貴而下賤，叙親情又當以男而求女。乃之彥猥以形迹自嫌而向人作態，乖戾炎涼之氣味難堪。況用賢素以才節自負而睥睨一世嫉惡之剛腸，能自制哉？是用賢之過由之彥相激而成也。顧用賢絕而顯示以絕業已久付之度外之彥絕而陽為不絕，陰驅而納之網中，蓋其書抵

疏鈔

綱常

三九

諸貴人也。非藉以申好也。鈞採羣言預為羅織文致之地，其控奏闕廷也。非爭欲完娶也。護閉真情正為相陷之謀。不然已不知而父受其幣，獨不可及。其既知而遂返其幣乎？支離尾環道寔難於用賢，被徵之會獨不可繾綣。慙敦舊盟於用賢，屏棄之日乎？詭迹秘形發禍於趙女適人之久，獨不可仗義執詞。頌言於將門納聘之初，乎有一於此用賢未必終迷事。體亦未必決裂乃含糊隱忍。方以誤之也。陰若伏鷲乘時赴會，買勇以擊之也。持若發機拊背扼喉掌

股以弄之也。易若承蜩十載權權何言秦晉之好，蒲腹鱗甲竟如吳越之謀之彥。謂奸險之甚深刻，次者矣。故以法言用賢曲而之彥，直以情言用賢狹隘而之彥。陰巧以人品言用賢終不失為君子而之彥，則小人之尤者耳。蓋君子往往負氣太高處事太易，防人太疎用賢今日正坐此弊如遽以為貪人遽以為儉夫，遽以為改行喪節則之彥報荅書中竟未見此樣一字。而科臣張貞觀之疏既已前知其不然矣。況用賢疇昔之直聲震滿海內，邇來之清望藉甚

疏鈔

綱常

三一

朝端真才難得，觀過知仁，忍遽以此等名行相加遺耶？臣以為就用賢今日之事論之，則情法兩不相蔽，就用賢生平之品論之，則瑕瑜自不相掩。臣故敢斷然目之為君子如之彥者，既工排陷又善揣摩，既誣人罪又辨已官況未上疏公朝先已受揭私門未徧遞於外庭先槩及於中侍機械無窮變詐百出真鄙夫小人無耻多端者也。雖然之彥亦何足道哉？臣獨慨夫才莫盛於古而古之求才也甚恕，才莫乏於今而今之責人也甚刻。坐使陰柔小人伏危機於十年

之前陽剛君子遭陷弄於一瞬之頃妻非肆行青蠅
得志從此以往恐益長奸人雄心墮直士之節氣
風化何裨人心先壞若不早加隄防則將安所底止
伏乞勅下部院除趙用賢給假回籍外仍當參酌情
法大爲昭雪將吳之彥嚴加議處以爲奸佞者之戒
亦挽回世道之一機也

疏鈔

綱常

三二

萬曆疏鈔卷六

國是類

王用汲 乞察總憲欺罔以彰國是疏

李植 大臣傾陷言官乞洞察以定國是疏

江東之 大臣巧塞言路乞顯斥以定國是疏

葉承遇 大臣抗旨排公議乞斥以定國是疏

王士性 乞容狂直察邪媚以定國是疏

吳中行 尊主權明臣義以正朝廷疏

注應蛟 借陳國是乞處分以服人心疏

目錄

卷六

鍾守淳 乞辨忠邪容慝直以定國是疏

劉一相 故臣罪狀已明乞宸斷以定國是疏

馬應圖 羣臣阿附成風稽祖制以安社稷疏

趙崇善 明公議正大典伸積冤以彰國是疏

張岳 直陳國是以安宗社疏

顧憲成 恭陳第一切務以回人心疏

王德新 乞廣言路節權倖以定國是疏

王士性 乞廣忠益以正朝廷疏

史孟麟 乞解黨錮以杜讒諂疏

王繼光 謬獻愚衷以昭平明盛治疏

姜士昌 恭陳挽回世道要務以正人心疏

趙南星 敬循職掌以陳救時要務疏

萬自約 部臣指摘三臣乞議處以昭公道疏

陳泰來 京察大公乞洞察以正人心疏

賈巖 銓臣秉公計吏大臣挾私中傷疏

史孟麟 感時憎病不能趨命供職疏

張納陛 邪官巧迎當路陰中受事銓臣疏

顧允成 輔臣黨誣同事乞戒飭以杜奸萌疏

目錄

卷六

二

高攀龍 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

遼中立 正人多斥乞順輿情以公用舍疏

甘士价 共泯乖爭以回元氣疏

遼中立 直陳時政以斬聖政疏

朱吾弼 童臣橫遭汗辱乞聖斷以定人心疏

曹于汴 國是未明懇處分以平政體疏

溫純 亟定國是以一眾志疏

湯兆京 總憲頓挫已又滿臣心事未明疏

林秉漢 時事急不可緩圖疑未可懸斷疏

陳嘉訓 科臣無端誣消亂國是疏

戴章甫 頌言隱語當國是人心宜一疏

姜士昌 國是人材關係世道否泰安危疏

目錄

卷六

三

萬曆疏鈔卷六

國是類

之察總憲欺罔以彰國是疏

王用汲 戶部員外
萬曆六年六月

臣謂臣之立朝也必有介特不阿之行而後可以維
顏風必有精白不欺之心而後可以植臣紀故介者
人臣之美節欺者人臣之大罪也一失焉一縱焉則
國無以為國矣 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一本
感激天恩准假歸葬事竣恭陳謝悃事內叙四月十

疏鈔

國是

六日葬父於大暉山之原巡撫湖廣都御史陳瑞撫
治鄖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
等情獨巡按御史趙應元奏內不見叙及夫撫臣體
尊千里來臨足以榮其親固居正之所深嘉也按臣
權肅特秉風裁亦必居正之所甚重也 臣竊為臺中
有人慶矣及數月應元有患病乞休疏 臣始疑之豈
刺 臣不能無介然於中而應元遂為退避計乎奉旨
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用該部自有
題覆舊例也乃掌院事都御史陳於求悅輔臣遂參

論其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所必有獨內
臣得以病告蓋謂其無地方之責非出於推艱避事
以 臣京秩諸臣或患病果真欲就醫於故里或進用
太驟恐超躐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情不容遽釋
或朝有懷害之黨勢難以竝立皆暫引疾退處此其
義未必盡於匪躬而其心要非出於為邪故自 祖
宗朝至陛下今日槩不絕其嚮用之途亦所以恤臣
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寬大之政也今在廷大小臣
工其曾經告病者何限若以於之言推之則諸臣皆

疏鈔

國是

欺妄之臣不容一日立乎其位矣無論遠者即應元
疏人先後數十日工部司務呂潛以病告矣序班郭
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主事孫一星劉
玉成又告矣事下吏部槩為題覆皆奉旨俞允何獨
無一人為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
也如近日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巡按陝西御史劉
允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差方回中途皆以
病告事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論其托疾而率聽吏
部題覆乎豈萬鍾等皆不可遽療之疴而獨應元為

強健無病之人乎夫屬辭比事春秋誅心法也參伍異同韓氏審言術也陛下試舉是數者以詰灼將誰為欺乎誰為不欺乎臣謂灼雖百口亦不能以無欺自解矣且無論諸臣即灼在世宗朝亦養病家居十餘年後稍負緣攀附拔置要津以退為進宜莫如灼也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之心亦異乎大學藏身之恕矣御史為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與宰相等陛下所恃以彈壓諸大臣之專而壯虎豹在山之勢者惟臺省二三疏鈔

國是

三

臣也今一為挺然特立之行即其身之不能免則大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臣不將人人自危哉臣竊謂關係非淺鮮也夫事有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者不可勝紀陛下但見灼之論劾趙應元恣肆任情巧為趨避即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為其事而為其人不為此事而為他事陛下安得而知之如舊歲星變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不知所以懲抑者平為不附宰臣之人姑舉跡最著者言之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

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疎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主事蔡文範也考後分轉趙志臯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而同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臣中外籍藉亦咸謂有所由來焉臣不意陛下以其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為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酬其私矣可不為太息疏鈔

國是

四

甚哉夫本朝事體曹寺各自為屬閣臣不容少干填報賢否在各堂卿而吏部為之總評自陳不職在諸大寮而吏部為之彙覆為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當黜當留哉但權之所在人爭趨焉有揣其意之所欲為而預為之所在居正既見其人之不愜於心今又譁然有可指之失亦遂昧其邪正之大防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何者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拂諸

臣熟知其然也爭欲探驪龍之珠碎玉階之首以自表見誰肯容悅以負明主哉是故陛下欲織段疋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珠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大倉元祿銀兩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事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哉且有先意而結其懽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能不逢相之惡者有幾若灼者又其彰明較著者也臣謂冷天下事事私矣人人私矣獨陛下一人

疏鈔

國是

五

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不得不奔走乎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陛下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之未可則稟擬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則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乎聖鑒如灼之罔上行私非惟不敢形諸牘且不敢萌諸念矣夫陛下今日與御極之初不同御極之

初聖躬宜護天下唯恐不輔臣之聽今春秋漸盛親政宜先天下惟恐盡輔臣之聽何者威福者陛下所當日出也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也一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矣苟曰有賢宰輔在焉可悉聽其處分也則得賢宰輔莫過周成王宜可恭已一無所爲矣何以猶稱夙夜不敢康哉意其精神之所注措視聽之所該涉必有出於純心畏相之外而非徒端拱受成於周公也其在今日猶可言也萬一時移勢改有臣儉汰居鼎軸之難亦循今日之故

疏鈔

國是

六

事而悉以委之則政柄下移極重難返其將何所不至哉此又中外諸臣日夜所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一介賤臣所能回但見羣情洶洶率與臣同而卒懼輔臣之威無敢懷忠蓋以入告者臣竊憤之故不避斧鉞之誅而特爲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或稍斂戢於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是臣所以忠陛下之心也如蒙陛下幡然覺悟灼灼之爲欺應元之無罪收回前旨別白忠邪則天下盡還正直之

風節臣承以朋比為戒主勢益奪公道大明是臣之所不敢必也臣於於與應元均舊屬官而於待臣尤厚但於得以位而臨臣者出于陛下也於則戀私恩而得主德矣臣安敢效於所為哉況臣言未必非忠于於耶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疏欽

國是

七

大臣傾陷言官乞洞察以定國是疏

李植江西道監察御史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凡吏部尚書楊巍題覆御史丁此呂劾高啓愚等本謂丁此呂變亂經旨陷人以無將大逆隨奉明旨處分將丁此呂調外任官臣復何言但風紀所關不容默默竊照我國家設御史之官主在糾劾諸不法事發姦摘伏乃其職也啓愚阿權媚勢正言責所當摘發者而楊巍乃曲意庇之而陷及言者如公論何臣請為風紀爭之臣按論語堯曰篇引堯命舜之詞

疏欽

國是

八

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熹註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詞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序下文乃曰舜亦以命禹註又云舜後遜位於禪亦以此詞命之觀此禪繼之事本題註疏已明而楊巍乃謂出何註疏規為變亂經旨傾陷此呂豈疑出身科甲獨未讀論語耶昔故相張居正擅權日久包藏禍心每事輒以舜禹自比故當時尚書潘晟為居正撰壽文引舜禹以歸美之居正喜而懸之中堂笑曰舜禹行事與我相類此有耳目者所共覩

閉然則啓愚命題之意謂非潘晟作文之意乎借曰啓愚無是心人亦不能無是疑夫當權姦驕橫之日而啓愚命此遜位之題欺君孰大於此楊魏奉旨查議各官素行不能正啓愚諂媚之罪而惟附會傾陷言官用上亦孰大於此此臣所以不容默默無言也蓋言官固不可以言語文字論人大臣亦不可以言語文字傾人要之協於公論何如耳況朝廷機務甚煩言官日有建白言語之間稍忤權勢輒以去丁此呂之術去之臣恐流弊必將塗陛下之耳目掛天

疏鈔

國是

下之口舌儻有大奸大惡將任其所為莫敢誰何誰復為陛下言者此正言路通塞所關治亂安危所係臣不意魏位居冢宰表率百官不能保安忠直反從而傾陷如此是誠何心哉往居正自恣阻塞言路每以傾陷之術託之吏部而吏部一一曲意奉承居正所喜雖巨奸必擢居正所惡雖大忠必排冢宰之失職也久矣今當朝廷清明之會而魏素有端潔之望一旦決裂至此臣深為魏晚節惜也古人謂人品蓋棺始定不誠然哉臣目擊此弊宛然復觀前轍世

道人心將復敗壞臣憂世憤俗不得不為陛下言之是臣所敢正者世道人心而臣所必爭者風紀國體非獨為一此呂也設使此呂果陷狂悖陷人是真臣方將指摘此呂不暇敢曉曉以瀆天聽哉伏祈

陛下勅諭大臣須念國體風紀為重各持正以秉公毋妬賢而病國竝勅禮部今後科場出題務要明白正大毋犯忌諱以啓指議之端陛下凡遇處分言官祈洞察邪正推原忠愛之心培養敢言之氣勿使輕為忌者束傷仍望陛下將高啓愚罷斥以為誚疏鈔

國是

大臣巧塞言路乞顯斥以定國是疏

江東之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二月

近該吏部題覆御史丁此品本奉 聖旨何洛文著以原職致仕嵇應科調外任陸檄改調別用沈懋孝戴光啓留著用言官論列須審識邪正據實秉公豈可逞臆造言誣善亂正卿等說的有神國體丁此呂姑著調外任用再有這等的你部裏查照前旨不時議處以清言路為大臣的也都要主持正論純心為國毋得畏阻依違欽此臣惟帝王之於直臣用其言

疏鈔

國是

二

而顯其身今此呂之建白言已行而身被黜 陛下不過因吏部尚書楊巍之排陷姑黜之以全大臣之體耳 請以 祖宗之聖德為 陛下陳之昔太祖高皇帝曾厭言官之迂衍羣臣有阿意者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宋濂曰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幾不免誤罪言者今此呂之言可採居多楊巍之叅果慕宋濂而為忠臣耶抑亦阿意而為佞臣耶 陛下

下承高皇帝之業體高皇帝之心魏之佞而非忠無能逃 陛下之明見矣 臣於故相張居正每疏不欲盡暴其惡存厚道也今為魏所激則不得不盡言者

居正不奔父喪自撰御劄詔書類皆卑主而尊臣令徐爵特付馮保矯 聖旨而行之挾天子之威箝百官之口當時侍郎王錫爵伏地而泣仰天而嘆以為曹操王莽復出諍之不能坐視不忍遂請告省親以身諫焉居正方洋洋出都門北向 叩拜以馮保南向登輿以受迎送督臣梁夢龍總兵戚繼光遠離信

疏鈔

國是

二

地掇帶持矛護衛千里所過州縣鋪墊道途搭蓋行館雖乘輿所之未有若此之盛也及歸父墓未完輒於教場登壇閱武賞罰三軍 臣聞之以為訛言問之荊州府推官魏允貞實親見之外議洶洶咸為居正包藏禍心高啓愚一出舜禹禪位之題場中士子擊硯號呼以為從官張氏友以啓愚有心無心雖屬賤昧士臣知與不知莫不駭異此當時之實事非此呂之造言也魏所謂止傳道統禪繼之說出何傳註上文有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則此命為禪位之詞明矣

魏豈年老智昏思不及此敢為謬言以欺 陛下耶
魏不能如宋濂厯如佞臣之阿上意其罪猶為小者
陛下採此呂之言而行之未嘗有怒魏乃妄引重典
大肆傾排若非 陛下英明仁恕此呂罪且不測
知魏非阿 陛下意也阿輔臣意也輔臣申時行二
子皆中科名豈樂此呂有此疏哉又豈樂 陛下洞
燭科場之夙弊而罪及同試之諸臣哉是以魏排言
官名為曲庇故相以掩既寒之灰實則逢迎新相以
助方燃之焰觀尚書徐學謨始媚嚴嵩繼媚居正忠
疏鈔 國是 一三
愛全無人品素卑魏於初入吏部則讓之於議覆推
用則荐之曰學謨時行之親高為標榜以結其歡今
日參此呂之心即前日讓學謨之心也 聖旨責之
純心為國魏當愧死無地矣既無純心安有正論如
先任都御史陳炯彈劾嚴嵩家居二十載不通饋遺
終身如一日止以參論趙應元有干清議平生節槩
盡皆瓦裂魏之砥礪名行無能出陳炯之右其參丁
此呂較之參趙應元情罪倍焉此呂之言行而身黜
且得附於應元亦足幸也魏之始正而終邪尚有忝

於陳炯不大可哀哉參照吏部尚書楊魏小廉曲謹
大德踰閑以冢宰而附權門甘為媚灶之夫以賢者
而變佞人自同河間之婦上負朝廷擢用之恩下失
四海蒼生之望自今以往無望其能正心術以正百
官矣伏乞 陛下大奮乾斷作求祖德以高皇帝之
罵阿意者罷楊魏仍勅輔弼大臣各以宋濂為法以
佞臣為戒庶幾言路從此可闢無所容其壅蔽之奸
制科將來可清不敢復蹈市恩之轍矣宗社幸甚士
民幸甚
疏鈔 國是 十四

大臣上抗明旨下排公議乞顯斥以定國是疏

葉承遇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帝王之道在知人而知人之道在進賢退不肖然眾言淆亂必折衷於聖而後國是可定也大舜明四目達四聰以大智稱矣惟執兩端而用其中此舜智之所以大也恭惟我皇上英明天縱獨攬朝綱撤壅蔽之私去多問之弊真不世出之主也頃因御史譚耀論胡執禮孫應鰲等事旨下吏部覆議此皇上好問好察之智也及部議既覆奉 聖旨孫應

疏鈔

國是

三五

鰲起用不出故意遷延明違前旨胡執禮行事酷狠俱著致仕員缺另行推補此 皇上執中用中之智也大舜之智何以加此哉 覩旨下部議初止於孫應鰲胡執禮二臣而已冢宰楊魏併議徐學謨四臣無乃抗明旨而排公議乎 謁邸報科臣鄒元標論大臣難退易進事奉 聖旨徐學謨著馳驛去張仕佩准致仕科臣徐三畏論留臺具臣等事奉 聖旨熊汝達前管工誤事如何輒起用着冠帶閑住科臣張維新論慈禁興工具臣不堪大任事奉 聖旨劉

志伊著致仕俱吏部知道欽此天語森嚴聞者悚慄下之吏部所共知也楊魏獨不聞乎乃與徐學謨稱其老練熊汝達稱其古朴張仕佩稱其剛直劉志伊稱其清謹且目之為老成正大而歎其去為可惜推楊魏之心皆以 皇上之所擯斥者為非矣四臣之擯斥由科臣之論劾也科臣之論劾由羣僚中之採訪也 皇上何心哉從公議耳科臣亦何心哉亦從公議耳楊魏稱其賢而惜其去果何見也如稱其賢與則誤事如熊汝達 皇上惡之阿附如劉志伊

疏鈔

國是

十六

皇上知之魏獨不聞乎是非混淆賢否倒置非公是矣如惜其去與則朝廷愛惜人才凡大臣家居一經撫按薦舉遇缺推補不忍終棄之也魏獨不知乎乍為可去乍為可留非國體矣冢宰以天名官天道至大至正者也 皇上奉若天道尤至大至正者也皇上秉至公以納科臣之論列楊魏任私意以薦已逐之邪臣過加標榜為後日起用之基裁抑直臣啓他日壅蔽之漸如御史丁此呂攻訐時弊明旨所不罪也而指其誣善亂政徐學謨等屢經論列明旨所

不取也而指其正大老成所見已與 皇上異矣
皇上一天也所見既與天異其可稱天官之職乎哉
楊巍生平履歷素有才望儒紳之所敬仰但今晚節
末路一生患得患失之心不免固寵附權遂有徇私
滅公之舉且如堂考選官此祖制也一徇囑託至以
曳白得官雖選郎爭之而不聽裁革頂首此新例也
一徇吏請頂首盡復其舊雖明旨在前而不忌此其
用心似非純臣之道所宜罷斥以警官邪者也參照
吏部尚書楊巍謹始怠終色厲內荏計在附權抗明
疏鈔 國是 一七

旨而不顧意欲陷直排公議而不思以請託而壞堂
考之嚴規徇私情而復頂首之積弊既失鑑衡之體
難總銓選之司伏乞 陛下獨奮乾剛亟施夬決將
巍卽賜罷斥庶百官之表率可端朝廷之壅蔽自撤
其於聖治裨益多矣

乞容狂直察邪媚以定國是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御史丁此呂所言科場一事謂 祖宗二百年
大法一旦壞於諸臣之手故此呂憤激於中不得已
耳 陛下既已用其言而斥其人則此呂之言是矣
何又調之於外也雖其所指高啓愚題目一節不當
以言語求人短長然何至如吏部尚書楊巍所謂誣
賢亂政而比之王聯趙文華乎王聯之誣胡績宗趙
文華之誣李默則以挾讐以附勢此呂之與啓愚非

疏鈔 國是 一八

有夙昔之讐也又非有欲附之勢也何得舉斯言以
聳動 陛下則 陛下所謂清言路者且不免乘此
而遂塞之矣何者蓋 陛下臨御以來言路嘗再開
再塞矣 臣請舉其始末而言之 陛下登極首加意
錄用言事之臣大小臣正鳴鳴嚮風各自靖獻共成
上理言路開也自故相凌轢豪傑而籍之口短喪事
起諸臣憤激致成邊編珉而去者接踵焉朝無危言
巷無清議此一開塞也 陛下一旦奮乾斷逐權姦
憫諸臣非其罪復其官而晉陟之大小臣工又鳴鳴

嚮風各得盡言以斥退前所蠅營苟苟於故相之門者言路又開矣今未及一年又出馮景隆孫繼先會乾亨於外又謫黃道瞻孟一脉又調鄒元標斥范儁為民今又逐下此呂於外欲言之臣且觀望心口自度而懷緘默避禍之念此又一開塞也夫此言路也開之未幾而復塞之此諸臣也用之未幾而復棄之道路傳聞轉相驚駭得無示天下以不廣也且天下多中才而豪傑不無三人之建立多藉於興起而得之自樹者不四五其氣節多銷阻於挫抑而百鍊益

說錄 貞元

精者又拾無一二正焉為大臣者正宜以愛惜人才培養氣節道 陛下而楊魏乃設浮誕之詞倡謬妄之說引王聯趙文華為諭欲於此呂而甘心焉推其意不過以科場一事深犯時忌故欲以此阿媚相臣而固其寵位耳不意魏之老耄一旦喪其名節至此也且非獨此呂也胡執禮之狠酷三吳之人怨入骨髓故譚耀張文耀交章論之而魏以執禮為舊吏部力為之辯且又薦其同僚張士佩等使非 陛下之明見不允其請則譚耀二臣又與此呂同謫矣往者左

都御史陳价生平執持非不峻潔獨陷趙應元以附張居正一事遂不齒於縉紳魏亦素有清謹之聲乃以此而喪其生平此與陳价何以異焉則魏所謂以垂老之年肩不潔之名者豈非自狀矣乎大學士申時行身為元輔當勸 陛下從善納諫以成正大光明之治而遂聽邪媚之言妄為稟擬不知輔臣之體應爾與否夫時行臣師也魏舊所選臣者也臣非故敢操戈入室但大臣之忠邪言路之開塞人才之進退皆關係國體安危治亂之大者臣故不避斧鉞以

說錄 貞元

賈上聽伏乞 陛下收回成命罷斥媚臣并叮嚀元輔開廣言路以圖盛治不令折檻絕裾之美獨擅前代則宗社無疆之休在此一舉矣

尊主權明臣義以正朝廷疏

吳中行右春坊右中允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蓋言君權不可一日移也又聞之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蓋言臣義不容一念雜也今皇上乾剛離照勵精圖理百僚奉職四海嚮風真千載一時矣而猶有敝習相沿舉國莫知其非者二事臣謂借留賢之名而保輔臣此諂諛之極也甚可耻也臣謂借去讒之名而叅言官此壅蔽之漸也不可長也科道風聞言事官有專責上言大臣疏鈔 國是 二二

幾於以私比而作福矣即使其人必當留也而出於

眾口揄揚以保之跡涉諂諛非臣義也言官者耳目

也聰明所寄其言之是非豈能逃聖鑒哉或妄言無

稽或持論未當宜竄宜罰聽之朝廷耳何近日所為

偶因言官論事遂悍然起而攻之臆斷株求公言顯

斥此其心何心哉蓋權臣鉗攝孤忠之故智殷鑒不

遠獨奈何計出此也雖或奉有明旨令其查叅猶冀

婉辭抹解如潞公之容唐介可也不宜以拒諫導之

君也況昨言官丁此呂之疏未蒙聖怒止令分別被

疏鈔 國是 二二

論之人而忽叅斥以成君之過寧啻畫蛇之添足乎

殆幾於以私排而作威矣即使其言果可罪也而出

於一人意見以逐之跡涉壅蔽非臣義也夫輔臣表

率羣僚既忻然借譽口於公卿他日或公卿之有辭

避也則廟堂獨不當留之以報其德乎夫冢宰進退

百官若公然可甘心於臺諫他日或臺諫而論冢宰

也各部院獨不可叅之以快其意乎其流之弊必至

於大臣持祿養交雷同而附和言官畏罪容奸風靡

而滅默甚非社稷之利熙明之世所宜有也臣以為

頃者邪正相攻彼此聚訟不足辨也道揆法守臣義君權自有綱維不容僭越者。皇上試攷故籍羣相獎借而保大臣嘉靖四十五年以前所未聞至于不奉旨而叅斥言官則本朝二百餘年以來所創見何晚近世之為臣者多私而不忠也豈其以弁髦視朝廷乎伏乞 皇上總攬威福嚴加戒諭姑容既往申飭將來凡輔臣之留言官者斥惟君父之命是聽如有踵故習非羣留擅察者雖公亦私必罪無赦永絕偏黨之萌共成堯明之理謂非正朝越之要務哉

疏 臣 國是 三五

知臣之言出大僚意必相左羣臣且以為狂盡觸忌諱未免顛隳然臣伏思臣之身萬死一生 皇上再造之身倘愛其身而趨時竊位隨世轉圜知之不言言之不盡且有愧于犬馬之銜結矣仰惟 聖明垂神俯納焉 臣 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借陳國是乞處分以服人心疏

汪應蛟 南京禮部郎中

臣給由到京竊見邸報該吏部尚書楊巍叅論御史而此呂擯調外任御史汪東之等因劾魏邪媚阿附遂至眾議紛紛莫執其咎贊善趙用賢言之迹涉黨同矣御史李廷彥言之見謂挾私矣雖荷聖明槩施包涵而國是終未明人心終未服也臣疎遠孤踪內絕聲勢之援外無朋比之私竊以此事本末叅之聞見謹分別諸臣邪直言論是非冒昧以進惟 陛下幸裁斷焉原任侍郎高啓愚林術庸闇氣節卑猥 臣不敢謂其非鄙夫也給事中王亮操心近僻持論拂經臣不敢謂其為端人也至於可此呂以命題獻媚指摘啓愚不知言語文字難以罪人其識見未練誠有之矣然謂其出於王亮指授則非也况風聞言事乃言官之職即不實止於罰治已耳何至重加叅斥也汪東之李植等以阿附劾楊巍語侵輔臣不知魏老成持重或自有見其憤激稍過誠有之矣然謂其出於朋黨相傾則非也况言及大臣則宰相待罪雖

疏 臣 國是 三六

不當亦止於罰治已耳何至重于衆議也許國因留
時行及魏遂以朋比論東之等此語一傳素望頗損
而自陳一疏也自悔其言之戇矣至於侍郎陸光祖
等莽然螭起排擊言官舉朝之人皆若狂臣不知其
何說也夫東之等首發元惡宣力國家此聖明所洞
鑒海內所共聞也光祖謂其有氣力以撼大僚不知
何所指耶謂當考察去留不知其負國家負光祖耶
至於舒化何起鳴褚鈇者人品邪正莫逃士論亦且
嘵嘵陳議何爲者也古者諫官牽裾而言折檻而爭
疏鈔

國是

三五

天子尚爲霽威今論一大臣不當輒羣起而攻之藉
令言及乘輿聖怒未測光祖等將爲何說以從史之
耶九卿保留輔臣故相時嘗有之至於言官觸忤或
矯竊威命或因轉王官未有九卿合詞公然顯斥如
今日者世道又一變也豈不大可懼耶臣觀趙用賢
疏謂輔臣辭疏一出人服休休臣竊以爲大臣謀國
當布公廣益正色率下以共成俊偉光明之業若忠
言漸壅諛漸長雖有萬石之謙二疏之節國家亦
何賴也李廷彥疏謂老成凋謝陸光祖猶不可去臣

竊以爲光祖本智俠之士非純德之臣也廷彥猶存
雅厚彼則宣言於人曰某故權門客將論我要求固
位耳抑何無人心甚也陰謀詭計久盜夫虛名患得
患失遂彰於晚節如光祖者而猶冒正人之號臣竊
羞之臣愚伏乞 陛下察臣孤忠省臣迂論除丁此
呂屢奉 聖旨不敢更議以傷國體其江東之等四
臣宜量行罰治以爲言官論事過當之戒陸光祖宜
勒令自陳以爲大臣阿附亂政之戒併乞勅諭輔臣
及楊巍自今務秉公體國優容忠直之士永絕諂諛
疏鈔

國是

三六

之風然後國是大明人心大服仍望將臣罷斥以謝
光祖無令又謂臣爲固位計臣越職干冒天威無任
戰慄待命之至

乞辨忠邪容愆直以定國是疏

鍾宇淳南京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五月

臣等惟大臣者陛下之股肱也其位不安則猷為無繇以展布諫臣者陛下之耳目也其氣不伸則聰明或至於壅闕所貴和衷共濟無以有已大臣廓休休有容之度諫臣効譽譽直亮之忠所以佐上理臻盛治也大臣諫臣奚擇焉臣等近接邸報見御史丁此呂言科場事吏部尚書楊巍覆議以其為邪說亂政奉旨將丁此呂姑調外任給事中王士性御史疏鈔 國是 二十七

歷事三朝砥行立名瑕瑜不掩諫臣効盡言之義陛下弘求舊之仁明旨慰留無容別議然臣等以為老成不可以不惜也是國之典刑也固不可以一事之不類而盡槩其生平言路不可以不開也是國之元氣也亦不可以一言之過激而遂廢其聽納重大臣所以尊朝廷容忠諫亦所以安大臣也乃卿三諸臣羣起而乘無故言去若悻悻求勝者此又何以說也夫諸臣豈真欲去哉其意不過欲借此以要皇

疏鈔 國是 三十八

豈能盡一或獻否以替其可或獻可以替其否惟同心為國期歸於是而已若必以諾諾為正諤諤為邪譬之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國奚賴焉況天下有真是有真非雖及鋸鼎鑊有不能奪之人心者何可以口舌爭也迺諸臣於江東之等不目之為私黨則指之為邪議不斥之為浮薄則詆之為傾危邪正混淆白黑倒置清明之朝安得有此且排擊正論在小人無足異也排擊正論在君子是又惑之甚也則所謂明國是者無乃亂國是正人心者

無乃惑人心也乎甚至陽為去就陰肆擠排以江東之等四臣不可以居臺諫欲議去留夫江東之李植楊四知等即逾保張居正徐爵之姦邪胥自諸臣始發之其邪正統在聖鑒而議者必欲擊去之為快其果公耶私耶自首邪臣必先去其所忌無乃預為已地而欲自遂其私耶是誤陛下者楊巍而誤楊巍者諸臣也夫正士逐則邪臣進耳目壅蔽主勢孤立如國是何昔宋臣程顥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諸臣試平心觀理其是非必有較然者矣諸臣身為大臣不能培養氣節輔主納諫使精白上通巧佞下塞又從而傾之甚非所以尊國體而觀示中外也臣等所以不得不反覆陳之也伏乞陛下特賜宸斷折衷盈庭闡眾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天語申諭俾大臣各務主張國是忘私徇國丁此呂還之原職江東之等諒其忠鯁無為忌者所中使益思譽諤自効勿生疑沮則慎老成之選倡敢諫之風忠邪辨而國是昭大臣益爭相淬厲奉公贊理所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固萬世無疆之休者端在此矣

故臣罪狀已明議論未一乞賜宸斷以定國是疏
劉一相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七月
伏觀近日議論紛紜國是不定大抵從故相張居正而起故居正之論定而國是定矣語去蓋棺論乃定茲居正蓋棺已久迄無定論非皇上其誰定之臣謹按諸臣奏疏除查叅居正已荷允行及老成念舊務存國體者無容別議外其他有談居正之功者有談其功罪相當者有談其罪浮於功者有談其傲物好名者有談其身任天下者有謂其矜持於五年之前而後乃恣睢者諸如此類其說甚長臣不敢雷同附和為也彼謂居正有功者豈不以為顧命之臣與能制服四夷乎臣則謂此非居正之功也當先帝彌留之日涕零奉旨首定大策者豈非故大學士高拱乎居正時為副相難謂顧命元勳也比惡拱壓已而嫉黨力擊去之始逞其胸臆而擅作威福舉動狠狽不可收拾矣胡虜貢市南北大捷統由廟算與諸將戮力成之耳居正偃然尸功是為貪冒且功多粉飾是為欺罔果居正之功否也傲物好名渠誠

有之然色厲內荏靜言庸違如却儼之版大揭朝署而四方苞苴自總督而下方面而上無日不收 皇上試召朝士而詰問之然耶否耶父子媵妾不減百人服飾器用奇窮盡麗即曲學阿世之公孫弘不為也帝鑑圖說纂於詞臣而獻自居正不可謂非盛舉矣但以帝王望君而自蹈其工雖堯飛廉惡來之轍君子不以人廢言亦安得聽言而信行哉至于身任天下之說尤不敢知蓋古之任天下者孰如伊尹周公伊尹懷耻于推溝而兆民允殖周公躬勤于吐哺

疏鈔

國是

三十一

而四海永清居正何人而曰身任天下若謂其功罪相當者是騎牆之見也謂其罪浮于功者護短之辭也謂其有初鮮終者是不知矜持非本心而恣睢乃真態也女子終身貞白纔稱節婦少而拘檢中道而淫奔焉猶曰彼初不苟也其誰避之臣但見居正當事錄囚以多殺為功督學者以汰黜為能撫按之賊罰郡縣之積穀止計取盈何恤乎赤子之凋瘵職官一于減丈田一于增止獵虛聲何思乎 祖宗之舊章其甚者則父喪之不終人心已死三子之濫進公

道盡下劉臺名御史也為謫死于見忤狼若豺狼吳仕期譽髦士也致斃命于流言毒如蛇蝎結馮保為心腹而表裏為姦縱尤七為牙爪而貪噬無厭湘王非高皇帝之子歟居正奪瑩地以葬其父安知有君遼王之開藩舊矣居正挾私以絕其封安知有國有一於此即不容誅而居正之惡枚舉難盡由前言之則無功由後言之則多罪其身免也為幸而其破家與子之自經溝瀆也僅足以明天道之好還臣不知賢居正者之何心也詭者謂近日抄沒張居正金銀

疏鈔

國是

三十二

不盈二十萬可信無招權納賄矣臣則謂自居正顯擅除吏兵兩部之職掌休九見侵當時奇玩寶貨輦輪輻輳者何可勝記自尤七發覺諸子慮禍噬臍將非常寶玩付之回祿烟炬不絕者累日州人類能口之自去年藩府事發諸子大駭伊子簡修齋金寶鉅萬潛匿錦衣衛都督史繼書處窺探營免京中人亦類能口之所積者亦既耗損所存者則又輾轉藏匿以備緩急於是家貲少矣執見獲而遂云居正之不貪也猶云匿贓之非盜也又其誰信之耶臣為此論

非欲皇上之窮追也又非欲罪其妻孥也蓋居正誣上行私神人殛絕而抄沒斷自聖心元非已甚乃天使一遣卽多遊說之辭聖怒已平頗上暴白之疏稱功者近厚顏訟寃者若迫膚何忍負皇上而不忍負居正如此耶說者謂議論貴依忠厚如徐階去而高拱蟻之高拱去而居正蟻之抵今爲恨苟深罪居正也如厚道何臣竊謂厚道宜存公論亦重人苟無缺何患指摘故拱雖蟻階階之賢自在居正雖蟻拱拱之瑕瑜自不相掩也居正獲罪自作之孽於人

疏鈔

國是

三十三

何與哉而謂罪之恐傷忠厚也抑亦不達於忠厚正直之義矣無邪之謂正不曲之謂直忠者不欺厚者不刻此非相背也正直而發之和平無害爲忠厚而摻索搏擊以沽風力之名者正直之反也忠厚而協諸道義無害爲正直而淫朋比德以邀倖大之譽者忠厚之賊也正如大舜誅四凶太公戮華士孔子誅少正卯非正真忠厚之標的哉轉近諭訛成風脂韋成習不但乖於正直而黨同伐異并忠厚失之焉其究則是非倒迷耳目壅蔽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而家國天下隨之甚哉忠厚之說能誤人國而不可不亟辨也故臣謂當居正柄用之時而爲寬大之說者忠厚而兼正直者也如金懋學趙世卿輩是已當居正濁亂之後而爲振刷之說者正直而兼忠厚者也如丘橈輩是也此數臣者皇上或顯擢其身或嘉納其言其淵識閎抱臣不能至然私心嚮往焉乃如諸臣止之不能秉道以嫉邪惡之又不能引嫌以自安居正既敗露矣方啾啾置辨不止臣不敢盡謂其私也然果者無偏無黨者乎卽使志在調停

疏鈔

國是

三十三

也第恐熙寧之黨未消紹聖之釁且起獨章惇呂惠卿之罪也與哉伏願皇上察諸臣言之公私人之邪正以立居正之斷案一以決諸臣之用舍使朝無侍位法無遺姦則日月明而鬼火熄雷霆奮而狐鼠伏國是何患不定人心何患不服世道何患不清天可萬世曉然知聖上爲皇極會歸之主而歌頌天保無斃矣臣戴德寫隆罔攸指報故不揣庸愚不恤孤遠嬰拳怒而非邪說明正直忠厚之相成而不使藉忠厚以保姦者濫觴而莫之底止儻臣言蒙錄卽

九死而不悔矣惟 皇上親覽施行幸甚幸甚

疏鈔

國是

三五

羣臣阿附成風乞稽祖制以振乾剛以安社稷

疏

馬應圖

南京禮部郎中 萬曆十三年七月

臣聞百官不法則言官得而糾劾之言官不言則諸司得而舉正之臣待罪部屬遠在留都本非議論之司亦識靖共之義況天威不可以屢瀆衆怒不可以再干臣亦何敢越分進言顧見近時朝中議論有太不平而可恨者夫抵附臣違主伐異黨同以小人而攻君子則謂之黨以君子而折小人則謂之讒如陛下之所欲留則羣起而追逐之如寇讐陛下之

疏鈔

國是

三六

所欲誅則愛護而深惜之如心腹其意陰有所承附而其言大無所顧忌蓋惟知有大臣不知有朝廷惟知有私意不知有公論累時積日未有一人出而直折之臣竊不勝憤懣以為威福者天子之威福也使陛下之所用果非其人雖十易之何害然而所用者如李植江東之與吳中行沈思孝天下皆知其名不知其有過也使陛下之所怒果非其罪雖十諍之何害然而所怒者如權奸張居正與削籍大臣高啓愚等天下皆知其罪不知其可矜也夫何試御史孫

愈賢蔡系周論劾太僕寺少卿李植波及於吳中行
 沈思孝株連蔓引竝指為邪至設危言疑事以激怒
 陛下而科道官齊世臣吳定倚角聲援竝論江東之
 羊可立不宜奏辯致令中行思孝懼禍引去植與東
 之可立身蒙大詬又有御史龔懋賢條論時首引
 商臣伊尹受命成湯太甲三年復歸之說以為張居
 正比況言絕悖逆其腹心任事二條又明與居正訟
 冤而陰為輔臣行說藏頭遮面冀以熒惑聖聰吏部
 尚書楊巍覆之言言與罪臣回護字字與宰相聲說
 長厚太過私忿不忘此可謂知有公論知有君父哉
 臣聞私交固者公家危相權重者主勢孤羣下雷同
 非社稷之利今部院科道之與閣臣可謂同矣僅有
 儒臣吳中行趙用賢與夫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數人
 稍自異耳異故難容也臣又聞天下治亂候於君子
 小人之盛衰易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為否凡前為權姦所害而今為陛下
 所收者皆賢人君子也近皆以不容而逐退吳中行
 去矣沈思孝亦必於去矣趙用賢又引疾矣告李植

臣金

臣大

三十一

者也三至於陛下行且及於江東之羊可立臣恐
 諸臣盡逐讒人得志自今以往皆效齊世臣龔懋賢
 諸人所為誰復敢抗厲守高不為雷同比周以欺
 陛下者將見黨與成乎下主勢孤於上而張居正昔
 年欺蔽之禍且復見矣此豈可不為寒心哉為今之
 計急宜收拾挽回以歸威福於乾斷以正邪孽於今
 日而後臣紀可明天下可安也臣有三議焉一曰事
 權之漸重當議二曰恩賞之太濫當議三曰召對之
 不廣當議昔太祖高皇帝革中書省罷丞相而以
 朝廷大政分屬於部院正所以防專擅而遏亂源也
 故當今無宰相之官而輔臣不容有宰相之權先臣
 李賢對英宗皇帝之言曰六部尚書便是六箇宰
 相此言最善若今內閣大學士之設止以備顧問參
 機密而六卿之事無與焉以故其權未重也一重於
 嚴嵩猶不過以書刺往來暗行囑託而已再重於張
 居正則傲然以宰相自居視六卿為屬官視百僚為
 奴隸創為考成之籍以勾攝部院而權始不勝其重
 矣今雖不至於此而積漸成風違為規例如科道欲

臣金

臣大

三十六

論一人薦一士也則先送揭帖於輔臣名為請教吏部等衙門欲推一官行一事也亦先送揭帖於輔臣名曰說閣其他陰伺而潛合者又不暇論也夫人君馭世之權譬如太阿之柄不可一日不自執也不執則有所竊竊之於近習固不可竊之於大臣亦不可今以陛下聖武英明勵精求治如此而一時輔臣又皆恬和易直不敢作威如彼然且人之揣摩承望已不少矣萬一陛下精勤少懈輔臣剛愎不仁將何所不至哉故必盡還六部院寺之權痛革請教說閣之弊而後政柄不至旁落威福不至下移此所謂事權之當議者也夫尊禮大臣固有異數爵賞名器豈宜太輕古之所謂輔弼者以調和陰陽薦達賢才為職其他軍興水利工役諸務各有司存近乃一一舉而歸功於內閣如邊功也官軍血戰而得之輔臣以坐籌而受賞如大工也朝廷竭財力而成之輔臣以行視而加恩至於陰陽不調賢邪倒置漫然不問故凡儒臣一命人閣不踰時而一品矣又不踰時而廢子矣有如從此而再考三考官爵已極何以復加

疏鈔

國是

四十一

於是乎議進上柱國議進太師議封伯而人臣顛覆之勢成矣此由於恩賞太驟不需其輔理之效而輕於假借之過也且以陛下之優厚輔臣如此而建言者猶曰腹心之任未專君臣之情未洽必欲陛下拱手而聽於輔臣必欲人臣盡如張居正之攬權而後可此豈有人心者哉御史龔懋賢謂今天下有五少三多臣謂獨有一少一多耳報主之臣少而自為之臣多也謹察當今朝廷賞廢大率多濫輔臣謂宜正言執奏而不諛言者以已先厚取之而無以疏鈔

國是

四十一

正人也此所謂恩賞之當議者也近者皇上感天旱之災俞言者之請引見輔臣諮問政事可謂曠舉盛典矣但閣臣部院皆係股肱大臣向來閣臣日親而部院日疎親故勢不得而不重疎故情不得而不畏且如錢糧事務有閣臣不知而戶部知之兵馬調度有閣臣不知而兵部知之推此而凡事可知也查得永樂宣德年間蹇義夏原吉等頻蒙引見弘治年間劉大夏戴珊屢行入對此皆部臣也皇上誠留心政務欲興萬世太平之業乞倣此例間一行之以

察諸大臣之材品而振起其奉公報國之心毋令親
疎之勢日懸而六卿之體日降此所謂召對之當議
者也若此者非_臣過疑大臣而敢於抗時人之說也
誠憤讒諂之肆行傷阿附之工巧而爲此根本極源
之論以拯之也至於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身居首
諫意在附權考其昔年固嘗保留居正觀之近日仍
復諂頌大臣南中有兩齊之詞京師有齊保保之號
至於今而猶表幸讒夫力傾善類蓋小人之尤矣浙
江道御史龔懋賢居正舊人敢行不遜昔年已告病
既_臣 國是 四二
而又上疏陳言人固竊疑其心迹今歲怒人言而請
禁諸司論事時尤大怪其猖狂妄引不經其犯忌諱
微辭巧說窺伺上心蓋奸人之魁矣_臣 請亟去此二
人以清臺諫之汚以正阿附之罪以安善類以快公
非若試御史孫愈賢蔡系周揣摩生事聞見多偏御
史吳定申護同官不持正論均當罰治者也夫天下
公論必有所出不出於臺諫則出於_臣等不出於_臣
等亦必出於匹夫匹婦之心游談處士之口威勢有
所不能抑青史有所不能掩_臣知有君父不知有大

臣故敢一伸公論以尊朝廷欲求保賢去奸防微杜
漸以固萬萬年治安之計而_臣身不敢惜也

疏鈔

國是

四二

明公論正大典伸積冤以彰國是疏

趙崇善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七月

臣惟天下有公論不可淆而弗明有大典不可紊而弗正有積冤不可抑而弗伸今之時公論當明者二其一明矣其一猶未明也大典當正者二其一正矣其一猶未正也積冤當伸者三其二伸矣其一猶未伸也 臣請一一為 皇上陳之所為公論者何在近日四川撫臣雒遵挾私論劾總憲大臣趙錦 皇上知錦忠賢而留之知遵邪妄而黜之旨一下而在廷

疏鈔

國是

四三

諸臣靡不踴躍稱快謂聖明真足以燭微瑕而見萬里也此公論之已明者也至於右春坊諭德吳中行提督四夷館少卿沈思孝太僕寺少卿李植江東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諸臣頃被言官論劾義不可辱上疏請告相引求去致洗馬趙用賢聞之亦遂巡而不敢進東之雖出尚懼不保 臣竊惜之中行思孝用賢曩為張居正不奔父喪痛綱常之淪沒伏闕上書出萬死得一生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植與東之可立則為 皇上排擊巨奸而有廓清朝宇之功者也諸

臣果何負於國家何得罪於名教而言事者交章攻之致令惴惴焉不敢安其位夫以 皇上一時錄用超擢之臣中外翕然以為正人君子復進而在位未久遽使求退其何以示天下 臣聞言者之意大抵為吳中行李植等去歲與輔臣相左計輔臣必心怒之遂相率詆斥以取悅於輔臣豈知輔臣休休之量寧有一毫芥蒂於中哉昔宋臣文彥博薦用唐介千載誦之不衰今日輔臣自處當在彥博之上而二三朝士妄以私意揣摩從而扇惑簸弄於其間是厚於誣

疏鈔

國是

四四

善類而薄於待輔臣也非所以昭是非之公也 臣謂公論有矣之未明者此也所謂大典何在近日科場事宜修 皇祖良法言洗相沿舊規典試必差京官試錄悉用硃卷信可以塞弊竇而得真才此大典之已正者也至於史官紀錄時事必送閣臣裁定而後藏之秘府似猶不能無遺議焉蓋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以取信於後世今職無世掌矣而唐宋之制猶為近古天子御正殿宰相入殿議事起居郎舍人皆得隨仗記之退而百司

庶府之政亦得直書備其類送史館撰述焉未有以宰相與其事者防侵撓也本朝閣臣卽古之宰相也史官掌記時政卽古起居注之任也前者張居正專權自恣恣人書其罪狀故以閣臣而總史臣之職凡史臣之所紀錄者豈躬自裁定之此權奸便已私以欺後世者之所爲而可守之爲定制乎方今聖明在內閣輔臣竭誠盡慎秉正奉公屬之以裁定之權史臣得以據其實而書之固無所忌然臣恐此制失今不變將來必無及也且邊機萬端他日復有如居正者處乎其位其所爲旣多乖方而其權又得以制史官雖欲書而不敢盡遂將有掣肘而不可行者其勢必盡歸重於宰相而史官遂爲虛設如唐時有不許史官聞狄後事以行其私有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以迷眩千古者可鑒也臣謂大典有一之未正者此也所謂積冤者何在王宗載于應昌之殺劉臺胡權龍宗武之殺吳仕期皇上勅法官明正其罪以爲殺人媚人之戒是冤固已獲伸而輿情莫不稱快矣至於何心隱之死非其罪冤尤可憫者蓋心隱

疏

國是

四十五

衣之士從事學問素爲縉紳所重如錢同文輩嘗北面而師事之臣未仕時已知有此人久矣及臣任婺源知縣忽然湖廣巡撫王之垣差官帶領兵快直抵隣縣祁門緝拏心隱急於星火心隱旣獲不踰時而斃之杖下臣不勝駭愕以爲心隱何罪而受禍之慘至此詢諸士夫咸謂心隱素與居正講學直言規過以觸其怒後又斥居正不奔父喪居正忿恚益深密託王之垣致之死地之垣不勝其諂媚之心唯唯聽命此心隱之所以見殺也又聞刑部侍郎耿定向其時致書之垣力言心隱無罪不可輕殺而之垣不聽皇上儻以臣言爲未信乞召定向而問之定向正直無私必不能爲之垣諱也心隱旣死之垣深慮人議其後又捏無影事迹刊刻傳布欺天罔人無所不至是心隱之冤與劉臺吳仕期何異哉殺臺與仕期者俱已正罪而殺心隱者獨得優游無事以老於闕下臣恐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必不肯容而心隱之目亦必不瞑於地下也臣謂積冤有一之未伸者此也夫公論未明願陛下虛懷以察之信中行用賢思孝

疏

國是

四十六

為慷慨赴義之士李植東之可立為伺儻任事之臣
嘉其忠直終始無二勿為浮言所動輒啓攷抒之疑
諭令思孝李植可立即出供職用賢遵旨赴任中行
嚴限起用并戒廷臣毋得再興異議以淆國是則謗
書可息善類獲安而大臣亦得以永保其令名矣故
天下益誦 陛下之明大典未正願 陛下稽古以
定之精選儒臣輪直史館日據所見聞書之於冊而
閣臣不得干預其事如必以總其大綱不可無人請
擇大臣有德望不當事任者為之使其上有統緒而

疏鈔

國是

四十一

下無掣肘史職既專直筆自彰而所禪於君德國是
者為不小矣故天下益誦 陛下之公積冤未伸願
陛下奮乾剛以治之察何心隱負直道而就死地王
之垣殺不辜以媚權臣特勅法司詳勘覆奏如累臣
言不謬將王之垣依律抵償毋少姑息則幽無含冤
之鬼明無漏網之奸而人心亦無復有遺憾矣故天
下益誦 陛下之斷臣言中行李植等不當論則論
中行李植等者必以比周目臣然 臣去歲臥病丘園
今歲赴京未及三月且 臣平生螻蛄寡交中行思孝

用賢竝無一面之識李植東之可立雖係同榜實未
往來 臣亦何所私哉良以公論不可混淆人才所當
愛惜惓惓之心竊為是耳王之垣一事人或以為往
事可勿追論然人命至重神明難欺與他事不同豈
可以為既往不咎哉草野愚 臣不識忌諱不勝悚慄
待罪之至

疏鈔

國是

四十一

直陳國是以安宗社疏

張岳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八月

惟世道之汗隆係乎賢才之進退而進退之可否
關乎宗社之安危我太祖高皇帝設立都察院衙
門職專糾劾百司提督十三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
事載在職掌炳若日星特以言責寄之也緣大臣持
祿養重緘默取容相率成風以言為諱而職掌浸忘
忘之日久友云都察院大臣不當言夫以言官之長
為不當言則糾劾何事提督何事徒寄空名為木偶

疏鈔

國是

四九

人而職掌蕩然盡廢矣自二月到任迄今見大小
臣工多懷猜忌互相攻擊毀譽亂真國是日消人心
日蠹近自皇上大奮乾斷黜降李植等議論稍稍
暫定然譁於朝而誼於市者譽之則過其實毀之則
損其真臣恐無以服天下萬世之人心而復來讒佞
之口禍機潛伏終當復發也臣素餐半載曠職瘵官
未能報答明主今既目擊時事而不言朝廷設官分
職將焉用之臣之所是者非私也皆忠心於皇上
者也臣之所非者非私也皆貳心於皇上者也在

廷諸臣非臣所親炙與凡毀譽之所不及者不敢泛
陳以瀆天聽其間議論參差賢否倒置謹按國是為
皇上直陳之如元輔大學士申時行純心報主精誠
體國但不幸與張居正同朝心憾其奸而痛懲其惡
口不欲談居正之事目不忍見居正之慘耳不屑聞
居正之名吞酸受唾惕勵憂勤可謂翼翼小心謙謙
君子矣其心何嘗頃刻不效忠於皇上也李植等
憑藉寵靈乘機排陷此公論所由大不平也次輔大
學士許國篤實忠誠盡心報主但以往歲偶觸時事

疏鈔

國是

五二

公正發憤誤出朋黨之言遂眾口交讒日夜媒孽其
短以尋干戈其含垢忍辱為好事所苦者已逾年矣
然其心亦何嘗一日不竭忠於皇上也吏部尚書
楊巍有正直長厚之心有孝友廉節之行嘉隆間方
家居侍養言官交章薦舉數拾餘疏今居家宰統百
僚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所持皆正論但緣參論
丁此呂以致人言讒構起釁招尤實根諸此繼又題
覆龔懋賢奏章復致人言萑菲懋賢之事回失於覺
察而議處此呂實其老成長慮養元神而培國體也

持異論者直欲以一微青掩其磊磊大節何異而排擊之誠不知其可也刑部尚書舒化愷悌溫恭素以名節自砥礪其視居正推轂若將浼已但受 皇上特達之知不由廷舉驟掌刑曹疑忌者遂襲速化之嫌而譏其心無實忠皆激於私忿之過也何足道哉南京工部尚書今養病回籍陸光祖立已清修素好奇節但以保護大臣叅處言官致惹爨端流言排陷論事者至以賊跡汗峽之冤抑甚矣當此清朝而終於擯斥誠為可惜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阿時附勢

武全

國史

五二

曲徇人情平生過愆不在保留大臣而在黨護張居正臣嘗擬諸王篆一律誠為過當然君子小人之分難逃聖鑒誠宜給還誥命以酬其治河之勞仍復投閑終身以懲其趨附之罪則刑賞明而公論定矣翰林院修撰趙用賢百折不回中流砥柱可謂壁立萬仞之士但以直言抵觸輔臣以至是同非異者紛紛起矣翰林院侍講吳中行其鄉評曖昧毫無的據而平生節槩扶植天常大畧與用賢相伯仲也順天府尹沈思孝行與吳趙同轍志與吳趙同趨但其於名

譽負氣節抱忿世疾俗之襟懷必欲天下皆盡如吾意以致忿激勝而讒譖生多口取憎有由然也昔人有攬轡澄清卒以召禍思孝近之矣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長慮却顧遇事調停其立心制行惟恐傷朝廷和氣而不欲逞搏擊之威稜雖於蹇諤之風不無少遜至如崇尚者碩以曲全大臣言官體面今日師師濟濟之盛世臣維植之功居多古人謂鷹鷂不若鸞鳳是或一道也好事者稍不如意輒以齊人保保誚之豈是君子之道哉其他保龔仲慶為忠言見斥

武全

國史

五三

比時李植排陷輔臣之罪未彰則公論固自有在遽以忠言許之臣亦疑其白璧微瑕也浙江道御史龔懋賢講張變幻罔誕不經陽為建白之名陰泄睚眦之忿且其游詞隱語機關叵測上眩聖王之聰明下惑部院之觀聽當堯舜之世敢為肆無忌憚之說使蒲朝諸臣縮口吐舌不敢言而敢怒臣比時即欲糾舉竊慮懋賢獲罪太深反傷厚道故屢發輒止乃今邪風日熾猖狂日起如此喪心之人即容老死牖下尚有餘孽儻令得志其惡豈在曾士楚朱璉傳作舟

下哉臣謂此臣亟宜斥逐也江西道御史吳定守法
不阿昌言特正力排奸黨逆黨之議實言官風紀職
掌內無私罔言者槩從指摘謬亦甚矣浙江道御史
蔡系周臣之舊故也當行人考選之初慮楚人同事
相擠輒求援於臣情甚迫切臣慰之曰行人選科道
榮進素定何苦瀆及吾門識者已薄其競進矣方李
植之被論也則抗疏以辨李馴之冤及仲慶之被謫
也則對臣而談柔馴之短欲規避先具堂呈以乞休
希實授不候回詳而輒出視都察院為郵舍日堂上
疏錄
官為兒戲恐居風紀之司或未安也原任福建道御
史冷判官龔仲慶觀望無耻與性俱生始參王專張
甲徵窺伺上皇上敬天之誠陰行諂媚之術及參吳
中行等即參甲徵之故智也荷蒙聖明洞燭其奸特
行降謫輿論稱快李植雖敗而仲慶之設心陰險罪
實同科是未可以同敗易公論也山西道御史孫愈
賢事與系周同而其情各別謀與仲慶合而其言各
殊遠方孤立之臣乃為浮骨子牽引蠱惑雖風聞言
事未必一皆真要以糾繩之職無忝也國子監博

士陳泰來年少登科多聞直諒改本之事未知有無
臣稽其素行反身不愧未離赤子初心以成均師表
遽以頑童叱辱之或於雅道不無少損也南京主事
馬應圖其鄉黨行誼自有公評如疏奏臧否太直阻
格政本已經聖明處分乃參論者以去副封為誣罔
以廣召對為欺蔽果公乎抑私乎應圖居家則養親
不終並朝則對君不信千人所指眾怒難逃槩以鄉
評而盡廢其廷論未可知也不然論人者論於人者
兩不相肖矣原任太僕寺少卿今降戶部員外郎李
疏錄
國是
五十四

植遇事擔當不避權勢方其疏劾馮保有廓清除
之績但任怨能人言藉藉臣嘗疑其心而高其功
直排眾議力為開解於臣何私也且植之功在皇
上而植之過在一身若以其小者盡棄其大信非公
論不意人心不測知人為難乃今假借壽宮排陷元
輔吉典重務但當言於未事之先不當言於興作之
日但當歸罪於術士不當委咎於輔臣但當托之名
家眼不當援摺縉紳公私毫釐之間平生踪跡一朝
盡露至是而臣不能為解釋矣嗟嗟為人臣者推重

師長而師長見黜攀援僚友而僚友見拒則亦可以
 深長思矣原任太僕寺少卿今降兵部員外郎江東
 之勁氣雄詞固知忌諱較之李植臭味相同而心行
 殊別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東之有焉原任尚寶司少
 卿今降大理寺評事羊可立功居江李之後而氣在
 江李之先大都以名節爭相標榜激太禍而不恤雖
 慕愛君憂國之名其損傷元氣良不少矣以上李植
 等三臣 皇上念其功則酬之以爵賞惜其才則任
 之以職業若欲保其終始則當處以善地使三臣猶

疏鈔

國是

五五

然羣處一隅竊恐雄心未艾風波不停而諸大臣魁
 颯不安國是搖搖終無底止伏乞勅下內閣及部院
 從公議處使三臣各專一方宣力効勞報答明主則
 諸大臣亦得保全名節而植等亦不至以言取禍賞
 功惜才兩不負矣臣所品人才皆得之目覩揆之天
 理人心恃有聖明在上故敢定為國是如一毫虛妄
臣其受鼎鑊之誅然而是非之向來未定者皆由賢
 士大夫激成之臣請原始要終以竟其說當丁此呂
 論劾高啓愚一激而有楊巍之參謫再激而有許國

之發憤復激而有趙用賢之剖辨又激而有吳中行
 之糾正以至陸光祖潘季馴等激之以爭留李植江
 東之王士性等激之以攻刺紛紜競起各立門戶以
 標赤幟而國是幾危矣幸賴聖主包容波濤稍息未
 幾孫愈賢蔡系周復以參論激之江東之羊可立復
 以黨議激之又未幾龔懋賢以隱謎激之趙崇善以
 阿附激之龔仲慶以挾私激之激而不已刺及冢宰
 激而又不已攻及輔臣其間賢人君子十居八九相
 傾相陷牢不可解此豈太平氣象哉臣嘗竊思其故
 亦必臣皆由臣等職掌不明以致眾言淆亂遂使越職言事
 者攘臂交馳今欲禁之則曰塞言路不禁之則又曰
 侵官守而尤不可堪者以部屬而譏冢宰以御史而
 傾臺長巡撫雜違其作按臣鷹犬傾危總憲重臣冠
 裳倒置綱紀陵夷不復知人間有廉耻事國是混淆
 至此極矣大學士王錫爵忿悶與懷感慨論列其為
 驚嘆者五其為不平者八蹇蹇諤諤如霹靂之驚魑
 魅可稱易事難悅之君子回既倒之狂瀾矣但以不
 平之感而欲盡悔其驚嘆之初心臣願持衡者留之

疏鈔

國是

五五

平之感而欲盡悔其驚嘆之初心臣願持衡者留之

意也夫科道不能言而部臣言之都察院不能言而閣臣言之臣痛心疾首深慚職掌有虧臣之自考碌碌殊無片長惟愚慙字及其自許惟愚也近於暗故有議臣以自多者惟慙也似乎直故有援臣以自重者臣讀聖賢書受朝廷爵祿止求天知不求人知止求同理不求同俗然臣之當去有四德薄才輕叨忝高位一宜去六歲三遷跡涉驟進三宜去才望不能提督諸僚至使混淆言路三宜去先後爲江李攀援不能屹然中立四宜去犯此四去而不蚤自引決

疏鈔

國是

五七

是不智也知此四罪而不自鳴於君父之前是不忠也不知不忠何以事明主設或以臣言爲不謬懇乞聖明特勅曉諭大小臣工凡有官守言責者各宜靖共爾位勉修職業自今以後再有出位妄言挾私求勝阿比不公不法者悉下都察院叅看都察院依違不舉即以罷軟不職論仍先放逐臣以隆職掌將龔懋賢亟宜罷斥以戒無將蔡系周議調別衙門以清言路李植等攸行議處外任以息爭端以後御史凡不堪風憲及年例陞遷者吏部會同都察院各堂上

官公同擬議開報明白方許題請該部不得朦朧自便且十三道賢否惟院長知之最真見之最切考選實授大計差遣回道等項無一不由本院獨推陞一節杳然無聞非所以崇體統而重言責也再乞 皇上勅下部院如有徇好惡恩怨許各互相糾正庶幾臺中有直臣而世界廓清矣

疏鈔

國是

五八

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以端政本以回人心疏

顧憲成 吏部員外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於本月初一日接得邸報該四川等道御史高維
崧等一本為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用人出自朝廷
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又有旨着推
舉却又推諉支吾奸生恣橫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
人重為首的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崗左之宜
各降一級俱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
欽此 臣見之且疑且駭退而思之憂結盈腹誠不自

疏鈔 國是 五十九

知其然也夫原任工部尚書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
其誦都御史辛自修果有據歟無據歟而御史高維
崧等之合糾起鳴也公歟私歟此皆彰明較著不待
辨而知者也 皇上為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
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 皇上以為用人出自朝廷
是也今者起鳴許自修則罷自修許維崧等則降維
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 皇上亦嘗謀諸執政大臣
歟其謀之而不以告歟其告之而不聽歟意者第謀
諸左右而已歟或他有所獲罪起鳴因而擠之歟皆

不得而知也夫自修其賢與否臣姑無論也職司考
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也惟
是謂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為謬甚矣 臣竊
見邇年以來人心日下積忌繁興讒排殷積或曰某
也某黨也或曰某也某仇也或又曰某也陽為某而
陰為某也所附在此則濟其私而不濟其公所傾在
彼則造其毀而盡沒其譽飭無為有騰一為十甚矣
時俗之過為揣摩幸人之災而不樂成人之美也幸
而昨者本部奉 旨考察庶官無論恩怨一秉至公

疏鈔 國是 卒

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為我 皇上之明一二
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昔之窺之者之太淺
與天求之者之太深也亦可以見人心之公太不
泯而挽回有機矣何意復覩是非紛紛者起而
疑以宿釁蒙構在自修又以受居而急三辨皆適矣
有援而巧為排在自修又以受居而急三辨皆適矣
願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即竊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
自修得非亦有所承望乎何怪乎人言之嘖嘖也若
曰一則公一則私 臣不能別也試即兩者平心定氣

易地而觀臣恐我之所謂公固即彼之所謂私而彼之所謂私即我之所謂公等也何必舍我而罷彼哉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所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所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起疑至於執政大臣尤當益加檢省風勵百僚已雖有善不敢輕以自滿人雖未諒不敢重以疑人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學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褊心銳氣皎

疏鈔

國是

六一

皎而負爲高者亦聞焉而慚見焉而悔恍然自失而不知矣如是而猶或二以二或三以三將君子薄之輿論非之共起而爲我驅也何必遽與之校哉元輔申時行虛衷雅度天下共推次輔許國王錫爵一心一德和衷弼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難要在卓然以臯夔稷契相勗不但如近時名相而已庶幾可以答天下耳若乃以知角知以力角力釋仁義道德之用而競巧拙于毫毛假饒得濟終屬雜伯雜夷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識其指甚美第

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于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狗下則強下以狗上雖外貌可觀病根終在扁鵲盧醫望而却走而庸人方以爲無足憂此臣之所不容已于言也抑臣又因是而有感焉請舉其說臣竊見今之時凡非科道官而建言者世必詬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是爲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韙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免考察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而不知不求其故也臣嘗妄謂明興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

疏鈔

國是

六一

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于他曹無論其遠即如我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誦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禱已耳以求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皇恐推避莫適爲首惟有謝罪不服已耳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曾不思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崧等披露情懷暢事實章斯誼理訓篤言詞

卽 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違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惡逆者也。而況于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于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方苦于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折則天下疏鈔

因是

六三

皆拂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食肉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于斯人欲其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出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期其言何必疾其然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耶

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免考察者皆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濶畧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其當之者方內懷不服退而恟其行又不足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許我何不以古人自許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假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中楊廷相等條陳考察事宜意在痛懲矯激之非蓋亦有說第天下之大勢流俗之常情自是逆之者少順之者多不知自反而從彼此相尤其究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耳。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於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

因是

六四

正用事宜尚異於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

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臣賢相千載一時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是故彼一時也上下壅隔羣邪朋興雖無一事不出于私人皆以為常此一時也上下廉恭中正彙集少有一事不出于公人皆以為異此臣所以尤不容已于言也臣腐儒也無所知識生逢明聖思見太平情激乎中不能默默輒以自反之說進熟念當今切務無過此者其用心寬而動物速其操術簡而收效宏夫惟 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凝然獨立反躬責已端本澄源無論大臣小臣遠臣近臣而皆視之為一體無論諷諫直諫法言異言而皆擇之以用中仍諭大小臣工無猜無忌自責自修勿借任怨之名以逢君欲勿希將順之美以便已私勿徇一時之喜怒以貽禍將來勿執一己之是非以誤傷國體至于左右近侍亦時以此照察之使其各知愛惜共享榮名其維崧等四御史姑令照舊供職則 皇上何以不若堯舜在廷諸臣何以不若皋夔稷契天下何

疏鈔

國是

六十五

以不若唐虞蓋變化人才轉移世道之機實在于此大學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臣不勝惓惓惟 皇上裁察焉

疏鈔

國是

六十六

乞廣言路節權倖以定國是疏

王德新 刑部主事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聞沽平之世大臣一體臺諫一心而無有異同廷臣秉節寺人循分而無有私交上之情通於下下之情孚於上而無猜忌故是非明而諫諍得行用舍當而大權不移國家有道之長實基於此以臣觀於今日何如也伏見邸報該四川道御史高維崧等一本乞恩認罪事奉一聖旨用人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及有旨着推舉却又推諉疏鈔 國是 六七一

支吾好生恣橫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人眾為首的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崗左之宜各降一級俱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乍聞不勝驚駭蓋陛下御極以來敬天法祖孝養兩宮勤政不輟蠲恤屢下海隅遐陬無不仰德歡呼以為堯舜再見於今即於言官多所嘉納間一屏斥示懲而隱然愛惜之心形於詔旨乃今十三道御史所言非犯其所甚諱者願槩治之何也母亦曰用人出自朝廷彼言官敢於求勝尚安所逃罪第臣以為用人

當視賢否論人當審是非大臣果賢也而言之則不明大臣果非賢也而不言則不職朝廷之所設風紀謂何而可以不明不職為也工部尚書何起鳴左都御史辛自脩交構疏上均傷和衷人品具 公論

陛下洞察無遺臣何復言獨奈何陛下以起鳴一人之故而降罰眾御史豈起鳴有豐功足錄為陛下素所深知乎抑豈其才望足重為執政之更相救庇乎臣恐其結納而倚以為援者蓋在陛下之左右矣陛下試繹思之果出於宸衷之獨斷乎其處疏鈔 國是 六七一

起鳴也若此其處高維崧等也又若此尚未盡當天下之公議如或有左右為之簧鼓欲甘心御史以報起鳴則予奪進退尚謂盡出於朝廷也夫不盡出於朝廷使左右得以肆其奸時事可憂孰有甚焉往者故相怙權陽操人主之威福以束縛天下其禍也淺而易見茲者宰臣鑿轍左右陰竊其柄以專制朝廷其禍也隱而難測陛下倘謂乾剛在上無有下移左右將順無復矯假則彼近習嬖幸巧於文飾必將謂陛下英明天縱誰敢欺蔽此言一人將有浸惑

君心而不自覺者易履霜詩言集靈噫誠不可不辨之早也源又考弘治九年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時科道龐泮劉紳等交奏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幸御史張淳差回即抗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官本欲爲國而槩治之其如盡忠何上乃釋之譚者猶謂此舉非盛世所宜有今則爲起鳴而并罪十三道御史事誠異矣且無張淳徐溥等之速救誰不爲之扼腕非惜言官也爲國之大體惜也何者天下之志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疏鈔國是六十九相盛衰臺諫者夫爭之耳目羣臣者天子之股肱所以護衛元氣者也未有耳目壅塞股肱痿疲而元氣猶能精強者也邇年風霾下詔求言豈無有披烟獻忠其陛下以出位責之則小臣不敢言矣頃當計典御史以言責當言陛下以抗旨責之則御史行且不敢言矣然則國家何事可言何人可言一尚書且如此脫若言及乘輿言及宮闈言及宦豎又將何法以治之臣故自必有左右簧鼓於陛下之側者也雖然彼所言者尚爾臣願昇昧瀆陳豈不知

言出而身且不免但一念自矢真有死生以之而不敢隱忍以負陛下倘陛下少垂採納亟收御史而復其舊嚴馭近幸而防其漸則是非明賢否辨聖治無疆之休直追唐虞三代之盛臣之願也天下之大幸也不然則加臣斧鉞臣所不辭惟聖慈憐而察之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鈔

國是

七十

人才難棄國是未同乞廣忠益以和臣衷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五月

臣聞自古致治之世至成周極矣而當時所以惓惓於稱述者則惟曰同心同德蓋天下無皆是之理非必君子小人議論判然不同也即眾君子濟濟在位而其議論亦各自枘鑿不入也要在各求國之公是而後可以稱一心漢唐宋後稱治者莫過於宋慶曆觀其時韓范富歐章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為和氣諸君子之所用心可知也

疏錄

國是

三一

下之公是而不為私議故用捨進退無成心元祐之後非不多賢然各不免自是其是而志意不相通一不勝則以客氣乘之而以國是為賭勝之具議論為構訟之場故黨之成諸君子咸紛紛忿爭而國事亦因以壞故明道深嘆乎吾黨之激成也方今皇上總攬乾綱於上相臣承德音於下百執事各洗滌興起於中外非不稱極治之朝矣臣猶憂盛危明獨抱買生之慮者蓋謂今日臣工外雖稱治內未一心官守之規雖甚飭而同異之辨則尚存也蓋前采地者

邪正之異如黑白易見近則各深情厚貌藏而難知臣謂欲辨之難則莫若以其所已試者而引掖之猶終不失其故步故在於捨短集長以廣忠益而和臣衷則國事可久而永濟臣請為陛下終言之大都國家之於臣工如人之一身心君為主而股肱耳目手足當使其氣脉無一息不流貫於湊理而後和臣切觀今之諸臣尚多隔閡而不相通彼或以慷慨任事為高則諂當事者為選悞此或以雍容緘默為賢則厭敢言者為猥薄此皆非也小臣竇直眩名或

疏錄

國是

七三

過持大臣之短大臣持祿需次或槩惡小臣之言亦皆非也身欲盡言於人而不免以微瑕自恕則無以服言者之心論人者執一偏之行欲以盡人而不以不器待天下之士亦皆非也臣所觀變態種種而其大要則不出乎二端見守位者居畏途則貴趨時而戒犯乎所忌草茅之士遠矣則好名高而嘗左袒乎不得志之人此其蘊隆憤懣之氣必有所洩積之久則其洩也必潰此非可以勢逼之也故臣以莫如灼其機而調停之使廢弛閑居之士皆為朝廷用則氣

脉方流通而不滯議論亦和同而不徧宋臣蘇軾曰
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斯臨難有伏節死義之臣故
國家欲求忠臣必以諫臣得之何者人惟好生而惡
死好富貴而惡貧賤則無所不至耳彼其初業已能
其擯斥赴鼎鑊而不悔則雖其後或氣質一二過當
處彼必不爲乎不善也昔者居正濁亂綱常之時今
告病南太僕寺卿沈思孝春坊吳中行光祿少卿艾
穆吏部員外鄒元標皆受杖闕庭委身魑魅而今或
擯之家居繼此而運判黃道瞻推官蔡時昇聞道立

疏鈔

國是

三三

州判顧憲成典史孫如法姜應麟馬應圖編氓王德
新盧洪春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范儁等雖其言人
人殊不皆中的然其忠愛之心敢言之氣皆嚼然可
質鬼神今或抑之卑官使不得遽與遷轉或擠之衆
庶使不得望見冠紳卽諸臣不自缺望而旁觀者已
爲之惻然矣此不可使之常抑而不伸卽謂諸臣當
日批鱗聖威未霽當有以懲艾之然其擯棄良久懲
艾亦已深矣乘此捨其所短集其所長而用之皆欲
得以犬馬之齒報者謂皇上自劉臺之冤晉王用洛

趙用賢于大用則其從諫轉圜之心已昭於人人其
於諸臣又何疑乎而黃道瞻蔡時昇等乃至屢言不
允吏部之請哉抑謂諸臣盛氣未除崛強猶昔亦當
量與遷移以示朝廷不終棄之意又何如專用優游
緘默一旦緩急不足恃者之爲愈也抑臣又有言焉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今之惡江東之李植者衆矣
非必皆其心惡之也或不得不隨人吻上下焉臣以
爲此二臣者其論壽宮諸事則誠狂妄無當計二臣
者亦自悔之晚矣然其初亦嘗除君側之惡有在時

疏鈔

國是

三三

反正之大功今議者乃以馮保徐爵之疏爲取捷徑
疑之萬一當時聖意未回二臣立於萬死之地誰其
代之此其論人亦太刻矣臣願陛下并二臣而器
使之使其功不終泯以爲後來敢言之勸則廢弛閑
居之士無不爲朝廷用者血脉旣通議論自一忠厚
正直並皆登用在朝在野不至異同豈不更熙熙然
爲唐虞之世哉臣觀聖政無關卽終日尸素無可裨
補萬一獨此尚爲國家一大機不敢避忌諱而隱隱
衷耳伏乞皇上勅下吏部斟酌上請破格而錄用

之以為宗社生民之福臣雖獨蒙鈇鉞之誅亦所甘心矣

疏鈔

國是

三五

職居言責指摘非人乞賜罷斥以解黨網以杜

讒諂疏

史孟麟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昨接邸報吏科給事中李春開一本議論橫生大傷國體伏消國是懇乞 聖明勅下廷議甄別以庄

世道伏心事臣讀其疏非無一言似是之非足以簧

鼓耳目總之以阻塞言路為職掌以阿順大臣為國

體以致擊善類為國是以顛倒是非為世道人心而

其大指不過摘趙南星姜士昌條陳之非以伸已保

爵吳時來詹仰庇之是臣伏而思之論吳時來黃洪

疏鈔

國是

三五

憲者臣也九再閱月繼臣而論吳時來詹仰庇黃洪

憲者趙南星也明旨未下而論趙南星保吳時來詹

仰庇者李春開也繼趙南星而論黃洪憲者姜士昌

也是臣與趙南星姜士昌之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

而春開與臣同列吏垣各有言責臣之所刺彼之所

舉彼之所刺臣之所舉其人之邪正不並立其言之

是非不並立彼言為是臣言為非彼為正人臣為邪

人安有其言非其人邪而可使之在言責者有覲面

目何顏之厚與春開非人君子此肩而事臣皇上哉

春開之意豈以世道人心專在口吻而是非國體可
以強言乎不知世道係乎人心人心正則世道隆國
體因乎是非是非明則國體正故是非不在上則在
下不明於今則明於後不明於一時則明於萬世亘
古及今自今及後不可一日磨滅者也持國是者與
其明之於後孰若明之於今與其議之於下孰若操
之於上不務操其真是真非之柄以收拾人心挽回
世道而容讒諂之人以口舌滑之以阿諛奪之能保
其後之必不明抑天下之人心盡可死乎臣恐頭可

疏鈔

國是

三三

斷首可碎而人心決不可死語又云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川壅而決傷人必多故朝廷不貴箝天下之口
而貴收天下之心不貴收天下小人之心得而貴收君
子之心君子之心得而小人隨之小人之心得而天
下之心失矣臣不敢以遠喻請以近事明之三四
年來部寺建議命日出位大者杖小者謫矣猶懼不足
以束縛之也于是有部堂約束司屬之旨而至今部
寺言者如故臺諫忤時命曰好名顯者杖謫隱者外
轉矣猶懼不足以阻撓之也于是有未奉明旨不許

發抄之令而至今臺諫言者如故設自今而後天理
不至盡滅良心不至盡喪則部寺諸臣寧必無南星
士昌而諫垣臺憲亦豈皆春開之輩又安能一一防
而壅之且今執事大臣皆常以正直立朝以忠厚立
心非有嚴嵩公行賄賂之汙非有張居正威權迫上
之擅寧于邪正有所未明是非有所未晰奈何以一
臣不欲去而怒于失天下之心以務存大臣之虛
體而令陳三謨朱璉曾士楚者流起而淆是非之真
孰可否之柄是何世道是何人心且非朝廷之福亦

疏鈔

國是

三八

豈大臣之福哉臣觀時事紛紜日以漢廷黨錮為鑒
以明道吾輩有過自反以明旨不許求勝自誓竊謂
知而不言罪在言官言而進退自大臣去留聽皇
上非臣等所與乃春開感德私門速圖報效一疏不
已再疏復興不畏天命不恤人言撫拾巧言妄意求
勝臣雖頑鈍無耻不能共事且春開之疏謂南星士
昌傷國體則臣為傷國體之首傷國體者當罷謂南
星士昌為淆國是則臣為淆國是之首淆國是者當
罷伏乞皇上將臣特賜罷斥然後勅下宰執大臣

及臺諫諸臣各反本心則邪臣結黨欺君阿徇罔上
排善類趨權勢者 太祖太宗之靈臨之在上天地
鬼神寔殛之臣愚昧不識忌諱幸惟 聖明垂察焉

疏鈔

國史

三九

目擊時事謬獻愚衷以昭平明盛治疏

王繼光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謂賢人進者治之機佞臣進者亂之萌自古然也
近年以來人心好詭邪正混淆有冒君子之名而實
席小人之實者夫致通顯乃有實為君子而被小人
傾陷不得效忠得忠以去臣愚有槩於中久矣近聞
吏部員外趙南星條陳四害一千進二傾危三守令
四卿官辨論官材課督吏治自其職掌而給事中李
春開遂摘其中一事參論無乃新進衙門聞見未確

疏鈔

國史

八一

過聽人言而遂有此乎夫南星原疏未下而春開乃
先得旨則該部何以看何以說焉無服以南星之心
更無以服天下之心也辨邪正定是非正在此時
失今不言亡論傳笑四方萬世之下將謂今日臺省
為何如人貽譏前史有玷言責臣為此懼敢冒昧以
言夫南星全疏臣未知其詳以臣之愚吳時來之鑽
代楊巍也為謀久矣姑不具論且以不公不法事言
之往舉人吳鳴鳳奉旨會三法司勘問當如何公慎
者乃不體朝廷伸冤理枉之心黨阿刑部必欲重罪

之若非少卿李尚思另疏執奏御史孫旬力勸改招
鳴鳳幾不免矣不公不法一今春奉旨覆試舉人昭
公道也屠大壯文理純謬公議應置劣等禮部業已
具藁畫題矣時來陰受黃洪憲之囑盡欲保全輒爾
攘臂相爭醜態畢露不公不法三戶部奉旨買辦珠
寶尚書宋纁其疏執奏至遲至月餘而時來忽有停
買之疏語侵纁為從史纁豈從史者耶旋即請折漕
糧纁覆本甚確乃呼郎中杜潛至其私寓面斥之令
纁檢舉復陰嗾人以他事中纁是忌纁清正名出已
疏鈔

國是

全一

上百計傾排不公不法三御史點差原有定序而時
來徇私任意紊亂臺規有一差欠不點者有一差屢
易者各道御史扼腕不平不公不法四有一於此不
能事陛下而時來兼之況垂涎銓衡阻塞言路又
屢被人言乎雖談者以論嚴氏為氣節曾不見皇
祖明旨所謂奉使日久不行輒以亡命自待者非與
即今日之險媚若此則當日之有為可知其人品不
逮趙錦亲自修遠甚不可不亟斥也詹仰庇隆慶初
建言廷杖與石星先後同削籍矣人皆以風節重之

六年星奉詔起仰庇不起以星確有時望仰庇杖臥
都門受商人多賄向同鄉囑託大為時論所薄耳後
黃緣同年韓國禎再得起用止歷外藩入覲昏夜乞
哀遂改僉院以至今日色厲內在言肆行汗其謀鑽
吏部也是當趙煥回籍孫鑰未推之時苦求國禎為
之先容國禎因病且出觸風告隕其子欲訟者屢矣
被入勸阻抱恨而歸其為朝紳所鄙者一今歲諸司
入覲旨禁餽遺孰敢不遵仰庇乃大開騙局網貨賄
仍以賄之厚薄為官之賢否是弁髦明旨也其為朝
疏鈔

國是

全三

紳所鄙者二無錫知縣李復陽治行最高也仰庇因
私憾欲中傷之遂詐稱復陽用銀打點致謝郎中不
敢行取是傾害善類也其為朝紳所鄙者三大抵所
自矜者往日之虛名公論所不滿者今日之邪行中
臺風紀可令若人廁其間哉不可不亟斥之也黃洪
憲科場一事屢被彈章竟爾漏網士林共憤姑不必
言其最可恨者若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皆
世所稱為賢人君子者洪憲懼為已梗先是傾排使
之引疾以去若鯉在則試卷之弊不待司官而早發

矣趙用賢直節偉抱官在講筵處之南中由洪憲擠
 之滿朝皆知之也鬱鬱求歸豈得已哉若洪憲者不
 可不亟斥之也夫臣所謂佞皆公論共指為小人也
 臣非有私惡也臣所賢皆公論共指為君子也臣非
 有私德也伏乞 皇上開中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將
 吳時來等亟賜罷斥沈鯉等早為起用仍將南星原
 疏特賜發下令人人共觀果循職掌不為出位果據
 公論不為妄言真是真非必有能辨之者夫理猶存
 良心未泯是亦臣等所以報朝廷耳若以疏中一
 事示部者詭惑非大中正之體也惟聖明留神世
 道幸甚 臣等幸甚

恭陳挽回世道要務以正人心疏

姜士昌 原任戶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臣惟天下紀綱根本在士氣民生二者而已為人臣
 者止欲有益於朝廷以正直為第一義有國之道在
 崇此二者以羽儀士類風示海內天下可不嚴而治
 矣陛下以神明御極十七年於茲為當立致泰隆
 追踪三五乃民窮未起天變日臻皆士習鄙佞吏治
 貪汙之所致也 臣愚感時觸事不勝悽悽之誠輒敢
 披瀝愚衷陳用舍勸懲要務以備聖明裁擇 曰黜
 疏坐 國志 八十四
 奸邪夫朝廷之上語清方公正者不能副也頃年以
 來有欠謬不然者如徐顯卿黃洪憲其行能猥下諸
 臣指斥甚具 臣不復論 臣所最恨者以張位貞標大
 節矜然不滓而顯卿搆之以趙用賢剛方直亮人倫
 模楷而洪憲忌之此其讒佞傾危自底非類輿情共
 憤名教不容尚可偃然踞銓衡之地典文學之司乎
 夫顯卿與洪憲兩不相容有如水火而論議之臣引
 繩批根互為是非亦似水火然 臣以為此二臣者皆
 僉夫豈人妨疑國無一日可玷清班需大用之理此

世道否泰所關非細故也惟陛下斷自宸衷竝舉而去之天下幸甚幸甚自培士節頻年以來陛下錄用直臣布列有位可謂未載一時矣如鄒元標以病告在籍起補故官迄今未奉旨臣竊疑之夫元標清修直道世所稔聞雖不具論惟是海內鯁言直議之士沉淪下僚擯棄草澤尚有其人中外臣工方望陛下推用元標之心并賜錄用不意陛下併元標斯置之也今世俗汨汨以苟容為賢持正為愚正人君子負拔俗之標多落落難合如舊吏部郎中呂坤

直錄

八二五

耿介不阿清行夙著雖出叅大藩天下之人終以不得久石銓衡為恨舊戶部郎中李三才抗疏砥節忠猷炳炳乃遲迴郎署幾十年而後補僉事今雖量移識者以為未盡其用夫山有虎豹藜藿為之不采可以治朝而不崇忠讜之士哉惟陛下亟詔王爵之臣竝加甄拔以維世教一曰定國論夫建言之臣率負氣自喜世俗亦以意氣病之臣首以為夫蓋也臣居恒論世之言事者大上為國其次為名為名者莫失有二因人之短則并代其長摘人之瑕則并掩其

瑜過也或感慨於大廷而漸阻於屋漏或激發於旦夕而鹵莽其生平耻也世俗詆言事者其失亦有不曰諫鼓謗木之制垂自哲王百工技藝之條載在令甲而動稱出位見謂好名或捩造謗書或恣行射自張位趙用賢而玉危抗志砥節者世皆思以口語侵之微文被之而後快豈尋常緘默之人終其身而無患正色立朝之士舉足而招尤歟舛也詞臣試士銀成而序之教之以實副其名符其言可耳若之何舉效忠言述志與齷齪狗榮利者同日而譏

疏錄

八二六

而遠又且之為無端而嘔不疾而呻夫明目達聰聖君之登乾危明憂盛蓋臣之苦思信如洪憲之以舜之望而益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禹曰無朱傲以漢文之恭儉而賈誼為痛哭流涕長太聖一賢者其為不疾而呻吟甚矣變亂是非一至於此佞也願陛下自今遇言事者其言與人俱可用用之其言與人俱不可用寘之其言是其人非不用其人用其言仍詔言官論事務以公心集眾思詞臣柄文務以正學訓諸士無阻直臣之氣杜天下

之曰世道幸甚三白數者實夫今世議者何嘗一日
不飭吏治然望吏稱民安不可得也何嘗一日不禁
餽遺然三載一次計吏京輦之下欲令無餽不可得
也其故可知也臣以為莫若復荐舉之法慎撫臣之
選旌苦節之士重賦吏之罰夫監司郡守員缺今京
官三品以上荐舉犯貪者連坐自郡守而上任有異
能即得超擢卿貳祖制也今亦有舉而行之者乎外
臣員缺率以累資得之京朝要官且有薄外除者既
不重其官而欲責其勝任不可得矣今即不能盡復

疏

國是

三

舊制如撫臣關一方吏治民命宜令三品以上及科
道官每遇年終各疏舉清修孤介之士以備茲選不
任職者得坐舉主夫樹本一扣百枝皆動大吏一簡
百官皆肅自然之勢也或謂撫臣員缺大率京堂方
面官資望俱深者方得推補是安得不賢者又何所
須荐舉臣以為不然夫官至撫臣閱歷滋久廉能異
等者固多有其人抑豈無履歷循謹以積資累勞得
之者乎方今災沴頻仍民多悲苦即推擇幹國憂民
者猶懼不任奈何以循謹者當之也夫世未嘗無

士也一撫臣缺未嘗不會官推補也然會推特存其
名耳若荐舉之格不得廉或間有不遇之艱矣據臣
所知曹郎郡縣吏以廉能者名已拔置禁近者不復
論如陳有年之清素許守遠之誠篤黃道瞻之峻潔
馬翁龍之風采李復陽之愷悌王紹先之狷介及呂
坤李三才皆以苦節著名然有年守遠棄置於丘園
猶龍復陽棲遲於郎省道瞻紹先躑躅於散吏坤與
三才雖列藩臬未嘗重寄世亦未有褒異而指名之
者庶吏安所勸臣謂若人耳聞是所未悉臣指次所

疏

國是

八

未及者何限是在銓臣一留意拔之而已臣居恒輒
仰屋竊嘆臣陛下懲貪之詔無歲不下貪吏或見逮
治德意可謂至厚然撫按諸臣懼論劾稍重或致捕
逐一切以輕語傳會之論其操行可議不言可議者
何事論其職事多廢不言所廢者何事曰吾姑貪吏
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人有以存厚可施之言之
者先是海瑞進懲貪之說引國初重典雖非今日所
宜用然究其意蓋痛末流行濁元元釜炭乃為是矯
枉之論其言雖過其意則忠瑞疏一出流俗羣起而

嘗之不容自至於世變江河狂瀾日下恬不為恠以
爲是固然耳似此末俗之人真不可以更始而憂時
憫俗忘私奉公者幾何人哉陛下欲痛抑貪吏莫
如責成撫按諸臣詳其劾而嚴其法使廉者有所恃
而貪者無所利則餽遺不禁而自息行之數年吏治
自飭矣臣所謂名實當者此也一曰汰罪贖今天
下民生之困其害在貪吏與豪強侈靡與奸訟四者
而已而奸訟爲甚雖然古者憂民好訟耳今貪吏好
訟矣國家立法自殊死以重輕罪得有贖然不應得

疏錄

國是

二九

爲而爲之事者律輕罪而貪吏緣而爲奸邪最重何
者罪贖所入猶有限而胥隸需索則有費道路稽留
則有費案牘窺探則有費荐紳造請則有費一貧民
之身耳斬以快一朝之忿而不知一忿能破數人之
家也監司批行一訟輒私之曰我之贖也有司准行
一訟亦私之曰我之贖也登報者十之五六私取者
十之三四蓋不應輕罪其律既輕其罪易犯一切纖
微小過本無煩擬罪亦以此律文致之有一訟而兩
造竝蒙其辜有一事而兩地竝徵其贖有不肖之監

司以有司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有不肖之
有司以丞倖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贖惟恐
其不多則訟惟患其少臣嘗祇役徐方習見茲事爲
之寒心累息自監司以至郡縣吏賢者固不必論其
不肖者皆欲相同疵垢相類指相承聲勢相倚天變
於上民困於下夫熟得而極之可嘆也夫罰贖之當
禁言事諸臣屢有條議該部屢有條覆然其大指乃
在禁有司私用與多罰耳其源不清其流終未息也
臣以爲法律定自祖宗固未可輕議當此南北災

疏錄

國是

九一

傷水旱頻仍之時有司以訟爲愚民以訟自愚曾不
衰止小戒大懲非今日之急務乎請繼自今除徒流
重罪照舊外不應輕罪陛下憫念貧民特勅有司
停免罪贖有司聽曲直剖拆既明止許量責發落亦
不得以免贖爲名酷加錐楚淹繫此在近時良有司
亦間有行之者特未奉明旨則監司督察與有司奉
行俱未盡一至於解贖亦當聽撫按臨時酌議量
時減損朝廷所損有限而小民脂膏不至盡歸貪吏
之囊橐其有裨於民困甚大臣嘗攷漢史永初間長

更二千石聽百姓以聚斂虞詡上疏言之始下詔一切停止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臣所謂罪贖當汰者也夫辨枉直則妨能叢怨矧臣并其人攻之然今臣言上聞於世道人心官常民困裨補萬分之一卽有爲二臣鷹犬爲貪吏左袒者臣亦有餘快矣惟陛下留神澄省

疏鈔

國是

九十二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疏

趙南星

吏部員外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臣向者伏見皇上從言官之議今羣臣不得越職掌而不知者以爲閉距言路臣獨以爲此開之使言也夫皇上以天下之事委任部院諸臣無所阻撓假令能各舉其職掌則庶績咸熙何憂海內奈何以奔競爲常事以徇私爲無傷以異懦爲老成以模稜爲妙用彼此相欺無所愧畏卽有願忠朝廷者孤力難施兼以富貴之念不能盡割旋且化而從之矣今

疏鈔

國是

九十二

天下水旱頻仍地方不復民生耗滅此誰之咎也倘亦可以懼思改圖乎臣以爲當今大害有四四害不除雖使孔子典選亦無所益何則一人之正不能正衆人之邪一年之公不能救累年之私也故救時之務除四害爲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參辰之不相並富貴重則忠義輕自然之勢也今舉世競進不知止足臣請言其顯著者往時吏部尚書楊巍乞休都御史吳時來極其佞巧以爲已當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纁清素望重連章訖切挑取

聲名欲求必得此滿朝所共知也侍郎趙煥之歸也副都御史詹仰庇若求以故大理寺少卿韓國禎爲之請託以已代煥時國禎大病初起爲仰庇強出行至中衢昏暈輿歸遂致不起國禎之子欲上疏訟之而爲人所勸止果不乃沈子木之制歸仰庇復託時來而求兵部侍郎此臣司郎中劉希孟親以告臣非風聞也大臣干進至此何以責小臣乎是以猥給者日進恬退者日沉如尚寶司卿李禎清志堅節庶幾古人而久次不遷後來者紛紛跳越循資採望者皆

疏鈔

國是

九三

無所據矣臣願 皇上戒諭大小臣工各惜廉耻勿如二臣所爲二曰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須賢者諸華苑靈圃非畜豕之所也而羣小妬賢古今共貫如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免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忠於 皇上而邪僻之人慮其不容齊力攻擊黃洪憲等陰爲蜴譖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等明肆誣詆以故諸臣不安其位而小人固放盤石近日人心益險往往捏無形之事加之於人或以去忌報怨或以要

功取怜魁魅盡行良爲可駭至有自恃繁援公然排擠善類使賢士留落而已亦不廢通顯則鬼魅之雄者也臣願 皇上拔淹滯之賢斥傾危之黨無使聖明在上世有二留之嗟三日守令之害夫守令職既親民權亦得爲惟賢者爲能乘權以利物不肖者鮮不緣以自恣今知州知縣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陞知府曾不問其才行科道出守卽若劣處闕章之徒每見優容如原任給事中葉時新希權相之意議減軍餉激成浙江之變今尚爲河南府知府抱病

疏鈔

國是

九四

餘年坐廢郡事上官噤無一言殆不可曉又立官之節以廉爲首今撫按論人往往贓私有據猶曰未甚或以任淺姑從降調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士人厲行如女子守身淫卽敗俗豈論其甚不甚哉故貪官充塞無所顧忌民安得不饑散也臣願 皇上勅下吏部以後知州知縣除進士之科勢重難返照舊給授外其餘多授府州縣佐二待其屢次署印節愛著聲方陞正官部寺陞府者必其才行可觀勿徒拘俸撫按之責專覈吏治毋以風聞爲解察其操

守已壞節宜論罷監司為守令之永尤宜責其操守以漸息貪墨之風四曰鄉宦之害夫吏於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中多大於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渭南縣知縣張棟治行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嘆恨又撫按官多豎坊牌以媚勢要不論歲之豐荒勞民傷財備極狀麗臣愚不知其意將為觀美耶民生彫瘵為此安忍將以為名耶官高行穢適資唾罵臣願 皇上勅下各撫

疏鈔 國是 九五

按官嚴禁鄉宦在家者勿倚勢害民勿飛語害有司其怙終之尤者即行參問即見任之官其家人子翁暴橫一體參處牌坊之建必其忠貞勲績著於朝廷偶一為之褒其器業勿徒炫耀浮榮徒為俗子以累貧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工部工科防其仍前之濫除此四害仕路庶幾可清民生庶幾可瘳矣然根本之地實在 皇上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不留意於國家之事是以人得自行其私無所顧忌以皇上聰明睿智度越百年若聖心肯加勵精圖治凡

臣工之賢不肖民生吏弊一一而訪問講求之知之若日月之明而行之若雷霆之斷發之若江河之速而持之若金石之堅大小臣工誰敢干進誰敢傾危守令誰敢貪酷鄉官誰敢橫肆如此而民生有不安天心有不悅者則臣請伏妄言之罪臣本樵魯素厭多言夙夜思惟求所以盡職業報聖恩者不越進賢退奸而野多遺賢朝有大奸搏手無能救正若頑鈍雷同以至大官豈不甚便且易如人臣忠愛之義何用是竭其惘惘之愚倘蒙 皇上察於芻蕘銳然求治諸臣良心不泯各效公忠勿徂舊習則君臣俱福享令名於無窮不然則羣臣共竊富貴之利以肥身家潤鄉里天災民困不思之臣方將獨咎君父以博名伏惟 皇上加意天下幸甚

疏鈔 國是 九六一

部臣指摘三臣正愷輿論乞議處以昭公道疏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臣待罪垣役雅不習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趙南星近聞南星條上四害首論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各在干進翰林侍讀黃洪憲各在傾危雖未得悉讀南星疏中語然繞朝之士頷而領之者比矣乃越三五日未蒙綸音下部覆議臣等竊疑之諛吏科給事中蔡春開為部臣妄言乞早降明旨以定是非事奉以聖旨吏部看下來說等之疑愈益

疏

國是

九七

甚矣皇上豈以時來仰庇係大臣不欲令即署官輕擊之耶臣請分別臣人品今昔之槩皇上幸試垂察夫時來非彈嚴嵩而榜掠謫遣者乎識者謂其避海上之使姑不暇論即起而巡撫操江也濫荐市恩貪聲大著姑不必論即臣近日所聞如連詆大司農宋纁芑覆試舉人屠大壯向吏部為人謀好缺種種不厭人意又其擅攬鄉評者囑托以害同儕之家人冒戶以奪鄰境之風水陽拒入賀之兩司而陰受其問遺有行至德州仍緘五十金視之者此等舉動

鄙且險矣正人君子固如是乎仰庇在先帝朝言內廷及十庫財用三事受杖削籍非不毅然稱直臣也起自外藩入為鄉三宜如何報稱者顧外作侃侃而中實不勝富貴之念趙侍郎以病歸則謀吏部矣沈侍郎以憂聞則又謀兵部矣乃都人士所共耳而目之者今仰庇曉曉自文其舌人可欺也天可欺乎其甚失人心在論薛敷教饒伸二疏伸與敷教信狂直過當但仰庇向日固身嘗廷杖者奈何欲關天下之口而今櫻珠批鱗之流奪氣乎今仰庇在都城中

疏

國是

九八

遇後進拱立畧不為禮自負誠重然此等舉動使仰庇非正人君子也則可若欲列於正人君子之林也豈不醜哉至於黃洪憲陰狡貪肆出二臣上士類久擯之矣蓋洪憲入館之後徒奏雕蟲之技遂招集門下士及方術者幾百人為科場大蠹往年當主順天文衡而舉人市都城矣如毛一桂本納光祿署丞也知洪憲易與即改文科舉通之五千周訓之過付可鞠集士洪乃郭果壻也因任家相雅善即求通關節亨以六千孫坤培之辨詞有自他若屠大壯潘之惺

輩不緣葭莩即倚銅臬京師謠曰科一中大壯屠氏之名金五千洪憲黃門之價豈盡虛乎先是門下士有不預此者闕然投匿名帖洪憲是以有先請之疏及填榜時故真王衡為一名不知即不洪憲衡才自當得高第乃其三窟之計巧矣哉蓋自試錄一出私人滿紙觀者髮指上冠而同館者人人掩眉稱詬矣又其甚可恨者在詢察同類萋菲端人如侍郎趙用賢宗伯沈鯉王國李禎也彼且甘心焉今果津津乎掌絲綸窺鼎鉉矣嘗語人曰雖彈我百疏我心無愧

疏鈔

國是

九九

夫義禮不愆何恤人言洪憲之禮義安在哉此一臣者小才私智祇足濟惡而象恭孔壬罪則滔天魍魎之與伍有比之不受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 臣言下在廷諸臣一議三臣是否改節汗行將時來仰庇二臣或俞其乞休或諭以洗心而亟斥洪憲以謝天下庶乎公道大明人心愉快 臣犬馬區區不勝憤懣惟聖明憐之士林幸甚天下幸甚

京察大公中外悚服乞洞察以扶世道以正人心疏

心疏

陳泰來

禮部員外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叨第十七年歷官四任目覩京察自丁丑辛巳丁亥以暨今春凡四舉矣丁丑故相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幕客朱璉策借星變計吏箝制眾口楚人方逢時署部考功郎劉世亨依違顧氣除異已如蔡文範習孔教等竝掛察籍公論寃之辛巳則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命考功郎中孫維清鄙人也與秦耀謀禁錮建言之臣遂以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

疏鈔

國是

一百

鄒元標五賢附名察籍今輔臣趙志臯亦以不及論而南中何寃李已為政今輔臣張位撫臣趙世卿與馬公論寃之丁亥則臺省楊廷相馬允登側媚當路誣陷善類御史王國面折之其說不盡行而尚書楊魏自許摸稜考功郎徐一攢主調停之畫薰猶竝容涇渭失辨多去庸庸者至拾遺何起鳴倖免張正鵠枉黜公論寃之未有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倚冰山以立消管兔窟而終獲機筭無所肆毒抑榆為之喪膽如今春之事也命下之日朝紳

相傳以爲至公至明無枉無縱靡不欽服甚者謂部院能任事內閣不侵權 皇上御極以來獨見茲舉微臣一人一口豈能傳會頃者庶僚拾遺下部覆議虞淳熙素擅才名楊于庭西功未叙表黃方贊東師該部酌量品評蓋有深意然亦取自上裁未嘗槩擬留用科臣劉道隆據形糾摘遂蒙嚴旨詰問閣臣駕言于聖怒識者扼腕而不平此其故何也郎中趙南星前以論劾吳時來忤今元輔王錫爵意引疾而歸不知元輔此來亦有疑其干大計者因二三戚里門

疏錄

國是

百一

生自知掛議實以二夫望之南星在事不白朝房不謁私第所論黜降如蘓節徐泰時殷都王肯堂李周策皆粉榆瓜葛不無刺心而赫瀛胡汝寧蔡系周柯挺楊四知樊玉衡張應登諸人黎養有年惟蓋無地意者甘心南星久矣道隆之疏上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奇貨在前投袂而起詎可動稱上意以塗人耳目也夫進退于奪之權在 皇上舉而委之吏部斟酌以請是 皇上所獨操而吏部不得專也黨之一字自古小人以羅織君子而其究至空人之國清明之

世安得有此言也權在吏部自關職掌如閣臣思攬部權意欲何爲以庶僚二三議留指爲結黨則閣臣稟留京堂亦復有黨耶兩京臺省糾拾京堂二十二二人而留用者六人劉虞夔爲元輔辛未取士而李尚思者兩次輔同年也豈曰無情人亦有口尚書孫繼割渭陽之恩于呂胤昌趙南星恐秦晉之好于王三餘是誠難事 臣嘗考南北糾拾京堂四疏北則中州齊右關陝無人焉南則兩淮沅在無人焉當事臺省明目張膽然誰無桑梓之誼也奈何以該部不徇權

疏錄

國是

百二

勢不私親故而蒙以專權結黨之名也外議悠悠至謂孫尚書抗禮不避趙南星爲郭實議言兩次輔亦街之揣摩如真寧非藥石 臣聞元輔昔年家食見半已大計憤激咨嗟兩次輔身在察籍慷慨義命豈不謂國光維清希合權相者耶而何以怪該部今日之守法也必無是理夫除奸祛妬之功未償而以伶才爲過割情損愛之義不稱而以評品爲私科臣或有獨見閣臣得無微指也近者科臣楊廷蘭糾及年例前此臺臣李楠糾及咨訪官論事亦何顧忌識者

皆謂該部素失閣臣之權此時言者總出無心迹當
 慎惜是則臣之平心觀理而未敢苛責於三臣也夫
 部權歸閣臣自高拱兼攝部事張居正專擅國政尚
 書除張瀚嚴清而外選郎除孫鑛陳有年而外奔走
 請教一一稟承濫觴于楊巍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
 案尚書宋纁稍欲挽回因郭實一疏覆處秦耀諸人
 故相不堪借劉潤事齟齬之鬱悒以死尚書陸光祖
 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閣臣王家屏
 虛懷以聽朝論建之乃由故相授意于內璫張誠田
 流少 國光 一百三

義欲阻諸臣進用之路身雖還里機伏垣墻胡汝寧
 力攻王教不行而僥伸萬國欽推用致王教葉隆光
 倉卒削籍鄒觀光甫調司不旋踵而以讒言去聞王
 教却內璫請託觀光觀察精明內外憚之賢者不容
 薦紳飲恨今日復借拾遺處分致激聖怒即昨午之
 故智是內璫與閣臣表裏而 皇上未之察也夫內
 璫既與閣臣表裏而言官適投其機由此以箝縛該
 部而該部萬一不克堅定亦為所用則專權結黨之
 勢成信如有明旨所指者矣即邇者推陞年例科臣

作江許弘綱內陪銓臣劉卿外補該部據資俸參差
 評品寔合輿論既而許弘綱力辭內轉麻溶聞乞補
 外克讓避嫌自是美事然弘綱遠猷讜議表表兵垣
 況資俸自應內陪人多其讓而該部不宜聽麻溶以
 壬辰春授選事執法不阿非碌碌者留內何嫌亟于
 自明而更見排擠此二事者若該部始慮不詳即是
 昔年張養蒙呂坤之事令人氣短而今以處置得宜
 紛訛反集 皇上覽今日乞外諸疏悉復生疑而該
 部未嘗誤也此亦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小臣也非
 疏金 國光 二百四

敢越俎而言不識避諱竊念束髮為郎旁觀時事其
 間清濁屢更澗日常少濁日常多江陵以丁丑始濁
 凡六年而壬癸之際幸清甲申以後俱濁凡八年而
 辛壬之際再清今日督過該部裁抑司官南星去而
 王駢仁蓋國士馮養志之徒進彼皆以貨取者也將
 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為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
 臣而後為不結黨傷老成持正之心嚮賢者勵精之
 志宵人坐觀其報復懦夫怯避于擔當諛風漸長正
 氣潛銷忠直不毫而去佞子不招而來惜乎二禩之

子... 4 反之句

蕩平復河之漬決靜言思之可為太息方今海內積
敝疆場多警所幸朝政清明根本未撥若借人言以
撓衡鑑倡邪議以網善良有如臣前所過慮而太息
者此世道治亂之關人心忠佞之界不可不深辨也
伏願 皇上核計典之大公燭糾摘之微指枉負者
必雪巧中者自慚豈俟臣言之畢哉

疏鈔

國是

二〇三

銓臣秉公計吏大臣挾私中傷乞賜分別去留
以快輿論疏戶部王事 賈嚴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於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接得邸報見刑科右給事
中劉道隆一本為黜幽大典議留未當懇乞 聖明
勅諭當事諸臣去成心從公論亟斥匪人以清仕路
事奉 聖旨科道公同糾拾因何一箇不動吏部官
這等專權結黨眷回將話來欽此復於三月初四日
接得邸報見吏部其覆前事奉 聖旨這回話本通
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二箇月該司郎

疏鈔

國是

一百六

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都着革職閑住劉道隆
論劾如何含糊不指名也罰俸二箇月欽此臣讀之
不勝驚駭夫今春職計事者非考功司郎中趙南星
臣與南星素未相習第其風節著聞人所共知京
察公明人所共服惟是一二糾拾議留亦不過據各
堂官兼采公論的無成心焉敢專擅况業已奉旨俞
允祇以執法太嚴不畏強禦取罪閣臣積恨乘機致
激上怒外廷人人稱屈臣敢默無一言謹述南星考
察之由與其所以得罪閣臣者據實為我 皇上陳

之往時京察考功司先具揭送閣請教聽其去留謂
之閣揭然後具疏上請元輔錫爵星馳詣闕專為主
張考察不意南星抗直徑疏以聞元輔愛憎毫無所
施已用切齒及睹南星考察疏如原任大理寺丞蘓
鄴乃錫爵同郡至親也而以貪去原任御史蔡系周
赫瀛原任給事胡汝寧苗朝陽乃錫爵爪牙鷹犬也
而以不謹不及去檢討王肯堂郎中殷都乃錫爵通
家心腹也而以涂躍去原任上林署丞趙志淑非趙
志臯之親第乎給事胡汝寧御史樊玉衡又非張位

疏鈔

國是

一百七

之莫逆故知平而皆以考察去於是三相同心共憤
嫉南星如讐恨不能即逞但屈於公論莫可誰何劉
道隆窺伺上疏適投奸計遂行稟擬降調夫使南星
而果專權結黨則莫如專意相門交結近侍以為保
祿固位之計胡為乎必剪其愛而犯其鋒且其最執
法者以科臣主三餘為南星之親家而不免以同官
呂胤昌為冢宰之甥而不免果專權乎果結黨乎如
此任事任怨而得重譴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日來大
小臣工憂心忡忡議論洶洶非私一南星誠懼密勿

蒙蔽有以傷陛下知人之明將使忠良解體而國
事非也臣愚以為若南星者可留也然臣更有請焉
皇上所以寵眷錫爵有加無已者得無以其忠 皇
上而有功於國家乎臣則見其欺不見其忠見其罪
不見其功如往歲相業盡壞生平近日舉動益更狠
狠密揭誤玉猶然外矜其功虛牘乞休實則內固其
寵載觀其後先陳疏一則曰灑濯肝肺一則曰積荷
恩眷若為忠懇人亦有信之者乃奈肝肺未濯而反
生惡心思眷未酬而先敗乃事錫爵果何忠何功而

疏鈔

國是

一百八

陛下過寵之哉次輔志臯位伴食摸稜寸籌莫展品
格相同位猶猜忌始援故相驟列貳揆昨歲起家沿
途受賄至輔城一疏朝士非之外人謂稟擬位意居
多或非浪語前此曾聞其越俎而代庖今又見其以
翼而附虎專權結黨莫此為甚臣愚以為若三在者
可戒也至于劉道隆承望風旨參制銓曹首作政府
鷹犬吾不知其何面目而載天履地也臣又以為若
道隆者可罷也臣一介寒士叨竊進取無德於趙南
星亦無讐於三相惟以賢奸不兩立消長基安危錄

望 皇上俯鑒愚忱收回成命將趙南星照舊供職以風庶僚將劉道隆亟行罷斥以警官邪仍申飭王錫爵等各捐私憤平心輔政無得授意言官排擊忠良斯朝政一清威暢四夷無煩遣調而太平指麾定矣倘以臣言為謬請 皇上臨軒召三相面質有半語可塞臣口臣死不憾臣無任激切悚爰待命之至

疏鈔

國是

百九

感時憎病不能趨命供職疏

史孟麟吏科都給事中萬曆二十一年

臣自萬曆十七年與吏部郎中趙南星先後論黃洪憲吳時來忤今元輔王錫爵自罷家居無復世想至二十年春荷蒙 聖恩起臣與南星原職值次輔趙志臯張位國是二疏關係職掌言路臣復與南星具疏爭論臣思 皇上御極二十餘年自張居正交通馮保擅作威權奔走百僚勢傾人主嗣後閣臣踵其舊弊視為固然故 皇上以進退人才之柄付吏部

疏鈔

國是

百九

而閣臣即假吏部進退之柄用所私而屏所惡 皇上以激揚清濁之權付科道而閣臣即假科道激揚之權援所愛而擊所憎故一時部臣若池浴德孫維清劉希孟徐一楨輩甘心所僕臺省諸臣若陳三謨朱璉賀一桂蔡系周胡汝寧林祖述輩願為爪牙舉朝但知有閣臣而不知有 皇上之閣臣者過歸之臣一 皇上有善歸之閣臣蓋已成前代宰相專權之勢非復我 太祖罷中書省設立六部之初心矣臣望南星私相砥礪務以 皇上為心以國家為念

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備位以來臣碌碌無補而南星
京察至公數十年來所僅見故以豕宰之甥焉而與
以已之姻婭焉而與以輔臣之昆弟葭李桃李焉而
與內不庇私親外不畏權勢人心快服視為勸懲
竊以為廷臣奉職盡如南星則天下可指日治矣迺
給事中劉道隆過求細事竟從降謫廷臣皆知出自
閣臣而閣臣則專托之 皇上 伏而思之 臣之竭
誠報國不及南星而臣之觸忤當事則不後于南星
復陞為吏科都給事中則論官為言官表率論職

疏鈔

國是

一百一

與吏部表裏欲以公道勵部 臣 而相勉以盡職則盡
職者斥將聽部臣之為劉希孟徐一楨也者而畧不
加省非 臣 昭明公道之初心欲以正論勵言官而相
戒以投時則投時者行將聽言官 為蔡系周胡汝
寧也者而恬不為怪則非臣維持正論之本意展轉
思維殷憂成疾數日以來食飲俱廢矣且輔臣王錫
爵趙志臯張位當張居正時恨其專權流毒正人或
至掛冠或干計典及今同時在閣而乃襲居正之
智以排陷南星尚何望于後日又位與前大

時行不合蒙諉而歸趙南星不願觸忌披秉暴白及
身為閣臣乃以一言不合而遂忍甘心尚何望于他
人 竊思之閣臣收攬威權之勢決不可回銓臣臺
省望風承旨之習決不可挽 皇上孤立于上一二
忠直之臣扼腕于下決不能自明國家理亂世道安
危所係非小念言及此五內如焚積憂成病因病增
憂憂病相尋莫可救藥尚安能強起靦顏稱朝廷諫
諍耳目之首臣哉 又伏讀 聖旨以專權結黨責
趙南星夫專權者與天子爭權故惟中官宰相有之

疏鈔

國是

一百二

正臣前所甚懼者而黨之一字則前代奸邪害君子
之名如曹節王甫章惇蔡京輩故事非聖世所宜言
非今日閣臣所宜有必若以同道之朋為黨則觸忤
相同意見相合無如 與南星必欲去朝廷之公黨
以成輔臣之私黨則南星既斥 亦不得獨留 皇
上若以黨罪臣則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庶
可藉此以仰對二祖在天之靈倘或察 愚懇憫
多病容 臣 回籍調理則聖恩浩蕩 愚幸甚伏望
去之後勅下臺省毋以 等為鑒甘心為蔡系周胡

汝寧朱璉諸人附閣臣以害忠良而欺 皇上勅下
吏部諸司毋以南星等為鑒甘心於劉希孟徐一楨
諸人趨閣臣以引非類而失人心勅下內閣毋以張
居正為法侵事權壞言路以為專權誤國之地則
即在山林草澤之中猶將游乎黃唐虞夏之世矣宗
社幸甚 臣愚不勝幸甚

疏鈔

國史

三三

積習攻逆當路陰中受事銓臣疏

張納陛 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

竊思之國之大權有三曰內閣曰銓曹曰臺諫內
閣者無專任有獨權預制是非予奪而與天下公者
也銓臣者採天下是非以予奪天下者也臺諫者持
天下公是非而贊予奪於銓曹者也乃銓衡之予
奪而以偏徇閣臣則恩歸私室怨歸朝廷而黨奸干
進之弊立生臺諫之是非而以陰附閣臣則諂諛者
進直躬者退而世道盛衰之機立見不可不辨也今

疏鈔

國史

三四

劉道隆之參論銓臣趨南星之降調外任雖云一糾
摘之與一部屬之官而其所係於世道豈細哉 皇
上深居九重但見彈文之上列票擬之內降而已而
公不能不致疑於相 臣痛恨於邪臣則其故甚詳有
難過悉者而 且為 皇上陳之夫元輔王錫爵馳
傳來都適瀕計典或以為其來無他第前日在朝與
去相申時行素所頤指氣使諸人穢迹敗露計不免
於京察而意欲庇之故藉口冊立星駕匪遺冀為城
社之勢以安狐鼠之心免親爾我或者其隱衷也倘

如果為而立則前之擬諭何為後之挽回何在識者
 已深疑矣比見考功司郎中趙南星堅不可撓遂稱
 不與大察之說思附休休有容之名而中或不堪亦
 有以為次輔張位因會推相忤之嫌私怨南星從旁
 慫恿者蓋久思乘間而一發矣孰意銓臣之考察甚
 公未嘗宗隙故論于冢宰考功之身則以呂胤昌之
 甥馬爾與丑三奈也姻婭焉而與論于前後閣臣之
 舉則赫瀛林祖述楊四知也鷹犬焉而與胡汝寧苗
 朝陽楊文舉之厮僕焉而與徐泰時之金穴焉而與
 疏欽 國是 頁五

柯挺章惠文之桃李焉而與繡郡之幕客焉而與凡
 所播擊視為切心之痛而情迫于至私義迫于至公
 欲盡戮焉而無端欲盡其心焉而不可得前此則
 匹存李楠先發之疏示伐謀持隙之機矣而南星之
 敦崇自堅屹然如故知今日之事正胚胎醞釀之有
 素也夫庶僚未有拾遺者有之自丁亥始則楊廷相
 之糾張正鵠也而用以取媚于時行拾遺未有下部
 者有之自今歲始則劉士忠之示異于銓臣也而遂
 乃流毒于正類蓋士忠明見公論在銓臣自愧不及

又邪正是非之間往往抵牾或思所以妨其美而逆
 料虞淳熙之為人辨博負名冢宰亦云許可楊于庭
 之在事西夏叙績司馬必為保留且為銓臣與察者
 已多故復及之因而相激使其見而必留則以口實
 自明為陷罪以待銓臣而銓臣不悟也至劉道隆之
 疏上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如果為專權則部之覆疏
 自聽于朝廷稟擬自由由于內閣誰得專之且部議所
 云議留在虞楊議去在表黃明旨所定虞楊固幸留
 表黃亦不去此是黜陟大權自能獨攬何嘗下俾銓
 疏欽 國是 頁六

臣而得專乎若果以楊虞之習為結黨則稟留表黃
 亦豈黨之耶以表黃在事而當留則楊于庭事成之
 後獨不當留耶夫假稟擬之權而修駁之怨者乃
 不謂之專而以一覆留者為專排骨鯁之臣以狗權
 門之客者乃不謂之黨而以留一庶僚者為黨況銓
 臣之意正欲去人之黨而反蒙結黨之名因抗人之
 權而遂坐專權之責此 臣所未解也又聞嚴旨既下
 凡在列諸臣多詣元輔之門力求挽回彼言處一正
 郎何人 不平如此則也知公論之有在矣而又駕言

旨發會極門已復令人追還上揭採解則亦明示其
有回天之力矣迨遲至二日而旨下原如次輔二臣
所票豈夙怨未銷而前言皆飾說乎顯示威福之權
陰肆傾排之術善必歸已過則歸君但欲人之畏其
威不慮人之窺其隱也且近時諸臣干犯宸衷時觸
忌諱尚蒙寬宥之恩而稍稍干貴幸反得借君權以
僇靡之臣恐自南星獲罪之後寧復有人肯爲皇
上記事者卽有之寧有一日安其位者卽能安其位
寧無望風承旨自塗面目其爲犬鼠借事中傷如劉

疏鈔

國是

一百一

道隆者於是犬奸之黨日固而難搖陰制之權日馭
而難挽臣且不憂二三庶僚之爲黨而一銓部之能
擅權已然臣尤有深慮焉臺諫之是非係天下之公
論而一時意向稍殊趨違頓異惡可不慎且往時附
熱之輩見一正人見一善士必羣起而攻之若李開
春之叅姜士昌趙南星管九皋之叅許李遠林祖述
之叅饒伸唐堯欽之叅沈思孝陳與郊之叅薛敷教
後乃身名俱喪狐鼠難容卽幸瓦全蒙世大詬此可
爲炯鑒矣而道隆尚且不悟徒效李開春以下諸臣

故事爲赫瀛等仇使今日指臣復蹈往時故轍豈不
爲宗社深憂耶臣願願皇上以至公之心青輔臣以
至虛之心待天下則知往時趨附之臣反爲盛德之
累而今日之相忤者未必非忠卽不難薄宥而委心
可也臣臆無留言他不復慮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國是

一百一

輔臣晚節不終黨誣同事乞戒飭以杜奸萌疏

顧允成

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

臣按大學士張位始不阿附奪情忤張居正以去繼以不阿附壽宮忤申時行以去先後諸臣交章舉薦皇上拔之草莽之中置之腹心之地遭逢不偶肩負非輕竊意其必有非常之為以稱塞隆眷且元輔王錫爵趨命還朝慨悼昔非欲圖今是以淺衷狹量忤物不少為已責以洗濯肺肝宣布公誠為已任位之生平為錫爵所敬信正宜同寅協恭忠告善道以共贊成 皇上蕩蕩平平之治庶乎其可也夫何位自受職以來志滿于宦成戒弛于在得不思忠誠體國專務收攬威權如定國是振紀綱一疏其名豈不甚美至究其所謂定國是者不過欲盡錮天下之公所謂振紀綱者不過欲恣行一己之私而已比見吏部具覆不遂所請位猶剛愎自用徑行稟發及見科臣史孟麟參駁折以大義位始逡巡雌伏暫為停寢乃其處心積慮甘心于一逞矣頃者科臣劉道隆指摘考功位遂稱為豪傑目為奇貨從使錫爵激成 聖

疏鈔

國是

百九

疏鈔

國是

百三

怒夫虞淳熙楊于庭是非自有公議 臣不暇置辨惟是今春大計吏部尚書孫繼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不以甥舅故私呂胤昌不以婚姻故私王三餘不以當軸故私苗朝陽赫瀛等所為培植人心維持世道者厥功甚大奈何錫爵不公為位所誤而因以誤 皇上也嗟嗟此何時也東宮未定禍釁萬端位既不能出身擔當更不能哆口議論朝危于岌岌彼安于泄泄旁觀坐視斯已厚顏亦獨何心扼任事者之氣而開天下讒諂之門釀宗社無窮之患乎說者以元輔錫爵母且八旬次輔志皐年已七十家無老親年方強壯後來大用次必及位故錫爵之于位潛有所委重而廷臣之于位默有所逢迎若不及今銷其萌芽 臣恐異日位之作威作福不在居正之下而其飾詩書文奸言又出時行之上也臣居常于位仰之不啻山斗正望其為帝臣為王佐次之亦為韓范富歐一旦見其頓失故步且惜且嘆願其向慕初心猶然未已庶幾萬一聞過而喜也願 皇上亟為戒飭使位能自悔而知所以報効 皇上君臣朋友要歸于

成毋令居正含笑于黃泉時行竊非于綠野而陳與
郊蔡系周之徒紛紛接踵其于國家詎曰小補之哉

疏

國是

三三

若相同心惜才遠佞疏

高攀龍行人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臣觀從古以來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而治亂亦若循
環然漢臣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自昔治亂
相尋不出乎此聖人為戒必重于消長之際臣于今
日蓋有深憂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中間不及期
年伏見朝廷之上善類殫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鑰
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越南星陳泰來顧允成

疏

國是

三三

薛敷教張納陞于飛兼賈嚴斥矣近李順會乾亨復
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司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
棟空署而黜矣臣惟天地生才實難國家待人甚急
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語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前進
者愈益凋零後來者不相接續徒使正人捩腕曲士
彈冠常人有為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為惡之志而
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皇上朝講久輟羣
臣不得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云聖裁隱伏之中莫
測所以故今諸臣罷斥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

陛下則曰近時不利用正人臣本公之 三二五居
 禁內亦曾有以諸臣之賢否言于 皇上者乎 皇
 上于諸臣亦常一思其所以得罪之故乎果以為皆
 出于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亦未忤 皇上之
 旨何以皆至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其人
 皇上已即收錄顯用何獨于諸臣不然臣 誠有不能
 不深憂于其間矣臣 恐 皇上有祛邪之果斷而左
 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 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
 下及遺 皇上以拒諫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其
 疏欽 國是 三三三
 為聖德累不小也伏願 皇上深賜省察思諸臣所
 得罪果不蕪而責法不公而在法隳朝廷之職業乎
 抑秉道而嫉邪執方而格俗數多口之怨惡乎其人
 真無負國家其去何以允協輿論彼讒說珍行每行
 于不識不知之中必聖明朗然常懸于人情物態之
 表臣 愚不勝至望至于輔臣王錫爵等迹其自待若
 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于五十步視
 百步臣 不敢辜舉即如諸臣之罷斥果以為當然歟
 則是非邪正一恒人能辨之何忍自昧秉彝之良心

果以為不當然歟則深知隆眷誰出輔臣之右何忍
 坐成 皇上之過舉得非間有揭收者特外迫于公
 議而姑為觀聽之美乎更有不可知者實內洩其私
 憤而利于斥逐之盡乎臣 又不能不深疑其間矣臣
 恐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云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
 心術之隱實不勝其作好作惡之私故大權潛用善
 類坐空其為聖治之累不小也伏願 皇上諭輔臣
 深自省察正大光明純乎為國之忠耶抑隱伏向互
 專于謀身之私耶其真偽不能逃于虛靈之獨知則
 疏欽 國是 三三四
 是非不能掩于天下之指視與其自私自用智致心勞
 而日拙孰若太公順應仗心逸而日休臣 愚不勝至
 望抑臣 復有憂焉君子小人貞勝之機間不容髮故
 小人稍長則君子立消即一年之中劉道隆不已而
 為許子偉許子偉不已而為鄭材楊應宿至材與宿
 而猖獗益甚假似是之義理亂天下之真是非乘小
 人之邪謀攻一時之君子應宿復借不附吏部之名
 致其阿徇閣臣之實及謂近日一種小人專以抗閣
 臣為風裁附吏部為得計其為讒愈佞其為害愈深

臣不暇深論但願應宿平心而觀若吏部楊巍李尚
思徐一櫛未來遠謝廷宋其人天下莫不快其去而
誰惜之乎若論部臣如禮部郎中姜鏡天下莫不燭
其奸而誰與之乎若輔臣泰交一疏天下莫不嘉其
意而誰議之乎是是非非人心不死世將誰欺而應
宿爲此讒說也臣恐此說一倡不惟足以箝制人口
上之悞 皇上益不信言者中之悞輔臣益不知其
非下之悞一時無識者皆附和以爲固然小人聞之
而喜君子聞之而懼浸漬醞釀其害正之深謀輔臣
疏鈔 國是 三五
勿喜其迎承之厚意亟加顯斥以儆陰邪臣愚不勝
至望此係君子小人貞勝之會世道升降之機臣恐
不勝私慮過計故敢竭其鄙見微誠使毫髮有裨
聖明之朝小臣甘伏妄言之罪臣無任屏息待命之
至

正人多斥輿論共惜乞順輿情以公用舍疏

逐中立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
于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于公則人不服
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未有上下異
指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
臣覩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
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者六十餘人
臣不敢謂其矚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
疏鈔 國是 三五
一事直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踈伏田間壯志絀
而不伸蘊而未竟此臣等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
中外多故若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
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
爲公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怜
才之嘆司銓者有乏人之憂此臣等所以深爲世道
惜也夫諸臣有以筆國是而去者有以試輔臣而去
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 陛下怒言
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玉錫斷之自解亦曰主上

親筆臣謂所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王上去邪之明即擬自閣臣正大臣為國之忠若所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稟擬而有心斥逐者為妬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臣救者為竊位彼職密勿膺隆眷不補牘力諫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張雖聞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擯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所以深為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能而論者愈多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即如高攀龍一疏惓惓為國惜才即部疏鈔

國是 二二二

院大臣亦許其忠矣中外諸臣亦多為之申解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於防川聖如堯舜猶察遠言而用之泥奏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請乎陛下以心膂託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請明諭吏部於先後廢謫諸臣隨才錄用更望皇上盡捐成心以示大臣蓋司銓大臣簡用方新又當聖明在御萬幾親裁必不敢植私黨以責任使而諸臣

懲創於久棄感激於新命其願忠圖報者必多也夫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昨尚寶司司丞以李懋檜補而不允皆正人君子而陛下必欲終棄之乎宋劉器之曰愛惜人才是自為社稷計程顥曰朝廷不失于舉錯議論何由而沸騰則收拾人心莫急于此矣然臣又有言焉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于朝夫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主獨不能為國用一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清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極力叩閣仰回天聽以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眾口之嗷嗷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久激于中而不容默默也臣一芥草茅蒙皇上拔真吏垣感時效愚罔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疏鈔 國是 二二二

懇乞聖明嘉與臣等共泯乖爭以回元氣疏

廿士价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待罪西臺伏覩昨歲議論煩興聚訟無已浸淫以至歲終羣臣猶為不平之鳴 皇上頓生不測之怒俄而聖怒一解元旦陰風旋齊天人感召之際豈偶然哉蓋乖爭之氣至昨歲極矣蕩蕩平平之道亦既斷喪無餘矣比風不息流毒縉紳貽害國家莫知底止況今內而道殣相望外而倭虜交訖識者咸謂年來乖氣有以致之是安可不為寒心也 臣竊幸際解

疏鈔

國是

百五

網之仁殆和風更始之會用是謬陳一得仰贊休明大都懲于昨歲之病根期以挽回今日之元氣其說有四曰君相之情意宜通也閣部之猜嫌宜泯也善類之意氣宜平也臺省之公論宜存也 臣請得竟其說夫朝廷一日萬幾所賴以同心輔政惟是二三元老故上下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自古記之今 皇上經年靜攝與二三宰輔相見無幾形迹日隔情意濶疎縱有惓惓補衮之心豈能盡陳之筆劄在廷諸臣仰視九閣萬里欲叩無繇時政得失不得不厚望

于宰輔望之不愜則生疑疑之不已則滋議以致嘵嘵之口下咎輔臣上干聖怒職此之由計茲春和景

明聖躬必益康勝臣敢首乞 皇上早夜勵精仍親朝講若今重災去處作何安撫東倭北虜作何防禦凡用人行政之大者不時引見輔臣面相商確以聽處分務要至當一切章奏請勿留中言聽計從志同道合如是則中外將仰頌 皇上聖明與輔臣賢勞之不暇又安所庸其疑議此臣所謂君相之情意宜通也夫內閣銓部皆百僚所觀望事體亦最相關一

疏鈔

國是

百三

涉猜疑易生嫌隙故昨歲紛紛之議多起于閣部異同之嫌是此者不知彼之未必盡非非彼者不知此之未必盡是相構相傾幾分兩黨是何景象嗟嗟士風日壞時事日非位在具瞻誰為表率今閣部大臣於此疑根業已勘破嗣後愿各以天下國家之心處天下國家之事盡釋夙嫌務存大體如人才用舍但有關係者不妨披露肝膈虛心計議要以是非付之輿論事體歸之朝廷邪正不淆可否相濟彼旁觀者即欲交通煽構亦自無隙可乘蓋未有大臣和于上

而羣臣不和于下者此臣所謂閣部之猜嫌宜泯也夫君子小人不能竝立從古而然顧君子之待小人恒疎而小人之伺君子恒密所貴平其心以處之修其本以勝之耳頻年以來清議太重士夫矜惜名義之念甚于惜其官故或矯枉過正持論失平往往亦激而多事其究也善類不勝而國體亦傷則賢智者亦與有過焉臣謂諸臣中願為正人君子者亦當念聚訟之傷體防意見之易偏果有大是非大利害然後明目張膽力持國是此外似宜稍存渾厚勿露鋒鏘第持與人為善之心寧留餘不盡之意倘識見不合何必盡同即真是有歸無求必勝久之公論自定國是自明奸人不得借口擠排而賢人君子亦何至立于多凶多懼之地蓋愛其身亦所以愛天下國家此臣所謂善類之意氣宜平也夫賢路通塞最關理亂聞古之明君導人使言未聞禁人使不敢言而臺省又公論所自出者往時遇有建言獲罪之臣果為公論共予臺省得抗章論救之猶萬一 聖明採納併從寬宥不然而公論亦賴是以存耳乃二三年

來不之寬而益重其譴既禁人不敢言又禁人不敢救此等舉動甚非所望于清朝即 皇上初年亦未之有也夫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恐公論不明而實擾者愈眾 皇上忍一一錮之乎臣願 聖度天寬至仁春育自後凡建言狂戇或科道抗疏申救者皆曲賜優容俯從寬處上以防壅蔽下以杜煩囂只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如近日元輔疏稱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讜論容而妄言之氣自沮尤為確論此臣所謂臺省之公論宜存也凡此四端臣蓋有感于年

疏鈔

國是

百三三

來議論之多弊實坐此今時當獻歲陽德方亨願我皇上固此臣工同歸雅道庶幾潛消災釁復觀蕩平輒敢冒昧直陳其狂瞽之見伏望 聖明少加省覽申飭舉行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直陳時政以斬聖鑿疏

遠中立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

項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切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放斥為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誼不能默默無言臣惟陛下念閣務煩劇簡任輔臣不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旁搜列名上請公論采之盈庭可否決于聖斷不敢專也不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

疏鈔

國是

百三十一

也以今聖明在上清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以謫去士紳相顧咨嗟謂憲成以直道被斥而陛下有不容直臣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之人也邇者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鑪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空之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而憲成又繼之前者將竭後者不續人才凋謝可為

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

如王國光楊魏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積謝廷采劉希孟者則不能一日為部臣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斥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闕煩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陛下之深慮之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竝行已久而要之廷推必諧于僉議特簡或由于私援故舜舉皋陶舉伊尹而必曰選于眾今輔臣趙志臯等不稽故典不惟遠圖妄為牽引熒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借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空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

疏鈔

國是

百三十一

幸公道昭自仕落清夷率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
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以長嘆臣職
可獻納冒昧塵瀆非為銓司惜一郎官也為國家惜
人才也為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
而重為國體人才惜也

疏

目

百三十五

重望重臣橫遭汙辱乞聖斷以定人心疏

朱吾弼南京福建道御史萬曆二十八年七月

臣等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
中外所稱天下之重臣是也若山西巡撫之有魏允
貞則能文武為憲庶正不阿所稱天下重望之重臣
是也重臣重則朝廷重重臣輕則朝廷輕矧重望之
重臣尤中外所倚以安危理亂其繫朝廷之重輕又
非尋常僅就體面論者以山西之內拱神京外鄰醜
虜得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冲墨吏寒心
疏

目

百三十六

債帥落魄窮氓安堵塞馬絕塵七年之拮据口碑載
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瑄孫朝者敢於無
忌挾私逞忿妄加汙讟顛倒是非熒惑聖聽不顧
皇上之重臣輒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無天無地
無法無君弁髦國體長此安窮臣等得報觀此巨狐
結鼠依憑滅社公然晝號于聖明之世切齒傷心亟
思露章劾之幸蒙旨下該部院叅看臣等私意皇
上必素亮允貞正直清白姑付公論于部院令朝亦
降心而辨口耳迴部院覆奏公論已定迄今猶未奉

旨中外臣民大駭聖衷淵邃誠非臣等所能管窺亦
豈謂部院疏中所云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待人
太峻之說若自取朝之序戾然乎寧知折剛而柔不
執而隨去峻而卑卑惟順朝等所為任其魚肉吾民
一味調停以逢迎為悅 皇上馬用此巡撫為哉臣
等相顧錯愕竊訝此舉關於國體世道匪細蓋四出
中使前此之恣貪殘尚憚撫臣得議其後天下人民
前此之被荼毒尚恃巡按維持其間今孫朝如此注
辱允貞 皇上明知公論於朝不加責於允貞不賜
慰留恐是非無兩邪正不並立允貞必不能苟同
孫朝之留而決于求去部院大臣亦必不能坐視允
貞之去而安然就列將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無
所忌憚以播惡人民盡無賴以為生歛怨于閭閻者
日深釀禍于國家者日覺揚竿一呼荷戈四集 臣等
私憂過計此勢所必至 皇上縱不為國體惜而于
世道可無慮乎 皇上慮及世道則私許不宜偏信
公論或當兼收不待 臣等詞之畢矣夫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昔堯清問于民故有苗之惡得以聞舜明目

達聰故共絲驩堯不能追秦二世偏聽趙高以成望
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
聽虞世基以致彭城之變往鑒不爽時事多虞
皇上何可以堯舜之智惑于趙高輩之奸也糾劾大
權外付之撫按內付之科道即九卿方伯之尊不得
越俎朝以稅務之奉御敢干竊大權而侵之他日書
之史冊朝將置 皇上為何如主且朝之出也 皇
上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邀會通同原奏官得差
為自利計其杖斃驛官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網
羅平民索取絀段擅覈兇狠贖貨種種不法致縣官
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有允貞參疏所不
能悉者 皇上曾謂朝能勝任使乎矧食肉寢皮之
辱豈可輕加天子之重臣攘剋貪濫之汗豈可輕誣
剛方之廉士撫臣參內臣內 臣等參撫臣正人以邪
人為邪邪人亦以正人為邪朝等之上幾為訟府壞
國體拂人心莫此為甚 臣等謬叨言責共激公憤誼
不容默伏願 皇上捐成心布公道賤貨貴德俯鑒
臣等愚衷兼聽為明轉環為斷沛發明旨重懲孫朝

之欺罔溫諭魏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曉然知朝廷
有重臣非羣小所得間而重望之重臣舉朝自有公
論 皇上原自特知庶國法崇人心協萬萬年治平
肇是矣

流坐

國是

二日三

朝端聚訟國是未明懇賜處分以平政體疏

曹于汴 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

臣惟平天下者平其政而已平其政者平其心而已
小臣不平則大臣懸衡鑑以平之大臣不能平則
聖玉奮乾剛以平之不則紛紛競鬪妨政事壞風俗
何可長也頃者吏部郎中趙邦清連被糾彈叩閣疊
辨叅及同部郎中鄧光祚侯執躬亦俱再辨到今迄
無定議銓曹在在柱門臣職在察吏義難緘默謹採
公論矢天日陳請 皇上之前未邦清奸剛使氣褊
衷易發察察為明操切而刻此其所短挺身任事嫌
怨不辭杜絕餽遺皎皎自資此其所長取其長而併
覆其短則百入而百不服彼原有意氣之偏誰能護
之憎其短而併棄其長則邦清之腹可剖其心必不
可服彼原是風力之硬誰能抑之今欲原其風力則
節取無不可欲裁其意氣雖懲創亦何妨一言而決
耳該部院處分不蚤評騭不確以致言者愈多辨者
愈激摺及同署侵及堂官則邦清過矣然該部初覆
邦清之疏則曰壁立萬仞繼因邦清之訐則曰賊私

人命太多一人之身忽夷忽蹠抑又過矣夫人情如沸以偏私定之是益火也以公評定之是投水也彼不能自平而又以不平平之豈不增之譁哉至于邦清參光祚執躬若不啻禱祀而光祚執躬自道則無異曾史竝塔而立如隔山川對面而談不殊燕越又不勝竊嘆蓋人各有長視人則不輕許而自視則一寸千尋人各有短自視則了不覺而視人則撮土如阜人情大抵然耳然以署中之人擢署中之隱當吏治廢墜之時有互相發覺之奏若謂盡屬烏有誰其信之為國家清此治本光祚等何可無處但其事起于自辨之舉成于黨害之疑終是波及之人亦無深坐之理為國家慎此弊端光祚等或當量擬耳抑臣因是猶有深慮焉方今天下一家比肩事主所當戮力同心不宜分別岐路乃邦清被論則以為有所黨害及邦清申辨人亦謂有所相比觀諸疏辭可以槩見臣之私心竊謂何必爾哉何方無君子何方無小人何縉紳之廷無賓客要在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何必展轉搜尋自分町畦今則因形及影終恐弄假

疏鈔

國大

百四一

成真臣懼相激而相附互角而互抗迭軋而迭排局面偏而成心勝朋情重而主恩輕公事緩而私隙急或斥為小人之黨而槩絕之且非羨瑕用瑜平情應物各盡其才之大度或不察其非小人之黨而槩絕之將使良臣重足善類解體漢之黨獄可與唐之清流蒙毒而國家之元氣耗矣豈不痛哉

疏鈔

國大

百四二

亟定國是以一眾志疏

溫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三十年十月

國家所宜定者國是不定將上下日眩惑于疑似有無之言使有過應劣處外轉奸人得乘之以肆無稽之說而逐異也且使首相沈一貫不安于位久杜門而不出則今日之大可駭者臣辱言官之長不可不明言以剖羣疑而定國是孰應劣處御史于永清是也孰應外轉都給事中姚文蔚是也孰為異已吏部諸郎之不聽改科秦人多口之日非永清是也

疏鈔

國是

二百四十三

臣若仍默不言恐滿朝終不知國是終不定且永清之惡臣實縱之亦不能無罪蓋永清之按秦也括贖緩至數萬會各道多缺亦望永清或改可免然永清則知而心畏之矣故當臣叅廣東巡按顧龍楨即倡眾疏救實急急以相左之迹庶幾臣避嫌而已亦可免既假幼子力却湖廣苦差今歲又預謀兩京學差臣難之而永清益畏乘註順天差則力促馮應鳳叅臣應鳳知其奸不應又向人曰馮御史欲叅我止之矣向臣曰馮御史爭差不遂成疾橫肆鼓弄不惟臣

苦應鳳亦苦矣又乘趙文炳推外則力激文炳曰目前還入年例致鬱而疾死不惟臣苦文炳亦苦矣又乘吏部尚書李戴引疾則肆言曰臣欲過吏部臣與戴為三十年莫逆友是戴疾且無後對臣妻子垂淚對科道田汝益等亦言戴不可去而忍幸災又乘劉九經疏有十月南山之語不過書生期望老成則與交辭共肆言曰秦人欲擠首相臣與首相同舟同憂四年矣相欲以調和人情為主而忍聞鄉人有擠首相之言耶且擠之欲何為蓋臣憾又有實欲擠之者

疏鈔

國是

二百四十四

矣在永清不避欲盡逐秦人多口之能考察臣者而俞文蔚推外之後迫欲從吏科以轉京堂乃求之不遂遂兩相倚為一秦兩虎之謀使臣相攻而坐收漁人之利此一網打盡四司之長蓋不准改科者鄧光祚吳仁度也日非永清者趙邦清其一也而侯執躬池魚之殃耳乃草蛇之驚又藉以撼倪斯蕙矣然未已也永清即以其計陽翊九經爭班而陰陷之九經不知也九經又從永清恨臣規切叅董裕默以叅臣是又誘秦人自相攻又謂其疏出李應策手更有叅

首相語為九經所刪不將以莫須有之言為不可易之案乎頃又齟齬牛應元會推之議曾引九經疏中語為陷穽地此一網也將半及于秦人矣于時首相不知也吏部之四司受害不知也眾言官不知也雖文蔚亦不知也蓋二憾以其術籠人而永清又以其術籠文蔚總之部郎交構之釁則有之秦人多口之謬則有之而強以無罪為罪強不貪為貪強以未叅為叅強以不黨為黨則二憾之為也尤可惜者吳仁度也未有交構又無口過亦入網中無一人不為仁

疏鈔

國是

一百三

度屈亦無一人敢為仁度言則以三憾之故深願首相直信勿疑速出視事以先國家之急其內外臣工藏諸腹者諸臣不必深探苦逆中人以莫可解之罪庶國是可定而天下治安亦可永保無虞矣

總憲頓挫已極輔臣心事未明懇乞聖斷以全紀綱疏

湯兆京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竊見主科給事中鍾兆斗叅論左都御史溫純夫純今日孤雛腐鼠耳拉朽摧枯何煩白簡而其事乃於元輔沈一貫有涉言官冒嫌為之排擊臣竊為兆斗不解也夫昔之叅純豈非以黨哉臣亦初心疑之謂清白如純不結近侍如純而尚立此門戶耶至於今而純之杜門九閱月矣明彈暗刺不一而足曾未

疏鈔

國是

一百六

有為純致片語者臣乃今而後知純之無朋也臣安得終默默而使盛明之世有道路以目之風蓋去冬溫純之叅論于永清姚文蔚構隙元輔也朝議疑之者眾即有知之者亦不敢頌言朝紳間也蓋朝士相聚無不喜談時事而獨此時人情洶洶未有敢以此事發端者臣而原之者半以而知之者眾矣當是非未審之際交口總屬無心之譏今日清議已白兆斗何復有此蓋臣讀其疏至寒風起而白日無光南箕簸而斗樞欲動等語乃知兆斗亦知議論之攸歸炭

岌乎若手足之捍頭目者豈謂 皇上雖曾再留而
降諭之際未聞 溫旨遂妄意元輔雖有留揭而語
意之間未化成恐耶何元輔以太計為言而兆斗見
亦及此何元輔恐不知者謂為妨賢而兆斗亦有
且雌黃之語耶 以為元輔均四海平邦國素稱周
慎豈畫限於一廷之上按劍於白首之交故示羈縻
令其委頓無聊銷茶以去而令天下謂 皇上實集
之必不其然斗亦過計矣雖然純之未効三臣時元
輔已忽焉引疾不出則幕中豈無交構之蜚語先人
疏鈔 國是 萬一

其中而謂純言之杜撰哉元輔誠不能無疑於昔而
未必不公聽竝觀於今故純今日萬無不去之理而
去之不早則紀綱益就凌遲議論何由止息非元輔
保全者成晚節本意也大抵 朝有賢相則言路不
妨異意人思結舌則相權且見炙手故小臣敢附他
山之石而尚存一種之論伏乞 皇上速賜 宸斷
立允放歸庶 國體全而元輔之心事亦白矣

時事急不可緩圖疑未可懸斷疏

林秉漢 廣東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二月

臣准治國如治病然身病則必用醫以療之審脈觀
症而調其飲食藥石鍼灸治其受病之處然後病愈
而身可全若諱疾而忌醫飲食不節藥石鍼灸不用
積病日深不可求藥則秦人望之而走耳今 國家
之受病亦多矣泄泄然不為之計今勢窮事亟圖之
何及 臣竊蕘之見不知大體顧觸事激衷敢畢其愚
竊謂時事有壅滯之病任官是也夫病必用醫治必
疏鈔 國是 萬一

用人未有不用人而可為治者也今內外大寮寥落
晨星先後推補類同換石甲兵刑政或兼責于一人
郡守監司至懸缺于數載巡撫重任亦令代攝根本
要地率少備員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職以一人兼
數官則事治多一人則得一人之用以數官委一人
則力疲且內缺而外不得入前滯而後將益壅或八
九年而不遷共嘆馮唐之白首或十數推而不用將
悲阮籍之窮途彼官非虛位世豈乏才奈何使代任
者竭蹶而不休積勞者無階以上進哉至于大臣引

疾終歲杜門欲奪禮之也則宜體恤其疾苦或厭薄之也則宜速放之林泉而屢疏乞休去留莫決與其留之而曠官孰若舍之而他授乎又有顯斥其身而陰用其方姑示羈縻使進退不得行其志專用其身而卑棄其言外示優容而論說不得關其忠諫行言聽希覲于今事治民安難期于世矣書曰無曠庶官天玉人其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願陛下節意焉推舉既公矣俟乎補牘衆論可采何難于轉圜用人如渴則操鼓舞之權官事無攝自鮮廢弛之

疏鈔

國是

一百五

患若藉口慎重遲疑不斷寧虛其官而令尸祝代庖故難其進而使志士灰心則虛曠必至廢事緩急家能得力哉有虛弱之病邊餉是也今九邊兵士待哺告急外府空虛司農坐困借給于罔寺而罔寺亦匱將何以支之借給以舊餉而新餉旋迫又何以應之使荷戈持戟之夫不能枵腹以待敵而懸釜斷煙之眾得無脫巾而謀呼乎陛下盍諭戶部持籌而計之歲入幾何歲出幾何肯何寬然而有餘今何告匱而不足其進資多歟財當議征其請發濫歟則當議

革其輸邊之額以移于內供而訕歟則當議裁其惟正之供以困于礦稅而訕歟則當議罷量其出入節其盈縮毋爲目前苟且之計而爲經久可繼之圖務使給發以時兵食俱足斯保威定功安疆之本在于此矣若移東補西捉襟露肘計臣難爲無米之炊邊士且有燃眉之急恐以需餉爲名而操戈內向者未必無也況今災異頻仍饑荒窘迫發粟河內未沾升斗之恩爲阱國中更苦礦稅之虐流離載道必爲盜賊盜賊羣起必至用兵饑饉師旅相因竝集公私匱乏良可寒心無論他省卽如臣按屬移兵餉十餘萬以供稅額而額兵裁減哨守多缺以致盜賊竊發寇掠時聞司帑所儲僅支一年過此以往不知計將安出夫非其餉之原不足也蓋有以奪其足也奸徒飽欲死軍士饑欲死臣所謂虛弱之病宜調飲食以充之者也有拘攣之病宗藩是也宗室煩多不億有衆各衆聚居一城之中而不得從四民之業富貴逸樂固罕遵乎禮法踈遠困窮多混迹于輿僮生計窘于無聊而驕心生于有恃其勢足以自逞而貧乏不能

疏鈔

國是

一百五

自安故奉法循理者固有放辟邪侈者尤多往往制
脇官府魚肉小民恬然以為分固宜耳繩之則有投
鼠之嫌縱之又成騎虎之勢近如汝寧越關妄計楚
中逆宗劫掠貢物戕殺大臣此其尤者也無他故焉
教失于驕逸黨盛于衆多而有司之法不能制也雖
設宗正以董之而恩常掩義教令未必盡行也夫處
置失宜則不能使無犯法既犯法則不得復縱舍與
其用威于後何如預防于先今為 宗室計似宜大
破拘攣從長議處自中尉以上各有名號祿秩無容

疏欽

國是

百三十一

更議其親盡疎遠者無祿而貧困者或各聽其便分
散族居俾從士民之業而治以有司之法夫族分則
黨與散法行則邪心不生賢者得與于任進不肖者
亦束于科條富者固鮮淫辟之行而貧者各遂温飽
之願此亦思 祖宗之意而不泥其法制宗室以義
而不失為仁者也蓋優之以祿秩者膏粱也馭之以
法制者鍼灸藥石也今 宗室病矣是亦用鍼灸藥
石之時也若拘泥舊制不為變通則時窮勢激日異
月殊彼挾淮南之逆謀而效宸濠之南向者寧獨楚

哉夫用人滯則政務弛邊餉缺則軍心變宗藩不定
則逆節著是三者皆時勢之至急而不可緩圖者也
若 楚藩之事則有難懸斷者焉何者彼逆宗至劫
皇損戕殺撫臣出示悖慢大掠城中是為亂之倡而
不赦之辟也 陛下赫然震怒立 命剿除 天威
所臨罪人自應就縛大義既伸 國法亦止矣乃假
王一語殊駭聽聞此何等事流言傳播實煩有口諸
宗非盡人人與 楚王為仇也毋亦形跡涉于疑似
傳聞因于影響而遂執之以為詞耳以 宗國之重

疏欽

國是

百三十一

藩王之親事既微峻言有諱忌臣子顧慮孰敢盡言
陛下直裁之以理曰三十年王尚可說假則何王不
可說假 宸斷至公至明誠非 臣下能贊一詞然而
諸宗之心猶不盡服者何也蓋世有非常之事未可
以常理測而意見決也戰國時楚考烈王無子李園
進妹子春申居既有身而入王宮遂生子男卒立為
王此楚之往事也韓府漢陰王疾病無後令二宮人
若有姓者妃父郭恂取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受封
為烟家所發我 憲宗皇帝下諸司詳勘得實正典

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卷五 反文小

刑是我 祖宗朝之近事也夫李園之詐終始莫敢
言其非 韓府之封年久而後覺其偽故事未可以
常理測也先楚以假倖成遂滅楚祀漢陰以假伏法
何傷國體若以人言爲非槩不行勘則漢陰受封亦
有年矣又孰知其儼然而王者爲他人子哉故事未
可以意見決也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
假而廷議槩以爲真則諸宗之心不服 楚王自以
爲真而諸宗爭以爲假則 楚王之權不尊 楚王
既不能禁制諸宗故置陵爭奮相構之形成而逆亂
疏鈔 國是 百五三
之釁起全楚且不安矣亂形既著 天討必加重者
被誅戮輕者收園土罪累衆多誰非支胤而我 祖
宗之心豈願 宗室中有此哉且惡言必溢多言亂
聽令不詳辨其真假千載而下其孰能明之使 宗
藩有不明之緒而盈廷有未決之疑亦非所以昭示
來世也 臣愚以如成化舊事下撫按或遣廷臣覆勘
便夫假王出自誰氏語自何人衆論有無異同情跡
有何確據 王宮雖秘密而胎孕產育之時左右必
有耳而目之者事雖三十餘年而當時在旁諸人必

猶有存者此固可以推勘而得也勘之而假則盜國
必誅有成化間 明例在矣勘之而真然後治諸宗
以誣罔之罪彼復何辭後重 楚藩以鈐束之權則
真王教令必行于諸宗而楚王安諸宗必俛首揖志
以奉約束無復敢譁言而爲亂者而宗室安而後此
楚民無劫殺之害 國家無誅討之舉諸宗亦免刑
戮之禍則全楚安而以 祖宗在天之靈亦安矣且以
是垂之史冊傳信後世豈不亦光明正大哉是一勘
而可以明宗緒申 國法奠楚服信來世且 楚王
疏鈔 國是 百五四
非假何憚于勘亦所以爲楚王也故 臣以爲遣廷臣
往勘逆宗劫殺倡亂之罪并真偽情形悉勘明確以
服其心是事之不可以已者也 臣愚昧未諳時務自
以遭際 聖明之朝不避忌諱妄有陳說伏惟 宸
覽裁斷施行

科臣無端遮飾淆亂國是乞賜處分以昭公道

疏

陳嘉訓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三年四月

頃接邨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夢阜年例外轉科臣鍾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傷報復中外所共知卽二臣倘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為欺罔何哉臣請畧述始末而 皇上試垂聽焉夫六年京察年例外推此 祖宗定制天下之公道所由係也銓部酌量自有定評往年夢阜曾以外推曉曉自辨士論至今鄙之及今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

疏欽

國是

一丁三五

採訪已定夢阜預知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撫拾楚事與京察疏併上以存展辦之實夫楚藩之事皇上排廷議而獨出神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自為楚事京察自為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宗之法且行矣楚事無可言矣夢阜猶借為端以動皇上之聽試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據且其再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此其意必欲臣等寂無一言任其橫肆然後為快乎夢阜既已假楚事攻都御史溫純以強自遮飾又謂純逐鍾

兆斗以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為奸兆斗不念外出參藩體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靜聽乃踵夢阜之故智語語惟攻溫純而肆醜詆謂其暗操吏部之權謂其直呼兆斗之名謂其堅持外轉之議是兆斗明以私怨攻純不待人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束手不敢推異年例憲臣際齒不敢指一官邪紀綱倒置小人無忌而祖宗百年之令典不幾于廢墜殆盡耶臣謂尋臣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亂清朝者也抑臣猶有說焉書曰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有

疏欽

國是

皇六

覺德行四國其順也元輔沈未貫平章天下宜持大體務公平率由舊章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世磨鈍今科道數汰臣且留用乎聖主以為特恩天下人心共相駭異方盛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貫不以為規而以為頌天言疑之乃夢阜兆斗巧辨橫詆又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忌者卽元輔心不直二臣靡有私勞之可念也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為皇廷不亟斥之則輔臣之心不自也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溫純守正不阿人所素知然

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中外考察已五次任勞任怨
嫌隙既多今夢臯兆斗又紛紛力攻其去不遺餘力
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去何待臣又以爲皇上不
聽純之引退則大臣去就之節不明也

疏欽

國是

三三

煩言隱語當裁國是人心宜一疏

戴章甫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

惟胥廷無是非三代有是非無毀譽蓋國是定而
人心一也故孟氏放淫辭息橫議直先之正人心蓋
其要哉臣觀天下心心相競言言相忤草野屏居猶
以私情而議朝政彈射既中猶恣罵詈而反戈矛有
懷乎中久矣及從言官後讀諸司章奏多務煩言隱
語若若乎鳴戛戛乎鬪無乃瀆聖覽而眩宸聰乎
亦駸駸乎心戈相執矣不及此時損煩言斥隱語定
流必國是
國是以一人心禍將安窮臣請盡言無諱夫國是者
天下之心而一人之衡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欲定
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夫國之有是衆非之所
惡也人量不定國是而以其合于取舍者爲是不合
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矣定臣觀近日用舍多合之
爲是者也故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合于皇上
之是非而天下自有一真是非真是非者國是也不
宜令局外操柄而匹夫分其權也伏乞皇上長短
影隨妍媸鑑應寧舍己以從人之是無強人以是也

之非無以會推為故事而袖中之草單必不可移無以雜議徇私情而令中之定局斷不可破臺諫諸臣亦須商確僚友無臨時爭執而傷雅道亦無懲近事而緘口結舌附和同聲則公道昭明人心貼服臣故謂國是宜定也人心無兩有岐則有兩兩則不可測矣昔子產論尹何為邑何請以吾家聽僑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敢謂子面如吾面乎蓋人藏其心誠未易測然萬其心直兩其岐耳正人之心洞啓重閉邪人之心深墜壁壘玉穿箭之術以巧飾疏欽

國是

五二

其情借雷霆之威以震奪其氣或言誰合而誰用或駕孰止而孰行閃滑變幻不可方物青天曰日之下蕩蕩平平之時而有此如鬼如蜮之肺腸以風浪平地而波及善良世道將焉賴也如近日會推閣臣是非齟齬議論參差不免稍形跡夫人有長短因有是非是非從長短生者也老成者愛惜人才謂此有用之器也慷慨者求全責備謂宰相非一器之器也或先其長而後其短或刺其短而及其長參苓相反甘辛互調以天下心用天下人濟天下事何必介然

於胸中耶人有夢爭是非舌欲焦髮且豎者稍覺猶自憤憤大覺則一笑而釋是非原出於無而此心非涉亦有也故杜范富韓並在兩府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蓋同一為國之心而已無與耳臣謂二三臣比肩事主政宜協德和衷同舟共濟釋婁狄之戾解呂范之仇共補華輔以萬一報主上養之恩俾丘墟同盡之後留一點丹心以照耀汗青不則漢之黨唐之猜宋之門戶皆致賢人立盡而尋以國從誰適之禍哉伏乞皇上推赤置腹無偏無陂無二疏欽

國是

五二

心於羣臣百姓則羣臣亦披舟素釋猜嫌彼此無相二無二於聖主則心一志同以成師濟之風而遊大同之世臣故謂人心宜一也古人臣之告君徑直簡明辭約意盡具載三書可考也蓋疏者疏其義也義盡則進何假煩辭故諷切片言可以悟王譚言微中可以解紛今中外言者動累繁千百言一事而議論反覆清指淋漓一人而巧詆窮誹備極醜態組繪雖正覺多繁辨即賈生之長策尚不敵其連篇董子之天人僅可當其尺幅何不直陳石畫直指顯跡而顧

以風聞之死生有無為彼開辨局啓疑關也 皇上萬幾殷煩多繁聖慮中外章奏積案盈牀而又以此繁蕪之辭以煩聖覽即重腫如電豈能十行下乎不盡覽則恐有遺奸欲盡覽則精神有限臣謂章疏之不便閱不即下者恐瀆睿鑒而取厭擲也南宋士大夫多以文章議論不務成功寇在門庭猶議明堂而講官多言竟何益於成敗之數哉 高皇帝謂近來諸司奏狀多摭拾浮辭不便覽閱因令限字今即不能限字當令內外章奏削去煩辭務崇簡約須求盡

疏鈔

國光

三三

一無涉兩岐則聖覽易周聖裁易斷亦去文就質之一端也臣故謂煩言宜損也人臣明諫顯諍何敢于隱隱者影嚮若謎令人猜度而中之者往因一二具臣不得其職言官欲默聳其良心而曲全其皮面於是以前一二隱語諷刺而譏切之亦不失為忠厚乃中其膏盲者固托病杜門而形跡疑似者亦惴惴不自安至異地傳聞者又誤猜啞謎以是猜度而中之者猜嫌并起機阱橫生不日中傷同類則曰領害詞臣不日一訖三賢則曰一驅兩敗飛語囂嘩中人如

含沙既射猶吐黑以覆身行蹤已微又却掃而滅迹此又隱之隱者也言官轉在其機局中矣竊謂蘓程門客互相擊排遂致章蔡乘瑕釀成河北南渡之禍今釁孽已萌其究不知何所底止泥彼誠羶戀直斥之尚自厚顏顯排之更覺力大 區區一二隱語所能易柱而拔山也伏乞 皇上於凡一切彈章令直書事書名無襲蒙莊之寓言無蹈戰國之隱語則是非明白嫌怨不生士大夫不至豎壁壘分門戶而操戈矛國家亦不至以天下為黨又作覆局矣臣故謂

疏鈔

國光

三三

隱語宜禁也 皇上深居大內閭闔不可排九閭不可叫所以通一線之脈而使上下不至于隔閡者惟此言第心可一言不必一一則恐同舌相附共媚權奸鹿可馬羣可芝莫敢矯其非矣今一臣也而瑜者稍瑕可否爭論日中不決致少宰閣筆而不敢下隱然虎豹之勢哉可畏也倘有大奸邪不法傾害忠良及黨惡容奸者何難揮簡借劔一折殿檻臣以是深幸聖朝有人也有人而稍勵之以鼓其氣稍用之

以作其忠俾得吐氣揚眉明目張膽皂囊霜潔白簡
風生以振 皇上之威靈而肅朝廷之體統此自
皇上之重諫臣以為社稷重奈何不聽之信之致反
唇而辱之則此諸臣者豈不知種彘李之為利裁荆
棘之為殃願以其身府怨召尤而惟不測之禍耶骨
鯁之士固不計榮辱不恤利害至萬不得已有奉身
而退從三閭大夫行吟澤畔而已 臣又願 皇上之
重諫臣以作敢言之風也新進愚臣自矢無他不識
忌諱故敢直陳時勢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

疏鈔

國是

頁三

國是人材關繫世道否泰安危疏

姜士昌 江西布政司參政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臣十二載里居二年餘江右蒙恩深重感時觸事思
竭愚款圖報稱而仰屋徒勞須幸以萬壽至京
師會逢災沴游臻流移載道泰運未闢仁賢遍野昔
人錄陳金鏡蓋當清夷無事之時矧在今日敢忘斯
義顧天下事可驚可駭者多矣鉅且重者 臣不暇徧
舉請言其尤鉅且重者昔人有言人主之職論相而
已矣相臣之職廣求天下衆賢以效之君而已矣 臣

疏鈔

國是

頁十四

伏見 皇上客歲一日而聽輔臣沈一貫沈鯉陳乞
以去天下輿評無不快一貫之去又無不惜鯉之去
願竟無一人敢為 皇上明言者第見輔臣朱賡請
留鯉一疏按臣王業宏地方人材提薦鯉一疏亦僅
僅述鯉操行之大畧而已夫一貫百方招權百方罔
利大壞士風吏道俾悉走集其門恐天下林居貞臣
端士與已齟齬則一切阻遏其大指在摧折既往忠
直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皆 皇上素知其
忠義注意拔擢者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分之直

道左遷諸臣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忌其賢皆損不復用其推阻忠義之術極巧極工不知天下搯腕于沈一貫者及多至前此諸輔臣則一貫意料所不能及也在廷守正不阿魁壘老成之彥小有異同亦巧計罷去且空部院以便于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為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也所欲用所欲為者又無不可實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以不能自解恐天下人不直也則時時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 皇上耳善則歸已過不歸疏鈔 國是 一貫

君人人知其不忠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禪三德安國家以眾賢效之君為悅以視一貫忠邪遠矣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人人皆知其貪鯉家徒四壁貧無餘貲以視一貫貪廉遠矣然一貫忌鯉與已邪正相形百方傾害嘗欲以妖書售鯉天下共知非 皇上神明幾至大誤輔臣中若一貫險邪異常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恐無能四之者矣然竟無一人以一貫之奸鯉之賢為 皇上正言別白者使濁涇清渭混為一流邪正不分後來何所懲勸 臣願

皇上渙發德音明暴一貫罪惡昭示天下并明示鯉庶正特加優禮仍諭後來輔臣務同心為國可否相濟以朝廷事為主不得行私忌正相傾相害庶幾揆衡咫尺地復臻蕩平師濟之盛乎自二臣罷後 皇上慎重枚上至再至三頃同日被命者凡四而明旨所注向在清節忠義士天下稱快謂太平治理庶幾可觀焉顧一貫前此大拜特說者謂王錫爵實推轂之夫既已誤矣一貫德錫爵甚舉朝所知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立朝居鄉清疏鈔 國是 一貫

名素重與一貫不可同日語顧前此柄政時量前稱而不能虛懷以受善正人君子觸忤錫爵如高柱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斥而不復若而年矣頃錫爵兩上謝恩疏力請 皇上錄用遺佚竊意根本潔清如錫爵林居既久意必悔之願 皇上聽錫爵疏亟召諸臣俾還原官然後敦趣錫爵則錫爵既素著清介之名復兼有休容之實天下前此以不能受盡言容異已為錫爵病者錫爵且自浣濯之其不代

一貫驅除異己者胡堪從此一出而肩輿匹妻何事
 不可為錫爵荷劾應滿輪亟出不然臣恐錫爵萬萬
 無出理也至於疏論一貫諸臣劉元珍龐時雍陳嘉
 訓朱吾弼正言鯁議天下高其風采乃或斥謫以去
 或請告以歸如世道何臣願 皇上亟收復召用為
 盡忠發奸者之勸至乎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
 罷去者自當以次錄用臣又有說焉十餘年來遺
 佚諸臣屏居適軸沉淪下僚無復賜環前席之望者
 多矣謂天下人材盡在遺佚中固未敢謂然也而此
 疏也

六四七

一五二

中清身直道忠君愛國名賢實多維此名賢實入生
 為王國之禎而年復餘年盡成棄置國家頻年多事
 曾不得其拯溺亨屯鉛刀一割之用第令讀書窮理
 含輝載采于窮山深谷間而已臣款款愚慮詎為諸
 臣惋惜實為聖明惜之說者謂 皇上于諸臣雖三
 下期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為不然 皇
 上初年不嘗罷傳應楨徐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
 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
 汲等乎張居正敗悉復原官且有誤聽奸惡小人賞

罰失中之明旨矣不嘗請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
 希思周弘論江東之系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
 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
 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乎然不久
 或擢銓衡或擢禁近或擢京朝從官朝上疏夕報可
 矣 皇上頃年不嘗調銓部諸臣鄒觀光劉學曾李
 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于留曹乎頃且從輿
 望漸還之清秩而中外稱快矣即如鄒元標 皇上
 由成所召置吏垣由吏垣調南部由南部調吏部內
 疏也

六四七

一五二

至事陞員外郎歷稽勳驗封而調考功文選蒙恩選
 擢不知凡幾元標蒙恩後未有一言忤玉而謂 皇
 上忽復怒之而謂之南而銜之不復用豈不厚誣
 皇上也哉錄此言之 皇上高厚康同天地光明原
 竝且且側席求賢原自聖性本無芥蒂安有成心豈
 今日獨久怒諸臣葉之盛世今空谷多白駒之味井
 深有不食之嘆乎臣有以知 皇上必不然也惟是
 諸臣前者或人為適或政為聞或守官或守道不能
 盡懷朝臣意而說者謂用之今日恐其涵養未粹難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6 版反內

蓋調劑風會相漸或多浮慕所以十餘年來啓事徒
問弓旌絕響職此繇也蓋 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
心而頻聞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則 臣又有樂石
語為輔臣告者君子亦平其政而已矣先儒謂詩首
關雎取其廣求賢才而無傷善類書終秦誓取其休
休斷斷好有技彥聖以保子孫黎民孟子喜樂正子
為政不取其強智聞識而取其無訛訑聲音顏色拒
人于千里漢史稱諸葛亮不取其開濟動業而取其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慮忠益宋史稱司馬光不取
疏欽 國是 二五七
其兒童衛士知名四夷相戒無開邊鄙而取其誠心
好善如饑渴之于飲食歷考史傳肩鴻任鉅名臣所
為垂光天壤莫不繇此蓋親賢人遠小人國家所以
興隆維善類崇忠謹相業所以光大舍是則皆曲智
皆邪徑皆小道也然此等處皆繇天性或因問學誠
心慕用所至非可聲色笑貌矯飾塗澤為者大較休
休非難斷斷難耳斷斷則誠不徒空托諸空言必欲
見諸行事其胸懷自是廣大其志意自是懇切好有
技必用有技而後快好彥聖必用彥聖而後快志在

為國保子孫黎民必保子孫黎民而後快精誠所注
金石可貫夫是之謂尚亦有利夫是之謂一个臣也
不然徒以空言具文塞天下望則休休有容名輔臣
當接踵于世矣君子亦誠其意而已矣然從古及今
無論三代以上即漢唐宋以下名臣真能為國求賢
恢弘相度者間致小人忌諉或有之矣若開敢諫之
門啓器度之漸叢排擊于君子煩調劑于衆正者誰
乎即以近代論始晦終明究竟能章顯天下忠臣義
士無若徐階獎直揚清真心為國有王臣匪躬之節
疏欽 國是 三九一
無若王家屏此二臣者志正且矯羣枉或疑其前過
矣然至于今輿評咸亮之措之慕之稱之不聞有起
而詆訾之者僅一張齊論徐階然于時舉朝不與之
矣繇此言之輔臣願立心制行何如耳端方正直之
士微獨國家攸賴究竟亦何負于輔臣哉惟十餘年
來執政見不及此不于古人若已有之不常口出真
精神上著力不于古人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真意念
上尋求迺徒欲調停于形迹調停已不啻第二義又
不得因為形格為勢禁則不知落幾重公案矣所以

意念愈差去大道愈遠誠偽公私逸休勞拙聖賢垂
戒良非虛語一時氣焰電光石火千古青史鑒戒常
新吁可畏哉夫千古指摘與千古高名其相距何啻
千里往軸已折來軫宜慎此臣所願諸臣必為此勿
為彼也說者謂今天下俗流世敗民生憔悴已甚誠
得於行清潔輔臣標表嚴廊之上吏道庶可澄滌還
之清爽奈何復責之休容好善為臣又以為不然夫
舉世混濁不可與莊語則身先燕儉滅騶徹樂青衣
藍纓固輔臣表正第事然臣惟上臣以人事石之
此欽
義與妨賢病國蔽賢竊位之刑則喜聞過好聞臣在
嚴廊之上賢人君子拔茅連茹而進賢無遺嘉言罔
伏尤輔臣光輔第事六惟力行清潔者乃能休容
能好善亦惟極意休容好善者其力行清潔始真否
則怙於貨賄湛於寵利與慎于取于溺于恩怨威福
者皆非上臣之節也古今語庶相必稱唐楊綰杜黃
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杜黃裳更請選擇
賢才推誠委任則推賢好士固二賢所繇滅騶徹樂
音衣藍纓以折邪萌之根本與上下古今清臣既代

不數得清節者矣倘不能好善更媚嫉焉如王安石
用其學術驅逐宋諸賢竟以禍宋同一清節也楊綰
杜黃裳高名照映千古王安石禍人國且貽訕千古
何也其操行同其所以用其操行者異也此臣所願
者臣必為此勿為彼也夫世教所賴以不波者國是
耳如狂瀾之有砥柱焉矧忠邪鬱于政本尤不可一
日不甄別國運所賴以不頽者人材耳如大厦之有
梁棟焉矧忠讜越在長林尤不可一日不錄用惟揆
衡重地懲勸昭明空谷巖巖臣辟相望忠貞端臣之
此欽
士輻輳竝進相與董正天下刑益世道豈其微少臣
尚可易陂而為平撥亂而為治乎是則臣倦倦之極
思也當此阡危滿目所臣在驚心無可措手臣所言者
不能盡時艱千百之一二願年來宇宙所苦惟是陰
長陽消第令忠邪別白羣哲響臻亦足以盡否泰安
危之大較矣當事輔臣倘不以臣言愚慙設誠力行
天下尚可盱衡拭目快覩太平之業不然者令憫時
憂國之臣得臣說而存之亦古今道理與衰匡弼得
夫之林也惟臣望上垂神裁擇焉

萬曆疏鈔卷七

臣道類

余懋學 釋羣疑懲積蠹以明臣紀疏

陳璧 甄別大臣酌定去留以風臣節疏

趙標 上下嫌疑橫生乞申諭以昭臣節疏

汪若霖 主德日昭臣職宜恪疏

呂邦耀 臣工積弊乞申飭以保治安疏

王基洪 聖政維新臣職宜舉疏

沈鳳翔 聖政光輔在人臣節砥礪宜急疏

目錄

卷七

蕭淳 主上新政日隆臣下積弊未革疏

翁憲祥 撫按交代當嚴正郎出差非體疏

萬曆疏鈔卷七

臣道類

釋羣疑懲積蠹以明臣紀疏

余懋學 南京尚寶司卿 萬曆十三年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伏惟皇上躬上聖之資

秉好問之哲頃者徒步南郊召見輔臣即成湯桑林

之虞帝舜勅天之義亦不是過此誠明良千載之遇

忠臣思奮之秋也及三三臣工不畏公議互相攻擊

虧國家之體傷天地之和竊傷之 皇上有敬天

勤民之忱而諸臣無集思廣益之實 皇上有側身

修行之念而諸臣多淫朋比德之私 皇上以萬姓

之心為心諸臣不能以皇上之心為心諸臣角立

於下 皇上孤立於上可痛也亦可憾也夫蔡系周

孫愈賢逾探李植示形之惡而肆行排擊江東之羊

可立又預憂諸臣未然之禍而亟為論奏植等既指

諸臣為邪諸臣又指植等為邪是中隱微毫釐千里

然謂植等為邪百人而百不信何者彼所除者君側

之惡所發者罔上之奸未有顯然之過而遽冒不韙

之惡所發者罔上之奸未有顯然之過而遽冒不韙

之名其論不足據也謂攻植等為非邪百人而百不信何者彼所攻者為國家除大奸者也為天下誅亂賊者也今大奸尚未正法而植等先被惡名內之懷報復之私而外之來讒賊之口其亦有可疑也臣竊揆之諸臣與植等之不能相容其故有二其一張懋修王之鼎等身竊科名考官陸檄植應科等相繼降謫人心稱快然自三三臣外同時典試諸臣聞有乘機通賄者亦有徇私用情者人言嘖嘖雖風聞未必盡實而彼亦不無疑畏此三疑也其二張居正奪情

疏鈔

臣道

二

之時大臣科道交章保留獨吳中行等奮不顧身以明立時之大義正萬古之綱常今居正極死而中行等起用一時保留諸臣為首者雖被斥罰而聯署者寧無疑愧此三疑也三疑蓄於中而百妬生於外倖釁者因之以乘間速化者因之以構讒諸臣之際愈深而讒賊之口愈肆是非倒置賢否混淆此詩人所致蒼蠅之刺而帝舜所以履珍行之聖也臣嘗以為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當嚴嵩濁政之時中外諸臣鮮不依阿煥忍以苟

富貴即大學士徐階號為賢者亦且唯唯奉承深自結納後來當軸輔政舉嚴嵩之弊政而盡掃之舉嚴嵩之弊人而盡更之世道人心翕然丕變故天下之人俱稱階後日之功而忘其前日之失何也彼以為始之遷就其間者養其身以有待也後之撥亂反正者奮其身以有為也均之乎為國之公心也居正擅作威福壞亂綱常不有謗謔之直固無以伸大義於一時不有唯唯之容亦無以幹元化於今日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紀綱之僕人亦孰不諒其心之非

疏鈔

臣道

三

苟富貴而圖後功者今世道大明聖主獨斷則洗心滌慮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時矣乃猶嘒嘒不置滄訛成風異者曰居正之餘焰不可不盡滅也游七徐爵之罪不可不亟正也同者又曰居正之簿錄已甚為之求增結也曾省吾之賊數太溢為之求減追也夫是非不兩立賞罰不並施居正省吾之功罪昭然在天下處分在聖斷其屢言而不置者固為深求其違眾而稱寬者尤為曲護前日之依違猶可言也今日之曲護不可言也夫罪人未除無故而攻謫發之

臣後來誰復敢爲。陛下言事者建言諸臣一網打盡。卽有一二偶遺亦安得不懷疑懼。今日中外臣民皆曰馮保且復進也。張居正之官職且復而其子且復起用也。游七徐爵之罪且復脫也。彼誠見近日之迹可疑而遂以爲信。然此誠社稷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判。人心邪正之辨。不可不早見而預待之者也。今江東之擢爲太僕少卿。稍足以解四方之惑。然吳中行之請假沈思孝之乞罷。是非尚未別白。則邪正安所適從。自古未有薰蕕共器。議論兩可以爲治者。

疏鈔

臣道

是故欲正人心在明國。是欲定羣議在釋羣疑。臣以爲陛下今日宜煥發德音。明詔在廷諸臣。已往之愆不得深究。將來之惡不可逾探。論李植等當居寵思危。不得怠於宦成。以墮晚節。論科道官當大心體物。不得過於苛求。以傷大體。俾植等無疑於諸臣。諸臣亦無疑於植等。庶幾和氣薰蒸。庶明勵翼。都俞吁咈之盛不在唐虞。而在今日。廟堂之上矣。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衆言淆亂。當折諸聖。植等三臣。陛下所親嘉其功而擢用之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嫉之。

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詎敢與之爲忤乎。臣見其姻連肺腑。身冒不韙。而諸臣輒擬之爲王佐者。以彼視植。其人品高下。何如也。詳於未定之人品。而媚於已著之奸惡。輕於攻。陛下之所用而重於薦。政府之所結。此其心之公私邪正。天下自有能辨之者。方今發言盈庭。民聽滋惑。惟陛下以大義斷之。則一言而民聽不惑。國是大明。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之謂也。臣又惟天下之治亂。係庶官庶官之表率。係朝廷今日庶官之靈相。沿有

疏鈔

臣道

十而貪酷不與焉。臣請究言之。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之道也。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引以爲輔導之功。一事之失。輒推以爲挽回之難。其於善則稱君之義。謂何此誣上之奸。其盡一也。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夫命討大政。天子猶不敢自尊而歸之於天。而况人臣乎。今中外臣寮一有進用。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銓曹則曰。我所推轂也。文選又曰。我所推舉也。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國典之謂何。而因以爲

市此招權之弊其蠹二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陛下天縱神聖羣臣莫及然且虛懷納諫有順無強言內操即止內操言織造即減織造乃二三大寮稍有違言輒奮袂攘臂怒目而視夫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已則不受善言而往往望下明主之受諫何藏身之不忍也此諱疾之失其蠹三也記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大臣之義要於以天下萬世之心處天下萬世之事而已無與焉今中外臣工往往探上人之意向而

疏鈔

臣道

六

不顧公論之是非論人則愛者錄之憎者攻之行政則喜者舉之妨者罷之蓋自張居正當軸以來為然而今日恬不之變此承望之私其蠹四也傳曰君子而不同是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夫君命可否猶不可同而况臣下乎今當路有一主持則羣工轉相倡和上者惟予言而莫之違下者惟其言而莫之違不是者則羣詬及之上下比同具曰予聖蓋寧敢於忤天子之命而不敢於違大臣之言失今

不圖鼠將為虎此雷同之弊其蠹五也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古者諫無常官我國家舊制亦許諸人直言無隱近日部屬諸臣每有建白輒加沮抑一則曰出位二則曰越俎沮天下忠臣之心長奸邪壅蔽之漸此阻塞之奸其蠹六也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又曰勿欺也近自張居正擅權蒙蔽主聽道路以目皇上毅然罪之宇內肅泰生乎居正之後者可以戒矣乃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原任刑部尚書某者公論不齒近日之斥大快人心顧連章累牘為之申雪

疏鈔

臣道

七

將謂日月之明可以一指蔽乎此欺罔之奸其蠹七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記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已之為害小之傷共濟之忠大之債國家之事近日中外臣寮或大臣自相攻擊或言官互相詆排或南北交相瀆奏始之以自用之私而終之以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始之者一線而終之者滔天則勝心為之也此爭勝之弊其蠹八也衰世好諛將由惡終 臣先年建白末以此事為防

迨于今十有二年而此風之滋日甚一日言及大臣則誇伊傅之復生言及中貴則誇小心之翼翼言及邊帥則誇召虎之復出言及有司則誇卓魯之再作上之結歡於大臣而下之求媚於屬吏內之納交於近待而外之通賂於邊帥 陛下不觀張居正之在事乎上書者不曰伊周則曰舜禹不曰精忠貫日則曰純德格天乃今權奸逾黨唾罵不置彼一人之身而忠逾乍異此無他由居正好諛而讜論不聞也假令居正斥遠諛佞進用忠言前雖無舜禹之阿後亦疏鈔 巨道 八

臣一二大臣實似之長告訐之風乖治理之常其防不可不預也此乖戾之失其蠹十也夫是十蠹者雖不至如貪吏之浚民脂酷吏之戕民命然貪酷之害止於一方十蠹之害流於天下貪酷之禍顯而易見十蠹之禍隱而難知易見者稍知自愛決有不為即有犯者國家猶得以官刑治之若難知者其心或私其迹似公即賢人君子有不免誤以為是溺其中而不自覺焉國家以為賢人君子也亦遂以其所為為是而不加察一倡羣和上好下甚其流之弊不至於毒天下禍人心不止也記曰百官者萬民之表也大

安得有奸相之罵哉殷鑒不遠巧言如簧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諛佞之弊其蠹九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是故天下不患無喜事之臣而患無任事之臣任事之臣智也喜事之臣鑿也今兩京大臣固多老成却慮為國遠猶然亦間有自負時流勇於自見務建白以為名高侵職掌而受詞狀不思治有定體乖之則民慢政有常經拂之則民違彼荆公之新法何嘗不曰利國利民哉卒之法行民擾而荆公蒙不韙之名者則以拂經而乖體也而今

臣者百官之倡也大臣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一於正而天下治矣此今日之所當講求者臣先年以言事觸忤張居正居正即欲甘心於臣賴陛下聖明臣得不死後居正乘臣鄉里私鬪移書撫按欲以中臣致臣於死賴撫按諸臣秉正自持臣又得不死今臣幸蒙起廢海陟卿秩中夜思惟天恩高厚凡昔者不死之身皆臣陛下生成之賜何愛一死而不勇在圖報以答消埃之萬一哉今臣雖脫言責

然効忠一念猶不能已語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
今羣疑積蠹中外臣民無不知其當釋當禁而卒無
有以其事言者得失患於中而積威劫於外如南京
吏科給事中劉一相者固世所稱敢言任事之臣也
而吏部出之為僉事自一相去而天下益箝口卷舌
矣知之者既憚而不敢不知者又肆而無忌臣而不
言誰敢肯為臣陛下言者臣感恩圖報鼎鑊不避乃
若名位得喪則已付之度外矣

疏鈔

臣道

甄別大臣年次品酌定去留以風臣節疏

陳璧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十一月

臣伏觀近日章奏兩京卿三大臣有以七十引年及
衰病乞骸骨者間多懇切情見乎詞皆仰荷明旨慰
留槩未得請夫國家之事多得於老成持重之臣而
失於新進喜事之少年茲者臣皇上愛惜耆舊任用
老成誠圖治至計臣何容喙顧臣待罪禮科得以禮
人言臣七十而引年致政禮之經也三代而下幸由
無改豈盡以精神衰憊令得弛負擔息肩於垂老之

疏鈔

臣道

一一

年已哉良亦以上足之分咸或當如是進退之間固
人臣之所由以明節耳今大臣之中以衰病引年者
固未必盡然要之其說有肆有分甘恬退性淡聲華
爵祿不入其心嘗決於高蹈遠引以遂其志者上也
有度可而進知難而退量權審勢其於出處去就之
大閑斤斤然繩墨守之惟恐萬一有踰而喪其平生
者又其上也有年與時馳意與歲去立身行已誠
無可議而自揣其精神力量不能鼓舞恐負任使於
清時者次也其或有年力近衰品落猶存然先曾受

人譏彈吹毛而求其疵洗垢而索之癥義不受辱者
又其次矣凡是肆者皆不能久安於位往往期於一
去以明其志蓋亦以大臣進退之義臣子立身之節
當如是已矣夫國無老成人誰與共理 皇上於四
者之中梟狗其請則國空虛固為不可但暮齡衰態
難於臥治畏譏憂讒紛以生嫌此其為弊尤不宜因
循歲月者獨不當稍甄別之而量為去留乎 臣願
皇上由今以始於凡卿貳大臣有以七十引年及衰
病陳乞者除碩德偉望素孚人心朝廷之委任獨隆
而其臣負荷為特鉅且年雖七十精神未衰義不容
苟去者簡在宸衷特旨勉留外其他委任權力不同
或年果逾例或病非矯飾俱以勅下該部從公覆覈
慎加甄別察其年力才品宜於休致酌議上請許令
致仕一以優耆舊之高年一以全諸臣之末路庶幾
國體臣節兩無虧也或者謂其廢大臣皆採諸輿論
晉用未久不能輒罷 竊以為不然夫遺逸諸臣向
當伏居巖穴之時韜光晦跡進不干主知退不飾時
譽 皇上一旦嘉擢寵以不次之遷拔茅連茹風聲

疏鈔

目述

二

所被已足以示天下趨尚之路矣向以耋老而殊其
用今以既老既病而聽其去刻印銷印總歸無我其
於國是曷嘗有所損耶矧潔謹清修之士在朝固可
廉頑立懦在野亦能振世勵俗歸之林莽使賢士大
夫有所造請而矜式後生小子有所考德而問業則
表正鄉閭未必於盛時治化無少補焉爾夫何取於
窮其力斃其身而後已也 皇上誠擇其年力已衰
而品最貴者禮而去之如漢之於二疏焉既去之後
而間存逸典間或舉行以示章異則進退義明不惟
大臣之晚節可全而禮教未行臣下有不敦節行廉
恥以事其上者未之有也 臣愚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疏鈔

目述

十三

上下嫌疑橫生乞申諭以昭臣節疏

趙標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惟人臣不以名飾相砥礪不顧國家之利害而選
 與闕葺滿羣枉之門者是為不忠而無益於國者也
 人臣過以名節自矜詡不顧國家之利害而誇張揚
 厲招眾多之口者是亦不忠而無益於國者也顧前
 之弊多出於愚不肖而後之弊則多出於賢智夫至
 於賢智而國家卒不賴其用此臣之所以歎歎太息
 而與憐才之嘆者也頃該吏科都給事中員缺吏部
 疏臣以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具疏力辭命下部議及吏
 部具疏辭列頗干臣聖怒賴閣臣申救量示薄罰此
 蓋起於弘綱一念之引嫌避疑事遂决裂至是從此
 以往臣展轉反思難於歸結嫌疑之誤國誤人乃如
 此臣惟弘綱之始辭也豈不以前是科臣以議論不
 合而去吾固非希冀苟合者吾安得而不辭臣以為
 辭之猶可而謾語寄傲深文巧詆既託志於霄漢之
 上復銳意於毫芒之內睥睨凌厲之態與駕馭籠絡
 之術互用而雜施是豈其雄才妙思藻績簇於筆端

良工獨苦抑宦成名立得失橫於胃內金注乃惜耶
 夫天下君子小人各有操趨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
 度欲為君子不得不抑小人欲扶持正論不得不排
 息邪說以弘綱之聰明才識其於時事人品豈不丁
 然五內而顧辭非所辭讓非所讓是何視己之名節
 若掌珠之不可輕毀視朝廷之名位土苴而可輕授
 耶是何沾沾自喜縹緲如雲際鶴而又勞勞自營局
 促效轍下駒耶且天下人情不甚相遠已處其清人
 將誰處其濁已處其察察人將誰處其汶汶此以涉

疏臣形迹而去後來者將必復然來者踵故套而辭繼之
 者又必復然視紫薇青瑣之司為納汗藏疾之藪甘
 虛位曠官之罪為博名擅節之階此果公耶私耶有
 益於國耶無益於國耶矢為臣不易涉世實難如我
 為君子而人即以君子待我以君子之境處我以君
 子之事任我明白坦然作一君子則硜硜之士可與
 能之唯夫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措躬於可清可濁之
 地行已於多疑多懼之秋而能隨試輒效百折不回
 言之鳧不浴而自白蓮出泥而不染乃為大雅卓爾

不羣嗟嗟朝廷亦何負於人苟有心爲國卽薄宦皆可表豎汗地翻足明心矧都諫重任冠冕省垣彈壓百僚主持國是得其志則秉公奉正而行不得其志則抽身潔迹而去光明正大何嫌何疑而乃視之若浼畏之如虎而竟爲朝廷貽一難結之事如棼絲也臣以爲此皆崇辭讓之虛文昧當官之實節成一已之浮名貽國家之本累正所謂人臣私便身圖而爲國家謀不忠者也伏乞聖明大加申飭以後再有踵前弊套者必罪勿貸庶人無擇官而事端可塞矣

疏鈔

臣道

十六

然此之言明臣飾也抑末也至如人君所託重而恃力者唯相所分任而責成者唯百官今宰執未敢信皇上百官未敢信宰執上下疑沮何以圖治臣以爲宰臣欲示信於百官不必其用大行政盡與已合第在開誠布公答慰羣情臣皇上欲示信於宰執不必虛言糜文曲全體而第在諫聽計從助成德美臣復觀數年以前苦才壅今日殊患才乏前日之人心喜議論今日之心厭議論蓋亂而思治人情大都卽如頃者輔臣交泰之疏一出大小臣工懽忻鼓舞咸

快心拭目願觀蕩平之盛從前躡嚚何啻冰消霧釋也柰之何前愆方蓋後隙復生補漏中流已屬太晚亡羊岐路何所適從然事體之儘難調停唯今日小隙之容易補復亦唯今日蓋人心至平錙銖不容加減爲今之計急當收拾人心欲得人心急當收錄民譽況今省掖員缺太多一二名流曾居都諫惜其正當驅馳之年永棄麋鹿之壑若下尺一徵書俾之單車就道庶人望旣歸羣議可解與輔臣前日之言正爲一律今日之過可以相準人心之離合聚散關係

疏鈔

臣道

一七

於此舉匪渺小是在輔臣極力叩關皇上俯心降札而已如自此之外更求別術卽令盡心躊躇不免勞費講說臣愚睹輿論之沸騰恐因小而掩大幸迷途之未遠願求是以懲非草茅之愚策是廟廊之忠告耳臣一得之見不識忌諱伏惟 聖明裁擇

主德日昭臣職宜恪疏

汪若霖 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最驚下月列諫垣伏睹聖明在上乘陽佈令與物
 司熙行善如流剔弊若掃九重之內毅然澄斷如日
 月中天自古帝王令德永圖曠然未有者矣顧 皇
 上宵旰自勤而臣下悠悠莫肯夙夜非忠也 皇上
 灑濯以待而臣下因仍不精白以承休非義也俗流
 寢失其初情勝遂乘其便人各幾倖事每叢疵有君
 無臣之世 臣 竊痛之臣戶垣也宜問天下登耗損益
 疏鈔 臣道 一八

之數而大學絜矩為政則理財用人實相經緯敢疏
 其槩惟聖明裁察一曰恤民則課吏宜嚴頃者 皇
 上停征肆赦蕩然與天下更始至仁也 臣 竊謂上實
 有澤而下不必究也夫天下非無循良之吏如龔黃
 其人也然而名實有不相應者矣棘催科而勸課則
 善修文法而愷悌則薄甚之則虐焰張矣夫朝廷用
 一財必經會計焉黷吏者直恣給壑耳不問鬻妻賣
 子也朝廷刑一人必加評伏焉驚吏者直用鍛鍊耳
 不聞坐諸嘉石也迨夫雜流賤秩去民逾近股民逾

深坐嬰兒於虎狼之側無不盡者夫監司者糾令守
 者也法非盡行也相暱相伺乃有付之不知者矣即
 知而不盡以聞之撫按也聞之撫按矣又未必一一
 覆章彈也且夫犯賊法以千百計人無辜而死者累
 累矣然而率從量調重之乃得廢斥耳間有奉旨問
 者又轉展而釋法耳彼流冤幽壑之氓安有重繭而
 叩闕下者哉盜起亂滋誰執其咎而監司者方且人
 薦人升罕聞黑白地如傳舍官類飄蓬將焉賴之且
 夫綉衣直指之使風行雷動實儼天威奈何令其左
 疏鈔 臣道 一九

右易而以免代行簡書之不尊奸瑕之緣起則必自
 此矣故紀綱必張德澤乃降若吏貪酷宜追比如律
 間擇一二監司以示激揚民其有寧乎昔人有言詔
 書掛壁奸吏到門 臣 正為 皇上今日浩蕩之恩不
 可負也一曰制用則經費宜審頃者 皇上酌盈濟
 虛與部臣持籌而議至核矣 臣 竊謂守財之妬而不
 察其變終貧困也今天下獨苦邊餉爾太倉歲入四
 百萬而竭蹶輸九塞以為常非制也國初倚民屯矣
 偶告急則議京運未有放濫如今日者也夫烽火非

數警也影占逃亡之數其甚夥也不可清乎民屯宿
通與夫地荒蕪而不治者不可問乎迺餉臣常以節
括報功矣不可以其數相抵論乎類造虛章何關實
筆走取國家膏血外啖虜而內媚要津貴人以飾歡
自京營十萬詭冒單虛安可窮詰不謂國家以全力
注封疆翻成積弊也河上之役幾同塞下頻年壁馬
焚然動經百萬今龜勉輻輳又八十萬民間調發更
不笑此非可數數常試也語云不大費者不永寧不
知朱旺口可保百年無事否夫漢天子不能具鈞駟
此金
以爲誦豈有皇皇帝廷蕭然環堵而可姑寢閣者
千萬之溢估可更諸厥之滯材可問仍以浮稅半資
加鳩僞焉漸之歲月何爲而不成且夫一役之興內
外胥隸張口待飽商人匠卒乘而爲好蓋以資量工
十不能五此何例何梗不可劃然剗刷也天下捉衿
震席之日人臣隨其所在固宜愛惜以費成節因節
求生如蘇武所謂毫釐而往莫不有益安得避怨襲
謬以一旦吳支之患遺君父哉天下事患不能任
耳趙充國金城便宜一再上而竟得奏功陶侃竹頭

木屑綜理不遺古人夫畧如此何可談也一日任官
則儉濫宜兩項者皇主簡用臣工惟日不足則恢
乎翕受敷及有受臣竊謂今之隱瑕而冒寵者當自
此也夫在人與嬖者殊懸巨點與老成易溷方今內
外大臣豈無重計典稔違公評而尚難容在位者
朝廷取貴夫自有禮矣即有斥摘不遽譴阿亦曰堯
之於鯀將姑試之奈何猥自顧迷乎夫大臣者亦知
殊恩之不可終徼也而不能不彌縫以曲飭之而又終
憐於衆正之與收也亦不能不廣邪類以陰固之既狐
媚而鬼營益鴟張而虎負高官大爵傲然擬以爲藏
身之窟而世俗悠悠方且姑息相蒙轉增華靡此何
可以風天下也唐德宗以不覺盧杞爲恨宋臣夏竦
斥而百官庶民莫不相賀豈細故哉夫國家不悛延
首以報功臣其非常耳及今循例虛張罔稽實效渺
焉于州羊賤錦衣承敝袴至有挾貨而崛起者可
爲愕然且夫以貨入官非國家之利也年來用訕例
紛入競奔爲既梗銓路亦穢世風夫小民一金至權
皮骨豪人富屋視巨萬如癩疥耳乃奈日白丁明日

青綬流品消溷奸慝蓋藏朝廷曾憑藉幾何而令其持券負債涵茹無窮也夫用人如汲水然濁浪不淨則清源不次謂大臣有曾經公劾自慚物望者亟一去避賢者路是後主爵不得列推而邊功宜核開納宜裁則聖人所以惜繁縷之故也一曰廣言則直氣宜振頃者皇上亟補臺諫諸臣即關門建鐸不加勸矣臣竊謂臣今不昌言以報皇上者大負也夫臣科未三道寔非崇也然職司封駁義重糾彈請劔埋輪肅清中外其誰干之年來時當齟齬人何此淺深一有指斥輒恣言辯而言者皆受其偏輕之勢此何體也夫白簡奏事例許風聞將折奸於未萌亦銷彙於友張豈備兩造之紛紛哉即事偶覆益充當席藁安得肆焉及辱甚且詆誣之又甚且詛呪之諫言雖卑與宰相等夫以皇上實耳目之而授之言矣非但其乎是何太無人臣禮也夫是猶請自上裁者也若謾詞不語揭報章迹類匿名術同射影置之則梟聲已也按之則鼠首無端公托朝廷行其閃爍此何法也蓋有黠吏制上官流言撼風紀旁猜橫議

無翼而飛朝廷是非之權番若在下倒持若此何怪大猾之縱容乎歐陽修有言諫天子則易言大臣則難其機如此可為扼腕願自今天下公議一歸臺諫不舉者有罰即例推之典時宜振飭而大臣被一聽宸斷苟非公事不得辯言以傷國體此所以重朝廷而肅威福之大柄也臣草野迂狂不識時務謬謂天下盛衰之勢泰否之機隱括如此皇上遠照穆清斷然不惑力回世運實迓天庥惟是獨運為勞久敝宜振天下豈無刻意制節之臣而已竭之日徒節何補天下豈無小心守法之臣而已敝之法即守益焚清議不行賢不肖相質天下大勢如人患痿元首自強而耳目手足相視莫起可為太息春秋紀周宣王蹶然中興之業實藉仲甫詩曰肅肅王命仲甫甫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夫古今人豈相遠哉伏乞一明睿斷特諭三輔弼祗令共之大義察時勢之所極提領振綱然肇蓋天下黎庶如何常康國家物力如何當足中外臣鄰何以甄別激勸

此金

八巨道

二三

疏金

八巨道

二三

俾無異議仍嚴勅部院諸臣各靖乃心以率厥屬要在釐奸舉墜一稟舊章使四海之內醇固精明邪氣不作 皇二高拱而競祖宗無疆之烈豈不偉哉正始和正萬物發陽之會一王布象之初懇惟聖明留意

臣工積弊醞釀多端乞申飭以保治安疏

臣邦耀 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觀之書曰石克艱厥后即繼之曰臣克艱厥臣元月戎即繼之曰股肱良哉蓋后之所以為后者王於操操者秉威福以獨斷功罪昭然而不可欺則元首明而百工有所稟令臣之所以為臣者主於守守者盡職掌以分勞典章確然而不敢亂則股肱良而一人可以無為我之皇上負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為之畧原自可以追追堯舜下邁禹湯茲者值元孫誕

疏鈔

臣達

二二五

育之期 聖母崇號之際嘉謨無待於入告宸斷特出以推行補臺諫之缺則闕門之典也甦冤滯之獄則解網之恩也罷無用之開採則投珠抵璧之風也真可謂克艱厥后矣而克艱厥臣者尚泄泄然未見其盡真可謂元首明矣而股肱良者尚茫茫然未見其以臣不克艱則后獨任其勞而令共之誼廢股肱不良則元首獨受其弊而兼脞之患生臣請以向來積蠹之因與今日祛蠹之策為 皇上畧陳之惟聖明垂聽焉 曰法絕陵夷法者天地可與並立列聖

之所申明臣工以此為功罪之衡 皇上以此為賞
 罰之案顧小臣止司一法之職務曠官者得以據職
 而糾邪大凡實握萬法之機權徇私者多至乘機而
 以為常亦以不盡法而為故今日紛更喜事者雖少
 曲順人情者頗多輔臣擬旨必下部院之議以為公
 而實欲分其責部院議覆又藉撫按之勤以為據而
 因以相其機大者如此小者何獨不然近者如此遠
 者何獨不然徘徊於歲月之間授受於文移之內掩
 藏粉飾何所不同久而兩請上裁終是含糊了事若
 遇事復決裂又勞聖慮焦思揆厥所元賞罰不斷若
 盡法者必賞撓法者必罰授意者不許開調停之路
 受事者不許起規詭之門勘議不當即坐勘議者題
 署不的即坐題覆者任八者責之更重職近者罪之
 所則公令而事權一人皆精自以事上矣一日
 人才操雜六之生才原為世用若其無用何取於才
 才而真也即一絲一粟老微能亦裨實濟才而不實
 也縱掀天揭地之美譽也是浮名近者流品之擇不

精真偽之途易混賢者無異於不肖不肖者無以異
 於賢獎冠垢服以為高而未必其明於大體揮霍大
 言以為任口未必其確有成謀俯仰周旋隨機便發
 一為通矣而通於酬酢者或窒於當官深匿韜晦緘
 口寡言見為密矣而密於持祿者或踈於習政平居
 畫諾猶可進譽而苟容有事助勦必至周章而失據
 以為莫若以其人責其事以其事責其功司銓衡
 者則視其黜陟之公司錢穀者則稽其出納之當司
 典禮者則考其損益之正司兵戎者則核其簡練之
 精司刑法者則察其兩造之孚司水土者則審其四
 民之利待之各適其分用之必盡其才實心任事者
 見庸虛辭飾聽者不錄則人各爭於其職而朝廷得
 真才之用矣一日名器濫觴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
 其才地非其必舊章未合物望未孚便是私昵而官
 惡德而爵揆之今日此實厲階高懸清華之班蘊崇
 穢惡金吾保傳之秩習長姦欺牛驥同皂薰蕕共器

遂使英才短氣豪傑灰心冒得者雖自以為榮有志者實羞與為伍况錫予不重則名器反為之輕名器既輕則朝廷亦因而不重臣以為莫若持慎重之典上先幸之門德懋者斯懋之官功懋者斯懋之賞則臣之柄操之自上而人知所勸懲矣一日士風頹靡人止一精神不盡於官常必圖其私便人孰無交友不引進采正必湊集乎邪若今日之養交乃將來之犬害座主之出復有座主門生之外復有門生分黨與不念朝廷戀崇官不顧廉恥或露正直之概於流金

臣道

二六

者在臣為牢不可破之病在廟堂為必不可緩之圖機括在輔臣必任怨捐私斯可祛因循之習事宜在部院無門例破法遂至扇苟且之風同寅協恭一德分猷共念濟濟師師何憂咸熙之績不成而六平之業不奏也若徒望皇上之宵旰圖維鉅細經慮而臣工乃高談坐視虛竊寵榮豈為后者當任其艱而為臣者當享其易哉豈率作興事獨責之元首而慎乃憲顧不屬之股肱哉區區末議仰贊聖明懇祈採納施行世道幸甚宗社幸甚

臣道

二九

聖政維新臣職宜舉疏

王基洪 江西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以蓬藿王濫竿仕籍三年作養二年候補竊見
 文事日非民生漸促人心搖惑士氣銷靡臣謂天下
 事從此蓋不可知矣不謂天啓聖衷一旦幡然悉更
 弊政永新令圖閭閻有擊壤之歌士類有彈冠之慶
 此社稷無疆之休聖明不朽之業臣即叨受新命予
 以言責亦惟仰贊盛美共歌太平何敢掇拾浮言塵
 瀆聖聽顧君有美而不能將順者非忠臣有懷而不
 疏鈔 臣道 三十一

能獻納者亦非忠臣之區區以為更新之道固在拔
 本塞源尤當改絃易轍今有事勢徃於積習人情安
 若固常日甚一日將至決裂其釀成之原蓋在下而
 不在上而轉移之機則在上而不在下敢竭愚衷臚
 引上請亦泰山之土壤河海之細流也惟聖明垂察
 臣一臣賢臣之當辨臣聞聖主之功在於得人得
 人之術在於知人伊尹曰王者得賢才以輔然後治
 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安民蓋國家之運非泰則否而
 人品非正則邪邪正之用舍國運隨之昔唐憲宗問

開元時則治天寶時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絳對
 以玄宗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圖治左右前後皆正
 人也及林甫凶忠得君專引奸邪分總要劇於是
 臣不聞直言內則監臣誘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
 進此開元天寶治亂之由也蓋用一君子則眾君子
 進而相與成其功用一小人則眾小人進而相與煽
 其禍然君子每難進而易退小人則易進而難退君
 子第一心為國甘犯顏色觸忌諱皆所時有且寡援
 也小人專以窺闕為精神以結納為深計排逐異已
 疏鈔 臣道 三十一

引用奸邪百計彌縫莫測其端故林甫之奸人皆知
 之而玄宗方欲高居委以政事盧杞之奸人皆知之
 而德宗方以為忠清強介更有一種未形之惡垢衣
 敝履依門傍戶外示清介內實依阿呼朋引類將至
 司升此山濤所謂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蘇洵所謂其
 臣不可勝言者也方今聖政更新內外臣工必且洗
 心滌慮仰贊聖明臣亦何敢泥其往事途其將來惟
 是媞毋利於昏鑑盜賊惡夫皎月恐大明當天而豐
 蔀尚在潛滋暗長後不可知此人才消長之會世道

治忽之關蓋左右已多煬灶之奸奸邪更饒要君之術所為撤障蔽而折邪萌者恃有 皇上之明斷昔齊威王以左右之毀而封卽墨以左右之譽而烹阿臣夫豈以 皇上而見不及此哉此 謂賢奸之當臣也其二曰名實之當稽 祖宗創制設法立綱陳紀有是實而後有是名未有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乃昔之為政也緣實以成名今之為政也徇名而忘實吏部職在用人名為銓部欲其平也繁簡難易一聽之掣簽已非量才授任之意乃今之掣簽亦成故疏鈔 臣道 三三

否也漕河之役功罪不問大工之役貂璫是參水衡之金錢傾倒無餘可農之外藏搜括殆盡以天下有限之才填此無窮之壑悠焉游焉何所底止此臣之臣焉天懼也諸如此弊亦每申飭未見奉行人情便於利己習俗視為泛常即有一二實心任事之人甫見更張已自騰沸蓋昔以法而制情今則以情而抑法康澄所謂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者此也此臣謂名之當稽也其三曰賞罰之宜慎夫賞罰者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也唐陸贄曰立國之道疏鈔 臣道 三三

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是乎名器之為重也今日賞罰失其則矣而邊功尤其濫觴者蓋近日邊事惟務彌縫罔臻實效掩敗以為功彰一以成百自東征南討每事調停恩寵濫加人懷僥倖於是上下相蒙中外相濟機臣一戾宇不可破金吾世胃累累若若日積月累秩躋公侯夫六臣受國厚恩身躋崇階富貴已極乃上不畏天道惡盈之禍下不羞路人負乘之譏使統袴黃口坐擁金紫豈敢袴以待有功之意哉以非常之

典等為尋常之用則人不知榮以有功之人僅同無
功之賞則人不知恩至於不知榮不知恩則亦不知
畏朝廷激切之典不幾乎窮哉近又見科臣陳尚象
論資以功征番寇役兵部以此言其功吏部以此復
其職夫尚象原未同朝臣不知其素履第聞其以建
言去位則亦骨鯁者流也輸資助兵亦自急公之義
豈遂階之以求進朝廷用人自有黜陟之大典士人
處已自有進退之太節若以建言賜環自是堂堂正
正何以利為捷徑得無冷不肖者襲其迹而生心賢

疏鈔

巨道

三四

者觀其效而嗛念乎其所關係世道人心良非細故
此謂賞罰之當慎也其四曰言路之當開夫言路
之通塞係國家之治亂言者所以防壅蔽而遏邪萌
也昔有諫鼓求謗之陳鐘磬鞀鐸之設至漢則求言
之詔無日不下宋則開言路之疏無日不上我聖
聖慮脩省實政問至再三而該部條陳止以青衣角
帶苟且塞責乃求良一節卒不取焉說者謂其籍人

口以媚執政良為可恨至臺諫則有言責矣掃門者
既甘於睡犬之吠扼腕者有鑒於仗馬之鳴奸黨日
熾讜論罕聞夫始皇之威諫諍而死者二十七人而
其焦猶挺身以就鑊今皇上有包荒之度大臣無
如鹿之奸而敢言之氣顧獨讓於叔世者豈古今之
人如其不相及哉蓋古之死者雖不得其言猶得
其名今之去法泯泯默默莫知其端如白瑜之以其澳
池而去玉玉駢之以文諷也而去借事中傷捷如桴
鼓天下之入觀此光景其誰不寒心而消萎哉

疏鈔

巨道

三五

今之進言者指及乘輿者十常八九言及執政者十
無二三則言執政忌自難其人矣乃言皇上者毋
荷優容言執政者必遭擯斥人懷畏懼簡默成風使
天下之人敢於言皇上而不敢於言執政即有大
奸大惡皇上亦何從而知之宋蘇軾有云奸臣之
於也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又曰養狗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
狗畜犬所以防奸亦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則言
路固皇上之耳目也可自蔽塞哉又有說焉

來章奏大半留中人遂有疑其中格者聖鑒昭然萬
無此理而臣以為欲解衆庶之疑當立共見之法合
無令六科給事中日輪一員侍文華門將一日奏章
開珠語總列一疏至晚奏上庶乎中外不隔人疑
洵釋而亦可以防壅蔽之患矣此臣謂言路之當開
也方今萬事俱弛衆志未肅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
衣機在廟堂間不容緩而善人者天地之紀政之
所由孔子所謂為政在人孟子所謂急先務者蓋得
其人則名實核矣賞罰當矣言路通矣不得其人則
名實淆矣賞罰濫矣言路塞矣此又端本澄源提綱
挈領之道惟願皇上垂神採納焉

疏鈔

臣道

三二六

聖政光輔在人臣節砥礪宜急疏

沈鳳翔

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至謫劣猥蒙主上以縣令拔置諫垣蓋明以言責
予臣令天下事悉得直陳無諱其有槩於衷久矣幸
際聖明轉圜之會闡澤旁流羣心遐望海內外頤頤
然咸謂太平指日而國運丕昌也微臣揚勵不暇敢
伏妾塵天聽哉惟是有君無臣自昔歎之至於今臣
節多乖無能佐明主以終堯舜之治為可痛也夫所
謂節者非斤斤抱咫尺而不一適於用之謂也良心
具在世道攸關律其身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淡其志
於功名富貴之外一介獨嚴九鼎可任乃足術耳夷
考先正立朝手采凝峻令人跬步無敢越軼而或偶
聞人言則不計及言者之當否也曰我實望輕以招
侮席藻引退蓋不退不已故一出處為世羽儀風
起頑懦助垂竹帛斯各自完其節而朝廷益尊數年
以來巧宦蠅營真心狼狽小臣姑亡論所號大僚鉅
卿為天子改容而託重者曷宜繆自涼菲然而視先
正遠矣其有笑罵自由儼然簪紱固為頑頓之極亦

疏鈔

臣道

三七

有居恒雖伏善匿下其身至不敢馬行於平交而甫
經彈射慚忿乘之工簧舌以覆敗端肆詬詈以制羣
吻或詭而昌詞乞勘又詭而堅臥希留此其人可知
矣孔子所為嚴患失於鄙夫而發隱恥於穀祿也頃
接邸報見兵部尚書蕭大亨力求休致庶幾止足之
義職竊躓之 皇上優禮耆舊曲全晚節當必自出
宸斷遂彼素心不令其復滋多口者獨計珠池寶井
之為滇粵患匪朝夕故矣 皇上下詔封閉加與更
始即古投珠抵璧何以尚茲斯蓋出阨危而祗席之

疏鈔

臣道

三二八

誠大惠也昔武烈稱兢不獨其却貢懷遠之為兢兢
飛廉惡來輩並日而殛故百姓用寧而垂拱以治今
督兩廣撫滇雲為 皇上子惠元元者非戴燿陳用
賓乎滇粵之間大寇雖殲諸蠻叢豩非所為厯宵旰
而號難馴者乎戴燿以鍾鳴漏盡之年為全身保家
之計往事不敢掇矣近且膽落於中消之覺察而膠
漆日深心折於三司之解和而彈壓無主百粵之民
奚賴焉至滇中孤懸天末夷夏雜處即得廉明果毅
之臣正已率屬猶懼不能丕彰威德立起瘡痍

賓貪功冒賞括衆肥資計典既逃滿志肆溢夫民間
側目搬運猶曰道路哭耳毋逼也 且而訝運者之踵
至也曰此夫豈以是為百年殉身之而累累若是吾
老矣倘執手相訣亦子情也用賓雖曾具疏乞休然
時時開門人人納賄此豈陳情者所為蓋絕裾之意
多嚮趨之計熟不知有母安知有君欲精白乃心戮
力王室必不得之數矣國家於若輩豈有愛焉而俾
建牙一方魚肉靡爛於無窮也如 皇上投珠抵璧
之政何蓋穢聲久著民怨蠶生信無如此兩臣者治

疏鈔

臣道

三二九

去太甚庶足惕真心於不死挽頽俗於將墜即有稍
稍不檢者必將悚志三尺漸歸於正臣等亦得相安
於無言而不然者憑城營窟將操勝於粵援染指濫
觴益潰坊於破甑轉相窺矚摹倣靡窮世道人心江
河日下豈不深可慮哉故 特以臣節一語激發其
本心之良令之自艾自奮以希蹤先哲佐聖政而代
有終耳伏願 皇上超然遠覽斷然必行如兩臣者
亟賜罷斥顯示明旨於天下惟在篤意愛民力清仕
路其有踵習前弊不難以身為的者容 臣等白簡從

事逐鷹鷂而遠之則廉恥道倡人心兢勸所為裨益
新政而奠萬年不拔之業將在是矣

主上新政日隆臣下積弊未革疏

蕭淳 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聞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是一體之義君與臣共成
之者也而君曰克艱菴曰不易是交傲之道君與臣
分任之者也乃詩稱百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則所以責備於臣者為尤重焉邇自我
皇上深宮次攝內外大小臣工雖佇望太平然無不
以袞闕之難補園轉之無日為謝過地茲者天啓
宸衷發德音下明詔曠然與天下更始則諸臣日所

疏鈔

臣道

四十一

藉口為掣肘者一旦悉得之於皇上而其於小旻
靖共正直之義可不知所以自盡乎曩待選都門
數年於茲竊見我皇上自靜攝以來默運之主宰
操自深居雖無旁落之漸制馭之綱紀墮於積習每
多偷怠之愆臣感時觸事有概於中久矣謹以其得
於聞見切於時事者條為五賢冒昧具陳願 皇上
試垂聽焉一曰勵廉恥以風世俗臣聞世道之壞則
人心為之故廟廊有公道事士大夫有廉恥心兩者
固相為維持然公道在廟廊之主持或有時格而不

行廉恥在士大夫之葆任宜畢世守而勿失乃近者士大夫至有託公道之不能行而輕去其廉恥心者則世道幾何不從此壞哉大臣以偃僂周密為謙光曲收違道之譽小臣以奔走倚托為能事多犯非公之謂升轉不計俸資遷改不從眾望矣之者資口舌以騰議得之者逞顏色以驕人初猶以倖得為難久之物而暫嘗之今且以倖得者之微惠於多援而攘袂先之矣初猶以虧負為受憐之具而姑就之今且以虧負者之終棄於寡黨而掉臂去之矣尚通醜固

疏鈔

巨道

四二二

寡廉鮮恥釋今不挽後將何極臣愚以為宜教大臣以端教小臣以靜聞望宜採而必求其實資俸宜定而不徇其情必使天下士大夫曉然知廉恥之心原不因時勢為存亡而寧見罪於時人毋得罪於清議則人心一正世道可挽而登之淳熙矣二曰明是非以息爭端臣聞是非之數如旨黑白計一二非難辨也是非定而後功罪明功罪明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趨向審所係固不重哉乃近者是非之實多淆而賞罰之典遂紊此其弊不在是非之難明而在是

是非非者之有所怯而不敢任暱而不忍割耳小臣乏和衷之風而一語相激遂成必報之讎大臣避眾射之地而兩質相當竟多調停之術強者與弱者爭則故抑弱者覆盆何以見天強者與強者爭則並許強者首鼠何以歸一意在留所愛而懼素嫉所愛者之挾以為談資也則兩存之矣意在去所憎而懼素附所憎者之畜以為釁端也則兩損之矣聚訟者不難瞋目語難持衡者惟在笑臉求平臣愚以為宜教大臣以任教小臣以和以公論付之天下惴惴何為

疏鈔

巨道

四二三

以至恟乎人心嗷嗷自息必使天下士大夫曉然知是非之公原不以強弱為假借寧處弱而履是毋得強而蹈非則公道一明朝紳可羣而進之協恭矣三曰禁私揭以杜報復竊照內外臣工六年有察三年有覲內則有科道以司糾彈外則有撫按以行舉劾耳目極密聞見極真信足憑也乃近來有不由科道開訪撫按造報而私揭中傷之者造無根之謗則善類多重足之危納有隙之謀則強徒施反噬之計臣非謂撫按科道必能周知天下之情偽而置銓衡

于拱手也但以耳目之寄宜確不宜多黜陟之典欲當不欲刻矧朝覲屆期外察在邇臣默以為凡遇計吏一以部院科道撫按所開為主而一切私揭置而不問勿因鄉里親族之造言而人人以不可解之罪勿信權要嫉妬之浮說而使人有不能白之冤勿風聞帷薄曖昧而遂玷其室家勿摘舉細微鄙褻而遂畧其大節庶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進退允協而忠厚亦存矣四曰酌籤選以存大體竊照銓曹之職在程量人牙而器使之或以身言書判據疏鈔

臣道

四十四

選法照依原派省分各地各為一棹參以應得職銜臣行共為一筒信手接取報名書記庶澄叙既當而鑽求亦革矣五曰議開納以清仕路竊照貴官鬻爵盛世聽談費進貨取志士不屑乃朝廷有難已之役勢必借資於富民諸生有難致之身情愿借途於輸助開納亦自有必不可廢者近因河工一例加至運併銓曹業已疏罷各官堅欲舉行大夫崇秩遂爾濫竊然此固為名器惜也他如丞尉之流皆有民社之寄以數金為壁馬匹施假道之謀以百姓為外府肆行盈橐之計有納止百餘金而俸則六七十金者以子母權之官家亦甚拙矣臣愚以為凡遇大工開納除監儒吏承等類照舊外宜另設一清散之職以待賢郎而稍優之體厚加其值量給以常俸三分之一勅所在有司不得無故窘之富室子弟數奇制科業精柔翰思得一官以圖結局者則雖所輸甚費所得甚約未有不樂趨之者也且其無多俸祿則不必限之以員不當事任則不必需之以次無礙銓選則不必時開而時止官階別設一局永作招徠輸資別貯

疏鈔

臣道

四十五

一所專供支用其一切刑名錢穀之官雖小必慎盡
 宜停止庶工役有賴而銓法亦正矣以上數款皆
 目擊其艱心知其弊所為盼夕扼腕而不平者今幸
 遇我 皇上聖政一新天人胥悅不於止輦之日亟
 為補贖之謀非 臣之生平所自誓也然 臣聞法之立
 也非上之人操之以必然之畫則朝更暮易必至廢
 閣而不行非上之人主之以無我之心則甲可乙否
 率多齟齬而不合總之玩愒矜戾所從來矣伏乞勅
 下部院酌議如果 臣言不謬俯加採擇施行其一切
 疏鈔 臣道 四十六

委細時弊有 臣愚條議未及者更望 皇上戒諭羣
 工務在各靖乃心永肩一志興利必盡其術除害必
 絕其根不必自簡之及而始僅僅塞其故事漫然應
 以具文斯 臣之所惓惓於今日者也

撫按責任至重交代之例當嚴正郎印務攸關
 出差大非政體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

惟人臣所不容越者明例所不容曠者職守束於
 例域於職誼難自遂不意邇來縱弛成習臣子率意
 任情日甚一日弗可止也有如藩臬大吏每每無端
 擅離地方弁髦法紀屢經條議申明有犯定當嚴治
 無容復贅乃 臣竊又有扼腕者御史職司風紀彈壓
 一方察吏安民不可暫缺舊例巡方之使必新舊交

疏鈔 臣道 四十七

代方始出境近年以來往往未代輒行初猶以為駭
 聞既遂習為故事目今各差滿正多得無復有踵而
 行者乎國家之事總於六曹分於各署署有正郎職
 專印務于係匪輕舊例惟刑部十三司郎中五年一
 差審錄蓋以欽恤大典特重其事其他更不聞有正
 郎差者近來此典不甚依舊恤刑多屬王政乃見各
 部正郎每借別差紛紛四出即一年之內指不勝屈
 矣得無遂相沿而不改乎各處撫臣封疆寄重交代
 之例開載會典尤極森嚴數十年間尚幸遵守而近

忽有江西巡撫許弘綱之事見任廣西巡撫楊芳又疏請免代矣得無此例復將決裂乎夫按差不相接則中間曠缺之日誰與資彈壓而肅紀綱部司無掌印則雖有代署之官未免多推諉而滋玩縱撫臣倏起徑歸之例則將來相繼自由孰爲捍封疆而備緩急此皆今日敝風太宜振刷無得因循遷就者而說者每曲爲解曰往時按差一年一代今台使如晨星矣按差瓜期再更不獲代矣才身勞瘁弛擔無時卽有不代而去須從寬宥也故雖問一題參聊以塞白

疏鈔

臣道

四十八

而從無顯罰往時郎署俸及卽轉今推轉久滯矣部郎俸踰數載不得調矣一官株守河清難俟卽無出差之例須與通融也故有一陳乞堂官漫不主持必唯唯聽從往時督撫遇缺卽補今簡用甚難矣先後遭艱如撫臣王象乾等候輒一二年久矣方寸已亂進退觸藩若許弘綱之遽歸亦或有懲於往事急不暇擇也萬一重原其情猶可及於寬政而無爲奇責總之近年事體惟風憲乏人陞除太壅是以各官所處均有不得已之情是以部院持議常有不盡之法

然而法一以情奪究將情勝而法亡江河之趨流而不返國家又何所憑以制馭臣下震肅人心乎此其關係良非細故胡可動云姑息不早隄防也臣竊謂臣子業委質朝廷身非已有矣居官者縱值萬分苦情而有明例在有職守在無可奈何只須苦一身以守朝廷之法持論者縱各官有萬分苦情而繩以明例責以職守何說之辭只須借三人以存朝廷之法臣竊謂臣子業委質朝廷身非已有矣居官者縱值萬分苦情而有明例在有職守在無可奈何只須苦一身以守朝廷之法持論者縱各官有萬分苦情而繩以明例責以職守何說之辭只須借三人以存朝廷之法

疏鈔

臣道

四十九

可不議懲而乞免代之撫臣必不可不嚴論也惟在天語叮嚀亟下部院一振飭庶於法紀重有裨焉乃區區朴忠又有所願於皇上者尤望速俞部院屢請舉行考選之典以充台省員缺俾各差更替有人命部郎揆俸陞轉原非異擢每疏必賜允行使各部司屬不至意氣消靡希圖苟且息肩墮廢部事自今江西撫臣業經會推乞卽點用俾勉期蒞任以重封疆此後撫臣員缺必隨推隨點毋使奄奄候代稱不堪也則大小臣工益無得藉口以求自便者蓋

不斬授人以官乃可令人各勤於官不使臣下有
不申之情正以使朝廷無不行之法也 皇上英明
天縱第在轉移間夫何難哉臣待罪該科感事激衷
冒昧陳瀆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

夏鏡

夏鏡

五二

萬曆疏鈔卷八

民瘼類

湯聘尹

廣德意恤民瘼疏

蕭彥

陳民瘼以崇實政疏

張棟

瑣拾民情以隆治安疏

王德完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趙完璧

敬陳賑安之說以備採擇疏

桂有根

敬陳末議以保民生疏

夏之臣

積弊尚存乞剔除以撫災黎疏

夏鏡

卷八

一

王德完

四川異常困苦乞救倒懸疏

萬曆疏鈔卷八

民瘼類

廣德意恤民瘼疏

湯聘尹 吏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四月

臣伏觀我皇上御極以來惓惓以民隱為念首開
肆筵之詔繼下停刑之旨邇來天氣暄熱復命法司
并錦衣衛將一應罪囚減等釋放其情罪可矜疑者
坐名上請隆恩渥澤屢沛於下寰宇臣民莫不欣欣
然頌帝舜欽恤神禹泣辜再見於今日也然臣以

疏鈔

民瘼

一

皇上之仁傳播於兩京將以頌布於四海也德意在
朝廷而奉行在守令守令既有親民之責尤為萬命
所關苟一念不慈一事不謹民鮮不仆矣方今吏治
精明百職淬厲兢兢焉將奉行德意之恐後然炎爐
遺於頑鐵濡水容有鮮鱗知為已而不知為民者豈
保其必無也哉是故有徂於成案而不敢覆審者曰
將以從同也有惕於富豪而不敢擬出者曰將以避
嫌也有曲徇上官而迎合不移者曰將以免駁也斯
三者皆知為已而不知為民之過也其或雖知奉行

而稽時延緩徒據申報而視為虛文其不草菅吾民
者幾希矣夫夫民命之重何如司牧之責何如朝廷之
德意何如而顧草菅之將焉用彼牧哉朝廷置官分
職所貴布德宣惠非止為獄訟設也官司問刑讞訟
所貴解紛息爭非以為紙贖計也欲清獄禁莫先於
省聽訟欲省聽訟莫先於慎受詞夫訟者無情其將
何所不至哉顧在上者慎審而勿輕徇之事非關係
令之使和可也情非迫切諭之使歸可也小民片詞
之受祇為隸役蠶食之資一筆下而兩造先已憊矣

疏鈔

民瘼

二

若上之人以此課其下而曰某之紙贖孰與某多下
之人以此暴其能而曰吾之申呈視人恒倍是上下
胥以刑為尚而導民使訟也王政省刑罰聖人貴無
訟尚德緩刑之道固如是哉若夫催科之政其民之
斃於刑獄猶有不可勝言者矣斯民不皆善良刑罰
固所不廢也然用刑罰而不專於刑罰斯為催科之
撫字矣立之程限而不爽其期示民信也數必躬稽
而勿委諸人示民肅也俟其收稔之後即布諭使納
而不姑息延緩以恣其浪費蓋所以體民而非以厲

民也示之以國家惟政之供啓之以安靜不擾之利民亦可以心感者而獨怙終梗化乎哉其中有怙終梗化者刑一人而衆惕矣若朝令夕改弗躬弗親而初不介意使小民得一金而莫知所措者任情縱費然後從而拘摯之桎梏之亦晚矣上虧國課下戕民生其亦焉用之此廣德意者猶不可不於催科而加之意也至於查盤一節猶所當重國家大計錢穀爲重故一犯侵欺者必議罪追賠然其間坐侵與實侵情有不同實侵者該役親領起解而入已花費耽視

疏鈔

民瘼

三

常法坐損官儲其罪在不疑無容論矣若坐侵則係管徵錢糧其或未完有各戶拖欠恃頑不依期限者有迫於凶斂催督雖急而小民無措者有田地飛灑戶存虛糧而征追如故令包賠補納者有佃戶奸猾收成之後即日逃亡無從追懾者若此類不可悉數未必皆管徵者之侵欺也若查盤者不逐一詳審而槩以侵坐之使終身禁繫饑斃獄中至於損廬墓鬻妻孥而終不得完其哀戚又誰控訴耶卽有欽恤使出爲之開釋爲之末減然受困固已極矣每每府州

縣官一經上司委以查盤其間有過爲逢迎者以括索爲風裁以深文爲實幹奉行者慨文移之雜沓抵罪者苦株連之不勝不知小民何辜今被累至此極也且一院之清查未幾而別院之承委卽繼拘追隸繫迄無寧日問罪成招連坐千人譬之人之一身其有疾之膚攻刺方已而旋及於他所幾無完膚奈之何不索元氣而成痼疾也豈特供應之繁費事權之紛錯而已哉臣生長江南目擊斯苦又叨任縣令益睹民艱茲者待罪言官適逢 皇上好生之仁諄諄

疏鈔

民瘼

四

示諭故冒昧陳之如果 臣言可採乞勅該部裁議酌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有司官員廣推德意用情寬恤可開釋者勿拘於成案勿徇於避嫌勿曲徇乎上司之意奉行惟速而事不踰時實意求情而文無虛塞詞訟嚴濫受之禁聽問開和息之門考職者以循良撫字爲尚而不多以積紙贖爲能以勸諭追納爲先而不以嚴刑比併爲尚一切差委查盤官員果係該戶實侵者卽問罪嚴併如律以儆將來如查係別因非干本身侵欺亦當原情派追毋得溷坐以致無

辜含冤其各院差委查盤者除鹽法則清查鹽課茶馬則清查料價外與夫巡江等衙門原係錢糧數少凡起運存留正額錢糧已經巡按查盤過者數月之內不得復查以致差遣紛紛勞擾百姓止抄招呈報如問刑條例開載查盤從一歸結若本處缺巡按者不在此例庶吏治益修而民困可甦朝廷德意流布於無窮而社稷靈長鞏固於萬禩矣

疏鈔

民瘼

五

敬陳民瘼以崇實政疏

蕭彥 戶科給事中 萬曆九年四月

茲者雨澤愆期上厯聖心祭告祈禱一時並舉我皇上敬天勤民之忱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竊惟災變之來自聖王之世所不能免而能使災不為災變不為變者其恤民素也恤之有素故其民可動可靜可凶可豐而卒不可搖久安長治之慶端必由之恭惟皇上御極講學勤政任賢圖治無一念不為民無一事不便民天下既喁喁焉沐膏澤而

疏鈔

民瘼

六

歌太平矣而一二年來天災流行禾稼鮮收大江南北及河道等處其荒猶甚臣聞之道路云卽今春夏之交餓殍滿目流離載道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有其子草根木皮剝取殆盡甚則什百為羣剝剝不時乃今雨暘失調麥又告病矣閭閻之蕭條日甚天時之豐歛不常盜賊之警報時聞郡縣之消弭無策終夜思之可為動心撫綏之策非今日有司所當加意者乎今之言撫綏者率曰蠲賑夫蠲賑豈非朝廷大惠哉然可行而不可常也臣以為撫饑民如養弱

子焉卽一飲一食皆可以調理又如治貧家焉卽一錢一縷皆可以樽節隨時調停因事補苴以廣皇仁而固民志則有司者事也 朝廷之德意雖宣而有司之奉行無實欲民生之安不可得已 臣請粗陳其槩而 皇上試聽焉其一詞訟臣惟訟以理民而行之不善則其病民蓋亦多端矣自奸民以首告爲騙局而民病自職掌不明吏好多事一詞而布按並准一人而守巡兩告他如糧儲水利等官又或槩行准理一經批發有司莫敢低昂則紙贖煩而民病有

疏鈔 民瘼 七

司官或任意偷安遲延歲時或曲徇僚屬擅難平反或過避嫌疑明知不杜則守候苦而民病 初仕浙習見其弊及詢之三吳兩淮亦復如是此其暗損民膏非小小也 臣以爲兩造具備從旁而首者弗准可也事有職掌非其職而誤准者責令先繳可也卽事有兩干亦宜從一科斷而告紙民紙等項弗重追可也 有司偷安避難不卽受理撫按官罪之可也省一詞訟則省一害減一衙門則減一費夫非荒政一事耶或曰如積穀之額何 臣以爲不然穀之積固曰備

賑也郡縣之完者自當如額不必論矣如前饑荒等事卽已貯之穀猶將有議焉而顧藉口額數以取盈窮民耶 皇上惠養元元之意殆不若此 臣請下部再議行彼處撫按官酌災荒之輕重爲裁減之多寡以俟來年仍如原額蓋權宜之術固不妨經常之制也至于罪贖輕重律有正條卽例得納贖者亦宜量其力之有無毋以贖緩取盈而正罪之外或罰穀以補倉或罰料以備造作凡如此類撫按官體訪得實必罪無貸斯其於民不特小補而已其二刑法 臣

疏鈔 民瘼 八

惟貪酷皆民害而酷爲甚邇年以來頗 皇上德化貪風息矣但各有司類不察親民之義其體日峻而勢與民日遠以搏擊爲風力以深刻爲執持淫刑以逞動至什百無辜而死杖下以傷天地之和蓋不少矣我 皇上屢發 綸音殘暴之禁非不嚴也各撫按所論劾非不多也如近者陝西河南所奏劾非不重也然僅一罷官而止耳 臣以爲懲酷之法未盡也查得 大明律以理決罰邂逅致死者勿論其決罰不如法則有罪其故勘平民則有大罪夫所謂故豈

必索賄之謂哉或以一言之觸或以左右之譖夾搜
竝行刑杖至百必欲置之死地者臣以為皆故之類
也又查得大明律越訴有笞罪夫所謂越訴蓋不
由本管官司竟自上告者耳然其罪笞而止也而今
之有司往往防民之口以掩已之非其被盜也箝制
之母容上聞其受抑也鍛鍊之母容轉告一不如意
則藉口越訴毒刑無已事未白而身先斃矣甚且中
以他事害及身家以懲其後若是者或什百之一二
乎為民父母乃與民為讎耶臣以為亦故之類也

疏鈔

民瘼

九

朝廷視民如子而彼直無故而殺之即重處之似不
為過請乞勅部酌議通行撫按官嚴加訪究痛懲
一二以警其餘或亦挽吏弊而結民心之事也其三
徵輸臣惟推科撫字古來分為兩途然以臣度之摧
科非撫字不行兩者固相濟不相左也今錢糧有定
額矣然獨無次第緩急乎京解錢糧有火耗矣衙門
之工食官吏師生之廩祿孤老之月糧此等加耗不
可省乎乃槩徵而槩加之一有羨餘則曰貯待公用
而其所用謂何百姓不知也而寬一分民不受一分

之賜哉至如有司之費用監司之供億但從撙節即
纖毫亦民利也其他隨地便民之事當有不可枚舉
者臣近視庫藏如解納胖襖絹布一節河南山東等
處或六省類解解必押之以官鮮有遁者而順天等
府及湖廣兩省則各縣零解如善化長沙湘陰鍾祥
石首等縣胖襖多不過半疋少則八九疋詢之皆
特差解戶餘無別項蓋錢糧無幾而路費幾倍矣誠
有以處之其省可知也由是以觀天下事有利于民
而因循未及舉者寧少乎哉然此惟撫按能察之惟

疏鈔

民瘼

一

地方有司能酌而行之事苟利民無問鉅細可也其
四賑濟臣惟救荒之政不盡于賑而賑其大者臣於
萬曆六年冬取道淮安比其時米價貴每石一兩
有奇然又苦無米而當事者議發淮安倉糧以五錢
出糶不移時而價平矣臣以是知賑濟之策所利於
民者大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河南等處饑荒既甚
而麥且告病民情皇皇請行各撫按官責成有司
及時賑恤各該預備倉所積之穀雖不可不為緩急
之防然或出其半或出其三之一以濟地方燃眉之

急悉心區畫務使民霑實惠事完造冊奏聞而自
此之外更為多方措處米價可平則平之富民有粟
可貸者以義風之以冠帶榮之時時勞來以慰其心
事事省約以贍其養第能實意為民不患事無長策
如此庶民困舒而民心固矣夫民當其窮餓之時易
德取惟皇上一號令間也投醪挾纊豈在其多哉
其五訪察臣惟根莠不鋤則嘉禾不殖按臣行部類
行訪察所以鋤根莠而殖嘉禾胡可已也然臣曩者
伏在閭閻習聞民間畏避院訪若赴湯火邇來則玩

疏鈔

民瘼

十一

視之矣此無他其被訪者衆而發落輕也被訪者多
至數十餘人則其勢不能皆實勢不能皆實則不得
不從輕輕則不得不玩夫訪不足以示警而適足以
褻威則奚為哉臣以為與其多而玩也無寧少而精
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賣
訪買訪為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焉無忌其地方
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
在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
私名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

一不察而墮其術中於是巨奸得志而賣菜傭受禍
矣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為
然請勅各該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真
每府止臣一人未為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
為不可惟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賣訪買訪輩即置
之死地不為惜而事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
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即誤在訪中亦聽辯豁毋以體
面之故文致之也蓋良者有所恃而奸者有所憚地
方其所濟乎若自以多訪為風裁臣不知其可也其

疏鈔

民瘼

十二

六錢法臣查得萬曆八年湖廣巡撫王之垣一本疏
通錢法以裕經用等事奉聖旨鑄行錢法原以便
民不求美利欽此臣伏讀竊歎大哉皇上真損上
益下之仁也乃奉行諸臣率不能體皇上之意以
求所以便民之實故間有稱不便者豈法誠不便哉
抑行之不善耳夫製錢必以銅銅固川貴產也路有
水陸有遠近價有伸縮開鑄日廣則銅價日貴其道
近而價縮者即多鑄廣發不拘拘于額可也若河南
山東山西舟楫不通之處銅價騰貴每百觔直可十

餘金較其所費與其所鑄大不相當而當事者又無所以措置之方司府則取之縣縣則取之舖戶里長每銅百觔給價七八金而止而其餘者皆所私償也及鑄完給發則又責之舖戶而舖戶又減價而轉之他所矣此非法使然也實心體國者為之耶往者鑄錢之令通行天下及雲南據實具奏則皇上即調停之矣皇上以虛中治天下而諸臣不能以實心應皇上皇上本以為民而諸臣緣以為利竊以為舛也請勅該部酌覆行各撫按官從實查疏鈔

民瘼

十三

議事固有一省而各府互異者有一府而各邑互異者宣上德而達民隱固不嫌于直陳也以上數事特據所風聞言耳知書生之談不諳時務然一念祀人之憂竊以為恤民之政即祈天之實故昧死言之伏惟聖明留意

瑣拾民情乞賜採納以隆治安疏

張棟 江科右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三月

本月初三日該內閣傳奉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民無常懷於有常任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為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窩甚大惟今之政固善亦有防害民生者不必著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請定奪庶幾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

疏鈔

民瘼

十四

臣待罪該科莊誦綸音奚勝感激蓋視民如傷不數周文王今見我皇上矣有君如此於太平之治何有而民復有不得其所者致塵皇上之慮也臣新從遠方來經由五六都會所至問民疾苦則閭閻之內缺畝之間民財日匱民生日窮流離遷徙誠有如皇上所慮者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第能實取閭閻缺畝之情萬里君門而不得達者為皇上控馬一日蠲免無實惠何也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君慈如天貴其旁皇周決無乎不被而節年議蠲

率以起運存留為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為急存留為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誦人而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為存留錢糧不過官吏俸薪師生廩餼庶儀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匹此數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一邑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夫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也故蠲存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

疏鈔

民瘼

十五

蠲則何分於起存也倘司農以歲計為憂寧損其數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為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為二分什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兩即為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撫臣勘災展轉往復動經歲月迫奉俞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倖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擡良民據匹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姝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責於蠲也身後踏災報災勘災並宜刻期定

限毋使遲違而奉旨准蠲者寧於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惠者徧而且均民情如此二曰裁減無實利何也節省美名也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曰節省願省所可省者斯足為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必為民利而適足為民害此無庸枚舉為也即如條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於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為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於原定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於用也遂今所入無以

疏鈔

民瘼

十六

支所出矣而包賠加派之弊茲矣是其未減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眾人之力供之眾供則易舉及其既減之後亦此事亦此用而昔以眾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為之民者方羣然稱累於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曉曉於人曰我能為民節省也我能仰體 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為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樂省騶毀第皆於民為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

公辭私受民不堪其包賂加派之若矣則又何如因
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愈也裁減本以利民
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民情
如此三曰紛更無實用何也紛更與因循其弊等也
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
名喜事之徒每每不安於蹈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
其力請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
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卽議罷罷之未久而又復
議行炫觀效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令時所

疏鈔

民瘼

十七

親見者也一徵收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
櫃不便旋行旋止一夫馬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
見以爲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
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
第舉卽人之所見各別妨矛盾獨怪夫請因則因請
革則革漫無定主豈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內之
通行日異而月不同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
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蓋天下事無不利者無
不害者無全利者無全害者日紛更日見其擾何裨

實用民情如此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此三者
大都瑣屑小人之見也儻於生民有所少關焉特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愚不勝惓惓

疏鈔

民瘼

十八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王德完 戶科都給事中

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

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

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

疆家大戶舊不接新細氓寡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

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填溝壑去年四方災沴盛行

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頃以撫臣請

疏鈔 民瘼 十九

賑饑漕粟二萬石尚且難之設有方二三千之災

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廩廩可為寒心 臣聞易誠

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伐桑柘鬻

妻子流亡死徙不忍見聞廟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

之間倉皇踟躕積貯無索常自懊悔及災傷甫起年

穀方登上下嬉愉絕口不譚積粟惟俸天災之不至

罔虞荒政之不修其於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

為歛歛而歎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

輕重之權則材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李悝曰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

魏之平糶為富強之根抵積貯之楷模也夫農夫作

苦無間豐凶歲凶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

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

勤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饑依然餓殍今年水旱之災

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 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

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於豐收去處借支官

疏鈔 民瘼 二十

錢廣收平糶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

歲有饑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蓋常平

倉平廩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

之多寡為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

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糶三年之食而止其南地

方勢下濕慮有沓爛稍令出陳易新在在穀粟有餘

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糶三輔河東東郡穀

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陸贄謂一年扣糶之數足當轉

運二年皆可圓活行之積貯既贏伸縮在我備荒長

策何以踰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赤倉臣等等
茲議得無多事乎不知預備一賑而不還平糴則常
存而不朴保亦尚勸借而取息平糴則受糴而無追
語云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苟可利民髮膚何愛
乃憚好事哉或謂國用甚詘何從得糴本若干不知
國家發帑金賑濟可二十萬則二十萬可四十萬捐
棄不責償今糴本暫借原非棄捐况賑之後時雖費
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效又相萬也或謂法
制不善祇足害民查盤問罪恐添一累不知戴胃之
疏鈔
民瘼
義倉朱熹之社倉法豈不善苟非其人皆足為缺然
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刑而廢履
也外之甚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查
盤內止令清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翻為民病則人
存而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內地言之也乃沿
邊事多兵甲時興儲峙糧餉猶為急務志曰雖有湯
池百步石城十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甚
難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塩納粟謂之飛輓
言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國朝洪武永樂時

邊商引言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石商
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尚
書葉淇變為折銀之例維時粟一石值銀二錢每引
納銀四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
為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
踴倏遭旱魃銀四五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
憂師旅一行糧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
粟於是有脫巾之患矣今塩商墾田納粟之例不能
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制只令邊
郡皆築倉賤糴貴糶宋真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
經度貿易軍糧今宜畧放其意預發九邊年例銀兩
趁時豐熟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糶約邊
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
疏鈔
民瘼
目多積預儲及至支放之時查照豐凶兼支本折糶
之豐年則二石而有三石之餘糶之凶年則六石而
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為之困水旱不能為之災豈
非治兵理餉安邊足用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
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纁言發南

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臨德二十四萬於陝西河
 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糶矣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
 餘剩糶本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矣十七年以按
 臣徐申言動支贓罰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發畿糶且
 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畧鄭洛言發糶
 本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於陝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
 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清倉折糧銀十萬兩於大同
 糶買矣然或以災稔而行或以農穰而止或以募兵
 而作或以變弭而輟或暫行於近畿而未通行於外
 疏鈔 民瘼 二十三

也伏乞。勅下戶部平糶舊法一應輕重欵散出納
 裒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鎮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
 確擘畫科條新於邊腹咸宜農人兩便開具上請俟
 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守令奉行不効者令撫按
 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許臣等兩衙門
 指名叅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
 糧芻未有不豐贍內地未有不康又邊陲未有不阜
 安者也 臣等款款之愚如此惟 皇上采納幸甚

疏鈔

民瘼

二十四

敬陳賑安之說以備聖明採擇疏

趙完壁 戶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頃者中原之地雨水為殃饑餓之民嗔目竊殍幸賴聖明在御不加捕治令之解散恩至渥也深計之臣請發請留以備賑恤畫至良也顧發德音廣惠政者君相之商確有司不任也體良法破故套者有司之拮据君相不遑也倘令有君相之能而無有司之能則與畫餅塗羹何異哉 臣嘗待罪有司敢以焦勞而試者條之為六 皇上試垂察焉 一曰公報查蓋民

疏欽

民瘼

二十五

間貧富豈盡知之往者賑恤之令一下必訊其數千里書里書為政公少私多報賑一丁需錢數十多者空名可與無者枵腹勿列吏卑祈恩于滿室老弱絕望于無役使給者弗貧貧者弗給識者每悲之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正官并佐貳之賢者分歷村原比屋而視當食者人給之小票乃登以籍貧者不必有差徇役不得竝給則貧富靡能相欺而里書可無奸也 二曰時給予蓋垂斃之民朝夕為命往者發庚之期或無災第即有之未必皆信以故待食之輩聚

于市朝身既不得賣備食又賒于指賑及其既領索價滿前食庚未遠而囊已先空安望其度歲月而甦旦夕也 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開倉之先次第村落鴈行而揭示之各定其時日至期之日凡在所定放之務盡即有他事不得相妨庶幾來者即去則粒粒有可炊之實而糠粃皆活命之寶也 三曰禁扣抵蓋荒歉之民僅餘殘喘予之升斗將數而炊而里胥之奸人或指名公費或駕言幫貼恣意扣除相視莫敢誰何致使歸來發向隅之悲入門孤妻女之盼是

疏欽

民瘼

二十六

聖明之惠為奸貪之資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嚴為禁示如有里胥之徒指稱前項名色扣除饑民賑濟者以搶奪之罪罪之庶膏澤不至下屯而雨露可無旁漏也 四曰毋假勸借蓋勸借之名國家原以相周之義教聽其願也邇來有司之官不體民情責以里書令其報舉得賂者放釋而去無賂者開陳而拘及其至官也定以數目嚴法比較過于催征官得一里胥十九然後以其餘剩者散之民而粉飾之夫徒奪諸彼以與此賢者猶以為非而況名為勸借實

同劫奪如之何其又舉也臣以為若此者可禁也五日毋縱奸民蓋垂盡之夫情固可矜奸貪之勢漸不可長邇來一遇饑荒之歲貪夫孽子相呼為羣入室而強貸之不則奪門掛捷較驟萬狀大搶竊乎田野小掠取其菽禾官以其貧而弗之刑也而彼益驕其心益橫其暴民之弗安實由于此是厲之階而亂之萌也臣以為若此者可禁也六日毋仇富室蓋人情富相室則卑下之百則役萬則僕此自然之理也故上富之家待而舉火者常百人中富之家待而舉

疏鈔

民瘼

二十七

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減二三十人或預賣其力而募升斗或暫稱其息而約貸償或托身于傭作而為依或鬻市其田土而糊口大都邑有千人之富則天地不能災矣邑有五百人之富則歲歲可無饑矣邇來有司之官偏抑富室聽斷不論是非而富者罰兩造不卜曲直而貧者勝催科急則責之代補差役冗則借之幫貼高者以是博風力之名而卑者借此為囊橐之計率使富者日貧貧者無依不幸而遇饑荒之歲彼此不相顧有無不得通不坐以待斃則

率為不逞矣是郡邑之耗而世俗之妬也臣又以為若此者可禁也夫此六者由前之三說則實惠可孚由後之三說則驚擾可息道固相成機實相濟當事者舉此而行之而危亂有不指麾定者豈理也臣區區一得之愚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則於荒政萬一未必無毫毛補矣

疏鈔

民瘼

二十八

敬陳末議懇乞聖明採納以保民生疏

桂有根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觀天下大勢猶一身然邊陲海防四肢也江淮充
豫諸郡腹心也虜酋跳梁倭奴起釁是四肢已受痺
痿之患所恃內地帖然元氣鞏固或可從容調劑不
致決裂困憊而不可拔乃今江北河南山東水潦為
災是處米珠薪桂人皆菜色枵腹老穉填于溝壑而
槓野肉骸盡屬餓夫充口之具少壯逃於四方而饑
寒流移羣為劫奪嘯聚之謀去冬已有此景象嗣今
疏鈔 民瘼 二十九

春又不知為何如也且一物失所猶稱向隅之悲況
方內數千里之廣絕無生計者乎匹夫不獲尚干天
地之和況中原百萬生靈瀕于危亡者乎竊意皇
上深拱靜攝之餘值此陽春發育之際當有惻然動
念收羣策而為之拯濟者 臣汝南人奉職東交接壤
于徐淮之間百姓困苦之狀亦既耳而目之矣敢因
諸臣至再言及而不忍默然已也謹據愚見條為五
議可佐荒政萬分之一伏惟 皇上試垂聽焉其一
在發帑藏以蘓重困蓋內府外府之蓄原以待天下

緩急之用往年江南大旱曾命科臣賫十數萬金以
貸昨歲日本兵陷朝鮮亦不惜二百萬救之今中原
啼饑待斃更慘于江南而民窮盜起又不啻屬國之
殘已也徒使仰給于郡縣倉廩之粟是以杯水救車
薪之火耳必無幸矣願 皇上從撫臣之請留漕粟
二十萬均給于被災地方以解目前之急仍望如曩
昔江南故事出帑金十萬以賑之食垂絕之民庶中
原赤子得沾一視之仁而內變潛消大愈于流民兵
損費不貲而無益于用矣其二在停徵額以示寬恤

疏鈔 民瘼 三十

蓋郡縣水潦之日各撫按申請蠲免豈不蒙溫旨煥
發詔蠲田租之存者乎然存留姑緩清還未停則蠲
者十一徵者十九民且不見免之恩而祇苦于徵之
為害懸罄才遺何以堪此誅求為也 臣願 勅下該
部作速施行被災之處春夏而前不許斂解稅糧起
俵馬匹即河工運道攸關不容槩已姑以各縣停收
銀兩借支總俟麥秋之後從容收斂以補各項之數
庶荒春饑夫得以一意謀生或可勉強安業以延旦
夕之命矣其三在併工作以均募力蓋舊例沿河上

目淮揚下達交濟額設夫役月銀人給一兩儘可足一人之食然依額用人則供事者少而利之所及亦有限誠廣募於常額之外人將慕利忘勞趨役日衆豈但所濟無筭而築濬之工亦可計日而告成矣至如性義嶺當充徐之交總河尙書舒化龍嘗建議創開一渠洩昭陽等湖諸水一以息金魚等縣淹沒之憂一以救運河隄岸沖決之患果早速行勘撫按依原限報覆如係可開隨允所請即以數萬金量增僱值以爲招募則乘畚負筐之夫嚮應雲集饑人有生

疏欽

民瘼

三十一

之資洪水有洩之地猶有稱一舉而兩利者也其四在省煩文以專責成蓋各省有撫按督理司道郡守管轄州縣各事事于境內此其體統固然第民生危苦帖危而往還文移駁查勘覆輒動旬月恐條議未竟而災疲之衆已半委溝中健兒惡少潛懷不軌而亂萌矣爲今日之計撫臣有統率之責一切應行利弊事宜直下州縣而刻期以考其成功州縣一有便宜事體卽隨機調停運用省直申文照驗而司道郡守止從稽核而臧否之此濟變之微權可以

支持倉卒廣和方畧不可不舉者也其五在禁流言以安反側謂大荒之世惟流民可虞顧饑民轉相流徙明有着落之迹人亦得緣迹而爲之處獨流播不根之言一倡百和信以傳能令無知之輩猖狂四起萬一豪傑乘前圖之其究有不可勝言者況東土中州又流言易惑之人往年師劉大盜羣起搖動天下省此中流言之爲前歲臣在金鄉去豐縣不滿百里彼中一夫妄言無論編氓士民紛紛逃徙臣會該縣費知縣撫慰之旬日殫定此猶近日殷鑒也今數

疏欽

民瘼

三十二

千里民不聊生流離載道可不爲之慮哉是當咨行省直撫按多方撫字嚴示造流言者之禁務令漂泊之夫曉知九重德意而飛語浮言不得交相浪謔以爲禍本則饑民不失爲良善而社稷之利匪淺鮮矣雖然臣愚猶有意焉自昔譚荒政者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臣所獻寥寥五議皆救之事也得無拘于末流而忘本源之論乎聞之醫家云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余河西未靖遂在報警東倭犯順叵測中原東省江淮之民展轉流亡而不易收拾時事之孔亟甚

矣是以臣之效忠以為 陛下計也如此蓋寧私憂
過計以甘冒瀆 天聽之罪毋寧坐視窮民釀亂以
貽君父中原之憂區區瑣策不識忌諱伏望 皇上
軫念重地宜保民瘼可慮賜臣言而勅下該部作
速議覆施行天下幸甚

疏鈔

民瘼

三十三

積弊尙存伏乞剔除以撫災黎疏

夏之臣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竊惟京師北據幽都譬之人身則元首也西距虜
東距倭其脊背之患也而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
者則是襄八府而南惟河南山東江北等處千百里
百萬生靈為我 國家之元氣耳其人性驚悍大都
游食而寡積易動而難戢雖無凶年苟有虐政率皆
目憚而心非之急則輕去其鄉相煽為禍矧茲何等
時也猶有積弊流于民間恐不為之滌蕩也臣目覩

疏鈔

民瘼

三十四

昨歲夏秋以來陰沴異常饑饉荐至轉徙者扶老携
幼不辭浮水而行流寓者夷竈塗門甘於結茅而處
丁南數歲不轉斗粟則室如懸磬皆可知也田畝阡
連難廢一飽則貧無立錫可知也以日為歲兼值閏
月之年自秋徂冬難緩須臾之命蓋至槐頭麻葉豆
餅穀糠草根榆皮無所不啖則民之窮真徹骨矣民
之不胥而死也也僅十而一矣彼瘦死溝壑僵死原
野者皆吾赤子而况凍餒在前死亡在後即慈母不
能保其子而謂強壯有力者能坐以待斃乎脫或一

倡百和斬木揭竿臣恐大責以南長江以北未可謂
 冥然無事也此者撫按各院請賑請蠲業有成命有
 司加惠元元勞心撫字循行阡陌至廢寢食者固多
 而日暮途窮深根固蒂藉故事為口實肆侵漁于漏
 網贖贖左右而不知察起于痛痒而不知惜者豈少
 也哉臣請不厭苛細數其弊而莫于更始焉一郡一
 邑賦有定數廼總算者欲中其膏育則溢其數于額
 之外名曰餘銀詰之則曰此以備賑拖欠耳彼墨者
 甘之如飴不煩鞭朴以實囊橐乎試取派粮底冊磨
 疏鈔

民瘼

三五

對并稽之納戶之口其數立見此其弊一一錢一穀
 皆民脂膏即于正數取盈已稱竭蹶廼欲藉名火耗
 削鐵以鍼計納銀一錢小民多至一錢有半是輸之
 官帑者一金人之胥役者二三金也股民膏血以赴
 谿壑此其弊二項下蠲租之令小民拭自以望 皇
 上往往蠲者什之三四民間百不沾一或豪猾規避
 至使殷實之戶代徵而全併所稱惟正之供不在公
 家亦不在編戶則何以居焉蠲租甚實此其弊三完
 欠欲明人戶不以藉為定平有如戶不投甲甲不投

里里不投郡邑總孰知其為完某為通豐稔之年
 何所扣算補徵此花戶名籍在在當有獨江北僻遠
 州縣不然混派混徵恒必由此其弊四積儲貴廣有
 謂社倉可啟而行矣不知一經承管百費煩興不惟
 至守者即假更代為騙局視出入為利藪薄支而厚
 取其值應散而方重手歛緩急無賴間里騷然則不
 行社倉之故也此其弊五城垣市堞所在傾圮不葺
 而新之何以保聚固有陽為檄清陰肆科罰者初派
 一二非不稍給料價而工程完報之後猶須繳還不
 疏鈔

民瘼

三六

則徵色發聲中以他故是借富戶之名如赴湯火此
 其弊六方日未及晡道絕行人朝不保夕時常偷盜
 則訓練鄉兵豈謂無見但令農工商賈遠近貧富苟
 無養贍而妨其本業則民有死不願者况數百餘人
 挑選一人無論器械無出武藝采閑即有出且閑欲
 一人而捍衛數百人乎勢不能矣募兵者朝而集夕
 而餉茲求無事為族黨有事隨行陣一槩以無事者
 當之臣故知其不可也議調遣者豈真畫餅當是一
 害此其弊七夫鄉兵不可莫如保甲誠欲行保甲則

先去其害保甲者平居奔命有司日無寧止一至失
事人有連坐之條且積逋員役又從而酒食之牽擊
之也若斯者百計營求匪不以報耳安望其十戶為
甲十甲為保盡數籍名俾強壯而盜賊者有所稽而
不敢為哉則不善行保甲之過也此其弊八盜之強
竊必有逋盜之藪隔別郡邑每每互為窩王盜者有
托而逃則半價而售主者因以為利則惟盜是畜豈
直市井無賴為然即豪家大族亦公然為之令人不
疑亦不能動則雞犬勿寧之故也此其弊九緝盜所

疏欽

民瘼

三十七

以安民也果有強竊真正執之於官尤須賊證乃捕
者大張網羅槩為株蔓不致破人之產潤已之囊不
止甚有用諸慘刑既斃一人而遂百口羅織莫少解
于眾人者則緝盜而甚于為盜也今值多盜之時正
其狂逞之日此其弊十夫十弊刺乎民之骨則病根
以深刺乎民之內則刺心可痛即使不遇重災之後
猶當一切掃除與庶休息况冬無雪三麥如絲據
歲禮所聞已有人相食者邇來元旦風霾晝以為晦
陰風怒吼夜以繼日豐兆之年宜不如此倘再雨不

及時北歲不登青黃不接公私俱罄哀此窮獨蓋有
諸臣所不能形狀臣愚所不忍陳說者乎唯是洵洵
之情嗷嗷之口未盡徹九重而耳聞目擊有識之
士共切隱憂且東夷叵測議兵議餉借貸于此者更
復不淺誠欲培養元氣使腹心充實股肱強健力除
肩背之患而擁護元首常無恙乎則非軫念中原滌
除積弊不可矣然而羸弱其腹心痠痺其股肱元
氣受傷元首隨之雖有盧扁能善其後哉臣議及此
至荷至細而要之寬民之財恤民之命所謂對證之

疏欽

民瘼

三十八

劑莫急于此伏望我皇上留神省覽勅下該部
如果臣言有補萬分之一亟行撫按轉行監司嚴令
所司着實殿最果有留心荒政痛洗前弊者註以上
考待其超擢其不然者廉得其狀亟疏其職毋姑息
一人以貽千萬人之害毋使一家溫飽以貽一路之
哭則即不利民幸不病民即無能解于倒懸亦庶墜
井而免下石也

四川異常困苦乞賜特恩以救倒懸疏

王德完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

四川一介家食六年 皇上不以臣之不肖猥補

工垣之缺臣卽摩頂放踵何能爲報惟是傾葵獻曝

臣所目盟方今海內民不堪命矣萬里君門無階

上達迺四川困苦之狀則臣所目擊心酸者請借筋

熟數于前 聖慮矜憐當不俟臣言之畢矣臣惟川

中有大苦一曰大木之苦採木初檄有二招商採買

大本無與小民 聖明愛養元元意誠篤至顧勢有

不能者蓋大木不產于中土而產于夷巢猥窟巉巖

復潤之區仰若登天俯如墮井尋採則扳躋險惡拽

運則履蹈艱難固非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非十人

百人所能負載者客商無多則以土商代領大戶有

禁則以義民殊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得不派

以木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取之民

也督木之令急如星火民何敢漫于上供染指之條

畏如罟罟官亦不敢擅于科歛欲求遠嫌遠謗聽其

私議而夫江食指派至以九金者有多至十四五金

者吏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蓋雞犬靡寧追

呼相望者木夫就道子婦啼號畏死貪生如赴湯火

黔寧二廠尤屬濱夷獨是黎朽全爲窄地索橋競渡

節至淪亡夷落勒錢半爲焚劫洗河既費過渡更難

若非水漲龍行定是百年難出且嵐烟瘴地面房一

觸輒僵溝壑委填道途暴露尸流水塞積骨成山其

偷生而回者又皆黃疽腫脹之夫畧似人形半登鬼

錄矣以一縣計木夫死亡約近一千則合省亡夫不

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二萬則合省夫銀不下

二百萬既以剝民脂膏又以戕民壽命遐邇痛哭扼

腕拊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一也一曰權使之苦 國

家征商有要地抽稅有專責近來各省直添設稅務

中官若魚鱗然網蓋密矣以川省言定稅銀三萬兩

每州縣量派各數百金有差自市井場鎮絲布米鹽

食店酒沽下及菜傭草履無不有稅間架過唐青苗

踰宋錙銖盡算額課始充州縣解諸藩司藩司解稅

府稅府進于 朝廷此定額也外有濱江衝要州縣

二十餘處則太監私委私抽又在額進之外數較益

疏鈔

民瘼

四十一

多蓋太監丘乘雲住坐會省各處遣稅官猶止一人而稅官又旁招無藉各數十人布爲牙爪此輩豈皆奉公守法惟欲暴斂橫征每商至呼衆齊登逐籠開盤任情攫取稍不如意輒加以嚴刑畧不開心必中之奇禍憑凌城社莫敢誰何出沒鼠偷豈能自廢然皇上之稅十之二三而稅官之取則十之八九奪遠商之是錙濟羣小之狼貪皇上亦何利焉且商人自蘇州許墅常州鎮江上清河湖口天廷洲城磯伍家缺團豐白羅山武昌荊州陵夷新灘巴東二十餘

疏鈔

民瘼

稅入蜀來巫山奉節萬縣盈盈咫尺更稅三番上度重慶合州閬中瀘州叙府嘉定新津流等處無不有征一舟而經三十餘關一貨而抽三十餘次商人不惟斬其息利且折其母錢咸疾首而不樂江湖吞聲而不通貨賄記曰易關市來商旅語曰竭澤而漁後必無魚臣懼商旅不來而澤魚必竭故曰權稅之苦此又其一也三日大兵之苦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綦江殞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麻山塹屍填河流血赤纍纍白首浮蔽瞿塘一時惴恐全省艱艱

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邊腹雄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疊報金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燬村落無烟渝州一帶魂定干驚惶之後命甦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躪無存者啼餓號寒殆甚于戊巳歲矣北自保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輒至數百疋歸農里甲復攝在官有騎馬一疋而餽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一頭而幫銀至四五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

疏鈔

民瘼

四十二

各數十疋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衢而骨立難支倒暗塞路居行蓋兩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粟芻煤炒布綿絮泉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無不需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缺役病更甚焉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糧每石貼銀二兩一縣丁糧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山夜喊我兵誤以爲賊而截殺者無算近者南川餉

夫入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衆旋亦殲斬然我餉缺乏死者已無生矣神號鬼泣地慘天愁故曰征討之苦此又其一也夫是三苦者偶值其一民猶得以撐持連遭其二民已難于疲命今迺三番迭見真是十室九空而蜀土之民猶不至爲變者則以歲事尙幸豐稔也又以逆酋可旦暮平也脫有二三

玩欽

民瘼

四十三

年之旱則救死不暇何計官儲額歲難供豈遑額外又尙有曠日經年之師則馬力既竭豈可伏鞭心肉已剗那堪再割臣想此民惟有鬻妻賣子苟延逃竄耳尙又乳哺之不加蠶食之無已則物窮必反事大變生臣恐勝廣猖狂駭煽動 國家之患不在播而在民矣播酋猖獗方借我爲名而我魚肉窮民爲之毆逐則外呼內應決裂難收近閱蜀中突報威州玉壘隕崩山流水湧松潘地維頻震合江天鼓雷鳴會長孟董塞入境殺人士司馬應龍聲言內犯人妖物怪大可寒心 皇上西顧拊髀能無動念又惟川省庫積久號豐盈而近漸消耗大木之銀可三百萬多郡縣派加而庫發者止十有二征播之費可四百

萬除 欽發 內帑索價南滇借資留都尙不足者十之五近且檄下各郡縣搜括庫貯無碍羨餘悉解布政司充軍餉而府庫在在告空矣又各郡縣義倉社倉及常平預備倉敷處處告匱矣其在民間每丁根一石襍項重料率加往年五倍今又每石加銀一錢二分髓竭皮空銀將安出而倉穀之發又散民間易以鮮員加以升斗賠累甚多舊穀更起新糧每糧一石預征米以十之七未稼未登催科以逼糊口尙缺揭稅難支而民間又在在告竭矣尙或猝有水旱

疏欽

民瘼

四十四

盜賊之災則給發用銀而守藏無銀可給周賑用穀而有司無穀可周勸借用民而小民無餘可借祇令封疆之臣搔手頓足莫可爲策則進銀安得不狼狽戰守安得不貽危此其憂不在民而且貽之國矣伏願 皇上軫念川中用兵之苦不異貴州貴州稅務中官業以寢停未遣引領 恩覃一視遠將四川原差太監撤回京師卽各遍野沿江之稅一切報罷蠶叢黎庶喁喁慶更生萬一 聖意難于盡罷擇其川江地衝聚去處會撫按委官征取斬足原額以佐軍

需其餘偏僻地方不係商賈聚集者禁止勿權澤淪
 錦水恩重岷山至三殿大木懇將舊蓄梗楠構造
 以壯皇居俟播平十餘年後瘡痍既起元氣既充
 方興採木之役仍着令動支庫貯不派民間即派民
 間亦必給商採買萬勿驅民深入就死如向日人財
 兩空則四川赤子枯骨復生倒懸立解無不雀躍呼
 賀聖明邊鄙無虞而廊廟有濟臣不勝待命之
 至

疏鈔

民瘼

四三

萬曆疏鈔卷九

史職類

張位 申飭史職以光新政疏

王祖嫡 循史職修缺典以隆繼述大孝疏

陳于陞 纂輯本朝正史以垂萬世疏

汪若霖 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覓疏

孫 罷館選定館額以杜濫進疏

翁憲祥 館選鉅典宜求可繼乞舊制疏

目錄

卷九

萬曆疏鈔卷九

史職類

懇乞聖明申飭史職以光新政疏

張位 翰林院編脩
萬曆元年八月

臣聞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侈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時尚起居注宮故聖政記日曆諸書映烈孔彰允為昭代啓佑之典後日詳定史職以翰補脩撰編脩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心居注遂罷今國史之疏鈔

史職

二十一

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以備員纂脩禮見先朝政事不過櫟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以者以無據而畧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脉絡每有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媿前徽而光後範也舊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輟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真甚亡謂也况不值纂脩則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循名責實其將謂何茲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為宜復久矣恭遇聖曆更

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為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為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大為更張別創名秩第令見在諸臣日輪數人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為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其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關白內閣者亦據緣由紀其節畧俱俟閣臣裁定藏之秘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亦以儲講論弼直之選

史職

二十二

者也學古而未通今矣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而無難遂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竊憂之不特此一事為然伏乞勅下閣部大臣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而國典備職業脩而人才儲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循史職脩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

疏

王祖嫡

國子監司業 萬曆十六年三月

竊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真之為難也曷謂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敘述周悉揚推該贍是也曷謂真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是也我 太祖肇建區夏 列聖續承大統敬烈鴻猷咸載實錄光昭日月媲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顧 主愚極陋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

疏鈔

史職

三

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一者嘗詢之父老考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幸嘗備員史局獲與重脩會典又蒙 皇上嘉俞輔臣之請爰命儒臣類編訓錄 亦供役以故歷朝實訓實錄副本咸獲莊誦曩疑二事始知本末愈所不安敢陳膚見不避煩瑣惟 皇上留神採納焉 臣之疑革除何也 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

也鍾簞不移文代頓沒此何說哉 臣愚竊謂建文紀

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車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讐胡為遺薄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構建文之過非 成祖本心也 寧甫平定固已幡然感悟是故鄙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即除毀文武職官仍依舊秩斯心也堯舜之心也革除

疏鈔

史職

四

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革悉復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謂當時之臣逢迎為此後世不察遂謂 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為言而卒不可行者 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不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 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 太祖成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

成祖心必革除其為仰體太祖心乎天下有迹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諛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耳不知紀言紀動聞見自真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裨官虞初售其欺爾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

疏鈔

史職

五

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消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革除者不過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卿不為建文紀年立史或遠而千萬禩之後孰如今日之為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議此臣之所未解也臣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為社稷也名異兩朝事總一

錄又何說哉臣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焉臣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勅廷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勤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疾之時奸臣貪功生事妄與讒構請舉去帝號先帝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即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亦曰此先帝本心宜即舉行朕祇服慈訓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諡會議以聞嗚呼既加恭仁康定之尊諡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則

疏鈔

史職

六

後背拂此其不可一也臣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俱為裁抑每切憤歎繼聞之耆舊又未盡然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此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侈已之功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恠也茲何時也而尚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效之也景皇帝之薄自不敢曲為之解英宗始雖惑於讒構終竟懷乎悔恨故憲宗之勅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用成先志茲錄尚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

沒虞舜親愛之意倍漢文粟布之譏此其不可三也
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埒少康光武母論已晉元宋
高豈真有勘定之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稍能
立國故雖江右臨安蕞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
社稷爲重也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修北狩迴鑾
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會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
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論
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偽附偏閏附夷狄附
大義也茲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舛以景泰之事
疏鈔 史職 三
而參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
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所謂奸邪也修錄者咸正之
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此亦臣之所未
解也自古有爲之君每恨無臣有臣矣每恨無時蓋
勢有難兼機有難值非偶然也茲聖神在宥慨然志
二帝三王之道丞弼卿二迄於庶秩莫不慶幸際逢
慈恩樹立而又斥埃煙消萑苻風靜雖水旱爲災堯
湯不免拊循賑恤自可輯寧臣不敢爲豫大豐亨之
說取媚獻諛竊以爲有君有臣而又有時未有如今

者也當此之際凡可以舉廢救偏興利除害靡所
不講靡所不行至於前陳二者顧視爲當然日爲迂
濶而莫之議處臣所以感激流涕不能言也臣
又覆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所宮聖母徽
號詔書內一欸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言
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
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用之
之語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
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
疏鈔 史職 八
或卽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儘有
存者厚加卹錄大哉王言而 太祖高皇帝之孫
成祖文皇帝之親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
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幽壤豈惟 陛下之心未安
太祖之心未安恐 成祖之心亦未安者矣若夫景
泰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有言者故因仍未改
雖於革除事體稍有不同均之史職之攸關熙朝之
缺典不可後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載全盛之
時也抑 斯議懷之十年辛巳壬午常兩白輔臣俱

以意見齟齬阻闕莫達今又在再數年矣桑榆之景漸逼狗馬之病日侵一旦流先朝露不惟上負先帝儲養與陛下器使大恩亦且下負所學抱恨終古伏乞陛下憐臣十載之孤忠察臣一得之末議勅下該部虚心會議斷自聖衷復建文位號如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事例仍付史館將四年事蹟修輯為錄此野史不經之說盡為毀棄其景泰自為一錄削廓戾舊名正統天順承接弗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我成祖英宗不宿恭藏之盛德以慰我太祖之源

疏

史職

九

本之公心以彰我皇上善繼善述之大孝其所關繫信非眇小而愚濫竽詞垣茫無寸補亦可少效涓埃於萬一矣不勝隕越懇切之至

恭請聖明勅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

萬世疏

陳于陛

禮部尚書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為國之舩車雲雨載王德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徵往詔來垂法著誠即止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絡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况昭代之史

祖宗昭為謨訓列聖奉為渠燧百官遵為法守萬世率為彛憲所關繫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冊牘未備於

疏

史職

十一

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非職禁近司筆彙者之責哉考史家之法夫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蹟朝家大政各自為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為近制度尤慮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即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為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為起居類次而潤色之為日歷修而成之為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

等撰進太宗兩朝政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錄 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禪帝學之書如玉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寶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 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

疏鈔

史職

十一

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 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論議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軀特起之難何者國家制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

寰寓者焜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欲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 臣本庸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訓孤樹哀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視草宸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卽可以爲 列聖大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參以吾

疏鈔

史職

十二

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益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輿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周谷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記載參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卽可以爲國家諸大志實錄中

有后妃事蹟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
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
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
采摭於羣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
浩瀚未經哀聚彙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
必須 聖明在上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
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
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
萬禩 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 列聖續紹而謨烈

疏鈔

史職

十三

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闕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
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賢不可勝載
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冊府
麟臺之上未得盡觀杜撰遺勒之一家者又皆管闕
蠡測之談未可徵信遂使 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
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
景鑠宜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 皇上祇
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
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闕而卷帙太多會

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讀
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
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為
編事自為志人自為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
具可以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
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
收采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邁板刻
湮墜卷帙散脫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
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

疏鈔

史職

十四

摩之責踈畧抵牾秉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
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
襲見聞曲學宵人私騁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於
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
旦不爽亥豕輿輳才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駕
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
當修者四 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
請給於內府或歛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即有事
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

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為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 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筆札於蘭臺羣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臣愚以為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為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為二十餘目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為要務志成之

疏錄

吳職

一五一

日即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等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為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蠻夷名曰 皇明實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實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備宜以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九

重燕間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 聖祖神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可豈非我 皇明之不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 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勅起者臣惟 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續承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况聖天子靈承萬年之

疏錄

吳職

一六一

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為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為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證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濟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

又疑國史藏在禁闕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臣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政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 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塘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諉也仍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臣竊抱區區忠懇冒昧以聞伏望 皇上幸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

疏鈔

史職

十七

完此鉅典于以闡 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樂之觀斯亦 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且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臣愚無任瀝悃披忱惶悚待命之至

疏鈔

史職

十八

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竟伏祈聖明勅行

以隆太平疏

汪若霖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竊惟國家掄材妙選莫如庶常經世鴻裁率由史筆是故儲大任於將來闡休烈於既往此國運所以汚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辱在禮垣扼腕有日謹直陳之蓋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於是選庶吉士諸臣而教習之彬彬文質名碩輩出蓋慕盛矣自後館臣堅踞入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上

疏鈔

史職

十九

淵滕形分每當閣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暱者遂溢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甘棄或調停並用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於市販或操縱獨持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髦譽如嬰兒士氣既灰人心滋險苟非豪傑鮮克撐持此邇來宰揆重臣為皇上用人大較也臣竊惑焉今散館逾期埃命有日輔臣朱賡方將剪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天語叮嚀速行甄別寧約毋濫寧執勿徇蓋累朝舊

制每選亦二十餘輩所當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而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不

啻足矣况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溫良有度者蓄為

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為

量稽淑慝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蓋祖

宗朝稽古定官恢煌制作於是有修撰編檢諸臣史

職代有編摩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局

寢成浮寄之區謨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繕

報章甚為剝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典

疏鈔

史職

二十

制海宇傳宣及借資於他曹之管蠶取信於野叟之雌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移藏猶于國憲是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陞疏修正史修書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陞既歿同列憎成遂使九重懿舉委於半途列聖芳猷厄其全壁臣竊傷之今諸臣橐篋尚可搜尋一代網羅寧終漫漶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尤勅史於偏安藉曰議好紛紜則虎觀異同尚挾微於大漢維今一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命閣臣特

行修舉重開石室載集蘭亭首編年日皆之體次紀
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草而終勝事若
夫冗銜可減公餼勿奢役非艱於創興業可垂於不
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竟也夫斯兩者其說似迂其
事似緩顧臣切歎國家既未能以非常之典枚卜求
賢則今日館翰之臣皆將來宰輔之任若始進既壞
後用安期端人亦亂意於風波儉士乃周身於營窟
耳目非故前後相師望之左右凝丞安得夔龍伊呂
故有竊威以擅植又或托異以窺權悞國迷邦從來
疏鈔 史職 三十一

者漸是以慎簡館臣即以豫擇相國榮懷机捏恒必
由之其効遠而甚大史者皇王之脉絡邦國之典刑
古人嘗借喻於車船後世每奉之為著鑑故曰有國
之主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由
茲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 祖
宗精意既可推求理亂大綱即堪印證况今流俗敗
壞清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志
於一朝頑鄙有甘心於衆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為千
載勸懲助刑賞之未周留察恥於既滅蓋域中有三

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尊臣故曰兩者國運
所以汗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職掌攸關草野自矢幸
當 皇上崇儒右文之日萬世一時伏望畧垂睿覽
特賜施行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疏鈔

史職

三十一

罷館選以議公舉定館額以杜濫進疏

孫善繼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惟國朝設官尤重翰林之職所以掌絲綸備顧問充校儲預宮寮之選養公輔之器其職最難稱其入最難得也 祖宗朝嚴於防奸廣於求賢選入翰林者不拘內外官員惟才是取楊文貞以審理入黃文簡以中書入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以主事入及躋鼎鉉預機務卒能鎮定危疑消弭釁孽內戢外寧佐成治平之理自權相用事輕變祖法限定翰林官

疏鈔

三三

必用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一途而考選庶吉士又不論其人品心術才識器量何如率多引用私人溷濁中秘如近日陳之龍狼狽被逐大貽士林之羞竊恐濫竿是職者不獨一陳之龍已也又翰林官陞轉必由內閣具題吏部不得關其事亦不許吏部擬陞外職又占定禮部堂上官以明優閑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以參典選其餘內外衙門雖有文學才猷如楊文貞輩禁不得增入惟翰林一衙門不論賢不肖槩令優游養俸計日待遷魚貫而卧揆席若

揆貢然又曷惑乎調燮無術啓沃罔聞相業日卑國步日蹙也 臣觀今之館員濫觴已極總計見在與在籍不下百員無論編檢即坊局中攘攘濟濟無伏着

足處矣若再考選庶吉士將冗員日增薰蕕並載恐非所以清儒林重揆路也請自今議定額數某直某省該翰林若干員見在溢於額外者聽其陸續請告縮於額內者即行議補其議補大約昉推吏部司官之法除一甲進士照舊授翰林職其餘候某直省有缺就於某直省不拘內外官員但有才猷歷練公忠

疏鈔

三五

體國廣識人才旁通典故者從公於相應另議推補至三品而止不當者聽科道劾奏又與科道吏部衙門一體推陞年例如是則選擇精矣 臣又聞 祖宗朝如楊文襄以翰林官出為提學楊文敏為太常卿金文靖為通政使尹文和為戶部侍郎之四臣者相業赫奕鬱為名臣後進之士能如四臣亦可已矣何必株守直廬親咕嗶為本業羶慕吏禮據清要為榮觀哉請自今翰林官除坊局外揆資以原官兼攝各省提學事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未歷提學與未週

歲考者不得躡轉一以網羅真才一以經歷吏事夫
提學清秩監司不薄亦非輕襄館閣之體何不可行
也至於坊局以上不妨於六曹堂上相應員缺推補
於以裁法宗履明習庶務異日入閣辦事無論天官
水衡刑名禮樂錢穀甲兵俱是身履目涉者處置條
擬必中機宜而厭人心有不追明良之盛奏蕩平之
理者臣不信也臣覩今日擬推閣臣負中外之望者
以非翰林不得用用者又未免於人言甲可乙否紛
如聚訟揆厥所由故正在此故欲極閣臣之選莫若

疏鈔

史職

三五

精擇翰林而預為之地欲精擇翰林而預為之地莫
若遵祖制以廣闡進賢之路賢路既闢眾正無遺必
有文學政事識量兼優之士如楊文貞輩出而參贊
密勿共襄化理 皇上法祖用人之道兩得之矣臣
感時觸事謹竭一得之愚請備 皇上他日枚卜之
助顧臣之未議乃國家之利非閣臣之願也蓋閣臣
操擬翰林官之權則後輩多席其衣鉢與典庶吉士
之選則新進又續其支流眼前門牆苑李或緣以養
私交身後子孫濫叙將藉以託遺事一旦罷庶吉士

之選定公舉之制黜陟俱由吏部而內閣無與焉此
權相之所大不便而非所望於今日之秉國者也伏
乞 皇上鑒臣朴忠特賜省覽勅下九卿科道參酌
今昔令議停妥條請上裁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史職

三五

館選鉅典須求可繼恐乞聖明特勅問部大臣

遵行舊制力挽人情以防未流以重詞林疏

翁憲祥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

臣惟國家中秘之選儲養人才秩號清華事關鴻鉅

大典固不可廢格定制尤不容意更夫維持之以大

公守之以畫一然後可久行無敝也竊查 祖宗時

選館之舉間亦停輟至 皇上萬曆癸未以迄於今

數科皆選業著為令詞林之臣濟濟盛矣顧諸凡事

體始猶嚴慎而後漸通融大臣不力於主持人情日

疏鈔

史職

三二

趨於岐路乃有種種敝習屢經指摘近日臺省諸臣

觸事建言欲并館選而罷之夫亦有激也 皇上留

意人才渙頒明旨照常考選德意甚盛但臣愚見謂

有一二事宜亟應申飭者夫事莫重於儲相則選取

當公地莫嚴於闕廷則法紀當肅乃聞向來選館人

數或可預定及至考試不能訪悉即倩書傳遞等弊

往往有之萬一倖獲輿論譁然如辛丑項鼎鉉事豈

不大辱盛舉臣以為當事大臣必矢心天日務秉至

公考時嚴加防範取舍一憑尺幅俾夤緣者抑而恬

靜者伸虛聲者退而實學者進然後鉅典有光也

故以為試規宜飭也翰林坊局雖云不甚定員亦宜

稍有限制而欲為限制即當慎重於考選之時試查

近來壬辰乙未二科俱十八人止耳自乙未到今又

經幾番考選從茲以後益難數計若不限有常額隨

意加增安所底極合無及今定議必以十八人為率

其省直所選人數亦查照往例勿得偏枯然後人心

可服也臣故以為選額宜定也國家用人入而儲養

出而敷歷隨地自効寧分低昂查得會典所載每科

疏鈔

史職

三八

留數甚嚴即 皇上歷科如甲戌停考丁丑選二十

八人然先後僅留十一人庚辰停考癸未選二十八

人然先後僅留十二人丙戌選二十一人僅留八人

此時人各安分譽競俱忘惟自丙戌以來槩主多留

留者愈多孰甘居後且聞平日考試名次開亦不甚

憑准於是有奔趨徑實同類擠排世道人心皆堪扼

腕謂宜自今以後查照會典止留三分之一即有續

補者亦將一科留數總為計筭勿使踰額其分授科

道及各部司屬悉遵 祖制毋如近年變例部曹一

槩不行則嘉靖年間常有外除者未必盡無建豎何至以郎署為劣處皆薄之而不屑也大抵詞章之高下未足以槩人品一時之官職未可以定勳名當事者盡捐曲顧體面之心與選者勿操越分管求之念然後士習可端也臣故以為留用宜慎也館臣職在筆札三年考校例不容曠且散館之時必一齊在任方可分別授職是以自來除憂制外絕少托疾引避者查丙戌之前間有請告必係真病又或以會試榜首例在必留或該省原正得人考序定非有所規

疏

史職

二十九

避也若近年考校未幾每即引疾其強健無恙人人知之其慮同省人數相妨幾俸日後亦人人知之則真巧於擇官矣謂宜自今以後閣臣與教習大臣力主三年之間不許托疾有托疾者起補之日不妨明白臣裁然後僥倖可抑也臣故以為規避宜禁也夫臣所舉各款不敢創為異說第以申飭舊規蓋臣妄謂當今之世各衙門事體每有不守國法而輕徇人情不尋故實而輒行已意即如選館一節眾議紛紜特由法無畫一人情無已遂滋弊竇致以國家儲才

重典反為論議之端亦可惜夫今遇 聖明獨斷不復停格尤在大臣奉行不力障狂瀾漏前宿弊庶將來免於指摘法可經久舉行不然則末流太濫事勢窮極又將復議更張非可繼之道也臣待罪該科不敢緘默當選館屆期循職陳賫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臣言可採酌量覆請施行其于大典亦或有補云

疏

史職

三十

萬曆疏鈔卷十

言路類

陳希美 及時分別邪正廣開言路疏

沈思孝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李懋檜 諫官失職阻塞言路疏

吳達可 公臺諫之選以清言路疏

黃仁榮 新議臺規不便乞酌議以開言路疏

許弘綱 糾劾老悖大臣以開言路疏

王孟煦 明職掌以開言路疏

目錄

卷十

陳登雲 言路漸清始進當慎疏

鍾羽正 慎用臺省以重言路疏

史孟麟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杜專擅疏

嚴一鵬 言官會議非體乞停免以重言路疏

馮琦 速賜考選以開言路疏

唐之夔 一脉言路尚係九鼎乞省言採用疏

翁憲祥 亟通章疏以存清議疏

呂邦耀 章疏亟宜批發以開言路疏

金士衡 乞寬時禁以通言路疏

史學遷 言官論事有因一槩處分失平疏

目錄

卷十

二

萬曆疏鈔卷十

言路類

乾剛獨斷寓內廓清乞及時分別邪正廣開言

路疏

陳希美

南京兵部郎中

萬曆十一年閏二月

臣聞言者國家之血脉一日不可使之壅蔽傳曰興王賞諫臣又曰庶人謗於道凡以言資於治理為至急也頃見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輔佐 陛下越今十年矣曾不能以佐命著勲而旋自塗敗如言官之所指何地臣嘗求之居正志欲有為才亦能為惟學術

疏鈔

言路

一

不明性質剛復執政來徒成其專權怙寵之私而不能以濟正大光明之業耳其最所為蠹者乃在於阻塞言路引用姦邪一切以法把持天下使天下之情扞格而不通天下之勢譬之病癱形體狀貌非不具存而元精內耗神氣銷鑠日就疴羸而不可揀藥此則居正蠹國之大也幸 陛下英斷除姦致理世道一清臣竊痛言路一節大為居正所壞恐病根深痼未易卒拔為累不小復臣昧為 陛下陳之唯 陛下詳擇宋臣歐陽修有言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

官得言之是諫官之權與宰相等今之居是職者孰不知自愛重哉乃居正秉國專一猜忌押闔以箝天下之口在居正之心不過箝天下使不敢言然後已得以專權而自恣而不知天下之人心遂因是以大蠹不能自持是故其間特立獨行者固有望風希旨者不無其敝也無論苟祿抑且妬賢如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文章氣節卓冠一時止因議喪與居正不合言官遂毛舉怪誕以中傷之原任操江都御史張岳省垣藩臬歷著賢聲止因坐疏勸居正奔喪

疏鈔

言路

二

居正銜之言官遂裝誣鑲贖以汗蠟之原任戶部侍郎胡執禮巡撫江南吏畏民懷止因舉刺拂居正意指兄弟居言官者遂交章而排擠之原任工部侍郎陸光祖質直慷慨夙負時名止因規箴居正過激總憲遂嗾言官以叅論之數年間臣見諸臣日惴惴焉居正逢迎報復之不暇尚安望其明目張膽為 陛下發一策斥一邪以佐中興之烈哉敗世途趨向壞士人心術至不可詰臣嘗曰居正蠹國之罪大也惟原 矣翁在於任用之不得人耳夫言路官有司之

糾繩言官中有年深者在科曰掌科在道曰掌道又
言官之標的也乃居正所任用者其南京大有可唾
臣得習見而言之彼原任光祿寺少卿今丁憂王蔚
今任南京尚寶司卿林應訓是居正之所任以掌南
京科道者也之二臣者狡險側媚陰結黨與已被顯
斥權臣王篆同功一體之人也留都根本重地距
陛下輦轂逃遠前此科道之任謂比北猶重蓋清議
素持百司憚服自居正以二臣居之二臣一切舉動
惟居正之私意是伺傷善篋法留都側目不復知有
衛門之風紀矣人皆曰王蔚林應訓殆居正之科道
而非 陛下之科道也其在衛門如蔚且無論其他
即居正逆喪一事臣竊謂彼本心雖昧猶畏科道之
議其後縱 陛下為宗社而留之科道官持綱常以
諍之誰曰不宜蔚受篆密指知居正有戀位之心匪
惟不諍又從而奮疏保留之至科道矛盾所不恤也
臣竊歎居正之相業猶未至於盡可訾而獨此一事
冒萬世之清議而無辭臣王蔚輩誤之也是王蔚者
非惟負 陛下抑亦居正之罪人也如應訓且無論

其他應訓以言為職臣請以應訓之言言之御史郭
惟賢見南京鹽政敝釐上疏請戶部差司屬一員同
掣誠得直指釐姦之體也應訓銜其妨已乃面貨曰
何不商確遂悻悻不相能惟賢首批龍鱗特疏起用
建言諸臣吳中行鄒元標等誠清朝鳴鳳之選也應
訓惡其有妨居正抵死回互力肆詆詬比惟賢奉
旨落職大非笑曰此事好做我當先為之矣何待彼
耶臣聞而竊恥之掌道者自不能言已矣而又禁人
莫言是幸闔衛門而為姘嬰之地可乎他如監試別
壞 祖宗二百餘年科舉之法揀選編號中權臣王
篆之子以求媚管差則壞衛門二百餘年風憲之條
水利巡江至貪緣久戀以黷私留都之士莫不醜其
所為而應訓猶居然曰我臺長也不至盡乎且居正
當國十年應訓即十年為御史矣臣不知其所為振
臺綱而肅風紀者安在而得稱為 陛下之臺吏乎
誠可唾矣臣聞先正有言凡喜關朝廷乃天下之事
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此言之人臣韓琦范仲淹輩上
殿議事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最忠臣和衷之道

也之臣者臣至議事臣論中懷姦邪即使諱出於公仁知之所見各一臣部事者主之諸臣得以參酌而互正之自合從長計議不妨異同不然六科十三道之設何為哉若二臣論議不合不遂阿私即睚眦同列陵轢異已必至擠陷斥逐而後已嗟乎豈為國之忠哉臣嘗與二臣共事二臣之人品心術臣知之最真其他行已狼籍之狀臣不忍盡言以傷雅道獨痛陛下言路數年來上為居正所蔽下為二臣所玷當茲世道廓清改絃易轍之後恐陛下不復振頓萬一今之掌科掌道者復效二臣之所為則陛下雖有堯舜之志相臣雖有伊周之才而言路未清正氣未揚將天下之治終不可為此臣之所以反覆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皇上垂察如果臣言不謬下臣章該部自今言路之選其始進也擇之精其掌科掌道也責之重令居是職者大都以郭惟賢朱鴻謨孟一脉等為法如有犯顏敢諫忠讜自效者雖一時逆鱗而公論旋定無論成籍左遷品秩不至相妨照郭惟賢事例並得題請召還原職以作激

之氣而不訕以王蔚林應訓為戒如有結黨阿私欺君蠹國者雖冒躡顯秩亦必追論議處以抑邪媚之風而不貸則言路之邪正一分而陛下中興之大業可觀矣臣又聞之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臣願陛下之在今日即有逾耳和顏色而受之言及廊廟則宰相待罪臣願元輔大臣之在今日即係風聞亦閉閣以謝之彼進言之心何尤哉臣待罪試職時會上疏勸陛下日御便殿召館閣公輔及六部大臣面議政事然後付之中書政本總揆而行竊以為此兼聽並觀之道也又嘗勸陛下清心寡欲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近宦官宮妾之時少竊以為此勵精圖治之樞也陛下今日試一舉而行之定志弘理臣知陛下之平天下不難也臣冒昧陳言不知者或謂臣自落言職中懷鞅鞅不然臣今日藉陛下恩命業已拜郎官秩五品矣駕部之職夙夜廩廩猶恐無當而奚必於言職乎或又曰言路言開口論人臣小臣乃肯臣已往之言官如此又不臣所謂言官之開口論人者無諸已而非諸人也憲綱

裝誣風憲之條臣知之陛下試令二臣與臣面質之臣誣捏乎抑二臣實然則非敢指陛下之言官也指其人也為其人之有負於官也臣忠憤所激蓄積於衷遭時陳言不避觸忌懇乞陛下采擇施行如臣之言一語不實即斬臣頭懸之高竿以為欺誑君父紊亂朝政者之儆如臣不枉非為二臣今之言官誠宜雅尚風節不宜妄自菲薄以負陛下下臣恐懼冒犯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疏鈔

言路

七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沈思孝南京太僕寺卿萬曆十四年八月

臣待罪滁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顧允成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訛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憤共矢精白為皇上剖陳忠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人之公言也皇上既洞察之俯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褫其衣冠放之田里人心移惑士氣銷靡此邪正治忽所關其幾微其害太卒無一人為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圖

疏鈔

言路

八

報靡所若徒畏權阿世不敢觸忌諱而緘默臣不恐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闕而忠良沮依違則朋比承望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又大明律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執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明白斬又卧碑一款一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

之諸人毋得阻當蓋臺省之官專以言為責而詩術
 門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以言為禁載在令甲昭若
 日星故民生利弊時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
 之大臣言之小臣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
 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啓幽隱畢達此 祖宗
 之制為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年間今日以建
 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
 譏察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
 束奔兢等風可也而友約束其謹言直諫教訓忠良
 疏 九
 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唇此風一倡其弊何
 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
 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一有權
 奸大孽機密重情 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今所
 約束所教訓甚非社稷之利也夫海瑞清節峻猷廉
 頑激懦 皇上召之畎畝之間置之綱紀之地舉一
 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 皇上明聖顯忠
 旌直與二帝三王同符之美也律瑞以中庸之道稍
 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材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

如仲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寰
 者邪鄙之夫貪穢之行說顏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
 門校閱乖謬關節昭彰東南已共見聞非 臣所宜指
 摘者大抵寰之與瑞如薰蕕異臭鴟鳳殊音不可同
 日語即四海之眾三尺之童能辨之而寰乃指正為
 邪變白為黑顯肆傾擠畧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
 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顧允成等始入
 仕籍初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於 皇上
 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况慰留海瑞切責房寰 皇上
 疏 九
 之旨亦既行顧允成等之言矣行其言而復罪其人
 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 皇上之聽言但問其言
 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臺省宜罪何可以其有言
 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臺省宜採何可以其無言
 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
 位之禁 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
 中興要務當時遂蒙 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
 智上祛邪直諫後世因循名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
 者如成化七年盧瑋以史事奏成化二十二年汝鏡

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不
遵縷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並未聞以出位加罪也
今用顧允成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顧允成等之罪
而槩禁之未審於 祖宗典章國家禁例果合乎否
也此 臣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 臣豈不知 臣之言亦
當蒙出位之罪哉罪 臣者不曰喜事則曰好名然使
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 臣
之喋喋非敢有毫髮徇私背公而恩沾譽之念天地
神明實登臨之伏乞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宸斷復
疏 臣 言路 十二

顧允成等冠帶仍照舊章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

依違之風庶人心不至邪僻士氣不至頽靡其有

於邪正治忽之機者或不小也 臣無任激切懇之

至

諫官失職阻塞言路疏

李懋檢刑部員外
萬曆十五年七月

臣聞天下之理亂係言路之通塞恭惟我國家之制
凡諸司百執事許直言無隱然猶恐其不言也於是
諫官專任責成既置六科給事中復設十三道試御
史蓋諸司百執事雖皆得言而亦可以不言科道官
無所不當言而猶不敢言世稱科道官曰言官諫官
然猶恐其不盡也輪直有日建白有牌稱職有賞不
稱有罰此 祖宗設官之意蓋將以明目達聰照臨
萬國慮至深遠際此聖明之朝深宜以言為諱大凡
進言者其說未必皆是但其意亦欲得當以報主上
即使盡屬好名亦何負於國家也言可用則用之不
可用則置之諸人無得以言而博名高而廟堂亦無
務以法令箝天下之言斯為上世極隆之景象也不
謂近日有給事中邵庶因誠意伯之條陳而波及於
言者已既不言又禁他人使不得言一時士類莫不
搥腕喟嘆夫世延之言誠為無當且朝奏疏而夕乞
恩亦足羞者 陛下亦猶念及元勳苗裔而容納之且

不欲以一世延阻言路甚盛心也該科謂宜矜其愚而畧其短不則看詳章奏就事參駁誰曰不可何乃因噎廢食乘機排擠至併他衙門而槩禁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以堯舜之聖而猶舍已從人五臣九官濟濟相師都俞吁咈於一堂豈乏嘉謨讜論而工瞽芻蕘猶然得獻其一得之愚今

皇上德符堯舜治效唐虞而邵庶不以禹臯陶之所

以事君者事其君將視 皇上為何如主乎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饑饉山陝河南等處百姓流離僵尸

載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 陛下

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朝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

警於上加之風俗薄惡士庶驕橫輦轂之間子殺父

僕殺主旬日決罪囚者以數計人情乖離於下邵庶

以為海內豈盡無可言羣臣可遂依違澶忍默默因

位而已乎當此之時縱 廟堂寤寐求言輔臣吐握

下士大小臣工盡忠補過尚且惟日不足奈之何惡

聞人言嫉之如讎而拒之於千里之外哉夫在廷之

臣其為言官者十之六七

言官不必皆智而不為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

事即如近年馮張交通權奸專恣其連章保留領賢

稱美如科巨賾三讓臺言會士楚者比比而是乃請

劔折檻杖謫以去者吳皆出於言官乎由斯以論人

非言官不可盡少也明矣果從庶言有如言官持祿

不交異悞觀望當言不言矣其他不職又必以言為

禁天下幸然無事也則可脫有軍國重情安危頃刻

皇上又何從而知乎邵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為

計之得此又五節律法之所未有而我朝律令所未

載也 刑官也律令其職掌也凡堂上官訓諭司屬

必以誦讀律令為首務 伏觀大明律一款凡國家

政令得失軍民利害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五軍

都督府六部官面奏區處又一欵若百工技藝之人

應有可言之事亦有直至御前奏聞各衙門但有阻

當者鞠問明白斬欵此至如大明律會典及 皇祖

卧碑亦屢言之不置夫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

阻况諸司百執乎倘為堂官者諄諄然以此禁諭所

屬屬官有不允非消議乎即堂官禁之所屬聽之人

人隱忍苟容處處道路以目有不辱當時羞後世乎
臣以為皇祖律令萬世所當遵守非諸臣所敢輕
議也人臣食君之祿報君之恩惟知不負朝廷非堂
官所能約束也我朝興賢使能欲其願忠而未嘗欲
其不忠堂官以身率屬教之報主而不敢教其負主
此古今之通誼也臣所以輕冒出位之禁而不容自
已者誠恐邵庶之言一出遠近聞者不察廟堂所以
受言之意而猥以庶為口實將使志士解體善言日
壅皇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畢其慮禍天下必自
庶始矣其所關係豈眇小哉臣愚以為皇上若欲
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之罰伏乞天語特
加戒諭邵庶免究外以後但有失職妄言及當言不
言者當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紀過重則劣處勅
下吏部凡遇陞遷之期一視其章疏有無多寡事體
大小難易以為殿最而皇上又燭觀而坐照則言
官無不直言庶官自無可言出位之禁可省太平之
效自臻矣

疏

言路

一五

懇乞聖明公臺諫之選以清言路疏

吳達可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備員言責奉命河東督理鹽政國課之盈縮商民
之休戚固臣職之所當盡也吏治之汗隆人才之進
退亦臣職之所當言也今之言吏治者更僕未易數
矣詎不曰吏治之不脩由貪風之未息貪風之未息
由舉劾之不嚴故懲貪導廉肅官常嚴舉劾之疏
言者以為要務聽者以為許謨當今治道誠莫切於
是矣臣竊謂此特憲臣易舉之事而其本固有在也
疏
言路
一六
維茲臺諫考選之際正言路通塞之機吏治興廢之
本臣敢不仰體我皇上敬天圖治察吏憂民之意
而披瀝陳之哉國家設六科十三道司天子耳目之
寄其責匪輕也君德之成敗臺諫得而匡弼之國是
之可否臺諫得而駁正之官職之邪佞臺諫得而糾
彈之甚不可以匪人比也顧其節在預植其氣在預
養而鼓舞激勵之微權尤在始進遴選之時始進以
正則言論莫不一歸於正矣始進以邪則言論莫不
一歸於邪矣宋臣向馮光之舉諫官劄曰第一不愛

爲貴次則直措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可見臺諫之選
 固貴才尤貴品也固論識尤論志也光之評諫官即
 所以定衡鑑也往哲班班姑無瑕論先朝宣德間有
 居諫職數年卒相不識其面目欲一見而識之其培
 養之節如此相臣有容諫臣有執至今傳以爲美談
 流沙 言路 十三
 他日必爲我懟者也每過選期紛紛籍籍非度其附
 已而援引多方卽疑其異已而巧詬百出執政以此
 爲愛憎部院以此爲殿最而天子耳目之臣祇爲私
 家樹黨之地耳是始進先不以正何望其正色立朝
 匡君德定國是而壓官邪也哉且夫人之情無所爲
 而安意爲善者此道德之士也千百人而僅見者也
 其次功名之士每以有所勸而與以有所遏而阻上
 之人風之斯下之人應之若富貴之士波流風靡不
 待言已道德之士旣不常有而功名富貴易以移人

儻朝廷之考選或有未公則郡邑之吏視僥倖爲
 坦途以守正爲滯器視依附爲捷徑以直節爲荆棘
 有不樂趨於諂媚奔競之途哉諂媚奔競之風成何
 貪風之可息而吏治之能飭哉方今泰道亨嘉拔茅
 連茹固不至復蹈覆轍而否泰相尋幾所當慎邪正
 消長慮所當周茲行取內外臣工一時會集伏乞勅
 下部院從公考選以練達時務觀其才猶必以清貞
 節操觀其品以正言讜論觀其識尤必以忠誠勿欺
 觀其心譽言可採而務揆之正大之情如譽起於同
 流沙 言路 一八
 俗合汙察之可也毀言可聽而務質之公平之議如
 毀出於忌方妬直察之可也先據撫按之考覈參酌
 輿論之評品請自聖心裁決無徇愛憎無較異同
 無憑私暱大臣常養諫官自重之節諫官常體大臣
 與善之心則言路清而士氣振豈無大節凜凜如先
 臣薛瑄周怡楊爵輩挺出於其間而魑魅魍魎技亦
 窮焉而無所試矣夫廟堂舉動四海具瞻天下郡邑
 吏聞選用多正人而屏斥皆邪枉有不望風嚮化易
 輒改茲競務廉直之行而心納汙垢之流哉如是而

吏治不肅民生不禱夫變不弭臣未之信也此固端本澄源之論而一時建白諸疏特未之及耳臣昔叨塵法從而以勤學之說進爲君德也今謬膺任使而以用人之說進爲言路也正所以飭吏治而安民生也至於寡嗜慾以保聖躬速綸音以彰聖度停織造以恤民財先後臣工論列已詳荷蒙皇上虛懷允納今亦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不勝惓惓待命之至

疏

言路

一九

新議臺規不便遵行乞再加酌議以開言路疏

黃仁榮 南京廣西道御史
萬曆十七年八月

頃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參論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而申飭南臺憲規奏奉 聖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著一體遵行王藩臣罰俸二箇月吏部知道欽此臣惟大臣當爲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小節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卽欲沿以爲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叅罰况大明會典不載憲綱不列原非 祖宗舊制 皇上過聽時來欲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箝制之端啓壅蔽之漸也况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於兼行者臣職掌安敢嘿嘿不言我 祖宗設兩京都察院有都御史有十三道御史都御史固得參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射都御史均以論劾爲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唐御史蕭至忠彈蘇味道賊汗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

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誰白哉御史之不自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靖三年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璠條議大禮 肅皇帝謂張璠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孟春時中等伏罪言璠先以私藁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 肅皇帝因戒通政司職司封納何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藁又可先投耶今年三月內都察院一本議覆人心不古等事疏鈔

言路 三十一

奉 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 明旨輒先傳寫者不但罪及傳寫人役且并原奏官罷斥之夫未奉明旨者既不得傳寫而未經 聖覽者又可投揭耶肅皇帝之舊典 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不便者三不必者二近事可監者一御史章疏 皇上尚未賜省都御史先得傳觀不敬莫大乎是非獨臣等有所憚而不敢即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不疑也一不便南都去闕下二千餘里往來遲速之期預難計算非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宸聽比

也一有傳播百敝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徇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常虞反噬語曰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止予奪議覆於該部取裁於 聖斷即有未當御史身當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劾官員即有權貴為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為情所必徇御史言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論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觀之大搜齋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邇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返或至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先傳可援而止此臣所謂可監也故會典止載凡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於論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至忠卑卑且尚能堅執臺綱不肯關白卒之至忠劾罷祝欽明與承嘉等而剛正為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為朝廷執三尺法豈肯以承嘉自待臣等雖至愚又敢自處至忠之

下哉雖然臣猶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薦霍韜為都御史謂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稔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今非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臣定問者時輩號為聞道者也昔副之院既極言以詆周之翰今總南院又借事以臣三落巨疏號愛惜人才迹類排軋言官且今日之事非有大不可已者臣因周繼一二知厚急索疏藁不得耳激於人言輕形論列使後之挾私防口者借言於今之申明流禍之大疏鈔

疏鈔

言路

二十三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時來既同總持之責宜有救正之言乃其持說益悖低昂伸抑之間不勝恣睢陵轍之意所謂不足而獎進之有餘而要束之不知我祖宗設官之意果如斯否耶至於上下內外之分理益舛矣吏典之譬詞益窮矣總之一希北臺之轉一急冢宰之推皆欲以風力受知如臣往臣也臣無容深論以傷雅道但投揭終不可行投揭不已勢必至於稟白稟白不已勢必至於阻抑阻抑不已勢必至於別有申救自今以往苟有大奸大惡為都御史所欲黨

援者又誰為之論列語曰繫騏驥之足而責其走千里縛賁育之手而望其敵萬人必不能也事體關係甚不小小臣所以寧忤臺長而不敢壞國家風紀伏乞勅下部院科道會議如臣言或有可采仍遵大明會典憲綱凡建言創行事理聽其商訂至於論劾照舊不相關白必欲存一揭以備他日查考亦必奉有明旨之後方許送堂庶耳目不至壅蔽而風紀得以振揚矣臣之此疏仍未敢先臺長而後皇上如蒙俯采臣言禁投私揭姑一罪臣以謝臺長罷斥不足為臣患罰治不足為臣辱何也臣去臺綱存也臣辱國體榮也臣實不勝幸甚

疏鈔

言路

二十四

糾劾老悖大臣以勵世風以開言路疏

許弘綱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六月

昨該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忿御史王藩臣參論撫臣周繼不投揭帖藉口錄用材賢等情參擬罰治業蒙 明旨下部議覆 臣似可以無言顧職與看詳事當參駁愚衷有槩竊至致惜焉為公論也為臺體也為定向生平也陳有年徐元太之才品方萬山王麟趾之章奏應聽部覆 臣不敢論其事在目前者夫周繼之撫應天其僕僕更張倦倦節省原為地方任事

疏錄

言路

三五

即甚惡者安得沒之乃若施為躁急舉動乖張不合人情不宜土俗即甚愛者又安得諱之御史據見聞而指摘朝廷原素望而議留要之各有攸當非若賢否倒置邪正混淆而曉曉煩別白也 都御史督率臺臣亦率之以正耳若風聞言事固其職掌猥云不當可否自有朝廷去留自有該部是非自有公評安得而盡箝其口况被論者瑕瑜具見而揣摩上意以市恩論人者心迹自明而懷挾小嫌以排擠阻塞言路惶惑人心 臣故深為公論惜也非專為一御史也定

向不嘗為御史乎十三道於都御史有統無屬都御史不公不法各道得而糾劾之 祖宗良有深意若章奏先發後聞自是相沿情禮藩臣之發而不聞過也然一言詰責悔謝不皇何至遽瀆 聖聽昔薛瑄為御史輔臣欲一見之瑄執不往他日第從朝班中遙認之曰此薛御史也至今以為美談藉令南臺有此等人都御史顧不愉快而稱其職耶竊恐此疏一行論人者懼不請教將來跋胡疋尾之事多而揚眉吐氣之日少矣近日世風患不剛方不患不柔巽近

疏錄

言路

二六

日禮文患不簡古不患不周旋所幸一二老成挽回培植而反欲破觚為圓摧剛為脆堂堂柱史風采謂何 臣故深為臺體惜也非敢為一藩臣也定向為人雅負時望當張居正營私植黨特獨以同鄉而矚然不染 臣嘗想慕下風自謂不可及茲一疏也中宵平旦定向反觀果全出自天理乎抑客氣用事暗昧行私而良心終作耶先是御史周之翰論劾尚書陸光祖定向時為副都御史訟言友劾之翰幸而獲售而今又來奮弄矣 臣竊慮臣行年垂老我冠皓首列豸

環駟乃蓋惡是非不曾理會得了四十年來徒講學
身心受用幾何臣故深爲定向惜也又不暇論其疏
之行不行也伏乞并下該部俯察公評參詳典故御
史論劾巡撫堂官應否不候明旨徑自阻撓御史
失禮堂官是否不公不法合當參治儻憲綱所無而
輿論未協也則乞勅諭定向剛正率人中和繕性勿
以依阿損望勿以老耄忘箴庶十三道得以張膽論
人而都御史風裁自肅其何弁髦之虞哉

疏鈔

言路

三十一

明職掌以開言路疏

王孟煦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九月

臣待罪該科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一本
爲自劾不職祈賜罷免仍乞錄用材賢申飭臺綱以
重風紀事奉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大都定向
所論蓋深責御史王藩臣不當言撫臣周繼因及方
萬山不當言陳有年王麟趾不當言徐元太臣讀之
不任駭異竊以祖宗設兩京臺諫之官所以箴王
闕糾官邪廣視聽於四方職至重也而兩臺又設都
御史以總之所以表率臺臣主持國憲作之以風裁
意氣而勿使流於異懦阿諛之歸任尤鉅也故爲御
史者憂其緘默不言而不憂其敢言爲都御史者責
御史以所不言而不阻其所得言御史敢言於下都
御史作其敢言於上天下大治政不隔矣夫藩臣等
之論其當與否在朝廷已有處分臣不敢喋喋但風
聞奏事言官之職掌宜爾而欲使之無言乎非盛世
之所宜有也往者部屬言事已有明旨諭各部堂
上官嚴行禁止謂其出位也而藩臣等亦可稱出位

乎都御史蹇提督十三道御史然非若部堂之於郎署者比也而可禁止其言乎即都御史但有不法爲御史者猶得言之無論撫臣已今不當言者禁之而不言而當言者又苛責之俾不得展布將必欲人人盡習於畏首畏尾箝口結舌使聰明日蔽是非莫辨而後可乎此非臣之所敢知也卽如年前給事中李沂率其慇懃之性狂言犯上我皇上猶然不卽加斧鉞之誅但責之罷之而已而一時自輔臣以下極力救沂者不下數十疏此豈爲一沂哉所以伸士氣而廣言路也今藩臣等之論撫臣視沂之犯皇上其輕重奚啻什伯哉乃皇上能容指摘君父之科臣而定向又非愚於此也定向嘗奉旨勸御史陳揚善參主事劉以渙之事矣其於以渙則示罰揚善則否若曰欲以全言官之體也夫揚善與藩臣等同一言官耳揚善當全其體藩臣獨不當全其體歟論小臣當全其體論大臣獨不當全其體歟何言出一人之口而自相矛盾一至於此此雖在他人言之猶然不可也而況定向乎定向總風紀之官也身總風紀

不能作士氣而反挫之不能鼓直言而反阻之且其自言不職也又謂其不能正藩臣等而使之不言而臣則以爲欲正藩臣等而使之不言正其不職耳定向負道學之名豈其熟於義理而昧於職掌耶抑有所爲耶將年衰志昏不自知其言之悖也臣職在諫垣見定向意欲阻塞言路中心奮發復以狂言規正定向之失惟願皇上幸無惑志於老耄之言無致疑於直諫之士使臺省得盡言皇上有公聽則上下之情流通無間庶官邪知儆而治益光矣

疏鈔

言路

寺

言路漸清始進當慎疏

陳登雲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十月

臣惟我朝言路專屬之科道兩衙門秩級雖卑責任實鉅故言路多剛直之士則公論如日月之明言路多柔佞之夫則公論如日月之晦興亡理亂恒必由之間常評論近世言官壬午以前忤於威而摧剛為柔壬午以後昵於情而化直為佞就中豈無剛直君子而竿瑟不投柄擊不入或以病免或以罪斥或以外補或以內察二十年來言官以剛直轉京堂者

疏錄

言路

三十一

百一二耳乃昔公植黨程尾乞憐如公論所詆七豺八狗言官顧居其半焉夫言路何等清要臺諫何等清華而令人辱之至此尚安望明目張膽為國家鉏大姦殲巨蠹乎茲幸朝政清明鷹犬之儔摘發幾盡廓清言路誠可謂千載一時也第與其斥之於誤用之後為言路遺羞孰若慎之於始進之時為言路增重方今推官知縣徵召而候考選者多已見朝臣念職事相關輒以瞽臆具奏用為部院考選之助焉夫行取科道惟擇才賢原不論資格也若必謂歲貢為

不可少而甲科之賢者反在所遺矣亦不拘地方也

若必謂還方僻域不可少而畿輔大省之賢者反在所遺矣各官之薦章雖可據安知薦剡所由來者盡出於公道而不靠牆壁乎故薦數多寡當核其實也張東陽條議雖可行安知徵書所蒐羅者盡稱為國士而無庸眾人乎故衙門內外當量其才也自李春閣以前如壬午如戊子推官為行取首者皆首列吏垣皆首掛吏議豈知縣中之才品無有出於推官之右者乎故行取之序不必拘也言官以言為職也必

疏錄

言路

三十二

練習朝章通達世務而後列於臺諫章奏始有可觀自今部院審考之時如法彌封從公校閱儻有辭理不揚識見不足者無輕授以科道而後言官可望其得人故章疏之試不可略也臣猶記癸未之秋疏上次日而臣始知拜御史矣乃今則過堂甫畢試卷未納而其為科某為道皆已先傳皆已預報恬然不以為異故開防之法所當嚴也已丑選科者半由賄囑今萬萬無敢行賄雖有賄將安用之然座主薦王同鄉同年假公典而售私囑者不可不察也至於柔佞

者狗情而有譽剛直者任怨而招尤柔佞者赫著聲華而議不能免於去後剛直者澤流部屋而名不能動於縉紳持衡者於此平之懸鑑者於此照之君子小人十得八九蓋未有柔佞於外官而能剛直於言路亦未有為名推官名知縣而不能名為御史名諫官者也臣故以為科道之品格當事者急宜辨之於早而不可以柔佞先剛直也臣又聞宋司馬光有曰臺諫天下第一等官須擇不愛富貴重惜名節曉知治體者而後主德有裨朝政多賴旨哉此語誠選擇

疏鈔

言路

三三

臺諫之要訣歟夫始進既慎臺諫必無匪人而職掌不明新進者何所適從焉蓋科臣職掌專封駁而兼糾彈臺臣職掌專糾彈而兼申理今申理者糾彈者叅駁者從來不廢而科臣於科場一專叅駁獨多若封還詔書自是諫垣故事近因部臣反汗何科臣不為職掌一執奏耶臺臣兩上彈章俱久留中不下夫臺臣之言合公論則當行其言背公論則當懲其妄奈何漫無可否使人莫測其端倪耶臣故曰職掌當明夫職掌既明臺諫必鮮尸位而陞遷不諱將來者

何所鼓勵焉蓋御史試職理刑仍考實授不堪者另改別衙門 祖宗慎重御史一官比科臣尤為喫緊今惟科臣之遷轉稍速科臣之體貌稍隆而世情遂有所軒輊矣夫體貌誠難驟改然計俸遷轉獨不可與科臣同日論乎先朝薛瑄韓文為臺諫數年始陞僉事今朝為科道夕而外補僉事即有公論不容賊私狼籍者亦槩補方面不幾於以方面為污垢之藪乎臣故曰陞遷當議他如附炎熱而甘諂媚望風旨而肆攻排撥拾唾遺使人厭棄條陳鄙瑣資人笑談

疏鈔

言路

三四

若前人所譏尋龍打虎洗馬雞鵝之類必將遺臭萬年而孝子慈孫不能改矣是故毋違事亦毋尋事毋畏人亦毋凌人內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氣庶幾哉真諫官真御史或不徒樹碑於古人而得躬逢於今日乎臣幸見言路之清又欲亟見言官得人之效故不避怨謗而以瞽臆上聞伏乞勅下部院酌議施行將見言路無柔佞之姦公論無晦塞之日藜藿不採累孽不生長治久安之業保之於萬萬世矣

慎用臺省之臣以重言路疏

鍾羽正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惟治道之樞機係言路之通塞 皇上近以臺省
缺人亟求選補內而中行之彥文苑之英既先授職
發憤摠忠日見之矣郡邑良吏自四方而集闕下者
又三十餘人將選擇而用也始進不愼終奚賴之臣
請效一得焉古稱仗節死義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然方直之士骨鯁難合邪佞之人輒美易嗜剛言苦
語寧惟朝宁即上官憎之毋寧上官即同列嫉之矣

疏錄

言路

三五

抑不知國家設臺諫欲其正言不諱乎欲其阿諛求
容乎苟以阿容則庸人妾婦可為之何用選也必欲
正言不諱奈何惡直哉古工瞽得言今專官乃不言
專官者不言乃使別衙門憤而言正流塞旁隙潰於
是被阿諛之名受彈劾之辱實自取之何足異也臣
以為今次考選必詳查歷年考語叅之縉紳公論要
以心實質朴行事端方者為右補之科道敏捷華麗
者以別衙門處之鼓之使言毋阻之使不言而他人
憤辭言貽之羞也此材品之嘗議者也前年之陞轉

後來之觀望係焉雖忠臣不為爵祿勸然勵世磨鈍

實藉於此近年以來臣衙門何其雜也有掌印之內
外陞有功勞超閏之陞有年例之陞其初不為無意
然久而趨避因之內外正緣俸次陞則因有俸次而
僥倖者矣資深則有閏陞則有假閏陞而僥倖者矣
吏科而必內陞則有覬內陞而僥倖者矣考察差用
而以功勞陞則有假功勞而僥倖者矣至於年例尤
多可議公而出者十七私而出者十三如萬自約輩
至今公論未平也使夫後來觀而法之意見不定而

疏錄

言路

三六

趨避之是不啓妄心乎近者吏部欲破錮習而不知
者尚有悠悠之議則請自臣始吏科不必內陞內外
不必拘俸考察差用皆職所當為不必叙功叙勞資
深不必超閏年例不必陰示摧折凡有陞遷皆以章
疏之是非公論之賢不肖定之前者無僥倖庶後者
有所觀法此趨向之當議者也御史先試職而後考
實授非制乎考而刑名未練則再考之屢考而不諳
則改之如荆光裕易以異輩可舉也乃近者雖考而
無

復改之別衙門者是廢法媚下也至於議差近而美

者趨遠而惡者避數年以來喧然未已作俑者可恨

已夫御史臺法司也考而廢法又焉用法差而行私

何所不私如是而風憲不稍損乎臣請嚴實授之考

公註差之例使新進者習刑名之實而杜規避之念

此臺規之當議者也古今取士皆用身言科道取儀

容聲音之善非可臆度影響也必親見親聞之行取

各官部有考都察院河南道有見而臣衙門諮訪同

也會議同也乃足跡不至何以說焉臣憶昔年諮訪

疏鈔 言路 三七

蓋有指少為老指聰明為盲聵者此不親見聞之弊

也夫使吏科而無與則不當訪之必訪也奈何斬一

見耶臣近遇河南道舉諸臣儀容聲音歷歷在前而

臣茫然莫曉始覺缺此舉矣請得照臺中之例見朝

後詣科一見似不為多事也此聞見之當真者也臣

所言數端雖極瑣瑣無一語令人喜者然臣立意任

怨不任德嗜退不嗜進也已銘之心矣伏乞勅下部

院速行議覆言路幸甚臣愚幸甚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以杜專擅疏

史孟麟刑科左給事中

臣惟國家張官置吏以為民極獨有官守言責二者

而已官守佐天子以理天下而其職欲專不專則散

且亂亂則竊弄者得而收其柄言責佐天子以正天

下而其路欲廣不廣則隘且私私則僥倖者得而逃

其奸臣自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臺諫象

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識者傷之久矣賴

皇上易置輔臣嘉與天下更始於是事權歸六部公

疏鈔 言路 三十八

論聽科道舉朝欣欣各思自勵或亦易亂而治之幾

也迺者以建言非人嚴旨切責因謂近來士習好言

皆因以言獲罪者往往驟致通顯今後還要辨別真

偽較量人品稽查職業無徒取其空言以啓僥倖信

斯言也必朝廷無過動大臣無過舉而後可不然其

沮塞言路之階乎又輔臣建議欲各部會議會推着

九卿科道掌印官類奏以杜專擅信斯言也必官府

皆止人盈庭皆君子而後可不然其收攬威權之地

乎在輔臣或以一時意見之誤而勢之所趨有不至

收攬阻塞不止者臣請為 皇上終言之哉 太祖
罷中書省而設六部以分庶務恐其專也而官各有
職職各有掌不相侵奪不相干越則又惟恐其不專
蓋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非為害即以一官而敗一
事亦罪有所歸斯 祖宗分職之意也今一則曰各
衙門各書所見一則曰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
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
於禁密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即有誤者誰執其咎聽
自上裁旨由閣稟或有私意奸其間者內托上意外
疏鈔 言路 三十九
諛廷言又誰執其咎又設有馮保張居正者實緣為
奸受意外廷小人趨承符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
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且會推發單之說而
者已行以勢不可而止奈何於今而復欲行之乎臣
竊謂職掌自各部專之則非以為專擅而不專則必
有專之者乃所以資專擅故曰類奏取裁之議不可
為法也是收攬威權之漸也我朝設六科司言十二
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官得以風聞言事專其言也至
於百工技藝之人亦得直至御前奏事而又未嘗禁

人之言蓋其人是而其言亦是固裨益於朝廷苟其
言是而其人即非亦何傷於國體斯 祖宗求言之
意也今一則曰觀望成風一則曰空言僥倖則是以
一人之非而欲盡廢其言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
廢直言之人借如大臣奪柄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
疏俱非臺諫其謂之職業耶空言耶非耶奪情抗疏
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鄒元標伏在下僚同於
禁錮其謂之通顯耶非耶抑量其人品耶即今經畧
大臣借任事以逃公論人知其非而御史郭實竟以
直言見譴其果真耶偽耶抑非其職業耶且禁止建
言積非一日人心痛恨莫切於斯奈何此時復以一
言者非人而遂欲效之乎臣竊謂言官有意辨之則
害貽於君子即不辨之而天下自有辨之者倖必不
及於小人故曰觀望僥倖之言不可為訓也是阻塞
言路之階也語曰毋為禍始毋為亂階又曰不見其
形願察其影昔仁宗命夏原吉擬旨原吉輒擬其部
知道或以問原吉答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
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自上裁則事有所分權

不下移噫此大臣欲專職掌之遺意乎英朝朝曹吉
 祥擅權有投書指斥時事吉祥請榜購告捕者官三
 品大學士岳正呂原諫曰為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
 購募秦始皇下妖言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
 為戒事遂止此閣臣欲廣言路之遺意乎而孟子之
 稱樂正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故一已
 之善其善小能容天下之善其善大倘臣言可采亦
 輔臣優於天下之資也且輔臣亦嘗建言矣嘗欲以
 政事歸各部矣必懷原吉之慮存岳正之心臣之言
 疏鈔 言路 四十一
 期於共成其是而已非與之論是非爭可否也伏維
 聖明垂察焉

言官論人會議非體乞停免以重言路疏

嚴一鵬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

臣竊惟臺省之職主於彈劾姦貪不言則為溺職吏
 部之職主於評騭流品一公自足服人故上而宰輔
 次而卿二又次而諸司但有貪污不法者御史例得
 風聞論列吏部例得從公議覆在御史固不得作好
 作惡在吏部亦不得任受怨受德言者何心覆者何
 心總之相濟相成期以進賢退不肖而共清仕路耳
 頃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文炳題為直彈銓司賊
 疏鈔 言路 四十二
 吏於以澄清天下事論劾吏部文選司郎中蔣時馨
 隨該本部覆奉 聖旨這所奏着九卿科道官從公
 評議來說欽此夫文炳之論時馨事之有無自有公
 論臣想孫尚書之請官評議不過以嫌涉堂屬似難
 議處固欲籍公評以昭公道耳惟是國家二百年來
 論人者不止一文炳被論者不獨一時馨從來未有
 會官評議之例今以從來之所未有者創然一旦行
 之在今日則為已事在後日援之則曰成規後日援
 今日為例後人援前人為例臣等恐自此而後臺省

諸臣凡有上一疏論一人者動會多官紛如聚訟國家不從此多事乎臣等又惟會議之舉此必朝廷之大典制大關係而後可今一御史論一郎中是何大故况今尚書孫丕揚明如朗鑑公若平衡是文炳亦稱之為社稷臣者以至公至明之心合公是公非之論斟酌議覆於二臣自有攸當中外臣工自翕然亮而信之又何埃於多官之會議為也臣等之所以乞罷評議者非為文炳非為時馨誠恐輕廟堂之舉動分銓部之職掌傷言官之體統故耳伏乞 皇上勅說金
下該部從公議覆罷此評議則銓臣之心迹自明亦有以作諫臣敢言之氣矣

速賜考選以開言路疏

馮琦吏部侍郎
萬曆二十六年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某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 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尙未能有所感動况於疏逃下吏羈旅孤臣卽有情苦安能自達於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與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惟是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卽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為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

徵召而報罷當時尚謂以某人舉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而不報也似欲置之否本有名置之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毀忽譽之自前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捨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也而但冷以前博選精擇之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謙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為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亦得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奈諸臣來從求國如瑩坻生之塵及其

此鈔

言路

四十五

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謫官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其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捉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借目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為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勸人誰信焉此臣等所為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去氣振則才亦發若氣餒則才亦退猶藉藉如進譬如花未

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章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銷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為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今始此臣等所為人才惜者也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言念為國赤心更在聖德聖度而前所稱四者猶其餘耳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

疏鈔

言路

四十六

謂因朝有缺失不欲臣下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大臣誰不欲常保令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施或抱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况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臣受瓶恥李代桃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迹具在前史不論衮職缺與不缺但論言路闕與不闕本無缺政彼有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為

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賊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為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預恐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嗚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 臣等至於早發明音惟望斷自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疏鈔 言路 四二

諸臣見 臣等於公署 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 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時政困阨已深國體隳壞已久一脉言路尚係九鼎乞省言採用疏

唐之夔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

言官也三越月而不言非天下無事言不盡事也昨閱邸報見文書官口傳 聖諭累數十餘言中有怪及科道挾私滅公牽引瀆奏者欲出旨處分續能轉圜 臣不勝信服謂 聖明度量果超世主萬萬矣抑深計之此待言官則得於天下事槩未受益所謂容言非用言也大舜隱惡揚善非用中於民何以見之今 皇上神明天縱作用出人意表昨 聖諭一節 竊不取焉 皇上則遠處矣輔臣則臥病矣文書官口傳多語寧必中無一字之訛稱點蛇足貽禍非小 皇上之防範此漸不可長也 臣觀留都之事興言未必無因果挾私滅公言官誠可惡也而以彼此揭奏故抑言官之氣必非 皇上本心輔臣引救其詞多婉 臣請槩以天下利害直言無隱惟 皇上試思之自古有十餘年不視朝者乎有十餘年不朝天下有不亂者乎數歲之前天下猶畏紀綱今十壞

八九矣特畏此正言清議耳 皇上曰科道煩言 臣切痛今日之科道尚屬不言之媿 皇上天挺神明幽隱必照試觀今日時事何如奈何言者之罕且訥也可用人者疏屢上而不下致人材日壅而日消司國計者疏屢上而不下致倉庾日空而日急司兵事者權久廢而無統致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亂亡之症候也此言官之不能言內外大僚幾成空署間有一二中存泄泄絕無憂國之腸任事之力者體貌既衰而不去衆議日被而強顏致令言官屈指疏鈔

言路 四九

曙星不堪計過而溺職已多矣此又言官之不忍言上焉者逾鱗示矯以難撓在下者劔腹深藏以俟報小臣稍自振拔禍害隨之又言官之不敢言大事既遂於苟且成謀預杜其是非後效可圖或當徐聽又言官之不必言城社之奸殺世官而不問蠱欽命而不問操兵柄而不問吮商血而不問橫行恣語忌鼠之難投也又言官言之而徒言時政既已久阨國體既已自壞當此之時 皇上之自為社稷生民計即如禹之拜如舜之用猶恐無得乎忠讜無救於時弊

况欲以威加而勉強容覆又付之不省則直言正論命曰不測之長途自非忠義素懷誰能可已而不已者乎故藏污納瑕 聖上之開言路也省言採用尤聖主之所以作忠諫而保國家也夫天下之大奸大變每乘衅而發兼之紀綱既弛宸居又默然深處今日時勢禍患有難盡言者 皇上何不省焉大臣之言婉言官之言直婉者當思直者當行以 皇上神明天縱何難辨此正天下所以陰攝不敢動者也恐久不見日月之照久不聞風雷之行人心習玩大亂疏鈔

言路 五一

斯作後悔其何及哉今時政如此國體如此惟是人直道維天下於不傾而輒付之貿貿不解是非邪正罔辨豈非大可哀乎為今之計求以挽回世事永固金甌惟在 皇上與輔臣共維之不必防民之口也平心以觀何言不可採和心以處何事不可行虛心以受何言之而反得罪天下不足治矣 臣粵西賤士恥為黨援感專直陳非有他也伏惟 皇上裁察天下國家幸甚

時禁疑於防口人情愈加阨塞懇乞聖明亟通
章疏以存清議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國家所不容泄者軍機而所不容沒者清議當
秘密而漏言與當昭示而壅閉皆非也近該川省用
兵一節閣臣省臣有疏頗關中國情形科臣王元翰
觸事陳言請禁發抄即已奉旨嚴禁靡不凜凜矣但
科臣所言惟在軍國之機而明旨所禁并未奉俞
旨一切章奏夫臣子建白既未奉旨總屬空言謂欲
疏鈔
言路
僅託抄傳聊自塞責非臣誼也顧諸臣之言可以告
君父即可以與人知雖不敢有意表暴亦不能有心
自秘况今天下事如狂瀾而彌縫救正止憑章疏一
脉諸臣不避煩聒固望採納施行即使精誠未感竟
從停閣而尚存一種議論於天地之間則或於時弊
默有所挽回人心稍有所警惕亦所藉以報 聖明
也假令不論所言當否關係重輕一槩壅閉使中外
臣工皆如聾聵不復知廟堂之上清議何如成何光
景且諸臣遭遇 聖主思效芹曝若不能實見施行

又不能空言維世則有意氣消沮自甘結舌而已何
苦犯諱觸忌一昌言於 皇上之前乎言路阻塞諛
佞從風世道江河安所底止 皇上天縱英明寧不
見及此也 臣待罪該科竊見旬日以來長安輿論遂
有妄相猜度謂邇來禁例迹涉防口不勝抑鬱者夫
聖度汪洋何不如納 聖政光明何所掩護以 臣愚
見惟願 皇上不第責臣下之擅抄以禁其流而先
須速於批發以清其源蓋自來章疏鮮有不得旨者
縱諸臣所言未能悉當 聖心而一下部院自有公

疏鈔

言路

五三

議無庸停格其得旨太難特近年創見不可為常也
邇者各衙門事體不能恪守舊規未易緩數要由上
多變局因重多權宜即章疏抄傳一節 皇上倘不
於本原之地亟疏壅滯僅欲禁其末流恐非所以
開言路也故在今日但當導之使言不必禁之勿傳
以後除事干軍機者自應秘密外其餘一應章疏宜
與天下共見其每疏必賜批發勅該部院酌議覆
請可從從違悉聽 聖裁於以昭示海內豈不明自
正夫所謂擅自抄傳者不禁自無矣且清議豈存

聖德益光忠盡之臣鼓舞思奮將來直言讜論日可
裨益聰聽所資於太平盛治非淺渺也臣一念朴忠
冒昧陳瀆統祈 聖明留神省察

省言莫若通言章疏亟宜批發以開言路疏

呂邦耀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近讀聖諭為軍機之秘密禁章奏之抄傳大小臣
工誰不戰慄夫軍國重務原不當輕於流傳臣子條
陳亦何必自為表露有封閣夜固古人敢諫之風禁
草避人尤古人謹慎之意凡有入告聖合小心但政
令出自朝廷議論歸於士庶眾實有口不能抑之使
緘人各有心亦或億之而中庶人不議根天下有道
而來民其允懷從令出惟行之化若六言路脉絡須

疏鈔

言路

三十四

憑章奏敷陳章奏紛披咸待 聖明批發遲因 明
旨慎重章奏未盡允行事體之不當停留者而亦樂
停留既起叢脞之累人情之共疑寢閣者而果然寢
閣能無猜忖之嫌莫言密勿機關難掩與人指視眾
情惶惑眾議紛呶聚訟盈庭莫知底止善哉乎先臣
陸贄之言也曰 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反覆斯言
可為詳盡故機務之不密也在漏之於外政令之不
行也在留之於中 皇上之責臣下者在慎於發抄

臣下之望 皇上者在亟於發票何也發票則與天下共見之亦與天下共酌之可以知某事之修明可以知某事之廢弛可以知某言之為正可以知某言之為邪可以便予不得借之以市恩可以使奪不得因之以賣重可以用賢不至如轉石可以去佞不至如拔山擬旨責之輔臣題覆責之部院糾止責之臺諫奉行責之有可蕩蕩平平堂堂正正恭已而治惟德其刑則南面可以無為人言何須預杜聲色可以不大議論豈至煩多如是而不奏恭隆之理者未之疏鈔

言路 五十五

有也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言路幸甚世道幸甚

言路宜通懇乞亟寬時禁以昭大公疏

金士衡 南京工科給事中

竊惟言者國家之血脉章疏之傳固血脉之所藉以流行者也善政理者務疏通不務壅蔽至於壅蔽日甚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頃該科臣王元翰疏陳軍國秘密不宜抄傳示弱等事已奉旨嚴禁永為遵守矣但查科臣所言止於軍機一事而恭繹天語諄切亦惟軍國重務為兢兢至諸臣一切章奏原係國家經常之事天下一家臣民一體何嫌何疑而亦秘之塗耳目而重猜疑臣切以為過矣夫自 皇上垂拱深宮外庭迥若萬里臣工罕覩天顏所恃以通一線之脉者獨此章疏爾乃邇來章疏批發十無二三寢閣十常八九惟章疏多格而猶幸託諸抄傳以流布俾人人周知洞曉無有壅闕庶幾主威震肅公論森嚴舉者知勸刺者知懲消弭奸萌磨礪頑鈍獻諛導諛者莫能文其醜披肝瀝膽者得以闡其忠所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渺小奈何吐棄之餘復加否塞清

疏鈔

言路

五十六

後沈淪輿情鬱結是豈社稷之福哉况 臣待罪留垣

去京師二千餘里南北迢遙見聞何自即使道路偶傳終非的據未敢陳於至尊之前惟載之邸報始足準憑兩月以來言信斷絕買賣昏昏如聾如瞶臣知識短淺而又值此凡時政得失官僚邪正與夫衆論之是非同異曷從糾謫曷從區別折衷審若是也留省在官與無官同曠廢職業食祿有愧又當自劾以待罷斥惟是朝廷設立臺省用寄耳目而輒自塗之將來言路阻塞緘默成風設有指鹿煬灶之奸誰爲皇上摘發焉者不可不長慮也伏乞 聖明留神言

疏鈔

言路

三

路加意疏通以後章疏除關係軍國者自宜秘密其餘特寬禁例顯示中外以彰蕩平之理將見忠讜日進 聖德益光而國家長治之業端登於此矣

言官論事有因一槩處分失平疏

史學遷 雲南道御史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

臣於本月初七日早接邸報蒙 聖明慨發考選一疏中外欣欣鼓舞以爲復見盛典之舉行也又蒙皇上降處科臣汪若霖等五人中外又不勝駭愕嘆息以爲復爲盛典之有累也夫汪元功黃招尤吳正志黃一騰口舌取禍然於其平無損也因是而一槩處分則過矣因是而

臣汪若霖則尤甚矣蓋若霖言官也

疏鈔

言路

三

言事豈其身預咨訪之事職司可一事陳言明目張膽以糾射不公不法之官者皆俯首縮頭依違隱忍不當復行咨材之事矣夫有汪元功等之私闕因有吳問有吳正志之詰問因有汪若霖之叅疏則若霖之疏亦自有因也故謂若霖遇事風生則有之謂其無故而起意于其間臣敢謂其不然謂若霖任事太過則有之謂其無故而生疑于其中臣敢謂其不然謂若霖之言而非也則不宜處分汪元功黃汝亨以

為人臣失言之戒既已降處二人矣則若霖之言未嘗盡非其罪而猶處之此臣所未解也亦於汪元功黃汝亨之汪若霖亦有參吳正志黃一騰之陳治則參者俱蒙處分而參之者有處有不處則何以服人之心而稱平乎臣非求多于治則蓋治則誠無罪而若霖亦何罪同其事而不同其罰亦臣所未解也去歲閣臣朱賡疏催考選而聖旨謂司部寺功等相許不公曾未言及于科臣今歲謂因科部寺諸臣相詰之意不審司疏鈔言路罪科臣者何故今之陡加罪于科臣者又則素所側目切齒致怨深怒于若霖者如此舉動亦臣所未解也臣以為參人而私自以作人臣敢言之氣同事而乃異言無以解朝廷刑政之平畧于前而詳于後無以塞中外猜疑之徑徒令長安聚訟議論橫生大非國家平明之福矣惟皇上察論事之有因寬若霖之降罰收回成命照舊供職豈不干盛典有光哉臣無任延頸待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十一

省規類

鍾羽正 條舉科中事宜以明職守疏

許弘綱 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疏

張貞觀 乞循舊例以一事規疏

許弘綱 因讓致嫌乞罷斥以全國體疏

楊時喬 申明科臣推轉資格以便遵行疏

楊時喬 乞允恬讓以全舊制以息兢端疏

目錄

卷十一

萬曆疏鈔卷十一

省規類

條舉科中事宜以明職守疏

鍾羽正 吏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辜寔後跋前動輒得咎閱十餘載免訾議者十人一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遠或異而皆橫被口語無能以良去者即去為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驚之疏鈔 省規

中而清議難干瑕疵易起也 臣極暗陋竊自諸臣下當其未流揣已自劾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經經之節無負此官者輒為妄議披瀝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戶誠重之矣吏科即不關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會迎逢坦然而不思於是其有冠裳擁集筐篋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解也 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徵逐昏夜沈酣經明禁者屢矣 臣自入仕途即苦此事時時感願應之不能過三

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過繩人戛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 臣矯 臣請一切謝絕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恒置疏保留保留非諛也而有時乎為諛則雖不諛而以諛視之宜矣上不足為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為可惜乃無故發端而突然為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

疏鈔 省規

為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為知交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拊髀之嘆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以至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外者棲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即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未為平也 臣請循內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為京卿歲必進五六人而為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

使內外久速畧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塗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叢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卽告也吏部於覆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真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徼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曰吏科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疏鈔

疏鈔

科畫本此緊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免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元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爲自陳三謨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復其舊可也至於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諂下諂上病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

敢置寸毫私意於其衆也臣本當到任後言念一入京師人便謂鈺閫想京故先陳之伏乞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臣言不謬申飭遵行若謬率妄言則妄言者斷不宜居此職卽當逐臣得昇去耳孰能以不肖之身隨狂瀾也

疏鈔

卷規

四

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乞勅銓臣聖對酌以全國體以安人心疏

許弘綱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微臣待罪掖垣歲月稍久習聞科中故事各科缺都給事中未有不以左給事中陞補者頃吏科偶缺應推自有定員吏部無因輒將臣調補陛下不察其所以然之故從而俞允之臣俯仰天地無處容身不得不得披瀝自明身昧祈免蓋為國事計久長求正當非止自便身圖冀逃怨謗而止者陛下幸霽威垂

疏鈔

省規

五

聽焉夫 祖宗當開創時鼓舞豪傑不拘故常然於六科近臣有超遷無更調豈不以比肩事主原無軒輊分曹盡職自足輸忠乎各科之調吏科僅僅夏言周邦傑言由 皇祖特眷非事例也邦傑自係才名然談者謂出相臣私意調人與見調於人者而今已兩敗矣臣不敢希 陛下特恩亦不敢作相門私客一朝被命非特微臣自駭一時朝士皆為駭之夫國家用人準諸令甲已耳苟憑胸臆誰不效尤他日禍行定序競起風波瑣闥清班半栽桃李厲階之梗

誰實生之且臣之求去也 陛下方以兵事留臣及臣之談兵也 陛下又以吏事遷業匝月之內一彼一此信不可知煌煌綸綍寧容等兒戲耶由前言之則變亂祖制由後言之則悖違 明旨臣不願聖朝

有此舉動也銓臣實難年來覆車相屬獨有循規蹈矩蕩蕩平平可以不墜身名可以保全善類自尊權之旨一下而長安焚若亂絲元氣稍稍斷矣為今之計閣臣宜去成心該部務持大體異同愛惡霧釋煙消庶幾不失太和景象乃抑一人而拔一人擾無事

疏鈔

省規

六

以為有事形影互詫噂沓頓生一局完棋能堪幾番孟浪 臣不願吏部有此便宜也 臣行能薄劣百不如人獨一念硜硜竊附鄉黨自好故人皆以官自樹臣獨以官自汗今日報陪明日報留又明日報調造作矯揉盡戕本質唇吻敝於告訴心血耗於封章中夜自思畢竟得何受用 臣不願生平有此遭際也 臣病日甚皮骨僅存茂林豐草之思未嘗一息去念束書數卷尚在行囊徒以兵事倥偬 明旨嚴切於義不得便拂衣耳今得借此題以脫冗局因調尋而掛

冠南由越南其山之北其南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臣不
幸之中有足自幸者在矣第念事體人情終非妥當
擬微隱伏甚切惟憂難欲不言終難嘿嘿已耳伏乞
陛下念資祖祚趨當遵蓋明旨之當信思目前兵科
咨事與不簡於吏科容臣勉竭精神服勞數月以明
陛下所以緝淫及禮所以爲陛下少留初意該科
都給事中員缺勅下該部再行酌議查照舊規循資
擢用俾政體平議論一師師濟濟無忌無猜宗社臣
至均受無窮之福何幸如之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
疏錄
省規
悚懼之至

陪推躡次分義難安乞循舊例以一事規疏

張貞觀禮科都給事中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臣不肖樸樵無所比數仰荷 聖恩拔自外吏授以
諫職計資量俸視諸臣蓋不啻後矣祇緣一時國事
諸臣誤以忠言偶蒙譴斥累累去國垣省幾空遂致
臣兩期之俸承乏禮垣之缺肩叨逾涯尺寸罔效曠
負之羞方凜凜焉日切飲冰乃者吏部題補吏科都
給事中員缺推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而謬以臣陪
臣實不勝惶懼蓋衙門之遷轉推陪各有一定之規

疏鈔
省規

具在臣衙門者資同則論俸之淺深俸同則辨資之
先後自昔相沿已非一日即吏科之掌印間有自他
科轉者重所司也例也然而陪推之次第未有越實
俸而及者顧所安也亦例也臣衙門之資俸孰先孰
後孰淺孰深在部中原有定序在部臣自有真知吏
科之陪奚爲而驟及臣哉科中之重俸猶吏部之重
資吏部之轉司必不肯紊有常之資而以後凌先科
中之轉科必不可紊有常之俸而舍深就淺今以陪
推而不問俸則正補又將何據科推而不論俸則部

推又何論資藉令該部不循資而推臣不知部臣之心能自安否而柰何欲臣衙門中安之近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之推太常寺嘗以科臣許弘綱陪矣以弘綱之俸再次汝華陪推原非越次而止以算俸虛實之間稍涉嫌疑弘綱且不憚再三之瀆屢屢引疾求去以明志豈故為是矯激亦謂此心不能自安耳臣之陪推越次事屬周章大非弘綱比臣獨何心而能安也至該部推補疏中謂臣有閱邊勘河之勞等語若以是為臣解者臣捧讀之愈益慚赧欲死無地

疏鈔 省規 九

自容蓋人臣於國家誼當致身以圖報塞即損糜頂踵何得言勞即殫力經營何得言績而況臣之奉此二役祇相沿於故事用收效於消埃疆場之耗蠹如昨河淮之汎濫滋甚辜戾方叢勞勩何有假程勞之舉謬為越次之推是特重臣之不德而以此愧臣耳且自世道不古仕路多岐一官而內外異則隨內外而生隙一缺而煥涼異則隨煥涼而起竇然所以不至濫觴無紀極者猶恃有例以隄之也例之隄人與坊之隄水同功例何可盡廢儻欲盡舉而廢之脫人

不必皆自好意不必皆至公將無徒熾奔競之風而啓恩權之漸乎是亦理勢之或然而為維世者之所當長慮而却顧者矣即如臣衙門都給事中內外之轉原以俸為據說者病其拘泥而毅然欲新之一旦業已題覆而竟不可行則舊例之難破蓋亦昭然已孰謂陪推而獨可廢例為哉臣非不知陪推原非實轉而不能不為是喋喋者誠不能不為臣赧然愧而又不能不為世道瞿瞿然慮也伏乞勅下該部以後各衙門推轉推陪一遵各衙門舊例勿得輕有紛更

疏鈔 省規

自決隄防以滋嫌疑以開徼倖庶朝有畫一之法入絕覬覦之思且心志各安圖報自力亦未必於任官不無小補矣

因讓致嫌苦心轉甚乞賜罷斥以全國體疏

許弘綱兵部都給事中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該吏部文選司郎中劉四科一本為謬執招尤乞賜
罷斥等事奉有嚴旨罰俸半年臣見之不勝駭愕
夫四科之蒙罰也激於辨臣之疏而臣之原疏直以
固辭調科耳由前而言則四科知臣矣由後而言則
四科罪臣矣臣之可知與可罪固將曉然與天下共
見之而敢欺隱於君父之前哉臣行能在諸臣中為
最下兼之孱弱不任馳驅念惟於功名一路稍稍退

疏鈔

省規

十一

步庶可以不負清時故陪推則辭叙功則辭臣行臣
志而已人之疑信不敢問也况吏垣之稱職尤難調
任之特恩希邁故方該部之懸缺而久不補也一時
僚友人懷退讓之心觀近日陪推者之具辭人情大
略可觀矣臣聞命驟驚心神震蕩恐外庭之疑及閣
臣也故直侵該部以冀自明恐該部以套數目臣也
故峻厲其詞以冀必免見閣臣以部議推託也又危
言以冀必從一時氣象倉皇言語踈放蓋人情數多
駭之而臣亦自悔之矣若惓惓以資格為言誠見夫

科臣之以左陞者十九而以都調者僅百一也借陞

以却調因讓以為辭迹若有所推轂而臣之本意不
過歸潔其身而已夫資望之說自該部言之則為公
自臣等當之則為累頃者真俸一節部議堅執留臣
之復出也日夜如負芒而行以為東事稍寧至秋
必以疾請萬萬無坐待來歲京堂之理此情此語內
而妻子僮僕外而親朋僚友無不知之業已懼為官
所累矣而又添此一番拔擢臣以為必不能勝之任
而必不可戀之榮也故不覺其辭之過耳夫世風之

疏鈔

省規

十一

日下久矣使臣官日進而不休嫌日多而不息形迹
猜疑又寧無借別語以汗臣者耶臣之虞敗良亦有
由中夜自思病在狹量淺衷而乏深沉宏遠之度耳
使閣臣能驅臣甘迎閣臣則臣之不肖何如者四
科何不廣詢熟察於未調之先而令濫竽此秩耶蓋
此激彼忿均屬意氣試反求諸本心或不爾矣夫人
臣之義無私讐下惜身名上存國體如是而已臣與
四科何隙徒以粗心浮氣一見於封章雖刻意辭官
猶然速謗業已辱國辱身乃致令臣主上震動詔

旨紛紜致戾和平人滋惶惑四科尚爾蒙罰則臣為
禍始固國法所當首治者尚敢杜門結舌異逃斧鉞
之誅哉伏乞 陛下亟罷臣官放回原籍以懲瀆擾
以警效尤庶政體平正人心漸安而臣亦可持一念
矜矜歸見父母所全多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庸孽
待罪之至

疏鈔

省規

十三

申明科臣推轉資格仰祈裁定以便遵行疏

楊時喬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惟吏部凡除授推陞各有一定資格其間常有變
通變通後可久行者即為事例見今科道吏部司屬
每年推陞所謂年例者是也臣部常行原無他議即
今科臣有所異同不敢不申明之六科前時自左右
各給事中一年春秋二季外補副使參議僉事知府
隨人數多寡以為准惟都給事中前時人眾有一內
二外近始定一內一外內則卿寺外則參政皆係依

疏鈔

省規

十四

次輪推非有甄別揀擇於其中則常有者至於例有
邊功有工功有海外差以言責以耆舊徵用皆奉特
命間一陞之乃名閥陞則間有者此實內外通融之
法事在本部職行有不敢輕舉預設及遽改易者邇
數年前科道皆未蒙陞轉甚為壅滯臣於三十二年
六月間攝銓事查有都給事中禮科張問達原擬內
補刑科楊應文戶科姚文蔚原擬外補皆一內一外
臣即推張問達原擬太常寺少卿又推吏科項應祥
擬陞太常寺少卿為一內皆蒙命隨以上科侯慶遠

調吏科兵科田大益前時兵部以邊功擬陞京堂次
月蒙命陞太常寺少卿是時六科皆在舊日擬陞之
中原無可外補者適科臣楊應文亦據吏科手本送
文選司稱本官差勘征東功次陞都給事中乃先期
叙陞欲照邊功陞京堂於時吏科會同文選司會議
該司據議呈臣未敢核便令該司將先後情由復
請明旨准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添註次年侯慶遠
陞太常寺少卿而戶科姚文蔚尚候前陞禮科邵庶
自家起方伏職刑科夏子陽出使未回工科缺員亦

疏鈔

省規

十五

無可外補者遂未舉行又次年邵庶推太常寺少卿
陳治則方陞吏科留管大計例不外補照例以次俸
梁有年補方出使朝鮮本部日待弭節乃梁有
年速還自言當外臣前疏嘗賢之遂陞參政訖今年
春計事竣陳治則當補內擬陞太常少卿亦當有外
補者臣疏畧言之忽聞科臣有謂治則為閩陞亦當
有正陞者擬議異同臣以舊例遇推陞科臣係文選
司行文吏科查資俸履歷前來凡左右各給事中年
例則會同酌議而行至都給事中則凡內外補皆本

部照序擬疏未有該科徑自擬正擬閩者即有之亦
須會同酌議初非本部所能泥者今年初議時皆在
原擬陞之中惟兵科宋一韓資俸皆深當轉該司照
吏科送俸資擬陪推邵庶太常少卿舊科道年例俱
二三月舉行今年延至六月後尚未定於時刑工兩
科尚未奉命到任月後始至今方見在臣惟官爵內
外出自朝廷臣部惟奉行之萬不敢有一毫意必低
昂於其內一有低昂即是為私為欺自當甘罪惟是
職掌所在今日越格最易後日守法為難臣有所

疏鈔

省規

十六

聞倘不明白言之後臣至將指臣為徇情為壞
格罪咎何辭臣又以攝銓凡三年有餘見科道諸臣
陞轉在道臣三考例得推添註者眾科臣都與左右
品級不同未能三考乃惟循資陞轉三年內凡正陞
閩陞內外南北者九員外轉一員今姚文蔚奉旨陞
用臣即遵擬南京太僕寺少卿添註併具疏以科臣
奉旨特權謹開列前後推轉情由懇乞聖明申飭
舊章永備遵行以杜後漸以公銓政事見在御前今
又疏催補前缺方在恭候臣又惟科道諸臣內外補

皆歷年青瑣賢勞積譽兼美俱為即日開樞秉要之
 選權時內外原非平坐處品定衡不足為輕重而亦
 非臣所敢為限量拘擯者臣前疏所陳楊魏李戴溫
 純等皆為重臣河為明鑒今時人情重內輕外臣深
 知堯祖諸賢各相推讓歸於成周庶官乃和至治是
 至望爾臣今當待斃之時何暇及此祇以職掌資格
 頓忘僭妄罪討列陳仰祈勅下部科將近日內補外
 補之例正陞閣陞之議再加詳明一一開列應否員
 數以俟限聖裁庶便於遵行至前擬推太常少卿邵
 疏鈔 省規 十七

科臣內外陞轉未定乞允恬讓以全舊制以息
 競端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該臣月前具疏為申明科臣推轉資格仰祈勅諭裁
 定以便永遠遵行事內叙科臣年例陞轉一內一外
 既詳明矣乃尚未蒙賜發則其間實係銓體又有不
 得不再申者緣臣自署部以來查得六科都給事中
 每年於春二月推陞二員皆係資俸深者第一俸者
 內推第二俸者外推此久行通例也今三十五年二
 月內該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以考察竣事內推即
 疏鈔 省規 一八

當挨次一員外推其時禮科邵庶戶科姚文蔚刑科
 梁有年俱候原推未下工科夏子陽以使琉球有勞
 例應內推惟兵科宋一韓資俸最深相值又欲擬陪
 內推則無一可外推者矣至七月間刑科轉陞蕭近
 高都給事中工科轉陞孫善繼都給事中始同日被
 命據節年推轉例在二三月內二臣時方為左給事
 中不得與於都給事中之推據二臣被命在秋七月
 則當備明年二月一內一外之推不得扯解今年二
 月之推以故延遲歲終未得定局今據吏科屢於司

臣前稱一年內外遷轉當有結局又素聞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平日恬讓自去冬告病未奉俞旨臣屢劄催之今年六月方至則轉言銓司力求外補臣查蕭近高年月資序雖不宜補外但今時仕路俱重內輕外有智盡能索而不遺餘力者得一恬退之士以風之競端猶可挽回舊例猶可存復且在內在外者皆為朝廷宣力如臣前疏舊科臣楊巍李戴溫純等皆以外補閱歷為名臣又何軒輕焉因今銓司將蕭近高擬註福建建寧道叅政具疏恭請一以成其克疏鈔

規 一九

讓之美一以全此內外並轉之局且照盛明之世諸臣多不辭勞瘁而欲外遷者以內外並重也晚近諸臣名慕清華而欲內轉者以內偏重也臣病困至極於庶政皆廢弛矣惟此科臣內外尚係今年職守內事關係舊制存否世道恬兢不敢不力疾疏陳伏惟聖明鑒納施行使出入有均勞之誼而內外無偏重之勢所裨益非渺小矣

萬曆疏鈔卷十二

臺憲類

傅 頤	遵明詔復成法以肅憲綱疏
管志道	遵勅諭申憲綱以正風紀疏
丘 樞	條積弊以肅風紀疏
趙 錦	申明撫按會同事宜以彰聖德疏
李世達	直陳時事五弊以裨萬世治安疏
李世達	清理舊規以肅憲體疏
孫丕揚	酌舉臺章舊體以圖澄清疏
孫丕揚	糾劾府官違例餽送以肅憲體疏
張養蒙	紀綱輕重漸乖疏
錢夢得	按臣併勘非例乞查臺規重憲體疏
喬應甲	直言巡城要務疏
張嘉言	風紀重地空虛懇俞考選便差撥疏
蕭瑞麟	臺綱衆正攸關積弛可虞疏

萬曆疏鈔卷十一

臺憲類

遵明詔復成法以定官守以肅憲綱疏

傳頤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萬曆元年五月

臣謬以庸愚叨任風紀受命以來兢惕不忘思欲勉修職業以稱任使但近來議法之吏多戾成憲而行法之臣或徇已私寢失 皇祖經畫之嘉猷列聖申明之美意茲者恭遇 皇上登極渙布綸音首以祖宗成法所當萬世遵守為言又云有司不考憲度

疏鈔

臺憲

一

任意更變致事體紛紜軍民惶惑又云今後內外大小衙門務要明考成法一一遵行違者以變亂成法論末云若果係時宜不得不然許詳具事由奏請准允乃行 臣時反覆莊誦竊仰嘆曰大哉王言其切中今日之弊乎 臣惟守成法者列聖之心而所以守成法者眾臣之職今之官守不定憲綱不肅凡以成法未復而諸司未奉行明詔之過也 臣承乏憲臺與有議法之責而倡導率作又皆 臣之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况聖謨洋

洋惓惓以復成法為念是以不揣寡陋謹將成法之當遵者條列上請伏乞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宣布中外着實舉行以副 皇上夙夜圖治之盛心庶官守定而憲綱肅生民幸甚一申明憲綱夫憲綱一書九十五條我 祖宗列聖精思詳訂以為風憲官法程者至矣嘉靖間又該先臣張孚敬汪鉉王廷相先後奉旨復議增入至詳極備使風憲官明此以事上則為盡忠明此以出政則為盡職但法行既久人心易玩今之都御史御史果能盡舉其職如憲綱所載

疏鈔

臺憲

二

者乎 臣亦不敢謂其然也即如三司與巡按相見禮儀 臣向見陝西一處猶三司東西分坐御史下坐茲事之甚細者尚彼此不遵憲綱况其大者乎且憲綱肇自洪武歷年既久九十五條之中已有不可行者如各省鄉試不許御史干預今監臨之任專寄於御史蓋因時制宜即明詔所謂不得不然者又如諸臣申明憲綱定擬巡按滿日造冊二十八條若督捕過盜賊若干名督修過塘壩若干所禁約過賭博若干起禁革過奢侈若干事等件皆有司之事巡按不過

督率乃盡入文冊徒費紙劄執此考察亦屬瑣碎只宜撮其大者斯為得體臣愚乞將新舊憲綱再加參酌時宜應照舊者照舊應申明者申明應刪削者刪削應釐正者釐正仍申飭各官着實舉行庶簡要正大可謂之綱而奉行振揚不愧於憲矣一申明條例夫條例者所以補律之未及屢經諸司參酌累朝刊定增損輕重悉合時宜至大中正足垂永範其為法司問刑者亦云備矣但吏部等衙門俱有職掌條件或出於言官之建白或由於各部之題奏或因事立

疏鈔

臺憲

三

論著為定式或奉旨傳諭載在令甲第中間錯綜無倫擬議未當有一事而予奪兩可有一事而寬刻懸殊其最大者如禮部之王府請乞兵部之軍職襲替欲予則援可予之條遂盡從寬欲奪則比應奪之例乃獨過刻吏緣為姦起打點之弊官因受誣蒙汗蟻之累臣愚以為各部事件宜一倣問刑條例將前此奉有明旨及相沿舊規盡數查出謄寫書冊題請欽命大臣一員選委各部并刑部素有才識博通典故郎中等官各一員團局查議某件或該照舊某件

或該更訂重複者刪去未備者增入參考經制酌量情法務使一成不變萬世可行然後刊刻成書頒布中外與問刑條例並行俾人皆家喻戶曉卽有狡猾之徒無所容其姦僥倖之輩無所通其賄候條例完日一併纂入大明會典成一代之書垂百世之矩再照問刑條例似極詳明但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亦有復奉欽依如刑部三十二年題准凡犯搶奪三次者不分革前革後俱比照竊盜三犯絞罪奏請定奪又如兵部三十三年題准軍職犯該真犯死罪及饒死

疏鈔

臺憲

四

充軍不分典刑監故子孫俱不准承襲若係洪武永樂年間為事典刑監故當時相承襲過子孫照舊承襲二項俱未增入恐此類猶多相應并令各官再加看詳庶政體畫一弊端盡革矣一申明職掌夫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共事一方固在同寅協恭然而職守所係亦各有攸司查得嘉靖十一年該都察院題奉欽依內開巡撫係撫安地方之官如徭役之編審里甲之出辦糧料之徵派官錢之出入驛遞之處給廩祿之興廢與夫大戶糧長民壯快手之僉點城池

堡隘兵馬軍餉之督調凡關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三司官仍呈巡按知會巡按糾察一方之利弊凡可以肅僚貞度者莫非其責至若文科之賓興武舉之掄材處決重辟審錄冤刑吏農之叅撥功罪之紀驗則又御史之所獨專巡撫官不得干預以至一切事務悉有定規但近來人喜侵官事多越職在兩院則不厭兼攝在三司則仍襲通詳以致批答不一奉行甚難即如詞訟一事申呈發落兩處俱奉批問則兩處重追紙贖否則填造循環官為處補此猶其小

疏鈔

臺憲

五

者也或擺站充軍驛所互異或勘事署印定委各殊人犯淹禁文書停閣此猶其小者也萬一地方有警呼吸變生羣情觀望立候裁決乃議論不同從違莫擬致悞事機釀成禍患其所係豈小小哉臣愚欲乞將嘉靖十一年題奉欽依條件再加叅酌並入憲綱俾巡撫巡按曉然知為畫一之規奉以周旋各守其職各任其責庶事無矛盾民獲寧一矣一申明查盤夫查盤倉庫錢糧點開驛遞夫馬所以防侵欺那移之弊事之不容已者查得問刑條例內開各處巡撫

巡按官每年一次會同委官查盤點開直隸委府佐各省委守巡等道公同查點會案發落有關各差御史等衙門者申呈知會從一歸結不許各另委官煩擾地方亦不許行委州縣正官致妨職業承委官員不行查委的確故入大罪者聽撫按官叅奏提問降調革職其處置查盤之事可謂詳盡而戒飭查盤之官可謂嚴切但近來委官直隸或多府佐而各省不盡守巡至所委各官中間老成者雖有而狂肆者亦多往往觀奉承以為喜怒任喜怒以為毀譽或有司

疏鈔

臺憲

六

禮貌少抗供應少薄軍衛不貫甯迎接報門趨進則搜尋羅織加以重叅騰謗造誣署以下考至於存心刻薄惟希迎合者不拘小民拖欠一槩屈坐收頭庫役不思侵欺四士兩以坐卽犯該永遠充軍且無論子孫勾補里甲僉解之累每見追贓納贖多有併死監故者寧不矢欽恤之意傷天地之和耶臣愚以為出納錢糧巡撫之事稽查姦弊巡按之職巡撫既司出納又行稽查不惟事體有嫌抑且叅論不便合無再行酌議止聽巡按直隸各省通委守巡兵備等道

查盤不許另委別官不必會同巡撫其應該申呈知會衙門照例施行承委官員務要虛心查點不得不行審實故入人罪違者亦照例施行庶官不致擾民不遭枉矣一申明詞訟查得問刑條例內開南京詞訟干係地方者許內外守備官員受理其餘一應詞訟悉遵舊制赴南京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問理去年臣至南京聞前此各衙門不問事情有無干涉事體應否接受但遇訴告一槩准理問罪納贖批詳發落卽人命重情關毆細事彼此願和朦朧聽了兩縣五疏鈔

臺憲

七

部院擬舉劾以定賢否朝廷擬部院以爲去留中間一遭考察終身禁錮縱使有曾閱之行頗淵子奇之才亦拘於明例不敢輕議復用爲照南京科道及各處撫按俱有預備考察一疏先期論劾往歲間有詢訪未真倉卒懲貴或憑讎家揭帖匿名文書或緣誤寄耳目過信讒毀以致罪惡滿紙傳布駭觀卽使名爲銜鑑未免眩惑且自嘉靖末年以來論劾無時考察甚數蓋因嚴世蕃父子濁亂之後兼相沿趨附成風故驅除掃蕩不得不然今幸遇 聖明臨御中外肅清諸臣共際休明咸思奮勵莫不自愛自樹無復曩時貪濁趨附之習竊念人才難得亦不甚相遠推折之易而長養之難舊時外官至布政京官至侍郎者必資俸深年齒長歷久而後可到今則少年近科亦遂巡上矣何也蓋前之去者既速則後之遷者必驟勢之使然亦無足怪寧復有如倉氏庫氏居官長子孫之遺耶 臣愚欲乞申諭各官務要悉心諮訪從公評騭果有實跡已彰素行欠檢如不得已方行糾劾毋得止取應文以求進責亦乞申諭部院務要恭

臺憲

八

酌衆論稽考歷年果爲官箴盡壞公論不容如不得已方許議黜毋得徒徇羣言取盈舊數庶精明渾厚老意並行不背矣

疏

奏

九

遵勅諭申憲綱以正風紀疏

管志道

廣東會事 萬曆六年十二月

臣於本月初十日起闕領勅捧讀再三深惟不稱任使是懼隨復參考先朝頒行憲綱條件而知在外所行與勅諭憲綱多不相合譬如告朔去而餼羊存駸駸乎并其餼羊而失之矣及今不挽弊將何極臣欲隨波逐流甘違 聖諭既有所不敢若執守成憲又恐末流已成猝難復舊徒滋疑忌以爲赤心爲國者之戒是敢摘其大端爲憲綱上者六條上請務在反

疏

奏

十

極重之勢回驕謂之風少裨元氣之萬一而已倘以臣言爲然乞申勅各省直一體遵守臣愚幸甚天下幸甚一據勅諭令臣於所屬軍衛及五品以下官敢有違誤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參奏拏問今查各處兵巡道並未聞有一參奏拏問者豈軍衛有司悉無違誤哉蓋重於違撫按而輕於違制書也撫按官欲盡攬司道之權又樂其違制書而惡其違已則亦當分任其咎矣臣既奉勅諭即宜遵行幸而地方無虞屬官守法臣斷不多方撫拾以傷太和倘其中有當

奏奏及擊問者臣亦先關白督撫通同巡按御史如其從公舉行何必功自已出萬一撫按官有所阿徇遺漏則制書固在也臣敢故違以負委任惟 聖明公心采擇焉一據勅諭命臣調度軍兵聽總督官節制又戒臣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是承上使下必兩盡其道方為稱職臣惟總督官既節制臣則臣於總督官自不當以幣物相交際矣今聞兩廣各司道官初謁軍門必以厚幣為贄而兼以下程夫下程者駐劄官所以待使臣過客之禮也軍門駐劄司道往參而疏鈔

臺憲

及有下程之送於義安乎又聞軍門壽誕則兩司往行慶壽禮元旦又往行賀節禮臣謂兩司於撫按官同監一方只宜以公事相會除到任一謁外何用僕僕趨承如臣整飭南部等處兵備倘有緊要事情該會議及密議者或臣徑往軍門諮裁或軍門移文約臣面會其一切私情緝禮往來似應與各司公同裁革臣又聞兩廣與三邊總督官一體也司道官謁三邊軍門則令一吏持脚色手本而由中堂拜揖其體也嚴迺兩廣則親持手本以進而拜揖於簷下甚為

非體夫督撫官係監司之長臣特聽其軍兵節制不謂屬也地方行事原與入覲京師不同憲體太褻何以率下且監察御史原係都察院之屬官祇因出巡於外得與督撫官持衡而獨過抑兩司非 祖宗所以重方面之意也臣所惜者紀綱所虞者偏重之勢豈為一已體面爭哉願 陛下裁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擊問如律禁如此其嚴也近又屢經臣明旨切責非不禁止送迎而有司出郭如故此疏鈔

臺憲

非盡有司之過也出巡官陽止陰縱其心不信於有司耳臣今忝轄南部二府及連州等處巡歷所至除巡捕首領官有防護之責當隨時隨地酌量外其府州縣正佐官斷不許至郊外送迎妨職業而長卑諂第恐臣如此而撫按官復如彼則非所以一觀聽矣臣又惟已必自正而後可以率下今司道官於撫按出巡亦多出郊以迎送之既違明例且傷憲體何怪乎有司之不信哉臣今擬於駐劄去處凡遇御史出巡量就城門公館一迎迎接自循憲綱舊例若徇人

以非禮之恭而悖令典亦非所以正已而率下也惟
 聖明鑒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
 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
 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
 又三款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
 等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
 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
 宜方許實封陳奏蓋祖宗並設內外臺雖令外臺
 聽察於內臺而實有相持相制之意所以廣耳目而
 防壅蔽也自嘉靖以前二司官常自建言而按司官
 間與巡按御史相訐廟堂唯視曲直以為低昂故正
 氣流行天地間而宗社賴之今按察司官懼撫按中
 傷絕不敢吐一氣即有言者科道官必共攻之不勝
 不止此豈盛世所宜有哉臣今分巡廣東除別道不
 敢侵官外其本道官屬賢否軍民利弊應與巡按御
 史會議者自當虚心商確不敢違衆立異臣有不法
 固聽巡按官劾劾若巡按官不奉憲綱偏執徇私亦
 容臣照憲綱而行仍申勅各司道遵照唯 聖明裁

疏鈔

臺憲

十三

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各衛指揮鹽運使同知各府知
 府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上手立對拜鹽運司副使判
 官各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知州同知判官各縣知
 縣及守禦千戶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中立答拜各衛
 并鹽運司各府州首領官各縣縣丞主簿初見行拜
 禮御史按察司官起身舉手各縣典史及倉場庫務
 等官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坐受舉手仍不許
 運使知府等官行跪禮明例昭然何可違也今唯待
 運副府同而下猶循憲綱之舊而運使知府待之非
 疏鈔

臺憲

一四

復憲綱矣臣今備員分巡官正當與巡按御史漸復
 舊制除指揮多係統袴子弟宜稍抑其驕惰外其知
 府若粹與對揖恐各省直御史以為不便合無照欽
 定知府見恤刑郎中事例聽其庭參而免其跪布政
 司官自執屬官禮不與見御史及按察司官同仍乞
 頒行天下一體遵守一據憲綱內一款方官與御
 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來見御史前門外下馬
 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
 御史問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

史坐左方面官坐右此實 宣英二廟欽定成規也
後因兩司避撫按舉劾輒自抑其體統當其往拜御
史則左右坐如憲綱及御史回望對南面而坐方面
官北面而陪至於初見用脚色手本迺屬官叅監司
之禮也御史與方面官原係賓主而與按察司又係
僚友顧初見亦以手本此尤大悖憲綱不可爲例若
謂以舉劾故當知履歷而然則科道官皆應拾遺京
堂者亦令其以手本見乎此 臣之所未解也且既稱
分庭抗禮而服不皆錦繡下馬不皆儀門送出不皆
疏鈔 臺憲 十五

上馬名實乘戾 臣雖不佞既從方面官之後不敢不
遵憲綱之舊其文移往來除督撫當行批仰司道仍
用呈詳外巡按御史既於司道官頡頏豈得用呈詳
體式且同事一方互相糾察按院亦無批行司道之
理唯關欽降勘合內事件按院勢難獨理者方可送
至該道問明結報耳伏乞 聖裁

條積弊以肅風紀疏

丘樞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二月

臣何叨事兩朝先後共十年去國家居先後共二十
四年據 臣數十年中目擊耳剽虛文日增實政殊鮮
士風漸靡而世道屢更吏治轉汙而民生愈瘁遠而
四海之濱近而輦轂之下愁苦蕭條之狀蓋歲異而
月不同矣是可盡諉之氣數哉皆風紀之不振使然
耳我 皇上軫恤民瘼而又洞究弊源乃首加意於
風紀之地特許趙錦佐遂以石星仍誤以朽鈍微 臣
疏鈔 臺憲 十六

濫竽焉聖懷惓切主恩深重如此 臣等安忍負之卽
今臣錦業已次第更張臣星業已畧節條奏矣 臣無
似才品遠不逮二臣任纔旬餘臺中事體尚未之諳
也奚容復贅且閣部大臣精白而承休戚以澄清天
下爲已任羣臣際會清朝亦駸駸然有爭自濯磨之
氣象矣一時內外諸御史又皆精選所得褒然多英
挺之士以之激濁揚清當綽有餘裕似亦無煩於戒
勵者然積弊成風勢難頓革非據實迹以指摘之則
未經露章將無以破其玩愒之心非奉 明旨以申

飭之則罔知畏忌終難以其精明之效用是不避
 狂僭粗述平生耳目之所睹記者數事以俟 聖明
 裁察焉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有稱職之考外官給由
 巡撫官例有保留之疏豈都無一不稱職者乎豈都
 無一可劾而俱當保無一可去而俱當留者乎就使
 宜慎密以敦憲體宜忠厚以惜人才何不寬其百而
 嚴其一就中擇不職之尤甚者註劣考以抑之摘顯
 跡以劾之不庶幾可以做乃有位乎乃以朝廷旌別
 之法而相傳為官曹引重之資敢於樹恩而不敢於
 疏鈔 臺憲 十一
 任怨敢於徇私而不敢於秉公不惟窮兇巨蠹漫無
 所徵而賢能舉職之吏悉混珍於魚目而無以自見
 矣激勸安在黜陟何憑耶此考績之積弊也古之持
 正者以不受私謁不作書郵為高今也未出都門而
 密屬之姓名已銘心於私牘纔到地方而賄買之簡
 禮常接踵於公庭求書者易於反掌受書者付之長
 吁堂堂豸冠持斧之威甘於俛眉束手一聽人頤指
 而不得以自由將何以望其厲風霜而動山嶽耶此
 請託之積弊也三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即侈加

美考先以密達於二司且請益焉於是二司深德其
 庇臣而且畏之每移公檄即附啓以納交少有私聞
 即專書以馳告見必留飲坐必延上敘賓主之禮而
 結兄弟之歡矣有司考語亦皆託之有司而行訪之
 有司即以美考密達被訪之有司且請益焉於是彼
 此交通互為耳目雖郡邑隔遠未經半面而神交冥
 契總為不解之藤蘿矣二司既與有司為黨復與本
 土窩訪乃他處之來訪者而皆同結為一黨在巡按
 博訪不下數十處乃褒美之詞如出一口則自以為
 疏鈔 臺憲 十八
 眾論僉同得一良吏矣而不知改頭換尾咸出本官
 一人之手耳是非倒置權柄下移此訪察之積弊也
 近年貪酷之官徧天下生民之塗炭極矣所劾罷者
 率多庸劣之才卑微之士舉監之流乃百足之蟲角
 翼之虎則無一而不在優薦之中焉閭閻之竊嘆蓋
 編緝雖罵之聲紙筆之虛裝却盡是循良之蹟能欺
 君父之不聞愚部院之不見詎能掩天下之目而塞
 小民之口乎且方面知府位高而人數不多賢否尤
 為易見官久而矜持漸懈姦貪誰謂全無是何劾有

言者罕掛名於知府乃方面則又多舉而無劾即有
劾者亦常不過一二人而止或多吹毛於去任者塞
責耳疏一而觀者無不竊笑之矣此舉劾之積弊
也方今糾治貪殘之法失之太寬差強人意者祇有
提問一節猶幸其為羊存耳奈何豺狼見遺而狐狸
是問非不有所謂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而使去或
屢提之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而竟免即有
窮竟其事者亦終以盡法自嫌而每以從厚為主填
豁壑者或數萬金而賊惟撮其一二刈草菅者或數
疏鈔

臺憲

十九

百命而罰不傷其毫毛曾有一追賊滿萬者乎曾有
一為無辜之冤民抵命者乎此提問之積弊也有司
之薦舉則先儘甲科而舉監非有牆壁者不與焉接
待差委之類皆不論賢否而專計其出入之途凡所
以上下其手而青白其目者何其太了了也於是向
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同一見也不敢比肩而入有
司自相分類而百姓觀望亦因之為軒輊矣助成恣
縱之風沮喪賢豪之氣莫有甚於此者此拘資格之
積弊也州縣佐二雖卑獨非臨民之官而授命於朝

者乎待之以禮而使其體面不失然後可責之以法
而使其職業克修然見必叩首言必稱爺行必步隨
揖必還坐役使譴呵曾奴隸之不若乃聽其恣肆害
民而不屑於禁治刑責不加擊問不及禮與法蓋兩
失之矣人才關乎世道士風關乎民俗學校之官又
關乎人才之盛衰士風之邪正者也在提學則曰此
寒官也不計其文學之優劣而槩予之以上賞在巡
按則曰此寒官也不視其職業之舉廢而悉視之為
閭位遂使此輩自矜為坐食之官漫不知書課為何
疏鈔

臺憲

二十

事留心教化者蓋數十人中無一人焉閱其考語則
多以善教許之上官既不屑屑於教職則為教官者
安得復規規於教事耶薦舉之疏總屬空言考核之
法祇為虛設耳此處佐貳教官之積弊也鄉會二試
上以文取下以文進故有門生座主之名具儀贊謝
漸以加多議者猶或病之巡按以官職 臨初非有
師生之誼舉劾乃臺規所必有不過為職分之常劾
者不肯自任以為讎而舉者乃冒認以為德何耶尊
之為舉主而以門生自居似亦不失為厚道而乃束

修之問動踰百金繁縟之儀終身不廢送者不嫌於
饋刺受者不訝其稠疊稍一不豐稍一有缺則以薄
行目之是蓋假明揚之典而開賄賂之門借交際之
名而為要結之計此已為清議之所不滿矣又多以
廣交為能或明送於公門或暗投於原籍上官又多
以不取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幣以為賂錢
神銅臭恬不為非無怪乎廉白之名迹不多見於天
下矣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則獨富既以官而致富
又以富而買官漢臣買誼生今之世則其觸事感時
疏鈔

臺憲

二十一

又不知當何如其為痛哭流涕矣乎此饋遺之積弊
也臣愚素寡見聞所知者止此耳識見之所未到而
言之所不能盡者尚多有之要之敝壞之源不專在
外轉移之機亦不在下昔晉臣杜預亦當時一賢者
其在鎮也數餉遺於京中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為害
不求益也夫止於懼害者且然况紛紛求益者乎齊
威王處衰弱之餘惟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齊
國不旋踵而大治夫區區一諸侯且然况風行草偃
聖人在天子之位者乎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痛懲

吏弊勅下部院看詳臣言果否非妄酌議施行於以
挽回久壞之人心振作方新之士氣臣愚謬參憲紀
敢不秉公持廉勉自驅策仍勸勉臺屬務宜洗心滌
慮厲冰檠以律已明目張膽精藻鑑以繩人期以仰
副我 皇上厲精圖治覆育元元至意萬一踵襲舊
套不革前非聽部院疏名降黜六科官指實糾彈則
頽風可挽仕路獲清而幸普之瘡痍庶其有瘳矣乎

臺憲

臺憲

二十一

申明撫按會同事宜以彰聖德疏

趙錦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三月

臣等竊惟國家於四方之事分理之以郡縣統轄之
以監司而又撫按以臨之於上何也撫按者天子之
近臣而所使以監於郡國者也故四方之事必使之
取衷於撫按天子之耳目亦必以寄之於撫按然而
敷奏復逆又必使會同而後以上聞欲其公同評
議互相可否以求協於事理之中也其為制也備其
立法也精似無容於別議矣近歲以來往往有巡撫

疏鈔

臺憲

五

不及致詳而巡按遂踵其謬巡按失之風聞而巡撫
亦襲其訛以致朝廷之刑賞四方之政治或未必盡
當於人心而協於事理如往歲浙江兵變近日四川
被逮諸臣撫按非不會同也而未免流害而誤事此
其大較槩可觀矣揆厥所由蓋自會同之制行而不
會同者每見以為罪於是乎有徇人而或至於失已
趨事而不及於察情者是非為法之弊而泥於法者
失之也其端甚微其貽患甚遠蓋非一朝一夕之故
矣臣等每竊念之以為不可不一言於明主之前而

未得其術頃者恭閱歷年所奉 明旨萬曆五年該

吏部為俯念東南重 等事題奉 聖旨今後各巡

按御史考察屬官務要親歷地方不許隔府另查其
所論薦除任滿復命外有會題的還與巡撫官一體
會題撫按官意見不同不妨各另具奏欽此是臣等
思之數年而未得者 皇上已洞燭其弊預言之十
年之前矣既不失於會同亦不妨於另奏務盡至公
之見以求至當之理聖謨洋洋獨觀其深矣宜撫按
諸臣渙然冰釋一洗積習之陋而數年以來其弊猶

疏鈔

臺憲

二十四

在或且日益甚此臣等不能申明而德意猶阻於
下究也恭候命下通行督撫巡按等官今後除例不
會同及事不必會同外其餘應會同者照舊會同若
意見不同並聽各另具奏當知朝廷之上理惟求其
是事惟求其實務無異同之嫌亦不以異同為罪同
而同歸於失厥罪惟均異而各有所見務從其長至
於撫按出巡地方隔遠而事有緊急難待者雖合會
題亦聽各另具奏以防稽誤蓋撫按各有專職既出
為大乎任事於外不得徒避嫌疑致妨大計而議者

不察又每欲舉異同之說以繩其後致使任事之臣
拘守而不得自展則朝廷所藉以明四目達四聰使
九州之廣四海之遠常若在於堂室之間而情無不
宣澤無不究者亦將何由以致之哉故臣等每嘆積
習之難破而臣等臣之方新不敢不亟一申明
之也

疏鈔

聖憲

三五

直陳時事五弊乞賜采擇以裨萬世治安疏

李世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八年六月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工科給事中李汝華
奏內一公差遣臣惟吏部進退百官都察院糾察百
僚所關甚鉅然吏部之陞遷御史之差委各有定序
毫不容紊向來成規漸弛差遣多乖協人心如御史
奏差原以資俸為序其差滿回道者原以回道為序
故差有彼此而人無趨避近則不然如某差可豔慕
則爭事營求某差可厭薄則多方規避光祿遞倉老

疏鈔

聖憲

三六

差則謂不若別差之炫耀雲貴兩廣之差則謂不若
別差之近便陝西連殞數御史則如就湯火不肯赴
矣盧溝橋正屬幾大使則視為冷局不欲往矣夫御
史秉憲一方都察院其長也臺規如此何以肅眾此
亦從來弊規也近日事體維新必不襲舛踵弊但未
經天語申飭恐無以息奔競之心且未必永為遵守
伏乞勅下該部院凡御史奏差遵照原定憲規其有
人與地方偶不相宜者亦要指實具奏斯事出於公
而眾志翕然稱快等因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院臣等看得工科給事中李汝華奏稱御史差委向有定序人無趨避近來厭薄光祿巡倉雲貴兩廣及陝西盧溝橋等差而豔慕他差遂成弊規乞要申飭本院遵照原定憲規以公差遣一節為照題差御史原經議有成規載在憲綱與題差條約俱確有定序即有事體當迴避南北或不相宜者亦已區處極其詳明乃後來遵行容有一二未盡合者非必人有趨避即在先臣秉公執法會亦大其差簿而有所事肯得人何以序為之說似本不害

疏錄

臺憲

二十七

於公然以此行之今時終於人情難協蓋當淳龐之世固上無私意下亦無私疑而值澆薄之秋必法有定執斯人有定志所擬科臣條議前因正臣愚所願矢與各御史共遵成憲以求免愆過者相應覆請合無以後題差御史悉照條約并憲綱原定次序從公定擬不得一毫紊亂致傷臺規如御史有以地方遠近美惡趨避請托者容臣等指名叅究以肅憲度倘臣等執持不定擬註不公致干公議并請聖明罷斥伏乞聖裁

清理舊規早賜釐革以肅憲體疏

李世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八年六月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出光奏竊惟朝廷遣御史臣巡行天下所以糾察吏治董正官邪以廣耳目之不逮者故銜命以出出不隨家累司道拱手以受成有司俯伏而待令此豈縱假之威焰使自震灼哉正欲其形跡無所牽絆舉動無所回曲志慮無所顧忌然後得以凜雪其精神展布其四體以不負朝廷託重之意耳夫何邇來因循弊久肘腋患生事多涉於曖昧人得持其短長上疑下忌畏首畏尾則所稱糾察董正者謂何而凜凜風裁幾至掃地矣臣考其受病之原皆舊規相沿嫌疑不避且不肖者緣之以自敗耳然與其明正于敗露之後使負國家託付之恩何若釐革於未事之先而存憲臣自重之體蓋中人之性必有所限制然後不隨風披靡即豪傑之士有不明命亦難違眾獨立故臣請於巡按御史舊規夙弊牢不可破者傾吐於聖明之前以求釐正其端有四焉一日交際儀物不

疏錄

臺憲

二十八

萬曆疏鈔 卷一一一

可不禁也夫君子相逢不廢交際似若無害於義者但適年以來沿襲故套日甚一日遂爲必不可廢之典往來過客悉加問勞督撫衙門時有餽遺夫巡按御史非有私藏可自辦也卽有供應官銀其多幾何不得已而取於郡縣之積貯不曰有行贖緩則曰無碍官銀夫贖緩信不可動矣卽官銀安有無碍者哉取之有司則有司得以觀記將之吏承則吏承孰不見聞幸無敗露於心已厚媿矣萬一發覺三尺之法俱在亦何道於顯戮哉夫以交際細事而冒此不測

疏鈔

臺憲

三九

之禍必非自愛者所樂爲也况巡按御史奉命暫出不過一年儼然一客偶也觀其在撫臣曰任在按臣曰差主客有攸辨者若名其爲客則過往縉紳不必以客而加問餽若以客自處則督撫禮遇不必以客而報主人古稱鷲鳥無朋貞松不倚御史象之矣胡爲乎有交際哉但舊規相襲遽難違衆非奉有明旨而人以爲間而懼其疎此其牢不可破不得不仰祈於明禁者一也二曰查解贖緩不可不實也贖緩解有定額非初制也祇以取用者太多解京者太少不

得已議爲額數亦就其最少者以爲常誠恐後之莫繼耳顧訟有繁簡則贖有多寡難以齊一要在盡數起解焉可也見今贖緩貯之郡縣而兩院止據空冊兩院互相查考而郡縣具銀起解似乎無可疑矣但互查之冊先請本院改正起解之銀猶經本院提取則多寡解留之間按臣尚得以措其手而有司又得以窺其隙矣合無令司府州縣繳取庫收之初無論事之大小罪之輕重卽抄招并繳兩院彼此多寡之數不待互查而了然在目以此而盡數報部卽以此而盡數解京且令司府查數徑解按臣不必問焉庶乎上下心迹昭如日月倘多解焉固足以見撫按之風力卽少解焉亦足以見撫按之安靜上焉者無自扣留以濟其私下焉者無憑探撫以議其後如此則憲度常貞讒譖自遠而公道昭明之世自不必疑忌於其間矣但互查起解視爲舊規非奉 明旨誰敢改易絃轍此不得不仰祈於明禁者二也三曰隨從犒賞不可不議也夫按臣事體重大最忌泄露故內班監書門厨不許給假換班有經年越歲不得問室

疏鈔

臺憲

三九

家面親識者良亦苦矣夫按臣受恩圖報不恤其私宜也彼小人者安可責以大義故舊規犒賞優厚正以繫縻其心使之用命焉耳然犒金取之於紙贖多寡定之於按臣者欲厚給之則嫌太濫欲薄與之則足以賈怨彼按臣懸身於千里孤子之地而寄命於怨不在明之手是以寧處其厚不處其薄凡以為自全計耳臣以為與其議多寡以徇無厭之心不若勒定額以足莫踰之望合無於隨從監生書吏每季議定工食衣鞋之費令司府額設備辦除衣鞋解院外

疏鈔

臺憲

三一

其餘銀兩令各役出院之日徑自給領則輕重不出於吾手而恩怨不結於彼心且使按臣無市恩濫予之名而屬下絕假公取銀之議此舊規之最關心迹不得不仰祈於明禁者三也四曰薦舉酬謝不可不革也夫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何以報為古人曾言之矣但邇來假知己之報為養交之由固有薦剡甫下而酬謝之使已載道矣此雖一時相與之情似非大害於義者但此施彼報迹涉市井若覲顏而受其與暮夜之金何異况姦人細客從傍屈指而計多寡

遂使小心之士寧少薦而遠嫌不敢兼收而速謗夫忠臣以人事君薦賢貴廣尚矣乃以避嫌之故而重自限制何若痛革此弊而使之揚眉以薦士哉臣願明旨嚴諭凡舊按臣薦舉之後接管按臣即行嚴查所屬各官有敢具花幣酬謝舊院者不論其受否而一體叅究若舊按臣有能於已薦之官發覺其酬謝而叅究者許令吏部紀錄如此則不惟薦賢者無網利之嫌而蒙薦者免賄買之誚即有欲假此以誣讎按臣者必無由也此舊規之最陋不得不仰祈於明

疏鈔

臺憲

三一

禁者四也夫御史巡方且以冰蘗聲實督責其屬下豈不知貪得之為非敗露之為醜耶然而四者之弊因循既久習故安常動將以無傷自解焉耳獨不念朝廷之委託何如百僚之敬憚何如而昧金不可鑑曲木無直影甚且使跳梁屬吏目攝其瑕疵而甘心以為報復則廟堂何所信耳目地方何所恃彈壓哉是所謂風節蕩然可為流涕長太息者此也臣安得以不言但人不言而臣自言之當必有意見偶同激烈稱賞者亦豈無忌其切直而為之語曰是既去而

塗其跡也然臣乃初差也當其身未經歷事難遙度不敢以疑信未決之見瀆陳於君父之前乃今日親身親鑿鑿有據有如隱忍不言是自負其心而曠職以負 陛下計之所不敢出也萬一不即斥逐再蒙任使失今不言將蹈覆轍亦非所以自為計也倘聖明俯察愚衷采納芻蕘之言勅下都察院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嚴賜禁革不惟按臣之心迹得明而 聖明之耳目亦可信任而無疑矣等因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

疏鈔 臺憲 三十三

院臣等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出光所陳禁革交際四事俱於憲體有關相應摘款開列前件覆議上請恭候命下通行欽遵施行計開一交際儀物不可不禁前件臣等看得交際之禮自古不廢若始悉從儉約以將真敬或捐所有以施於所當周助亦復何害乃流之弊則撫按官間有假公帑侈私交者此施彼報計其儀物動輒二三十金以上且或施於鄰境相沿為常又有以厚餽朝紳及過客之顯貴者均之跡若利交非禮矣風紀之地豈宜以此令諸司觀

聽而非所以惜積貯恤民窮也委應嚴革以挽頽風合無通行撫按各差御史今後務要以廉儉相先以道義相成以體國恤民相風勵其境內境外彼此往來緝儀涉於貨取及無故餽送京貴與過客嫌於賄結者悉行禁止違者容臣等并各言官訪實叅究若同差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巡道有風力能糾舉者吏部紀錄優敘以彰激勸伏乞 聖裁一查解贖銀不可不實前件臣等看得撫按贖銀兩解部濟邊各議有定額不得短少然恐其擅自動支故立為撫按

疏鈔 臺憲 三十四

互查之法又令按臣各造冊送本院稽查其法可謂密矣不意造送之冊密有不實而互查解留之數亦預係按臣裁正如何出光所指此誠嫌疑之實所當釐革者相應通行撫按官以後各贖數除各自在院記簿稽查外其在各府州縣庫貯者行令照舊通將撫按并各衙門贖罰總登循環文簿各依次序列寫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各按季送查不許巡按獨在贖銀另造一簿以起疑端其解部銀兩各照原定額數在十三省者則照舊行各布政司在直隸則聽

其議定就近道分各類取類解臨期但具報撫按知會以便奏銷倘有餘積仍留貯庫備賑蓋撫按贓罰若盡數登於公簿則自無私取濫用之嫌卽有公禮公費耳目昭昭何疑忌之有伏乞 聖裁一隨從稿賞不可不議前件 臣等看得按臣稿賞吏書各有舊規若能正已執法何必增厚惟過於市恩并中心有歉者一或濫與而下人遂立以爲案以滋無厭之求故其後雖有賢者欲減裁之則難耳相應通行各差御史查照何出光所議徑自裁定額數永令所屬查

疏鈔

臺憲

三十五

照給領以後不許增加仍先申報本院查考以杜後弊伏乞 聖裁一薦舉酬謝不可不革前件 臣等看得巡按復命例得疏舉薦賢能本以爲國乃有蒙薦行謝因薦受謝者則是以薦爲私其均非賢可知而本之則由薦舉之濫蓋近時甲科無論優劣多收而薦矣而貴勢所託親黨相暱亦莫之或遺又其中有以善趨承薦者大率所薦未必皆賢而科貢中間有賢者又未必薦是薦舉非病其不廣惟不公故不精此酬謝所以來耳相應通行撫按并各御史以後薦

舉所屬務要不徇請託不私親故不徇資格必眞察其潔已愛民民安事集者然後薦之乃見爲國蓋古人達視其所舉卽此可以覘其心之公私明暗而定其品之高下若有薦非其人及行謝受謝者容 臣等并言官訪實叅究倘薦主能自糾發行謝之官亦見無私聽部紀錄優處伏乞 聖裁

疏鈔

臺憲

三十六

懇乞聖明酌舉臺章舊體以圖澄清疏

孫丕揚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等切惟天下之澄清治人與治法兩者而已御史者身澄清之治人都御史者總澄清之治法者也故四方之體統欲正矣而臺體之因循當革為天下先百僚之法紀欲齊矣而臺規之參差當釐為百僚倡不敢遠舉目今掌道御史風紀之總會也相習為乍掌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之具瞻也相習為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會之首善也相習為月易季易

疏鈔

臺憲

三十七

矣如是而望以澄清誰其任之此關於天下國家非渺小也臣不揚舊臺臣也猶能頗記舊章謹出千慮仰塵乙覽倘大聖不棄乎芻蕘冀細流小裨於滄海斯臣與諸御史之上願存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臣惟十三道為言路關係禮樂政刑罔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邇來定為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

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兩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為滿即准笑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眾思集忠益廣大政大議其有所賴矣乎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兩京為根本重地十三省為

疏鈔

臺憲

三十八

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稱隆重矣故事御史之按巡也必中差始請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甚遐方不擬代焉不循次者非果南北不易處焉差鮮躡等人乏欲速豈非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之憲猷乎守此而練習弛張整齊藩翰人人敦琴鶴之風省

省奏青驄之績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
當議處者二也其三曰久御史之巡城臣觀居重要
地孰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為喧鬧設者事
有奸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捕盜賊
坐舖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
勒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叅奏打點饋送嘉靖
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歛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恤孤
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
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替差必劄一年

疏鈔

臺憲

三十九

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專心城務以遏此城社之
狐鼠救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托立
為歲冊以報滿政斯都人媚冗之谷絲蚕食之輻輳
莫可彈壓之有資矣此澄清國都所當議處者三也
伏乞 聖明再加裁酌如果臣言可採將掌道巡按
巡城三項御史照臣等今擬責成仍將差規差次照
舊體總刻一冊付諸御史遵守使諸御史在內者不
敢以此養望循資之地傳舍其職業而不講在外者
皆知以此為耳目民社之託拮据其心力而不辭則

十三道之體正而後可以正人十三道之法齊而後
可以齊衆其於澄清之効或可漸次觀云

疏鈔

臺憲

四

糾劾漕屬府官違例餽送以肅憲體疏

孫丕揚吏部尚書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褚鈇題本年四月初八日據湖廣荊州府知府倪凍差吏孔玉投公文二角當堂開拆內有稟啓二通一稟稱卑職原守淮郡頗效微勞至今念及并州依依昕夕况台臺重望尤卑職素所依歸昔日今時皆叨屬末是豈與漕屬他吏可同日而語也爲

疏鈔

臺憲

甲二

此專人齋稟少抒下臆伏祈特賜察覈下情曷勝感戴又一啓稱臺下百年間氣一代偉人暫總漕河定萬國徵輸之計旋司鼎鼐匡一人保定之勲凍昔操割於淮南幕府效鉛刀之利今分符於荆右台垣依法座之光望斗徐方敢效封人三祝緘雲漢上誰飛葉令雙鳧尺素遙馳寸丹附獻伏祈汪度俯賜春渥又一禮卑內開大紅鶴紵一端官綠鶴紵一端真青雲紗一端玉色雲紗一端芙蓉彭段二端壯丹綺羅二端月色縐紗二端玉藍絲紬二端程儀二十兩小

書一部臣一見之不勝駭異蓋臣嘗巡按三次未見

屬官敢有餽送禮儀者及查本官萬曆十九年曾任淮安知府殊多物議復除荊州知府爲臣漕屬見有相臨之分素無相知之雅一旦何故及此矧禮儀阿諛上官屢奉 聖旨嚴禁昭如日星豈凍不知必其素日營求得慣乃敢率意妄爲使不據實叅究則紀綱掃地壞天下之人心風俗者自臣一人始也臣雖不才不敢隱忍除前差吏孔玉并前項段幣銀書發淮安府貯庫收禁外叅照荊州府知府倪凍甘心苟賤賦性卑污多幣遠將豈欲求免叅劾甘金餽送諒必有所管爲卽其不能以禮處人斷知其不能以廉律已所當罷斥以爲邪媚之戒者也臣自惟淺劣荷蒙 皇上知遇起自田間驟躋二品誓欲執法持正裕國安民以報 聖恩萬一今倪凍素無一面之識乃爲餽送之舉必臣素望不孚於人故致汚浼如此其爲風紀之玷多矣不然此物奚宜至哉伏乞勅下吏部將倪凍罷斥以爲世戒併乞將臣罷斥以謝倪凍庶憲體清肅而人心世道未必無小補矣等因

疏鈔

臺憲

甲三

此專人齋稟少抒下臆伏祈特賜察覈下情曷勝感戴又一啓稱臺下百年間氣一代偉人暫總漕河定萬國徵輸之計旋司鼎鼐匡一人保定之勲凍昔操割於淮南幕府效鉛刀之利今分符於荆右台垣依法座之光望斗徐方敢效封人三祝緘雲漢上誰飛葉令雙鳧尺素遙馳寸丹附獻伏祈汪度俯賜春渥又一禮卑內開大紅鶴紵一端官綠鶴紵一端真青雲紗一端玉色雲紗一端芙蓉彭段二端壯丹綺羅二端月色縐紗二端玉藍絲紬二端程儀二十兩小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臣爲照餽遺之禁屢經申飭可謂深切著明矣
况督臣臨屬體統森嚴豈容以金幣相加而肆然無
忌知府倪凍不守官體徒工宦術託函牘以叙款曲
不勝卑諂假筐篋而通殷勤有以營求上褻憲臺貞
肅之體下虧士人檢飭之行又未可以尋常餽遺同
論者照不謹例罷斥亦復何詞督臣褚鈇矢心天日
勵操冰霜一旦非禮冒加豈能甘心隱忍據法參究
正見澄清之意曾無纖介之嫌應屬 聖明鑒知安

疏鈔

臺憲

甲三

得自劾求罷再照交際一事申飭不啻再三挽回庶
幾萬一近日濫觴弊習似亦稍稍變易矣但據倪凍
厚幣多金猶然冒投於見在相臨之督撫他又可知
且近陝西司道私自交際偶爾發覺按院叅疏又至
矣豈末流猶自頹靡而向所申飭者僅爲虛文乎
等請罷倪凍正借凍一人以行法使天下爲凍者皆
知撫按法在必糾而無敢越違爲撫按者亦知朝廷
法在必行而無敢容隱所謂罰一人而千萬人懼意
者積習可革吏道亦可清矣合無恭候命下將荊州

府知府倪凍照不謹例罷斥冠帶閑任以爲違禁餽
遺者之戒漕運總督褚鈇照舊供職仍將前項緣由
咨行各省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一體着
實遵行

疏鈔

臺憲

甲四

絕綱輕重漸乖疏

張養蒙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

臣惟人君舉動盡關紀綱治亂之機在審輕重輕其所宜輕重其所宜重則亂上意所向不必從之端不可長且貴識其機而亟反之耳臣待罪中臺實紀綱重地兼有獻替糾繩之責伏觀陛下英姿睿美迥絕人羣以明察控馭寰區以威福顛倒臣上凜凜懼無以奉奔走而佐下風矣邇年殿廷希御燕居聞聲上下不交疑心疏

易起或疑外臣未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夫君與臣相疑未有不得疎者也下與上爭勝未有不見惡者也遂使市猾得以窺其淺深與奸因而弄其筆舌德則不競惟利是聞孰輕孰重何綱何紀若此風遂煽禍將焉窮臣不勝犬馬縷縷之私略摘闕政五事就中應重而輕者三應輕而重者二昧冒具陳惟陛下少垂清聽一曰部院之體漸輕夫六卿分職八柱承天誼取股肱象司喉舌 祖宗朝於部院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等嘗面召商榷政事章奏必允體貌

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曹常以亞卿專署已為異事乃冢宰何官四年三易銓衡何任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果可令代庖否恐人心未易厭也劉世延罪惡貫盈法司奉旨議奏詞嚴義正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卑疏下而公疏不下也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甘苦異味喜怒殊情爭正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此等機局若示之疏

趨下示愛寵上示愛名矧大臣師表百吏以道事君自非不肖誰肯以待盡之餘年而喪難保之晚節也陛下柰何輕之至此恐忠蓋者憂於見疑各思解紱浮沉者幸其得計相率彈冠此幾人而國事將何賴乎臣願陛下重部院之體勿再狎侮且慎簡名碩亟正冢宰之位用者任推者點隨事執奏者欣然樂從庶部院得行其志而紀綱不患於無統矣一曰科道之職漸輕夫給事中專司參駁御史獨任彈糾也七品卑官百官震肅 祖宗朝廣設耳目正以防壅

蔽迹奸職掌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舊銅者有賢
有否不知其盡錮之由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其混
勾之故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自昨年始御史曹
學程久繫不釋自今年始兩臺東省列署半空一薛
居州所移能幾行取定例也中行推官知縣等官歷
俸有逾六年者屢請屢格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復除
常典也給事中羅棟項應祥御史馮應鳳趙標等屢
催屢閣是不欲言官之入也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果
朝政無闕寧須隄防苟有可言豈必臺諫批項下之

疏

臺憲

四七

鱗請尚方之劔耿耿烈士何代無之先朝羅倫海瑞
固皆自別衙門出也 陛下奈何輕之至此徒使唯
唯喏喏之風成蹇蹇諤諤之士遠豺狼利於不問狐
鼠便於縱橫此幾人而國是將何定乎 臣願 陛下
重道科之職勿再摧折且亟下行取之旨以求忠讜
之助除者允繫者釋前後削籍者酌量起用庶科道
得伸其氣而紀綱不患於不振矣一日撫按之任漸
輕夫撫臣擁旄專制按臣持斧代巡一路生靈惟其
造福於祖宗朝有專設有特遣信任固甚重也年來

似漸輕矣論減免舉劾等疏往往見格即有開礦
一事各省撫按無不嚴旨切責然猶曰君父有命不
敢違也鄭一麟一千戶耳輒奏撫按孫鑛等違玩是
千戶制督撫之命矣王虎一中貴耳輒參巡撫李盛
春誣捏是中貴制巡撫之命矣紀綱不倒置乎大礦
天地所生之財非巡撫之私財也夫民 祖宗所受
之民非巡撫之私民也苦 祖宗之民採天地之財
以結貂璫之權而適 陛下之意苟可靦顏誰不攘
臂顧肯忤近倖抗至尊以取愆戾哉懼其生事釀禍

疏

臺憲

四八

以貽 陛下之憂而甚異日封疆之重罪耳官寺之
忠非可望於風憲之職 陛下不惟不納其諫又從
而怨辱之一璫得志諸璫效尤一處鴟張各處虎噬
巡撫斂手又何有於監司縣官奴顏又何有於佐吏
陛下之赤子將無人做主矣且撫按所以能彈壓四
境全仗 陛下寵靈得有此威重也假令平日體已
褻矣威已損矣曾一武弁中貴之不若萬一山洞騷
然變起倉卒以救過不暇之巡撫而欲責以必勝之
方界治軍則無不畏戢民則民不服氛霧交作誰任

其咎此時雖食啖其肉亦何救於敗乎臣願陛下
亟重撫按之權勿再惑於讒佞之說凡開礦地方聽
彼便宜約束差出監衛各官但有不遵 詔旨縱下
擾民仍聽彼具實叅奏處治庶紀綱有寄而禍端潛
消矣一日進獻之塗漸重夫有道之君不貴異物匹
夫熒惑厥有常刑故周武拒獒漢文却馬史冊美之
穆王受白狼白鹿荒服因以不至邇來市井之獻抑
何紛紛也名籍大工實探上意今日經歷捐俸若干
明日儒士助銀若干此輩出身吏胥糊口何賴俛首

疏鈔

臺憲

甲九

書札剝髓何從然猶曰野人獻芹或無他望間至王
守仁捏無影之寶貨蓋欲騙久絕之侯封也而使
陛下恩薄於懿親張以述購上用之白鹿蓋欲復已
褫之主簿也而使 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
聽科臣糾之不聽巡城御史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
惡大開受獻之門媚子宵人投袂競起恐有無耻之
近臣獻靈瑞賦頌以博寵幸者矣恐有觀象之遠臣
貢珍禽奇獸以希分外之恩者矣恐有敗節文吏犯
賊武官憑錢神妄冀特准叙用者矣更恐上行下效

殆有甚焉海市可趨冰山可倚咳唾可成雨露盼睇
可滅癩痕其究使黃精白蠟悉入筐篚義子乾兒濫
登樞闈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海內濁亂不已也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臣願
陛下寡嗜慾端好尚正王守仁欺誑之罪以睦親藩
下張以述於理以為匹夫熒惑之戒再有進獻淫巧
珍奇者重究不貸庶紀綱一清而倖門可永塞矣一
曰內差之勢漸重夫虎賁綴衣自周已然 太祖戒
內監之官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浸淫於正統之

疏鈔

臺憲

五

初濫觴於正德之季賴 世宗英斷一掃而革之海
內蒼生如獲甦息 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晏
如也邇來中使復紛然四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寄者
有查店房者乞請之章無一日不上批答之旨無一
日不下夫細人之心見利則動天子之貴豈當患貧
惟 陛下有藉大工以實內藏之心故左右藉京弁
以營差京弁藉左右以罔利拴成圈套誑惑聖聰
陛下方厭外臣動多引例阻撓謂幹辦家事必須家
奴一聞武弁之言喜有可據陸松弁請差內相即差

內相趙承勳請差張燁卽差張燁百言百聽如取如
携豈衛弁皆急君之義士而朝紳盡誤國之逾臣乎
陛下試思五七年前 聖意未動之先何京弁腋瑞
無一人一字及礦店等事及今連章累牘指地坐名
其爲交結逢迎意亦可見惟是巧伺之黨實繁有徒
肘賴頭鑽靡所不至將以小信而飭其大詐以小
忠而濟其大貪採礦不已漸及採珠皇店不足漸及
皇莊繼而管市舶繹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
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鑿不遠恐非社稷蒼生之福

疏

八

五

也 臣願 陛下早燭羣孽之奸慎於再遣已遣出者
或卽罷還或嚴加戒飭勿得信憑牙爪痛毒地方庶
郡縣得保其民蒼赤得保其命而紀綱亦不至陵替
矣夫 臣所言三輕二重每相因德與財不共立中
與外不兩勝其輕其重總係於 陛下之一念耳一
念之疑何所不輕一念之喜何所不重重者愈重輕
者愈輕及之輕重大乖紀綱大壞以 陛下天縱神
聖省悟轉移信無難者第在蚤斷之而已 臣備位大
僚受恩良厚但能隨衆恣譏亦何累直待遷誠不忍

見朝士感額而談小民拊心而嘆區區愚悃天實鑒
之惟 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按臣併勘非例乞查臺規以重憲體疏

錢夢得山西道監察御史萬曆二十七年二月

臣等於署中見吏部咨為銓臣桂道行私府官媚屬曲庇不干法紀乞賜究處以儆羣吏以肅計典事開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論劾吏部主事馮士知麻城知縣游朋乎及馮士知奏辯乞要查勘以明心迹各一節俱經奉有明旨臣等何容蠹塚第馮士知游朋受蒙旨革任聽勘不及趙文炳而該部咨中則稱上親所論矣炳稟取各屬銀兩與夫縱盜及坐二事相

疏鈔

臺憲

五十二

應併勘等情夫勘以明心迹也臣等非敢謂上知宜勘而文炳獨不宜勘也夫非謂銓曹當勘而御史獨不當勘也但勘固有人不在外之撫按勘自有日不在今之併行臣等伏觀憲綱錄丙戌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明例森嚴燦如日星迄今奉為法守御史大夫疇不秉公勘核而差回諸臣亦豈有彌縫倖免者哉文炳差期已滿行且回道都察院遵

例考察自當參採輿論據實勘問是堂上官固勘文炳之人而還道乃勘文炳之日也何必今之併勘哉此一舉也臣等以為有伍不可試為皇上一一陳之虞周而降巡狩不行我祖宗酌古定制以其職寄之御史故御史名曰代巡所巡地方百司惟其舉劾庶政惟其主持沮壞風憲者有禁裝誣風憲者有禁此豈獨重之事權令得展布哉以其躬代乘輿尊按臣之體貌正所以彰天子之威靈也今因反辯而遂與併勘則恐將來沮壞之計可售裝誣之說得行

疏鈔

臺憲

五十二

臣等非惜文炳而天子之威靈不彰可惜也此不可者一九重高遂四海遼闊人主豈能悉聽遐視所為寄聰明而徹廣遠者惟言官是賴故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但有不法等事御史皆得糾舉即有不實不妨風聞此非重御史重耳目也我皇上欲察官邪以清仕路必先廣耳目以資見聞今文炳方糾上知而勘上知亦糾文炳而勘則凡按臣行部有不鑒覆轍而回車虞反唇而結舌者乎臣等非惜文炳而皇上之耳目不廣可惜也此不可者二朝廷所

以布渙汗而肅臣工垂令甲而示久遠者莫如 詔
旨被論官員不許飾辯屢頒 明詔業已令之三而
申之五矣不啻在事卽令批革上知旨中戒諭亦復
明切若以上知之飾辯而卽勘文炳則今日之行事
與今日之繪音已相矛盾矣且今遵何以示後 臣等
非惜文炳而朝廷之 明旨不信可惜也此不可者
三國家之所以服衆志者惟此體統諸凡爲事聽勘
員役或上司而勘其下僚或堂官而勘其屬職尊卑
相制其體統固宜也今以撫臣而勘按臣以後院而

疏鈔

臺憲

五十五

勘前院直則人議其矯謀則人議其私無論置撫按
於難處之地卽以素日位分相並之人一旦驅之俛
首聽勘不幾舉按臣之體統蕩然掃地乎 臣等非惜
文炳而體統之屑越可惜也此不可者四國家之所
維持世教者惟此士習邇來縉紳務以舌鋒相勝則
造孟浪不根之說急則恣撒潑無賴之詞轉效成風
漫不爲怪卽如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論劾原任汝
寧府知府屈燦以備大計燦乃懷恨捏污將前任御
史余宗濬併御史姚思仁輒行私揭以圖中傷部院

燭之燦竟降處 臣等方謂告訐之風或可少戢若文
炳因上知而併勘則凡險詐之人皆謂暗揭不若抗
疏而訐奏者將無虛日也其何以挽士習之趨乎 臣
等非惜文炳而士習之澆漓可惜也此不可者五伏
乞勅下都察院以 臣等所奏再加議擬如果 臣言不
謬將趙文炳免行併勘令其交代完日卽依限回道
聽候都察院查勘是否稱職請 旨定奪庶蘭臺之
規例不紊按臣之法體尚存而於 聖政未必無小
補矣

疏鈔

臺憲

五十六

直言巡城要務以恤窮民以裨聖治疏

喬應甲 巡視北城御史 萬曆三十年三月

竊惟朝廷張官置吏無非為國安民臣子莅官行法不過興利除害但地方利在安靜騷動即為害小民利在省事多事即為害矧利之所在民自爭趨何待於上而害之所在非假 皇上威靈有以除之則一時權宜他年弊實而潰敗決裂將不知所終矣 臣請備陳巡城擾民之事而願效一得之愚與 皇上少垂聽焉 臣 於前月二十七日接到都察院劄付委 臣

疏鈔 臺憲 五十七

巡視北城今匝月矣細閱劄中所載節年事例不一大率居重要地欲其肅清而禁止誼諱乃其職掌詎意因循及今弊端百出在司坊各官誤認阿承為職業而專事逢迎在兵番各役不思脂膏非泥沙而慣行詐騙視人命為奇貨等法紀若弁髦羅織鍛鍊不勝攪擾是 祖宗立法定制本欲懲之勿誼而後人積弊成玩亦且導之使誼况乎以有數之房號填無厭之宦囊 臣所痛心而切齒者 臣初入衙門見刻書數種有風憲事宜有風紀覈實又有申明憲綱錄會

題憲務疏一切日行禮節與夫臺儀輯畧件件皆有條理事事可為法程 臣讀而卒業恪知遵守為王畿首善要區五方軍民雜處文具雖存議擬未定而法弛治弊非一朝夕之故矣 臣觸目酸鼻誼難緘默在官言官思非出位謹以巡城事宜條列於左聊做拾漸之規仰塵乙夜之覽倘 聖明不遺蕩蕩管見有裨採擇伏望勅下都察院酌議停覆著為憲令其餘四城未盡事宜仍行各城御史會議停妥一併上請地方幸甚一日人命漸輕照得燕趙俗悍人每輕生

疏鈔 臺憲 五十八

兼之名利所在城社多姦是以匹夫匹婦少有爭競輒至兇歐而非投繯則投河者踵相接也總約近議此項不給埋葬非是輕視人命正所以重人命耳 臣受事不滿一月見本城男婦以小忿縊死者六人細審屍親口詞別無威逼情狀徑給席一片自行領埋人頗稱快更有饑寒窮民倒死街頭與地主鄰佑有何干涉乃兵番人役百般恐嚇甚至扛屍圖賴傾人家產大為地方苦累合無通行五城除真正人命叅送法司外一切自縊服毒投水並餓死等項惟令屍

親總甲具呈即准理問有死者踪跡不明許批廉
幹兵馬車騎相驗勿得搭棚雜費以滋煩擾尤不許
混批兵牌致失初情且開賄賂之門伏乞 聖裁二
日夫馬漸濫照得夫馬之投自有會同館額設五城
何地御史何官乃討夫馬者相沿爲例在干人者如
執左券而索宿負在干於人者如應驛使而供差遣
曾不思言官職司糾察馳驛尚當參奏奈何假正經
公費徇他人私情況雇夫一站價銀一錢雇夫十名
支銀一兩且半爲夫頭尅落窮民所得幾何利歸姦

疏欽

臺憲

五九

猾孽自己作勢不得不藉 明旨嚴禁革也其他設
席有票取物有票種種擾民難以枚舉合無今後不
拘 臣衙門及各衙門俱用關防文簿照票登記每於
推城交代之日即將原簿繳都察院堂上仍依樣另
謄若干本咨各衙門設席取物者堂官知會此於通
同之中微寓樽節之意庶根本之地不至重困而瘼
瘡之民賴以少蘇伏乞 聖裁三曰監倉漸濶照得
本城設有監倉中間監有牢頭倉有倉夫皆魚肉犯
人者 臣受事以來未曾收禁一人但衙門舊規皆各

城分坊各應每將輕犯徑送監倉有經年不結者語
自活軍而死徒言監倉之苦也况所犯未必徒罪往
往身斃囹圄心則何忍 臣以爲監倉當各置一簿用
印鈐蓋凡衙門發送犯人明登簿籍倘有死亡即報
臣衙門移咨原發各衙門堂上知會庶徃徃可免濫
收而窮民不至冤死矣伏乞 聖裁四曰打卯漸費
賸得總甲兵牌各有工倉房牙盜賊關係地方責令
打卯猶謂有因其餘屠戶僧道保識錢戶當舖故衣
銀匠花袍鄉長小脚倉夫番子炭戶煤戶煤婦牙行

疏欽

臺憲

六一

襲行帽行枋子土夫與夫端公米戶等項共算登簿
八百餘人原無工食打卯何爲 臣見各行每人至期
執結一紙值錢一文覓人寫結一張要錢一文其間
亦有本人不來而雇替者還得十數文不等總論兩
人費錢計銀一分以八百人計之則一卯費銀四兩
若以一年計之當費銀四十八兩况打卯不止本城
各處不止八百而四城並兵刑工各部與夫廠衛
司房及國子監順天府宛平縣大興縣等衙門不知
幾千百人每月四十餘次猶有幾處賣結狀者即本

衙門書辦輪流且刻有花欄格式不許旁人代寫其
刁勒索更當何如倘或一朝失誤百般凌虐夾棍
挾騙更僕難悉甚者苦楚不堪十九逃走繁報一番
增擾一番費錢又為不費矣除於各行無干如屠
戶端八等八百餘人即村文本管兵馬吏目徑豁免
外仍乞勅諭都察院曉示別城並知會各衙門從長
酌處務嚴打卯之禁勿為多事之擾則善矣伏乞
聖裁五日優免漸多夫房號優免多寡不同自勳戚
以及各衙門住等官奉有 明旨何容復贅近來街

疏鈔

臺憲

六二

面如故房額短少以致原編銀兩正支不敷一切取
辦詞訟小民因而受累先年題准積餘解部濟邊之
說豈虛語耶此酌定房號存革難以徇私濫免不可
不一申飭伏乞 聖裁六日徵收漸重夫房號每房
一間收銀四分此係定例何得增減今乃令額外多
收至加四加五官更通同成何法紀合無做各州縣
條編收錢之制按季呈本城御史照依時價每兩換
錢多少仍候五城會同批允方許追徵此無他故收
銀則等可暗重收錢則數難明加且以此轉給各役

工食亦疏通錢法之一便也伏乞 聖裁七日更名
漸擾照得都會之地人煙輻輳房屋買賣固所時有
但彼賣此買須更此名乃書辦預得常例日逐用有
掛號中間實買賣者固多亦有假託勢豪而影射
者更有觀望巡城而覬覦者種種姦弊不可勝窮合
無比照大造過割之例每月定於二十九日房牙帶
同買房本主執拿原買文約面審驗過方准命更庶
事有定規日有定期而打點之風可少息矣伏乞
聖裁八日犒賞漸濫照得本城額設吏書四名每名

疏鈔

臺憲

六三

月支工食九錢每年應給銀四十三兩二錢今止三
人應役而得四人工食不為不多乃推城一番犒賞
一番管城一番犒賞一番管城者舊規三人四兩推
城者舊規每人八兩年終推管幾次其數屈指可數
至於本城帶管存恤鹽法不在此數一切投文需索
常例亦不在此數 每拈筆僉判不覺痛恨以小民
之膏脂填積蠹之谿壑誰為作俑至於此極且 此
城額外房銀止二千餘兩近值清明上陵中火夫馬
並各項額外雜支非六十餘兩不設他日犒賞出自

何項既不能額內耶借亦必不肯分外撙求無已則各役之濫賞獨不可少減乎合無通行五城酌議裁處節任怨任謗所甘心焉伏乞 聖裁九日賢否漸消照得各坊馬年終舉劾往例昭然每遇推城之日出一考語行一獎勵仍將考語咨送吏部蓋為各官黜陟計其至於一次獎勵一次給銀而各城舊規有領銀者又有舊規不領銀者事未歸一終屬未妥况城務每季更換過給似為冒濫即在外有司從來未有三月一獎勵者不可不議裁也再照各官

正金

卷二

六十三

以人皆起家見膺京秩當此覃恩慶典叨承綸綍新榮宜何如竭力報效朝廷乃中間自愛者固多而不自愛者不少姑無論其潛通賄賂妄逞威權且如無藉棍徒投充弓兵每一兵馬名下有二三十人甚至有四五十人者竟不意若輩派無二食白手應役而狠吞虎噬何所不至即此一節斷不得為好官而一槩優獎胡以示勸合候 明旨令各城御史分別等第嚴加考覈果有真心實政造福地方而秋毫不擾民者為止等不然而操守可議縱役為非亦須據實

明註聽銓部處分如是則賢者知所奮勉不肖者知所懲創何愁都內之民不安枕也仍望嚴諭各官奉公守法交相砥礪一切服舍輿馬之類各宜安常蹈矩不得越禮犯分亦今日收時之急務也伏乞 聖裁十日訟獄漸興照得房號既多優免額外費用不繼故事城上例不成招原無紙贖惟有賭博贓物變價貯庫充各項使用此舊規也實弊規也夫開場賭博之家啜賺幼年子弟陽伺陰擠扛幫誑騙盡法處治何足深恤但律文財物估價入官不分首從各杖

疏鈔

臺憲

六十四

八十惟加號為首者兩月為從者一月富家子追賊容易誰肯帶枷而囑託央求勢所必至復有一種無賴光棍知此律意故將自己敗子奴隸串同夥黨假捏賭博出首多人及批司坊索錢買免所得不貲更有無藉番役駕言攀賭唬嚇愚民此皆地方之大蠹亦濫訟之流生禍也今後除一面禁約賭博外仍一面嚴覈指稱賭博兇徒不得槩為准理波及良善乃清源正本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

風紀重地密虛無大敬循職掌懇俞考選以便

差撥疏

張嘉言

都察院經歷司經歷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惟國家設非憲道御史上備諫諍下資糾察關係治亂非渺鮮者故額員六百三十非備官也有一差方設一官缺一官即廢一事非若他曹可代攝者設左都副僉都御史以至董率設經歷一官以司差撥非贅員也每應差御史本司查照臺規坐名請於堂宜堂官請於 皇上 差撥不謬堂官不得而易之 雖堂官疏請不謬 皇上不得而易之一事權也乃

疏鈔

臺憲

五

邇來臺規漸減盡矣舊例每御史出差一 堂官開列正陪職名上請 聖引兩御史陛見 皇上親發玉音差遣領勅行事近以衙門人悉每差有正無陪矣甚至正陪俱無不俟報命差上換差矣豈紀綱之地昔重而今輕矣乎往時行取三年一 番今十年不得旨考選朝上夕下今三年不得旨 堂官憂之心碎爭之舌敝露肘捉襟不得不為此權宜計耳而權宜非舊規也舊規之壞始有權宜問譖壞舊規則自沈一貫柄政始所謂舊規者非獨 衙門有之諸司皆有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內自部院府寺翰林科道郎

署外至藩臬郡邑無一官得守其故者矣內自大小九卿侍從臺諫外至監司守宰無一人得究其職者矣政刑之宜舉者無不濡遲廢閣而因以變更之人之才之宜用者無不積滯困頓而因以擯棄之有以咎一貫者一貫曰此 皇上之獨斷也夫 皇上聖明希踪堯舜獨稱法祖豈肯將 祖宗之良法諸司之故事而盡廢之豈肯將大小百執事之官四海九州之人才而盡錮之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所以萬口

疏鈔

臺憲

六

噴噴指摘一貫至今不危去國之遺議即千載青史之公評矣使彼當時光明正大引用正人格守成憲豈至是哉殷鑒不遠今輔臣萬不其然慎以揭帖催請考選諸臣 皇上有稍俟檢發之旨矣 伏而思之輔臣之於言官可謂極其苦心 皇上之於批答可謂極其委曲而聞之道路反疑而不信也似謂 皇上不必委曲輔臣不必苦心但一批發而天下之事畢矣不必委曲而委曲不必苦心而苦心此天下之所以疑也辟之人與人相與自有常行之禮常談

之話宜一揖而止而遜讓不已本數語可了而寒溫不休豈不使人疑乎夫 皇上所以不必委曲而委曲者只欲明寫出獨斷之意見批發遲速之皆由上也輔臣所以不必苦心而苦心者只欲歸 皇上以獨斷見批發遲速之權總不由已也臣以為凡事宜務其實不必避其名以 皇上聰明神武之資輔臣協力贊襄之賢但使一朝之間雷動風發凡數年遲滯塌弛之事盡數批行數年沉積困頓之人盡數序用則天下之人共聞共見 皇上不必自言獨斷而

疏鈔

臺憲

卷七

誰不信為獨斷也就使輔臣時得補山甫之袞進趙普之牘而無害於獨斷也輔臣不必自避有權也而誰敢誣以攬權也就使長安時開公孫之閣佩文穆之袋而無害於有權也今以明明之天子處心積慮憂天下之不信不啻三諭五令告天下以獨斷嚴嚴之宰臣攢眉蒿目懼天下之見疑不啻十疏九揭告天下以無權何道本至易而友難之哉肯如臣言頃刻之間 皇上使為堯舜輔臣便為伊周舍此不為而徒增天下之猜想口舌何為者也今三輔同日共

事改絃易轍正惟此時臣見天下之事敗壞至此一

腔熱血無地可灑但恐不知臣者以臣為建言于進

故欲吐而又茹而終不能自禁者以臣主差撥而無

御史可差命曰溺職臣本廳官而代御史侍班命曰

越俎真有不能覲顏就列者故就事論事而稍推廣

之其實止十之二三耳惟 皇上留神省覽臣言速

賜批發考選諸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不然 皇上

既言稍俟而又濡滯既言檢發而部院見疏寢閣即

皇上無以自解而安能解天下之疑輔臣也臣愚不

疏鈔

臺憲

卷八

識忌諱一念朴誠無非為 皇上為輔臣耳但使

言得行羣疑盡釋一日可致太平即嗔臣戇直而重

加斥逐自甘之如飴第恐悠悠之口詭云因臣之言

而批發及緩則前輔臣所以愚天下而因以自愚者

今日豈其然哉

禁地萬方之極臺綱衆正攸關積弛可虞代備非體疏

蕭瑞麟都察院司務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臣一介草茅仰蒙 聖恩叨補憲所班聯臺末 臣自

去年入署僅親御史數人不意紀綱重地而多繡威儀稀如晨星迄今一年秩滿者先後陞遷現在侍班者止有二人又且各攝多差朝夕拮据于是 臣等各廳奉堂委輸入侍班非制也萬不得已因匱乏而相代也 臣每戴星而入輒見長安門內外守衛官軍於

疏鈔

臺憲

二十九

御史入則嚴憚森列於廳官入則玩忽逋散以天顏咫尺之地而宿衛懈弛警蹕疎違出入待漏成何景象 臣安得嘿嘿以處于此恭惟 聖祖創制御史秩卑而居清要為風霜之任額設南北臺臣一百四十五員出則巡視方岳入則彈壓文武故履是任者執法澄清賢奸以辨 朝廷以肅如張綱埋輪于都亭而豺狼莫敢縱橫如桓典乘驄于京師而宦官莫不畏避有殿中御史之李巨而東晉之貴戚褫魄有章服嚴肅之徐陵而文帝之介弟流汗方今 聖明在上

師濟在列乃睹九陛之近雙鳳之下隊仗不嚴趨蹌不謹擁衛不備觀瞻不肅禁地如此則邦國當何如乎宿衛如此則營壘當何如乎此固人心積弛皆由臺察久虛無所約束於上自爾漫縱於下可見代攝之人必不能以整肅而臺綱之舊必不可以此竄雖然不過就侍班一事而論耳今日事勢極其窮蹙實治亂污隆之一大關焉開直言廣視聽治之兆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萌也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

疏鈔

臺憲

七十

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疏論延齡奸佞陸贄等 罪德宗命宰相諭遣之于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宋英宗命內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煽搥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從倖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數千言直德秀曰公論國之元氣也

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溼鬱不可以爲國深惟
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
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
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沽名無任用之誠而有猜忌
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
所由分也本朝薛瑄爲御史大學士楊士奇等欲見
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于朝士
論兩高之嗚呼自古及今未有不重諫臺侍從之列
論思彌違之任而能久安長治者此亦當世得失之

疏鈔

臺憲

二十一

本也本朝嘗以新榜進士選除諫議取其英氣迨上
銳志勃發而正德末年大臣有以新進敢言爲忌者
遂沮格不行今者考選臺省諸臣舉諸中外之積資
得諸千百之什一而視額設之數尚不足半奈何使
之留滯也將欲摧之而忠肝義膽必不能摧將欲疑
之而懷瑜握瑾實無可疑然則用之豈猶爲驟乎遲
之豈猶未極乎臣追惟昨歲六月臣堂官疏請八月
初二日部院考選日居月諸轉盼一年 聖明如天
運于上天風爲姤君臣相遇一時渙汗宇宙間捷若

轉園易于建瓴誠念法行自近朝於不可不肅漢粵
遼左之告急畿甸各省之乏差輔臣部院之連章累
牘一字批發貽千載之美談十年曠典作多士之忠
誼直臣進而言路益開公論伸而元氣愈振仰不負
聖祖設官分職之意俯不愧歷代納諫求言之美何
其盛也抑臣猶有請焉四海雲霓之望久矣今噴噴
屬意者僅有輔臣一線之路可以回天至于輔臣以
去就爭之良亦篤矣而識者尤謂其推轂未極其精
誠情境或涉于微臣名亦去而實坐要 溫旨名自
劫而實姑免人言臣擬自由機密孔昭則輔臣將何
以自解于天下後世 皇上眷留輔臣不在處以優
崇而在察其心跡輔臣報答 皇上以身事君者爲
隘而以人事君者爲弘宰執臺諫義固相須股肱耳
目本同一體此蓋太平之所託汚隆之所由分者也
臣服習憲度日擊時艱居職陳言有所厚望伏乞
聖明垂察天下幸甚

萬曆疏鈔卷十三

時務類

蕭彥 陳三議以備採擇疏

蕭彥 陳末議以裨治安疏

鄒元標 敷陳吏治民瘼疏

項應祥 敬陳八事以挽弊政疏

吳達可 敬陳新政要機以贊廟謨疏

馮奕垣 目擊時艱董摠二得以效涓埃疏

袁懋謙 總陳最要八事以答中外仰望疏

目錄

卷十三

王元翰 時事日敝謹痛哭流血以瀝愚懇疏

李三才 朝政廢壞已極疏

吳允中 備陳各部時政疏

萬曆疏鈔卷十三

時務類

竭愚忠陳三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蕭彥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年十月

臣聞明君之致治慮必周於萬全忠臣之事君言不

嫌於過計况今 聖明御極正臣子效忠之秋災異

類傍尤上下修省之日 臣以外郡末吏荷蒙 聖恩

拔置言官遭逢若此而猶不竭其款款之愚以冀補

報於萬一 是上負於陛下而下負於初心 臣不敢也謹

疏鈔

時務

以見聞所及有關於當今時務者總括三議為 陛

下陳之惟 陛下留意其一曰議吏 臣惟生民之休

戚在守令守令所以寄民命者也恭遇 皇上加意

吏治旌卓異懲貪酷天下喁喁向風已而議者猶謂

吏治未盡復古何也 臣以為文移之當裁也物議之

當覈也本原之當敦也夫上之所以流通於下者文

移而已疏則玩煩則擾其弊等耳 臣觀之有司所謂

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蓋有之矣如一

錢糧也所降發之冊式凡幾如一獄訟也所批發之

詞狀凡幾如行一令也應通詳之衙門凡幾如遣一吏也應倒換之循環凡幾蓋名雖守令而其實簿吏不異矣下之有司日疲其精神於文移遲速之間而不暇行乎其志上之監司日用其精神於文移依違之間而不暇先乎其大有司既苦於煩一一而經心不能也勢必授之吏書而應之以文具監司又憚於煩一一而經目不能也勢必假之吏書而行之以姑息上下交受其病而彼此俱失其職坐此故也臣非以文移為可去也惟朝廷之設官撫按總督司道

時務

司道總督府州縣其統轄有定分而人臣之受職或錢穀或刑名或專制或兼攝其詳畧有定司欲吏治之復古莫若明其職掌省其文移司刑名者不必兼夫錢穀司錢穀者不必及夫刑名專制者理其目兼攝者理其綱前令可因何必作聰明以更舊章有司當先奚為以一人而侵眾臣賢者聽其展布務省事毋務多事不賢者嚴其簡黜務更人毋務更法而弊所當嚴例所當舉者或一年已終或半年以裡撫按覈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覈之府府覈之州縣蓋文

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詞訟則省一民害減一冊籍則減一吏弊其親之徒煩而無益者功相萬也文移裁矣而是非不明則賞罰無當是非者上之所據以賞罰者顧是非遠而不能達者則小民之公論也其朝布而夕達者則衙門積姦地方巨豪之浮議也浮議一興雖有賢者無由以自明而浮議既播雖有知其賢者不能以不惑是以太阿之柄倒持於下而推畏之風日習於上邑有大事則謹而避之耳邑有大獄則解使去已耳長陵夷之漸阻任

時務

事之氣其所係豈渺小哉近如山東萊陽縣丞朱希召幾為物議所中向非撫按覆覈則希召又繼劉而後矣幸則為希召不幸則為劉庠天下之廣獨一萊陽丞哉臣愚以為風聞言事可例於在內之科道而不可例於在外之撫按可用於中行之庶官而不可用於按屬之有司請乞通行各處撫按務精簡別毋惑飛語寄之耳目者必先門其所寄之人得之傳聞者必覆查其所聞之事舉劾務求其當毋徒取盈於舊額賊私務得其真不在張大其數目至為某人

為某事受贓若干如此之類苟非灼見其然毋得遽入章疏而挾私駕空私遞揭帖擅刻謗版者仍加重治以為地方之警庶甄別明而勸懲當吏治修而民志定矣然本原不講則吏治皆苟而已臣聞之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夫心與政相因也又曰善治者無赫赫之名夫名與實相勝也今之吏誠心愛民者固多而炫奇賈譽者不少以歛怨為任怨以憤事為幹事弊未及剔也即一皂一夫之查革則汲汲而申詳以為吾能剔弊如是利未及興也即一

疏鈔

時務

四

牌一票之施行則汲汲而暴白以為吾能興利若是苟當上意毋論民心苟快目前毋計日後至於墾田里招流移興教化勸農桑為治道所最先者漠然若不與吾事矣譬之象貌徒存而神氣不貫於元元何補哉臣愚以為評品吏治宜先其心術以及其政事一念為民事求實際者上也即悶悶無華上之人當最之矣一念為已事求虛聲者下也即赫赫炫人上之人當殿之矣監司以是為賢否銓部以是為勸懲間於惛惛之吏拔其一二以風在位則意向所趨而

天下之民牧有不回心向化者鮮矣此今日之吏治所當議也其二曰議兵恭惟 皇上聖德格天北虜款塞逾夷授首天下欣欣享太平之慶顧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先年議許貢而巳經今數年而邊備如故一有警報且然且否而將臣已倉皇告急矣則今之邊事豈非所當亟圖者哉臣不諳邊事姑就臣所見則勝算之當定也招降之當慮也遼左之當備也李牧備胡趙充國備羌其

疏鈔

時務

五

初皆落落不合或遣人代將或移書詰問然二臣持之不變而卒之却先零降匈奴若持左券以取償焉何者彼其中有定見也此兵家所謂算也今之邊其有算乎無算乎平居僥倖以苟免有事張皇以掩敗即稍稍自見者亦嘗試而漫為之耳夫少算猶恐不勝而况無哉臣愚以為今之大將即不能必如李趙其倫然亦宜擇其智勇兼長者任之寬其文法許其展布一應邊事悉聽籌畫如各鎮之中要見其弱其強某為虜所生心之地則某鎮當備某鎮當援如一

鎮之中要見其強其弱其為虜所必由之途則其堡當備其堡當援墩臺修矣守墩臺者有無缺乏芻糧備矣給芻糧者有無科剋華夷有定限也禁邊將之私交以杜其玩狎之漸市貢有定則也抑將來之過求以堅其攝服之心可守則守無藉手於班軍當戰則戰毋塞責於搗巢舉此數端餘可類推仍乞通行總鎮諸臣各悉所見具聞於朝務求必勝之算以收不戰之功較之虜至而倉皇者果孰為得失哉然招降近例不及今一處臣恐有莫之所不及者臣惟用

疏鈔

時務

六

間招降可施於臨敵而不可施於平時可施於中國之脅從而不可施於夷狄之異類臣不敢遠引覆轍請以我國家証之陝之有把丹也自太祖始也至成化丁亥而李俊滿四等遂有石城之變連師數月徵兵五萬僅乃克之計所戕傷蓋一伯三都督數千官軍矣夫休養於百年猶稱亂於一旦降夷之不足恃此其明效也頃隆慶元年以來先後建議開歸路散逆黨為中國流移者設耳而乃以類報降夷與向鄉人口共議陞賞則例即今九月內兵部題覆如遼

左邵那哈等亦不少矣夫邊臣動於陞賞之利則其招徠之必力而招徠之術臣以為非計而誘之則利而啗之也以計誘而喜則必以計窮而悔以利啗而親則必以利小而踈而邊塞之險與彼共之虛實之備令彼知之萬一有李俊滿四者構於其間又萬一虜謀不測故布親信於塞上迺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况中國之大初何藉此夷類而夷種之繁又豈吾之招徠可得而孤其黨者則亦何利而為之乎臣愚以為回鄉人口宜仍舊例以勸來者至於招徠降夷

疏鈔

時務

七

一切罷絕以杜邊釁以銷後患即今所已招之夷宜漸次密圖移於稍遠處所以絕其交通之路先事而防乃無事矣臣觀近年邊報往往在遼左然又往往報罷臣竊惑焉豈虜已壓境邊臣以計免耶抑狡虜故勞我師俾異日者節有報不為意耶邊臣計免則漸不可長虜人懷詐則變不可測況遼左之地曠衍難守寧前之兵單弱不支則遼之未可息肩不在薊之下也而抽軍入衛歲以為常夫寧夏延綏之入衛是以遠衛近也然識者猶謂非計徒損軍數無益

實用已非守在四夷之意若遼前接壤義同唇齒遼兵寡矣而又衛薊是益其寡也臣未見遼受敵而薊可安處者也曩者薊無勁兵故藉徵發今練兵數年而入衛猶故則所謂練者安在哉臣謂遼左一鎮以寧前為咽喉寧前又薊遼適均之地合無將前入衛之軍至期移駐寧前擇官訓練薊有警則出而衛薊遼有警則返而援遼不則以助寧前之防守此亦兩利而俱存之計也其他備禦之策責在總鎮加意圖維無如臣前之說墮其術中則虜雖不為患矣此

疏鈔

時務

八

今日之兵事所當議也其三曰議河臣聞漢唐宋不皆資漕於河然未嘗不治河者河之患不獨在國計在民生也頃蒙 皇上允部臣之請議開膠萊河以備運道貽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 聖諭又終之曰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大哉 皇言真明見萬里之外者也臣觀今之河患亟矣上流既壅下流日以淤瀰漫千里勢若滔天極目蕭條人煙一空泗州要地也滄沒之餘僅存一門清江浦巨鎮也官舍之前不通徒步而淮之北堤勢已不支及今不治河不趨

而淮不已也趨而淮是無淮也無淮是無通泰諸州縣也而高寶湖水勢如建瓴是無二湖也乃治河諸臣未有以淮泗為念者豈其智不逮哉運道所由命脉係之故其精神用之挑淺護堤以收燃眉之急猶且不暇 及其他今運道有別議矣治河之策可泄泄不亟講乎臣考之邇來議河者非一八亦非一說或謂上自清河下至安東疏濬淤泥或謂專意清河草灣或謂疏海口并呂梁積淤臣固不能臆度其孰便而河之不可不治則臣愚斷以為今日之務未有

疏鈔

時務

九

急於此者也臣亦知今之治河甚難濬海口則潮汐為崇尋別道則水性難回然千里之沃壤兩地之民命泗州之 祖陵淮南之運道胥係於此可委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臣謂及今水涸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於河道司屬二三人下沿淮安上邇潼關逐一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孰可救目前之急孰可圖永世之安計畫停妥貼圖立說具奏施行以固祖陵萬世之基以全淮揚二郡之命而淮安以南之糧運胥賴之以永利矣或曰如財賦何則臣又有以

折之自水患以來淮揚諸郡無一歲不蠲免無一歲不賑濟今誠移其蠲且賑者用之於河費於今而償於後奚不可也語曰涓涓不絕終成江河今之患豈直涓涓哉此今日之河道所當議也夫此三者匪獨臣言之蓋人人言之矣而竟未一一底績以副皇

疏鈔

時務

十

乞 皇上申諭內外諸臣毋苟且於目前而務為深長之慮毋取辦於簿書而務懷真誠之心如吏也實意愛養若有家者所以守其子而不為粉飾之具如兵也實意經營若有家者所以防其患而不為挨磨之計如河也實意料理若有家者所以奠其居而不為僥倖之圖同心戮力無分彼此專精一志毋計近小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而區區之三議皆贅辭矣臣愚昧無知顧一念荒曝之忱有不自知其迂且誕者伏惟 聖明勅下所司條覆施行 臣愚幸甚

敬陳未議以備采擇以裨治安疏

蕭彥

戶部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七月

竊惟天下無不弊之法而貴有救弊之方因具弊而調停之則事不至於大弊而民可相安天下所以長治無虞率是道也恭惟 聖明御極百度一新海隅蒼生舉喁喁焉思見德化之成矣惟是一二事宜當調停者 臣等職掌所關不敢不具列以聞而 皇上試垂聽焉一日積穀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往往稱不便甚豈誠不便哉 臣以為有兩端焉有罪

疏鈔

時務

十一

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而成而上例申詳撫按曰撫按之贖也徒而上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廩自有詞訟今積穀有差即杖而下訟於郡者又屬之郡已而州縣所自理幾何哉於是有意推求以無力為有力者於是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追已責者矣雖有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倖止其勢然也夫豈

法初議豈其若是而開載未明奉行過當即今造冊
奏繳若福建一省各自為項兩不相蒙其他或合餉
支吾不合原式臣以謂州縣積穀制也郡積穀非制
也是可更也撫按贓罰解京者無論已其二分備賑
者與司道所詳行而存留者并有司自理通算可也
一轉移間而有司者可措手矣即按成數而查覈之
降罰如令造報如式奚辭哉然不過寬乎有司者不
目便乎臣以為不然顧其人何如耳誠不肖也計不
出於此將出於彼誠賢也即以丘山之輸委之何妨

疏鈔

時務

十二

而况多積之賞既歆於前少積之罰又迫於後則安
有甘心為溝壑也者此積穀所當議也二曰商稅夫
商稅倣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
稅愈重視國初異矣他姑無論即如河西務大小貨
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
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賣貨物河西務有四外正條
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
權者數稅所利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
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

彼且未常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
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
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奈何不一蘇之為商
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脚抽真同商賈議者以為權
宜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出
店三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篋類者又不可蘇耶至
於儀真之稅既非祖制亦無重獲曩言官之疏詳矣
乃以該地方執稱軍餉之充為數幾何不可議罷耶
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所當議也三曰催科夫

疏鈔

時務

十三

催科有緩急錢糧有完欠三年查叅所以警人心足
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
上者任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
年未完三分者任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分者
任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豈為不
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為九分又將未完
宿負帶徵二分併算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
司者憚於降罰而敲朴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
之此不謂竭澤而漁乎且撫每年有查叅矣該部三

年總參而又視之舊而加焉毋乃過乎臣以爲查察不可已也如九分之議則不宜復算帶徵如帶徵之議則不宜加至九分所謂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也或曰今例若是嚴也而猶有急於徵者如其寬之若何臣曰不然今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全完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卽寬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四曰鹽法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例毫不可缺於是另招新商超支報納以救目前

疏鈔

時務

十四

而舊商歷欠數十萬者置之不問而商病矣鹽花不生撈採爲艱於是設法澆晒以求足數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陝者則晒者也晒鹽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別項徵銀抵價或抑勒舖里承買而民間食用反取之私販而民病矣撈爲力易晒爲力難而鹽丁又病矣年復一年弊將何極易窮則變變則通則河東鹽之謂也臣等竊聞之池鹽與海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輒生遇風雨則輒生而盛今澆晒日行鹽根日薄矣晒鹽不減而

欲鹽生之復不可得也願晒鹽非得已也爲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晒鹽之減亦不可得也蓋昔丘濬嘗有通融海鹽之議而管理有分官行鹽分地那移一開是兩損之道惟是陝西則河東行鹽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轄也二池之鹽積若丘山而西鳳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及倚辦於河東之鹽之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舉而轉移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陝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陝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扣解山西可也價有低昂依時估算可也每年鹽

疏鈔

時務

十五

引仍赴河東運司關領截角各項事體仍隸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二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可也如是而鹽丁免課稅約二十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陪課之苦在鹽丁無多晒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官鹽旣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晒旣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病相懸且什伯矣破拘攣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酒鹽應否另議商人歷欠應否酌處河東額課應否暫

減超支報納應否多派舊商悉聽該地方詳議行之則救弊安民之大端也此鹽法所當議也五日邊儲臣觀邊儲之匱未有甚於榆鎮者孤懸絕塞四望不毛十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卽今災荒幾不可支米珠薪桂從來久矣在朝廷歲增一歲支持爲難在該鎮日窘一日束手無策間嘗議復本色而千里餽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河運而操舟險峻又非北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廩西則於定邊饒陽等處收寧夏之餘糧多則於綏德葭州等處收

疏鈔

時務

一六

獨利榆鎮而已寧夏饒於田而怠於耕問之曰糧賤無所用之誠有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邊儲所當議也其他利弊臣等不及聞者尚多也臣又惟事無全利亦無全害無全非亦無全是宜於此或不宜於彼宜於今或不宜於後天下事以天下之心處之而世邇年以來政誠近苛然其初亦曷嘗不爲天下哉而持之以益切之法奉行者濟之以承望扶同之見如省官則羣然應曰某官可省今請復者卽請省者也如鑄錢則羣然應曰某地疏通今議罷者卽議行者也如丈量部議曰糧不失額者免丈而各地方初議免丈者不少也自有紀錄之旨而人生羨心自有切責真順按臣之旨而人生畏心羣然應曰某多丈地若干某減派糧若干今稱不便者卽稱便者也德意不宜於下疾苦不聞於上言不由衷事不當實大率類此待其旣弊而調停之晚矣臣極知腐儒迂談不切事情然私心以謂轉移人心挽回士習乃今日第一議而其機自朝廷始伏望 皇上渙發德音明示天下虛中之意以破其扶同觀望之痼習

疏鈔

時務

十七

苟便於民不妨異同苟當於是毋分彼我期於爲天下利之而已語曰君行令臣行意上意所嚮天下皆條心自效而事安有偏而不舉者乎臣等區區之議皆贅詞矣

疏鈔

詩務

十九

敷陳吏治民瘼懇乞及時修舉疏

鄒元標吏部員外 萬曆十八年十月

臣於本年四月內冒病具本差義男力請旋於五月內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蒙施行劄付催臣起任衆皆謂本部懸缺期年小臣無再控之理臣於本年七月攜家之任舟至翻湖北風連月臣昕夕展轉蘆葦中往以驚遽遊魂辱 陛下賜之生環鹿豕餘棕辱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頂踵莫知所報竊惟伏自惟人臣之義或宣力或矢謨各有攸當臣有一得之疏鈔 詩務 十九

愚直陳 君父之前舍已從人者得采擇其間人之力皆臣力也人已何異焉臣故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茲當銓臣秉公持正百度維新之日正嘉謨敷陳明目達聰之始若使臣悠悠默默微一時浮榮負平生夙學臣不忍也又臣數載窮鄉田未之與居鉏耨之與伍熟知民間涼燠狀臣復陳民瘼八款夫救民疾病譬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竅穴受楚何益臣似非嘗談漫言之者蓋人臣濟世如拯溺如救焚衆或解頤臣心獨苦豈得已

哉伏願 陛下勅下各部大臣矢心天日純心為國
用意詳覽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臣絕無一毫成心其
間儻中有窒礙處 臣因此得曉暢世務通達國體亦
罔非仕學之地干冒 天威無任隕悚之至為此開
欵具本專差義男鄒孩童齋捧上請謹具奏聞計開
定等則夫辨官材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難
外小吏難小吏郡自同知下鄉自知縣下是已職遞
下明遞暗蓋嘗論辨大吏譬奏黃鐘大鑪有耳者無
不聞之辨小吏譬聽蟋蟀之鳴非甚聰者不能審其
疏鈔 時務 三

音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者曰經者比其絲
而合之也曰綸者析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條
萬緒各自不亂 臣竊謂辨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雖
衆吾欲起而辨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大都以撫
按考語為準其陞遷亦以閱撫按考語為準顧其弊
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貪得美秩者有預知其
刺而以賄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千態萬狀選臣執
簿頭欲刺眼欲昏即欲一而坐照之難矣 臣愚謂
宜明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下中中下下上

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註考語送部在內選臣
明以此定陞除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推
中下者陞王府發憑下上下中下下者陞王府不以
發憑此甄叙羣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謁
之私絕城社之奸不然難必其無漏網之弊屈抑之
歎矣洗伎習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
因其人以受之職斯有所憑籍 臣讀典謨君臣咨諏
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致
慎也 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
疏鈔 時務 三

曰悶悶之政長者之度則以為罷輒矣課有司曰志
願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為無當矣每一薦牘出抽
黃對白駢四驪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
感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為已之深知曰才與誠
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路之
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趙忞楊震挺生矣察
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
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等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
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者今

以之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
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
實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詰實以責後效彼將何
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有賢者亦
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撫按須循名
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頒布
各省如舉業正式之類儻再如前虛諛定以不敬論
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
薄風俗不淳矣便陞轉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
疏鈔
時務
二十二

引決之謀多攻擊法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矣
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
思久去之不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陞且濫且驟雖他
日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三三人索青漏網者多
矣臣竊謂失之大泛合無布政廉使等官許其考滿
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留陞
擢或生柔無愧年華侵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
仕中間如去留不當言官論收則退之以禮皇路少
見廓清無賢愚並滯之患矣議久任久任之法自嘉
疏鈔
時務
二十三

事維時兩京兵部尚書郭應聘應聘功在兩廣言其
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
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涼燠故得措之行事
臣因嘆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合無兩司知府於地
方夙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轉擢一
以本省爲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竅而不
迷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所有施爲若輕車熟路利二
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有
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使上無重寄之望下無

請戊辰後始直乎宗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
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
之吏人與地相習譬鸞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鸞
悍之吏人與地相戾譬鵠置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
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趨
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久
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爲榮而以不久任爲辱
耳臣愚謂久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三年爲准賢
者久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

庸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依之謀
依城社而肆螫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
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墮志不幾獲鳩鴉鳳凰同室
乎重京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積莠不除嘉穀不
茂若以嘉穀當稂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冬曾
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
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
生恥為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華者非
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為所眩臣查先朝以陸

疏錄

陸鼎

陸鼎

容之賢能為大甘心至冷載之楚史以為冤抑邇者
一銅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譚者皆
為諸臣冤臣竊以為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
得搏心并精不朽之業跡之浮榮猶一心也是所奪
諸臣隘所與諸臣奈何所不樂顧近為國體傷遠為
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實正人君子心竊憂
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咨訪許部院各寺糾
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
六科屬之掌院輪流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既明重

則削職輕則不與葬祭夫彼既已宦成猶不為國惜
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蓬足以干天和召戾氣即重
懲不為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諧眾口
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開冊送部院
不者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眾共
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褒名德古先聖哲
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贈其官錄其後者凡
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關係非眇淺也臣不暇遠舉
陛下近自從祀三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為熙朝盛
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諡或既諡而贈官未孚
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原任
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韻宇流布海內丹
衷簡在列聖開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闡幽謂何
原任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寺少卿羅洪先少年巍
科終身退處澹泊為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所
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原任庶吉士降石城吏目鄒
智冰霜勵志梅羣奸而不辭慷慨持身喪嶺表而不
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縉

疏錄

陸鼎

陸鼎

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縉

宜賜美諡羅洪先宜贈吏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
此清朝鉅典而有待於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
焉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張元忭臣雖未面心實嚮往
不欲以其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
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齋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
謂宜贈諡以為不愧科名者勸原任尙寶司少卿兼
監察御史徐貞明政存口碑風高鎖闥欲為國家奠
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廟宿楚處苦身勞力焦唇乾肺
功未成竟齋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臣愚謂
疏鈔
時務
二十六

官言官匪敢哆譚慎撫臣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天
臣出理貢事留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填撫方
夏飾其疆徼挈戴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
知者洗剔弊竇能者肅叙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
為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媚津要
為事書郵饋遺絡繹不絕外充惟囊橐為計查盤批
詞肆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某有氣力不可撼
搥陰為諛詞結之郡邑不問其人賢否某係進士已
經數薦多結納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問有劾者不
疏鈔
時務
二十七

宜贈官以為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尙寶司少卿孟秋
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慄慄真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
時必為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恢乎得斯道之大
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為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
太或以功未垂成為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工部
郎申羅用敬淮上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
人品才諳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寺少卿
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
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也衰贈係驗封司職掌在

一三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靜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正渾厚無槩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友坐故當時治化隆茂里忘愁歎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奠安宗社之要務也惟陛下留意臣竊有慨焉縹緲小物也孔子惜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也習尚相沿積弊難挽當漢魏觀者進故當事者進親故之親故又進非親非故身取憐昏夜乞哀者進一人疏鈔

時務 二八

當處百大染指一夫開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馬者藉土焉者情賄者非末一二情者才而八矣或門生或故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幾輩日感懋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心炯炯夜半必簿其非端士矣日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輩口輒足滑軸移機轉雲消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為情死法為情虧國家名器為情褻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博顯位歸而語鄉里對妻子曰誰之力乎懼人之扼

其短反從而怨詈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名位為軒輊乎果此卑瑣之流乎嗟當局者迷不覺耳有非洞千古之脾堅冰霜之腸者未易破此坑穽握進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思矣臣之言稍可以回狂瀾終身犯衆怒羣猜稿心泉石所樂為也搜遺逸大臣孰不欲析圭儋爵榮祖考光來裔顧汲汲有誌而逃焉者隄焉者潛心性命之精次則殫精細索之業又次則與時齟齬全身遠害約之以逸稱地彼其巉巖而廬據海而瞑豈非甘采苓之適遠贈繳之危哉顧風俗不美莫甚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獎恬愉之士今恬愉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一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宜詳查明有請告過期不出年齡青茂者促之赴任有壯年乞休矢志溝壑有曾經言事削職為民者量為酌用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意在憐才而無有一毫成心其間此熙朝之盛世也臣請畢其說爵祿富貴天之所不靳聰明才智夫之所不輕畀蓋百人中而得一為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

時務 二九

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嘆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標
 梅之章又未嘗不嘆用才者貢及時也 聖朝彌天
 置羅休休乎如天之無所不容無令空谷有白駒之
 嘆庶士有求我之嗟 願拭目審邊臣邊臣者下而
 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真材鎖鑰攸托徒冒虛聲
 邊釁彌崇 嘗察今之邊道矣引疆超乘鷹鷲電擊
 者固有亦有庸懦老流未覩鞞鈴外惟奉巡撫頤指
 惟其東西不敢違越因惟媚津要與援四時起居如
 秦祖考虜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去虜退閉關上
 疏鈔 時務 三十

方面多碌碌以去諸臣亦有不幸哉恤遠臣兩廣雲
 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埒中土俸餼
 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在亥步窮處黃
 茅嵐氛猿猴為伍士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既赴
 爵死者 臣請備言其艱辛之狀 臣往見都勾一驛丞
 南京人也懸鶉百結乞食道死又見麻哈等州衛齋
 荒蕪舉目悽涼而獨山知州吳譽聞者文學使自名
 家夜篝燈同妻子守孤即皆舍寃被論去視諸臣餘
 可知矣 臣每撫膺太息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認
 疏鈔 時務 三十一

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污澤則污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為之寬乎臣愚謂倉官陞遷一以本省為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既經院道查核領文赴部不知可止否倘可停止閱其考語

疏鈔 時務 三十二

優者推陞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檢將考滿時苦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檢有功固當優擢即無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聞擢一二三以為生事者戒一以為安靜者勸秤頭之苦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申節廉一明旨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操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操吏治之權半兩院半在內外一離忌之口得而簧鼓之矣有甘心恬約無所攀援人稱其賢一音評賢否在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

在過客士夫過客不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為毀譽以故有司竭意傾承折肱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楫而已果盡入囊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當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曾存考滿朝覲而不疑京貫乎既示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相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付小民有宋誠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糧里科役廣置膏腴新進書生為其所愚臣再曰可原也今欲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寬病察之問

疏鈔 時務 三十三

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為的據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為去留一以兩院為主叅以吏科河南道議論於不必遍與如行取不當是吏部聽兩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必六科十三道詢謀以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之責內而科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其法馬仍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十付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果吏治以此為操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食桑不盡不止虛糧之苦小民死

徒他鄉斃獨攀號無從莫此為甚臣竊伏巖谷再三
籌度有司為小民息肩而小民未必得所豪家及受
其益何者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
不盡艾其田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艾田之
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觀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
有所由起糧之虛必有所由來惟察其所由來而民
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役則有減
都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富戶收回
此臣策也有水堆沙塞借為膏腴奈成蒿萊者矣夫
疏鈔 時務 三十四
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開有察其開墾今起新科亦
足以抵水堆沙塞之數此又臣策也嗟乎非實有家
天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勅兩院大
吏留意耳惟司國計者長議由票者之苦由票者戶
部所頒徵輸則倒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
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
糧房私為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
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
虛未補半入吏胥之手矣往聞有欲為一郡造福者

聞則例至皆歛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
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
閩時由票得副使鄭汝壁而一省造福渠嘆服不置
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非無徵核
於上者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
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
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
弊坐以不職之罪積荒之苦臣切讀孟軻氏曰民有
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為
疏鈔 時務 三十五
此或危詞動時君之聽乃今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
術其詳耳野廟荒齊柳岸長隄一日報死數十人者
賴 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蒸昆厚卒不足以回天
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省今年兩月不雨民稍
有早獲無秋收矣長遭窮苦一一懇 陛下發內帑
以濟內帑有限一一緩常賦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一
勸借富民富民皮肉且盡此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
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
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

郡縣上一二倉有司每以積穀為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為之下者以倉屬上司日查月核時問罪贖為之下者亦稱不便今欲建無窮之計愚謂宜勅下戶部行各省從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一倉或鄉闢建二倉或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留罰贖或助為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或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聚如何而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兩院視郡邑如父之顧

疏鈔

時務

三六一

子郡邑視各鄉如子之殖家不三年且有成矣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顧在人真心何如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真若有真心何事不可為不然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科場之苦一陛下痛往年科場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耳目而不可以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陛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

又亦貨矣此皆民之膏脂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準當時止一二條備餘俱原原可查若以臺臣難托地方彈壓更有大於此者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陛下亦以措費省事為言冷一年且二千餘人矣臣以為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極更復何辭請至核撥漢書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熱念必以言為無當請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塵世豔且過而不留昔親親座玉身骨不盡門生進悉汚其身而反譽之者又有忘其姓名

疏鈔

時務

三五

者此非所稱門生哉臣以為松為相顧欣羨穠桃李李何左也積疫之苦冷之人皆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守有餘藁葬餘有生者可知也邑月城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有知也臣以為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強村垣室悉成焚燬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夫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廓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

死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疫與大兵修短不可言
命雖然握手苗元元之命者在 陛下 陛下往聞
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小民焚香籲天共祝
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 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
民所施有限 愚謂宜勅各處撫按每縣於歲編內
編派濟疫銀一欸一縣或三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
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
是活一人得一人活二方得一方不然與饑民均死
耳至各處名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如有便民
濟疫全書亦顯廣布民間以博 聖惠以度羣生此
非 臣之迂譚也宋有惠民局我 祖宗有醫學科今
特一振舉之耳清軍之苦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
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單至邑清軍廳既為奇貨
票發各里後不得賄不止交司事者陰藏原籍故裝
陷無為有虛為實遂都逐圖名目換無不厭其欲不
止一軍起解各里申欵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
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盡所擄不止既着伍復得錢從
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

疏
時務

三六

損小民明矣 聞謀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
補格補一名明書原籍名印即與豁除老軍之數照
詳知會欲除里用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判定軍策如
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存一冊倘有清勾
有無虛實照冊施行雖有點猾不能為民害矣惟
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三省原無驛夫以軍民為夫
適理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禁貼數名始得成役
書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
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清
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難知也 愚謂宜勅該
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夙弊至雲貴以軍代
夫合無行彼處撫按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
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
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驛遞之苦諸臣條驛遞事宜
甚具願 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
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 陛下縱欲查考不
過料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
可原外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

疏
時務

三九

京官能辦平詞林科道諸臣需之耳筆秉憲而使之
 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
 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
 與人不堪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
 護送量給薪米是也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
 尚書譚綸建議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
 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
 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工憂養病
 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各無干憂則於所領路引上陞
 疏鈔 時務 四十一

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
 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
 與之重驛遞之憂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
 為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
 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為弛驛廣西雲
 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今正其時不然既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
 矣

敬陳八事以挽弊政疏

項應祥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

臣蒙特恩起田間犬馬私心即捐糜無能補報止因
 多病濡滯道途者數月頗有所見聞比入都又再改
 朔耳目親記較之往昔更覺不同朴忠愚悃永夜不
 能成寐欲為皇止陳之亟矣除採權一事縱橫暴
 虐剝膚吸髓累經多官苦諫屢奉明旨自有停止
 之日臣鵠立以俟未敢槩續外所有急切時政勢極
 重不可亟反者名曰八極謹循職掌開列上聞昔唐
 疏鈔 時務 四十一

魏徵有十漸疏世稱其忠矣夫曰漸者事未形而幾
 先兆徵預識而預圖之此徵之所以為忠亦徵之所
 以為智也今臣見遲矣勢已極矣言已晚矣且學疎
 才劣不能繪章鏤句備寫情態但據事直陳皆鄙俚
 粗俗最簡明而易通曉者望 皇上清宴之暇亟賜
 省覽勅下諸臣共圖振刷庶頽波猶可挽而治平猶
 可圖也其他官評吏弊種種難以槩悉者容 臣次第
 舉之 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計開一內外員缺之極
 祖宗設官上自九卿以下及方面各有分職職有分

事缺一官則曠一職缺一職則廢一事勢也今兩京部院大臣缺至二十餘員各省直監司道府等官缺至九十餘員數不為不多時不為不久矣該部屢推未蒙允發不審何故夫府官缺則佐貳代庖嘗多權官劫賊之請司道缺則隣署越俎未免秦楚肥瘠之其病在外部院大臣缺則獨理者苦無左右謀斷之資兼攝者每有顧此失彼之患其病在內內外交病者政務廢閣至於巡撫一方司命關係尤重乃河南一缺經年不補近且屬之按臣帶管雖曰一時權疏鈔

時務 四二二

宜其寔大乖政體蓋撫臣有軍旅之寄按臣無地方之責如舊冬穎蔡聞草寇生發幸即驅除萬一失事罪將誰歸此臣謂缺官不可不亟補蓋以此也伏乞聖裁二職官壅滯之極國家用人以資以俸以望資俸深而望著者優擢其次序遷下焉者則劣處之此礪世磨鈍之微權也自行取途迪在外推官知縣有積俸八九年不遷者而外署壅矣自推陞疏留在內御史郎官有積俸十餘年不遷者而內署壅矣外壅不入則後進者益無可選之缺內壅不出則外任者

益無從入之路日積月累彌久彌塞簡僻猶可衝極者何堪膺任猶可冷局者何堪况積久成弊勢多掣肘事生意外變常不測欲進不能欲退不可其苦難以盡言即諸臣雅自砥礪不敢灰心然賢者常苦積薪不賢者久多變節欲吏治不日壞必不可得之數矣此臣謂壅滯不亟疏蓋以此也伏乞聖裁

三黨爵濫觴之極夫賣官非古之制軍國重事帑藏匱乏不得已偶為之蓋權宜之術實陋政也近年以來執為良法今自此部開一例方廉其值明日彼部開一例更損其價巧立名色多方招來使其納也又納加而又加甚至提舉夫夫亦得以錢資焉彼素封之家探囊而市猶慮其取償於官也况赤身棍徒曾無擔石之儲東那西借不三三年輒博一官居然加之百姓之上似此等輩豈有寸腸片臆在民瘼哉臣每見新官未任而京債主人先已蜂聚其邑官至之日攘臂出入莫敢誰何不可不曲處以償之彼豈能神輸而鬼運哉不過多方局設以巧取於民柔者猶醲飲箕歛以陰吮其血剛者則羅鉗筆楚以強扼

其吮小民皮骨於是乎空矣夫國家開例之始入檢
 用奢束手無策不得不為是委曲生財之計其心良
 亦苦矣不知醞禍流毒一至於此彼閭閻間典妻鬻
 子顛天踴地有耳所不忍聞雖汚吏之肉可食也豈
 非開例為之作俑哉且例多則壅有坐守窮年不得
 一職者狀如餓虎款多則壅有作奸侮文不可究詰
 者勢同魍魎其害種種可勝窮乎此臣謂鬻爵不可
 不亟罷蓋以此也伏乞聖裁四逐臣禁錮之極臣
 聞伏節死義之士常於犯顏敢諫中得之故賢聖之
 疏鈔 時務 四十四

主於用人納諫每汲汲焉以其所關宗社者大也若
 皇上今日於建白諸臣何如哉臣言不合則逐一逐
 則去不返臣查萬曆丙戌以來十八年間被斥諸臣
 不下百四五十員雖其才品種種不同然愛惜正直
 者多希聲附和者少事因註誤者眾孽由自作者寡
 藉令隨其短長各盡其用梁棟榱桷無非大厦之利
 是在皇上一鼓舞器使間耳奈何一出承明永無
 還期或幽滯於下寮或沉淪乎丘壑壯者淹淹蹉跎
 以迄於老者鬱鬱無聊以擯於死使祖宗二百

年來尊賢敬士之典徒為今日草土陵轍之資況遇
 大事動稱之才曾不念及此輩不知此諸臣者忠肝
 義膽何負於國必欲擯之至此極也士人氣節全在
 培養養之百年不足摧之一且有餘邇來士大夫依
 違媮阿不肯直言利害首鼠觀望不肯真心任事皆
 以斥逐禁錮諸臣為前鑒不得不化純鋼為繞指耳
 是豈國家之福哉此臣謂逐臣不可不亟錄蓋以此
 也伏乞聖裁五士風卑陋之極臣謂士大夫置身
 青雲擔爵食祿叨國恩渥矣若恒須以聖賢事業
 疏鈔 時務 四十五

究心羣聚須以仁義道德砥礪以此成風其俗斯美
 其建立必光明正大有補於時國家緩急所倚賴者
 必若人也若近來士風可嘆已燕居講究罕聞名節
 對客聚談無非勢利不曰循資當擢則曰歷俸宜遷
 不曰彼門可托則曰此戶可依小者競趨褻裳裹足
 甘涉洪流波蕩之津大者持祿笑罵從人不識急流
 勇退之義甚且乞哀暮夜驕人白日變幻閃爍不可
 方物士習至此蓋不知協恭和衷為何事禮義廉恥
 為何物矣尚安望其遇事同心體國臨難奮不顧身

為朝廷出死力哉無他蓋由 皇上典賢育才未盡其術量能授職未當其官臨機剛斷未致其決所以養成頑鈍罔惜廉隅恬不為怪是豈明盛之世所宜有哉此 臣謂士習不可不亟端蓋以此也伏乞 聖裁六國計空虛之極夫有一歲之入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國初 高皇帝當草昧軍興之際供億浩煩極矣乃蠲租賜賦之令無歲無之列祖相承陳紅貫朽迄嘉隆間太倉積銀尚二千餘萬而太僕馬價不與焉自 皇上御寶三十年來東征西勦雖非無事之疏鈔 時務 四十六

從天降從地出耶况國家無事之日常少有事之日常多萬一變出意外禍起倉卒有如正統己巳嘉靖庚戌故事彼時將何為計切恐桑孔復生不能為之策良平再出不能為之籌矣此 臣謂國計不可不亟講蓋以此也伏乞 聖裁七國圖淹禁之極 臣聞太平之世狴犴生草肺石無冤何者其法公其政平也皇上御宇三十餘年聰明遠燭閭澤遐被非不甚盛矣惟是刑罰一節頗有失平為 聖德之累者御史曹學程一言東事幽囚蓋室悠悠十年知縣沈聽之註誤宗藩會無大過亦淹數載薄海內外無不為之稱屈其最可矜憫者犯官馮應京何棟如華銓陳其蘊蔡如川等淹淹詔獄見日無期尤屬冤濫切念諸臣為朝廷守官為地方守法一腔心血天日可表一旦入細人之言械繫敲撲苦辱百般亦云甚矣既不釋其累囚以解其網又不付之法曹以薄其罰當此炎蒸暑熱之時不勝湯火如雞之囑不審諸臣作何罪孽犯何法條乃觸 聖怒至此無論淫刑非辟刺乖政體即此覆盆沉鬱仰干天和所關非細故矣比

來薄蝕非時震傲叠見災沴異常安知非此厲氣寬
 號之所致哉此臣謂囹圄不可不亟清蓋以此也伏
 乞臣聖裁入土木繁興之極臣聞露臺借費古今侈
 為美談離宮別館築怨築愁徒為後人所嘲笑焉人
 主好尚不可不慎也 皇上之御宇初年好學勤政
 不作無益不嗜宴遊可為子孫萬世法矣近自乙未
 祝融之後正役漸繁 聖心漸靡清寧兩宮及 九
 重興居之所為建不待言矣如乾德閣紫光閣景德
 閣萬福閣壽皇殿萬法殿永壽殿四配殿崇德殿等
 處陸續傳造者源源未屬厭焉是獨不可以已乎大
 高玄殿乃 聖祖恭默之地續修猶可說矣他如昭
 和殿清虛殿顯陽殿擁翠亭浮玉亭飛香亭金海亭
 小南城船塢等處隨正帶造者糜費且十百焉獨不
 可以已乎夫採金推稅之使肩擊鼓擊徒以兩宮三
 殿罔天下耳兩宮雖成三殿曾未權輿此最今日之
 急務也 皇上少不留意乃朝夕馳騫惟高臺曲池
 絢金蘭影以娛徬徨之為快無論尾閭不塞漏卮難
 繼將有無窮之憂耶此輕重緩急之間施為亦大舛

錯矣况傷財勞民怨睚一臣積怨必深晏安耽毒罔
 恤下民隱憂不測 皇上正念及此當必有悚然惕
 然不待臣言之畢者矣此臣謂出未可而不敢罷蓋
 以此也伏乞 聖裁

敬陳新政要機以仰贊廟謨疏

吳達可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

臣惟天下之治起於人主之一心而納誨輔德胥于
相臣是賴相臣事業不在明爭顯諫而在嘿奪潛移
不在粉飾誇張而在積誠感格蓋旋轉於密勿者其
功大而昭著於辭說者其力微也若政已蠱壞時當
改革新之尤有要機焉不務其要審其機而徒以陰
陽反覆之見托名於調停委曲之方究且朝綱弛國
事危宗社生靈必無幸矣獨者計典疏上論議繁興

疏鈔

時務

五十一

院大臣及臺省諸臣先後疏詞纒纒幾萬言海內
之有公評他日自有青史 臣以在事之身不敢昌言
露吻以拾人餘唾科臣錢夢臯鍾兆斗暗刺明譏疑
臺臣 臣以憤嫉之口黑白倒置自其常態亦不敢闕
忿侈爭以傷國大體今計局報竣總憲去國臺臣可
以明目張膽無復顧忌之嫌矣伏讀 聖諭惓惓于
維新政幾商確庶政是 皇上明知時政之已壞欲
舉而更新之也 皇上又不忍善政之歸已必欲元
輔出而共圖之也今元輔沈一貫奉旨入閣疏揭幾

上中外臣工拭目新政候日且久未見舉行 臣職司
信責固無效糾繩之義乎夫欲政之新必求新政之
要而亟圖之欲得新政之要必求弊政之原而亟反
之古昔盛時明君碩輔 德一心交相做戒大臣以
身任天下之重事關社稷安危即鞠躬盡瘁捐軀報
國未聞專以推委塞責者輔臣劬勩左右平章政事
精神志意融液流通未聞以形骸爾我之間隔藩籬
分畛域者其延攬英俊開誠布公必進天下忠貞直
諫之士劇切身心講求治道以恢弘相業未聞狎昵

疏鈔

時務

五十二

儉人私相比附假借才之名為樹黨之地者凡此皆
弊政之原新政之要也元輔今日事止試以古大臣
啓沃君德同寅協恭親賢遠佞之三者返觀內省滌
慮澄源先自新其心以孚 皇上之心由感孚君心
以聯屬天下之心各衙門所上新政規條救災拯溺
種種具在亟借二三輔弼同心商確一一請行着實
修舉務使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至於庶政和萬
國理猶且歸美於君曰此 聖天子勵精圖治之效
老臣何功之有豈非改過遷善不矜不伐之休風哉

乃若遠巡荷簡條出倏入君心未孚新政不舉聞言
 招議僅僅以疏揭事非歸過君父以潔一己之
 身名即托辭展墓以飾與人之耳目至謂忠所同孝
 所獨不思 皇上所以待元輔者何其獨厚而元輔
 所以報 皇上者乃與眾同也匪獨負 皇上昭雪
 之意抑亦辜 皇上分美之心矣且輔臣為天子股
 肱往時閣揭非重務不進進則未有不允行者今閣
 臣苦於進揭遂煩尤苦於聽揭之難臣以為揭有公
 私公揭進無厭其煩祇緣揭收私心者易致茲眾其
 疏抄 時務 五十一
 之紛敗耳公揭聽無憚其難祇緣揭留私人之誤致
 茲言聖心之疑惑耳此輔臣既往之愆亟宜洗濯以
 佐新猷 皇世維新之政尤宜審擇以清治理者也
 昔宋臣程顥為監察御史裏行謂使臣拾遺補闕裨
 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臣讀其言而佩服之今備員臺列觸目警衷固不敢
 以彈射先人亦不敢以清來自許聊陳末議以贊廟
 謨者如此伏乞 皇上垂神省覽明諭元輔以新政
 要機而後責之責襄佐理堂簾道接銳志果行內外

觀從舒眉快靚是微臣一念獻納之忱也不然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 聖訓昭然蚤宜自決何苦以百年
 有盡之軀冒萬世無窮之議哉臣為社稷謀尤為元
 輔計不避斧鉞干瀆宸嚴下情不任悚慄待命之至

疏抄

時務

五十一

目擊時艱憂危轉切董據一得以效涓埃疏

馮奕垣 湖廣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奉命巡按貴州即日遠違闕下雖禁闈中補闕拾遺勢不可得惟是一念愚忠抑鬱於心義不容已董以耳聞目見關係時艱最急最要者條為二弊列為五窮為 皇上陳之何謂二弊一曰私濫夫吏部者非斥陟之權衡哉一切會推已奉 俞旨者不得輒易一切掛議經殫効者不得調煩例也而何今之不盡然耶故鄉貳九列尊官也往者唐文獻推補少宰

疏鈔

時務

五十四

都下喧傳皆云得旨矣未幾擢臂而奪之何異白晝之攫金楚藩之變棄勅印而逃者竟得調荆南反為優轉胡以破甑當全壁問之則曰黜陟自朝廷公典而公操耳不知已為有力者負而走矣豈權門之瓜葛能制吏部之操柄耶何私濫也是所當懲者其弊一也二曰趨媚營求夫兵部之所罰者因俘囚為重兵部之所賞者惟世廕為榮宋承恩楊曾之婿也李化龍擒獲獻俘矣承恩用銀一萬兩暗投要路欲開釋而無由乃密授意於大司寇進表官得其密指為

之匍匐往救慷慨稱冤以窺矚為結納以涕泣為逢迎故進表未幾而山東方伯方伯未幾而乘中州節鉞借人家兒為己屬主墻壁堅牢風雨不怕何趨媚而無恥也倭奴犯順從軍者夫抵斬良民以充虜首聞之遠東軍有謔倭手反將來和尚不出頭是殺和尚之首當倭奴之首彼沙門何罪其以其首為人易世廕耶設和尚有靈不將為厲鬼以誅殺已者耶昨大計議黜正快人心今次會推仍伏濫厠非營求安得此也是所當懲者其弊二也何謂五窮一曰舖商

疏鈔

時務

五十五

觀在外府州縣一魚米二工作皆令衙役時估自雇自買乃堂堂天朝悉以上供新炭厨饌各衙紙張內庭匠作責之舖商向猶有價可領今則罄產賠償而曾不得其分文之人加以內使之指勅舖墊之橫索漏卮不滿野火難供故一經報商即數十萬之資無不立破者即今都城內外卒遇會報如登鬼錄門號哭一二巧猾投托貴勢寄名衙役僅保目前其

富民以實京師今奈何使京師之民立盡而目空其國乎負空國以居卒有外難 陛下將誰與守也是窮而不得不豁者舖商是也二曰稅使語有之死灰不滅必將復燃錐草不除根必將復生 陛下稅歸有司可謂德意至厚然猶以解進之權假稅監者誠懼其事權去手將為百姓所魚肉故直犬馬愛之耳屣此輩皆生禍之人不喜靜喜擾不喜安喜危彼見權不在手未嘗一日忘攘竊久在地方必且乘隙借譽誣陷有司鼓煽 陛下異復攬柄如賊瑄梁

疏鈔 時務 五十六

永之為者令永一倡天下盡應陝一動天下盡搖蓋此輩當無權時從有司官支稅銀業已多般指索勒火耗勒孝順正稅十賠稅五民命不堪政如湯火今復乘機搆扇引類招羣復燃復熾此而不剪不知閭閻之糜爛當何時已也故窮而不得不撤者稅使是也三曰紀綱夫國家所以尊臨卑貴役賤使之俯首帖耳而不敢逞者恃區區紀綱耳今法紀陵夷大猾矯命 臣聞邸報二三年間弟戕兄子訟父僕殺主武弁辱方面生員陵守令在在而是近襄陽又見告矣

夫道盡么糜羽流及敢倚藉惡瑄潑殿知府負隅據穴意區糾之不動撫臣察之不動科臣劾之又不動此而弗剪跳梁跋扈雄行哨聚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可為殷鑒故窮而不得不振者紀綱是也四曰奸宄夫夫素窮感已極奸宄有出何猶逃入山谷憑林哨數數年以來逃入礦稅豐狐假虎威踐地方今奉旨趕散彼自度家為敵人為讎置身無所又盡數逃入京師或投中貴或投府衛招納死黨勾聚亡命憑藉衣冠潛圖不軌故程守訓等也惡未受顯戮玉崇

疏鈔 時務 五十七

鵬累犯竊盜刺墨而繫繫若若儼然可刑此輩不除終遺虎患蓋彼當無事時猶剝落角距一夫作難斬木得竿黃巢綠林之傑必此人也故窮而不得搜者奸宄是也五曰邊餉夫當今邊將昇濫極矣每將官一員畜家丁至五百名每名兼二人之餉詰其實會有一人荷戈者乎歲額邊儲出關津者擾於稅監十缺八九故邊兵有脫巾之呼太倉無絲毫之積 皇上念疆圉困苦慨然割權稅之半助邊豈不至仁然臣愚謂 陛下知其困猶未知其困之極也如知其

困之極則所為全割而全予之當不俟臣言之畢而胡猶吝惜其半也臣又聞陝西礦監趙欽進京計箱損九十六擡每擡用夫四五名押損參隨何圖李逢吉等經過涿州克恣騷擾凌逼驛官殺死驛夫數人夫殺人抵命國憲昭昭奈何置之不問且其損數甚多中豈無有抄之當不下十萬由賊欽推之賊永當不下二百萬由賊永推之天下當不下二千萬此國家十年餉也不按則耗於奸棍之手耳彼剝民之膏脂自肥吾即其所剝之膏脂助邊此便計也故窮而不得不濟者邊餉是也夫方今天下大壞懸直在野繫囚在獄處處瓦解人人鼎沸亂萌禍藪即貴部城之紙不能盡書惟是二者五者則害切目前災近剝膚蓋獎之不容一日不革而窮之不容一刻不救者伏望皇上大加振刷一洗其弊亟拯其危臣一時清姤政之源為四海舒焚溺之慘天下幸甚臣所論列弊實皆冒犯當塗濫議切權要勢必恨臣必中臣禍但觸邪之性化為美藉苟益於國言出害隨實所甘心卒當遺離不勝惶恐春戀之至

疏鈔

時務

卷八

總陳最要八事乞沛宏施以答中外仰望疏

袁懋謙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臣惟人主之心四海蒼生之所繫命所善端未着伸引允錄有如善端着矣則一念之動泉達火燃一政之行江沛河決直至四海義安九圍式化而後已蓋向日之事臣不敢言矣頃者元孫誕生 聖母徽號明詔再頒一改日轍而新觀聽宇內喁喁謂太平在肩睫矣然仁政已引其端仁恩未究其澤如大旱之後乍獲甘霖物欣欣欣向榮而霖霖雖施滂沱未徧疏鈔 時務 卷九

則歲事未可知而三農之望猶未已也夫今日所最宜亟行者非簡大僚補庶官通章奏飭邊備罷礦稅惠京商蒐逸才釋冤獄數事哉之數者 皇上非不允行然既其名未既其實名曰簡大僚矣而九卿之缺員如故也其最急若冢宰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總憲關係正要者胡可一日緩也名曰補庶官矣而耳目之需人尤急也其行取若主事中行推官知縣出自歷者豈不足以充任使也名曰通章奏矣而上之銓部次之臺省或陞除而不報或條議而不行事竟

成否隔可不為加意乎名曰飾邊備矣而內之樞筥外之督撫或杜門而乞身或束裝以候代邊備急在燃眉可不為一決乎名曰罷礦稅矣而滇中已見亂形採使猶復遙制今被禍者處處思逞釀亂者人人自危則亦可止矣名曰惠京商矣而蠲恤之意雖殷鋪墊之費轉盛今巧取者如蠅附羶最歛者如矢集的則亦可以裁矣名曰蒐逸才矣而賜環之典未舉也謂宜急加甄別其有言事得體與鄉評無疵者可使終棄草澤耶名曰釋冤獄矣而解網之仁未之普

疏鈔

時務

六十

也謂仁悉更始其有東事波及與礦稅株連可使之困圍靡耶凡事數端皆中外所翹首跂足而望者而皇上若姑徐徐云爾徐徐未為不可而明詔在人耳目使人疑信相參莫測聖旨所嚮將翹命生缺望缺望生携二天下事又不知所終矣夫堯舜之聖一日可為奚假夫歲月之久唐虞之治指掌便見可居一謙讓之心語曰需者事之蠹也斷而後行鬼神避之皇上始斷而行之以需罷終於必行孰若一了百了舉平日德意所鬱積于中一朝盡發舒之為

快也臣所陳八事諸臣各舉以上請者不啻詳矣而臣猶總例其事以冀皇上旦夕悉行恐遲一日一端便孤天下之望而天下且執詔旨以議其後非國家全美之事也伏乞聖明留意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疏鈔

時務

六十一

時事日散天聽轉高謹痛哭流血以瀝愚懇疏

王元翰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伏惟國家有朝常惟英明之主能振之而亂政則多變體矣變而任其變雖變者亦習以為常 祖宗有明法惟知恤之主能守之而流弊則漸晦蝕矣蝕而忘其蝕則蝕者終必至於盡天下至此雖十管子無能為也我 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晦以觀明處靜以觀默察其機應物而作乃近年以來精神別繫厭玩士夫於國有不聞也於國有不見

疏鈔

六時務

六十三

也致使君臣堙鬱上下猜疑小大溷慢於朝廷大機大害所在相顧惟悠悠汎汎若不繫之舟任其所之而之焉夫急則呼天誠可格王此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 皇上之自為社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而亡國之形已具矣故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揭煩

碎不持重以操必得之術然 陛下固可概置而不

聞耶切意非眷注任使之意矣周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二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於上者自二相去位曠焉未舉會推未下臣仰窺 聖意豈以曩吾之所以枚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知天生大有為之主必生名世之佐從古開國守文令正皆不借亦異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也未可以此便輕天下也耳慶辦閣三年

疏鈔

六時務

六十三

尚未睹天顏一面 皇上試思縱古有如此之君相否乎使其憔悴奔走以隻身而佐萬幾不惟力不勝恐且亦不足矣則亟簡二三輔臣商確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膂無與運籌宰相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曹分臚列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三官曠則一曹無所秉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而不補或以一卿貳署篆兩曹扯拽支吾成何景象况此何時也去大計羣吏之期不過數日而象卿與總憲猶未點

用臣觀此局面將來必待事急時迫脚亂手忙苟且那借一人以承此察事耳不知家卿百官之統必得精明端亮粹然無議之賢總憲風紀之標必得峻嶒踔犖挺然不回之士當此進賢黜不肖之時苟漫然以借用不端之身臨於其上何以服天下之心塞羣吏之口乎至若各省直監司知府皆宣澤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手續數符各知府多出佐貳此世間一變也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着利所在競焉攘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 皇上各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

疏鈔

時務

六十四

官朝廷潤省官之美百姓遭被劫之慘於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股肱無與行持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諸侯有諍臣五人則不失其國天子有諍臣七人則不失其天下故 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卽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非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口而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省寥寥若晨星斷鴈而被召而來鱗集闕下者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期 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

爾遲遲乎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又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若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 陛下何見而出此也是故御史雖代 天巡方不過風勵一時之官也若閉門枯坐仰屋興嘆重巡則故無此例候命則相代無人威令不行於強弩之末舉劾漸更於盈篋之投故西粵自仰御史故後已經三年雖監試亦無人矣江北黃御史風裁凜凜聞擊礪山貪令問官敢於玩而不肯問呈矣勢極人玩事久變生上下紀綱陵替殆盡此

疏鈔

時務

六十五

又世間一大變異也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落山谷蓋有年矣雖奉詔起用未見連茹彙征夫天於賢才生之甚難保之良厚故蔽賢為不祥也姑無遠引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辟徵咨治何忍使有用之才甘為 聖明之棄若再數年不起竊恐少者壯壯者老老者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亦大可惜也 皇上乘飛龍以御天使賢人君子不得相應相求在下位而無轉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為我守也茲

者班白二會背盟犯順尋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劫掠耳國不患外侮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處處告急轉借無門內請勿應平居則凍餓切身必釀脫巾之變有事則怨恨入骨安有死綬之志幸賴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百年來安瀾靖氛小警輒殲大變不潰耳豈盡一人之威靈哉京師立十二大營言兵則十餘萬衆矣計餉則每年二百餘萬

疏鈔

時務

六十六

矣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費矣 陛下試問此十萬衆中能戰者幾何不過選鋒數百而已其餘兵則今之班役市棍負販俱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冒兩餼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蠹漸積有日人人熟知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國事至此亦可寒心矣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班役市棍負販為 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 臣所為痛哭者此也 皇上既陰拱自晦天下不得望見顏色所恃以與臣僚往來者獨此區區章疏耳數年

以來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如以石投水者然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罪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宜降出行遣若不報是非不問來歷則是者既不得見之施行非者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 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為右正言半年上一百八十疏尚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為緘口可也故今之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於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在天地間以盡吾職耳夫使言事者惟空存議論甘心無益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弊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行則不利挫其銳鈍其鋒一頑鐵而已一旦有奸人朋比躲詭誰為 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斯城狐而斷國狗乎 臣所為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保位故國無邪教府無淫貨我 皇上榷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妻以供無底之谿壑髓骨俱盡矣冤聲怨氣上通於天致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為名何嘗見分毫之捐賜方且借停止以愚衆何嘗明止罷

疏鈔

時務

六十七

之日期是夫以回祿警 陛下 陛下正以回祿剝
萬民也非情矣夫善政之行猶必數年一更况虐政
可堅行不變乎此其於守財為不智於出令為不信
於保位為不仁竊謂當此離心畔德之會亟宜為收
辛罷釣之舉 臣豈敢阻 皇上之財哉蓋留不盡於
閭閻政所以保已得於帑藏也不然財能潤身亦能
害人如有宋覆轍城下之盟搜賁括白輸服虜營亦
可醜矣故與為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
杼軸其空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臣所為痛哭者
疏鈔 時務 六六

此也 皇上蒞政初年郊廟必親朝講時御斯時朝
野殷富皆歡欣舞蹈之象故萬曆十年以前二十年
以後天下又一景象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
天下又一景象矣所以然者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
祖宗血脉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塵則伏機隱禍壅
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 皇上
何不年一再出與天地 祖宗聖賢一相對越以受
茲景福也青宮教範宋臣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
居內殿今 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履

宦官宮妾疎遠賢人君子何以遵做 聖主周練世
務雖天質粹精不無虧損智德語曰胡越之人生而
聲同長而語異者習使然也况天下大器器與手不
相習異日必隔礙而難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若是且無以貽子謀矣此固大根大本所係最吃緊
者 臣所為痛哭者此也 皇上試思天下誰家之天
下臣民誰家之臣民邊事誰家之邊事章奏誰家之
章奏紀綱誰家之紀綱必有惻然不寧於衷者 臣愚
願請 皇上當乘此 陽來復之後盡掃前非亟下
疏鈔 時務 六十九

哀痛罪已之詔張之要關處所使老幼見者相顧感
泣咸曰主上未忘我輩也如輪臺奉天故事則民心
愛戴天自從之明春煖暢先御朝講或平臺煖閣時
一召見大臣商確時政又使臺諫諸臣得面陳可否
一飛冲天一鳴驚人吾廢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能
舍之吾塞之吾能通之吾弛之吾能振之濟濟錚錚
雖雖穆穆休否運以迓泰衡動靜相乘闔闢相禪此
固君道之至樂何嫌何疑而不為也易曰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艱貞無咎 臣宜豫成有渝無咎

矣已往矣已成矣尚不能動 皇上艱心貞念而不
一渝改乎故曰明主治治庸主治亂既已亂矣又何
汨焉臣於昔日恭遇加上 聖母徽號時仰瞻 天
顏豐粹舉止端凝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也
主上英明森發於眉宇福祚無涯我輩自不及於亂
各相舉手慶幸有如近日所為堅而不復日甚一日
則又切虞有不可知不忍言者廁乎其間矣用是哭
之不已繼之以血也他日勿謂臣等養容不先言也
臣無任干瀆 八威之至唯 聖主省覽施行

疏鈔

時務

二十一

朝政廢壞已極疏

李三才

漕運副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竊惟天下時當太平則中外又安無所事憂亦無所
事言天下業已喪亂則事機既往憂之無及言之尤
無及惟將亂未亂之時欲壞未壞之際聽言則猶可
早計而挽回不聽則莫可救藥而必敗此忠臣之所
以披肝瀝膽苦口力諍 明主之所以傾耳輸心側
身亟改也蓋 皇上龍飛之始臣正束髮登朝備官
郎署竊見張居正剛愎致禍嗣後輔臣遂多畏縮不
敢匡救惟知承順已耳承順不已變為諂諛諂諛不
已變為朦蔽此理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乃危機也
皇上不知以為大小臣工莫敢誰何從此遂無嚴憚
之心矣自此而郊廟不親自此而朝議遂廢自此而
厭薄大臣自此而輕忽臺省至於採取礦稅橫遣中
官停留章疏怠棄庶政自古亂亡之事畢集於今日
矣不知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人民者 皇上之
人民也臣等不過偶備一時之奔走竊取一時之富
貴用之則公家之并斗等資不用則故鄉之田園可

疏鈔

時務

七十二

問脫者天下有事風塵四起則所傷者 皇上之人
 民所壞者 皇上之天下一應利害 皇上身任之
 而身當之尺地一民於 臣等何有哉今乃剝削百姓
 視赤子如路人棄置羣工惜官爵為私物即今南夷
 殺戮慘不忍聞東虜桀黠志不在小國勢已弛大猷
 方盛是尚不可為寒心哉然滇廣之敗雖多殺擄乃
 遠在萬里且蠻夷小醜易與耳若遼左之事則肘腋
 之患社稷之憂國之安危實係於此 皇上不可以
 泛常視之也 臣猶記七年前 臣於請代疏中曾陳天
 疏鈔 時務 七十三
 下大勢臚列南北情狀以及九邊而首憂於遼於時
 豈惟 皇上不信恐在事者且目 臣為迂為誣矣頃
 見鹽臣康丕揚為 臣談及遼事則神色俱變自謂遼
 事決不可為遼人決不敢言惟有坐以待斃而已又
 云若非蕭淳那肯說遼兵只有八千可用者蓋精壯
 盡死於東征彌縫已極於中外釀禍已深改圖不易
 人人知之亦人人危之矣康丕揚蕭淳前後巡按遼
 東備知顛末二臣俱在可問也且憂時念亂忠義動
 人 皇上何不細詢之一令盡言其故以為防禦之

策耶至若大小朝政 皇上誠屬獨斷左右莫敢贊
 一辭矣乃吏部之推官與兵部之推官何以異兵部
 之疏有止必報有推必點無感不應猶是政體吏部
 之疏則有半年而下者有一年而下者有屢推終於
 不下者有點陪者有另推者有一推再推通不點用
 者豈武臣堪用而文臣皆不堪耶武臣當急而文臣
 獨可緩耶豈吏部有權兵部獨非權耶吏部可賄兵
 部獨無賄耶同一衙門同一用人乃相去天淵如此
 臣不知 皇上之獨斷何所見也在京科道諸臣與
 疏鈔 時務 七十三
 在外州縣諸臣何以異在科道被考察則不准陞年
 例則不准積俸俱至九年兼差或至數事在外州縣
 有終任竟不行取者有五六年不行取者有行取三
 四年猶不考選者有考選以定疏上一年猶不允者
 豈在京者可用而在外者俱不可用耶已用之科道
 俱賢候用之科道俱不賢耶豈前之考選俱公而今
 之考選獨不公耶前考選者可信今之考選者獨不
 可信耶同一出身同一守官乃相去天淵如此 臣不
 知 皇上之獨斷何所見也大抵人惟一心心惟一

理心乎國家則國家理心乎賢才則賢才出心乎聲色狗馬則聲色狗馬集今皇上得無心乎財貨而遂忘乎天下國家耶且夏楚不行好兒啞賞罰不明志士惰故大小臣工內外百司皇上終日兢兢業業以身率之以勤諭之以時察之以法繩之猶恐偷安營私怠棄職業而况輕忽萬幾玩狎臣民悠悠蕩蕩如此哉又誰肯靖其爾位夙夜匪懈耶昔人謂國初縉紳為還債秀才如今縉紳是討債秀才蓋以國初祖宗勵精於上百官忠勤奉職猶或被罪故謂疏鈔 時務 七十四 之還債今惟苟圖富貴秦越國家祇知竊位糜祿飽其妻孥已耳故謂之討債斯言雖儻實臣等今日一大罪案每私誦之愧汗如雨第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元首臆則股肱惰而庶事墮然則坐致諸臣廢職討債者又誰之責也試觀今日南北官僚員且不備矣署且半空矣文能戡禍定亂者誰乎武能斬頭礮胸者誰乎蓋寤寐求賢猶恐不得弓旌招士猶懼不來而况輕之如此摧之如此以是而求伊周之佐孫吳之將不亦難乎如此則國家果何所賴耶人

窮財盡政散民流朝之良臣敵多隱禍 皇上猶不早為計乎天下誰之天下人民誰之人民真可痛哭流涕矣臣賦性推魯本無遠識乃區區一念惟知上有君父下有百姓一隙之明不敢不盡其愚實不甘心於討債之誦天地 祖宗實鑒臣心惟皇上憬然以悟幡然以改用人勤政一一務如萬曆初年是矣不必他求亦不必過求如是則君臣交儆庶務畢修國勢可振隱禍可消萬民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已亂已壞雖日夕憂惶沉痛追悔何益哉疏鈔 時務 七十五

備陳各部時政疏

吳允中 福建道御史 萬曆四十七年十月

題為直陳天下 國家之大務懇乞 聖明奮 英斷破積習以禱久安長治事 臣聞漢臣賈誼之言曰 辟者善而病痲者一 方痛方今天下民風日偷士習日險吏治日疏武備日弛名分日以倒置法紀日以陵夷舛逆踈齟殆而皆病方方皆痛矣然而救時者之去蠹猶理病者之灼艾灼艾而不中窾受楚無補也故臣不敢撥拾浮蔓惟取天下 國家治亂安危

疏鈔

時務

七二六

危所關者直披赤為我 皇上陳之 臣謹稽 祖宗設立六部原無偏重臣子遷轉宜以功能為準近例相沿則不然吏部選郎占定太常之缺果清公執法拮据六選為 國得人嘔出幾許心血即優以清卿亦不為過間有最會其鄙止一付滾溜精神善于塗抹者亦有八面占風見議將波及茫然解選而歸者夫不公不完法豈別論而一槩濫冒此垂涎者講捨如市而羶戀者百十推不休也何以服各部之人心也在外鄉貢知爾潔已奉公望員外如登仙而兵部

則更難矣迺吏部司務一手握定徘徊歲月龍鍾狼狽亦儼然憲秩何以服在外之人心也至于五部亦有差等百中之一禮曹猶有京堂之望而四部則非起家困頓者無復是夢矣然同一郎中而轉府何以異同一郎中轉大叅而年分何以異即曰由外轉內原有分別而依序推選者將何所憑也人不分賢愚職不課勤惰一以衙門為準何以礪世磨鈍而使人心激勸哉 臣願 皇上 亟勅吏部一洗陋規不以衙門為軒輊惟以功能課優劣則志士抵掌而 國

疏鈔

時務

七二七

家收真才之效矣唐韓滉運米至陝僅三萬斛耳而德宗喜甚謂父子得生此昔人有顆珠不若粒米之說也近太倉匱乏司農仰屋無策併在京官軍人等月糧應放折色者槩給本色總計一歲多支米一百二十七萬石矣聞諸京通二倉往年猶有十年之積近則僅可支三年已耳夫天災時有勢不能無改折一改折勢不能不虧正額即時和年豐舳舻蔽江而下萬一涓涓衣帶封以泥丸此時縱堆金如阜亦不能賦粟如抵泥冷與粟而兩盡也則脫巾之禍恐去

唐德不遠矣臣願皇上臣願 皇上 亟勅戶部實心清查百計節省務錢穀各歸正項今後倉粟不許那動升合仍嚴戒倉屬勿與倉役貓鼠責令買辦而償以倉粟則耗蠹盡而積蓄數年尚可以濟燃眉矣人之心志不日斂則日放學問不日進則日退 皇太子不出閣講學迨八年矣洛陽鼎建已壯鳴華輦飛之雄而錫圭無期得無以養贍田土之故乎臣未知近日查報狗居果不煩區處而民心悅從則如額稅可也儻時未能就緒姑就見在撥給臣商之國而從容查補亦可也或留餘不盡以俟諸後亦可也如必欲做潞王之例潞王昔日之例既為今日福王之例而福王今日之例又為他日王之例廢地已盡而請給無已竊計天下田土除清丈加增外實止六百二十萬耳 王出邸撥給四萬千百年之後於航而貢 皇賦者寧有幾哉 皇廷婚禮止費七萬今由臣瑞王婚禮所進當不止此而從儷冷典及今舉之猶以為晚矣臣願 皇上 亟諭禮部臣請早完大禮以慰中外人心之望而

實 國家萬年長久之計也直隸河南山東歲解馬二萬匹每歲馬除官銀三十兩外民間陪費不止加倍俵解皇出舉家皇皇聞揀退中人之產如遭滅門之殃搜括無措為之質田園貸豪門再構良馬以往及牽而復揀退矣其有再之不已而至于三矣收者未必皆上駟退者未必皆駑駘總之眼眯五色而妄為顛倒拜哀哀小民橐囊能幾而能堪此苦累耶田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幫盡蔓延里黨此六七年間故事而三省瘡痍迄今猶未甦也間有節愛有司疏鈔 時希臣 七十九 改為官解小民如脫水火然揀退多而買補無奏則亦法之窮矣夫小民俵解之苦如此一給貧軍則視為棄核草料付之烏有或轉顧于郵傳或坐占于宦紳終日不見寸草粒豆夜來啖以惡糞粗醜一飽無時暴露于烈日嚴霜之中縱有驛驢亦不數月而骨立如柴矣萬一烽火空傳謂能策此以折衝禦侮耶臣願 皇上 亟勅兵部以及同寺痛禁貧軍之踐蹂力剋豪貴之強占而至于解馬苟非駑劣老病無或任意輕擲惟責必有司如式解進苟非昏諂之吏

斷不敢以款段逆戾而三省發黎庶有瘳乎我朝
 立國原以法勝刑不加于善良戮必及于姦劣
 列聖相承並由斯道今滿朝薦等挺身捍民強項之
 良吏也迄今地方狙豕方新乃幽囚囹圄泥首待訊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彼三臣之拘繫誰不為之
 痛心哉至乎陳用賓王之頑李成梁真堯代之共工
 聖世之元兇也萬口之譏彈已倦明刑之勘定如山
 乃槩蒙寬政一則在柳思逸一則礪齒何人一則
 借奸弁為題目揚眉張膽幾欲翻八可斬之罪案為
 疏錄 八時務 八十一

不世之奇勛矣有免愛愛雉離于難此志士所日夜
 拊心而泣血也 臣願 皇上 亟勅法司應釋者釋
 應誅者誅匪直發紆正衣之氣 而實以銷 國家
 無窮之隱憂也年來 京師小民凋劫甚矣一聞僉
 商如牛付屠垣有匿形鼠竄者有閉門雉經者一種
 怨氣直使夫光黯淡向其所以則鋪墊之為累也蓋
 商人關領錢糧支放多未以時循例既贈為扣剋而
 搭錢又明為減少迭手未煖申涓駕為辦膳之訖需
 索橫集幸則彈官價以克私費不幸則既稱貸以贖

餓虎又稱貸以公家甚有奉 旨以僉派者復奉
 旨以優免 聖心偶動一惻隱而反以開奸瑞之騙
 局矣 國初徙富民以實 京師謂何而竟剝削至
 此哉 臣願 皇上 亟勅戶工二部凡遇支放務足
 額數一有染指重加照戮仍 嚴諭經管內臣勿以
 陋規推商人之隨則懽聲雷動而根本重地固于磐
 石矣凡此數者事刻六部而實 聖德 聖政最為
 喫緊者治亂安危間不容髮 天心一轉便成唐虞
 世界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一動而萬善附 皇上
 疏錄 八時務 八十一

誰憚而久不為此語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嘗謂
 皇上有度越千古之 英斷而每參之以厭忽臣下
 見 皇上之厭忽而相入于因循鞠躬盡萃之忠少而
 避嫌遠怨之私多靖共協恭之念衰而依門傍戶之
 風熾以虛活軟媚為妙用以下捷臥榻為經濟讓皆
 裂眦高自標榜本分職業拋如土苴一事之來任
 自起自滅泥泥然如無柁之舟一國之中習于得延
 且延响响然如幕上之燕恐瓦解之禍近在眉睫區
 區太馬之私殆有不忍言者在也萬惟 聖明留意

110 7 反之下

焉臣愚忠憤所激不識忌讎君子天威不任惶悚
待命之至

疏錄

時錄

八十二

萬曆疏鈔卷十四

褒忠類

屠叔方 忠臣已褒外親未有乞廣明詔疏

滕伯論 仰遵明詔查錄遺忠以彰聖政疏

張岳 遺錄忠臣後裔併召復言官疏

朱鳳翔 忠功遺褒庸鄙冒寵乞快公論疏

黃起龍 請修聖朝遺事并諡仗節諸臣疏

彭惟成 乞沛曠仁以垂達孝以作忠貞疏

目錄

卷十四

萬曆疏鈔卷十四

褒忠類

忠臣已褒外親未有乞推廣明詔大慰忠靈疏

屠叔方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二月

惟君之立國莫大於綱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義
國無綱常雖有明備禮樂亦虛文耳名教奚賴焉臣
無忠義雖有奔走勞績抑末節耳緩急奚倚焉故夫
接植乎綱常者正以振揚乎忠義也褒恤乎已往者
正以激勵乎將來也若革除死事諸臣實 太祖培

疏鈔

褒忠

一

養正士已蒙 皇上卹錄久矣可不及今推廣以慰
忠靈以作士氣乎臣竊見陛下登極首頒恩詔內
開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
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 成祖文
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常用之之語是諸
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
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
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
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臣齋倘有存者厚加叙錄欽此

下詔之日四海臣民無不踴躍思奮但褒表忠魂尙
屬未盡蓋忠臣既沐建祠交遊至今遠戍苗裔已蒙
卹錄姻黨猶蔽覆盆恐九重之恩一日未推則諸臣
之日一日未瞑也且 皇上近日嘉納言官聿新紀
法姦貪邪媚黜罰無遺臣工警懼矣而又召用忠賢
培養元氣此秋殺春生之天道也獨於前項諸臣體
悉未至豈所以快忠義而勵將來乎臣竊伏草茅有
懷莫吐今蒙 聖恩選授御史之職值可言之會矣
敢不及時以獻嘗謂事功節義本非二事必有靖難

疏鈔

褒忠

二

之功救民水火於上然後不負於君必有革除之節
身任綱常於下然後不負於臣則諸臣之有補於世
道質之 成祖而有光者也然一時死義之多邁千
古未有之盛抑獨何哉惟 太祖培養之也深故諸
臣秉持之也正惟平日忠義之念重故一朝死生之
際輕古稱商家一代人心風俗臣謂 高皇帝作人
之化更過之矣有臣如此則在前代尚宜曲為表異
況當代之臣乎未有其身尚宜宥其外戚況先錄其
裔乎故以大法律之則錄其裔而戍其戚委非中正

之曲刑惟以大義卹之而慰忠靈以振士心實爲無前之曠舉然此非臣之臆說也實列祖意也皇主意也特先後奉揚諸臣一時思慮之未及耳敢究其顛末外親牽連節詳在軍冊歲歲清勾二百年來累死全戶未而尤矣如江西鄱陽縣忠臣胡閏一族赤矣內親盡矣尤抄解外甥至都察院分戍盧龍開平山海三衛今其子孫死絕無嗣載考紀傳如遺忠錄吾學編野史諸書備見成祖褒忠至意而蔡慈外親三例獨爲陳瑛所蔽故史傳志記畧而不疏鈔

卷三

書海內儒生多不及考抑鬱二百年有由然矣成祖卽位之歲壬午八月得建文諸臣封事千通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十一月陳瑛請追錄諸臣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永樂七年陳瑛又請窮治外親全家抄解都察院見丁不拘多少盡邊衛永遠充軍一丁一衛恣意撥解父子兄弟分割四離練子寧戍邊姻戚數百人黃觀數十人齊大姻黨陽彥甫六發遣發胡閏外甥史遇通十歲以下肩挑籃筐而去其他牽累未易枚舉大原發不由刑部評

駁不由大理陳瑛恣憑胸臆煨煉成獄無辜受冤忠良抱憤此不出我成祖初意明矣永樂九年三月陳瑛有罪下獄身死天道昭明至今爛爛良可畏哉至永樂十一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又諭法司齊黃等遠親未拏者悉宥來告者勿理此非成祖之至意乎仁宗卽位之歲恩宥內開比先姦惡外親見丁發各衛充軍的止留一箇在一衛洪熙元年復諭羣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此非仁宗之至意乎逮我皇祖又特仰遵列祖遺意立疏鈔

卷四

祠表墓錄陰後人然而外親遺裔猶在戍籍實爲聖世之缺典也則夫波及軍丁一體赦放誠今日所當汲汲者又伏思詔云生長鄉邑特爲建祠今省城有祠各府州縣士民未獲快觀况鄉村父老爲忠臣扼腕近二百年尚不盡知褒表至意則州縣專祠之設似爲不可缺也又云卹錄墳墓苗裔今奉行已逾十年卹錄未見一舉徒事虛文鮮布實惠則責實之典似又不可缺也如果言不謬乞勅該部通行直省着令有司軍衛備查前項外親有在戍者並宥還

鄉不願回籍者聽如下絕者倒除戶籍不得永累里長更令諸臣生長鄉邑各建專祠祀於死節之日仍量贈官錫諡用示殊榮以垂不朽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悉遵詔旨從實奏聞卹錄而又頒行勘合立限完銷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百歲之前即天下後世之臣生於其鄉守於其土者視兩時之盛典感聖代之殊恩幡然皆曰為臣之當死忠也如此國朝之不至忠臣也如此剛正之氣勃然而生忠義之臣宛然在位其為國家之利賴豈不踴躍

太祖既已儲養於前
振綱常而勵士心在
陛下誠復培植於後則其道
同而其功同矣 臣何任戰越仰望之至

疏鈔

奏忠

五

仰遵明詔查錄遺忠以彰聖政疏

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滕伯論呈據嘉興等府儒學生員胡明臣等各結境內革除間被罪諸臣事實內開程本立桐鄉人原任僉都御史後改江西副使聞師渡江遂閉戶自縊死戴德燹奉化人任在拾遺與黃齊計畫兵事後竟不屈而死陳性善山陰人任副都御史監軍壬午三月戰于靈璧敗績被執縱之歸朝衣躍入河死方孝孺寧海人文學博士日與謀議聞師渡江畫策堅守後不屈繫獄語憤激不遜遂磔於市親族悉坐死盧原質寧海人任太常少卿在官多所建白後不屈坐死盧迥仙居人任戶部侍郎忠義自持被縛長謳就死鄭恕仙居人任蕭縣知縣支將王聰破蕭恕死籍其家二女亦死王叔英黃巖人任翰林修撰師至淮遣之募兵至廣德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自縊玄妙觀銀杏樹死後治奸黨妻金氏繫獄死二女赴井死鄭華臨海人初授行人後謫東平州吏日師至州率吏民死守請援不至

疏鈔

奏忠

六

五日不食死。其妻為任都給事中，聞師渡江，遂與妻子永訣，後赴難。兵校執送金川門，自投城下死。卓敬瑞安人，任戶部侍郎，參與密謀，後抗節不屈死。劉璟青田人，任谷府長史，先參李景隆軍事，不聽馳還京獻十六策，亦不用。後逮至下獄，辨髮自縊死。各等因到縣各備申到府，復行據各該里老沈繼科、王達等覆結相同，具由各結呈到道據。此為照方孝孺等六十五人各當革除之際，或以慷慨殺身，或以從容就義，官之崇卑雖異，而死于刑戮則同。茲遇 皇

疏鈔

褒忠

七

上覃恩仰體 聖祖之意，欲表忠魂於地下，以激臣節於將來。誠 聖政也。訪得諸臣本鄉多無祠宇，間有出自私建者，亦皆卑隘弗堪。呈乞再加查覈，果無遺論，題請總建一祠於會省，將方孝孺等置立牌位，崇祠於內。歲時以禮致祭，與寧海人鄭公智、林嘉猷皆死於黨，妻死於夫，女死於父者，俱於風教有關，亦得附入，并祀於傍。其墳墓苗裔查有存者，另行題請。卹錄則忠義不致淪沒，而人心無不鼓舞矣。等因。蒙批伏覩 恩詔 聖明浩蕩之恩，同符昊天提學道

查覈諸臣靖獻之心，有如皦日，然事主傳信而中多闕疑，恩兼恤後而議重褒往，未悉有無未盡。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再查報奪隨該本司右布政江一麟會同按察司署印副使王績之查議明白呈具到 臣該會同巡撫都御史方弘靜議得自古聖帝明王代天撫世，莫不以表揚忠節為第一義。我 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卹元臣福壽，建祠雞籠山，至今享祀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後，因羣臣請追錄周是修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蓋湛恩加於一人而萬世之

疏鈔

褒忠

八

人紀以立盛德，垂於一語而一時之臣節以明。此我祖宗維持世教之微權，實為培養國脉之要道也。我皇上嗣承大統，渙頒 明詔，軫念革除諸臣為高皇帝儲養之遺義，深推 文皇帝當時效用之美，意特舉曠典普施殊恩，開讀之日四海臣民莫不欣躍以為 皇上德意既弘，敷四海而需澤又滲及諸臣自非善體 聖祖之心，何以善述 聖祖之事。如此莫不咨嗟以為彼諸臣者，著節當時固以埋名身後矣，詎謂枯朽之物得霑露澤之澤，自非際遇 聖

明何以蒙彼昭蘇如此臣等濫職奉行倍增感激切
 聞昔人論革除諸臣未嘗撓誤事權而能以自効所
 謂無所為之忠者上述此 文皇帝聖諭所謂自盡
 其心者也雖嘗參與國事而能以其身殉不可奪之
 節亦上也此 文皇帝聖諭所謂若在朕猶當用之
 者也今考浙江諸臣如玉叔英程本立盧原質龔泰
 盧迥皆處散地服庶僚而儻然不易其志如方孝孺
 陳性善戴德葵卓敬劉璟鄭恕鄭華雖持國論處兵
 間而挺然竟完其節其蹈刑戮既視明詔相符列之
 疏鈔
 卷之九
 祠享亦於明祀允協鄭公智林嘉猷或以黨坐或以
 事誅戮既同祀亦無忝王叔英之妻女鄭恕之二女
 或為死夫或為死父義烈殊偉耐祭似亦相應其他
 諸臣姓名事跡雖闡傳紀之中而非有灼然事憑臣
 等督令有司官員於會城中擇一善地建造一祠將
 前十二臣分別秩紀以彰 聖明洪恩仍將鄭公智
 林嘉猷列祀其次以表諸臣同節其王叔英之妻女
 與鄭氏之二女義烈既未忍故遺男女又未混列合
 無另行該縣附於二臣之中悉令一體與祀至於諸

臣苗裔墳墓或容臣等覆覈再議卹錄或令臣等查
 明與徐星等量行優處所貴諸臣一念之遺忠表揚
 不泯而歲時盼嚮得以聚精神於一堂國家二百年
 之曠典其修舉有光而 聖政彰明益以激勸於萬
 世矣

疏鈔

卷之九

十一

懇恩收錄忠臣後裔併召復言官以肅臣節疏

張岳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三月

近見天道元陽數降不雨屢奉明旨修省齋戒至

下罪已之詔在官萬姓莫不號呼感戴願 聖天子

萬年為靈靈應福_臣聞匹婦含冤三年大旱_臣反覆

思維求所以回天心而不可得又伏覩大明會典一

欵都察院職掌內開左右都御史僉都御史職專糾

劾有司辨明冤枉提督十三道及不公不法等事_臣

以為天災流行皆_臣等職業廢弛至使百司不理冤

疏錄

奏忠

十二

枉不明而欺公玩法者得以朦朧僥倖真足以上干

天和而特舉大司僚大冤枉大不公不法者為 皇

上陳之臣向進伏草莽竊覩 聖明御極以來人臣

之不忠者莫大於張居正而能首發居正之姦惡者

莫辨於御史劉臺彼時內外黨謀卒陷劉臺至死既

殺其身復破其家故居正之惡貫乎古今而劉臺忠

憤激烈之氣充盈於宇宙即李植江東之等心服劉

臺之忠而海內父老及三尺童子孰不白其心而含

其冤今其彈章尚存司禮監記錄於各科 皇上試

取而一覽之其忠心可鑒也然劉臺之所以致死者

張居正殺之所以殺臺者僉曰尚書張學顏誘之也

_臣往歲蒙恩召用行抵揚州偶逢御史孫繼先於途

時云學顏巡撫遼東不睦於劉臺及臺疏論居正學

顏疑其刺已也臺乃大言以對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以致學顏憾恨誣揭其罪而甘心焉_臣初未之信也

及_臣奉命巡撫贛州劉臺原籍吉安係_臣撫屬之地

伊父劉震龍年已八旬矣涕泣見_臣備問前事有

無震龍復泣曰此重貽老身家門禍也臺兒雖死尚

疏錄

奏忠

十三

幸天日再明欲希恩澤而復有此等言語是甚不詳

臺兒巡按遼東與張巡撫不相得而豺狼等語及揭

害之事老身實無所聞今有劉臺遺囑尚在乞煩轉

達當道_臣乃喟然興嘆曰冤哉人言不足信也即遺

書併屬藁達之學顏_臣之本心一為學顏解讐一為

劉臺希澤也豈期學顏_臣執遺囑喜不自勝以為洗

冤張本而恤孤憐死之情愀然不加欣戚於心不惟

有負劉臺而抑且負_臣矣及_臣奉命行取到京接見

忠信之士皆云張居正未死時曾將張學顏陰害劉

臺揭帖常於朝房內遍示諸大僚劉震龍懼禍翻刻遺囑耳臣又喟然興嘆曰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學顏之揭劉臺其事有無臣不敢遽信但由前觀之既以向無共濟而未聞扶植其顛危由後觀之既以生死交情而不聞哀矜其孤寡臣目擊而心疑誠有所不解矣然劉臺之死固可惜而學顏之才不可棄言官以劉臺之故而論學顏 皇上以學顏之故而斥孫繼先繼而斥逐者始則有曾乾亨矣繼則有馮景隆矣繼則有黃道瞻矣又繼則出原一魁矣言官之

疏鈔

張忠

十三

斥逐愈多則劉臺之冤枉愈結劉臺之冤枉愈結則張學顏之情罪愈深浮議鑠於外慚忿激於中憂讒畏譏之心勝而報君憂國之志荒矣宜其跼蹐不安屢疏求乞也臣以為欲安學顏之心必先消忠憤之氣欲消忠憤之氣必先收錄死事之子孫而召復言官之原職昔漢臣有霍光者謀為不法徐福請抑之及霍氏既敗不錄其功人有為福上書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而焦頭爛額為上客今居正之惡浮於霍光李植等既受陞賞固焦爛之上客而劉臺父子孤

苦零行特曲突徙薪之流耳其事在漢史 皇上試今日講諸臣一誦之則可以錄劉臺之功矣昔鄭臣有良霄者無辜受戮致為厲鬼子產作相爰立其子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劉臺不惟無罪就死且殺戮忠良冤莫大焉忠臣義士所以憤懣不平皆積為天地間厲氣也其事在左史 皇上試今日講諸臣一誦之則可以洩劉臺之冤矣昔臣事 世宗皇帝有忠臣楊繼盛沈鍊皆送子入監讀書彼固得罪 皇祖尚且見原而況得罪權姦反致泯沒九泉之下其

疏鈔

張忠

十四

感傷和氣為災沴有由然矣又近例刑部侍郎洪朝選之子洪兢亦以父冤不自禡奪其職荷蒙 皇上俯從言官之請始雖報罷而尋復錄之伏乞特勅吏部查照前例收錄劉臺嫡子劉孟銑准令送監讀書及言官孫繼先曾乾亨黃道瞻馮景隆原一魁等凡為學顏得罪謫降者除陞任方面如原一魁照常叙用外其餘改授下僚者懇祈 聖恩復其原職况人才難得養之十年而不足棄之一旦而有餘時方行取知縣推官以需言路而盡忠竭職如繼先等及淹

屈於府縣之卑官則後來任言責者孰肯効忠於
皇上縱有大姦大惡且將鈐口結舌緘默以取容矣
臣雖不肖忝與大臣之末豈忍比附言官竊思言官
竭其忠而後大臣安其位以行其道二者交相砥礪
聖主可坐致海宇言官豈必與大臣為敵大臣豈必
與言官為讐哉臣具疏上請一出誠心將明職掌以
回天意願 皇上臨御之時特召大小臣正俯垂面
鞫倘一字欺罔臣請先受斧鉞之誅以為人臣不忠
之戒如或鑒察臣愚速賜採錄施行亦萬世激勸忠
疏鈔
褒
十三

臣之大典也

忠功遺褒庸鄙冒寵乞酬勲斥倖以快公論疏
朱鳳翔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臣竊惟天下不患無英雄豪傑而患無以鼓舞之人
君不患無爵祿名譽而患無以善用之我國家功令
凡首功一級以上增秩賜金有差間有平一賊復一
城者即賞以延世爵以通侯所以待勞臣者殊不薄
矣第觀長安中其衣麟橫玉振珮珥貂者豈皆元勲
之裔其垂黃金占赤籍唱騶前驅緹騎後擁赫然稱
天子爪牙之臣者又豈皆先世塞旌斬將與借前箸
疏鈔
褒忠
一六
而佐末議者耶輪蓋之族或以奔競得鍾鼎之家或
以賂遺得至矢心報主保定傾功成再造者上之
不得預茅土之封下之不得補黑衣之數此其為人
心之憤鬱清朝之闕遺非淺鮮也臣素概於中義不
容隱敬舉忠勲最著者二臣為 皇上陳之而因及
一二庸鄙者惟 聖主垂聽焉正統時也先入寇
英廟北狩此乾坤何等時也先臣太傅于謙以兵部
侍郎出而定大冊使國家之金甌永永無缺其功不
超越千古耶他如定葉宗留於浙江定葉茂七於福

建定黃蕭養於廣東皆其細故勿論時當紫荆失守徐瑄創議南遷三大臣亦且依違其間矣向微于謙力為主持則事機一失萬事瓦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獨不見宋南渡以後日損月削雖以張韓劉岳之雄才偉畧棋布星列卒不能復中原咫尺之故物者何也其根本之地搖也是于謙之正色立朝賢於張韓劉岳遠甚故于今睹鍾簾之如故廟貌之常新陵寢之奠如泰山區民之安如覆盂而于謙之功不可泯也嘉靖時姦民外比烏夷內訌東南蓋岌岌也

疏鈔 卷之七 七

先臣少保胡宗憲以監察御史出而定亂使數省生靈獲免塗炭其功亦豈尋常也他如平袁三於江西平山寇於福建平張連於兩廣皆其餘事勿論時當王直桀驁諸酋各擁萬騎分道抄掠督撫總兵俱以債事論決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向微宗憲悉力蕩平則隄防不固勢且滔天其究莫知所底止者獨不見宋人西夏失守如折右臂縱以韓范之威名先後經畧卒不能制元昊父子之稽顙者何也其狐兔之窟成也是宗憲之用奇設間似不在韓范下故於今

黃童野叟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堵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九重之南顧無虞者則宗憲之功不可誣也臣伏睹我朝以文臣封拜者開國佐命有誠意伯劉基中興定難有新建伯王守仁此二臣者助在旂常盟在金券宣猷報効真兩無負哉于謙受命於輦轂震驚之際定計於謀夫孔多之時忠則純至識則遠大力則宏鉅守則鎮定方之誠意新建恐難伯仲至其囊無長物口不言功即聖賢處此又何以及也胡宗憲雖視于謙少遜然以駕馭風電之才吞吐蒼溟之氣攬英雄廣間謀訓技擊習水戰諸凡備禦罔不周至故能鏟數十年盤結之倭拯六七省焚劫之難歷陣大戰以十百計捕獲俘斬以千百萬計此其成功豈易易者若乃高倨慢罵揮擲千金以羅一世之傑俊折節貴人調和中外以期滅虜而朝食此正良工茹茶心知其苦口不能言者而竟以此註吏議吁亦可悲矣蓋嘗合二臣而評騰之于謙之功效在宗社宗憲之功效在東南于謙之品白璧無瑕於本朝為人物第一於古可稱社稷臣宗憲之

疏鈔 卷之七 十八

品瑕瑜不掩然視之猥瑣齷齪以金繒為上策以一切苛且冀幸且如視陰而偷日途遠而逾施者相去徑庭臨難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起若人於九原而底定之也臣浙人也二臣一生於臣里一宦於臣鄉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睹記最為親切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皇上試訊大小臣工有不以二臣之忠功為當錄其後者乎然又非臣下之私議也 憲宗純皇帝嘗念于謙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 孝宗敬皇帝特贈太傅諡肅愍追我 皇上

疏鈔

褒忠

十九

列聖與 皇上無外之仁耶夫忠勲無後則為善者懼名器不慎即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二臣不難舍六尺以殉國家之難卒也鳥盡弓藏令其子若孫夷於卑賤而倚冰山恃金穴者盡隸名世籍恩寵未歇是何二臣之所不易得者而顧得之此輩也其於政體亦太不平矣臣不服多摘如原任尚書凌雲翼之廕錦衣也得非以其總督兩廣時有羅旁之功乎夫雲翼一生貪諂不齒仕林至於羅旁之所襲殺大都皆耕樵也禍莫大於殺降雲翼乃殺良民以報功即

疏鈔

褒忠

二十

曾允撫臣議改諡忠肅近又因太常之請下部議祠是于謙之精忠列祖知之 皇上知之矣 世宗肅皇帝嘗曰朕若罪胡宗憲後日誰肯與國家任事 穆宗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追我 皇上又全與祭 堊是胡宗憲之勳勞 皇祖皇考知之 皇上知之矣今于謙不絕之一綫僅授外衛千戶墳墓蕪穢縉紳學士過其下者輒吁唏不能禁宗憲遭酷吏殘破之後廬舍丘墟子孫孱弱吳越士民談及於此每扼腕而不平此寧至結任事者憤惋之氣亦豈所以昭

免人謫難免天譴臣久見中外士人語及雲翼莫不切齒唾罵乃當事者利其萬金之饋復因其所上為功謬膺運籌之賞遂得始終覆護其若公論何今聞其子玄超又挾重貲潛住都外謀視衛篆矣此而不議裁無論羅旁數萬冤魂飲恨未已而真有折冲千里之功者將何以待之又如故主事史際之廕錦衣也得非以其助餉募兵之勞乎夫際富甲海內所不乏者金錢縱其損貲以佐公家之急似亦可獎然以罷閑郎署俄而晉符卿俄而晉問伯朝廷待之亦

既渥矣乃復具世襲此可著為令乎賈人豎子何難
 尋上功之賞帶礪志盟固可以貲取耶今其子繼書
 恣肆入都投擲長安多所齟齬即辭朝見朝臣出入
 入常禮而猶弁髦之其知有與援不知有君父也
 明甚俯令其席寵如故是魑魅魍魎可晝啼於九衢
 而鳥裸之輩及駕保障勞臣之上矣宋臣蘇軾嘗云
 人有所不言而同然者令舉于謙及胡宗憲與凌雲
 翼處際同年而語等止旁觀者掩口即雲翼之子玄
 超也際之子繼書有不吐出沾青惶愧欲死者乎乃
 疏欽 奏思 三

榮悴相反隆殺倒置甚非所以鼓豪士而塞倖門也
 目今海內多故礪世磨鈍豈宜如此伏望 皇上勅
 下兵部從公商議務協輿情務合國典如果 臣言不
 謬將于謙忠功重加褒叙即未能從劉基王守仁事
 例或改其所授外衛為錦衣衛將胡宗憲功次仍加
 優叙補以謚廕如凌雲翼史際俱行議革以杜冒濫
 庶累朝之曠典以修四方之公論以協凡在見聞靡
 不舉手加額謂國家無不酬之功爵祿無倖致之理
 此亦激勵人心之一機也

請修聖朝遺事并乞諭仗節諸臣以崇盛典疏
 黃起龍南京吏科給事中
 臣惟天地間有不易之事理存忌諱則過于拘攣有
 不泯之忠魂失華衮則無所表異洪惟我 國家二
 百餘年 二祖開基 列聖續緒經綸明備典則周
 詳固已卓越前代昭示方來 臣下何能贊一辭顧其
 間有相沿而未嘗補正與經 褒祀而未及 錫謚
 者尚屬闕典 臣備員言責昧死冒陳伏惟 聖慈垂
 鑒蓋自 高皇帝挈櫛風沐雨之天下付而授之建
 疏欽 奏思 三

文五年正朔統順系明當時靖難功成且備天子禮
 葬 遣官致祭輟 朝三日在 成祖誠不忍廢殄
 其祀而庖食則有待未舉相沿至今藐無成說生主
 銀潢玉牒之盟死入斷蓬飛草之怒若敖含餒良足
 深悲昔漢祚論入異姓光武尚不忍絕其祝况一姓
 相承山河無改獨不可以漢之存厚道者祀建反乎
 國有正史所以紀當時實事不可亂也今以建文五
 年混入 太祖之內孫蒙祖號名又未妥顛倒錯亂
 安稱傳信已經給事中楊英民御史牛應元各 題

改正部覆得旨錄其事蹟書其年號顧至今正史未成徒虛歲月金匱石室之秘既未必有五年行事之存闕台麟閣之英將何所據為編摩補綴之助遊波不返遺珠難尋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臣以為宜采民間之神史訪世家之縑表但有紀載革除事蹟者兼收並蓄刪訂潤補成五年統紀庶于明旨不負昔太祖驅除胡運亦命儒臣修元史惜靖難后諸臣拘于忌諱未有慨然直任史事致遺蹟散落且謂誅党可以禁姪至追戮逮治不遺餘法殊非聖疏鈔

褒忠

三

明寬假初衷及至陛下登極初年崇慶覃恩下褒祝死事之詔曰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大哉王言直言體成祖之心上慰太祖在天之靈所培植人心國脈者計非淺鮮顧今諸臣請謚紛紛曾未有談及建文死節者豈未睹陛下昔日褒忠之意乎夫周道興而夷齊諫武王不以其故貶聖諸臣固高皇帝作養厚恩精忠壯氣仰貫天日獨不可徵錫謚之典乎發義烈幽貞樹生人風教在祖宗有所未及舉者留以待陛下今日也臣

生逢盛世溷濡至治竊欲贊陛下繼述之善集一代未備之禮既體聖祖之意以祀殉國之臣亦當體聖祖之意以祀遜國之主即補廟難處然留京魂魄所依或耐食高皇帝之側則洋洋宗祏一脉同堂至于建文遺事年號亦須遵旨速補其死節諸臣并命官詳考事蹟仰憲宸斷錫謚若東湖樵夫之類姓名不傳者不必上陳臣膚覽臣膚見若此伏惟陛下俯鑒愚衷勅下禮部參酌覆議如果所言畧有可採乞賜行缺者以備鬱者以宣天下疏鈔

褒忠

三

臣民皆仰頌聖人制作超出尋常萬萬斯豈非熙朝一盛事哉

昭代葵教萬古風猷乞沛曠仁以垂達孝以作

忠貞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

臣聞達孝者必繼志述事以體前聖非富天下之心
作忠者必徵往勸來以顯人臣能致其身之義蓋應
天順人治統有定而彰教維風明德無窮我 高皇
帝立元史而不絕勝國之書天下之至仁也褒余闕
而不與危素之佞天下之大義也當靖難師行建文
揖遜一時諸臣當事者有方黃齊練鐵景盛耿輩若

疏錄

卷之五

五

而人在官者有張陳侯暴鄒周顏魏輩若而人不可
殫述講堂官舍貞臣駢首深山野水烈士甘心至於
樵夫冶匠不難徃狂捐赴此曹雖皆自比頑民然使
倉皇有事之際一槩掉臂全軀豈成名教豈成宇宙
從來輿議皆謂遜國之君以仁率之不當全蒙斥黜
狗國之臣以義與之似得顯示褒崇此亦人心之天
理民彝愈久不磨 聖朝之敦典庸禮有待而行者
也 臣 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有 國朝才賢特盛一
中有請乞云平時危言潔行方優游於雍熙 難抗

節死忠遂激烈於鼎鑊屬既殲而心不動嗣飛滅而
守不移曩吾學編所錄諸賢今日 聖明在宥宜兼
收竝采以勵世維風 意正在此 嘗私與僚友談
之皆泫然欲涕中心瀟結情不容已矣昨閱抵報見
南京吏科給事中黃起龍有請修 聖朝遺事并乞
錫諡仗節諸臣以崇 盛典以勵世風 迺躍然而
起曰洵哉天下之大義不容終淹而人心之積望不
容竟抑也起龍疏稱 廟食應附 正史應編死事
應褒名諡應定卽補 廟難處 留京魂魄所依或
疏錄 卷之五 五

疏錄

卷之五

五

耐食 高皇帝之側此皆鑿鑿至理所當亟修亟舉
然此非特 二人之念之矢也 竊惟 寬大之德
意 列聖皆有顯思敷奏之悃誠 屢朝皆有請牘
查得 成祖文皇帝卽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
臣封事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
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四年十二月有請治建文諸死
事臣者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又曰
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耳十一年正月
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十四年諭法司齊黃等遠

親表孥者悉有來告者勿理二十一年劄諭尚書呂震盡赦諸死事家文學士錢習禮為練子寧嫺警家持之習禮惶恐楊榮為請曰成祖欣然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況其親乎則成祖非富天下不罪諸臣之心固已昭然若其當然葬祭備禮等事皆協諸人心而安者矣仁宗即位之歲即劄諭禮部盡釋諸臣遺孥家屬其誤長陵碑書建文皆致其厚又諭羣臣曰方孝儒尊首忠臣詔從寬典膚宗復辟之年釋建庶人繫令自便至於歷代臣庶以

疏鈔

天孫忠

三三

閣部諸臣會議承輯詳定舉行蓋追遠存三所以道民於厚而臨事仗節死義之士與平居奉公體國之臣原相為有無表章於此則激勸於彼矣抑臣於此不能不深有慨焉古今顯懿其名載於史冊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滅者遂國之流風既逸諸臣之壯烈自實師弟友朋相呼就義妻妾子女誓死忘生人數之多忠盡之純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亦何覩有身後咎此自五帝三王以來殆所僅見乃由高皇帝右文養士所儲亦豈非褒余貶疏鈔

疏鈔

天孫忠

三六

此為請則侍郎楊守陳有史不可滅之議台人繆恭有紀絕屬之議金谿吳世忠有請表祠方黃周練等之議給事中楊傑有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事之議雖未盡舉行然皆存天壤間公案則知列聖仁慈同符成祖屢朝陳議如出一心皇上登極一詔曰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且行十世之宥洋洋聖謨推類舉行盡善盡美端在今日萬物荷竝生之恩一夫切矣所之痼况此事何事也合無將建文廟廟編年及諸臣錄忠易名事體勅下

明漢汗 俞旨豈無有如韓魏公其人為古人所未
嘗為者乎 臣 雖執鞭所忻慕焉

東坡 褒忠 三五

萬曆疏鈔卷十五

援直類

朱鴻謨 俯矜狂愚小臣以廣皇仁疏

郭惟賢 矜宥言官諸臣以全臣節疏

李三才 乞宥言官以作士氣疏

李弘道 明聖之朝不宜使忠臣難於在位疏

王家屏 乞矜宥狂愚小臣疏

李用中 矜宥狂愚部臣以弘言路疏

鍾羽正 乞宥言官以安輔臣疏

目錄 卷十五

孟養浩 定大計宥言官以安宗社疏

舒弘緒 乞收回成命以釋羣疑疏

張棟 忠言被黜人心動搖疏

董嗣成 請罰太重大拂羣情疏

賈名儒 不悉見聖王舉動任情疏

許弘綱 俯陳部臣獲罪之由疏

葉繼美 乞恩宥小臣安輔臣以收人心疏

盧大中 祈宥忠直諫臣以光聖德疏

李文熙 乞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林熙春 聖王寔威叵測言官語默兩難疏

馬經綸 優容言官疏

李雲鵠 叢議已決忠直當原疏

朱 燾 宥直言納忠諫以作士氣疏

金士衡 矜宥直臣以重言路疏

目錄

卷一五

萬曆疏鈔卷十五

援直類

懇乞聖明俯矜狂愚小臣以廣皇仁疏

朱鴻謨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五年十一月

臣近接邸報內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

刑部員外郎艾穆正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一本

大要陳乞輔臣奔喪守制以明大義以植綱常事等

因伏蒙 聖明遣戍為民遇赦不宥 臣愚聞之不勝

惶懼遠在千里未得全疏想其情詞或多狂悖必有

疏鈔

援直

大傷 聖心觸犯天怒者且不能仰體 聖明為

社稷為蒼生之意諒輔臣迫于 君父不得自遂之

情愚昧之罪焉可逃也語云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異也五臣之罪惟在執常人之見耳若

謂擠排輔臣圖便已私不惟諸臣所不忍為 聖明

在上憲典具存此何時也而敢萌此念哉 臣謂諸臣

之罪雖不可追而其情尚可矜也恭惟我 皇上臨

御以來至仁天覆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諸

臣蒙被恩寵咸通仕籍或列侍從或厠郎署或叨黃
甲犬馬報主之心方有待於異日乃以一青之玷自
棄明時道成者未生還之期削籍者永絕國門之
望後雖欲致身圖報其道無繇且孤臣去國萬里投
荒風霜之所劓飢寒之所銷鑠萬一不幸溘先朝
露便為土傷 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氣
非所以勸羣士求來世也且諸臣以輔臣之故而罹
嚴譴想輔臣當是之時亦必有甚不安於心者 陛下
下以社稷懇留輔臣而欲使輔臣不安於心 陛下

疏鈔

援直

三

縱不為諸臣惜獨不為輔臣惜乎 謂君之於臣猶
父母之於子也人子之有過為之父母者未嘗不訶
詈而鞭笞之方其鞭笞之時戚然其不忍於心也既
鞭笞之後煦然其不衰於愛也慈父不棄有過之子
孰謂仁君終棄有過之臣哉五臣已蒙刑責足昭國
法既經懲創悔悟必深伏乞 聖明憫念狂愚收回
成命遣戍者重加降罰為民者降調外職俾得改過
自新庶有罪之臣亦 聖明之所不忍終絕而皇仁
益廣太平之世無一夫向隅之泣而聖治益光諸臣

亦將困而後作蹶而知奮以使過之仁而益勵矣其
於聖治豈曰小補之哉恭奉嚴旨不許救擾 雖馬
牛亦畏鞭策 雖螻蟻亦戀微生况 親老家貧又
無兄弟子姪 雖木石豈不顧念第念 身有言責
義雖自全終不忍以畏死之故上負 明主而辱言
官 死之後庶幾天下後世有諒 不得已之心者
倘蒙 聖明特寬斧鉞俯賜採納 與吳中行等未
死之年皆 陛下更生之賜也殺身報德萬無所恨
臣愚不勝隕越祈望之至

疏鈔

援直

三

懇乞天恩矜宥言事諸臣以全臣節疏

郭惟賢 南京河南道御史
萬曆十年九月

臣惟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係焉正氣伸則元氣固元氣固則國脉昌其機每相乘者自昔直言敢諫之士何代無之然英君誼辟未有不優容之愛惜之養和平之福而扶正直之氣凡以為培植元氣計耳臣竊見往者翰林院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重事浣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以建言伏蒙天恩廷杖遣戍為民遇例不宥諸臣疏鈔 援直 四

不體 皇上所以留元輔安社稷之心而區區欲持綱常之說勝之其狂憊之罪固不可追然其奮焉不顧而必欲效欵欵之愚者彼豈不知承順之恭而與人異性哉誠各持其見各執其是而其心非有他也皇上之罪之也亦豈終擯絕之哉欲其動心欲其忍性而王之於成也今其罪廢也已六年於茲矣遠戍者堅志於瘴鄉削籍者杜跡於衡門悔悟創艾之日久而慕君愛國之思深耿耿孤忠神明鑒之行道之人側之 皇上聞而見之未有不愀然動也 皇上

者天地父母也諸臣者子也得罪於父母父母怒之

宜矣迨其後能恭順靜思引咎自悔為父母者寧獨

無介於懷乎方今恭逢 聖嗣誕生普天同慶即昆

蟲草木熙熙然如登春臺之上而諸臣久在罪斥之

列萬一有六身先朝露如宋劉安世故事其妨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必存宥過後時之悔四方傳之

史冊書之豈不為聖朝之累哉伏乞勅下該部覆議

如果諸臣情有可矜所言不謬望發賜特恩寬宥將

吳用行等復其冠帶艾穆等放回故里則以全蹇謬

疏鈔 援直 五

之節至明也以擴好生之澤至仁也天下仰聖德之

高明廣大真與天地而同流垂萬世而有光者顧不

休哉至於數年節節經事得罪如傳應禎朱鴻謨余

懋學等諸臣其言不無過激其志均有可原者亦乞

聖慈槩單洪恩盡行矜宥庶蕩蕩堯天無不蒙施之

物而士君子之正氣是以發舒國家之元氣培之

永固矣若復憐其愚忠將先後諸臣一體破例叙用

使蹶蹙之馬猶趨馳於前途而圖報於來日者此尤

出於 皇上使過之信再造之賜 臣之願也天下之

願也非所敢必也臣愚不勝惶悚懇祈之至

疏鈔

接直

六

乞宥言官以作士氣疏

李三才 戶部員外 萬曆十一年三月

臣伏覩朝報見山西道御史魏允貞條陳放獎四事奉聖旨言官建白須顧大體據實跡虛心為國乃可這本漫逞私臆語多過當着都察院參看子來說臣一聞之不勝驚嘆蓋我皇主之心初實無意於罪言官者特以輔臣之體不得不曲全之耳敬大臣容直臣日月之明雨露之恩並行而不悖臣復何言第以陛下置臣於臺諫本以言責之也以

疏鈔

接直

七

言責之而又欲以言罪之則誰復敢言者諺云教女以潔猶懼不潔而况教以不忠乎允貞所陳四事雖出狂直然皆忠誠所激有感而發至於科舉之防尤為切中時弊何也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者皆陛下下輔導之臣也位表百僚典司政本宜恪身奉法遠嫌明微以光昭聖德顧其子相繼登第即其事粹然至公亦無以自解於天下何也自居正當權其子嗣修敬修皆登高第列清華今皆奉旨削籍矣天下之人無不知其私者二臣之子誠即不私然人亦以前

轍疑之豈非以居可私之地操得私之權而前復有行之者乎語云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蓋遠嫌也二臣卽非行私亦非遠嫌恐相沿成風遂爲故事傳播四方遺累盛典非細渺矣職司耳目者義豈容默允貞之疏蓋有不得不然者若不論其心之無他言之可採祇以語侵貴近遂加之罪則誰不箝口吞舌以言爲戒乎且以諫臣之故而使輔臣閉門請罪固非 皇上隆重大臣之體然以會試舉人止係輔臣之手而重罪諫臣亦非 皇上優容言官廣開忠諫之道也而况適以重輔臣之咎哉伏惟 陛下俯察臣言特宥允貞其所陳四事仍乞勅下該部查覆施行勉勵輔臣以責後效則言官之氣益振輔臣之體益全而明明天子之頌當與天壤共永而聖治益光矣臣職無言責非敢出位特以事關大體故敢披心瀝血喋喋如此臣愚不勝恐懼待命之至

疏鈔

援直

八

明聖之朝不宜使蹇蹇志臣難於在位疏

李弘道兵科給事中萬曆十七年八月

臣讀易有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夫以其吉且亨也而本於小人之往大人之來則正人君子信乎其爲邦家之植矣古之人顯忠遂良將無謂是也我 皇上於去歲起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五臣授茲華要餘凡爲張居正不容者亦俱叙用天下人去莫不仰之及後而有御史龔仲慶之詆中行暨思孝則謬矣 皇上卽以隆調加焉陛下人去又孰不仰之是宜在廷之臣體上意而推轂之不違也乃頃者人之意向不同議論各異臣於此時始不容已於言矣夫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此五臣者何如人哉是言臣望正忠義之臣也試觀張居正在位之日是何等氣焰內外盤結牢不可破寧知有後之敗乎且居正之年在伊父故時才五十三耳而貌又正壯又寧知其死之道乎沈思孝鄒元標曾未受挫於居正而艾穆又其鄉人吳中行趙用賢又其所夙厚則亦何藉忿於居正也夫以無私忿之素而又

疏鈔

援直

九

當居正方盛之時其死其敗俱難逆覩則五臣之明
 臣張膽陳忠孝大義而言也無非以朝廷綱常為重
 直犯權臣之鋒而劫志矣詎望復有今日耶臣故諒
 五臣之忠矣受杖若許幾入鬼錄當時見者誰不流
 淚聞者誰不酸心而其中謫戍者又離骨肉之情懼
 骨邊鄙之風露如此者計凡六載也抑孰能堪臣又
 痛五臣之苦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五臣其庶
 幾乎此之節槩其足以振頹風而高物表載之青史
 謂之本朝人傑可也而與立功名於一時者可並論
 疏鈔 十一

謫者何也為朝廷重綱常則不得不為朝廷而重扶
 翊綱常是入大體然也苟刻意媒孽其短則大體蕩
 然矣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存國體也固
 事君之二道也方今起用在位諸臣五臣之流亞也
 今中行既以請告去矣沈思孝亦將不能自存矣未
 至之趙用賢鄒元標寧無疑畏之心乎臣恐此四臣
 去而凡正直之類如王用汲趙世卿諸臣亦灰心於
 立朝矣是使國無正直之士也而可乎臣以是知容
 五臣者所以安眾臣也又事君之二道也居正弄柄
 疏鈔 十一

乎今五臣中有艾穆未出臣悵然久矣所幸中行者
 四臣起擢在位臣則以為此朝守之光也而議者并
 中行思孝用賢等非之或各有見臣不能知但據臣
 以虛心觀之則凡推轂五臣願其在位者臣猶以為
 此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也究而言之事君之道亦不
 外於是矣請陳其槩可乎龔仲慶論中行思孝事跡
 臣誠不知其有無顧居正父死不喪綱常幾於墜矣
 所以扶之翊之而使海內之人猶知有綱常在者則
 五臣力也藉中行思孝果有一二可訾亦不宜遽

曰 皇上之重五臣者重孝道也卽重孝道而孝可知也萬口一詞稱曰虞舜於臣子之心獨無快乎苟使力植孝道之人不容於位則致 皇上重孝之意無所於見 皇上純孝之德無所於彰矣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揚君之德也又事君之一道也夫事君之道有此四者而於容五臣得之則凡推轂五臣願其在位者臣誠有取耳矣今 皇上明聖用五臣之心何嘗不專但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臣竊懼之故敢以是言進耳伏望 皇上鑒五臣之忠憫

疏鈔

援直

十二

五臣之苦注意錄用不以人言致疑則易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固於 皇上之今日見之矣恭運寧有極乎臣初以外任叨冒今官原未識中行等一面更無聯一私交但本一點秉彜好德之心發之故所言如此天地神明必鑒臣心惟 皇上俯垂察焉

輔擇失職上誤聖明乞恩赦宥狂愚疏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萬曆十七年

臣惟入主置相責使保父王躬輔養君德職親任重非庶官之比也夫主出入起居之節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入主耳目心志之娛庶官所不敢諫者相臣得豫諫之是以能止愚于未形防微于微眇弼成主德于內而宜昭令名于外夫然百司庶職其將順之不違尚何妄議之有妄議之興發在相臣失職不能導主諫善匡救之不力而彌縫之誼疎也

疏鈔

援直

十三

臣起田間再參輔弼之未已踰數月竊見天時物候災沴頻仍國計民生公私匱乏私憂過慮無日不惕然于懷而值 皇上端居太內堂陛不交款款之愚無由自効俯循職事思引罪自効久矣顧猶謂 聖躬靜攝方在調護之時且詔旨丁寧有非取安逸之論是以逡巡有待未敢遽以爲言也適接得大理寺左評事維于仁一本大要謂 聖體愆和病在酒色財氣四者列爲四箴以進臣初訝其詞語狂諄指事虛誣疑其誤聽訛言妄生臆說愚戇之罪良無所逃

已而思之于仁庶官也於 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於 皇上之愆違尚能諫之臣職親於庶官任專於輔導乃尚有所不知不諫夫不知失職也知之而不諫失職也安可獨罪于仁哉使于仁之言誠誤且妄猶可諉也倘其一事偶中一言或投以 聖躬之康豫而真有陰陽之患于伐其天和以 聖德之清明而真有雲霧之翳障蔽乎日月為臣子者何忍諉之不知而不諫乎故臣於于仁之規寧幸其誤且妄也無寧事皆中言皆投也誤且妄也罪止於于仁一人

疏鈔

援直

十四

臣不可一日在左右者也伏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示尸素之懲矜宥于仁以廓優容之度庶臣工競勸聖德彌光臣無任披瀝冒懇之至

疏鈔

援直

十五

矜有愚狂部臣以弘言路疏

李用中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九年

臣待罪留臺於本月十五日接得邸報南京禮部祠
祭司主事湯顯祖一本為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
科臣賄媚方新伏乞 聖明特加申諭罷斥以新時
政以回天戒事奉 聖旨朕前手諭原為左右奸途
不道斜道失職而發與輔臣無預元輔時行等屢揭
慎起居枉憂隱何嘗欺蔽且歲福保紅朝廷誰敢擅
干湯顯祖乃假借按察擬拾諛誑本當重處從輕降

疏鈔

接直

十六

言極邊雜職用該衙門知道欽此 竊惟顯祖一詞
部小臣耳遽欲以一言使元輔任罪二都諫削職是
不仰體 皇上倚任大臣優容諫臣之盛心矣即貶
之極邊雜職諒非過也詎復何辭第念自古惟聖明
之世必不使人以言為諱亦惟聖明之君必不使人
以言得罪何者蓋懼夫罪及進言者則後雖有欲言
者皆畏罪而不敢言也今顯祖原非言官亦無言責
豈不知輒默可以保位而故欲觸忤時行等意以自
取罪譴哉彼其心激於忠憤故其詞過於狂愚而要

其實則未嘗一毫有所欺罔也請就其疏而論之胡

汝寧與顯祖同一江西籍也顯祖既為同鄉而未嘗

據事指摘 臣亦不敢過為苛求以傷雅道至於楊文

舉之奉明命以賑東南也縱谿壑之欲而相餽遺者

道路相望是即剝災民之脂膏而盡貯之囊橐之內

恣登臨之樂而稱勝地者雞犬不寧何曾取溝中之

骸骨而一著之心胸之間且戲子常用兩班相隨每

飯亦必盛設做戲其餘貪跡穢狀殆非顯祖之疏所

能盡述者於今吳越三尺之童皆能知而能言之

疏鈔

接直

十七

皇上試問時行果真出於不知也耶抑知之而故擢
之首諫垣也耶如曰不知則以門庭之外任文舉公
然橫行於其間而死者孽贖安得為明知曰知之而
又擢之則明知文舉為贖貨殃民之鄙夫徒以其賄
利所入之多而巧為彌縫安得為忠不明與不忠均
之無一可者也 臣又嘗攷先朝楊士奇之為大儒
也其子不法士奇竟奏於朝而置之罪誠不敢以私
愛而廢國法也申九以相臣之愛僕據相臣之罔
公行乎賄賂私鬻乎官爵視游七奚異焉今已驅

中外耳目矣時行不惟不請正其罪猶恬然畜留於家而畧不介意是在士奇不敢隱其子之惡在時行乃敢隱其僕之惡臣恐時行有愧於士奇多矣且古有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亦有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者時行致有人言正宜擴其休休之度納其諂諂之忠自此所進必賢所退必不肖以期後世天下之心服而後可也不此之務且於文舉曾否貪肆置之不辨已之有無聞知置之不辨臣心美權置之不辨已之應否奏逐置之不辨乃前後三五疏反覆疏鈔 皇上任已留已之恩寵則備述在千萬言非盛道 皇上手諭之後何嘗有一人傳為已畏首畏尾之情狀亦淺之乎其為度量矣所尤可異者南都自覩 皇上手諭之後何嘗有一人傳為皇上欲使言官論時行等語哉時行一旦創為此說不過假此以甚顯祖之罪因以籍南都再欲有言者之口耳臣恐此計果行則在北之臺省既已入其籠絡之內而在南之諸臣又復墮其鉗制之中今後評臣直士皆將噤口咋舌而言路從此壅塞矣脫有機密大事關係國勢者誰復為臣陛下言哉伏願 皇

上溫諭時行不必深罪夫人之言已者而惟及求在我所以可言之自不必深懼夫後之再有言者而務使在我再無可言之隙仍願 皇上思壅蔽之可畏念狂直之無他特將湯顯祖俯賜矜宥令其以原職從事則直道常伸人心稱快此宗社之福也臣言出禍隨心且甘遂矣然臣愚又有說焉蘇州府知府石崑玉非今之所謂端人正士哉自臣抵南都以來人必稱其為吳中從來未有之良二千石也今春忽挂巡撫李涑彈章革職矣臣彼時即竊疑崑玉素稱疏鈔 援直 一毫不取遠邇所共知也今何一旦改節如是哉李涑與崑玉同駐紮郡城也即庫藏不明或面一質之或委士查之將無有不得其情者得其情而論劾之亦未為遲也何斬一查一問而論劾若此之遽哉且其論劾疏內又何不明言崑玉何侵費而詞語多涉含糊哉既而咨詢其故始知崑玉凡事惟知秉公持正不肯趨勢附炎已太拂申府選擇而使之初心矣邇又有申用熹之母舅吳之禎者恃勢而吞人之產折人之股此法所難宥者也崑玉屢拘未獲乃親詣

申府謂用嘉曰令親藏憲尊府不出如朝廷三尺何
吾今坐此守候若之頑一日不出則吾一日不回之
頑中固不出則吾十日不回用嘉度不能免始令其
出而聽崑玉理矣崑玉卽以其罪罪之不少假借矣
此與府所以未不堪於崑玉而李涑所以大不容乎
崑玉也尋聞崑玉被論之後蘇郡百姓數百爲羣咸
相率而號泣於李涑之前唾罵於用嘉之門爲崑玉
稱冤則崑玉之能得民心百姓之不舍崑玉可知也
臣因此深嘆人之有官守者誰不欲速得陞擢亦誰
疏鈔 援直 二十

常守美秩是在計吏治者察其民心果否允愜官箴
果否無玷而後黜陟以不爽也卽如吳縣知縣周
應鰲平日治行無一善狀也祇緣其善事用嘉而驟
擢吏部可不謂之政以賄成乎彼崑玉者惟務愛養
百姓反不免爲上官所出而至爵祿不保世道至此
良可慨矣倘 皇上不忍蘇州赤子失賢父母俟崑
玉勘明之後仍令其照舊知蘇州府則吳民借寇之
望庶可少慰忠良不平之憤庶可少舒而奸權橫肆
之氣亦庶可少戢矣 臣素抱朴忠惟知爲 皇上愛

惜人才故不避斧鉞而併及之

疏鈔

援直

二十

乞宥言官以安輔臣疏

鍾羽正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本月初一日該禮科給事中羅大紘一本為險佞病
臣依回固寵等事奉 聖旨元輔奏揭原為解朕之
怒非有別意羅大紘這厮見前所逞私臆圖報之心
不遂因借言汚誣輔臣實欲遲於冊立況且屢有
明旨不許激賄濫擾以遲大典羅大紘這厮明知故
違奸生可惡姑着降雜職於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
陞冊立之事本該改更姑且存此一次再有黨救煩
疏鈔 接直 二三

授的定行遷改吏部知道欽此時 臣羽正 臣先春公
差未還 臣汝寧等目覩天威旋霽不敢遽瀆乃今八
日矣天紘竟補廣東揭陽縣典史適 臣羽正先春差
回之日聞眾議籍籍為大紘惜也 臣等仰窺 皇上
冊立初諭已有定期原無俟於羣臣之復請閣臣揭
帖委曲幹旋亦不暇計羣臣之疑議然而大紘不免
於得罪者則以言之大激耳願 臣等以為大紘言誠
過激意無他也心迹之難言也久矣輔臣之揭心迹
之間也 宗社大計舉朝望之而或微有異詞則人

孰不疑內外章疏諸垣受之而乃偶爾取回則人孰
不駭大紘書生也為諫官之日淺見隱約之詞則不
能不疑見異常之迹則不能不駭駭且疑蓬勃憤懣
於中故不擇詞而吐之矣安能委死和平以回 明
主之心而明賢相之志哉此則大紘之所以得罪也
然而意無他也 皇上以天地之心察輔臣休休之
量其言是歟大臣必引咎而受之 皇上因而嘉之
天下仰 聖主之明而因以識賢相之意其言過歟
大臣且虛懷而容之 皇上因而宥之天下頌 聖
主之德而益以明賢輔之心是言在大紘而 皇上
之仁無不昭輔臣之德無不光且大也何必奪之舊
職譴之遐方而後為快哉 臣等誠不敢煩瀆願仰望
日久而皇恩未敷不得不款款乞恩於君父之前伏
乞 皇上矜憫大紘服官未久免其降罰仍乞 皇
上將元輔原揭發科通抄明示天下則元輔之心迹
自而眾論自息大典不消矣 臣等不勝惶悚屏營之
至

疏鈔

接直

二三

定大計宥言官以安宗社疏

孟養浩 戶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伏觀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以豫教 皇子請 臣等

廁名其間蒙 皇上切責罪及首事者 臣等不勝悚

愕夫 皇上之罪獻可謂其逞臆瀆擾戲侮君上 臣

竊謂君臣之分埒於天地人臣卽至狂悖未有敢於

侮君者 皇上亦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

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失似屬無心遽蒙顯斥 臣之

私心以爲不可者五 皇子天下根本豫教之請以

疏鈔 援直 二四

爲根本慮至深 皇上不聽且從而咎之誰復

更以此說進者是 皇上坐忍皇子失學而敕帝宗

社也一不可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亦既曉

然諒 皇上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原非兩事既可

以冊立奈何不可以豫教今日既遲疑於豫教來歲

又安能慨然於冊立是 皇上欲使天下人信而先

令天下人疑非所以昭示臣民也二不可父子之恩

根諸天性世豈有父而不愛其子者愛在子則凡人

之言無益於其子者杜之有益於其子者聽之豫教

之舉有益皇子明甚而 皇上怒之罪之邪恐非所

以敦一體之恩而示曲成之義也三不可古引座折

檻之臣中材之王尚能容之我 皇上量並天地卽

頃之一二觸忌自分必犯雷霆者猶曲賜優容奈之

何言及宗社大計及履天威使人心愈加惶惑莫測

聖意所嚮卽萬世而下亦不能信 皇上之心非所

以垂光史冊也四不可萬國冠裳羣集輦闕獻可之

言真中外臣民之意以中外臣民辨翹首跂足而俟

者 皇上一旦震怒是所罪者獻可一人而所失者

疏鈔 援直 二五

千萬之人心非所以慰服輿情也五不可此五者皆

臣不敢知於 皇上而 皇上以英明之資擴優

容之度宏轉圜之畧是在一感悟間而非 臣之愚所

敢必也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將獻可復職豫教重

典擇日舉行不惟在廷諸臣舉手加額卽 九廟之

靈歆格無疆矣 臣甘伏斧鑕亦有餘榮 臣不勝隕越

待命之至

言官陳大計蒙顯罰懇乞收回成命以光聖德
以釋羣疑疏

舒弘緒 吏科給事中
二十一年正月

近該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等稱儲教宜預臣亦與
列職名奉 聖旨切責為首李獻可降級調外餘各
罰俸命下該科臣不勝惶懼伏思儲二國家大本也
請儲教以端元良國家大事也重太本而舉大事寧
獨羣臣為主上計為主上自為社稷計耳言及於是
而 陛下即震電馮怒重加罰治臣恐天下疑從是
疏鈔 援直 二十六

愈滋矣且傳曰興王嘗諫臣逸王罰之以 陛下神
聖天授勵精求理豈惟不處逸王即登三成五無難
為者今乃不遵興王之軌而蹈逸王之轍臣竊為
陛下惜之臣睹諸言事者疏內事涉違錯字涉差謬
俱蒙寬宥得改正行獨此以錯寫年號被譴播之天
下必謂 陛下所罰在此而所以罰者在彼即以是
杜人口其能安人心乎人君之尊如天下未聞人而
侮天亦未有臣而侮君者也若錯寫年號者罪以侮
君則觸犯忌諱引裾折檻者欲坐以大逆不道乎此

臣之所未解也王言重於絲綸臣下奉若金石前聖
諭以二十年冊立矣因小臣一瀆遂有後命 陛下
之於初旨固已自違之矣豈臣則違之若旋請旋改
將待何時况今所請者乃預教非冊立也請預教而
加降調則請冊立者將盡加之罷斥乎抑出罷斥之
外乎然則冊立預教之正論 陛下終不樂聞之乎
此又臣之所未解也人臣以身事君苟利於國死生
以之碎首剖心甘之若飴豈以 陛下雷霆之威遂
箱口結舌哉臣至不才備位禁掖無所建明實為踰
疏鈔 援直 二十七

分臣獻可蒙恩拔擢執篆禮垣未浹旬而外斥臣下
皆謂處非其罪願以臣愚伏罰伏乞收回成命留獻
可以圖後效仍望傳旨中外擇賢選吉命 皇長子
出閣預教使天下臣民明知 陛下納忠讜重元良
至意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忠言被黜人心動搖瀝血披肝冀回聖意疏

張棟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等待罪掖庭幸事明王日食大官愧無寸效茲當
泰序方新適萬邦述職之會天下人心咸欲快觀今
日者無如 皇子出閣講學一事 臣等念切宗祊共
傾葵藿特為此請雖事屬禮垣則獻可為之首而 臣
等同官無一人不同此心者雖 臣等屬為言官則言
之自 臣等而中外臣上鱗集闕下又無一人不同此
心者忽奉 聖旨冊立已有旨了這厮每又假預教

疏鑿

援直

二十八

輒來煩激且本內弘治錯寫弘洪顯是逞臆瀆擾侮
戲君上好生可惡為首的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
餘各罰俸六箇月吏部知道欽此一時人心相顧錯
愕若聞雷霆驚壓欲死夫 皇上以神明在宥持虛
受之懷弘聽納之量二十年來間有一二誤觸聖怒
致被譴謫非言之無當必言之過激者也此在天下
可以諒聖心而聖心亦可以自白於天下若今日之
黜李獻可人皆莫知其由矣庶民之家有一愛子常
恐教之不早無以端蒙養而儲聖功豈過慮哉為承

家計也况國家之大 二祖 八宗聖聖相傳億萬

年無疆之統屬於皇長子一身其關係之重為何如
者古人慎胎教凡以教之貴預耳皇長子今年十有
一歲已過小學之期及今就師傅親詩書猶嫌於晚
失此不學日月逝矣此其關係之急當何如者 臣等
乘時進言非無當也而仰承 聖旨未請冊立先請
預教又非過激也 皇上愛子一念出於天性 臣等
喜及至此宜乎渙然相悅以解其半字之訛何以遽
觸聖怒且尋常章奏亦或少有過差皆蒙聖度寬容

疏鈔

援直

二十九

而獨於冊立輒云煩激更以小失坐之大罪 臣等愚
昧不識 皇上何心矣即李獻可一人之黜何足道
哉雖因此而盡黜 臣等固所甘心不敢怨也唯
是皇子出閣講學實係天下人心朝夕仰望 皇上
之可以對天下而慰人心者無逾此事 臣等之以可
效愚忠而事明主者亦無逾此事 臣等誠不忍戀一
己之祿位而坐視人心之動搖以負 皇上二十年
養之恩矣天威方赫斧鉞在前 臣等亦人耳豈不
知避諱顧赤肝在曾熱血未冷事關國本謂當垂涕

泣而道之初非循習故事為一李獻可請宥而已也幸而此點真誠足以挽回 聖意特出內旨舉行盛典使四方之傳聞悉聽者共慰其快觀之心則黜一李獻可固無足惜并 臣等三十餘人而盡黜焉亦無足惜脫或聖意必不可回是 臣等之真誠不足以動皇上也 臣等之所敬事 皇上必有所失也李獻可同黜以去 臣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疏鈔

援直

三十

請罰太重太拂羣情乞霽天威以崇聖德疏

董嗣成 禮部員外郎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竊惟帝王之所以駕御宇內鼓舞振作於上者惟是黜陟刑罰之柄天下之所以歸附人主畢忠效命於下者亦惟是勸善懲惡之機黜一正人則衆正喪氣罰一無辜則羣邪解體譬之於天黜降則霜雪也刑罰則雷霆也天之恩霜雪雷霆違時而互發萬物莫遂其生矣君之黜降刑罰淫逞而濫施臣下莫必其命矣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疏鈔

援直

三十

民不服又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此關繫聖德非眇眇也我 皇上銳情理道寤寐英賢斥逐貪墨錄用耆舊征時直言敢諫之臣並蒙拔擢天下靡不仰服 皇上履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者二十年海內亦翕然向風入心感奮矣乃今日之事則不能不為 皇上惜之科 臣李獻可始以請預教被謫矣鍾羽正等尋以黨救被謫矣選庶葉隆光等又以推用言官削籍矣至於孟養浩之廷杖則又有甚焉者矣夫鍾羽正等職居諫垣以繩愆糾謬為責者也使

所言果不當尚宜優容隆光等職居銓選以振幽拔
滯爲責者也使所用果匪人宜蒙顯斥今諸臣所言
並社稷至計雖故違明旨罪無所辭然其心忠愛則
有可原者何至於重罰也饒伸諸臣並海內正直之
士雖曾以言獲罪然當時處分已足盡其辜矣何至
於禁錮也今降調不止至於削籍削籍不止至於廷
杖一人而罰屢加重一官而盡逐無存臣恐皇上
雷霆霜雪之威無及太褻而玩乎且皇上以是爲
可以箝制臣下之口而不敢言耶典涉刑罰原非復
疏鈔
援直
三十三

恐 陛下之拒於千里之外也表斥鍾羽正等
而懷忠者沮矣退饒伸等而敢言者却矣罪葉隆光
等而秉公者懼矣消忠良之氣重拒諫之非未有如
此舉者臣知今日言之必與同罪無濟於事但一念
孤忠不勝耿耿輒冒死瀆奏黨 陛下悟既往之非
下罪已之詔貸諸臣之罪復還原職昭示羣臣使知
冊立之期已定毋得更滋煩言則天下仰 陛下之
仁如天地之晦而再明如日月之蝕而更復聖德當
與堯舜比隆而治與唐虞爭烈矣

疏鈔

援直

三十三

諫之具畏法懼罪必非忠義之夫古之人君有設誹
謗之沐敢諫之鼓又有賞諫臣者又曰刑不上大夫
凡所以作士氣而來忠益也今一人言之而去衆人
言之而皆去大臣危疑於上小臣兢皇於下則所留
者必畏縮與諂佞者安得倣儻之士與 陛下共理
哉臣見陛下之孤立於朝廷也且陛下以輔臣
錫爵爲賢特旨召取專官催促肖形旁求不急於此
使錫爵而非正人也不必言矣使錫爵而果正人也
則豈肯安然直於是非顛倒之朝刑威濫用之日耶

不忍見聖王舉動任情敬剖愚衷以干天聽疏

賈名儒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四月

近該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忠犯九重之怒奉旨切責初猶薄示降罰諸臣相繼疏救愈激陛下風雷之威下朝而斥逐者十人羣心惶懼光景慘淒九列大臣欲救不敢欲正不能聚而咨嗟太息計無所出當此泰開物亨之時萬國展覲之日乃有此番舉動傳之四方書之史冊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無少損蒙譴諸臣業有成命臣不敢望今日即

疏鈔

援直

三十四

召還原職惟是言官可逐而其說終不可不行天下之口可箝而豫之道必不可不講也一時人心如沸臣民之踈遠無知者類多浮議轉相驚疑輔臣王家屏以誠不能以動主道不足以格心無顏復出杜門引辭則六科印務俱當委人署掌聖朝氣象豈宜若此昔太祖高皇帝怒朝臣上疏萬餘言者欲加之罪羣臣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不能勸乃

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

言者耶此太祖之盛德明訓培社稷萬年之命脉皇上當陟降紹述者也今二十四日事臣非敢謂言者不當得罪恐臣下自此以皇上罪言者將遂以言為諱國家從此壞矣伏乞陛下舍垢納汗朝怒夕霽大寒之後繼以陽春沛發明詔曉示中外知聖意之無他震怒之有因必不以天下為戲而終禁錮諸臣亟諭輔臣入閣贊政以彰君臣泰交之美勿使天下後世謂陛下猜疑大臣不敬股肱宗社無

疏鈔

援直

三十五

疆之休端在是矣此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臣冒瀆天威無任殞越之至

俯陳部臣獲罪之由以慰聖心以弘聖度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

昨該吏部以兵科都給事中請用逐臣張棟上干聖怒罰治堂官降用司屬雷霆之威懾臣等方悚息而承之此經閣臣揭救免降雜職止調外任日月之開霽臣等又踴躍而頌之蓋兩日之內一慄一舒毋固毋我皇上之從諫業已速於轉圜馭下之深仁亦既弘於解網矣顧伏讀御批新旨則借言推用雖倦倦慰諭閣臣而抗旨市恩復諄諄致責於該部是

疏鈔

援直

三六

聖心之觸忤猶未渙然冰釋也臣等職司耳目誼重腹心敢結舌清朝而無一言以寬君父之怒哉蓋使部臣之擬推張棟而果出於私庇也抑以前之獲罪為非宜而今之起用為難緩也則事屬抗違罪干不赦臣等方將頌言糾之而又何說焉乃其一念愚蒙亦間有可憫者蓋自今年春秋以來六科之缺人久矣都給事中為一科之長往例多擇深資兵科值多事之時幹濟尤須歷練始以諸臣之新進也故不得不謀及於調科繼以調科之滋議也又不得不謀及

於起廢蓋至起廢而於見任諸臣之體面不免以年

資之故稍抑矣起其人而抑眾人使該部善為恩怨地其肯為之乎臣等固知其非得已也若向來明旨皇上第因物以付物何嘗置成心故張棟等之獲罪奉旨不許推用矣及輔臣以交泰請用則奉旨着實行六月中該部疏擬推奉旨以朦朧推用罰俸矣及廷臣以星變請用則奉旨依議行是不用者明旨也不用而若欲用者亦明旨也部臣見兩次之嚴旨方悚息而不敢推誦兩次之溫綸又祇承而不敢

疏鈔

援直

三七

棄躊躇仰體不得已而特為一疏請自上裁若曰是固不敢朦朧也皇上而果從近日之溫旨則發而允行也唯命抑從前日之嚴旨則留而不下也亦唯命其情如是而已矣故由前而言謂之抗旨抗旨不可宥也由後而言謂之奉旨奉旨猶可原也至於朝廷爵祿皇上實任之滅曰天威命曰天命譬之以物與人吏部特其傳授者耳即使張棟而誤蒙擢用特恩自出朝廷感激自歸皇上該部孰從而市之況皇上之聰明睿智同符皇祖昭代之紀綱法

度日見修明惟羣臣綿力薄才不盡如先臣之敏然
盤圓冰圓益方冰方謂其夙夜匪懈之心敢自後於
先臣之事 皇祖萬萬無是理矣昔宋臣趙普常有
所薦拔宋帝不用普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復
奏之宋帝怒而裂其牘普明日復綴奏牘以進乃卒
用之狄仁傑之在唐也引拔甚衆或謂之曰桃李盡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夫據述而言
則趙普之執奏不休疑於抗旨仁傑之滿門桃李疑
於市恩然而美著當年聲流後代何也故迹有相悖

疏鈔

長直

二十八

而實相成者明君聖主所為熟察而優容也羣臣遭
際 皇上千載一時亦欲修趙普之故事希仁傑之
芳踪使朝廷有蒐羅巖穴之明天子有不借賞從諫
如流之美寧爾喋喋至屢拂聖意而不辭其心亦良
苦矣今以一人而罪訖部以一事而空一司緣未招
之俊又棄在列之英賢獻璞實難投珠不易臣等竊
其惜之且臣等待罪掖垣亦稍聞先朝故事矣方
皇祖之在御也時有不測之罪亦時有不測之恩人
雖獲罪忽而召復原官事已施行忽而收回成命惟

臣下有所不及窺故後世以為不可及未嘗專用督
責惟言而莫之違也 皇上於罪廢諸臣或召自田
間或起之謫籍宛然 皇祖家法矣今當盛怒之時
已寬雜職之降况值霽威之後何難成命之更哉臣
等非敢為二三郎署苦求破甑之完獨念天威一動
中外震驚聖心善疑間隔日甚近啓銓臣首鼠之風
遠塞諸賢登進之路將使天下後世不識 皇上所
以重詔旨肅臣正之權而以為元首股肱尚乏都俞
之盛也則責難陳善臣等叨司言路者詎容默默而
已哉為此不避斧鉞冒昧叩閣伏乞法臣皇祖之神
明允閣臣之祈請畧諸臣狂悖之迹原諸臣愚戇之
心容其照舊供職重加罰治示懲則鴻恩天壤並流
而至德古今希邁矣臣等千冒宸嚴不勝隕越戰懼
之至

疏鈔

長直

二十九

輔臣受謗有自亦臣論列無他乞恩宥小臣安
輔臣以收人心疏

葉繼美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臣待罪刑垣未及一月頃見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
主事孫繼有吏部主事安希范三臣相繼疏中詆及
輔臣錫爵太都謂高攀龍楊應宿等事處置欠平
人心不憤故有此疏及見輔臣辯救三疏與皇上
前後明旨捧玩再三竊不勝感激而歎曰 皇上之
英明獨斷事事裁決如此輔臣之焦心勞思言言申

疏錄

一 援直

四十一

救如此然則高攀龍等之處分 皇上何嘗假借於
輔臣而輔臣不得願使乎 皇上也甚明彼三臣者
越在千里之外不得其實徒以道聽之言見影生疑
輒累牘而誣連章而上致干 聖怒悉加降黜此三
臣之罪也夫復何辭顧 臣反覆思之輔臣之所以來
茲多口者豈曰無因而三臣之所以謬為一說者原
無他故惟在 皇上優而容之則所以安輔臣而息
羣囂者在此一舉也故敢披瀝為 皇上陳焉夫輔
臣之不能自解於天下者何緣輔臣何負天下之望

我 皇上起之於田間復召之於既去溫諭屢降催
請專官卽肖形旁求之意不是過矣天下人莫不喁
喁然望之曰錫爵之此來也上之必能感格君心為
補綴奏牘之力量下之必能扶引善類有拔茅連茹
之休風名世事業可拭目而待乃年來不再見 皇
上之面及孫鑑李世達等相繼罷去而近於高攀龍
楊應宿等進退朱卒夫不能面君豈能格君不能容
善豈能扶善天下人不諒錫爵之心而據錫爵之跡
卽在廷諸臣尙不能無疑者而況三臣在千里之外
疏錄

一 援直

四十二

者乎疑則生謗謗則交言蓋人情必至而事勢固然
矣則三臣何恠焉 臣以為止沸莫如去薪惡影莫如
却步今在輔臣不必咎言之失偏惟於 聖諭所謂
休休雅量者一自勉焉久之自可以孚於天下蓋忠
信篤敬可行蠻貊何難於門下士與在廷之臣況有
過而知君子所幸聞過而喜百世可師此三臣者乃
為錫爵之益友也不足為錫爵損 臣何容置喙獨念
錫爵之去留其眷注在聖心其公論在天下 皇上
不可不固其眷注尤不可不採其公論伏觀御批云

卿公忠正直朕所篤信又云卿忠誠佐理公道輔政朕切倚毗夫 皇上既以錫爵為可信所倚則 皇上自有違錫爵可得而弼錫爵有言 皇上不可不從 公奈何於申救諸臣之疏不盡見信而輕處高攀龍等稟擬一筆塗盡也在 皇上自謂獨見之不可違在天下則謂輔臣之不能救在天下以不能救責輔臣輔臣其何辭於天下且 明旨又云譚一召孫繼有以卿面從輕處子夫大臣啓心沃心非徒以面也 皇也與其看錫爵之面而輕信者之罪孰若從錫爵

疏鈔 授直 四三

之心而無違言者之意乎故願 皇上無以面貌留輔臣也 明旨又云親旨誣票擬萬幾是誰裁決夫 人君一日二日萬幾斷貴獨乎然成王之告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可見斷於已之獨者必先合乎天下之同今 皇上九關時閉朝講不親安所得聞天下之公論而採之所恃輔臣啓之密勿而猶然不盡相從則成決也間焉保其無自用乎故願 皇上無以自用留輔臣也且 皇上之欲留輔臣為天下社稷計也今不能使之從容論道以為天下社

稷徒使之橫被人言而日為辨是爭非是誰執其咎乎 臣謂今日欲留輔臣須先使輔臣安欲安輔臣請自有三臣始何也敢諫之士原不戀於一官而降斥之威從不可以止諫故宥三臣則言者自息輔臣之心可安不然言者益眾輔臣之心益不安不安其心又何能以聲音笑貌留之哉方今中原告饑東倭叵測所賴運籌贊襄誠非淺鮮 皇上奈何以小臣之言不一寬宥而竟使大臣不得安其位而壞國家之大事也故臣請宥三臣非為三臣惜也為輔臣惜為

疏鈔 授直 四三

皇也天下惜也伏惟 皇聖明採納焉

願有忠直諫臣以光聖德疏

盧大中

南京兵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

竊惟道路關國家之命脉故有國者通之則治塞之則亂自古治亂靡與不越此道而願治之君所當永鑒者也臣等待罪留垣近接邸報見御史冀體以指摘輔臣趙志臯特賜罷斥南京兵科給事中任彥蘖以申救銓曹馮生虞等特賜降級時聖心震怒遐邇驚愕臣等方救過之不暇而何暇於置喙乎第以皇上之尊天也天有時而為轟雷迅雷亦必有時而

疏錄

接直

四十四

為和風甘雨何嘗言於怒哉今冀體任彥蘖之言是與非臣等不敢復言不皇上明見萬里臣等亦不必復言惟以我國家之設臺省也朝政有得失彼皆得而敷陳之羣臣有邪僻彼皆得而糾彈之其為職甚專而中外之責成者則甚備也今冀體任彥蘖固臺省臣也指摘輔臣申救銓曹亦臺省事也願其言或得於風聞或得於目覩雖其中不無過激然其心固思盡職掌之心效忠陛下之心也陛下但當取其忠赤之心而不當較其愆直之罪如用藥者不責

其苦我之口而惟取其利我之病耳若責以誣詆責

以黨救使不言者守官而敢言者蒙譴豈陛下擇人而任之初心哉矧冀體歷任三縣在在有聲任彥蘖少年老成學博而慮遠今或半載西臺或三月南省卒之嗚斥去竊恐賢良方正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忠諫路絕緘默成風政事之闕失不聞朝其之邪正莫辨陛下亦誰與共理耶古之帝王置鼓設木從諫如流豈必臣下之言皆足以投其意哉要亦導之使言焉爾導之使言猶恐不言况又從而

疏錄

接直

四十五

罪之乎左冷炭滄迭見財用匱乏內有饑饉之民外多羽檄之寇識者友以忠言謹論不聞為治世憂迺銓臣屢逐臺省幾空而陛下復罪言者不少假貸必欲使人人緘口結舌而後為快清夜思及寧不為之寒心哉適覩兩次聖諭其曰朕前見廷臣爭講東倭封貢事宜自奉旨停罷後如何再無人言及斯豈非不用諫之明效夫驗耶其曰凡諸所條議內職當所司有責任的姑待東倭事完之日開寫具奏定奪斯豈非以言官之言職掌攸係罪尚可有耶倘

皇上守此之心擴此之量於冀體任彥藥收回成命
或召還原職或量加罰治庶不測之威若雷霆而妄
言者屏息不測之恩若雨露而當言者思奮將聖德
益光聖治亦隆矣

此鈔

授直

四十九

乞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熙 南京山東道御史

頃閱邸報該福建道御史冀體為論輔臣趙志臯奉
旨回話蒙賜降調旋以臺司伸救斥為編民又該南
京戶科給事中任彥藥為救文選司郎中馮生虞奉
聖旨任彥藥降級馮生虞等降罰有差臣等聞之
不勝駭愕夫三臣感時觸事抗疏冒瀆未能仰契宸
衷且意涉急遽詞失婉曲大千聖怒薄譴示懲固其
自取更復何辭等濫厠留臺不能默默者誠有見
於朝廷之官路關係治道匪細耳恭惟我祖宗設
官分職兩京並置六科十三道寄以耳目之責凡時
政得失百官邪正皆得盡言無諱所以廣聰明而防
壅蔽也使依阿唯諾國家何賴焉今冀體任彥藥俱
有獻替之司因事納忠本其職分非出位妄言者比
言有可採固俯賜俞允詞或逆耳當曲為包容且體
以太義而責備志臯明臣道也生虞因推賢被譴
而彥藥救之實愛惜人才之忱耳要之皆為社稷計
也非為身家計也若曰假此以市恩結黨臣等知其

疏鈔

授直

四十九

必不敢也昔人謂至聖則臣直又謂君仁則臣直朝
有諍臣而 皇上之仁聖益彰乃不諫其蹇諤之忠
而責以瀆激之罪自簡甫陳謫隨加 皇上設立
臺諫之意謂何培植賢才之意謂何而遂一鳴輒斥
耶由是天下之人見二臣以言獲罪也必將曰清明
之朝且諱言如此聖明之王且拒諫如此二臣無負
於朝廷而顧不能容如此其為盛德之累多矣古之
諫官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故聖
帝明王稽衆舍已未嘗罪一言者所以養天下敢言

疏鈔

天接直

四六

之氣而折奸邪之萌也今惴惴者立見斥逐此
風一長自非仗節慷慨之臣幾何不為利害所怵天
下中才最多鑿三臣之覆轍將以言為戒緘口結舌
甘效寒蟬豈敢明目張膽批鱗折檻以身試不測之
威而賈其罪耶異日脫有犬彘巨蠹 陛下深居九
重何由而知之直諫骨鯁之士遠憚夫壬人乘隙而
進讜議不聞而國是日非將來壅蔽之患有不可勝
言者此豈人主之利社稷之福哉臣等非止為二臣
惜也為言官惜也非止為言官惜也為國家大體惜

也伏乞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念育才之
甚難思建言之不易收回成命將冀體任彥彙昭舊
供職併馮生虞令復原職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
罪諫官庶幾開天下忠義之門豈惟體等感恩圖報
內外大小臣工靡不思罄涓埃 皇上德業之盛名
譽之美真可以增光 祖宗匹休帝皇而億萬年無
疆之慶端在茲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鈔

天接直

四九

聖主寔威臣測言官語默兩難懇乞明示上意
所嚮以便欽承疏

林熙春 江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

臣等待罪瑣闥無表見日者 皇上斥去兩京科
道至三十有四人 臣等過蒙優容存留供職即損頂
踵豈足以報 陛下惟是官以言設職以言盡而諸
臣饒以不言斥矣 臣等顧影增慚冰兢蚤負日求所
以拾遺補缺責難陳善以不負 聖明廣厲言官至
意而誠意未孚天威正赫扣關尙有待也頃者河南

疏鈔

援直

五十一

道御史馬經綸慷慨陳言忠誠報國 臣等私竊自慰
謂 皇上誠罪諸臣以不言矣幸有敢言如經綸者
計轉圜止輦或旦夕可望乎迺吏部接出 聖諭經
綸徑從降調聖意深遠未易竊測其果以言罪抑仍
以不言罪 臣等未之解也 臣等象上之指若水之在
孟方員易嚮其當以言爲戒抑以不言爲戒 臣等未
之解也且同一言官也前所處者旣以不言被謫今
馬經綸又以敢言獲罪旬日之內詔旨數更一人之
身進退維谷受諫則如轉石發號則如反汗此又 臣

等所未解也夫經綸之敢言與前勾去諸臣之不言
無兩非之理也 陛下斥不言者及茹納所爲敢言

者則諸臣將飲炭吞刃訟緘默之愆 陛下遂敢言
者又棄置所爲不言者則諸臣且措口揚眉收愆直
之譽第諍臣得以收譽則人主不能辭愆 臣竊謂
陛下之計左也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
則內自省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亦不以爲忤
又曾問魏徵曰比來朝臣不論事何也徵曰陛下虛
心採納必有言者 臣陛下英明神聖固薄唐太宗

疏鈔

援直

五十二

而不爲者倘果以不言者爲溺職則 臣等不難爲諍
臣杰士進危明憂盛之苦辭果以敢言者爲忤旨則
臣等不難爲諍臣媚子效希旨望風之故智顧諛佞
取寵則禍歸於人主而利歸於人臣披鱗折檻則禍
歸於人臣而利歸於人主兩者相去天壤懸隔 臣等
功名富貴之念非與人殊生死榮辱之念非與人殊
然寧爲此不爲彼者毋亦 二祖 列宗昭監之靈
在上二百餘年養士之恩在下清議在前信史在後
不負 陛下且不忍負此生耳有如人諾人趨旅進

旅退倏而京堂倏而開府又倏而八座長安道上揚
揚豈非一生之得計哉忠於謀國則拙於謀身在
聖明一加察耳臣等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疏鈔

接直

五三

優容言官疏

馬經綸河南道監察御史

頃者屢奉嚴旨降逐南北科道諸臣臣幸蒙恩罰俸
供職夫臣何以供職哉臣御史也御史故為諫臣又
為諍臣今日乃臣諫諍之日正臣供職之日矣臣竊
惟 皇上數年以來深居靜攝上下清隔中外俱抱
隱憂然而奸邪不至柄用國事不至敗壞社稷靈長
海內晏然豈獨 皇上威靈能坐制之哉所賴祖宗
二百餘年之培植士風最正清議最重科道諸臣每
疏鈔 接直 五三
每能明目張膽為國家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
分未必盡從輿論而縉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
高廟神靈實鑒佑之豈非臺省耳目之用大哉 皇
上何為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初除斥吳文粹等已降
調夏之臣等又降耿隨龍等旬日之間共謫言官三
十有四人矣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處兵科在 皇
上方執疎勵羣臣之道以責後效臣何敢曲為之解
但因而蔓及於別科給事中及各道御史其為聖明
之累良非淺鮮且吏部未上職名疏前奉有明旨降

謫兩京科道掌印官其餘俱止罰俸業已極駭物論
大損國體矣及職名疏上而所批更有可駭者均一
給事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印之故也均
一御史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道之故也
均一巡按也出差則地遠出都則時遠而於其中亦
有所謫降亦不以曩者掌道之故也一筆之勾是何
與前旨自不相信如此哉又奉有勾降之命不註勾
降之數按牘而索知纍纍然二十有三人毋乃太甚
乎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適以成其名留者不明

疏鈔

接直

五十四

署其姑恕之由徒以增其媿如此舉動雖 聖意淵
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聞噴有煩言頃以大臣疏救
而靳焉削籍滿朝臣工愕怖欬戲咸謂 皇上今日
以泥沙視賢才以草芥待臺省辱國傷重莫此為甚
此萬曆二十三年以來第一大虧損也且邇來乃邪
正消長之機大小往來之會言官每切隼獲動遭沙
射今也大威震疊日甚一日南北科道幾虛無人奸
雄傾善之計大行相率彈冠而視事豪傑敢言之氣
盡阻相對垂首而灰心從此清議不聞於上邪謀得

肆於下社稷受禍寧有底極念之可為痛心矣 皇
上年來厭薄言官動輒罪以賂擾今忽變而以箝口
無言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何辭臣竊觀 皇上所
為無言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
不言者有五大罪焉臣請為 皇上列其狀 皇上
之不郊天者有年會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陷
皇上之不敬天者臣等言官罪一 皇上之不享祖
者有年會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陷 皇上之
不敬祖者臣等言官罪二 皇上不御停講不

疏鈔

接直

五十五

舉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強得之是陷我 皇上
不能如 祖宗朝之勸政矣罪三 皇上任賢不篤
去邪不決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強得之是陷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 皇上好貨
有癖而御下少恩肘掖之間叢怨蓄變言官共慮之
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我 皇上甘棄萬曆美政
而不之克終矣罪五言官以此大罪人人俱知慙媿
皇上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言官之不言豈不當
哉奈何所為箝口無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以此知

皇上實慈切直而故假緘默以加之罪耳目者四輔
九卿有以密揭救有以公疏救有以特章救牘凡八
上矣豈區區爲此數輩言官而樹之德亦惟是老
成惜才爲 皇上計安社稷也乃讜言時徹於九重
清聽徒高於萬里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
諸臣原出草莽今歸草莽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
舉不可執而大臣之忠懇不可拂 皇上不聽閣疏
之懇救也改降綏而爲雜職則四輔何顏是自離其
腹心也 皇上不聽部疏之懇救也改雜職而爲罷
疏鈔 摺直 五十六
職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肢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
雖明亦腹心以宰之肢肱以運之耳目以聞且見之
乃今自塞其耳目自障其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肢肱
皇上將誰與共理天下事又誰爲 皇上宰
之運之聞之見之哉 皇上試一加思自有惕然大
不安於心者矣 又惟 皇上聰明天縱今日之事
豈漫不加思而率意爲之或者假雷霆震動之威以
施顛倒不測之術愚臣謂一人聖神駕馭自妙今而
後無論事體關係何如將言出而下莫之違行出而

下莫之阻矣不知人可以理服難以威劫可以誠動
難以術愚倘 皇上過用其心至此豈社稷蒼生之
福哉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其理一也
今言官本無大罪而皇上一旦震怒坐以失職降則
降逐則逐無一敢抗命者似此大失人心便是上拂
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 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
講不惜才不賤貨而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
災異不但如近日北旱南澇之消條加以異常禍變
不但如近年西時東倭之擾攘其所以示警我 皇
疏鈔 摺直 五十七
上而使之震悚不自寧者亦猶我 皇上今日之示
警諸臣也 皇上自度能抗天命否乎 臣不能抗君
君不能抗天此理甚明 皇上獨不知自爲社稷計
乎伏乞聖明詳思審處將降逐南北科道諸臣俯從
閣部疏請通令還職分別罰治或降俸級管事令其
摠忠以補一切袞闕庶幾君德不損清議不淆大臣
各安其職而奸邪斂跡彙孽銷萌社稷綿綿永承天
休矣

叢議已決忠直當言乞寬容以光言路疏

李雲鵠 南京四川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

惟國家之治亂係言官之通塞此自古英君誼辟未始不雅重之凡所以作其敢言之氣而寬其狂直之罰者靡不周至豈區區為一言官哉其為國家慮至深遠也臣邇因母病驚懼成疾前已具疏陳情正在杜門候旨忽接邸報見首輔沈一貫皇上准給假去矣南科臣陳嘉訓之論列一貫者伏蒙旨降三級調外任矣臣伏枕莊誦綸音其放首輔也臣竊頌

疏鈔

卷五

五八

皇上日月之明其處嘉訓也臣竊凜皇上雷霆之威復何敢喙惟是此一舉也所關於國家者甚大臣又安敢無說而處於此頃自一貫請告以來久留不決道路喧傳煩言嘖嘖以啓一時臺省諸臣露章糾劾誠有不約而同者蓋嘉訓祇知抒其忠而盡其職不知皇上之於輔臣尚欲存其體而畧其私此嘉訓之慙直致於上于天威耳乃其心則無他也矧皇上以南科處嘉訓非欲其言乎今言矣若既以諫行蒙恩又復以諫行蒙罰無論不測恩威嘉訓莫知

所措恐後來諸臣將無所據以效忠也固知俯從寬政實所以為言路計矣況正直之氣作之難而阻之易常人之情附之易而抗之難自非真心為國付功名利害於度外者不能自非人主加意容直豈能得之願指氣使之輩故嘉訓今日之直實皇上培植之而尤願皇上寬假之以為臺省諸臣倡也不然言官以言去官以閣臣去官結兩年未了之局清政本以消之地嘉訓即去亦榮第恐言官以嘉訓為戒則噤口卷舌之風滋明目張膽之氣少倘有大奸巨

疏鈔

卷五

五九

惡足為國蠹者誰肯為皇上極言之故處一嘉訓曾何補於首輔而寬嘉訓實有利於國家臣願皇上熟計之矣且邇來臺省落落南省僅兩人耳今又去其一一切省務得無叢脞乎是謂衙門計嘉訓之留亦有不容也者且一貫居恒自誓原不欲傷言者一毫豈以去國之計遂易其始願耶則少寬嘉訓亦所以為一貫計也然臣因是而尤有懇焉言路閣臣並重也臣於言路既望皇上亟於留賢臣於閣臣尤望皇上亟於論相今閣臣去而論相此其特

矣詩云秉心宣猷慎考其相蓋慎之也今海宇多事
救時之相最急則東閣之選必素負東山之望者而
後可倘一不慎推及匪人將後日議論復生又煩
聖主處分非計之得也更望明勅在廷諸臣務舉清
公直亮之臣以贊襄密勿無得阿私所好致累聖明
是謹始慮終之道故敢因觸事而併陳之伏乞 皇
上念言官之當惜直言之難得寬宥言官准復原職
或加罰俸少示裁抑則嘉訓將益勵感恩圖報之忠
而 皇上更增主聖臣直之美豈非熙朝一盛事哉

疏鈔

援直

六十一

無任懇切祝望之至

懇乞聖明有直言納忠謹以作士氣疏

宋燾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

臣 巡歷三周卧病數月九月十四日病勢危篤封印
封批輿疾境上圖掛冠長往業已渡江偶接報帖改
差淮揚臣扶掖強起望闕叩頭流血乃知夙昔稟擬
嚴旨雖足以威箝衆口攝束人心 皇上天覆地載
之恩兼容燭照實無成心也臣遂移任江浦且力疾
查造復命冊揭續於十八日接邸報江西叅政姜士
昌一疏為國是人才關係世道欲別賢奸以開治平
疏鈔 援直 六十一

奉 聖旨姜士昌這廝出位逞臆沽譽要名妄言朝
政排誣大臣便着該部院叅看來說臣跪讀甫竟不
勝驚懼臣思言官以進諫為職遇事敢言此非難事
惟身不列言責之司而慷慨建議明天下萬世之是
非自非忠貞天植實心為社稷者孰敢不避危險披
肝瀝膽於君父之前也 皇上付公議於部院正愛
惜人才之盛意部院諸臣必有仰體 皇上至仁明
士昌之忠恕士昌之愚以駁 聖天子霽威受言之
威真太平盛事也況舊輔臣邪正之分不特士昌一

人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不特士昌一人能言之天下人皆能言之沈一貫招權納賄植黨悞國未去之時諸臣言之以詳而過則歸君至今追論之未已者蓋因留錢夢臯之事未明故也夢臯考察明係輔臣具揭保留既被人言自當俛首認罪謂一時不明有壞皇上京察之大典雖事已錯悞必有諒其心者而乃悻悻然自昧血氣橫誣主上自皇上每有格外之舉動臣等先受無端之疑一切佯推乾淨若不知然者則蓋世瞞天欺君罔上之罪不可赦矣誠令其自

疏鈔

授直

李一

思有端無端格內格外誰實尸之乃轉換支吾歸過於君父乎此皆其往日之罪惡既已去矣人言已息而追論之未已者又有故也自古權臣能蔽賢於在位之時不能蔽賢於既去之後獨一貫之去雖去而實未去其精神脉脉相通心心相印其所欲得而培植者根蒂愈固其所欲得而禁錮者閉抑愈堅遺計通神凡舊日相與觸忤之人一槩俱不起用而素相依附者舉足皆適意之鄉如禮部侍郎李廷機因聶雲翰年例一疏偶刺及一貫之鷹犬廷機迎合其意

將雲翰排斥而去憤鬱以死殺人媚人忍心害理及枚卜之日科道官上言德政交疏保舉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天下皆知之而天下不敢言者非畏廷機也畏其心腹牙爪之威布滿通衢前輩提携之勢臣籠宇宙一呼百諾天下嚮應飛鷹走狗代為搏擊人心附勢萬流朝宗恫喝恐嚇山搖嶽震誰敢與之為抗衡也今天下正直之難容久矣封疆名臣有九年積勞而不得一遷衡門大賢有舉世仰慕而不獲一用建言諸臣直欲錮之於終身即史館之英秉道

疏鈔

授直

李一

不阿者疎之遠之直令占定南方之缺甚且乘人之未至而先為剪其所忌一言不合輒來無限之毒噬矣正直之氣培之猶恐其不振若夫抑摧禁制一鳴輒斥倘有大奸大惡伐異黨同竊弄威福誰敢復起而發其奸哉自古及今權臣得肆莫不仰藉主威俯憑部院以獨行其意陰致毒害而已若無與焉臣老秦之筆難掩中外之耳目履霜堅冰漸不可長卒之削籍辱名喪身遺臭自悔已晚臣恐執政之臣即相為辭亦不可不慎於擇術也臣表間疏入之後觸

犯當路自分當死數月以來 皇上不以臣愚不肖而俯准改差之請臣豈敢惜死畏禍不以報陛下高厚之恩謹身死陳言伏乞 聖明洞察垂念國是人才關係世道錄遺佚別賢奸恕士唱之憲用士昌之言昭忠讜之風作敢言之氣令是非大明弓旌載道以彰太平之盛舉真社稷之福天地之量也臣愚不避斧鉞觸當道之豺狼願與先臣楊繼盛同遊於地下雖碎首粉身亦當瞑目矣臣不勝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疏鈔
楊繼盛
不勝

言官盡言職掌攸繫懇乞聖明矜宥直臣以重言路疏

金士衡南京工部尚書疏

近接邸報見御史宋燾收姜士昌一疏欽奉明旨將宋燾降級調外并姜士昌重加降謫莊誦嚴綸不勝恐懼臣竊惟國家張官置吏各有所司而臺省之職在進言故明目張膽發奸摘伏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則盡職而為忠臣緘口卷舌養交植黨恐於負國不忍於負友則溺職而為邪臣盡職者宜褒溺職者宜斥不然而軒輊倒置何以昭示勸懲而風勵天下燾感時觸事抗疏披陳即其辭不無過激乎然而志切効忠不避危險主聖臣直盛美益彰有臣如此謂宜優容獎與以作敢言之氣可也奈何白簡方陳譴謫隨之語曰虎豹在山藜藿不採故從有汲黯而淮南寢謀蓋臣誼士所關係人國甚重安可忽焉且夫人臣為身謀者必不肯舍其身為官謀者必不肯輕其官惟不為身謀不為官謀而惘惘款款自靖自猷乃稱難爾方燾之慷慨建議也盟於幽獨而矢於天日

其心惟知有朝廷知有臣節知有一點赤誠可以稱
 塞報効即死生利害咸置度外世安有輕死生忘利
 害而肯為人賄囑黨救焉者此理所必無義不取出
 而聖明所當俯鑒者也如有忠而見疑一鳴輒斥人
 且鑿於覆轍甘效寒蟬異日者即有大奸巨慝亦且
 逡巡畏縮而莫敢糾發是豈國家之福哉曩者士昌
 有言既以出位罪之燾固言官也乃亦以言被譴是
 無言責者既不當言有言責者又不得言然則明諍
 顯諫將屬之誰耶且 皇上之處燾也得非謂其語
 直金 侵宰執姑抑之以全大臣之體乎顧所謂大臣者務
 休容不務較計倘以一言異已而令耳目之臣遽蒙
 貶謫竊意輔臣之心必不安 皇上欲安輔臣莫若
 宥燾以存公論於天下後世可矣嗟嗟中才易勁節
 難自 祖宗培養 皇上涵育以來至深極厚乃得
 蹇蹇諤諤之士犯顏敢諫以報明主世道所藉迴瀾
 砥柱者非渺一旦屑越而輕棄之豈不可惜沉汎淪
 者未復鯁直者先摧人才幾何能經此折磨可為痛
 哭流涕也已 皇上自為社稷計亦安可不深惠而

預計耶伏祈 聖明留神省察采納芻蕘霽雷霆之
 威擴天地之度將宋燾復還原職或量行罰俸以示
 創懲姜士昌併從寬貸免其重咎不特二臣感激圖
 報益矢初心即大小臣工靡不踴躍歡欣爭思奮勵
 以仰答高厚之恩矣 臣 不勝悚慄待命之至

疏鈔

接直

六七

萬曆疏鈔卷十六

起廢類

孫繼先 錄用建言諸臣以昭聖德疏

孫繼先 及時起用賢臣以光聖治疏

孫維城 建言被廢部臣乞起用以昭聖德疏

姜應麟 正臣遺棄乞及時召用以光聖治疏

顧雲程 忠良久抑乞賜錄用以收真才疏

饒崇位 摘舉忠直遺賢乞起用以風士節疏

陳邦科 盡區晚節已完微臣久廢可憫疏

目錄

卷十六

許弘綱 捐舊過錄愚忠以光聖德疏

陳嘉訓 恭釋明詔分別起用之旨疏

楊時喬 開讀疏

沈季文 特舉任事真才以盡抱負疏

萬曆疏鈔卷十六

起廢類

乞錄用建言諸臣以昭聖德疏

孫繼先 南京四川道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惟自古英君誼辟欲建久安長治之功必重直言
敢諫之士非直言關理道事當心意者樂受之即有
逾耳之言拂心之論亦必委曲優容而不之罪或不
得已而罪之亦必隨加甄錄而未始終于擯棄焉此
非有私若人蓋欲鼓天下敢言之氣開天下忠義之
疏鈔 起廢

門固人主自為社稷計耳前者伏見已故大學士張
居正聞有父喪例應回籍守制荷蒙天語叮嚀留輔
國家維時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
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建言
居正身列大臣宜敦孝行表率羣僚父喪不奔恐犯
清議奉旨廷杖有差遣戍為民夫 皇上英明天縱
豈不知諸臣無罪但勉留居正之心甚切以為不如
是則無以慰安其心故居正可留則雖深罪諸臣有
所不恤然以理論之 皇上留居正而斬其去者蓋

恐一時無臣君道也諸臣躐居正而使之去者蓋恐萬世無父子道也 皇上固未始不諒諸臣諸臣亦未嘗得罪 皇上臣于斯時方待罪邑之固已深推皇上之心而痛憐諸臣之忠矣若居正有大臣休休之度葬父回京必念諸臣忠于為國謀尤忠于為己謀白諸 皇上宥其罪而還其職如宋文彥博申薦唐介以成一代盛美乃非惟不加申救且列名于大察榜文 皇上知之否耶臣不知諸臣何罪乃欲禁錮終身若此居正之心亦狠而其手亦毒矣此忠臣疏鈔

起廢 一

義士扼腕不平良非一日近日以來伏見 皇上聞言即悟從諫如流納御史李植之言則斥馮保而籍其家納御史江東之之言則籍徐爵而置之法納御史楊四知之言則怒居正而追問壞法之事臣益知向罪諸臣非 皇上本心也臣又聞當居正有喪之日馮保罪惡已彰彰在人耳目保謂不留居正則已惡必不可掩不深罪言官則已罪終不可逃故假以勉留元輔之故導 皇上以制伏言官箝天下之口便一己之私是陷居正有無父之名者馮保也誤

皇上有屏棄言官之跡者亦馮保也保之罪尚可言哉今幸罪人既得公道昭明 皇上之心益暴白于天下後世矣乃前項諸臣猶在禁錮之列不寤由露之恩臣知 聖心必有戚然不忍者伏乞 勅下吏部將吳中行等循資錄用至于以忤觸居正被黜如河南南京主釋給事申余懋學以不與送喪被黜如河南道御史趙應龍應申救言官被黜如河南道御史傅應禎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鴻讓陝西道御史孟一脈以參劾居正被黜如吏部員外孫用汲等一體准復原職則陽春不進陰崖而南澤更霽枯木非惟建言諸臣感恩圖報而忠臣義士亦將闐風思奮矣此正鼓舞人心轉移世道之第一大機也臣愚不知避忌冒瀆天聽惟 聖明垂察焉

疏鈔

起廢

三

懇乞聖明及時起用賢臣以光聖治疏

孫繼先南京四川道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惟自古聖帝明王欲圖至治臻上理莫不決于去小人急于用君子蓋卑卑小人妨我政治去而不決則雖有君子烏乎行志昭昭君子利我君民用而不多則正人孤立孰與伏姦此虞舜即位遂去四凶即收用元愷故後世嘉有虞之治而稱帝舜之聖者不哀恭惟我皇上秉日月之貞明體乾坤之大德罷斥工部尚書曾省吾等以清部署之奸逐遠司禮監

疏鈔

起廢

四

太監馮保等以清左右之惡一時大小臣工莫不歡欣舞蹈舉手加額以為聖天子英明果斷即虞帝之去四凶不是過也臣愚又何言哉臣謂小人之伏也無盡奸宄之生也不常欲人人而去之未能也欲事事而發之不廣也故欲劓伏小人莫若廣用君子蓋君子眾多則邪不勝正縱有么麼彼自潛消默奪不敢逞矣故山有猛獸則狐狸藏形臣有賢臣則奸邪隱跡此理也亦勢也當此羣奸熾伏之時正世道清明之會起用賢臣實我國家可少爰臣訪得原

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魏學會原任戶部左侍郎胡純禮原任禮部右侍郎王錫爵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朱纁原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張岳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毛綱原任光祿寺卿賈三近原任大常寺卿溫純原任順天府府尹曹科原任浙江道御史朱光宇原任驗封司郎中陳有年原任福建按察司僉事趙參魯以上數臣品格雖殊夙皆才德優隆志行高潔持身不二有謗誇大臣之風秉正不阿有蹇蹇匪躬之

疏鈔

起廢

五

義或宜于密勿而可以共濟大業或宜于部堂而可以主持國是或宜于拊循而可以康阜蒼生誠海內之正人士林之君子也比因權奸塞路屏跡山林效臣用未終深為可惜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魏學會等及時起用以充任使則邪者知其為邪正者知其為正天下之至明也在邪慝則斥而遠之在正人則起而用之天下之至公也將見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皇上垂拱于清穆而鳳曆永固于磐石矣

建言被廢部臣乞賜起用以昭聖德疏

孫維城 南京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惟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容受直言為務而敢言之臣亦未有禁錮至于終身而不加矜憐者蓋言路通則天下治而敢言者不棄斯欲言者不沮此治亂安危之機而萬古之道也臣待罪南臺接見邸報伏覩皇上既納御史李植等之言而竄逐馮保等奸邪之黨伏聽御史孫繼先之請而起用吳中行等忠直之臣仰見 皇上聖明並日月量同天地不惟能惡而又能愛真仁人絜矩之極而中外人心罔不翕然稱快矣但御史孫繼先所奏止於考察附名而陛下下明旨所及亦止於降罰非罪尚有忠憤言事致忤權奸陷入考察正數人心共忿日望 陛下破格起用者在 聖恩尤有所當廣也臣敢昧死言之查得萬曆八年五月內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趙世卿一本為披瀝愚忠謬陳匡時五要以仰裨 聖治事本內乞要廣選進之制寬驛遞之禁省大辟之刑緩催科之令振臺諫之氣稱說援引辭甚懇切奉 聖旨

疏鈔 起廢 六

該衙門知道 陛下豈有深罪世卿之心乎但世卿本內所稱放遠傳應顧鄒元標等事大於已故大學士張居正不便故雖 陛下容之而居正則甚怒之矣計念世卿不處則後來欲言者終無懲創故曾不數日即默諭吏部陞世卿為楚府長史夫王府官僚禁絕遷轉凡陞王府者皆不堪任事者也世卿為推官有才望擢為主事則有何未勝任而乃以王官劣處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抑世卿之陞之王府而終其身無復遷轉之路矣然猶王官也南京吏部尚書何寬希圖受知居正順承風旨京官大察遂將世卿定擬不謹閑住夫考察黜退永不叙用凡稱不謹者皆不惜名檢者也世卿居官素稱清謹則有何不自檢者而乃以不謹重處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錮世卿一置之考察而終其身無復叙用之除矣君門萬里孤忠無訴世卿亦可悲矣若編修吳中行等雖附考察之末猶有起用之例以因言降罰之迹常存也惟世卿陞則王官去則考察陽泯其降罰之迹而陰置之必不得起之例則世卿雖有尺寸之長忠君愛

疏鈔 起廢 七

國之念亦非心枯朽焉耳將何緣一致 陛下而
陛下亦何緣得知其屈此居正用術之巧而天下人
心之所爲至今切齒也今世卿之流固在也世卿言
選進之制當廣而陛下增進學之額矣世卿言大
辟之刑當省而陛下垂矜疑之仁矣世卿言催科
之令當緩而陛下布蠲恤之惠矣世卿言臺諫之
氣當振而陛下施起用之恩矣至於寬禁驛遞近
日科臣疏請 陛下亦下公卿議矣是世卿之言未
必謬妄而陛下于世卿之言亦未嘗不行但以受
疏鈔 起廢 八

果公議所在乎不出公議而出私惡則世卿之黜非
朝廷黜之也居正黜之也居正以私黜之而朝廷以
公復之乃所以爲善用考察之權也國家之典豈宜
任居正假之爲妨賢之具而一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哉故臣愚以爲世卿之忠直所當原而考察之例不
必拘也伏乞 皇上勅下吏部查議如世卿果有不
職之狀 臣當甘受欺罔之罪即與世卿同其罷斥如
世卿別無不職止以建言一事不合居正致陷考察
亦當憐其無辜與編修吳中行等一體起用併將何
疏鈔 起廢 九

居正忌嫉遂使飲恨沒齒展布無時故天下從此益
不敢復言傳應禎等諸臣之事矣豈惟不敢言諸臣
之事即事所當言而非居正所欲聞者多有疑豫退
縮而終不敢喘一息焉誠戒世卿之因言受禍而重
畏居正之陰險難測也幸今 陛下聖明奸狀莫逃
使昔日降罰之臣皆得復見天日獨世卿以考察數
內弗獲錄用臣恐箝制之謀未盡破忠直之氣未盡
伸而陛下日月之明亦尚有遺照也且考察黜退
例不再叙者正以天下公議之所會也今世卿之黜

寬追處以爲考察不公之戒仍勅南北吏部都察院
今後考察百官務要秉公持平無復阿勢蔽賢如寬
其考察去任官員非係建言被屈如世卿者亦勿得
援以爲例庶幾天下忠直之氣獲伸而國家考察之
典亦清矣 臣又聞侍讀趙志臯張位皆以欲疏勸居
正終喪致拂其意未幾趙志臯陞廣東副使隨以不
及考察降補徐州同知張位陞南京司業隨以浮濫
考察降補徐州同知經筵啓沃之賢任簿書奔走之
役天下皆痛惜之此二臣者雖事體與世卿不同亦

當與世卿同復原職者也如此則 聖恩廣被聖德
光昭不惟世卿等心懷感激益效捐糜而臣工兢勸
弼成至治於無疆者端在於此惟 皇上宥察幸甚

疏鈔

起廢

世道肅清正臣遺棄及時在朋以光聖治疏

姜應麟 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十二月

臣竊惟世有正臣匪徒篤志好修自潔其身已也特
立之休風已足以激揚士類使國家之直氣常伸而
養盛之微猷又足以弘濟時艱使國家之景運常洽
所謂在朝廷則朝廷重在方岳則方岳重誠不可一
日不在位也伏觀近集省臺諸臣將廢棄人才交章
薦舉欽奉命旨次第錄用一時正人登進朝寧改觀
風采夫振臣有以知臣陛下此舉實宗社靈長之慶
疏鈔 起廢

也乃其間猶有遺逸未及推用者夫人臣之罪莫大
於蔽賢臣知而不以聞臣罪何追臣得之見聞最真
盖有四人焉原任行太僕寺卿顏鯨操修粹白而一
言一動悉以道義為準繩造詣淵深而有守有為直
以理學為經濟若其觀風河洛不庇政府之私人視
學湖湘不以鄉賢私銓部之父此固屢起屢蹶之由
而始終屹然一節也原任南京大理寺寺丞今養病
傅應禎才諳渾成令江南風多遺愛性資耿介擢臺
史卓有風裁謫戍六年流離自若起官數月高翰肅

堅此則塊抱清標士林景慕而用之未竟厥施者也
原任南京太僕寺丞令養病蔡悉天資冲粹門學
精純以執法而左遷澹然於宦况世味之外以戀親
而歸養猶然有愛君憂國之誠迄今表正鄉邦評者
謂江北諸郡無兩朝可不移其孝以為忠也原任湖
廣布政司參議李盛春中多蘊藉事有執持居諫職
則侃侃正言因關白之不通而甘心外補任參藩則
孜孜宣力忿時論之不合而抗志乞休即其養晦林
泉若將為終身計而壯猷未究則無論識與不識又

疏鈔

走慶

十二

罔不共惜之矣以上四臣皆世所謂正人君子也其
中有經科道共推者有經撫按公舉者奈何薦剡交
騰明揚未及臣竊有槩於中夫臣子患不逢時今
聖明在上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真千載之奇邁而諸
臣不使之展采錯事以為邦家之光是萬邦咸寧猶
不免遺賢之嘆臣固為諸臣惜時惜其逢明主而不
能自効也臣子患不及年臣觀諸臣展布未能一二
而廢棄有至十年以上者說者曰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今河清矣更復何俟臣又為諸臣惜年惜其以茂

齒而供丘壑之娛也天下未嘗無才特患不得正人
之才而用之其人正矣又患不得其生平之守而信
之今諸臣在官可謂能自立矣在田間可謂能自守
矣臣伏觀憲綱中所謂山林隱逸懷才抱義之士正
此其選而未嘗求之可謂于無其人乎臣又為廟堂
惜才也抑臣猶竊有說焉國家令甲凡以大計罷官
者終其身不復敘用然此謂大計之至公者言之耳
顏鯨之不免於大計當何罪焉祇緣在事者以私憾
斥鯨恐鯨復用故擠之大計之中此海內所共憤也

疏鈔

越慶

十三

臣不暇遠引即如近時洗馬趙用賢等何嘗不以大
計除名 皇上旋復召用則既已行之矣奈何獨斬
於鯨而尚錮忠直之臣於聖世也伏望勅下吏部備
查前後章疏再加咨度如果臣言有據輿論僉同即
覆議上請將四臣隨才授任庶羣賢彙征眾績咸叙
而所禱於 聖治非淺歎矣

忠良久抑公論已彰乞賜錄用以收真才疏

顧雲程 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二月

臣惟才難之嘆自古記之然有才矣而或遇非其時

才者之困阨固宜惟 聖君在上抑陰扶陽君子方

道長而野有遺賢此志士之所以扼腕 臣之不能已

於言也敢畢其愚昔張居正柄國恣睢為桀刻核為

厲且伐異而黨同儕時號為耿介拔俗者貶竄幾盡

天祚社稷居正身殞陛下加納羣言亟反其苛政

錄用其斥逐之人當是之時凡懷六奇抱一得無罪

疏鈔 起廢 十四

而為權奸所魚肉者孰不欲仰見天日即 陛下亦

豈不欲忠良之畢收也然用而未竟如吳中行艾穆

傅應禎者而以憂歸致然疾歸 陛下已知其人且

待時而用之臣不敢贅矣薦而未起為當世最屬望

者 臣舉三人焉原任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顏鯨廣東

提舉司提舉管志道福建僉事甘雨是已顏鯨以大

行為侍御密疏伊王罪狀寘之法有直聲第以事忤

高拱拱恨之後論朱成國公落職為典史累遷至湖

廣學憲又以事忤張居正居正後恨之故汰鯨所選

貢生卷復降鯨職徐遷至太僕大計時高拱以相國

秉銓竟以宿憾罷鯨官夫鯨之高標勁節練才遂養

天下所知也今立朝端足以振頽靡而起頑懦願可

棄之勿用乎故臺臣王國等特為薦揚所當起者一

也張居正不奔喪時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

元標等抗疏於廷居正矯旨杖之幾死管志道與沈

懋學周弘禴私以大義諷居正令速歸居正恨之志

道又疏陳九事語侵閣臣居正又恨之遂出為廣東

僉事志道竊謂僉事係風紀官故按憲綱復條陳一

疏鈔 起廢 十五

疏與按臣較禮節謂之不能逢時則可然其論則國

紀也乃御史龔懋賢係張居正黨遂希居正指論列

之黜為廣東提舉志道遂乞歸里時蓋萬曆七年八

月也 陛下下其疏於吏部部臣王國光復希居正

指遲半載不為覆至次年大計以疾去其官夫提舉

既未之任安得與考察此理之難通者也且志道之

學伊洛之學也其才賈董之才也年甫逾壯不以此

時竟其施設而使老於林壑如天生豪傑之意何況

所陳九事如邊務省試等 陛下次第用其言矣胡

可棄其人也故臺臣毛在等特為薦揚所當起者二也甘雨才能文章選為庶吉士平居與鄒元標相友善又以節槩相期許元標廷杖時居正實欲死之密令兵番及家僕變衣裳伺諸縉紳之陰護者以故縉紳中雖親故輒異懦不敢前而奮然忘軀悉力與元標周旋元標之不死甘雨力也居正緣是恨之出為福建僉事雨度居正不容遂上書固請致其事以歸夫雨由詞苑而臺由臺而外補亦良苦矣年未壯而淪棄於聖明之朝何也且雨以元標故而去官元

疏鈔

起廢

十六

也就事理言考察而公也當恪為遵守以塞倖進之門考察而私也當亟為釐正以伸忠直之氣況昔權臣挾私心以壞考察之法今陛下採公論以清考察之弊昔權臣欺蔽陛下借考察以毒害忠良今陛下釐國是以摘發權臣之奸此大聖人之作為中外辨稱服犬亦臣玉所欽承奚為而不可也且陛下詔辟吳忠行趙用賢於編戶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於行伍他如魏時亮趙世卿等皆拔之丘園而置之朝廷夫孰非考察中人耶何不推廣其德意而兼收

疏鈔

起廢

十七

鯨與志道也陛下如以言不謬乞勅下吏部將顏鯨管志道與其雨及時而用度材而任則朝廷有得人之慶而聖治日益光矣且計吏伊邇陛下適錄真才於考察之中則為銓部者必憚陛下威靈必兼至清至公以黜陟天下士必不使邪佞倖免而忠良受禍所補世道豈淺鮮也待罪言責凡賢才當舉不肖當絀者皆得而言之故披膽借陳於君父之前惟聖明省察

摘舉忠道遺賢乞及時起用以風士節疏

饒位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二月

臣惟聖神御宇則野無遺賢直道奮庸則朝無淫比
州舍之際關乎世道士風莖末渺也自張居正柄權
竄逐正士賴皇上英斷悉召而還悉以時魁拔若
穴幾虛無矣陳列而彈冠者不啻蒸蒸盛矣以所
計則猶有起用未竟若南京大理寺丞傅應禎有
經薦未用若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顏鯨廣東提舉司
提舉管志道者皆孤忠抗直士也臣於三臣均之未

疏鈔

起廢

十一

觀厥容貌然想慕其風節竊心壯之仰之間嘗屈指
聖明在宥賢碩登途至稱遺珠棄璧則臣其表表
焉值茲明時何可令之考槃而適向偶而悲也請為
陛下陳其槩夫傅應禎作權杖成萬死一生太節擘
喉灼人耳目已蒙陛下拔自行伍還以原秩且叙
遷之矣其旋起旋廢不日以疾告乎願念應禎遠戍
遐荒洙漳致疾責以奔走承趨若未便焉脫令圖事
而揆策何妨宣力而効忠今聞其疾且就愈而猶然
棄之使其鑊投荒之臣反不如全軀苟祿之夫可以

悠悠崇顯林壑自老頑誠安之而陛下制御人羣
曷以風勵有位哉臣謂此一臣者所當及時超擢以

伸直節者也顏鯨之在中臺彈紉不避權貴風裁凜
焉持斧中州以不從高拱指授拂其心出而督學楚
中以不從居正私囑忤其意且王篆方為權門始張
牙距以其父入鄉賢為請鯨秉正嚴拒篆又心銜之
屢謫屢遷百折不回辛未考察高拱以執政理銓衡
居正居中用事篆為吏部曹郎卒謀以考察罷其官
矣今其家徒四壁潛心實踐嚼然勢利不滓其心固

疏鈔

起廢

十九

篤行大雅君子也今之得時而駕所稱廉頑立懦斯
人有焉管志道學足經時志希古道居正不奔父喪
諫者伏質吳中行趙用賢杖而編氓矣沈思孝艾穆
鄒元標杖而編伍矣志道時陰有所規諷以觸權恨
已而條陳一疏語侵居正卒以基禍考察去官今隨
俗習非之士多訾其持論不諧於眾不知其意在匡
時欲還祖宗舊制非泥古不通侈言無當也籍第
今其言得試不亦斌斌乎先朝盛事耶奈何并人與
言俱廢之也當風會波靡之時而有臣若此儻所云

季葉之孤標中流之砥柱非耶願此二臣者均係先
年考察之數秉銓者即議起用輒復難之固謂考察
之永不叙用令典也然令典何爲而不可撓哉至公
也乃二臣之見斥私而非公也行道之人知之矣
陛下試採在廷清議以爲何如耶此而不爲昭雪將
考察之典權奸得以行其私而清時不得以明其公
非所以爲勸懲也故錄二臣則適以昭計典之公而
不破例則祇全害正之路此外自匪權門私害出於
清議所棄者則明明國憲孰敢援此以爲例焉查得
疏欽 起廢 二十一

位而願從休致即當鄒元標之被杖也雨實抗身周
旋不避其難業已重干時嫉矣一時元標知交陰有
中傷未幾而出雨於外時事不偶可知也雨由是致
任去斯之避權知幾掛冠若履亦人所難矣矧其壯
志清才用世方始而終令淪棄臣竊惜之斯一臣者
亦當遇缺推用以盡其才者也其他抱才被抑如雨
之類有所未及知者當必有舉臣所未舉者矣抑臣
於此有深惟焉夫世之汙隆係人才之邪正居正在
事儉王得志正直柱石風靡也極矣比年以來用
疏欽 起廢 二十一

先任通政魏時亮光祿寺少卿趙世卿皆以忤權考
察荷蒙 陛下錄用今顏鯨管志道與二臣事體大
畧相同謂宜破格叙用以昭公道者也嗟嗟居正之
時何時也排擯忠良沮抑士氣稍不順已輒加摧殘
或明挾主權以彰屠戮之威或陰假公道以肆禁錮
之術株蔓鉗結密於網羅當時抱忠守正之士被其
螫毒波及者猶未可一二數也舉臣所知則如致仕
福建按察司僉事甘雨者夫非與鄒元標意氣相許
哉彼其歷官不滿三禩行年未及疆仕曷爲甘棄名

賢迥奸如茅斯拔如距斯脫不庶幾哉化枉爲直之
日乎而人心不古世道漸頹大都尚和同而鄙狷介
貴取容而賤直節重緘默而諱蹇諤此而不立防以
迴其瀾樹標以命之趨竊恐波流茅靡雖有蘭芷化
爲蕭艾士習將日非矣故用僕應禎則徇義捐軀之
士矯翼而思奮用顏鯨則耿介持正之士秉道而掩
忠用管志道則力學追古之士懷奇而振俗而又採
用甘雨輩使壯年負才之士感激思奮以見於世未
必非鼓舞人心之一機也臣又聞之盛節入朝者不

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大節不可奪也
 語有之山有猛獸則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則奸宄不
 生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故論人之品先須觀其節
 而仗節死義之臣每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誠重之耳
 彼抗節敢言不幸為權奸所箠擊魚肉者明如傅應
 禎陰如顏鯨管志道豈少哉臣誠願 陛下加矜而
 委任趨在朝者俾得安意殫忠在告者尤宜及時召
 用更祈 陛下釋投杼之疑旌折檻之憊廣開眾正
 之路兼收觸諱之臣俾之同心一德勿相疑軋若水
 疏缺 起廢 二二
 火鹽梅相濟以成師師濟濟實太平之基也臣於諸
 臣素非交識何所私比願惟待罪言路駕怯不法惟
 是薦賢為國臣之分也心知賢而不舉命之曰蔽舉
 而有所觀望規避命之曰欺臣不敢也用是披衷冒
 瀆宸嚴如蒙 聖明俯賜採納勅下吏部酌議施行
 使天下萬世仰誦聖天子在上賢宰執在下不避嫌
 怨不計私毀要以容賢有直躬成正大平明之治願
 不休哉易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
 福惟 陛下垂神眷察焉

直臣晚節已完微臣久廢可憫疏
臣惟人臣甘心苦節務為刻意嚄噉之行必守之克
 終而後其品始定人臣羽翼善類務為排眾矯矯之
 論必所舉之人克終而後其說匪私故舉人者與舉
 於人者其道相成而失舉則罰得舉則賞其賞罰亦
 不宜相背也若原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今故海
 瑞者才雖歉於通方志自許於亢直折檻先朝慷慨
 就獄開府吳郡任怨鋤強操百折而不同行三黜而
 疏缺 起廢 三三
 愈勵 皇上登進忠良蒐羅遺棄乃起瑞于海濱荐
 躋卿座瑞受命不辭間關赴召任留都以來念念惟
 節愛是務及以病乞休至再而 皇上重其直節亦
 勉留至再瑞又受命不辭鞠躬盡瘁病故之日篋笥
 蕭然薪俸之外更無長物該禮部題請卹典奉 聖
 旨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是瑞以直節事
 皇上始終不渝而 皇上以恩禮遇瑞亦始終無替
 君臣之間可謂兩全天下萬世頌盛美矣獨往年保
 留瑞三進士彭逢古顧允成諸壽賢以出位狂瀆蒙

皇上視職至今尚未收錄臣不能無惜焉夫瑞之經
經固泥狹隘而不通大體病則有之至其赤心寒素
之守矢諸天日歿身不移亦出於所性非有要飾而
然也往時言者病矯枉之過當而律以中庸遂不覺
疵詆之太甚三臣懼瑕指之掩瑜而力於抹護遂不
覺出位之爲非是其言雖非分心則無他也皇上
謂少年新進之士輒喜於緩頰而輕於越俎不可爲
訓故暫示剴劄俾知懲創將練其才而用之必非欲
終棄之也願自視職以來二年於茲矣其摩厲頓挫

疏欽

起慶

三四

亦已久矣所保留之臣已蓋棺論定矣而三臣者猶
然伏跡草莽未沾嘘拂數十年窮經致用不獲一日
膺官使而圖報稱其痛心愧悔將若之何而皇上
亦培養登進之謂何且世俗建言者容有假昌言以
飾垢類而三臣通籍未幾何宿垢之可飾容有好異
議以博名高而三臣策名未久豈鈞譽之爲營容有
附權津以希捷徑而海瑞孤耿寡交非泰山之可倚
三臣冒然曉曉不過一時意見所激非有可錮之罪
乞皇上亮其愆宥其狂瀆勅下吏部及時錄用

則三臣更過長識愆恩圖奮歛其少年之鋒鏘而出
以老成之訐謨文其敢言之意氣而發於君國之要
機未必無涓埃之補也且皇上聖明汪度因優瑞
之直節而并宥三臣海內臣工亦因皇上錄用三
臣而爭慕瑞之直節其有裨世道人心尤不淺矣臣
於三臣素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特仰體皇上不欲
終棄之心爲國家人未惜耳抑臣猶有獻焉三臣之
以言蒙斥也其心固可諒罪固可原矣而大抵進言
者非有他腸也夫臣爲國建自身之不恤於名何

疏欽

起慶

三五

愛迂徑求捷何如循途美勝其垢飾之何害臣願
皇上自今聽納惟酌其言之當事機與否不必問其
人更逆其心也卽萬萬有一如假建言以飾垢沽名
競捷者皇上試聽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優
而容之其官箴在吏議其人品在清評不可逃也何
必罪謫之扼其進而進愈驟損彼名而名益高乎夫
千人之諾諾聽之適意常足以滋壅蔽而蠹清明之
治一夫之矯矯聞之逆耳常足以滿箴警而贊明良
之休臣故曰言者其有可諒之心無可錮之罪也伏

乞 皇上并勅部院備查以言廢棄諸臣一體酌量
召用此又二帝三王之盛節祈天永命之基本也惟
聖明留意焉

疏欽

起廢

三六

懇乞聖明捐過錄愚忠以光聖德疏

許弘綱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二月

臣待罪該科者詳章奏項該吏部題覆將進士彭遵
古顧允成諸壽賢酌量選用奉 聖旨彭遵古等未
曾授官遽輕率言事故特處示懲不准選用欽此又
該吏部題為缺官事擬將兩淮運判黃道瞻陞南京
戶部浙江司主事奉 聖旨不准陞欽此夫進士三
小臣運判一閑局耳其用與否豈遽能為天下重輕
而獨以曩者建言之故啓 聖心觸忤之嫌則聽言

疏欽

起廢

三七

用人關係匪細臣叨言責寧忍默然臣聞世之治也
朝廷無不可言之事天下無不可言之人是以善集
而不遺事行而不悖故其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其放也國耻煩言官憂速戾依阿泐恣莫適盡規故
其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盖上下古今而理亂興衰之由
可考匹然狂夫之言豈能一一皆當批鱗之下豈能
事事兼容所幸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朝而遠之
以折其矯激不平之氣暮而收之以畢其忠君愛國

之悅則刻印銷印總無成心雨露雷霆固非德澤此
唐虞三代之成規而 聖祖神宗之家法也。陛下
御極於茲十六年矣惟是敬天勤民求賢納諫之美
史不勝書而一時鴻公鉅卿起自田間拔於行伍者
比比皆是羣臣遭際 聖明自云千載一遇食芹曝
背競獻其愚皇恤所爲忌諱故海瑞以直節蒙謗則
遵古等三進士抗疏爭之王民社等兩小民以 聖
怒承戍則道瞻抗疏救之夫四臣職守原非諫官發
言盈廷均之出位 陛下黜之一降之懲輕率而
疏欽 起廢 二八
防濫觴是或一道也然海瑞備在 聖心廷論翕然
左袒遵古等所言要之羽翼乎國是 陛下之理冤
察獄不啻三令五申矣一夫向隅滿堂動色道瞻待
罪刑曹執奏未爲起俎較諸狂悖當自殊科且今之
致疑於建言者不曰掩飾則曰速化遵古等釋褐未
逾時也寧有宿愆而求蓋道瞻固以給事中請官謫
而蒙召用者即默默自全或亦致身還顯何須三黜
乃見其高故四臣之言未必無可採四臣之心未必
無可原 願 陛下之熟察之也今損斥二年創懲

已久量移序進部議會同即乘此動心忍性之餘開
其改轍自新之路誰曰不可而 陛下獨忍於終絕
之也亦足悲矣夫抵天下之事以盛怒臨之則惡而
忘美以平心處之則瑕不掩瑜即如海瑞者 陛下
之所謂直臣 皇祖之所爲繫囚也此亦足以觀矣
且帝王釋言擇其言之是非耳寧問其出於誰何氏
之口如以進士不當言也則部屬而建言者 陛下
嘗用之矣以部屬不當言也則部屬而建言者 陛
下又嘗用之矣要之市駿骨而良馬至揖怒蛙而猛
疏欽 起廢 二九
士來惟諸人得正言而無誅臺諫始危言而不諱耳
不然片言忤旨廢錮終身赫赫天威何難結舌欲畢
智盡忠而酬 陛下道無繇矣 臣非惜此區區四臣
惜夫朝廷之舉動有所不可耳伏乞斷自宸衷俯從
部議將彭遵古等准其叙用黃道瞻准其陞遷其餘
罪廢諸臣併勅該部酌量心術才品一體陞用一以
昭聖人無我之度一以作天下敢諫之風 臣不勝願
望 願 陛下之重懲出位惡夫浮薄者
之取名也然天下之情譬若止水激之則躍疏之則

平與其壅遏而助其瀾孰若周流以殺其勢何者直
 諫天下之美名也諫臣之抑鬱天下所共憫也故
 聖怒愈甚則罪譴愈深則起用愈驟是惟無意於取
 名則已耳如有意於取名也 陛下之天威毋亦以
 防之之術啓之乎試使 陛下之聽言也不以人廢
 可者報可不可者報罷含垢納汙無督過焉 陛下
 之用人也不以言舉有言責者陳詞有官守者試事
 循名責實無浮慕焉則朝廷原不諱危言誰能借建
 言以矯飾行險不可以僥倖誰能其意躐以圖伸忠
 疏鈔 起廢 三十

恭釋明詔分別起用之旨以候聖斷舉行疏
 陳嘉訓 南京吏科給事中
 於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接到詔書內一款
 內外文職官有養病致仕及降謫罷閑等項除考察
 去任及永不叙用外其年力未衰才識可用曾經科
 道及撫按官舉薦者吏部查奏分別起用註誤拘逮
 者釋放為民為民者與冠帶閑住冠帶閑住者與致
 仕欽此一時諸臣舉手加額蓋不啻漢詔之下山東
 唐論之及河北矣 皇上獨稟全知恢弘天度既為
 疏鈔 起廢 三十一

謹畢陳浮競自息橫議自消蕩平正直之風俊偉光
 明之業端不外是惟 陛下加之意而已

國家惜真才始而予玦尋議賜環使大小畢盡其用
 而猶為國家明公道真是者進真非者退不使賢不
 肖得消其實雖古堯舜明目達聰何以加焉 臣至愚
 極陋亦知仰承德意歡欣鼓舞既願奉 皇上錄用
 諸臣之意力贊其成而又謹體 皇上分別是非之
 心務辨其實大抵諸臣之廢棄者非一人矣熟察才
 品累有數端其間固有志存清獻疏植綱常指事陳
 辭議闕宗社卓然天壤俱存者及奉身而退居勤砥
 礪不為建白懈其躬修動成模範能以學問融其氣

節此人品之最高熙朝之瑚璉成帛之貢首所宜加
其次則居官耻於詭隨遇事輒為慷慨一鳴既斥二
黜無尤巖居絕竿牘之私陋巷高汝南之且雖學問
涵養未可盡知亦可謂士之立節者矣又其次或以
一事之忤而藉列編氓偶因同曹之處而久辭簪笏
無處無譽才有同於括囊不協不惟志愈堅於衡因
此又士之寡過者才品各殊為善類兼牧竝舉投効
必多惟是一等險躁之士懼穢迹之昭著而假論列
以蓋其前愆思虛譽之已收而遂縱恣以踰其行檢

疏鈔

起廢

三十一

信而不察反消知人之明引以同升必為正人之靈
此則所當甄別而不容以濫舉者臣願 皇上勅下
吏部於降謫罷閑諸臣明開某以何年去官某以何
事註誤平昔居官若何近日操行若何必其人品心
術純粹無疵名實聲施洞然宇內者明與天下共推
之列名上請取旨 聖裁國家既有真才之用諸臣
亦無遺佚之歎遐陬奧溟曠然盛典之欣逢天下見
聖天子與雨露同其潤權衡簡拔炯然離照之不爽
天下見聖天子與日月同其明所謂令譽不歸于言

者而歸于 皇上之一身顯名厚實寧有既耶臣嘗
憶曩昔冊立一詔亦首以起用為言歲月幾何弓旌
遲及寰內外猶莫不引領跂足以需成命蓋至于今
日而天眷彌厚國慶屢臻 皇上順天命以隆周禎
諸臣際昌辰而離幽滯斯不獨千載一時而太平基
本實肇于此臣不勝企望待 命之至

疏鈔

起廢

三十一

開讀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四年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詔書一欵內開一內
外文職官有養病致仕及降謫罷閑等項除考察去
任及永不叙用外其餘年力未衰才識可用曾經科
道及撫按官舉薦者吏部查奏分別起用註誤拘逮
者釋放為民為民者與冠帶閑住冠帶閑住者與致
仕欽此又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詔書一欵內
開一文職官員降謫罷閑等項可用之才已詔吏部

疏鈔

起廢

三四

查奏分別起用其有註誤觸犯懲創已久操行清修
才猷卓絕眾所共推確禪實用不可以一青終棄者
該部院公同精加品題酌量奏起但毋得因而朦朧
徇情冒濫以孤盛典欽此欽遵案查萬曆十二等年
本部屢疏題請錄用廢棄至三十四年二月于邸報
內接得內閣大學士沈一貫朱賡揭帖為聖政聿新
需人為急乞勅該部及九卿科道公舉海內佚賢以
備錄用以協贊太平景運事欲要懇請聖明勅下該
部及九卿科道各舉所知先年放逐諸臣偶觸註誤

困衡已深不妨從眾公舉一體叙錄以昭王道蕩平
無作妖惡一節本部會同都察院將兩次詔書再三
藉誦恭繹明旨眷得養病致仕降謫罷閑會舉薦者
臣奉前詔查奏分別起用而今次詔書欲于前詔起
用外精加品題酌量奏起且有註誤觸犯懲創已久
之旨深惟德意正慎前詔內註誤以下拘逮為民各
官仰見 皇上用賢圖治曠然更始嘉納閣疏責成
部院唯是有過愈寬遜才愈慎非至公不能得真才
非至當無以光盛典故令部院公同精加品題酌量

疏鈔

起廢

三五

奏起天地之度舉措無非至仁日月之明賢愚莫不
畢照自此翕受敷施以臻上理億萬年無疆之慶端
在是矣本部以用人為職數年以來日夜皇皇唯恐
不能進賢以虛職業今蒙 皇上沛然明詔開矜宥
之門闢登庸之路教之以稽眾要之以責實諸臣得
效其忠部院得舉其職千載一時何忍自負查得各
官自萬曆十二年為始經今三十四年沈淪已久委
難周知雖行該司案查所可知者不過建白之章疏
降黜之等級臺省之奏牘撫按之薦剡至于操行清

修才猷卓絕一人之耳目未必遠真一事之品題未必遠確即輔臣留意賢才不為不久終不以盈尺之幅為據而必責成于該部公同于九卿科道況于本部最稱寡昧自非矢公矢慎廣詢博訪而區區以一耳一目從事掛漏非所以廓 皇上容賢之度泛舉非所以彰 皇上知人之明何以稱明詔宣德意哉除行該司一面將前詔內養病等項查明履歷遇缺起用外其註誤觸犯各官遵照今次詔書開列訪冊務要博採公評詳加甄別操行清修者必稽其生平疏鈔

起廢 李太

之素才猷卓絕者必求其行事之實中間或端亮可以匡時或骨鯁可以任事或偉畧可以典修攘之任或精識可以膺繁劇之司逐名逐款分別開報以憑起用其年力衰邁志意頹放雖無可棄難以向用者不妨從實開註至于假公濟私沽名要譽一節勉強而中藏不無可疑一時虛聲而生平難以盡概者不得混舉以干朦朧徇情冒濫之旨總之為國家求人非為諸人求用以天下之公成天下之典則輿論昭明羣賢彙進上報 明主下福蒼生而本部亦藉此

釋遺賢之慮免竊位之議矣
註誤觸犯官一百十員

范 儁 江西人湖廣道御史十二年正月為民

盧洪春 浙江人應節祠祭司主事十四年十月廷杖為民

李 沂 湖廣人吏科給事中十六年十二月廷杖為民

領于仁 陝西人大理寺左評事十八年正月為民

李 瑄 江西人福建僉事十九年七月為民

羅大紘 江西人禮科給事中十九年九月為民

黃正賓 南直人武英殿中書房辦事光祿寺大官署丞十九年九月打問為民

疏鈔 鍾羽正 山東人吏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為民

孟養浩 湖廣人戶科左給事中二十年正月廷杖為民

張 棟 南直人兵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為民

丁懋遜 山東人戶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為民

葉初春 南直人禮科左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為民

吳之佳 南直人刑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為民

楊其休 山東人工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為民

鄒德泳 江西人雲南道試御史二十年正月為民

錢一本 南直人福建道御史二十年正月為民

唐世堯	廣西人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一年正月為
陳遶璋	四川人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年正月為
姜鏡	浙江人禮部精膳司郎中陞江西南河
王學曾	廣東人太僕寺丞二十一年二月為
趙南星	北直人吏部考功司郎中二十一年三月
虞淳熙	浙江人吏部稽勳司員外郎養病二十一
楊于庭	南直人兵部職方司郎中養病二十一年
袁黃	浙江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一年三月
項復弘	浙江人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二十一年十
姜仲軾	山東人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一年十月
孫繼有	浙江人刑部廣東司主事二十一年
譚一召	江西人刑部廣西司郎中二十一年
安希范	南直人刑部驗封司主事二十一年
張貞觀	南直人禮部都給事中二十二年二月為
顧憲成	南直人吏部文選司郎中二十二年五月
莫體	河南人福建道御史二十二年九月為
郭實	北直人刑部山西司主事二十二年九月
彭應參	河南人廣西道御史二十二年十月拿問

喬胤	河南人刑部都給事中二十二年十二月
任彥藥	山東人南京戶科給事中二十二年十二
蔣時馨	福建人吏部文選司郎中二十三年七月
區大倫	廣東人雲南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為
張同德	河南人工科右給事中二十三年十二月
鄒廷彥	四川人戶科右給事中二十四年正月有
黎道昭	江西人禮科右給事中
孫羽侯	湖廣人刑科右給事中
黃運泰	河南人戶科給事中
毛一公	浙江人工科給事中
李宗延	河南人浙江道御史
顧際明	浙江人河南道御史
袁可立	河南人山西道御史
蔡才	山東人四川道御史
吳禮嘉	浙江人廣東道御史
王有功	南直人廣西道御史
李本固	河南人雲南道御史
伍文煥	四川人南京戶科給事中

賢必興	河南人南京禮部給事中
盧大中	北直人南京兵部給事中
柳佐	山東人南京浙江道御史
聶應科	江西人南京河南道御史
李文熙	北直人南京山東道御史以上俱有勾了
王佐	湖廣人吏科右給事中二十四年五月為
蔡宗明	浙江人禮部儀制司郎中二十四年五月
周嘉賓	四川人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二十四年五
王宗秦	湖廣人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四年五月
徐文斗	江西人禮部司務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夏思	南直人禮部司務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樂元聲	浙江人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十四年五月
朱長春	浙江人刑部陝西司主事起復候補二十
白所知	山西人吏部文選司郎中二十六年二月
錢養廉	浙江人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四
穆深	山東人吏部稽勳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四
王之棟	北直人吏部文選司主事養病二十六年
韋國賢	福建人山東福山縣知縣二十六年七月

萬建崑	江西人禮部祠祭司主事二十六年九月
吳定	河南人大理寺卿二十六年十二月為民
華鈺	南直人湖廣荊州府推官二十七年八月
車任重	浙江人湖廣黃州府經歷二十七年八月
吳一元	南直人江西星子縣知縣二十七年九月
韓薰	陝西人山西夏縣知縣二十八年正月為
程紹	山東人吏科左給事中二十八年正月為
羅大器	雲南人北直永平府通判二十八年正月
謝廷讚	江西人刑部浙江司主事二十八年三月
蔡如川	福建人雲南尋甸府知府二十八年四月
甘學書	陝西人雲南趙州知州二十八年四月為
萬振孫	南直人湖廣副使二十八年七月為民
王禹聲	南直人湖廣承天府知府二十八年七月
鄒光弼	江西人湖廣鍾祥縣知縣二十八年七月
杜承芳	北直人山東清平縣知縣二十八年八月
王德完	四川人工部都給事中二十八年十一月
馮應京	南直人湖廣僉事二十九年三月拿調三
邸宅	山西人湖廣襄陽府通判二十九年九月

何棟如	南直人湖廣襄陽府推官二十九年三月
卞孔時	四川人湖廣武昌府同知二十九年三月
馮從吾	陝西人河南道御史二十四年正月為民
張主敬	北直人兵部職方司郎中二十九年三月
甯時鎮	陝西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十九年三月
桑學夔	山東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九年三月
王惟儉	河南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九年三月
馬崇謙	山西人山東按察使懷來兵備二十九年
南企仲	陝西人太僕寺卿三十年閏二月為民
趙邦清	陝西人吏部稽勳司郎中三十年六月為民
李鴻	南直人江西上饒縣知縣三十年六月為民
林鈞	福建人南直臨淮縣知縣三十年十二月
于玉立	南直人刑部雲南司郎中三十一年十二月
王士騏	南直人吏部稽勳司郎中三十一年十二月
鮑應鰲	南直人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二年四月
劉元珍	南直人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起復候補
賀燦然	浙江人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三十三年七月

廳時雍	山東人兵部武庫司主事三十三年七月
李材	江西人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十六年四月
張應望	應天人浙江烏程縣知縣二十二年十月
戴士衡	福建人吏部稽勳司主事二十六年五月滿成
樊玉衡	湖廣人南直全椒縣知縣二十六年五月
遷謫官九十六員	
鄒元標	江西人吏部稽勳司主事二十二年正月降南京
董基	山東人刑部廣西司主事二十二年五月降
馬應圖	浙江人南京禮部稽勳司郎中十三年八月
姜應麟	浙江人戶科給事中十四年二月降山西
孫如法	浙江人刑部山西司主事十四年二月降
諸壽賢	南直人觀政進士十四年七月革去冠帶
王德新	江西人刑部浙江司主事十五年三月為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2 反文句

李懋 福建人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十五年七月
事丁憂

劉志選 浙江人刑部福建司主事十五年七月降
福建福寧州判官陞南直合肥縣知縣致
仕

饒伸 江西人刑部雲南司主事十七年二月為
民起調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養病

高桂 山東人禮部主客司郎中十七年三月降
陝西中部縣知縣陞陝西兵部武選司郎中
養病

吳正志 南直人刑部山東司主事十七年十二月
降陝西宜君縣典史陞陝西禮部儀制司主
事養病

疏欽 起廢 四

胡克儉 河南人湖廣道御史十九年七月降湖廣
蕪水縣丞添註

于孔兼 南直人禮部儀制司郎中二十一年二月
降浙江安吉州判官添註

顧允成 南直人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二月
降河南光州判官添註

張納陞 南直人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二月
降河南鄧州判官添註

薛敷教 南直人國子監助教二十一年二月降河
南光州學正

顏文選 南直人南京戶科給事中二十一年三月
降浙江安慶司知事添註丁憂服滿到部

朱爵 北直人禮部右給事中二十一年八月降
山西按察司知事添註丁憂

楊應宿 陝西人戶部雲南司郎中二十一年閏十
一月降湖廣按察司經歷添註

高攀龍 南直人行人二十一年閏十一月降廣東
揭陽縣典史添註丁憂

章嘉禎 浙江人吏部稽察司員外郎二十二年六
月降廣州羅定州同知

逮中立 山東人兵部右給事中二十二年六月降
陝西按察司知事

何喬遠 福建人禮部儀制司郎中二十二年六月
降廣西布政司經歷添註

王象蒙 山東人江西南道御史二十二年八月調外
任用

張濤 湖廣人工部給事中二十二年十一月降
山西廣靈縣典史添註

林材 福建人吏部都給事中二十二年十二月
降廣東程鄉縣典史添註

表惟慶 雲南人刑部江西司郎中二十三年三月
降湖廣沅州學正

劉弘實 福建人浙江右叅政二十三年四月以前
任工部都給事中降廣惠來縣典史添註
丁憂

疏欽 起廢 四

陳洪烈 河南人南京工部給事中二十三年四月
降山西馬邑縣典史添註

周希聖 湖廣人山東道試御史二十三年五月降
廣西灌陽縣典史添註

楊東明 河南人吏部都給事中二十三年五月降
陝西布政司照磨添註丁憂

吳文梓 南直人兵部都給事中二十三年十二月
降廣西崇善縣典史添註

韓范 山西人兵部武選司郎中二十三年十二
月降陝西金縣典史添註

劉仕瞻 江西人兵部給事中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福建漳州府知事添註

俞价 山東人河南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兩淮運司知事添註

強思 陝西人四川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長蘆運司知事添註丁憂服滿到部

江中信 山東人兵部武選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二
月降陝西葭州判官添註

程傳	陝西人兵部選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陳楚產	湖南人兵部武選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錢焜	廣南人兵部司務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夏之臣	福建人海澄縣典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朱鳳翔	浙江人江浦縣典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涂喬遷	江西人山東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時偕行	廣東人四川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楊述中	雲南人廣西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
徐維濂	雲南人刑部江西司主事二十四年正月降
疏欽	走廢
林熙春	廣東人工科都給事中二十四年二月降
鹿久徵	北直人江西道御史二十四年二月降
王金星	河南人刑部四川司郎中二十四年二月降
何出圖	河南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十四年六月降
郝名宦	陝西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四年六月降
王德光	四川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四年六月降
劉道亨	北直人吏科給事中二十六年三月降
劉為楫	順天人吏科都給事中二十六年五月降
張正學	四川人吏科給事中二十六年五月降

董繼文	河南人刑部廣東司郎中二十六年十月降
熊鎮	江西人刑部廣東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十月降
沈聽之	河南人陝西長安縣知縣二十六年十月降
傅好禮	順天人長寧縣知縣二十六年十月降
顧起淹	福建人江西臨江府知府二十七年二月降
包見捷	雲南人戶部都給事中二十七年閏四月降
孫鉉	以前任戶部廣東司郎中降四川嘉定州判官
疏欽	走廢
胡士鰲	福建人山東青州府知府二十七年七月降
燕祖召	湖南人山東青州府同知二十七年七月降
萬自約	山西人順天府尹二十七年七月降
何天申	直隸人順天府通判二十七年七月降
張九叙	廣西人順天府通判二十七年七月降
張元芳	福建人順天府宛平縣縣丞二十七年七月降
李商耕	四川人湖廣襄陽府知府二十七年九月降
黃龍光	江西人刑部都水司主事二十七年十二月降
夏燠	浙江人刑部湖廣司郎中二十八年二月降
徐如珂	南直人刑部浙江司郎中二十八年三月降

蔡曜	南直人刑部浙江司員外郎二十八年三月降廣西太平府經歷添註
王紹先	陝西人戶部四川司主事二十四年三月降山西代州同知添註
曹文緯	江西人刑部浙江司主事二十八年三月降貴州布政司照磨添註丁憂
程正誼	浙江人職天府尹二十八年七月以原任四川左布政降一級用本月還降三級調用
劉三才	陝西人四川右叅議二十八年七月降山西僉事致仕
焦元卿	山西人順天府香河縣知縣二十八年六月降陝西西乾州判官添註
楊明盛	陝西人山東滋陽縣知縣二十八年七月降貴州新貴縣典史添註丁憂
許子偉	廣東人戶科左給事中二十八年十一月降貴州銅仁府經歷添註
袁應春	陝西人山西夏縣知縣二十八年十二月降貴州永寧衛經歷添註
侯先春	南直人兵科都給事中二十九年三月降廣西按察司知事添註
楊天民	山西人禮科右給事中二十九年五月降貴州永從縣典史添註丁憂
王士昌	浙江人禮科給事中二十九年五月降貴州鎮遠縣典史添註
郭如星	河南人吏科都給事中二十九年九月降貴州印江縣典史添註丁憂
陳維春	江西人刑科右給事中二十九年九月降貴州銅仁縣典史添註
田廓	河南人順天府昌平州知州二十九年七月降一級調用
汪先岸	南直人原任廣東道御史陞四川合寧府事復除浙江僉事三十年九月降福建都事副斷事添註

劉九經	陝西人山東道試御史三十年十月降浙運司知事添註
白瑜	北直人工科都給事中三十一年三月降三級調外任
孫大祥	湖廣人北直易州知州陞南直淮安府同知三十二年三月降貴州按察司經歷添註
林秉漢	福建人浙江道御史三十三年二月降五級調極邊方用
周鐸	江西人雲南雲南府知府二十九年四月提問質明具奏
楊文煥	浙江人刑科給事中十八年十二月降廣東海陽縣典史添註
周弘禴	湖廣人尚寶司少卿二十年四月降廣東澄海縣典史添註

特舉任事真材及時起用以盡抱負疏

沈季文 河南巡撫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臣聞國家之事莫大乎戎務與吏治矣人臣居其位誰不當任其事但一則死生之關多退縮不前一則利害之交多苟且塞責自非真正豪傑誰肯挺身擔當無所顧忌所藉廟堂之上功罪明賢否核則在事者以見知而益勵旁觀者感發而思奮奈何有功之人竟以深文見誣執法之吏不免仇口中傷曾不如諛靡保祿之士無毀無譽優游歲月反能歷致通顯

又 起廢 五十

又何樂為國家出矣乎無怪戎務日弛吏治日弊也臣慨於中久矣而雖部內適有如原任經理朝鮮右都御史楊鎬原任大同巡撫右僉都御史張悌原任巡撫浙江御史彭應參原任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皆真正豪傑挺身任事者而或遭擯黜或遭物議安得不為陛下訟言之當倭奴躪破朝鮮兵連禍結者七年樞臣誤聽宵人之謀以封為和費國家金錢數百萬損士馬數十萬曾不戮一倭復一地皇上赫然震怒始言戰楊鎬方備兵遼東威名素著廷

推經理時倭下南原王京陷在旦夕王京失則朝鮮復棄而遼左亦危鎬聞命即行直抵王京去賊巢僅百餘里且王京頹垣廢壘毫不足恃朝鮮君臣膽落思走我之將士芻糧又未甚集鎬設方畧嚴號令遂能以寡擊眾反蘇為強連建稷山蔚山之捷使狡倭渡海朝鮮復光宗且晏然八年以為鎬之功亦甚奇矣乃師未旋而贊畫以他累誣奏解職遠里後叙功起用至今未有登之者夫使贊畫而卓然君子也則可使贊畫未盡愜於士林則其所排擊者果真

疏 起廢 五十一

語可盡聽耶自古忠佞不竝立是非無兩可今乃槩擯不用不能不為鎬惜也征播之役督臣深謀確算集三省文武將吏審會地要害山川八道竝進四面攻圍謂旦夕就縛矣顧文史與武吏之心不一巴蜀與黔楚之心又不一兵環城下兩月不克釜中之魚幾作迤押之虎於時張悌監理諸軍飛騎入營歃血誓眾親桴鼓冒矢石不三日而連破三關登混龍圍楊曾自縊播地悉平以為悌之功亦甚偉矣乃遷秩未幾煩言頓及雖當事者亮而不為之搥而悌

之心迹尚未盡明道路流言尚未盡息且當時三省
監軍奉旨推用者迄今未用一人而悌以首功先
擢旋被蜚語人有烏盡弓藏之歎臣不能不為悌惜
也此二臣者所謂有功之人以深文見詆者也彭應
參為御史雅稱譽諤巡按浙江以鋤惡扶善為已任
時有一二勢豪之家魚肉小民怨憤久積訴牘如山
應參與撫臣王汝訓志同道合除暴鋤強擒治悍奴
為之申理正以奠安百姓一時豪右吞噬之風頓覺
少減至今士民感戴尸祝乃勢豪明律誑奏暗行錢

明金

走廢

五三

神應參竟被逮落職即汝訓山斗重望亦因此廢棄
而不復柄用是應參為皇上除強暴而反受強暴
之害臣不能不為應參惜也馬猶龍為推官清慎明
決譽冠一時以不聽給事中陳與郊囑託僅陞刑部
主事會御史錢一本論劾前御史祝大舟多贓尚書
李世達特舉猶龍往取卷案猶龍孤身兼程盡法而
還令欲庇大舟者不得增損一字依律遣戍一時貪
墨之風為之警息尋擢督學師表赫然乃大舟之姻
親在要津卒中以考功法而去公論其為不平當時

工部郎中岳元聲即上疏申救比年都御史溫純亦
條陳及之而尚未有雪其寃者是猶龍為皇上除
貪殘而反受貪殘之害臣不能不為猶龍惜也此二
臣者所謂執法之吏以仇口中傷者也夫國家有事
輒求任事之人乃任事如四臣者又以卑詞摧殘若
此老馮陳於牖下姿趙蓋於草萊竊恐豪傑之士未
有不為之解體者矣今天下巨室之虐焰時聞則何
可無應參之風功墨吏之苞直接踵則何可無猶龍
之澄清邊塞之羽書旁午則何可無鎬愴之捷伐臣

明金

走廢

五三

所以感時事而更不能不為國家棄此諸臣惜也臣
於四臣惟與張悌同官川中目擊其功是實其謗是
虛餘三臣者從無半面之雅但既為臣部民地方人
材例當薦揚而臣謬叨臺列則伸寃理枉尤任風紀
者之責也是以不避瑣瀆備陳如此伏乞勅下吏
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及時起用以盡其才不
惟諸臣拔擢困衡益且感激圖報使天下知建功執
法之賢縱眾忌羣咻而終有時顯將其志愈堅崇邪
誣正之輩縱虎口豺牙而終不得肆將其念漸悔裨

於戎務吏治世道人心均非淺淺矣內張悌守制服
 闕行需大行楊靖彭應參薦剡屢騰賜環有時惟馬
 猶龍以大計註誤恐該部泥於舊例不知計典固不
 可待開然自來權奸所僂多借以行禁錮之術公論
 既明不妨破例如僉事管志道牴牾故相辛巳以大
 計黜嗣仍擢用公論甚快其出而恨其用之未究猶
 龍事體正與相同且垂人立朝一經計籍眾所共棄
 獨猶龍者公論喧囂人人稱屈不特本省撫按每次
 復命每次列薦甚也臣在山東時見山東撫臣黃克
 纘為言猶龍奉勅之時克纘為贛州守目繫其事極
 稱其清正執法極憐其無罪見放臣心識之及臣與
 在野諸臣如趙南星顧憲成鄒元標等泛論海內人
 物諸臣無一人不首推猶龍者夫南星等非常世正
 人君子之領袖心懷道義口吐衡鑑真心為天下國
 家而不肯輕試一語之譽以阿私所好者耶正人之
 所與實公論之所歸臣叨守土不言誰當言者所亟
 應破例一體起用者也至於海內任事真材如四臣
 者不少臣境內不敢濫及是在臣聖明推廣而已

萬曆疏鈔卷十七

懲貪類

張應詔 貪虐大臣乞罷斥以警官邪疏

辛自修 御史貪肆不檢乞賜斥以肅風紀疏

錢一本 糾舉衙門不法以清憲體疏

章守誠 貪肆科臣乞究處以昭公論疏

李天麟 大貪漏網乞罷斥以警官

況上進 偽學盜臣乞顯斥以懲貪穢疏

歐陽東鳳 亟斥大貪以警官邪疏

陳嘉訓 貪暴撫臣不堪重地節鉞疏

萬曆疏鈔卷十七

懲貪類

貪虐大臣久干公議乞賜罷斥以警官邪疏

張應詔 貴州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惟 皇上臨御以來惓惓以廉介肅吏治以節愛
倡庶官以忠盡勿欺飭內外諸臣邇者弘開言路起
用忠良斥逐奸黨一時大小臣工翕然稱清明奉法
惟謹矣乃大臣中猶有貪虐異常鑽刺冒濫為公議
所不容如南京刑部尚書殷正茂與總督兩廣兵部
疏鈔

懲貪

尚書陳瑞者尚可使一日居其位乎夫二人惡迹萬
狀 不暇悉數以瀆天聽姑即其昭彰在人耳目者
敬為我 皇上陳之正茂先為戶部尚書穢跡大著
且受同鄉奸人重賄將額派農桑絲絹挾勢欲洒派
鄰邑激變鄉民毀其坊墓幾成地方大患曾經御史
安九域論劾 皇上亦稔知其惡擯斥之矣緣與故
相張居正同年厚賄之故復朦朧起用為兩廣總督
茂始履任他務未遑即指稱犒賞軍士徧取郡邑官
錢大約不下百十萬令送賞功廳中軍官收貯任意

私用文設為章程長單窮水陸之珍每一分折銀一
百兩此屬官到任及陞遷俱令謁見各送折乾銀一
百兩既廣蓄越類者于定本官即加優待各屬蒙其
獎者謝以百金始註上考以不及數即賢者不能自
保夫約每年數十萬計又造黃金大盆三個中植珊
瑚樹各一枝約高五尺許周圍鑲嵌珠寶所費不貲
又令屬邑網取鳧鷖織造絨段苛逼無辜小民登山
涉險或墮落深溝或衝冒瘴癘死者不下數百人方
織鳧鷖數十疋裁又查知該布政司庫貯官珠三
正鈔

懲貪

三井指以上用俱私取來也又索取象牙造器求貢
無也全省象牙為之罷市後以金盆三個鳧絨八疋
及金玉幣帛珍奇等物共裝一百頂饋遺居正私宅
致謝恐收受不速又寄書損與莊七為之先容又將
鳧絨二疋損四十擡與馮保為之固寵遂轉刑部尚
書夫茂何人斯處鄉則蔑視國法貽害於一郡居官
則賄通權奸肆殘於三省以斯人而列上卿寧不為
眾卿之玷乎乃若陳瑞之為人又何異於茂也夫瑞
自筮仕到今習為奔競其為湖廣巡撫也指以饋送

居正為名括取全省贖金不下數十餘萬至若求媚
居正以圖陞轉又全不顧體統不惜名節如巡撫為
鄉官致奠烏紗角帶弔而不哭乃常禮也瑞往年為
居正弔喪乃藏孝帽一頂於袖中入門即加於冠帽
之上痛哭流涕是何體統見任官致禮於鄉宦之家
止可與鄉官相接安可求見其婦人瑞於弔喪畢即
請見居正之母置之上坐瑞與居正侍坐時居正家
有一心腹內官姓尚者在側居正母屬瑞曰陳公祖
看頌向官見瑞起答云只有向公公看顧得陳瑞陳

正

卷一

三

瑞安能看顧向公公其奴顏婢膝官常掃地天下共
笑之及為兩廣總督到任未及三月即括取二省官
銀八十餘萬置買金玉珠寶象牙珍奇等物以其半
餽遺居正馮保半入私囊他如蛋夷錯居海上捕魚
為生非倭寇比也瑞乃誣稱作害妄殺無辜千人報
捷邀功濫叨襲膺臣聞南中人言其慘狀為之潛然
出涕夫二臣貪虐之狀顯著如此久為公論不容當
此清時不加顯斥甚非所以警官邪而清仕路也伏
望 皇上下大奮乾斷將殷正茂陳瑞亟行罷斥以為

人臣貪虐者之戒別選賢能以充其任臣愚不勝愧
倦

疏鈔

德慶

四

御史貪肆不檢假公濟私乞賜斥以肅風紀疏

辛自脩 南京右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七月

等猥以淺陋謬長留臺深惟紀綱重地稱塞為難

早夜兢兢矢與各道御史持廉秉公守正嫉邪為東

南士民表率庶不負我國家南北兩臺糾察竝重之

義乃自到任以來側聞人言嘖嘖謂巡視下江御史

沈汝梁受詞太多罰贖太重餽送太濫者 臣 諦視觀

其人恂恂謹飭意謂道路傳言必無此事未幾汝梁

以出巡辭 臣 面詢所行事宜又首以刑罰之言相

疏鈔 懲貪 五

告冀其默喻而吹圖也乃數月後物議愈多轉相傳

笑有謂其將赦前事改為赦後事仍科罪贖者有謂

其罪外罰銀至一百兩者有謂其將無力改為有力

務追贖銀者有謂其各處贓罰每日三五起無虛日

者 臣 至是重有所疑然亦未敢遽以為真也至本年

六月間忽聞其將各府州縣贓罰銀兩假以餽送為

名盡取入京 臣 不勝駭異既而僉都御史蕭崇業陞

自南京太僕寺少卿到任後乃稍稍語 臣 云崇業與

沈御史向無交往今贓罰簿內有送太僕寺禮銀若

千兩真希詫事若不申本院幾為所誣 臣 聞此語隨

取簿一觀查得儀真縣一項為禮儀事沈御史票取

犯人楊印等共銀一百二十四兩送南京太常寺禮

銀三十五兩國子監禮銀四十四兩光祿寺禮銀三

十兩太僕寺禮銀十五兩各致敬訖又二項為禮儀

事取犯人劉榮等銀三十五兩打造金花送賀鄉宦

訖又一項為公務事取犯人于可教等銀三十兩解

送上元縣訖又於清江縣簿內查出一項為公務事

沈御史票取犯人曹鳳齡等銀一百七十兩解上元

縣補庫訖又一項為禮儀事取銀四十五兩送南京

兵部刑部等衙門公禮訖續又於松江常州鎮江三

府丹陽一縣簿內查出本官取解江寧縣銀四百四

十餘兩取送禮儀銀七百三十餘兩中間以鄉宦開

列者纔十之三四而以在京各衙門開列者乃十之

六七 臣 再四緝閱諸簿錯愕不知所謂夫兩京清議

素重邇來禁例更嚴雖下程之餽亦且不行安有以

公帑贖金私相授受之理因而問之太常太常果無

也訪之各衙門各衙門俱無也推此以例在京衙門

其無可知又推此以例打金花解上江等項者其何
 可據以為憑乎臣等殆不能為汝梁解矣方今 聖
 明在上留心節約項之又以亢旱為災多方裁省即
 使禮所當行于時尚在可已而況假餽遺之濫觴以
 實貪鄙之私橐乎即三府三縣而諸屬之未經查覈
 者可類見矣即其借兩京各衙門見任名色以濟其
 私而推之無所質証之鄉官過客又可類見矣為汝
 梁者臣等不知其是誠何心也臣等與本官義同一
 體方以道德相望而乃自壞名檢如此又安敢曲為
 疏劾

德貪

七

掩護以重憲臺之累哉據理法合當參究參照巡視
 下江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沈汝梁質本優柔才實
 庸闇括贖緩以收縣庫不避瓜李之嫌假縉紳以蓋
 貪囊大縱賂壑之愆公論共譁其染指官聯深愧於
 澄清此臣者所當罷斥以儆官邪者也伏乞勅下
 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沈汝梁亟賜
 罷斥使貪鄙之人不得久玷清秩而凡臺憲諸臣銜
 銜皎皎者各得以自見而不為所累矣

敬循職掌糾舉衙門不法以清憲體疏

錢一本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正月

臣查大明會典一款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
 守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史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
 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欽此
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拔臣御史試職理刑伏思
臣職之所當試自治為大本衙門為先本衙門內御
 史遭逢 聖明孰不恪修職業濟濟班行不意有一
 不法御史曰祝大舟大為衙門之玷眾不能容臣有

正金

負金

所試苟徇私容蔽不為糾舉即不法在臣將安所

逃罪臣據實糾舉敬為我 皇上陳之大舟于萬曆
 十六年巡按江西該省正罹重災臣時奉旨免覲留
 任廬陵于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聞大舟出巡行至
 峽江計羽朝聞神符夕發急遣一差于本月二十五
 日至吉安曰魏恩支取庫銀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兩
 又遣二差過吉安南走贛州曰陳天瑞支取庫銀凡
 一千一百五十四兩四錢北走袁州曰劉漢臣支取
 庫銀凡八百四十兩差人領至省城舟次以袁州府

庫盡取無存發回二百四十二兩實收五百九十八兩已而問之臨江于本月二十六日奉到一單府庫贓銀九三百六十四兩悉取之入舟去矣以上連竝四府一時共取三千三百五十五兩四錢差承解更星夜疾馳夫馬人舟水陸竝進贓跡顯著道路昭彰得耳目熟之閱其單不稱謝禮即稱賀禮言賀言謝于苦塊哀疚之初能忍心乎稽其數或一百兩或八十兩交際不可以已顧如此恭乎陝西廣西等邊遠地方一時而通數十處豈不行而至乎效勞吏李

疏鈔

懲貪

九

燦等三四人一單而開賞三百一十九兩其泥沙乎借饋遺爲囊橐猶可欺乎人也冒賞賜爲苞苴不可對彼吏也江省災黎忍饑縮腹嗷嗷升斗之需御史之來發篋探囊不勝大舟以載前之所取特府之四耳聞南昌府庫一用且至二千三百六十有餘他府可保其無耶前所言亦府而止耳聞南昌縣庫銀盡不勝其求而且繼之以穀他州縣又保其無耶臣切耻之痛之無能越俎爲我皇上一言之今臣有言責矣又將以衙門體面之故遂隱忍於心緘結其口

避同官一人之怨罔陛下三尺之法臣之所大懼也臣嘗莊誦互相糾舉之文備列於風憲衙門以糾劾之權既重則忌肆之私易逞一有逞私者則其間或以糾劾人者爾糾劾于人之不暇則衙門褻而朝廷輕故特許以自糾自清誠重其權全其體也自糾舉之章鮮露于衙門遂致流于阿比稔爲貪饕前有沈汝梁今有祝大鼎其汙穢風絕而決裂綱維南北臺俱蒙耻聲不法甚矣夫汝梁一經發覺江南列郡終鮮剝膚如解倒懸曾幾何時大舟再出江西一空

疏鈔

懲貪

十

以流俗靡靡或不盡然發覺之所爲不思貪墨汙穢弗慎幾微寧防延熾弗嚴標本安挽末流幾微之慎先於互糾標本之嚴詳于自治庶幾衙門有直繩則以彈百司而無不直御史爲清源將以澄天下而無不清耳或以徇私望臣爲長厚互糾病臣爲刻苛發舊日之上官挑異時之隱禍憂臣爲不免皆臣之所不敢聞但使衙門之內亂苗之一莠悉除盈畝之嘉禾竝秀白簡稜稜鐵面洲洲憲體從此愈清朝廷少存增重天下人心必有竦厲則臣愚區區狗馬一念

所當竭盡底蘊以爲我 皇上告者也伏惟 聖明 裁斷

疏欽

德貪

十一

貪肆科臣罪狀彰露乞賜究處以昭公論疏

章守誠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十九年八月

竊照萬曆十七年浙直諸郡縣旱災爲殃民不堪命 特蒙我 皇上允部議發帑金勅遣科臣楊文舉督 理荒政賑濟災民德意甚殷厚也乃文舉貪肆不 檢罔上行私不能奉宣德意以負 皇上任使近該 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南京湖廣道御史李 用中相繼疏劾雖蒙 皇上留中而未嘗不是其說 似無容贅矣但文舉事情業奉 聖旨付之公論

疏欽

德貪

十二

而文舉強詞肆辯若二臣所論不實且得從容請告 以去是公論猶未明也 臣不及今列其罪狀使昭昭 耳目一二年後又將以都給事中病痊起家方是時 能保公論之必明耶 臣惜顯祖等之疏尙未盡文舉 之罪除淫穢瑣屑不敢溷瀆聖德外謹據公論不容 之大者爲 皇上陳之夫文舉銜命救荒儻能仰體 德意一出國門便當減省騶從以示儉約先聲 自 十七年九月行取進京路遇文舉見其旗幟蔽空鼓 吹動地前後導擁數十騎夾道奔走百餘人無論其

違犯驛遞明禁人已謂誨侈招賂之張本矣公論不容者一及至徐州條陳驛夫之苦該本部議覆又奉明旨申飭加嚴矣乃自丹陽見金壇戲子一班聲色快意凡歷浙直諸縣必携其行所至需求夫馬口糧不勝其擾夫自言而自犯之亦何足詫奈何視明旨若弁髦也公論不容者二禁止迎送載在令甲猶未聞有宴也文舉郊迎有宴率自二三十里用大紅絲紬四五十疋搭蓋棚廠設樂治具窮極靡麗文舉於郭門外倘佯宴樂曾一問溝中之瘠乎一聽愁歎之

疏鈔

德會

十三

聲呼公論不容者三駐劄處所司道府縣又皆有宴每宴折席銀一百兩金花彩幣臺蓋其數稱是其未經行之處差人送席彼此合式有隆無殺計浙直幾司道幾郡縣則知文舉所幾得萬金司道有自省中出者歎謂臺省同事地方今省中廉隅掃地大爲臺中所笑公論不容者四蘇州各縣官相約以二百金爲贖內一縣負約而倍之崇明知縣沈一德以鄉科不得與約任未半年遂被論劾夫一德信無吏才也贖禮各縣皆有崇明獨無文舉能自欺乎卽蘓州而

他府可知已公論不容者五凌應玄以人命遣戍奉有明旨處分豈容擅贖儻文舉果無關節宜直駁其不當議贖之情而乃區區較量於五百石之多寡豈應玄所少者穀也非千金之受不至是也多多益善蓋文舉自爲地耳公論不容者六事完造冊駐劄金壇所得私贓數萬金悉以寄之該縣乃云自金壇起馬進京正臺預欠九臺此文舉招贖公案也將誰欺也公論不容者七達視所舉自古記之臣考大明會典連坐舉主爲法甚嚴今吳縣周應鰲錢塘縣江

疏鈔

德會

十四

鍾岷非文舉所荐第一第二者乎荐未一年而各以贓敗欲盡誣之司道是文舉爲贅疣也律以祖宗之法又將安所逃罪公論不容者八其最可恨者每過元輔申時行門必下轎急趨而過夫過門則下此何禮也惟皇上大明門則然東西華門則然元輔卽喜諛媚豈敢以事皇上之體望承奉之人而文舉乃敢爲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青天白日之下通衢廣衆之中而不顧廉耻至此則昏夜乞哀其無耻又當何如矣公論不容者九迨其復命有識者

皆謂宜發重譴乃戶部尚書石星奏叙勛勞泯滅公論遂至躡陞吏科都給事中夫以省掖之臣奉 皇

上選擇之使齋內帑四十萬之金收百萬萬朝不保夕之民命而貪肆若此重賞若此尚謂有國是乎以是而責有司之愛民猶建曲木而求影之直也公論不容者十_臣請以文舉救荒事譬之市肆 皇上勅

書若為文舉立招牌 皇上帑金若為文舉發資本

浙直災民皆文舉魚肉而金壇則其外府也文舉罪狀彰彰如是而猶得偃然稱病優游林泉既飽其谿

疏鈔

德貪

十五

壑之欲又遂其壟斷之心於文舉身謀則得矣如國

法何如公論何夫_臣以言官攻言官豈不知傷同類

而犯眾怒然言之則傷同類其罪小不言則欺君父

其罪大所以反覆再思輟而復起愛憎榮辱皆非所

計也儻蒙 皇上勅下吏部如果_臣言不謬亟將楊

文舉從重究處以為奉使不忠者之戒庶幾公論昭

明而言路亦因以重矣伏乞 聖明裁察

大貪漏網公論難容乞賜罷斥以警官邪疏

李天麟_{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月

_臣竊以為在外之事權莫重於撫按矣撫按而賢也

即百司莫不精自以承休然按臣而賢也即撫臣之

不飭者亦可望其回心而向道故風憲官犯賊律特

重之而近日一二撫按貪汙 皇上既已赫然震怒

究懲一時人心頗覺振肅自檢矣乃猶有大貪漏網

如大理寺寺丞蘓鄴者可容使之一日玷列縉紳哉

_臣請得為_臣皇追陳之謹按蘓鄴本一庸邪小人惟

疏鈔

德貪

十六

知蠅營狗苟之謀一味肥家盡是虎噬狼貪之狀其

附權門而倖入臺中也即囑得巡關一差又且接管

二次其濫取贖鍰漁獵武官之賄賂蓋不可以巨萬

計矣然莫甚於雲南之一差當其按治雲南也以天

高而帝遠遂苞苴之肆行舉_臣所聞者而言之如雲

南永昌府知府趙景柱貪酷異常知鄴之垂涎也將

老庫所藏珠寶金銀琥珀之類共八百兩有奇盡數

搜出餽送又送金絲銀絲盃盤金盆等物而景柱遂

安然無恙矣如昆明知縣宋鏗聞憂三月餘未離任

鄮知之也牌仰雲南府推官任慈查究宋鏗賂金帽一頂爲紗帽樣黑漆其外紅紗爲套送進卽免矣如委推官任慈掌昆明縣印卽行牌仰任慈造青銅鏡三百面任慈盛金二百兩在盆內上覆以大青銅鏡一面手本開拆青銅鏡金一百兩送進閱時則曰此官可用令收入矣如推官甘士元掌府印被趙葵開單具告士元於鄮鄮堂不准其狀暗將趙葵狀付推官任慈密查任慈與士元有親陰洩其機甘士元卽以金五十兩銀三百兩金帶二條差施騰蛟陳子忠

疏鈔

懲貪

十七

於通海縣同下程內送進卽時答副啓一通云永昌事將借重公矣民間嘖嘖言之後迤東巡畢卽牌仰甘士元查盤永昌一時人皆笑曰甘公失之按院償之永昌矣如雲南縣知縣揭廷諫賂金一百兩卽特荐調發昆明縣以後凡各府州縣送金銀俱送揭廷諫收貯轉送其各處不過投一文書耳如牌仰指揮王磐石造青銅管五把王磐石以金箸五把進嘉其有能帶爲隨用官如牌仰臨安府知府金節備犀角五十隻象牙五百觔西陽布五十疋金知府一向未

報因陳淳告暗撤文卷事又因推官任慈查盤臨安府與指揮楊本芳等十餘人那移錢糧一節呈報於鄮鄮卽批云視庫藏如私家玩法紀如弁髦無如該府之甚者也仰李同知查實速報金知府卽以犀角三十隻象牙三百斤西陽布三十疋仍加折各色金三十兩解送昆明縣揭廷諫收貯令吏施騰蛟以文書投覽如牌仰鶴慶府知府桑楠初造真正黃銅盆一面桑知府以金盆進鄮卽云此盆樣雖俊但小些可造飯盃十個補之後桑知府果以十金盃送進如

疏鈔

懲貪

十八

石屏州知州馮應齋因打死鄉官何繪之叔具告鄮雖將狀批臨安府仍行牌取真正黃銅香爐一座後馮知州以金香爐進卽免此據臣一人所聞者如此其臣之所未聞者殆不可以數計也若至滇時將各府所產貨物名色錄爲書本凡有取用皆照書本取之若寶石瑪瑙盃琥珀盃掠取之永昌府犀角盃太極丸取之元江府掌印指揮等類未有一州府一縣官得免其取者也而至今牌稿猶存矣且其奸貪最巧凡見各官之稍不肖者卽令買製物貨如物中無

金即將此物明白退斥或退堂碎毀令人傳之雲南自來多貪吏見鄴志向舉動若此而金遂夾帶於物中源源而進矣以故雲南俗語名曰蕪唐僧謂唐僧取經而蕪鄴取金耳又有得金十石之誑以此觀之既以暗肆賄賂又復公行收取則十石之誑諒亦非誣也最可恨者如雲南姜知府行牌取金三百兩未報即以他事行牌厲責之姜知府造金香爐一付果益三枚送進自思金價係數任所積一旦遂空因而成疾抱恨而死滇人為之流涕又如太和知縣潘良

疏鈔

懲貪

一六

期行牌取圍棋潘知縣送瑪瑙圍棋一副聞其碎毀也即以金為黃圍棋銀為白圍棋造成送進盒外書圍棋籤於上已收訖忽一日與蕭軍門飲酒令門子取圍棋下門子不知取出金銀圍棋二盒當時開盒乃金銀也自愧因借當舖解紙贖銀一事遂行拿問可憐潘知縣哭天無路矣臣竊計之如祝大舟秦耀亦云貪甚矣然猶假交際以入私囊猶在去在之際而所取者銀也蘇鄴則公行賄賂取自各官猶鼠同眠即在按臨之時而所取者金也以此較彼孰輕孰

重當必有辨也嗚呼有臣如此何殊一盜跖尚令堂堂卿寺王法何在公論何在不亦辱朝廷而羞士大夫哉且臣歷觀按臣之操持無不知自愛以負朝廷任使乃近年有祝大舟一人士論切齒以為西臺之玷而孰意猶有不肖之尤者如蘇鄴反得倖轉而列崇華臣亦烏容默默而無言耶夫言官以風聞言事乃臣之所言者眾口所譚俱有指據似非風聞之誤言官以糾邪為職乃臣之所糾者出自公論輿情咸憤毫無纖芥之嫌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疏鈔

懲貪

二十一

言不謬將蘇鄴亟請罷黜施行庶貪吏咸知警懲而吏治日見其振飭矣

偽學盜臣廉耻掃地乞賜顯斥以懲貪穢疏

況上進廣東道監察御史萬曆二十五年七月

臣聞義利為學之關頭廉耻士人之大節故臨財有苟得之戒有道羞無故之獲正不欲以厚利易吾完名也此在鄉黨自好者且勉焉而況素冒道學之名其必能屋漏自盪鬼神獨鑿金穴不顧一介不取當何如者而今則大謬不然此行濁言清偽學之所以可惡而衣冠盜賊清議其孰容之臣前見東廠一本為訪獲事中稱霍文炳有房二區埋銀數萬兩於炕

疏鈔

德貪

主一

底鄒四與王良材同其共分之臣不勝駭愕又聞人言嘖嘖謂鄒四者即見任司經局洗馬鄒德溥四山其別號鄒四蓋諱言之也臣又不勝駭愕夫德溥者非世俗所宗聚徒講學君子即臣雖不識其面亦嘗窈慕其名不獨以文章命世抑且以理學傳家望之深者或以聖賢路上人期之即淺者亦以公輔器許之豈其於彼糞土之長物尚不勉動念於此義利之粗迹猶未嘗究心乎臣且信且疑再三諮訪始知霍文炳房坐落明照坊埋匿銀二萬五千餘兩王良材

得於瓦匠趙三之口商之德溥蓋趙三之妻為良材

家乳母而良材素從德溥講學故也諸凡賃房皆出德溥之謀分銀皆經德溥之手彼夏龍所首東廠所鞠霍文炳所招皆一一不誣嗟夫德溥何盡喪生平一至是乎德溥為江西人吉州又多節義士且其曾掇巍科備員詞館又為先臣鄒守益之孫鄒善之子世受國恩職專講帷遭逢不偶砥礪當嚴何為欺世亂俗假講學以博名高令觀聽者浮慕薰心其究至於聚徒為盜偷然似寡慾而行同市井偃儂似退遜

疏鈔

德貪

主一

而心甚穿窬下而與與隸厮役持籌樓美分折奇贏白日攫金國門禦貨吏治士風掃地盡矣貽羞禁苑大負科名隕墮家聲得罪名教其亦何顏對妻孥之面歸節義之鄉復上臣祖宗之丘壠此固無待人之鳴鼓以攻操戈以逐即自經於溝瀆投屍於魍魎亦已晚矣而猶然為乞病之舉將誰欺乎豈以人寂無一言而思圖日後計乎前事原屬臣中城地方臣欲言而羞澁恐汗吾曰簡耳夫禁莫急於偽學蠹世法莫先於黜墨懲貪如德溥之偽學盜臣正清明之世所

不容而王法之所不貸者伏乞 皇上洞察將德溥
追賊完日速行罷斥以為偽學貪吏之戒庶世道士
風猶不至於大壞極弊而今日之所以戒諭百官者
亦無先於此矣

疏鈔

懲貪

三

亟斥大貪以儆官邪疏

歐陽東鳳 南京刑部主事 萬曆二十六年七月

惟生民之元惡而 國憲所必誅者莫大于貪酷
酷者多刻厲險峻之夫其招怨取禍也恒易即有漏
網不過千百之一二惟世有貪夫乾沒其心而脂韋
其迹又往往挾其禦之之貨以媚權勢遂使千人之
詛不能勝一人之譽顯名厚實偃然有之安如泰山
此臣所日夜痛心切齒不願與此輩並立於 聖明
之朝者也 請言其最者則有南京國子監祭酒馮

疏鈔

懲貪

二四

夢禎則有兩廣總督陳大科夫夢禎始以險躁被斥
胡然而驟躋清華太科本一寒蟬給事胡然而濫竽
卿貳蓋俱以掃相臣之門得之斯都人士所共聞也
為二臣者雖曰省頗必移行而重自洗濯猶恐不足
以贖前愆咎 上寵而厭士大夫之心奈何馮夢禎
之祭酒南雍也作人罔效貪縱日聞有謂其五十誕
辰而監生之筐篚盈廷者有謂其侵沒監中乾魚等
銀不下數千金者有謂其妬黃司業之清修而面交
背毀者有謂其侵劫紫芝職掌視援例為奇貨每名

索銷監規銀三兩八錢者有謂其淫狎美監生胡良
臣者有謂其早年不檢至今舊妓尚暮入衙門說事
過錢者諸凡穢德誼傳道路以斯人而坐臯比歸諸
生又何怪乎南_臣諸生之猖狂自恣日甚一日也乃
若陳大科更有可鄙者往年_臣令興化業區稔聞其
人良田美宅甲於江之南北猶然貪利無厭暴橫閭
里善持郡縣之短長始而揭署張知州既而傾陷蔡
知縣_臣切心薄之及其督撫兩廣也_臣遇宦于廣者
問大科近日何以則有謂其美妾佳妓近于百人簫
疏鈔_臣 二五

疏鈔

懲貪

二五

鼓之聲徹於街衢者有謂其叅遊節儀動至數百金
一一收受而府道竊嘆者有謂其郡縣贖銀搜括一
空盡入私囊者有謂其收罷閑將官千金特疏起用
致科_臣止猶指賊不遠而侯總兵欲剽外其胃者
有謂其貪聲大者恐前任按臣叅論雖裏衣亦自衙
中製送按臣_臣而屢出者請凡劣狀_臣不能悉記大
都嗜利如飴寡廉鮮耻督臣之體掃地盡矣以斯人
而立于守令監司之上賢者無所恃以為善不肖者
有所憑藉以無恐又安望其澄清一方貪墨解綬也

臣於二臣非有宿忿_臣誠節按鄉評以符官跡援公
論以叅獨聞知之最真_臣口雖欲三緘而_臣心終不
肯但已蓋剛腸嫉惡固_臣之褊心而好善惡惡亦人
之同心焉可誣也 聖明在御賞罰大明乃大貪如
二臣_臣既已知之復隱忍不言誠恐一日事柄在手
呼朋引類為貪夫立懣其貽禍天下非眇少也故_臣
不得已而訟言于朝臣極知二臣筆鋒足以殺人氣
焰足以撼動人_臣亦不敢望_臣言之必行惟願 皇
上勅下部院科道諸臣細訪而公評之如果_臣言不
疏鈔_臣 二六

疏鈔

懲貪

二六

謬速如三禡俾天下之為貪夫者懼而後論_臣越俎
之罪倘得豺虎之屏迹雖伏斧鑕亦何恨而至于二
臣之反噬又其小者耳惟 聖明垂察焉

貪暴撫臣不堪重地節鉞乞罷斥以快公論疏

陳嘉訓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三年十月

竊惟宇內生民之休戚係之于吏治而撫臣則尤吏治之綱也故提共綱則目舉謹擇大吏則屬吏自清未有巡撫匪人而監司守令尚可望其表率而澄清者況今天下沿海之地閩浙尤為喫緊防倭備盜安內攘外皆其職掌徒取庸劣充位已不堪負乘之憂至于咆哮憑凌浚削膏血嗷嗷黎元怨之若寇讐避之如湯火者可令其一日居于民上以釀成無窮之

疏鈔

大德貪

三七

釁哉 臣謹按浙江巡撫尹應元善狀無聞穢跡彰著業已久掛彈章無容復贅祇因新推之命未下故建牙之任如故而就意其被拾以後又有日甚一日者一將舉劾之說以哄有司而不肖者實緣納賄鄉官顧爾行等之駟局大張又借舉劾之權以恐誘武弁而潰帥之納餽者何止數千總兵李承勛之欵送可據取刻絲圍屏至三十副豈誇乎金谷之勝取二十一史至三十部奚言乎五車之多鄞縣全翰林入拜以為貴要同鄉用四將官欵收銀一千二百兩何其

媚也中書番廷圭買官避罪則私自交通受其玉盃金幣曲為庇護何其汚也最可鄙者假政府之書以揚言于外云新中丞雖推未必得旨吾據此位尚可

專制幾年吾操此權尚可舉劾將吏蓋巡撫金學曾行之閩中之故事也嗟嗟前之已誤豈可再誤是皇上留中不下之舉祇足供奸貪剝噬之資此一臣者守已喪其廉隅行有同于市井譬如逐臭之蠅不擊則不去者也 臣又聞福建巡撫徐學聚代爪幾何怨聲叢起初任本省布政乘先推撫臣玉恩民之被

疏鈔

大德貪

三八

論也多方打點曲為聚斂以媚要津遂蒙推用是皇上但知點用由已而不知有為之地也到任之始即聽堪輿王志山 改軍門折毀民居數百半不給價小民之蕩析何堪楠杉至數千兩役夫匠至數千人壯麗連雲恢宏蔽日圍臺池館之勝徒為快心寓目之資乃匠石則枵腹而與商則指價而同訴致工商之怨罵載道一信推官阮自華為腹心批詞每罰數百半入私囊半解軍門署印三年任其淫縱貪饕而不知問可謂循吏同流矣任遊擊楊洪震為

入幕進見卽爲留茶凡衙役之頂替將官之營求皆其過送是乃瓜李不避矣需索陞任縣官託追軍餉銀入則答以名帖彼此心知凌轢所轄三司氣焰薰灼至人人各懷不平益加恣肆且一月之間而叙功之疏兩至正疑以爲何文德不競而武功疊至也及詢之閩士人吳建之事官兵殺人近千匿不以報止以功叙是妄殺平民以爲功也紅毛番之役彼以一舡來求互市遠迫澎湖各道業已攔阻使不入港一矢不加何功可叙是貪天功爲己力也蓋始則剝民

疏鈔

懲貪

三九

膏以獵尊官既及假官威以償前賄是以民間愁歎共興不詳之謠軍士離心幾有脫巾之變有臣如此八閩之間其無幸乎參照浙江巡撫尹應元貪得無厭昵比爲奸燕錢神而不顧人唾罵先時之彈墨尤新福建巡撫徐學聚烽臺可畏橫暴有加憑虐焰而縱吸民脂膏海濱之動搖足慮伏願 皇上留心吏治于前浙江巡撫數人欽點一員速其到任交代于臣所諭學聚事情勅下部院一一從公勘議若果臣言不謬亦祈早賜施行至于准用之時尤願 皇上

內外間點用示不測以絕覬覦而又稍更保留之局面使賢者亟用而不肖者速去則今澄清天下一大機括也

疏鈔

懲貪

三

萬曆疏鈔卷十八

發奸類

劉臺 懇乞聖明節收輔臣權勢疏

楊 追論權奸欺君誤國疏

曾乾亨 奸險大臣蔑視公論疏

孫維先 奸臣黨權誣陷言官疏

李植 大臣朋奸黨途誣上欺君疏

萬國欽 大臣互黨誤國欺君致遺虜患疏

劉應秋 申飭輔臣戒欺罔倡忠直疏

目錄

卷十八

李瑄 權奸植黨壅蔽欺君疏

黃正賓 皇儲冊立尙虛輔臣奸計可據疏

羅大紘 險臣私搆欺君蓄心叵測疏

安希范 輔臣假托威權縱奸回逐異己疏

樂元聲 亟削奸臣以圖太平疏

劉元珍 國事紛紜權奸煽弄疏

龐時雍 奸佞首揆大肆欺罔誤君誤國疏

朱吾弼 權奸可畏忠直當原疏

宋 燾 軍政漏網神汗乞賜顯斥疏



目錄

卷十八

陳嘉訓 奸輔希留謹列亂政誤國之狀疏

鄭振先 直發古今第一權奸疏

史學遷 大寃未剖盡言以明奸賊弄權疏

劉 策 權奸漏網疏

一

發奸類

懇乞聖明節收輔臣權勢疏

劉 嘉 萬曆四年正月

臣以一介早蒙先帝聖恩備員刑部主事荷蒙

皇上聖恩選入今職命按全遼代任以來竭 臣之愚

知無不為慮 臣之謬言無不盡頃者平虜之捷 臣以

地近沙場情出周章其所奏報徒知紆 陛下宵旰

之憂而事體實未諳練其所條陳徒知切邊民朝夕

之急而措置頓覺失序但節查按臣例不居功亦例

無纖毫陞賞故敢循襲舊案倉卒馳奏過蒙 陛下

天覆地載不惟不責備臣且論功行賞大小輕重多

出 臣奏內事理全鎮官軍感激 陛下厚恩人人勇

氣百倍 臣行罪地方榮踰百朋每臨餐撫枕冀圖報

稱媿少寡問學中乏涵養愚昧不知所出近行各司

道等官議復舊遠陽城以利千萬世之藩籬講求通

山東運以疏千萬人之命脉彼是此非尚無定畫靜

言思之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朝廷者四方

之極也 祖宗之法制又朝廷之極也善治天下者

法 祖宗之法而已 祖宗之法其圖畫也深其更

歷也久其服習而遵行之也可不愆而不忘君人者

舍此無以致太平臣人者舍此無以佐君德今 陛

下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之位 祖宗之

位也大小臣工之爵祿 祖宗之爵祿也百千萬年

聖子神孫大小臣工亦惟遵守 祖宗之法制以計

安 祖宗百千萬年之天下而已 臣敢不避斧鉞披

瀝肝膽冒昧請死申明 祖宗以來之制於 陛下

前伏望 陛下鑒前慮後大奮乾剛節收閣臣權勢

以治安萬世焉 臣聞進言者皆曰望 陛下以堯舜

禹湯文武之德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伊傅之業何

者 陛下有納諫之聖輔臣無容言之實 陛下有

萬物一體之心輔臣無天下一家之慮也夫輔臣之

據高位握大柄威福頭指勢傾中外未嘗一人敢異

言其作威作福亦未嘗一人敢明言其作威作福及

其威福敗露理勢及極當此之時有大奸雄意而收

代之嗾一二希名寵竊祿位之人偶中而遂斥焉然

後其親戚其里附其遊仕省郡其門生屬吏與前希
 寵竊祿之人抵掌相慶若更天然每一條陳則曰前
 者之過也每一題覆則曰前者之過也才露者壯頰
 壯頰者其惡易見機深者入骨入骨者其罪難察難
 察者歷年多易見者歷年少少者二三年多者十餘
 年十餘年者壞 祖宗十餘年之制二三年者壞
 祖宗二三年之制彼其視天下大事若奕然忠臣
 義士每每扼腕嘆息卒未能起而救焉者 祖宗之
 法不申明於後世也 臣謹按 太祖高皇帝鑒前代

疏錄

發姓

三

之失周萬世之慮不設丞相事隸部院當時勢不軌
 攝而職易稱 成祖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密大
 事當時擬議於內者官階未峻則無專擅之萌幹理
 於外者職掌素定則無總攬之弊二百年來其間遵
 守 祖宗之法者固多而擅作威福之權者亦有彼
 其作威作福也猶恐人之譏其後也尚惴惴然避宰
 相之名而不敢當何者以 祖宗之法在也自內閣
 大學士張居正專政以來每每自道必曰吾相天下
 何事不可作止何人不可進退大小臣工內外遠近

非畏其威則懷其德夫其進退人也威福人也宰相
 之實也而曰吾相天下焉非宰相之名乎 祖宗之
 法應知是否耶 臣嘗私憂過計本朝萬世後禍必深
 於置丞相蓋不置丞相君權不移下無其名而亦無
 其實至盛爭也今攬權若此居其實不避其名又若
 此寧不兩失之哉古者丞相一有差失諫官爭之猶
 曰與丞相府爭也今者輔臣一有差失無問大小咸
 舉而歸之天子如是而諫官爭之耶輔臣必曰是與
 天子爭也人臣而與天子爭其罪若何哉居正自天

疏錄

發姓

四

學士高拱遂去後擅威福者三四年矣每一聞諫官
 微言婉辭稍侵及之必曰吾奉天子守 祖宗法若
 等安得為是狂直耶夫居正不知 祖宗之法 臣不
 敢言也后正而知 祖宗法也 臣請以 祖宗之法
 正之 祖宗朝進退大臣俱得如禮先帝臨崩居正
 假托疾病斥逐大學士高拱不許停留旦夕夫拱誠
 作威作福人也有宰相之實也 臣任主事時欲疏劾
 之危三焚稿恐冒出位然其人露才壯頰 臣不直之
 久矣但宋臣朱熹惡留揆特旨批逐則曰進退大臣

亦當如禮居正安然爲之可乎雖然此猶可言也往者王大臣獄與誣連高拱夫拱擅則有矣逆未聞也公議籍籍不平密爲書令拱切勿驚死恐已負殺大臣名夫逐之誣之宰相威也臣而私善安之宰相福也 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王天子禮也成國公朱希忠雖云清謹實乏奇功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當王也居正重違祖制許以贈王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補郎中陳有言一爭而逼去京師噫然有如聚訟夫孔子重子繁纓

疏鈔

發奸

五

嘆曰惜也多予之邑至使朱氏福極生災寵盛被譴遺天下口舌臣恐公侯之家廣積厚施緣例陳乞國家將止之乎否也止之則利賄者執前議持經者被顯禍 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大學士廷推之用吏部尚書許推在廷歷過部院有聲望大臣或已致仕素重海內大臣今用大學士張四維果廷推乎抑居正私薦乎古者用人或以枚卜或以耕釣用之者若不甚擇而見用者不負所用何者其素所不屑者足信也數百年來輔臣有已入閣而被論指者

不聞有未入閣而被論指者也緣翰林館臣不當事任易養聲望以不當事之人而猶多可論指則當事又可知矣以易養聲望之地而猶不協輿情則據利器以威福人時又可知矣四維之始去何如也謀入閣也繼起再去何如也不堪教習庶吉士也事語具給事中張楚城等奏內臣不必贅也臣聞宋臣有言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急薦賢也四維起時聞有言於居正者曰此人不可引贊密勿居正白何以知不可乎曰外論不喜者甚衆則當其時居

疏鈔

發奸

六

正未嘗不知矣知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有機權多藉庇忍作威作福人彼其親老且暮突有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若四維者臣言不驗猶可言也臣言而驗焉謂天下何吏部尚書張瀚筮仕三十四年臣不聞一善狀但聞在陝受左布政使李敏德銀一千五百兩酒器一損敏德遣家人李明同承差送瀚納之許以首列全省保薦敏德緣係王親日希內召及見無保本名氣恨身死但牽其幼子手書張瀚者三全陝士大夫共相傳笑其他取

常例索保舉謝禮等事猶醜言之及其驟躡太宰倪
俛唯唯若簿吏然今日有一缺則乘轎至朝房請命
居正然後具本上之居正所指授上請者非楚人親
戚知識則親識中之援引非仕楚受恩私故則恩故
中之羽翼彼其楚產楚仕也豈皆賢人君子哉抑豈
無一二賢人君子哉而居正一一置之要地每美缺
一出傍人指曰某某已而傍人又指曰或某某已而
即如所指夫所指而正人君子也則用之當矣所指
非正人君子也如天下事何臣恐雖正人君子用之

疏少

奏姓

七

驟焉所累滋多矣而為瀚者日取四方卑職小官通
行賄賂如給事中王希元所奏內云云至部屬方面
以上僅能先一知名走信其堂官如此屬官又可知
矣吏部如此他部又可知矣在居正則好所受教在
瀚則徒擁虛名去冬曾私帖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趙錦不許科道議論冢宰則居正之鈐束在朝科
道又可知矣臣嘗反覆嘉靖以前冢宰名數僅僅抵
嘉靖以來至今名數以輔臣之權重也何也得數數
更易也嘉靖以前九卿功名多顯盛嘉靖以來九卿

功名多減損以九卿之權重也何也懼數數更易也
臣竊聞 祖宗朝間有旨下不便民間利害各部猶
皆責閣臣不從容稟擬今詔旨一下果嚴即居正曰
我費多少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畏
居正甚於畏 陛下矣果溫即居正則曰我費多少
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懷居正甚於
懷 陛下矣畏威懷德非國之福吉之具臣如李昉
輩薦人猶惟恐人知避威福也末聞引為自利之圖
托為身後之計如居正之薦四維與瀚為也 祖宗

疏少

奏姓

八

之法果如是乎 祖宗朝閣臣優游密勿侍從論思
一悉大小事體臺省從臣各出所見條陳之部院覆
奏行之各省撫按官奉勅合行之未聞閣臣有舉劾
也居正條陳章奏考成有曰各省撫按凡考成章奏
每二季該部各造冊二本一本送內閣一本送科撫
按延遲該部舉之該部隱蔽該科舉之該科隱蔽閣
臣舉之夫部院分理邦事舉而劾之其職也科臣封
駁奏疏舉而劾之其職也閣臣例無印信銜列翰林
翰林之職止備顧問不侵政事 祖宗制也居正創

為是說不過欲制勝科臣總聽已令耳夫巡按回道考察非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以選之既精任之既專諸臣自知顧惜名義不至狼狽大甚且都察院於各御史有統無屬不欲重為摧挫之鈐制之也近日御史俞一貫不聽指授調用南京允在外巡按御史垂首喪氣莫敢展布所畏者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啗之以陞遷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冒鋒刃舍爵祿而盡死言事哉夫文彥博執政容唐介之直言司馬光當國聽蘓軾之廷爭古之賢臣類多如是

疏欽

發奸

九

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生錮也今傅應楨則謫戍矣又以傅應楨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楨矣夫輔臣所贊助者賞罰也所不敢明言自居者亦賞罰也陛下每用省臺諸臣居正曰我用之公受謁謝不少退讓欲歸私德而籍眾口也今降罷責治臺省諸臣居正獨不曰我降罷責治之也何也避私怨而畏公議也輔臣而歸恩避怨誰其建之祖宗之法應如是耶至若為固寵計獻白燕白蓮致詔旨切責傳笑天下為擇奸田宅計指

授該府道誣遠至以重罪今武岡王又議罪矣分巡施篤臣為臣祖宗不宥示誼而絕嗣隕世矣居正可忍為之乎為子弟連中鄉試而許御史舒鰲以京堂布政使施堯臣以巡撫今年嫡子又起覲心矣為造大廈發銀十萬節遣錦衣千戶校尉等監修違禁宮室日斃江陵民人等膏血今江陵之膏血盡矣為黃州生儒投匿名帖數若子弟中式不公假縣官事窮治殆盡今其舉人生員欲訴冤擊登聞鼓上告矣編修李維禎稍不慎言談及其家富貴狀即外斥矣且

疏欽

發奸

十

風聞居正之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臣每憐之遠東各官尚未得實然入閣未幾而富冠全楚果何以致之耶宮室輿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以供之耶臣不能不聽而疑疑而信矣然遠近臣工皆聞且信之而不敢明目張膽指摘其罪過者積威之劫也臣聞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英明聰察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勞心疑忌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當此之時諫人主難言大臣易寬仁溫

恭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上受主知下懾眾志建言者方及上而罪言者已先集當此之時諫人主易言大臣難而為大臣者每每一聞人言則藉人主之寵激人主之怒或曰誹謗或曰奸黨或曰怨望或罪一人以畏傷乎眾或連眾人以陰杜乎後夫人主之優容而保全之也本以存大體也本以俟改圖也而大臣不知改圖不惜大體嗷嗷焉求勝不已於是有一種無籍惡徒起而附會之言者之禍益

疏鈔 發奸 十一

烈大臣之惡日滋而天下國家之事日去矣臣觀今日之事實大類此 陛下即位以來諫勤學則勤學諫親政則親政諫日講讀則日講讀 陛下彰從諫之美諫臣輸進言之忠雖 祖宗納諫盛事亦不是過臣故曰諫人主易也但言涉輔臣則禍在不測余懋學反覆四條隱言張居正之輔政操切傳應禎憤發三款俱比王安石之輔政不職此固天下所共知也天下所共知猶可言也至其中則有負性剛果持身正大不從其指授不出其門下舉不當其意劾不

出其私則乘機構會以他事中之遷之遷而遇考察也則又以考察錮之古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而反罪亦已甚矣今則又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嗚呼人臣而至於以他事獲罪身與名俱沒矣身與名俱沒匪惟中士不肯為雖上智之士亦閉口卷舌奉身求退矣以天下之大而使上智之士奉身求退惟聽彼一二輔臣隨所欲為焉豈天下之利哉臣故曰言大臣難也夫諫人主之易如彼言大臣之難如此古人亦計之熟矣臣甘犯其所難

疏鈔 發奸 十一

而觸其所忌豈人情哉無亦謂 祖宗之法度不可不申明萬世之僭逆不可不防杜一人之爵位死生不足惜天下後世之公議是非所當正往者無可諫之理將來有當慎之圖使居正能慕文彥博司馬光之為人而改絃易轍則必思 太祖 成祖之家法而去實避名一時之權勢必不敢擅也萬世之名議必不敢犯也進用人才必不敢私出已意也引見吏部必不敢一一指示也朱氏之貨寶可不必貪也內閣之簿籍可不必置也史官任其書善書惡可不必

改正也子弟任其得之不得可不必私通也不必色厲而內荏也不必植黨以背公也 陛下中興之治可立而致居正晚年之業可改而圖臣職言職服豸服亦得免隱忍尸素之愆矣 故曰進言者固當望陛下為堯舜禹湯之君亦當責輔臣為臯夔伊傅之臣也伏望 陛下俯鑒 愚仰體 祖訓曲加裁抑萬世幸甚 臣初舉進士居正主考會試 臣中第七 臣廷試居正同充讀卷官 臣中二甲第四 臣列部屬官三年居正薦 臣改選今職自常人觀之居正之恩於疏鈔 發奸 三

以孤立愚忠惟知 陛下之恩所當報塞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萬世之防所當預謹雖父母垂老無依惟思致身盡瘁無負此職無忝此生他尚何恤伏乞陛下憐 臣之愚鑒 臣之忠採而行之 臣死且不朽若居正主考 臣屬門生以卑犯尊罪所當治亦望 陛下下行 臣之言節其權勢以謝 祖宗明示中外仍罷斥 臣以謝居正 臣亦死且不朽倘中外臣等不明祖制不諒 臣心謂 陛下妙齡天縱無用直言以煩聖慮不思 陛下今日之堯舜也有君如此得一二賢臣以佐下風黃虞之治朝夕見矣 臣可無言耶謂居正罪惡未盈不宜早發恐至無忌不思彼果無忌耶國典公議固自在果有忌耶及今收圖猶得令終 臣可無言耶謂臣承乏邊徼自有事事可不必言耶 臣自冬徂春積侵寒氣誤用庸醫心神怔忡髮鬢寥落一旦暴死隱填溝壑未及一言豈忍瞑目 臣可以無言耶用是情出迫切詞冒忠諱惶恐怖慄不勝俟命之至

追論黨惡權奸欺君誤國乞正國法彰天討疏

楊四知 陝西道監察御史

臣聞自古大奸大權欲擅作威福謀為不道者其計有三一則交結左右巧為譽言以固人主之寵眷使信任而不疑二則箝制言官銷弱士氣以塞人主之耳目使下情而不達三則尊禮謀主內外協力揚已躬之善播人主之非使天下人心背君而向已三者之勢成小則竊弄威福大則陰移國祚漢之莽操用是道也 臣自萬曆二年進京荷蒙 皇上拔擢職授

疏鈔

發奸

五

行人熟聞朝廷有腹心之大患社稷之元惡三人曰馮保也徐爵也故太師張居正也三人同心一體挾天子以令羣臣權傾中外包藏禍心 臣竊憂之即欲出位劾奏以死報國誠以一死不足恤恐天下後世謂我 皇上殺直臣成朝廷過舉 臣死不瞑目耳今年蒙 聖恩擢居御史亟欲論列而居正已死 臣又謂保爵二人必能洗心革面以蓋厥罪不意其恬不知悟近被御史江東之李植叅論我 皇上英斷擊問徐爵斥逐馮保都中臣民舉首加額懼忻交頌曰

今日方知有天子矣然三奸之罪惡滔天二臣猶未盡言 臣謹昧死為 皇上陳之 臣伏見 皇上冲齡

嗣位垂拱聽政玉音宣朗天下臣庶皆稱頌有成王之資堯舜之聖也當是時內托馮保以保護 聖躬外任居正以贊襄朝政二人荷蒙厚恩古今罕聞正宜矢心報國以道事君致明主于二帝之隆也奈何二人陰相交結更相慶幸以為主少國危正可罔上行私知逃軍徐爵素有機智尊為詠主生死相依徐爵晝則私匿馮保直房屏去左右附耳低語夜則潛

疏鈔

發奸

六

投張居正置之上座稱為樵野先生促膝計議每至夜分都人相語以為今日之徐爵居正之子房也今日之馮保居正之趙高也而為爵者又揚揚誇示曰皇上戲游無度章奏漫然不理朝廷政令惟張公與我耳使天下人心皆歸張氏其意欲何為哉是以十年之間天下但知有馮保居正而不知有 皇上皆徐爵之謀也即其罪惡滔天雖罄南山之竹猶不盡書 臣姑舉其大者而數之 臣見居正豎牌朝房各官饋送叅奏是自示其清也及其在任守制馮保傳奉

聖旨張先生清廉是 皇上知其清也夫居正之奸貪窮古未有且無論其江陵所充積但據其身死回籍騾車三十輛搬運一月填滿京衢糧船八十艘綿延百里阻塞運道玉盃盃數百隻奇巧者諸子狀元爭碎而不惜銀火盆三百架厚大者家人尤七盜銷而不顧 皇上大婚慶典買取珍珠戶部尚書殷正茂先以大者饋送居正而後以小者進呈是明珠之貴宮禁所不得用也正茂又織天鵝段極爲精巧二送馮保二送居正是雲錦之美天子所不得服也十疏鈔

發奸

十七

正招權之罪三也國家設科取士稱至公也甲戌會試居正憤編修沈一貫不取子嗣修中式以會元孫鑛係一貫所取遂不置一甲題名記至今未立丁丑殿試嗣修原 後列徐爵密通馮保置之榜眼人人共憤無敢言者庚辰未及會試居正自撰策題先爲子懋修請客對策都中預知必爲狀元居正要異母弟居謙不許入場逼令回籍居謙憤怨氣死南陽至期懋修果登狀元敬修果登進士居正探知人心不服使徐爵揚言于外曰 聖母 皇上念元輔功高特賜拔擢其誰欺乎人有帖張氏門聯曰一正當朝亂國政三修登第實堪羞都人至今誦之是壞國家之科名居正欺君之罪四也至親莫如父子先正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居正自登第歷官三十餘年未聞歸省及其父死百官密語曰張公必不去 臣猶未信後果蒙 皇上眷留而居正當寢告枕塊之時每日于靈几前稟旨二三閣臣獨不能乎是時諸臣上疏勸其丁憂者無非欲移孝爲忠也致激 聖怒奉旨廷杖而內官呵

發奸

十八

令行杖者曰張師傳叫着實打是何說也百官憤激
 修撰沈懋學習孔教等草三十餘疏欲伏闕廷爭
 居正知之次日 皇上頒諭羣臣午門前宣讀當時
 黃風蔽天百官俯伏拭淚哽咽私相告語曰不意
 祖宗二百年天下 皇上不世出明主今為權臣欺
 蔽如此臣等惟有効梅福掛冠而走耳逾氣上千玄
 穹示儆彗星亘天都中洶洶人心惶懼居正遂假星
 變考察以箝制縉紳沈懋學王錫爵逼令養病習孔
 教張位考察去官矯誣上天以箝天下之口居正欺
 疏鈔 發奸 十九

君之罪五也裁革驛遞名為節費矣乃其歸葬沿途
 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旅館郵亭
 金碧輝煌笙簫金鼓山嶽震動父老望之而嘆息曰
 世宗皇帝南幸未見有此居正僭分之罪六也錦衣
 總旗龐清素稱巧佞也尤七薦為居正造宅三年陞
 東廠管刑千戶錦衣衛千戶馮昕考察革職矣尤七
 薦于居正起用東司房掌刑二人受尤七頤指氣使
 凡有睚眦之嫌即訪拏拷打逼求重賄傳曰尤爺釋
 放都中聞而寃之居正縱容惡僕殃民之罪七也居

正每言退朝美人鍾鼓高會羅列自觀金塢玉山意
 甚厭之乃訪問古器天下爭相買求以投所好河洛
 之間三代帝王陵墓掘發殆盡居正家商葵周鼎秦
 鏡漢尊不知其幾也是不惟流毒海內且使上古帝
 王棺冢禍矣居正窮奢之罪八也諫官者朝廷之
 耳目也凡政令之得失人品之邪正皆所當言國家
 三百年來雖有太妖夫惡畏懼而不敢逞者特有此
 取以嚴高之賊害忠良當時臺諫猶敢言之自居正
 擅權專意伺察臺諫凡其章疏少涉時政輕則補外
 疏鈔 發奸 二十

重則中傷以是人心恐懼士氣銷喪掩蔽聰明上下
 間隔而彼得以肆行無忌矣居正蔽主之罪九也昔
 魏相佐漢凡風俗薄惡四方水旱必以疏聞蓋欲人
 主知所做戒游心化理也居正當軸行申韓之令襲
 商鞅之法天下嗷嗷民不堪命天心示儆災變頻仍
 而居正方宴然自處陰使中官偽書天下太平于石
 上欲 皇上信其治安不復儆畏而權獨歸己是即
 指鹿之心也今年自六月至六月不用居正死之日
 其霖霖然都中語曰張公死而天放赦可以驗人心

矣自是諸省災傷報無虛日果太平乎否耶居正罔
上之罪十也江陵儒生扼腕不平偶語學舍居正大
怒沙汰天下儒生折毀古蹟書院將孔子肖象繩縛
車載投之江河使天下有秦始皇坑儒之誑欲行私
憤禍延先聖居正克殘之罪十一也臣考官職上柱
國乃文職正一品人臣位號至此而極國初雖設此
官亦不輕授蓋上之一字人臣所宜避者即徐達爲
開國元勳第一亦止得爲左柱國累朝以來曠而不
置縱有特恩臣下無不力辭蓋因父老相傳我大
疏鈔
發奸
壬二

以永終譽言不及私臣風聞居正有疾自知罪大惡
極恐死後敗露又令尤七送密疏于馮保轉奏皇
上皆國家大事大畧指正人爲邪人以弊政爲善政
報復私讐陰樹奸黨有無臣不可知即果有之是既
欺皇上于生前又欲誤國事于身後臨死又聽徐
爵首薦貪婪無狀之潘晟則其前所具疏決非正大
可知居正誤國之罪十二也居正樞回諸郎載其珍
寶沿路騷動舟至高郵湖阻塞民船風浪大作覆民
船數百艘溺死萬餘人哭聲震天浮尸滿湖人皆曰
疏鈔
發奸
壬二

祖未履宸極之前曾有此位號故也昔唐太宗居藩
邸時曾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爲尚書令者至代
宗廟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是職子儀固辭不受載
之唐史明鑒可徵國朝文臣生前亦未有爲三公
者居正使徐爵通馮保蒙蔽皇上公受上柱國進
位太師昨遇皇嗣誕生加恩大臣居正使非天禱
其魄又何加焉必進伯爵再冒軍功覬覦九錫此百
官曉然共知含恨入骨而不敢言也居正僭逆之罪
十三也古之大臣病篤必有遺表勸人主親賢遠奸

陛下試一取而覽之知臣言之有據臣擢列言官蓋亦受知居正者何為不存忠厚摘發其奸臣日夜痛心切齒深恨其陰謀潛襲欺君蠹國生死不二以陛下堯舜之資而天下之人謂為居正所欺罔臣之所不忍也伏乞 皇上下奮乾剛將尤七拏問明正典刑嗣修等禱其衣冠居正革其上柱國太師之僭號誅奸臣于既死昭鑒戒于將來暴彰罪惡懸之都門以謝天下仍將臣加斧鉞之誅肆諸墓下以謝居正臣亦其心焉臣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疏鈔

發奸

二三

奸險大臣蔑視公論乞賜罷斥以正人心疏
曾乾亨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月
臣惟朝廷之所以制馭天下者在威福臣子誰得而竊之世道之所以維係者在公論人臣誰得而違之竊威福者是謂無將至于深謀默運假此以箝言官之口此尤奸惡之尤也違公論者是謂不道至于睥睨肆行蔑此而恣胸臆之私此尤邪佞之魁也人臣有一于此即不可復容于堯舜之世乃若兼茲二者則今兵部尚書張學顏是也臣敢為 皇上陳之夫學顏結納故相張居正潛通貨賄欺隱鑽刺以至九列此俱昭灼在人耳目矣乃今于南京工科給事中馮景隆一事其人品心術盡皆畢露所關于竊威福蔑公論非歎小也 皇上可不重庶其狀而亟罷之乎夫李成梁功在遠左人所共知也馮景隆事屬風聞而言不中窾諸臣亦未以為是也 皇上下之兵部蓋已明見萬里矣乃學顏與周詠先後撫遼事同一體共圖欺隱徼蒙叙錄周詠既已被斥學顏寧得追誅其設心以為不借事以中言者則不足以杜將

疏鈔

發奸

三四

來之口不張皇邊將之功則不足以激主上之怒而重言官之罰故其鋪叙成梁之功險局備張臣等讀之不待其詞之畢而知其奸之無所逃也及陛下已罪景隆矣學顏又欲掩蓋已過捏詞裝飾陳情俯宥臣等亦不待其疏之上而知其必有巧為市恩之計也夫學顏以成梁之戰功昭著則景隆為當罪矣景隆既當罪則聽陛下處分亦非本兵所當與矣是非功罪必有一定未聞方以其人為可罪而又以其人為可宥也且諸言官之疏方上旨猶未下聖

疏鈔

發奸

三五

德淵深學顏何由知陛下之不允所奏而遽行陳瀆乎今日誦成梁之功則以景隆為可罪明日掩奸邪之謀又以景隆為當宥方竊陛下之威揚已而制人又竊陛下之恩匿非而文過此其詭秘叵測蔑棄公論倒置國是甚矣不惟情狀曖昧以在廷諸臣為可欺且展轉狂悖豈以陛下為可欺乎夫成梁之戰功雖可錄但借成梁之功以重言官之罪其謀則可恨也景隆之不審雖可罪但借景隆之罪以杜將來之口其奸則可畏也世未有禁言官之口舌

而不蔽聖王之聰明亦未有傾國家之耳目而不壞朝廷之心腹者大臣心術若此是寧可一日立于朝端哉且今邊防廢弛北虜款貢不可恃而比來烽火日急此非忠純不二心之臣不足以肩茲重任若學顏雖有機警敏捷之才不過用之于鋪張紛飾以誑人觀聽施之于逢迎要結以固己名位寧有一毫據忠悃而為國家用哉此其不可膺本兵之寄明甚矣且臣考其為人其貪黷狼籍諂事要津瑣屑鄙猥之事姑弗具論但以結交權奸張居正言之人知傾

疏鈔

發奸

三六

陷劉臺者王宗載也阿奉助成者周詠于應昌也然此三人皆居正以意授之乃其發縱指示授居正以意者則張學顏也當劉臺被執之後正學顏撫遼之日學顏欲深結居正歡心則捏成賊私開具劉臺揭帖送至京師居正得之不啻重璧而又以遼東撫臣之言可憑而據也故其深謀秘計轉相授受王宗載得之以示謝耀謝耀得之以為具疏張本而劉臺之罪成矣此亦豈能塗全遼之耳目哉今王宗載等俱已正法而學顏猶然縮夫司馬之綬尚得以縱私罔

上竊威福而茂公論臣不知其解也又自入戶部以來傾心權奸極先意承志之巧彌縫固結工望風希旨之術催徵之檄日下諸道如霆迅火熱清丈之令督令叅罰如下石燃膏有司奔命未遑黎庶捶楚不堪閭閻蕭條白骨徧于原野元氣耗敝國脉虧損此皆居正挾慘刻以誤 陛下而學顏又挾慘刻以誤居正也然臣于學顏之操存舉措其關係今日人心者反覆思之尤有深慮敢復為 皇上陳之夫自世廟末年由貪黷而反之清潔世道一升降也今日

阮鈇

發奸

三七

由權奸而反之蕩平世道又一升降也升降之際所係甚重而小人乘機變幻運量其間隄防尤難蓋貪黷之與清潔若寒暑蒼素然其形易見反之無難也而當時意見稍偏任用稍過反之未幾時事復改識者未嘗無遺憾矣乃在今日則又異是數年以來當事者以權術機智馭下而下之人亦各逞權術機智以中乎其上市滑已熟巧偽橫生能為貪黷而亦能示清潔能附權奸而亦能違蕩平其為貪黷也甚秘而清潔則彰灼可徵其附權奸也甚隱而所違蕩平

則暴著無遺若今張學顏其最者也今朝廷之上方修蕩平正直之業而力反權術機智之習人心已知有反正之漸若奸邪之輩不斥而尚使之覩顏在列竊恐伏機隱智潛藏蘊蓄所以待時待事而發者猶可患也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 陛下何惜一張學顏之去而使為太平之玷哉且令人心為其濡染竟不獲反蕩平之盛哉此臣所以反覆徘徊而不能嘿嘿也臣以下走孤踪跋自遠方拔擢叨任繩糾之列豈不知學顏奸心鉅力能危人而申之以禍但臣自

疏鈇

發奸

三十一

束髮受學荷蒙 陛下陶養作成其于此際裁之稔矣倘 陛下以臣言為然而力 施行臣之大願也不以臣言為然而且中學顏之險臣亦無所畏也義激于中冒瀆天聽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奸臣黨權誣陷言官乞彰國法以快公論疏

孫繼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接到邸報見巡按遼東監察御史洪聲遠勘過原任遼東巡按御史今贈光祿寺少卿劉臺賊私盡屬虛誣一無指實臣仰見皇上明如日月無冤不白斷若雷霆無奸不究則原任江西巡撫王宗載遼東巡按于應昌誣殺劉臺之罪有不能逃焉者矣臣細訪之致劉臺之死者王宗載也勘劉臺之賊者于應昌也所以使劉臺有賊可勘

疏欽

發奸

二十九

而因緣以致死者今兵部尚書張學顏也當劉臺巡按遼東之日學顏時為巡撫其殺降夷以冒軍功掩殘破以報捷勝罪狀惡跡不止一端日夜端端焉惟恐按臣知之摘發其私故使人伺臺之動靜者非一日矣及劉臺具疏欲劾大學士張居正門下偶因姓之相同誤為劾學顏而報之知學顏乃茫然自失以為臺之疏真劾已矣急拜臺以求免比臺直氣所奮遽叱之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臺所論者大學士張居正也安能與你辯是非哉學顏因臺面叱已為狐

者也學顏乃發縱指示者也當以學顏為首而王于

二臣次之皇正納御史江東之之言赫然震怒既於王手二臣革職聽勘行且罪之矣乃學顏猶袖手旁觀覩顏于八座之列不知退避臣恐劉臺之死不瞑目于地下即王于二臣亦不甘心以服罪矣臣未由都門時即聞其事比因吳允既去本兵無人故舍默有待及抵揚州凡南北過往官員會臣者咸曰劉臺之死宗載應昌特為之下手耳學顏乃禍本也反置之不問何以服人心而昭公道也臣益知學顏之

疏欽

發姦

三十一

罪為公議所不容矣況今海內正人振起朝端其間履歷邊方諳練兵務者不可謂無人也又何惜于學顏一奸臣為哉臣參照兵部尚書張學顏狐媚存心狼毒用事裝汙風憲豈思法紀之嚴誣陷言官不念耳目之重列其罪狀無異驩兜之行置之典刑宜服崇山之放若學顏者誠不可一日居于堯舜之朝者也況其結交邊將為義弟義兄殺降冒功以蔭官蔭子致使兵連禍結數年不解遼東軍士恨不得食學顏之肉而飲其血也今營入本兵未及數月即將義姪

狸深恨而銜之迨後入爲戶部尚書遂撫拾劉臺之
 事捏有于無加多于少誣賊一萬餘兩揭之居正一
 以買居正之歡一以釋睚眦之忿此人人所知也比
 居正方欲甘心于臺以箝天下之口得此遂爲奇貨
 故行之遠東爲應昌所勘者勘此賊也行之江西爲
 宗載所問者問此賊也臺遂百口無辯坐此死矣是
 殺劉臺者雖曰王于二臣使王于二臣殺劉臺者臣
 不敢曰他人而曰居正使王于二臣殺劉臺者雖曰
 居正使居正借賊以殺劉臺者臣不敢曰他人而曰
 疏鈔 發姝 三十一

學顏向使學顏不憾于臺而有此揭則居正雖欲甘
 心于臺無所憑據王于二臣亦何所勘而何所問哉
 臺至今存焉與吳中行等諸臣復蒙 聖恩于今日
 未可知也今臺之死不可生矣臺之賊勘之虛矣學
 顏可置之不問已耶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臣謂
 學顏之罷不可後於王于二臣學顏之罪亦不減於
 王于二臣也昔漢高帝論滅項羽之功謂韓彭逐死
 走兎者也蕭何發縱指示者也故以蕭何爲首而韓
 彭次之今論殺劉臺之罪 臣謂王于二臣逐死走兎

李如松李如栢連陞掛印虎踞邊方 臣謂李成梁既
 曰功臣宜稍裁抑以示保全乃使父子俱握重兵可
 乎彼學顏者但知納賄行私固不復爲國家深長慮
 也近日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炯因阿附權臣叅
 御史趙應元止于罷官已耳荷蒙 聖恩復行起用
 其官如故其人固在也炯猶爲公論所不容仰承
 聖斷罷歸原籍矣學顏裝誣劉臺成之窮邊置之死
 地使忠義之魂含冤九泉其狠心狠毒黨權害人視
 炯之罪不啻百倍乃及居官如故此人心所以扼腕
 疏鈔 發姝 三十二

不平也特以學顏盤結固密故人重言之耳伏乞
 聖明大彰乾斷將張學顏亟行罷斥以爲人臣黨權
 行私誣陷言官之戒庶法紀正而奸邪不致漏網公
 道明而輿論大爲稱快矣 臣愚聞訪既真不敢隱默
 惟 聖明垂察焉

大臣朋奸黨途誣上欺君乞獨斷以昭臣鑒疏

李 植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七月

惟天無私而福善禍淫惟君奉無私而賞善罰惡故春秋之義誅死者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豈春秋立法之過哉意蓋深遠也故輔臣張居正挾權闖之重柄藐 皇上於沖齡殘害忠良荼毒海內諸臣所已言者 臣不敢復贅如進昌邑王之傳為放太甲之言是以伊霍自處也而獻受符之鏡迎傳命之鼎託飛龍之夢假甘露之祥是以篡逆占人也而諸子魏科疏鈔 發奸 三十三

取之若寄四方珍獻歸之若流矣遠王之淫縱罪止一身脩其小嫌而誣以謀反且并親王坟地奪之以竊王氣 九廟之靈有所不安矣朱希忠之爵祿位已浮功受其重賄而與之王封且謂 肅皇帝稱其功同靖難撰文歸美 皇祖之旨亦可假捏矣至若奪情以曠天常變法以干國憲以廷杖鑷鉗忠諫以察典禁錮名賢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蓋得罪于天地祖宗矣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即斬棺斷屍尚有餘罪項者 皇上據遠妃之奏正抄沒之典天與 祖宗

啓 皇上之衷布威靈而雷霆之非過舉也夫何刑

部尚書潘季馴昔為私党深銜卯翼之恩今藉恤舊其為蹠犬之吠推唇鼓舌大肆謗言不曰居正之產宜秋也而曰 皇上好貨貪財不曰居正之罪宜誅也而曰 皇上損德傷體夫四凶必誅唐虞之治也何傷於體諸枉必措堯舜之仁也何損于德富有四海玉食萬方 皇上為公之度又何利其貨財況因遠正之寃而始發念宗藩之枉所當伸亦何嘗有一毫私也而季馴顧以私窺之私謗之是誠何心哉夫疏鈔 發奸 三十四

尤七之獄既成洋可立之疏復上居正諸子已預知必有今日潛入京師以求庇護探聽已久謀畫甚詳其重貨厚蓄埋匿他所者十之六七其奇珍輕齎餽獻要路者什之四三室之所存僅千百之一二耳奉差諸臣懼無以塞 皇上之命少加推問理或有之至謂銅椽鐵夾斷肢解體拷斃數命饑死十人恐諸臣未必若是之慘而 實木之間也季馴又倡言欲眾公然疏援且諷科臣代為陳乞恣其胸臆而塗皇上之聰明造為偽言而悚 皇上之心志蓋私黨

可護即公論可違也非適可悅即上蒼可欺也是居正氣力雖在猶存 皇上神聖雖尊無權 臣之心不平久矣今觀李江張誠所奏益死者僅張敬修張可祿二人而已餘皆無恙季馴何所見敢為無根之說以誑 皇上哉及 皇上降旨責問大臣之義惟有席蒙認罪又復支吾展辯誘罪承差且曰今張誠等以為並無此事則無之矣憤恨不平之氣即以之復同儕猶且難堪矧君父乎泥承差撫按所差也撫按未至屈殺數人彼敢以無影之事誣見若之官萬一

疏欽

發奸

三十五

如今日季馴指名曰湖廣承差李加等所傳撫按呼而究之彼將何詞以應以理推之未可盡信方承差齎奏來京投文都察院 臣等亦嘗問及楚事初未聞有饑死千人之言何季馴獨有此聞也由此以觀季馴不惟誑 皇上於前又且欺 皇上於今日矣 臣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又一款凡大小官員奏事言語不一轉換支吾面欺者斬書於闕廷典至昭也季馴始而背公護黨以無為有誑孰大焉既而舍也推人轉換支吾欺孰甚焉若季

馴者以二典律之尚可緩兩觀之誅四凶之竄哉 臣又聞季馴疏上之日閣中之擬票方入刑部之咨文已行蓋明旨未下而公役先馳矣幸 皇上俞允閣票部文僅不背旨儻其謀即時上聞 皇上發閣另行票擬 臣不知奉差諸臣將遵先至之部文耶抑遵後至之明旨耶何季馴敢于欺肆如此 臣竊為季馴寒心焉不特此也馮邦寧打死人命有死無赦之重犯也奉旨提問業已拘入到部會 聖躬違和季馴遂擅行釋放及 聖躬萬安始復拘回本部諸臣無

疏欽

發奸

三十六

不駭愕其無君又有如此徐爵張大受游七見監候決之重囚也縱令棋酒幃帳歡呼獄之別室主事饒伸少加防制季馴輒大怒致伸不能安其位其後事聞於外又善言誘伸以泯其迹其縱奸又有如此蓋季馴為人本無行匹夫漏網遺奸大得罪於鄉評久不齒於公論父以訪察克軍足以人命擬死父子兄弟濟惡不才縉紳惡之奚啻惡臭祇以巧媚居正游歷今官往河工告成疏推居正以入功而以狗功自比邪鄙無耻之態自昔已然即素行如此又何怪乎

今日誣上欺君哉若不速行斥逐臣恐以下訓上以
臣議君相率成風莫知底止矣再照朝廷罰惡之典
削籍爲輕抄沒爲重如罪小而當存其官則不宜行
抄沒之法若罪大而既沒其產豈復有存官之理居
正負國欺君抄沒爲宜止削太師而餘官如故是明
無罪矣無罪而抄沒之他日必以掩功議 皇上則
居正之罪得以有辭 皇上之心終於不白此季馴
貪財好貨損德傷體之謗所由興而臣爲 皇上不
平也故臣謂今日處居正者不在抄沒而在明正其
疏鈔 發奸 三五

能復聚徒增懟耳更望 皇上賜矜釋以昭法外
之仁而解臣下之謗庶幾仁義並運寬猛得宜 皇
上雷霆之威人固不得以過議而雨露之恩亦出自
朝廷矣臣孤忠披瀝惟 皇上留神

疏鈔

發奸

三五

大臣互黨誤國欺君致遺虜患乞賜罷斥疏

萬國欽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九月

臣接邸報屢見總督梅友松撫臣趙可懷巡按崔景榮張天德所奏邊事且夕憂惶措躬無地蓋漆室之女尚知憂國重義之士一飯不忘況臣蒙聖恩拔置西臺即捐頂棄踵無以言報謹昧死以聞惟陛下裁察竊惟曩時俺酋悔禍內附邀我市賞臣是時懼以為有宋金繪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王崇古等唯諾恐後自俺酋通路西番駕言迎佛臣是時懼以

瓦參 發年 三十九

為有宋西夏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侯東萊等唯諾恐後自捨會建寺請額意圖住牧臣是時懼以為有宋金人渝盟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邵光先等唯諾恐後此豈智不足哉蓋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不能為國遠謀徒旦夕幸免敢效目前故釀禍至今不可收拾耳然猶幸其發之早也昔晁錯策七國曰削固反不削亦反削則變疾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今黠虜之勢何以異此乃縱寇養禍不為征剿之計果何以故也昔有宋當金人橫恣之時張韓劉岳

力勤王收復中原猶之友掌而秦檜力主和議竟賄

宋室亡徵召罪千古至今忠憤之士猶欲寢其皮而

食其肉不意明明天朝復有如檜者得側其間以重

惟宋禍耶夫大學士申時行所謂股肱之臣也受

皇上之眷顧不為不厚受皇上之付託不為不重

且者西事嚴急正至憂臣辱之時必期滅此而後朝

食以慰皇上西顧之懷可也至前月召對上問虜

酋侵犯財委之為擒番無意內犯不知臨鞏二府果

番地乎抑漢地乎及皇上折之以番人也是朕之

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開拓的封疆其奸難掩

矣上切責督撫則委之為武臣之信地文臣無與不

知我朝經畧西事如劉天和余子俊等果文臣乎抑

武臣乎及皇上折之以古時文臣如杜預諸葛亮

都能將兵立功其奸難掩矣上意選謀勇將才曾經

戰陣者則委之為少不知遠左廣南何歲不戰果

尚有乎抑盡無乎及皇上折之以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其奸難掩矣上稱款貢乃皇考聖斷則乘機

逢迎欲人和說輒對通貢二十年保全生靈何止百

疏鈔 發年 四一

萬不知去歲西寧之敗肅州之虜果保全乎抑未保全乎及皇上折之以款貢不可久恃若專務媚虜使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其奸難掩矣是皇上之意在戰公論亦在戰而時行之意獨不在於戰皇上之意在絕和公論亦在絕和而時行之意獨不在於絕和彼非不知和之害也非不知戰之不可已也自款貢以來巧宦之縉紳與庸駑之介胄皆以邊方為捷徑既無戰爭之險又有異數之恩陞轉賞賚陪於內地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時待歲以十數

疏鈔

發姦

四十一

萬計無事之時則為之援引失事之時則代其蔽護試舉臣所知者如王國勳送銀三千兩則轉大同總兵董一元送銀五千兩則又轉大同總兵米萬春激變軍士送銀三千兩則調通州林鶴白衣納級送銀五千兩又代其造宅則陞坐營羅秀一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擢以錦衣美秩張鳳來亦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投為門客包領工部錢糧史繼書受張懋修之寄頓事情發露則送以大宅一所至今居住許守謙轉陞兵部則送銀三千兩復賄吳時來相屬其索書者

與家人攘扞於承駟馬街至如太僕寺丞吳之相其內親也則連屋而居交通賄賂吏部假官假印事發送銀五千兩與之輕罪後說事者分錢不平其婦人伸冤朝房時行赧顏而令之去邊臣邊將多與吳之相往來宋九其家人也則出入禁地日伺皇上起居傳言外廷以彰皇上之過而都城內外廣廈深堂倡優羣聚終日酣歌肆然無忌邊臣邊將多出宋九之門若李迎恩送銀四千兩謀陞掛印則旬日之內也鄧子龍送銀五千兩謀爭功賞則旬日之前

疏鈔

發姦

四十二

也數十年來與邊方皆恩交視邊方皆外府使和議不成則怯者退勇者進敗者罰勝者賞功罪較然何從而獲厚賂乎來何從而酬其厚賂乎語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怕死何憂天下不太平臣以為武臣之怕死由文臣之愛錢致之也夫以時行欺誤國家受害也不淺矣而又蜂朋引類盤據中外兵部尚書王一鶚亦時行之私人也虜酋入犯已經數月未見何處請兵何處請餉惟覆疏極贊梅友松反覆周詳長慮却顧事勢至此謂之長慮可乎謂之却顧可乎又

曰納款原非和議王欵原非失策彼韓言和而言欵夫和安可諱乎王欵者至殘城堡入內地矣而謂之非失策可乎且張學顏之險鄙狼籍孰不知之然與一鶚為姻親援為總督茲何時也而復為私情計乎若非時行為之主張必不敢朋奸至此也總督楊友松亦時行之故知也虜酋入犯傷殘已極未見作何堵截作何驅逐乃前疏稱虜王叩頭謝恩西去矣及至圍臨洮圍鞏昌果謝恩西去乎後疏盛稱戰功矣其景城古之全軍盡覆則戰功安在乎且虜酋入犯西鎮而又以東虜貢市為解此何時也而復為推托計乎若非時行為之主張亦不敢朋奸至此也撫臣李廷儀延賊入關未聞一報至今代為悔罪之說稱其俛首悔罪大而牛馬微而布帕估銀共二十八兩夫虜酋數萬之眾大舉入寇殺殞大將數員軍民萬餘生畜財物不計其數而僅以小物為罰復欲照舊市賞如國法何如神人共憤何廷儀之心死罪通於天矣非時行為之內王安敢為此言乎陛下謂將才用之不善雖關張無能為以時行在事安所得聞

疏鈔

發姝

四一三

張也陛下謂督撫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以時行平日貪玩安望督撫之得人也我陛下念邊備廢弛軍餉錢糧缺乏以時行奔馳國事安望軍伍錢糧之充實也再據督撫疏稱閣部科臣指授謀策方畧不知是何謀策是何方畧若有所授是閣部科臣之誤陛下也如無所授是督撫之誤陛下也閣部科臣之言彼將無以自解矣再據時行對稱堅壁清野為萬全之策不知壁能堅否野能清否劉承嗣全軍覆沒是無壁而火也臨鞏掠搶一空是殺火盈野也堅壁清野之言彼將何以自解矣夫宰相者受機密之重寄操軍國之大權即將才兵食贍畫當先一至有急動曰無將無兵無食贍之臨渴而掘井渴未易解矣已病而求艾病未易療矣其十餘年處心積慮果用之何所乎是時行者無一事不欺君而於邊事尤欺之甚無一事不誤國而於邊事尤誤之甚所宜亟罷者也抑臣猶有獻焉昔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而竟以滅吳成霸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而竟以滅楚稱帝今督撫圖

疏鈔

發姝

四一四

爲苟且之計皆以獻寬悔罪爲請適中科臣侯先春之言誓不與此賊俱生也豈可計出越漢下耶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正此之謂矣伏乞 皇上無忘臥薪之志無懷處堂之安特簡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朝夕計議征剿以振國威以保境土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疏鈔

發姪

四十五

申飭輔臣戒欺罔倡忠直疏

劉應秋 南京國子監司業
萬曆十八年十月

臣連閱邸報達虜內犯我師屢敗關陝危急西北震恐 陛下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屬者特命經畧尚書行邊一切簡將募兵攻守之策臺省諸臣言之也具 臣 本儒臣不宜越俎而談軍旅又惟兵難遲度何敢以國事爲嘗顧 臣 自有知以來習聞事君勿欺之訓際此君憂臣辱之時亦竊有犬馬報主之誠是敢披肝陳悃布其所鬱憤而不能解者 臣 頃見報七月二十六日 皇上御門視事畢召輔臣申時行等面諮邊事 臣 不勝竦躍欣幸以爲 皇上英明聖武比德 世皇而輔臣時行不務摠誠謀國專事蒙蔽律以勿欺之義 臣 心甚有所不滿也夫虜賊大舉深入內地旣犯洮岷又迫臨鞏關隴之間千里騷然覆軍殺將喪敗無算天下人心切齒含憤恨不卽滅此而後朝食而時行巧爲飾說猶曰搶番猶曰聲言內犯豈其洮河以內盡爲番地乎其必長驅薄圻如嘉靖庚戌故事而後稱爲內犯乎

曾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欲以欺陛下也此而可欺孰不可欺臣之所未解也邊臣之養寇已久其釀禍已深于昔日猶為未形之變在今日則為切膚之憂時行身為元輔久操太阿不能察奸銷萌既無逃于已事之誤矣 陛下赫然震怒欲從吏議實失事者于法壯國威而勵士氣此一特也時行不務持正又從而曲庇之乎廢 祖宗之憲而寒義勇之心萬一虜勢叵測後患莫支必有執黨蔽誤國之說以攻時行時行將何辭以謝人言恐亦非時行之福也豈

疏鈔

發奸

四十七

其溺于寵利而識不及此耶臣之所未解也宰相者天子所與託腹心而共理者也旒纓以前瞻聽有所不及禮履之上智慮有所未周所以通壅蔽而開忠讜亦惟二三輔臣是望輔臣而先為隱蔽也其何責于庶僚即如近日虜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邊警至而樞臣不以上者彼其習見廟堂之上喜聞捷而諱言敗內外相蒙恬不為怪欺匿之端自輔臣始況時行固顯導之也腹心之謂何忍于負 陛下如此也臣之所未解也今天下國勢雖未太弱而

人心委靡極矣陵夷之漸兆形已見 陛下勞心焦思規恢長策輔臣亦宜開誠絕鄙擇賢自輔以作天下豪傑之氣而時行引用私交惡人異已固已拒賢者于千里之外聞有以藥言進者又或口善而心譏貌合而中疑陽是其言而陰疎其身至其為國家謀乃不過徂媚虜之詐策習彌縫之故智天威不奮人心解體天下後世謂陛下為何如王狡虜有知益且輕中國無人厝火積薪又重加之猶謂處堂為無傷乎臣之所未解也人心邪正即為士風士風高下

疏鈔

發奸

四十八

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隆至今士風蓋三變矣一變于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為貪再變于居正之專擅而士競于險至于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矣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矣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憎愛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即如時行昨所奏對舉朝誰不心知其謾而莫敢一言以矯其失此非牽于寵倖之私愛則必怵于擠陷之積威也臣恐人心之日靡靡而天下亂也臣之所未深憂也夫時行溫溫雅度人所易與材力有

能有不能臣亦不敢過求願獨以為不欺一念中人皆可以自盡 陛下試問時行退思躬省倘亦有不安于心否乎有如翻然愧悟易慮改弦絕欺謾之陰私逐壅蔽之羣黨洗心奉公銳意振刷即才力容有未逮天下豪傑必有傾心而樂為助者如其不能亦宜明不可則止之義舉賢者以自代利歸宗社身有餘寵無徒依違觀望釀大患而誤國家次輔王錫爵陛下固望其竭忠贊襄勉留數日錫爵亦似以忠直自命臣意其感激殊遇奮濟時艱必有過于時行者

疏鈔

發奸

四十九

錫爵而廓然公聽盡去私昵有所以副人望也則可第如今日以前故事則時行固亦辦之矣何以錫爵為也臣狂愚不識忌諱一言有當乞 陛下切責輔臣以勿欺而許其改圖自贖庶幾人心服而士風正法紀肅而威令行內尊外寧社稷之福也臣之願也其以臣之言為謬妄為誹謗而顯斥生死之臣亦何恨惟 聖心加察焉

權奸植黨壅蔽欺君乞賜罷斥以清政本疏

李 瑄福建按察司僉事 萬曆十九年七月

臣伏讀祖訓內一欵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通壅蔽而達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併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奸論又伏讀憲綱內一欵曰凡風憲任綱紀之重為耳目之司內外官員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從公糾舉臣常謂二者言雖異而意相發也

疏鈔

發奸

五十

祖宗之意蓋恐朝廷之上或有大奸大惡壅蔽欺君而上不聞故令大小官員直言而百工技藝猶得以言之在內御史直言而在外按察司猶得以言之庶皇上之耳目可以兼聽竝觀而臣下之專恣不致吞舟漏網耳先臣吳廷舉胡世寧俱按察司官得以發劉瑾宸蒙之罪則今日之權奸如大學士申時行者原其心可謂壅蔽之甚跡其行可謂不公不法之尤臣不避斧越之誅而冒死言之可乎壽宮 皇上龍體萬年之所藏聖子神孫統業之所基也先是部臣

江東之李植言之猶曰形勝之不佳玄宮之有石而已以故舉朝臣工和附時行攻之使去萬曆十七年十月內臣補官在京適廣東歲貢今選鹽城縣儒學訓導龐尚鴻親見玄宮有水已具疏投之通政司矣申時行聞之恐疏入上皇上震怒密令通政司寢其疏而延龐尚鴻于私宅禮之上賓以緘其口此龐尚鴻親對臣言其疏尚在通政司可檢而查者夫人子有擔石之儲為父母擇地猶恐有水蟻之患況時行受上皇上恩寵獨冠百僚迺以有水之地為上皇上疏鈔

萬年之計且令通政司阻滯龐尚鴻之疏不得奏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其欺蔽之罪一 皇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萬曆十四年春因科臣姜應麟之言已奉有明旨也時行輒號於人曰 皇上意欲易儲非力爭之無以定國以故大小臣工固忠於 皇言而請立之疏相繼不止蓋大小臣工固忠於 皇上之心而不知為時行所賣也時行之心何心哉蓋以 皇長子之立出自 皇上則已不見功出自時行等之所請則他日必有以擁立之功歸之時行者

夫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時行奉有明旨猶然若故紙不足信必欲 皇長子之立出於已之奏請而後已使 皇上之心不自於天下而時行之恩蔭可冀於後日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此其欺蔽之罪二萬曆十八年正月元旦 皇上特賜召見大小臣工莫不以為輔臣時行當有嘉謀喜猷入告於我后也迺因維于仁之疏請 皇上諭其過直遂請勅諭以禁言官 皇上必以時行之請為維于仁之疏故也不知是時臣補官在京部臣趙南星科臣王繼光萬疏鈔

自約等交章指摘科場併論吳時來黨惡之奸時行等方恨趙南星等暗發于壻私中之弊而吳時來又時行之所德者以故請勅諭以禁止之蓋欲 皇上受拒諫之名而在已免指摘之實也查之我朝假勅諭以禁言官凡三一劉瑾一張居正一今日之事是已此其欺蔽之罪三 凡大小臣工章奏朝上夕下所以防壅蔽達下情也 臣聞司業劉應秋御史章守誠主事蔡時鼎俱先後開列時行罪狀以聞迺竟留中不下疏中所言 臣固不知其何如但信而是也則當

與天下共逐時行以正誤國之罪言而非也則當與天下共逐劉應秋等以正妄言之罪未有兩可而俱存者且內外臣工嘗有言皇上內揀者有言

皇上織造者有言皇上喜怒或偏者疏少留中時行屢具揭以為請令言及時行迺交通左右阻格而不行是使皇上受留滯之名而在已得免過惡之播也昔張居正擅權專恣諸臣彈章尙不敢留一於中而今時行之所為益又甚已此其欺蔽之罪四御史李用中論時行子申用嘉冒籍之罪皇上以為疏鈔

發奸

五三一

與自南而北者不同不知冒籍不獨時行之子已也其婿李世榮吳人也亦縱冒涿州衛指揮李鶴之籍改名李鴻寅緣納監明為自南而北李鶴今且寅緣轉守備矣戊子順天之鄉試也李鴻之卷沈璟為之分閱語考官進士汪讓曰此申相公迺婿李鴻之卷璟同府人不便於中強注讓為之代取汪讓不得已而取之遂中順天鄉試是縱子婿之冒籍其罪既浮于史鈔縱子婿之私中其罪又甚于翟鸞翟鸞既蒙顯罰史鈔亦已落職而申時行獨何顏以安其位乎

此其欺蔽之罪五家人宋九原以採獻入者頗知詩文善通賄賂時行恃為牙爪記之腹心縱容出入禁地察皇上之動靜交結士夫受中外之貨賄且納京衛經歷未嘗一日歷俸而父母寅緣竟得雙封夫封典皇上所以待賢能課功績也宋九以廝養賤隸濫厠冠裳之列已為過分況一日之俸未歷而父母得受封典是城狐社鼠之權既過於嚴嵩之鶴山而怙勢納賄之弊又甚於居正之尤七尤七既正典刑鶴山亦已遣戍而宋九獨何恃以逞其罪乎此其疏鈔

發奸

五四

欺蔽之罪六部光先原張居正之私人也巡按湖廣首建廢遼府之議以致遼藩廢絕而不祀此其罪不容誅者時行受數十萬金之餽起光先於家中而授之以總制之權令其得借路摺曾致火真盤據於兩川之中昨歲臨洮之事幾敗而不可為臣為御史時嘗有邊疏已言甘肅遼東十年之後將大壞而不可支者蓋亦預見及此耳人知敗壞邊事為部光先而不知禍本實時行也此其欺蔽之罪七遼東孤懸將來受禍不減臨洮萬曆十七年九月內屬夷長昂內

犯李成梁選鋒沒於陣者八百人其子李如松亦幾不免此舉朝之所知也李成梁輦金數萬納之時行竟匿不聞且以奏捷議賞矣臣恐今日之遼東必為後日之臨洮人知隱匿敗劾為李成梁而不知主計實時行也此其欺蔽之罪八宋纁尚書中之清正者也而何以告病張養蒙都給事中之忠鯁者也而何以外陞蓋巡撫秦耀時行遂素相交結者而宋纁議罷臣事高桂時行遂最所仇恨者而宋纁議用以故假詹事府註官遂誤而時行特疏校正倡為驚愕之

疏鈔

發奸

五五

說使宋纁不得以安其位必令鬱鬱死而後已然後可以遂其予奪之私若果心在救正也則當時楊魏之任吏部假官假吏動至數千何不一疏以救正之乎是陰擠宋纁而實為秦耀報怨也徐泰時原任工部郎中管理工程賊私何止數萬時行為之內親知張養蒙欲言託相知者為之求解張養蒙不從抗疏直數其罪徐泰時遂奉旨回籍聽勘時行心甚銜之無由報復科臣告假列不作缺歲例扶傳應科臣張希臯外補時行遂創為告假作缺之說必欲張養蒙

外補而後已若告假果當作缺則張養蒙未陞之先何不申明此例乎是陰黜張養蒙而實為徐時泰復仇也擅皇上之威以行一己之胸臆此其欺蔽之罪九胡維新奉旨方聽勘也而何以遽起用李時芳等奉旨方提問也而何以遽免勘蓋聞胡維新昔年任雲南時進表入京奉珠寶金帛以為時行餽不止數千時行心甚德之以故胡維新初經撫按之論奉有明旨時行亦視如弁髦而不之顧也沐昌祚恐李時

疏鈔

發奸

五十六

時行不止數萬時行遂乘緇會之稱亂置李時孝等之罪於不問臣恐沐昌祚之雄心自此起已以故李時孝等雖經撫按之論奉有明旨時行視若槩屣而不之重也變朝廷之法令以遂一己之貪黷此其欺蔽之罪十至於舉枉錯直鬻爵賞官受張嗣修之厚賂而令蔡御史為之求釋結馮保之舊知而令通政司為之代奏其罪有未可以擢髮數言臣又不能一一論也夫時行首膺皇上之眷獨受特達之知即潔已奉公矢心一志臣猶以為不足報皇上於萬

一迺原其心無一念而不欺君蔽上跡其行無一事而非不公不法且臣讀時行之疏有曰壽宮吉典也則以危言中臣科場大器也則以私意窺臣邊鎮重計也則以和議擯臣取受大節也則以賊穢汚臣何其敢於妄言而欺一世之無人哉臣叨風憲耻居吳廷舉胡世寧之後恐蹈附會奸人之罪敢違祖訓恃憲綱而不為皇上一直言之乎臣謂乙酉以前時行猶在押之鼠尚斂縮而不取為乙酉以後時行猶負隅之虎迺暴戾而不可犯所以然者何哉以大疏鈔

發奸

五十七

學士王錫爵為之黨也王錫爵不附居正雅負時名皇上因人言屢荐起自家食臣意錫爵不知當何如以報皇上也迺感時行援引之私情過於皇上起用之特眷一入其黨輒為破敵摧鋒之謀是心果何心哉臣請數其事而責之壽宮之事江東之李植已常有言若非錫爵攻之於先則舉朝之臣未必附和而皇上之轉移未可知也今龐尚鴻親見玄宮有水欲置皇上萬年於何地乎此忽國家之大計為報時行之首功急私恩而忘公義是昧君臣之論

矣女為妖蛇所污遂致幻化錫爵欲為掩飾之計作墨陽子傳以簧鼓人心且建祠奉祀自稱曰奉道弟子古來無臣父之君今則有師女之相敗俗傷風綱常倒置是紊父子之倫矣吳中行等莫逆之友也平居莫其推轂交好不絕今談其往來之書猶然成帙一入相輒出八不平疏以排之錫爵未起時每姍笑時行所為及有拜相之命遂相依附曲意以事之何情狀之反覆如此也居正私中諸子錫爵曾為唾罵今身為宰執子中解元人言稍及輒憤怒跳叫必疏鈔

發奸

五十八

廷杖之而後已甚至怨父母呼天地誓鬼神恨不得食言者之肉不知其子王衡之卷黃洪憲親授之鄒德泳鄒德泳爭之不可得而中之欲蓋彌彰肺腑洞見何心事之變幻如此也公一揚行賄求用假託建言然豈無因而至前哉錫爵論之是矣而其心則非也蓋錫爵與時行每為建言者發其罪狀攻擊無地欲陰排之而不可得今公一揚行賄建言以之聞於皇上使皇上疑之曰建言之人類非正人如此皇上疑其人而不行其言則錫爵與時行雖指鹿為

馬而人莫敢言其非者陽為發奸之狀陰為一網之圖何計術之狡詐如此也是錫爵者各為一皇上股肱心膂之臣實則時行子弟奴僕之役臣不意錫爵素負意氣迺一旦敗壞至此竊深痛之情之夫惟錫爵之敢於恣睢不逞是以時行之敢於肆行無忌一剛一柔同惡相濟一暴一險兩奸共成以林甫之奸而又遇以安石之詐則凡欺君罔上何忍而不為亦何人而敢犯其鋒哉故居正欺 皇上於冲齡之日罪固不可原錫爵時行欺 皇上於攬權之時罪尤疏鈔 發奸 卷十九

不可赦且明知壽宮有水每遇 皇上臨幸潛令管工員役以炭火烘之數日而後已 皇上立於玄宮之中以為煖氣薰蒸而不知實火氣薰蒸也此與丁謂之包藏禍心者何以異哉臣非不知言出而不測之禍隨但君臣之義等於天地報德之私莫如盡言而壽宮一事尤不忍置 皇上萬年於有水之地倘言得蒙 皇上鑒察不至為權奸所蔽是臣之死猶榮於生伏乞 皇上檢通政司龐尚鴻之疏親賜睿覽下 臣論時行錫爵之章待其自辨如果一字虛

妄甘受欺肆之誅如果 臣言不謬乞 皇上大奮乾剛亟將申時行王錫爵罷斥以正其欺蔽之奸申用嘉王衡李鴻除名以正其詐冒之罪庶政本為之一清而治安可以常保矣

疏鈔

發奸

卷十九

皇儲冊立尚虛輔臣奸計可據疏

黃正賓 武英殿中書 萬曆十九年八月

今日國家之事無如冊立 皇太子一事往者 聖明下詔長幼之序已定大小諸臣謂拭目可觀盛典無用此紛紛之議為也 迺于本月二十二日接邸報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儀物為請竊謂大臣未言而小臣言之明君有心而賢相贊之何其美也復于本日見工部尚書會同亨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等連章累請大都罪小臣之躁成 皇上之信何其公疏鈔 發奸 六十一

也顧諸臣之請有奏本而無揭帖惟閣臣之請有公奏而更有密揭以閣臣出入帷幄得與聞國家機密故耳然觀申時行所進揭帖與所奏本大是矛盾反覆詳參不勝駭異請誅其心正言無諱閣臣奏議必次序書名我 國家設立政府以來未有此甲而彼乙者迺時行之揭曰中書官抄送揭帖猶列 臣名于首不勝踴躍此何心也國家事無巨細悉資政府之議而極重于元輔六部九卿之事猶竊攬其威福萬一緣抱病而不及請教未有不以怒相加者如吏

部尚書宋纁陞劉文澗故事可知也況以冊立盛典建議有年時行不致廢耳目謂未嘗聞且見之將誰欺乎乃時行之揭曰 臣自抱病以來不復與聞政事近日稟擬茫無所知此何心也往歲 明旨已定朝野欣欣諸司百執事唯有翹首樂觀盛典 陛下試問時行 聖壽未祝之前有誰小臣妄窺 聖意煩言欲奏者乎迺時行之揭曰每見諸司但有言及輒諭止之此何心也計曰冊立一事舉朝紛紛臣以一人獨持其衡蓋明知之而明止之也顯以能止之功邀我 皇上也自來股肱耳目比于四隣同心一德

事乃有濟有如昨者奏請冊立之事閣中平時有不議者必無人心而後可乃時行之揭曰臣在閣時同官未嘗言及 亦以為未可此何心也計曰今日之奏兩輔臣冒昧犯上不以吞臣若吞臣臣必力止之如諭止諸司者蓋明止之而明罪之也惟知排擠兩輔臣而不計其言之醜狀一至於此也夫聖心已定明旨昭然請候冊立元輔既已抱病責在兩輔臣即如前日一疏 猶議兩輔臣不能免于後時之愆乃

時行之揭曰輒隨小臣之後冒瀆聖聽等語果如時行之為計時行老于政府則自今以後將終無奏請之日乎其計之詐而辱閣臣欺 皇上獲大計極矣時行至此尚得有人心乎往時諸臣論時行者以賊私圖一身一家之計而壞其生平猶可解也臣所論時行者以國本藐宗社生靈之計而固其官爵不可追也 皇上聰明睿智獨奈何為時行所蔽意以祖宗數百年之命脉而消磨于時行奸詭之謀乎 皇上有心于宗社則知時行者不容一日而不

疏鈔

發條

卷三

去以儆相臣之邪者也

險臣私揭欺君蓄心叵測懇乞燭斷罷斥疏

羅大紘禮部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于本月二十二日本科見內閣所下久病大學士申時行密揭辨明閣臣奏章不宜列名辭甚悉至於近事漫無可否但云社稷至計裁自宸衷毋惑羣言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建儲之事已有旨了卿可安心調理即出養襄以解朕望思至意欽此未幾科吏白時行遣使取回原揭臣甚驚駭執留未許及吏言時行欲謁御札即時齎還臣受事不久未請

疏鈔

發條

卷一

故事狐疑許之終不自安乃至渝日稽留科臣造門索之斥拒弗授臣始倉皇無據甚悔其執之之為是而許之之為非也夫神物潛淵則珠貝不採巨獸伏山則林木不伐誠憚之也況紫禁邃密青瑣森嚴陛下不以臣不肖承乏茲任而任奸人肆其窺覲綸音漏於薇垣臣甚耻之臣奉職無狀罪謫何辭除臣席藁待罪外照得時行少登巍科驟歷台輔淹至九載寵遇非常制科蔭典延及子孫其受國家之恩隆天厚地不足以喻也時行焦心瘠骨思圖報稱尤不

能得其萬一。況懷二心。犯無將庸臣。賤吏。顧忌不明者。而時行甘心焉。此不可解也。時行生平罪狀。以臣觀聞。有不忍言者矣。有不敢言者矣。又有不屑言者矣。臣獨以彼密奏觀焉。則志非納約。意在藏奸。支遁其辭。以賣友。隱秘其語。以誤君。時行身雖在告。而殿閣之籍未除也。凡翰林改除之奏。時行職名儼然。首列。彼固未嘗以爲弗是也。何獨建儲一牘。深避如此。且大臣事君。同功則讓。同過則分。縱臣陛下赫然震怒。加閣臣以不測之威。時行尤當匍匐而起。免冠負疏鈔 發奸 卷五

欺全軀。保妻子之臣。而臣陛下不可欺。天下鬼神與九廟之靈。不可欺也。時行私心。惟以蚤建臣聖儲爲天下臣庶之願。而妄意臣陛下牽係欲遲。故陽附和乎羣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別取乎內交之計。使請之而得。則其陽之說行。而明居勞於羽翼。請之而不得。則其陰之說行。而暗功於僥倖。蓋時行之窺臣陛下甚微。而所以取之者甚巧也。其操此術。愚弄一世久矣。是惡浮於匈奴。而倭寇不足毒也。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時行之無禮甚矣。至大不敬矣。臣陛下尚復寬而不誅。將見高廟神靈。遺厲鬼奪時行之魄。磔裂於冥市。使與窮奇。檮杌。盧杞。秦檜之流。雜其骨。而和其血。封以穢土。爲奸臣臣京觀耳。誠使臣聖德弘深。過於優容。亦宜罷去。不當復令在位。臣請竟其說。本朝輔臣之專。且久者有三人。宣正間。無如楊士奇。然當士奇在位。其子楊稷得罪。爲法受戮。嘉靖間。無如嚴嵩。其子世蕃。誅斬於市。近日無如張居正。居正死。其子敬修。迫辱自縊。夫士奇之度。至遠也。有功於當時。至巨也。其奉公至清

且慎也。高之寵至優渥也。居正之自任至無所讓也。然皆不免於難。何則？勢盈者忌，機深者危。能薄而寵祿浮者，傾時行權寵方比三臣，然計功度德不能百一於士奇而富倍於嚴嵩，過深於居正有識之士皆為寒心。而時行猶貪陛下之寵戀，少師之尊僥不必然之幸，恐其禍不溢於三相不止也。臣聞輔相以補袞闕理陰陽進賢者安，百姓填撫四夷為職。今木旱頻仍，虜倭交動，天災屢警，人心幾搖，相職安在哉？且聽房象之蕪說，則正人屈而邪人伸，狗彘鄙之險

疏錄

發姝

六十七

辭則功臣寃而貪臣橫，用楊文舉以賑荒而縱肆病民用，鄭洛以營邊而柔佞養寇，此亦可明輔相之道矣。然且乞哀萬狀計留百端，亦大云耻矣。使時行復出，不知其廊廟俯仰，何以為顏縉紳談語，何以為辭服緋係玉，何以為容其悅素餐，何以為心夫一奏牘耳，尚且掩護隱避，安望其南畫倭北策虜而贊隆平之治哉？夫投揭則誤國，匿首則欺君，論其勢則過盈課其能則無功，誤國宜罷，欺君宜罷，過盈宜罷，無功亦宜罷。伏惟陛下察時行之多端，罪臣職之失

守將與時行歲併罷斥，以嚴重紀綱之地，然後慎選三事憂勞四方以圖萬世之安。臣紘本志惟願論思軒虞獻納姬孔而遭遇如此，臣甚恨之。然忘身以狗法亦臣之所不辭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疏錄

發姝

六十八

輔臣假託威權縱奸回逐異已疏

安希范 南京吏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竊惟古今治亂之關進賢退不肖兩端而已伏觀

近年以來正直老成之臣不安于位敢言秉正之士

削跡于朝讒邪諂媚之徒接踵于國私憂過計不忍

以一身利害得失之故不一效忠乎 皇上者夫趙

南星孟化鯉銓臣之秉公持正非若劉希孟謝廷宋

諸人依阿納賂輿論稱賢者舉次第屏斥天下共惜

而疑之趙用賢悔婚一事雖出于絕惡之過然其人

品之正天下皆知其賢止以吳鎮豎子一疏一請而

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疏攻擊天下又共惜

而疑之至如孫鑑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

李禎之孤介廉方雖本品不同皆部院諸臣中所稱

為正人君子者鑑與世達先後去國禎不堪小人罵

詈累疏乞休天下又共惜而疑之夫天下共惜者諸

臣之賢而不能竟其用也天下共疑者疑閣臣之妬

使不得竟其用也近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賢

之法亦被陰邪之謀正直和平竊以為此 皇上之

忠臣亦輔臣之誦友可冀 皇上齊威而從諫閣臣

革面而回心及見應宿辨疏塗面喪心黨邪害正虛

詞橫詆盛氣盈牘借忌諱之名以激 皇上之怒為

一網之計以結閣臣之心疲狗孽狐無復人理叅之

公論無不切齒竊謂國是所重竄而蒙明旨着部科

勘問臣尤竊計或者 皇上欲以舉朝公論明正應

宿之罪使奸狀昭著明白以服人心以杜其黨耳續

接邸報見部院覆疏雖不能不是攀龍不斥應宿而

議處之間人情殊未痛快伏讀明旨則應宿僅從薄

誥攀龍反蒙重斥至是而人心公論不能不疑且惜

不能無責備于閣臣矣夫閣臣之職輔 皇上以宰

制天下天下之事孰大于進賢退不肖者今賢者以

其異已而必欲斥之不肖者以其媚已而必曲宥之

塞眾正之途開羣枉之路誤國不忠無大于此者閣

臣之自文必曰諸臣處分皆出明旨無論閣臣以票

旨為職不能欺天下之共知即出宸斷獨裁閣臣受

腹心之托獨不能效回天之力乎以為出自 聖裁

則閣臣坐視 皇上之過已乏弼違補袞之忠果出

于稟擬則挾稟旨之權陰快私忿而歸過君父不忠之尤者也雖或降斥之後陰為申救欲以愚天下之耳目而不知肺肝之露昭昭暗聞誰可欺乎 皇上威福之權為閣臣假借一至于此 臣恐將來奸黨盤結正士屏跡國家之禍不可勝言虎豹九閭誰復肯為 皇上明言利害顯斥奸回乎 臣目擊心憂不勝痛哭流涕明旨必謂朕今時事艱難民生困苦建言者何不講求理財足兵等項實政乃專闢是非夫大學論平天下之道惓惓辨別于有容媚嫉之臣以為

疏鈔

發條

七十一

子孫黎民利殆之本而理財之未深著用小人之禍至于萬善並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豈不以天下之禍成于小人之得志起于正士之遠跡而正士之遠跡由于大臣之媚嫉深切著明千古龜鑑是非不明舉錯失當小人朋興用以理財則借口于不加賦之說而剝民脂膏用以足兵則僥倖于不可必之功而塗民肝腦釀禍積害必至于不可收拾豈有是非不明而可用人豈有用人不當而可足食足兵者乎臣以為必是非明而後邪不得害正大臣無所容其私

而小人不得行其媚然後擇廉貞之士以理財則苞苴不入于權門而國賦自充民生不困擇廉勇之將以治兵則賄賂不交示政府而軍餉不尅民力自強 臣以為理財足兵皆係于閣臣一念公私之間豈必青苗變法熙河奏績哉再照吳弘濟一疏辨別君子小人洞悉肺腑明于蒼素乃不蒙採納反遭斥逐總之觸閣臣之忿悞成 皇上之過舉耳夫攀龍弘濟相繼得罪 臣言無出其罪豈出二臣之下但 臣之所惜不為一臣直恐忠直蒙辜天下之君子相率而退

疏鈔

奏條

七十一

護邪輕縱天下之小人相率而進夫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為受其禍也哉 臣之所以冒罪而願效愚忠者以此伏乞 皇上將楊應宿削籍并斥鄭材以為小人媚竈之戒攀龍弘濟復其原職以獎忠賢并乞嚴諭閣臣玉錫爵無挾私心無植私黨無以直言而逆耳無以媚已而悅心秉公效忠斥邪扶正則 聖德光于日月久安長治可翹首跂足而待矣

亟削奸臣以圖太平疏

樂元聲 工部郎中 萬曆二十四年五月

嘗觀自古宗廟社稷之奠安全賴於聖王當機之一怒而敵國外患之侮亂禍起于奸臣臨陣而議和如吳之伯嚭宋之秦檜真為千古敗亡炯鑑豈料我朝二百年來復有賣國奸臣昏迷不變如石星其人者陛下何不赫然震怒乃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也臣不勝痛哭流涕為陛下言臣不病狂且焦死與石星等耳石星擔當關白封事疏鈔 發奸 七十三

惟敬至盟赴約耻三李宗城黃夜逃死耻四此四耻者又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陛下何不赫然震怒乃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豈惟四耻兼有五恨石星用心腹劉肖海購買蟒衣金幣賚送關白者無筭市買通知一可恨用亡命沈惟敬挑選戰馬三百餘匹賚送關白渡海不返二可恨用密謀楊方亨捏寫軍情至與撫按揭報互有異同欺蔽顯然三可恨撤劉綎甲兵自失我軍節制四可恨諸龍光死南兵殺王保復用五可恨此五恨者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陛下何不赫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惟是五恨不戒且有五難五難者何即近日李宗城所揭報要求七事臣聞其五未聞其二者也彼倭奴且以金幣要我我不能飽犬羊無厭之欲一難彼倭奴且以割地朝鮮要我必不能救援而矢以與狄則唇亡齒寒之憂我必不能免二難彼倭奴且以貢要我我必不許彼借不許貢為兵端三難彼倭奴且以市要我我必不許彼將借不許市為兵端四難彼倭奴且以和親要我我必不許彼將

疏鈔

發奸

七十四

借不許和為兵端五難此五難者又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 陛下又何不赫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惟是五難不備必有五危有如倭奴長驅朝鮮朝鮮自度不支且暮稱降則藩離危有如倭奴逞兵鴨綠窺伺遼左攻我無備則屏翰危有如倭奴廣捲直沽漂泊天津震動 畿內則肘腋危有如倭奴東寇登萊扼塞要害伺我糧道則咽喉危有如倭奴鳥舉城下所向螫毒束手失策則社稷危此五危也即誅戮石星悔且無及矣 陛下何不赫

疏鈔

發奸

七五

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 宗廟社稷安危耶長安傳聞更多駭異謂關白用通事閩人婁國安携金二萬真珠二囊珊瑚十七枝賫送石星石星亦以金幣厚相酬餽而沈惟敬則併 大明一統志賫送關白且惟敬誘帶長安歌童舞女數十輩隨行用媚關白搥搥之議者滿長安豈絕無影嚮 祖宗朝有通倭奸臣胡惟庸 陛下朝有通倭奸臣石星 祖訓凜然殷鑒不遠即今舉朝臣工大痛恨靡不欲斷石星之首懸惟敬之頭而石星方朝進一言以請封已遣

言官及奉有 明旨矣又暮進一言以請封又乞免遣言官貌 朝廷若見戲玩臺省于掌股乃知石星本意原不欲科臣往勘識破倭奴變亂虛實惟恐言官以真實情形報 陛下而乃欺為反覆播弄之詞明知而明欺 陛下之不察石星奸而愚甚矣即陛下着九卿科道會議戰守 明旨亦公然欺罔敢于停閣支吾轉換僥倖爭旦夕之命貽 社稷不拔之憂堂堂 天朝豈遂乏猛將謀臣為 陛下效死力制關白生致 闕下乃遲疑于奄奄腐鼠之石星

疏鈔

發奸

七六

也然則石星者 雷霆之所必擊鬼神之所必崇義士之所共逐 聖王之所不臣也 陛下又何不赫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 宗廟社稷安危耶今日計惟有哀乞 陛下痛念 社稷赫然震怒亟削奸臣早罷封事急議戰守其戰守機宜帑上既屬空談目前又無應敵 陛下宜即出 嚴旨急調劉綎捷卒數千疾起遼左屯兵鴨綠仍宜遣風力臺省一員如梅國禎監軍寧夏事例以防欺蔽相機進止觀變動靜如倭奴入犯朝鮮則綎當提應敵之兵併將力

遼陽首尾聲援方為有制豈可因祖承訓浪戰遂為
鑿戒如倭奴未離巢穴則劉綎當與問罪之師號召
朝鮮聲罪致討原非無名又豈可止諉罪于統絳之
李宗城含垢忍耻而畧不知報也而又急補庶幹有
識之將如蕭如薰安置畿輔以備緩急至于近日督
撫孫鑛議調南兵數千仍恐積怨之眾未必致死而
殺軍故將豈能卒復則王保者尤宜早為更置以防
意外倒戈不測之虞且恐南兵解體誰復應 陛下
募出百死一生之力以掃此猖獗之寇使倭奴不敢

疏鈔

發姦

二十七

窺遼陽左足乎臣焦心勞思莫知所措痛哭流涕京
告 陛下一字快 主何煩多詞三疏不行惟有泣
血萬一 陛下再不亟行臣言乞 勅下九卿科道
一併會議仍乞勅問九卿科道因何停閣 明旨至
今不行會議臣忠憤迫切毫無嫌怨顧避隻語若欺
臣甘誅戮 無任激切侍 命之至

國事紛紜權奸煽弄乞折邪萌以遏亂源疏

劉元珍

總辦南京兵部郎中
萬曆三十三年六月

臣聞國家所以常治而無亂者良由正氣伸而邪類
絀也朝廷磨礪一世所能伸正而絀邪者則以端揆
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奸惡無或朦上而箱下彰善癉
惡一切聽之公評而佐天子持衡焉明示奸邪不可
幾幸使人務節誼而重廉耻于是乎君子道長而泰
道隆矣不意今日乃有徧置私人朦上箱下如首輔
沈一貫其人者又不意有奸險異常頑鈍無耻如刑

疏鈔

發姦

二十八

科給事中錢夢臯其人者臣請直為 皇上陳之夫
夢臯之為人臣無暇毛舉廢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
求容顯露乞憐之狀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巧為逃孽
之端擅募一官壟斷如市已大為士林所不齒矣迨
至兩蒙留用濫被殊恩因且盡惑 聖衷猜疑部院
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臣省被察諸臣槩留中矣百
年希觀之異數突見于一朝 國家代守之典章肩
越於今日玉石無分朝野駭聽眾口誼騰臣謂夢臯
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

可慮也夫以夢臯其人進禮退義姑不可求脫其一
點羞惡之心未盡泯滅亦宜知覆轍之難持驚彈射
而歛迹胡乃猖狂自恣無人臣禮庸乞休而即圖報
復竟難忍於須臾屢建議而轉作風波動駕言于楚
事含沙及射假公濟私愈逞愈多蔓衍何極道路側
目僉謂夢臯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
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本之地不私一人則奸
慝無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元輔沈一貫實
為戎首矣一貫自秉政以來曾不聞佐輔 皇上救

疏鈔

發奸

七十九

生靈於塗炭者何事又不聞仰承 德意起忠良於
擯厄者何人輿論業已薄之至年來嫉視善類比暱
僉人乖謬尤甚即如近考察一事 皇上豈有愛於
夢臯而故暱之又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乃
一貫首典樞機漫無隻語救正繁言嘖嘖僉謂此舉
原非出 皇上本心蓋由一貫曲庇私人為術甚巧
內則假公以朦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 皇上之
權以伸其意復竊 皇上之德以固其交頓令百年
鉅典忽焉決裂而 皇上顧獨任其咎一貫生平機

械畢露於此夫以輔弼之臣不能導 皇上驅逐羣
邪廓清仕路而反以身為叢奸聚慝之囹使守法者
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為 皇上觸
權要持國是乎一貫徒欲自快而不知一時豪傑之
士漸將解體天下萬世具有清評即百喙胡以解之
夫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敢犯清議而不顧如此況
有為之鷹犬如夢臯其人者將何施而不可近見夢
臯諸疏無不橫恣胸臆以黨名人不思陰樹私交牢
營三窟者為黨否則何黨乎炎歆競趨戈矛相借者

疏鈔

發奸

八十一

為黨否則何黨乎躍治思化破甑求完者故不能無
黨否則安用黨乎夢臯身自為黨而反以誣異已者
稍有建白即以朋黨目之察其邪心必至于糞糞一
貫搏擊朝紳引用匪類使君子蒙剝膚之慘小人固
憑社之安然後顛倒縱橫無不如意欲僥倖則無所
不僥倖欲傾危則無所不傾危賢人遜而 主勢孤
錮蔽深而上下隔私門熾而大柄移從古小人亂天
下率由斯路蓋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而後
羣恣邪謀者危乎危乎堅冰之漸惡得不凜凜於今

日哉伏望皇上戒諭首輔一貫撤金鷲之藩籬除
 門墻之荆棘休休樂善協恭和衷使部院諸臣各展
 布其四體而密勿斟酌務廣集乎眾思勿復聽儉邪
 簸弄釀釁無窮自貽後悔至於臺省諸臣之被察者
 既經指摘就列何顏錢夢臯久干清議近見乖張尤
 資笑柄況待補待選諸臣百倍夢臯者濟濟朝廷何
 賴一夢臯願必欲拂天下之公心為此姑息之舉刻
 印銷印 聖心無我不過一轉移間而萬代瞻仰在
 此舉矣臣雖南曹下吏感激 聖恩每圖得報勉效
 疏發奸 八二

涓埃近者目擊時事所關治亂安危之窳會良非細
 故敢稽公論特矢愚忠以獻幸 皇上自為社稷計
 少留意焉

奸佞首揆大肆欺罔誤君誤國疏

龐時雍兵部武庫司主事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臣少負忠義長懷獻納近竊祿郎署觀天道察人事
 每中夜夙興危坐靜思報稱最大者無如為朝廷除
 奸佞安社稷當今奸佞孰有如大學士沈一貫者劉
 元珍雖言未詳朱吾弼雖又言止及察事一件日望
 台省諸臣昌言而卒重發致一貫不肯心折斥為流
 言臣不忍當斯世有君無臣不得不昧死一言臣念
 皇上御宇以來首定國本兩逆權相削平東倭西噶
 疏發奸 八三

南播諸大難斥高淮之要求而折其邪萌制陳增之
 死命而剪其黨羽李三才屢進忠讜雖未顯蒙加納
 而實陰用其言終見眷留九死之馮應京等一朝解
 懸俾獲披雲霧而覩天日仁明英武臣下莫能贊一
 籌柰 皇上能為堯舜恨一貫不為臯夔流毒蒼赤
 貽禍國家如溺如焚即濡首足焦毛髮以往猶恐拯
 救無及而一貫且袖手以觀談笑而道漠然不加欣
 戚於其心臣於是義不與佞臣共戴天思叩 九閭
 而請向方矣自我 皇上靜攝大內天聽日高說者

咸謂一貫為之中梗臣猶未信自一貫辨論劉元珍
 朱吾弼之疏一出奸佞肝膽始大敗露 皇上特未
 之深察耳當元珍吾弼之叅論一貫也事關遂密有
 無真偽 皇上自有洞鑑何必辨及蒼蒼皇皇章再
 四止不勝其左支右吾捉襟見肘之狀欲飾辨以謝
 人言愈有不可解者臣不敢摘隱亦不敢附響謹按
 一貫先後所自陳者直指其欺罔之實 皇上試垂
 聽焉一貫首疏謂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使已先受
 無端猜疑臣一讀不勝愕然臣聞辨言亂政法古無
 疏缺 發奸 八十三
 愆則格之不可屑越甚著如一貫出格之言是明謂
 皇上悖成憲而亂舊章矣夫一貫位居保傅保者保
 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一貫既稱 皇上舉動每出
 格外則一貫數年來保且傅者安在也弗思補袞常
 有後言不敬之夫且曰無端猜疑 皇上實使受之
 君臣一體之義抑又蕩然無餘矣欺罔一 皇上如
 天地無私覆載日月無私照臨何常更設一心以待
 部院及被察科臣錢慶阜但偶誤中伺者之術耳乃
 一貫奏辨既不明言王察者之公私又不明言特留

者之當否第一則曰 皇上本心再則曰 皇上本
 心致令無心失之者有心成之逃一已之謗掩 聖
 主之明至無上矣欺罔二善歸君過歸已大義也一
 貫佐理無狀人言嘖嘖乃諉之 皇上曰明亦以釋
 疑謗夫 皇上儼然至尊豈為臣下分疑謗者幸蒙
 皇上藏垢納污忻然舍已而降之溫綸臣子不難怙
 寵以徼惠君父不難謙抑以包容叩之即應提於影
 響真千古奇遇第恐一墮術中將匿形跡樹疑端揀
 鬻金而關天下之口國家事去矣既暗竊君權以愚
 疏缺 發奸 八十四
 天下復顯擅君權以亂天下欺罔三察事主筆一貫
 自謂兵部尚書蕭大亨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兩票以
 請夫大臣引君當道者也時喬請尚書之言是則宜
 專票尚書往攝其言非則宜尚票時喬管理豈不明
 白正大何既屬之此又屬之彼藏偏重之意於筆鋒
 抑揚之間試 皇上從違以搖惑聖聽及有差池則
 又曰某係 皇上之所允用某係 皇上之所不用
 而與已無與也輔弼之道顧如是乎假令事機更有
 要於此者如邊庭之款戰大禮大獄之可否倏忽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七一〇

關宗社之安危天下萬世之是非一貫亦將兩票以
談其責於 皇上耶欺罔四當察疏之未下先傳宣
後勅諭大哉皇言人人頌揚不置第先傳未聞有洩
忿結黨竪權立威等語迨勅諭而始及之也一貫謂
所傳之語未嘗潤色六字又謂隨奉有 聖諭切責
不知切責之語果盡如先傳 聖意否惟其言而莫
之違非也實潤色而諱之亦非也潤色而故增之於
聖意之外尤非之非也乃猶云寂無所聞從部院抄
來始知又云至今不知聖意所指夫 聖諭一頒頃

疏錄

發奸

八十五

刻喧傳百官萬民無一人不知一貫猶如聾聵 聖意
所指愚夫皆審一貫今猶不審則將焉用彼相為實
出不知是為沐偶知為不知是為說謊佞人亂義一
貫之謂矣欺罔五十一貫謂察事係部院職掌未嘗參
一語又謂於錢夢臯亦常議出之於外未嘗必留之
於此 臣不知一貫向所嘗與議者為何人夢臯果賢
者又何故議外出欲留之而未嘗必也又不知當
其議時亦曾有部院諸臣在否也恐去留之義必不
泛與常人道矣質之未參一語之說不大刺謬乎欺

罔六錢夢臯自謂以論楚事得罪借之以為名然當
日處夢臯以年例者非戶部尚書趙世卿署吏部時
事耶當日出議單言楚王非假者非即趙世卿耶夢
臯論楚事既與世卿意合宜為之左袒而何反處之
耶又何當日人言紛紛謂世卿以處夢臯遂奪吏部
之印也是夢臯得罪公論與楚事原無干涉一貫不
為 皇上明言及謬謂擬票未嘗註定降留巧為射
覆之計以俾于 皇上及今事露喋喋曰御筆曰特
旨以自遮蓋而歸咎君父不忠孰甚焉欺罔七方壬

疏錄

發奸

八十六

寅春礦稅已罷而旋復則罷者正 皇上本心而復
者非本心也當斯時一貫肯如梁儲之死不草詔計
聖意無弗轉圜者乃立視瘡痍再蹈湯火至今未已
誰不欲食一貫之內反怏怏然獨歸咎 皇上曰凡
有血氣無不為 皇上惜之曾不思作 皇上之股
肱心膂者何人而 皇上之泄泄誰成之也欺罔八
大可異者方今無政不壞無一可緩乃其中又自有
緩急如郊廟朝講繁關皇躬礦稅逮係繁關人命尤
屬至急至急者一貫修省一疏前論急務不及郊廟

朝講未重起廢獨緩礦稅逮係是謂天地祖宗為
可玩恭已問道為可忽生靈塗炭為可輕一貫一言
九鼎皇上所改容養祭之者今從史若此乃知一
貫緘口數年畧不引手非不得言不敢言非不能言
不肯言也欺罔九夫一貫日以皇上之社稷僥倖
玩弄掌股間街談巷議無不唾指而一貫方燕雀處
堂不謂未必在今日則謂未必當吾身和公議不容
復圖一言塞責塗人耳目宰相啓沃有主不覺而人
不知者何故放縱小臣自簡從事暴彰君失明知前

疏鈔

發奸

八十七

有顯謨姑以待變而不為戎首明知後有大難姑以
弛担而不為禍先罪不容誅矣欺罔十之數者皆一
貫所自吐夫揚於大庭如此對之幽獨可知形之章
疏如此見之施為可知國家又安往而不為一貫所
敗壞耶且請數其大且重者開採征權絕天地之脉
吸小民之髓皇上豈忍為之惟一貫嘗主希恩利
在承旨不肯贊成圖終恣美皇上固不知也自壬
寅及汴貂蟻之虐益熾始猶礦者真礦俄而復派礦
馬始猶稅者真稅俄而遂派稅馬始猶礦止於礦稅

止於稅俄而以礦稅之故多方酷取焉四海鼎沸山
海撼搖無不額蹙腹誹家怨人仇一貫實為禍本是
損朝廷之元氣一誤國也宣降批答係否泰咽喉一
貫利在中格不肯一決藉叢之藪皇上固不知也
偶一留數留又或有留有不留推大僚不報建大議
不報卑官常事亦或有報有不報一推下累推下間
或發抄一未上之推疏迷督觀聽又終不下乃若內
使之奏牘武職之陞遷與近錢夢臯外傳被察兩蒙
特留則又朝上疏夕報可而若取諸寄也平章之地

疏鈔

發奸

八十八

一貫實司之非一貫為之沉滯為之怨通而誰也是
竊威福之大柄二誤國也皇上畏天敬祖講學勤
政豈憚勞者自一貫當國二至四孟軻委為部三朝
日講動稱寒暑不聞一貫進一言蓋一貫方借順承
為窺闕利在深宮不聞聲耳絕幽明之通啓怠荒之
漸納誨輔德能無虧與是廢朝廷之鉅典三誤國也
佐皇上居重馭輕紀綱四方者非一貫耶乃今都
城內外猴冠虎翼千百為羣揚幟鳴金毫不顧忌邇
且臨清茂州守兗州戕郡守三楚戕撫臣京師又以

子殺父報矣冠履倒置臂打不插與論滋散尾解土崩誰秉國成令至是也是頓朝廷之紀綱四誤國也慎儉德懷永圖伊尹所為相太甲也今司農不繼借司罔開中不敷鬻官爵南內西苑北台之糜費瓊林大盈進奉之無已彼已懸罄此方漏卮曾不聞一貫一勸諷至耗億之極始曰國非其國豈數年來在睡夢中耶是坐空朝廷之積貯五誤國也昔宋相司馬狄人戒勿生邊釁宋冊榮之今宜雲五路要挾遠左宰賽跳梁迤北察罕回刺甘固火真時驚閩海紅番

疏欽

發奸

全九

為難近倭僧又告講和據掠矣倘狼烟蜂起鳴鏑長城兵馬糧餉無一足恃握勝於廟堂者誰之責歟是啓戎狄之睥睨六誤國也自古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及惡德惟其賢未聞第念其少姑哀而留之以備員者頃被察科道特以少留此何以勒青史垂來禩且部堂不必補督撫道府不必補一貫獨不念其少耶寥寥二三大臣進弗得進退弗得退如瞽目尚書姚繼可亦懇至四十餘上未易得旨若執之而若狎之者使羣臣大臣取輕君父誰實啓之至言官九年

昨舌躡京秩如拾芥行間一味鑽刺拜元戎若探囊修葺陵碑近亦叙功而一貫且偃然首受陳永壽之荐亦足羞矣是紊朝廷之斥陟七誤國也帥長百僚寅亮天工者非一貫耶皇上試詰一貫今在廷諸臣不厭事怠事廢事假公濟私者有幾不趨時附勢俛仰徘徊畏首畏尾者有幾不星馳電奔如蠅聚羶蛆吮臭者有幾非其人之果無良也惟一貫不勝其患失之念故上行下效漸染成風悠悠漠漠罔念公家耳是蠱士夫之心術八誤國也諫臣朝廷耳目也

疏欽

發奸

全九

皇上何常厭棄不用併廢行取故自一貫當國台省如落落晨星戊戌行取候旨三年始得報至今遂為絕盛不可復得頃乃力主量移中行推知之卓犖者添註部寺而併廢行取之名矣雖急於起舊而其實不然今有行取數年尚未考選者有考選已定不得授官者有病痊者散館者鱗集闕下一貫不為推轂乃欲遠求之田野之間千萬里之外是誠何心蓋懼見在者之異已而故為消磨利困頓者之便已而故為汲引庶幾網羅收拾盡出其門才緩豺狼之間累

朝作養之人才大半為一貫齟齬挫抑老且死國家
曾不得收其半分之用可為流涕是壅朝廷之耳目
九誤國也燮理陰陽一貫實尸之今時日稍違與怪
異未甚者姑無論按邸報自兩宮三殿回祿後黃河
瀉帶泰華刻礪大同地震山東地震八閩全省地震
如雷如鼓且傾城敗屋飛古塔墮天火種種駭人見
聞陽日月食晝幾成夜連年兩見又都城壞陵橋壞
畿輔靈潦冰雹幾無虛歲景物蕭條有若竹隕木脫
慘淡而為秋堂庶否隔又若天升地降閉塞而成冬

疏鈔

發奸

九十二

如太廟樹木長陵碑樓園丘望杆又見告矣此皆亘
古未有奇變俱當一貫之身是釀異常之天譴十誤
國也大率小人禍國始於微成於著今已敗壞如此
異日尚忍言哉一貫不思為社稷計而今日少傅明
日中極子若孫今日尚寶明日中書一身之富貴日
極皇家之社稷日壞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今
日之事君為政我不知也九重萬里余何能為也不
然則曰吾謀不用也又不然則曰吾逆知其無補曷
若從容以圖侯之將來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閹寺之

曲謹笑罵由人好官自我真仲尼所謂鄙夫孟軻所
謂民賊曾謂所請妨賢廢國不可一日在位者乃猶
欲附於不能者由之義觀望以全身名使議其後者
但求多於一皇世亦人何好佞一至此耶臣謂一貫
一臣不其則 皇上善道一日不得聞善政一日不
得舉天地 祖宗震怒一日不得齊億兆生靈一日
不得賄席邇者翁南郊雷火正當一貫奏辨勅諭頒
行夫豈偶然或者天厭其奸特啓 皇上衷定猶豫乎
海龍安應在此表舉伏願 皇上慨發明旨使天下

疏鈔

發奸

九十二

曉然知數年行政之非皆為一貫所悞改弦易轍一
洗宿弊與海內更始則國是立定昇平立觀百異消
滅矣抑臣猶有說焉賢不肖所時有他官固有不肖
翰林豈必皆賢然而優游魚貫坐取相位年來只此
一途賢則為且為君不肖則為檜為杞他官之賢不
肖關係在一事翰林之賢不肖關係在蒼生在社稷奈
之何循資以遷而不慎擇耶一貫者蓋曩時以不
肖而受官翰林循次叙遷以至今官欺罔成習遂誤
君誤國 不顧也論相之道可弗講歟我皇上倘

併垂採納蒼生幸甚社稷幸甚

疏鈔

奏錄

九三

權奸可畏忠直當原懇乞聖斷以杜亂機疏

朱吾弼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臣博攷古今歷鏡治亂惟君子進小人退則治而君子常難進易退惟小人進君子退則亂而小人常易進難退故關衆正之途塞羣枉之路一無所私相道也去邪以懲奸獎直以勸忠一無所假君道也反是則未有不滋議釀亂者臣大有慨於時事方將具元輔招權邪臣怙勢漸不可長一疏叅論閣臣沈一貫及南北拾遺大臣蕭大亨王基等被察外推科臣錢

疏鈔

奏錄

九四

夢臯鍾兆丰等日以兼冗病軀未皇脫稿忽接邸報見候補郎中劉元珍一本宏議讜論已先得臣心一貫且有辯章 皇上既傳聖諭以元珍誣元輔蔓及言官令內閣看詳重加懲治矣臣不勝驚愕言終難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奸逃竟任小人紊舊章而為厲階耶則一貫明明招權當責以省愆圖報夢臯明明粘勢當亟斥罷示懲元珍明明忠直當加之於臣超用者今仰誦 聖諭反右權奸而左臣道臣皇上姑為是存大臣之體乎抑未灼見彼

為權奸此為忠直乎臣不得不據所聞見直數于
 皇上之前為邪奸折之彼夢臯之當幽黜部院同聲
 科道同聲兩京大小臣工無不同聲比來喧傳一貫
 力為私援曾免戶部尚書趙世卿言之部院且云處
 夢臯即處我世卿不能阿承婉辭為答已耳至稟擬
 大犯公評之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而忌清正方嚴
 之吏部侍郎楊時喬非 皇上神明獨斷今歲之顛
 倒是非淆亂賢雅不知作何景象此又見于邸報昭
 昭者一貫之心公豈私乎 皇上留用被察科道聖
 諭有洩忿結黨暨權並威之切責非不堂堂正正而
 羣情不以為快轉以為駭或者多疑一貫陽施陰設
 內交近侍故 皇上深居密勿第聞一貫所獨是非
 不聞天下所共是非 皇上愛惜人才何得不疑臣
 下誰不捧 聖諭而泣下僉曰有君如此奚忍負之
 一貫誠秉公無私隆古之吁咈英朝之匡救豈其一
 以將順為泰交耶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貫讀其書以梯榮寵
 得君專行政久平旦夜氣清明內省及照恭耶敬耶

賊耶良心必有不能自昧自欺者不然考察大典理
 亂攸關平章機務示此漫不可否復安所置可否乎
 如部院之考察科道之拾遺果某官私庇某官而漏
 網某官私仇某官而羅織何妨明目張膽會同次輔
 三輔集九卿科道眾議分別請於 皇上指其人正
 其罪以為徇私害公者戒豈非萬代瞻仰一盛舉哉
 智不出此直護夢臯輩私人橫分町畦雄逞戈矛恣
 行胸臆仇讐善類若拾遺大臣之必不可容者被察
 科道之必不可全者外推各衙門之必不可已與南
 疏鈔 發姪 卷六
 京部堂之自陳庶僚之察處必不可不奉旨者濡滯
 將半年未聞其引為相道之虧疾首刺心懇乞于
 皇上非不沿襲故套有疏有揭傳播中外而中外於
 傳播疏揭中觀其悠悠之談業盡窺其肺腸今乃曰
 嘗言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先受無端之疑
 等語是何過則歸君善則歸已耶臣不敢遽謂其擅
 權而招權之漸固履霜時矣昔齊威王以譽言日至
 為善事左右而烹阿大夫以毀言日至為不善事左
 右而封即墨大夫齊國于是大治臣願 皇上兼聽

竝觀耳目寄之科道毀譽絕于左右念京察為 祖
宗二百餘年礪世磨鈍之典合公論于下持宸斷于
上臣謂部臣身在事外如尚書趙世卿侍郎李廷機
皇上所素信者試一召問二臣必不敢枉是非冒欺
罔之罪自喪其生平質以諸臣所議當否然後沛發
明旨一一處分恩威出自朝廷中有才可惜情可原
者曉然與天下共留之其餘蒙垢已甚餘過不悛者
凜然與天下共棄之不使戀羶營窟之夫覘顏竊位
壞計典自今日始而他年任事者免于憂讒畏禍遂
疏鈔 發奸 九十七
以今日為口實貽國家無窮之害正 皇上有為
作用中外喁喁旦暮引領者元輔一貫荷魚水之懽
慶風雲之會當如元珍所云撤肺膈之藩籬除門墻
之荆棘協恭和衷閉閣思過以矢報効毋懷忿悁稱
疾言去仰負特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也前此未
能以道事君偶因人言託之不可則止孔子所謂大
臣或不其然臣于一貫有厚望焉元珍志希聖賢心
懷忠孝不染一塵不憚諸艱當大任決大疑國家必
不可無此等人伏乞 皇上嘉其忠直 特賜優擢

以作敢言之氣裨正士有所恃而無恐權奸有所懼
而潛消國是弗淆一貫之心跡自是可白則元珍之
功在宗社生靈即于一貫殊非小補矣臣庸戇無當
鞭策難前六載兼三差不得代七年踰再考不得行
在在積案勉強支吾廢弛日多衰病日增度非致身
無以報 皇上故不避忌諱布其朴忠倘獲以尸素
負罪之身僅從夢臯等一體罷斥少清仕路仰全
祖制俯謝輔臣此臣大幸大慶者萬一言出禍隨自
古有死無信不立他復何惜臣雖從龍逢比干于地
疏鈔 發奸 九十八
下又豈不大幸大慶也哉

軍政漏網神奸乞賜顯斥以肅禁旅疏

宋 蘇 蘇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頃拜命在任之時正值武弁受計之會側聞其中險恣貪饕尤為無良者則錦衣之長王之頑其人也聖明在上公論在廷僅從幽斥即為倖矣已而自陳見留糾拾不及 漣竊誅之豈奸猾之狀已犯公評而螫噬之毒頓鈴白簡也哉 雖不肯竊抱逐鳥雀之微忠而負舍豺狼之深耻謹按之頑罪狀為 皇上畧陳之自提督西司房未奉 明旨即私自帶管東

疏鈔 發姦 加基

司房十年權勢一味狼貪高文舉為其心腹王一鵬為其爪牙袁長班程管家為喉舌肺腑豺虎縱橫弁髦法紀吸人腦髓剝人膏脂大膽欺君驕恣不道其昭然在人耳目者如洪仁橋稅每年抽銀不下萬兩之頑止報五百兩餘皆入己皆程管家為之交收該衛額有修工銀兩之頑盡入私橐及大雨倒塌乃閭衛富校三等坊派銀萬餘兩入己却撥衛中窮校工作不給一文怨聲動地皆袁長班為之撥置義男王春因其妻有恣色也以聚賭而啓變揭開之頑賊

穢多端事泄輒誣以盜情殺之滅口搜春家得大員珠十八顆晴綠寶石三兩赤金二百餘兩銀六千餘兩珠石首飾一匣段疋九箱服同多人收入私室夫一僕之賊私若此而為主者又可知矣王一鵬係上海縣玉倫乃刺臂之竊盜也被失主顧中書捕獲問發京師驛充徒潛逃入京即以盜賊餽獻納為幕賓騙詐被害周回至等百十餘家金珠無算與之頑三七均分夫明知其盜猶若此而其他二頑架勢吞人者及不知幾多矣更有可駭者罷礦調稅 皇上之

疏鈔 發姦 一百一

聖政也參隨人等因懷畏懼將多金珍異投入之頑准冒小旗總旗懸牌管事如康應元張國紀詹國銳康光先馬上棟吳清賈昇初加科李元崔進徐浦楊清徐如木徐進班班在旗校之列其他百十為羣不可枚舉何其敢於抗 皇上之德意而躬為逋逃之淵藪若是見金而不見人猶可言也見金而不見皇上奚啻無將而已耶以故朝野之人莫不切齒之頑而又禁不敢言者緣之頑結納最工排陷素熟凶狠異常奸狡莫比脾睨無忌不惜死力重賄以掃門

而逞狐假之威睚眦畧形不難射影含沙以下石而
駕無端之禍森森藏笑裡之刃密密排腹中之劍以
是入多疑之畏之若臣稟氣拙愚獨抱觸邪之性不
顧及陸之虞寧陷凶禍而不忍見奸惡如之頑者橫
被繫玉於皇上之側也參照錦衣衛掌衛事太子
少保左都督王芝頑虎翼擇人蝸涎升壁慾填深壑
直殫萬斛脂膏雄騁危機那管一家血肉盜賊引同
簪笏寧知仲叔繁縷僮奴家累金珠共詫石崇火浣
富緣貴溢玆奇萃山海之華酷與貪因囊橐慘桁楊
疏鈔
發輝
一百一

之色納叛亡而抗違德意曾知天日高臨假威福而
恫喝虛聲只謂冰山永恃此一臣者業鏡叢照敬器
久盈雖軍政偶逃而輿論大沸斷斷乎不容於堯舜
之世者也伏乞勅下部院查果臣言不謬伏議上
請將王之頑亟行褫斥其黨惡多人酌量輕重以示
創懲庶環衛一清而天下咸服矣

時事日壞奸輔希留謹列亂政誤國之狀疏

陳嘉訓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六月

臣惟輔弼之臣忠清為政上者委身殉國輔佐太平
美歸于君而不自有其功次則隨事效規潔廉自守
爾若夫誤國之臣一日庸一日奸庸者固寵戀位隨
人笑罵其術淺奸者陰竊威福混亂朝政禍歸國家
利歸私室其機深是不可以無辨者皇上聰明神
聖留神萬機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乃二十年
來故相趙志臬則愆庸誤至於老死而不去及元輔

疏鈔
發輝
一百一

沈一貫用事其貪險既顯出諸臬之上至于被論竊
恐平日卑露伏欲踵志臬之舊態希圖不去臣竊賄
皇注天縱聰明亦知一貫之決非正人矣然或其外
貌默默畧似謹慎至其納賄亂政之狀又未有以聞
若臣請得而陳之科道耳目之官也自舌亂人國者
必死杜絕一時之耳目然後無所忌憚而後行其私
舊有年例蓋使科道有激勸大臣不市恩此祖宗
密意而一貫欲箝言者之口且塞後來之路凡科道
考滿盡陞京堂志在窮嘆以為機械一投豈知有國

之利害哉古云大臣持祿養交小臣畏罪不言亂之階也一貫自數來有一不肖之言官密謀坐畫自甘入幕之賓有三三無耻之大臣奔走承順畧同頤指之奴隸臣在長安聞之里巷輿僮之卒無不背指而口罵者一貫恃此羽翼肆然無忌受賄亂常無所不至若文武大吏舉自會推奉 旨點用 皇上必不信以為有所私也而彼正欲借此名目許之以為功後因之以責償如蕭遠總督蹇達昔以論列胡然沔起則萬金之餽自川江以達鄰縣通之者舊寧波推疏鈔 發發 百三

蕭大亨原任尚書田樂皆其分贓之人利在督撫即取之督撫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兩經考察畧不動搖則其與援之力叙功陞階則金紫滿廷失事傷損則匿不報毋論其門如市其欲如壑卽寵僕李四家累十萬京師號之曰一貫門謂其與蛟閭為敵而無耻避喪又不足言矣總之數年以來政尚因循人正鑽刺貪饕贖貨者尊榮執法操持者見擯今以大倉之粟僅支三年以老庫之儲僅餘八萬疏鈔 方歟無然泄泄此其時矣故政本一不清而為濁然其清濁之辨在百司則易發在政府則難發何者百司之勢輕而彼獨重百司之地遠而彼獨親親則視聽易工彌縫易巧重則氣焰易張毒螫易肆彼惟有皇上之明威可畏面彈之制驟未可伏矣惟有四海疏鈔 難掩而草茅之論隔不得通矣又何所憚而疏鈔 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前後諸臣所論疏鈔 盡數檢閱博採公論亟行罷斥即罷臣 銅心矣實見天下岌岌之勢不容再裂輔臣

欺蔽反伏之狀難以理度謹據所聞懇塵 聖覽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疏鈔

發奸

二百五

直發古今第六權奸疏

鄭振先 禮部儀制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觀自古國家以人而興以人而亂亂國之人不同而莫甚於專權之宰相專權之宰相不同而莫甚於李林甫盧杞秦檜數人然至今日之輔臣更笑前人之拙矣何以明之蓋前所謂專權者犬抵挾其剛狠黠賊之才乘主昏闇庸弱或迎之以所喜或劫之以所畏使其惟吾欲為於是明以威福操縱鼓讐眾庶附我者必庸背我者必死其術止此矣當其時所

疏鈔

發奸

二百六

以欺蔽其主之故人得而知之也所以牢籠天下之故人得而知之也其心雖毒其機則顯其氛雖熾其用則麤豈若今日輔臣以避權而擅權以擅權為無權屈曲迂互層層玲瓏層層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嗚呼極矣故外庭似與內庭隔而其實淵微之精神靡不得者諸司似與政府隔而其實人政之喫緊靡不操者以獨斷歸於上而十躲九閃盡在獨斷之中以無事藏其身而千端萬緒悉釀無事之內謂其因人而入而逕實不一其人謂其伺便而

出而詭變不一其便盖用柔居後之巧全本之老子而多方誤人之法雜出於陰符故盜大柄於皇上天縱神明之手而形迹狀貌及類絕無氣焰奄奄可憐者此自沈一貫創開從來奸相未有之竅至於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林甫輩之猶拙也權奸至此一切賊私污穢尚屬纖細臣不暇言謹條其大罪十有二焉臣聞忠臣事君如子事父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朱賡等當國每與朝臣論及時政輒低眉蹙額曰某事吾以去就爭之不得某事吾以死生爭之不得就

疏鈔

發奸

百二

使聖意果難轉圜猶宜委曲以全君父況已未嘗爭皇上未嘗不從心實為之反誣皇上乎其意直欲天下萬姓一口怨上而翹然冒愛君憂國謹慎勤苦之名其無天理人心極矣大罪一也皇上宮中喜怒豈外庭所宜知乃賡等時時告人曰今日皇上怒某人明日皇上怒某人去年南道御史李雲鵠疏至賡向廷臣言皇上欲處李御史親筆出旨我適救之皇上擲筆於地而寢此何等語輔臣可出於口其意只駕空說皇上專惡言官箝之令

不敢議已又近來閣中奏揭未審一一果進御覽與否而無不發抄傳示徒自彰其遇事力諍而四播皇上拒善之聲於天下大罪二也臣皇太子冊立皇孫誕生皇上父子祖孫慈孝藹然中外近年皇太子不出講讀工部主事范汝梓一疏頗言其故汝梓係輔臣同鄉豈無所據賡等時語及之輒曰皇上自有嫌疑臣在禮曹聞之髮豎夫皇上天性至愛皇太子盛年勤學而輔臣包藏禍心於其間大罪三也東廠并調事人役自祖宗設之所以察

疏鈔

發奸

百八

非常非以察朝紳也乃輔臣每言皇上日嗟東廠記事人若干在外偵探皇上明照萬里豈假此輩為耳目總之有可影似之處輔臣即以嚇人無可質對之地輔臣即以誣上大罪四也吏部冢宰百官之首自李戴去後累年不補南北大僚莫得之者輔臣皆許以推薦以故兵刑錢穀俱廢至有妄殺邀功而不顧者蓋懸冢宰以餌衆心而人效其力借冢宰以收衆力而終懸為餌輔臣之利大矣如國家之害何當今賢否失序銓政乖方盡由於此大罪五也巡撫

典疆場兵馬之寄戰守失事。祖宗之法極重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大同械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請戍虜犯薊州又械都御史王儀王汝孝請戍三十三年虜入大同械總督蘇祐都御史齊宗道削籍三十九年虜犯右衛械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削籍四十三年虜犯薊州械總督楊選斬於都市。皇祖威令行於天下莫不震攝者以此。皇上萬曆二十一年亦曾械寧夏總督魏學曾削籍所以將士用命能平劉哮之變今陳用賓撫雲南十六年戴耀撫兩廣十年一

疏鈔

發奸

百九

遇小醜便至喪師失地賡等以賄賂之多鄉親之好稟本止於奪俸且密許以飾功冒賞矣。臣細閱用賓報功疏其言進兵戰勝皆正月初十日以前而奏至在三月二十日入目滇去京師雖遠平時差使一月可達軍機捷報何反遲滯羣議譁然云用賓因諸藩裕等敗死畏罪輦金寶數萬來京打點潛住多時輔臣入其珍好許以輕票始敢上疏殆非誣矣且用賓初報阿克之衆不過數千今斬首四千四百級俘獲

下洛武定府印何在明是殺良民以希功賞非輔臣為之主而敢然乎大罪六也從古權臣媚嫉亦止惡其害也忌其形正者其未嘗不槩擯棄之故雖否塞之世尚有賢者在位固資賢等執政由山林以及在刻臺諫以及諸司大夫僚以及庶員華近以及疎逃無不汰以禁錮於不淹苦或忌在此而別有所借以疑眾或惡於人而并有所逐以示公舉國空虛一旦有事將誰仗哉夫罪惡也廉耻士人之隄防謹守之猶懼其或潰也况輔臣以一切頑鈍無耻之法掃之

疏鈔

發奸

百十

引疾者倏以倏出被劾者競辯競進考察至於一黜再黜視事自如親死推至兩年三年奪情何故臺省風紀之狂也欽留小印豈不醜於斜封巡撫保釐之秩也候代多年誰不偷於視聽由此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貪汚狼籍之人刀筆狡黠之吏遭一時缺官之會莫不兼并攘奪行同盜賊風俗敗壞府庫空耗輔臣但欲舊官不去新官不補造成頑鈍世界而已亦頑鈍於其間大罪八也古之權奸固寵肆毒止於一身身去則已今之輔臣乃有過去未來見在三身沈

一貫在位至錫爵為過去。一貫為見在。朱賡為未來。一貫去位則朱賡為見在。李廷機為未來。今賡與廷機皆為見在矣。王錫爵又以過去為未來。其他未來者姑勿叱其姓名。大抵心行迹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盤。決非賡與廷機不相合者也。如此燈燈相續。新新無窮。而國從之矣。大罪九也。從古雖極濁之世。小人亦可縷指。未有如今日邪媚之多者。何也。蓋輔臣操縱機括。全在一二司臧否黜陟。緊要衙門。其人亦莫不有過去未來。見在三身布置。接受其他無不

疏鈔

發奸

百二

從風而靡。雖陛遷各有資序。而迂回遲速之間。無不如意。所以彼此相牽。前後相固。或鄉曲暱厚。或賄賂交結。或出於其門。或官於其里。聚蟻盈除。飛鷹當路。密授衣鉢。顯露封章。不曰聖意不測。則曰聖意難回。不曰輔臣無與。則曰輔臣無損。說說滄滄。無非輔臣之私人。而皇上孤立。免大罪十也。今之稅監皆庸愚。入其為謀。王瓜牙。則山陰會稽之積猾也。其人皆不容於有司。來投賡子。敬循敬循。皆收而庇之。今盡為賡之家。人散在各處。稅監不知其幾千矣。去年浙

江巡按御史坐名至賡宅內。挈去首惡六人。長安中所共知者。皇上所差內使。不過數十人。所得猶少。賡之家。人所得何可勝算。今紹興良田美宅。盡是賡有。而意猶不饜。則皇上雖欲罷稅。得乎。大罪十一也。建夷本金之裔。其曾治國練兵之法。兼吞海西之謀。似非元昊以下人也。李廷機在部。密遣序班李維葵。往與私議。不奉朝命。擅自通夷。昔宋庠請斬范仲淹。以其為書戒諭元昊也。廷機安得視為兒戲乎。建曾不貢。二年。即彼無他志。在我何可不備。況遼東敵

疏鈔

發奸

百三

極矣。八十歲之總兵。疲庸跛蹶之巡撫。豈可以待敵者乎。及今詰戎兵料。芻粟治城堡。易將吏。猶以為晚。何廷機之默默也。既已開釁於始。又不思禦患於今。以致海內洶洶。而輔臣尚欲諱言乎。大罪十二也。臣愚於賡原無嫌隙。至與廷機且有堂屬弟子之情。豈忍斥言其過。但國事至此。理亂安危。決於今日。大義滅親。遑恤其他。昔廷機初相。人皆訾其瑣屑偏拘。臣猶私與之辯。謂不害為清公任事之臣。自逐姜士昌。宋燾而士論鼎沸矣。自行所無事一言。而瑣屑偏拘

之故步亦失之矣若復入手太深恐清公之名亦難終保且簡用之旨實自科道薦疏批出昔范仲淹參知政事之命歐陽修曾薦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不拜夫以歐陽修薦之而不拜廷機試一自忖始進之非可惜矣及早毅然抽身猶可救得一半不至如賡狼狽此臣所以忠於廷機者也若賡則騎虎難下勢決不去只有不補言官一法可以遮掩歲月意人皆愛官愛身無敢言者故臣冒死言之以見亂賊人人可誅不必言官也且方今懷忠抱義之疏鈔發姦百十三

人臣得為之前若酒死不朽矣冒觸大奸自甘鼎鑊不勝激切待之至

大寃未剖盡言披陳以明奸賊弄權以紓人心積憤疏

史學遷雲南道監察御史萬曆三十六年

數年以來綱陵繩夷風移俗易官失其常民失其業喪城喪印棄地棄師皆積夷惡河梗災生物怪人妖事事可憂處處號咷而其近者則江湖之泛濫天鼓之然鳴遠者皆謂人不得其平則天代鳴而失刑之診則陽候煽怒馮夷見災臣愚不曉夫鳴止知人事則今日所稱不平之甚者孰有過於楚事妖書耶而疏鈔發姦百十四

今所稱失刑失政之極者亦孰有過於楚事妖書耶故輔朱賡臨死一疏憐憫以楚事妖書為辯蓋其一生病痛全在於此身家禍根全在於此故不勝其憂思苦楚而諸臣之手恭萬彈俱不關念獨於此一事為之諄諄也夫楚事左股臣在都中楚獄已結臣入楚中故楚事妖書之顛末臣耳聞目見為最真最切者今其真假之說臣何知亦何敢論此已奉明旨亦自有高皇帝在天之靈在也惟是皇上深居靜攝不與外庭相接見而外庭之議論舉動多不能

達之。皇上閣臣沈一貫輩身居中局內外機關皆在其掌握扼塞行取之一途朝廷既苦無耳無目而養內外之私人中外遂任其隨弄翻騰天下知有一貫輩不復知有皇上。皇上亦止聽信一貫輩而不復知天下有別情也。近奉聖旨謂楚事妖書皆朕親裁處斷願裁誠。聖裁矣而奸賊之朦朧欺蔽不能萬狀我皇上不得而知則處斷所不及也何以言之楚許左與而萬萬金錢遂入都中沈一貫受黃金千兩銀幣萬兩米一萬兩內若司禮監

疏欽

發券

百五

田義廉廉陳矩輩外若通政沈子木科臣錢夢臯輩多者一二萬少者三四千即號為一時之賢者亦入其賄而不敢自為異同下至散歌誑走線索之厮役下卒亦不下數百金當日餽遺之單目可証也過送之姓名可問也此特初時太京者言之耳而後來之二次三四次不在此數也此等奸貪此等隱情。皇上知之否乎重賄既入至張遂定有三十年無假之倡端有詬辱飾辯之附和有公論國法之死力若張似渠若姚文蔚若歐巡若司捕或運籌幕中或張羅

通衢遂發覺賊私之郭正域文波及同心同德之沈鯉中外搔手閉目大家如坐陷井此等隱情此等機械。皇上知之否乎毒心已逞不殺不休妖書之示不先不後此與昔日張位戴士衡憂危竝議之書欲殺張養蒙魏允貞諸人之手段何異乎即震驚我君然而不顧危疑我東宮而不顧自是密尾楊村之艇擒拿幾盡兵環次輔之宅水洩不通無干若于玉正若田大年若王士騏若郭正域疊疊皆逐無知若長班若醫坐若僕隸若奶口若書識各各加刑是

疏欽

發券

百六

時正域之命懸於絲毫沈鯉之危濱在旦夕若非御史沈裕危言震撼極力諷諭當時不知作何景象也此等奸惡此等毒手。皇上知之否乎撫按趙可懷輩始末常不具悉楚情而後漸變更也則一貫之授意也定故諸宗之冤抑不伸春初搜擷止獲可懷一紙而秋中漢陽之搜截又至矣邀損搜書遂有乘機搶財者而槩誣之曰劫貢手足扭捺號令。而標題之曰盜賊常人猶不堪刑何有于諸宗故推排踐踏逼殞無辜之命矣夫進真有時何為一年數次難

怪奉宗之疑也。官受其賂，何為扯証君父？故激聖上之怒也。証王躬以卸已罪，藉天威以快私恨。此等隱情，此等奸惡，皇上知之否乎？變起有自，而以反叛聞事，須有實而後以朦朧奏。諸宗束手待縛，而以用謀用兵言，畢竟殺死一家四命者為誰氏？則城外之一塊朽骨難憑也。張掛榜文者為誰手？則蕭牆內之岸紙而蕭尹劉之友間難信也。搶奪人財者為誰家，而凌辱護衛助惡之人與濁渚之百姓無與也。劫倉借庫者竟若干？奸婦汚女者竟若人？粧成古今之異疏欽

發奸

百七

變調動三省之兵馬，事竟烏有，前後矛盾，則越回真奏，湊合大獄。當時有一左布政薛三才，而不然其事，終于告病，有一推官胡加棟，而不平其獄，麾之他出。待罪茶馬之日，薛三才之原稟可証也。此等隱情，此等冤枉，皇上知之否乎？殺死撫臣，自相應得之罪，應抵之人而濫列三等，則撫按奉承，閣臣之教也。二等嫌輕，按之前列，則一貫獨作之威也。宗室有罪，止令自盡，例不加刑，而今日身首異處，則祖訓之變也。殺死者六，發閉者二十三，調遠者二十二，則從

來未有之刑也。周應治挑難以邀功，陳鳴華居功以應慶，碧梁雲龍胡心得真，惟閣臣之教是聽，是從而牽合附會，不能強司李之必從，催請行刑，不虞來杜守備之唾罵也。行刑之時，承天地震數日，有聲行人，皆什當時撫按曾敢有一言相報否？此等冤情，此等隱惡，皇上知之否乎？諸宗已殺楚事已定，而附已不賞，何以報德？異已不除，終有禍患，則錢夢臯之年例，可以不轉京察之私人，可以盡留援引羣小，則溫純因是而被逐，保全慶華，則林秉漢無故而得罪。機疏欽

發奸

百八

關入內，則沈鯉得罪而同行，至捏合宋地有變之奏，飛入西山看山之謠，而疑宰相，又幾罹莫須有之禍矣。此等機局，此等作用，皇上知之否乎？老賊雖去，衣鉢有人，彌縫已往之機迹，布置將來之作用，二三爪牙入幕，運籌乘間，伺發廣布無根之流言，漫騰惑聽之蜚語，謂某人之言為某出力，某人之事為某事，作地宵小，終欲得志，猶恐中晦，此等手段，此等隱情，皇上知之否乎？二十年間，閣臣之權最重，至沈一貫而益重，一貫之惡最著，至茲一事而益著，內布爪牙

外列腹心有發端之奸臣有迎合之撫按有挾死為敵之臺省有邀功冒賞之司道內外一線大家湊合故今日齏粉夢臯諸奸之肉不足以謝神人之怒而惟斬奸賊沈一貫之頸庶不為 聖明之累彼其可死之罪擢髮難數而其大者搥亂國本危疑 君父者可死背違 祖訓大戮宗人者可死援庇私人廢歷朝之令甲篋京察之大典者可死且其家貲千萬父子忿爭浙中之人無不掩鼻而笑交口而罵其視歸德之薄田數頃江夏之敝屋數椽何啻天淵哉今

疏鈔

發奸

百二十九

一貫投閑已久朱賡捐館方新似可以不言獨中外之茹冤飲恨無過于此事忠良之荼毒羣小之橫逆無過于此事諸臣亦有明言暗說者猶未盡剖其事情則奸賊之惡何日著明人心之怨何日舒暢湮滅之公道何日昭著而 皇上之親裁處斷者尚未盡悉其情實是以不得已干言也

權奸漏網疏

劉策 四川道監察御史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自楚宗相構大獄斯起死者含冤於地下生者幽囚於園扉已數載於茲矣年來忠臣義士叩 闕請命之疏幾滿公車而不意天啓 宸衷遂於薛三才本內批右部院看了來說之 旨大哉 王言此何異覆盆之瞻白日湯禽之假羽毛乎一時大小臣工無不手額稱慶以為英媛等數年之禁錮生還可期 蓮鈔等太宗之沉寃昭雪有日此亦千載之一時已

疏鈔

發奸

百二十九

然而生者生矣死者尚可生乎生者之苦猶可控也死者之寃將誰償乎當其時誰為賄遺而傾此一派之 天潢誰利多金而構此千古之寃獄誰承權相之風旨而甘心屠戮誰為撫按之指授而快意羅織此皆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又安可置而不問也 臣請為 皇上一一言之當楚宗訐奏假王之際適值沈一貫氣焰熏灼之時王以一貫為護身而一貫亦以假王為奇貨自萬金之賄已入而一網之計益正始以勸議付之趙可懷而諸宗之計窮既以

滅口付之梁雲龍而謀反之獄具矣總之不殺楚宗則無以報假王之多金而不坐謀反則無以為株連之名目是諸宗之死雖死于假王而實死于沈一貫之手也況一貫以千人所指之身老而不死意者諸宗得請於上帝欲明正典刑以為奸臣賊子之戒乎臣以為一貫者所當首論以服上刑者也然一貫雖有殺諸宗之心使當時無望風承旨之撫按則奸相之計亦有所不行而梁雲龍等當先獻媚粧成密諸布置之虛情以為豎旗揭榜之實證令無知諸宗

疏鈔

發奸

百三

駢首就戮是誰之過與臣以為撫按雖死猶當追論者也然撫按雖有阿權相之心使當時有仗義執言之府道則殺戮之慘亦不至太甚而陳鳴華等巧於

迎合以器鉗吉網之術為乞憐固寵之計即間有移文稱寬者終亦坐視其死又何異于五十步而笑百步乎臣以為諸臣見在所當併論者也乃悠悠數年卒無敢為皇上請正者豈真為假王之局難結而置諸奸手不問乎良以四明雖去黨與猶存每聞言及一貫則不啻如呼父之名而手足之捍頭目況楚

獄一事尤關奸相門戶四明既已伏辜餘黨不言自見則安得不陰謀併力以掣當事之肘乎即使明正憲典而前後左右又多奸相之私人利楚王之厚賄者正恐如韓敬之關節代事之改正罪案雖定終屬不了之局耳此臣尤慮任事之難而歸結之不易也伏乞皇上大奮乾剛即將楚宗釋放沈一貫正法其餘分別輕重併賜處分以為黨附權奸者之戒仍乞嚴諭當事大臣一意擔當毋念狐兔之誼而使網漏吞舟毋蹈首尾之畏而令銜地泛駕庶國法可伸而公憤庶幾其少雪乎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疏鈔

發奸

百三

萬曆疏鈔卷十九

糾邪類

孫瑋 臺臣險惡異常疏

空廷彦 貪縱邪臣交結逆官疏

陳性學 鄙陳聯姻勢僕大玷官常疏

黃鍾 奸媚撫臣劾民附勢疏

江東之 邪臣殘忍太甚殺人媚人疏

于有年 奸諛大臣不堪總憲疏

孫維城 邪臣獻媚戕殺無辜乞雪冤憤疏

目錄

卷十九

郭惟賢 邪鄙大臣久壞風紀疏

王毓陽 極惡權奸罪大罰輕乞重加究處疏

黃道瞻 兵政重寄酌處南北當事大臣疏

張文耀 邪佞遺奸汗巖臺諫疏

李一陽 特留耆德顯斥奸邪疏

劉一相 邪臣附勢獻諛乞賜究處疏

伍可受 邪臣靦顏固位乞罷免以風廷僚疏

諸壽賢等 邪險憲臣掃滅公論疏

徐常吉 糾劾貪肆臬臣以明公道疏

王麟趾 乞斥邪臣以清朝政疏

薛敷教 大臣公肆黨欺疏

吳正志 言官受旨黨護大臣排擯善類疏

王汝訓 貪險科臣大亂朝政疏

林初 斥冒濫公推用疏

郭實 嚴斥官邪以懲敝習疏

王明 儉媚邪臣因劾躡轉疏

張棟 太甚庸邁傾邪宜罷斥疏

胡克儉 收節大臣不堪憲長疏

目錄

卷十九

王德完 寺臣大奸巨猾橫肆貪殘疏

馮從吾 險佞科臣惑亂主聽疏

張應揚 貪鄙銓省舊臣鬻選行私疏

李時華 指摘貪鄙撫臣以警官邪疏

楊廷蘭 仕路方清大奸宜黜疏

林熙春 總裁濫及匪人乞賜更易疏

逸中立 修史用人宜公輔臣擬旨未當疏

葉繼美 嚴濫舉之禁以杜倖門疏

陳維春 聽勸奸邪貪緣叙功疏

郭如星 撫臣甘鹿巨惡欺君誤國疏

曹于汴 乞斥奸邪大臣以肅吏治疏

湯兆京 禮臣久干清議邊臣虛冒天功疏

汪若燾 邪撫養惡致變乞更置以昭政體疏

宋 燾 直言天下第一險邪疏

戴章甫 儀郎躡進可駭功司退縮堪羞疏

張 濤 經略欺挾無忌樞臣偏拘有由疏

張 濤 衰劣閣臣不堪輔弼疏

劉 策 邪臣倖進疏

目錄

卷十九

三

萬曆疏鈔卷十九

糾邪類

協理臺臣險惡異常乞賜罷斥以重風紀疏

孫瑋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惟西臺為四方風紀之司百僚表儀之地必得忠

厚正直者而使之參是任然後肅僚貞度扶善抑惡

止振朝廷之綱紀而挽末流之偷風而治道始少有

攸賴矣奈何以姦險貪忍之夫如左副都御史勞堪

者而使之協理院事哉夫堪始承簡命即人言嘖嘖

疏鈔

糾邪

一

咸為不平臣猶以堪素冒清名未應至是意者出於

愛憎之口也其後日益久人言日益熾凡縉紳者不

日勞堪胡以有此轉則曰廟堂胡為用此人甚至有

憤嫉賤惡不比為人者臣心始大疑焉乃一訪之而

知堪者氣節喪於媚竈之巧險詐熟於通天之神貪

惡並至逢迎獨深誠有不可一日使居是位者也臣

請畧舉其狀為臣陛下陳焉夫撫臣有糾察之權未

聞以司道而訐撫臣者乃司道之訐撫臣自堪始堪

虞已之不免於公議也預媒無影徧投當道而劉斯

深返被中傷其姦險有如此國朝大臣未有無故而
寃死獄中者乃故勘大臣自堪始知侍郎洪朝選之
得罪權臣也遂文以不赦之法投諸必死之地革去
飲食斷絕音問竟使一言未申而囚圜已作鮑魚之
肆矣其酷暴有如此洪兢萬里舍寃控訴闕下此人
子迫切之情也使堪少有良心寧不惻然悔恨乃聞
知飛通書賄於馮保且曰必寘諸重典以滅其口幸
而 聖明在上止於廷杖為民僅存視息不然洪氏
且覆宗矣其殘忍有如此領全浙矜已凌人自謂秋

疏鈔

結駭

二

毫無染矣乃因事而整該庫之羨餘以饋權要至侵
額銀九百兩而代者補賄可誰掩也外示色厲之形
中懷穿窬之心非大盜乎其欺世盜名有如此撫八
閩刻意苛求自謂冗費盡釐矣乃無故而增全省之
貨稅指稱軍餉至使歲溢數萬金將焉用之陽獵節
省之名陰受加增之利非大姦乎其罔上行私有如
此其子死其婦守志此堪之家事也乃借此以開苞
苴之門而受屬官之金幣者以萬計疏錢法足國用
自堪之職分也乃假此以售乾沒之術而侵軍民之

兵餉者以數萬計至於丈田畝清浮糧本為便民也
顧以急公喜事之心為操切焚絲之法賢遠報而主
增地至使官使望風效尤乘機作姦於是貽害萬狀
而全閩之內騷然矣其貪財黷貨負國殃民又如此
夫此猶堪非之顯明可信者故 臣特舉而發之以糾
其姦若六陰私隱惡大并國法 臣又安敢一一指摘
以傷朝廷渾厚之體邪夫古以凶人為豺狼以順從
為妾婦蓋誠惡而賤之也 臣愚以豺狼之惡猶可得
而知妾婦之事人可得而信也若堪者心險而術隱

疏鈔

糾邪

三

毒深而禍烈先意承迎莫測機械之巧陰毒奇中真
同魚肉之慘使人被而不能知知而不敢言殆以豺
狼之心作妾婦之事而又神之迅神者也以如是之
人而廁西臺重地欲以風示四方彈壓百僚 臣愚寡
昧誠知其萬萬不可也矧大計在邇正欲斥姦屏邪
清楚吏治奈何以貪惡之夫兀然與考察之權 臣恐
善類未必蒙福儼乎必且脫網其為至治之蠹豈淺
鮮哉參照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勞堪兇營三窟狐
成九尾倚法作姦冠裳之榮掃地殺人媚勢黨惡之

罪滔天況暴戾恣於根深神人共憤而溝壑盈於宦
就國法難容誠有不可予目使留者也伏乞 聖明
大奮乾剛將堪特行罷斥以為變節小人迎合固寵
者之戒別選貞亮以充厥任庶百官知警風紀愈振
而於今日光輝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疏鈔

糾邪

甲

貪縱邪臣交結逾宦乞賜重處以彰國法疏

李廷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伏觀

祖宗立法最重交結蓋恐奸邪朋謀構黨

搖亂國是故特加重焉頃見御史王國論劾吏部左

侍郎王篆

陛下謂已有旨了夫馮保曾省吾已奉

有旨矣若王篆則未有處也

臣謹列其罪狀為我

皇上陳志按王篆貪鄙縱恣市井無賴數年間欺

陛下勿冲不知假借故相聲勢引類呼朋招權納賄

自督撫總兵以至鹽司知府等官但是巧猾奔竄者

疏鈔

糾邪

五

半出其私門餽送禮物其門如市金銀珍寶難以數
計事干人眾姑置無論乃今年六月以來自知永山
既泮公論不容窺見馮保氣焰方張遂托馮斯送金
盆二箇白金一萬遂相親厚至九月內又親詣馮保
私宅望風下拜送玉帶赤圍白金二扛又行千金送
馮邦柱交結益深夫篆之罪惡更僕未易數只如交
結一節律有明條既被言官論劾宜遵舊規杜門待
罪乃昨日仍乘園轎不知又之何處營求鑽刺至暮
方回呼擁如故尚知有朝廷之法度乎且馮保既逐

王篆平日交結最爲相厚若不揚於王廷明正其罪是猶有不伸之法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王篆重處以儆官邪以彰國法宗社臣民幸甚 臣又惟天下中人最多故見利而趨見勢而附乃其怕情不足備責其澹然無欲純心事君者什之一貪鄙縱恣如王篆者百之一耳竊見馮保被逐之後其平日偶爾往來之人咸懷疑畏懼其株連此大惑也 臣願明諭百官此番但舉元惡不復株連其各精白乃心恪供乃職無生疑畏以共成蕩平之治此又與人更新之

疏鈔

糾邪

六

意也惟 陛下垂聽焉

鄙臣聯姻勢僕大玷官常乞罷斥以快人心疏

陳性學 貴州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自去冬以來伏覩 皇上嘉納言官諸疏大奮乾斷左右之巨姦皆已竄逐夤緣黨惡之臣皆已屏棄竊威柄爲城社之蠹者皆已就縛直言諸臣皆已錄用內外臣民莫不懽呼踴躍頌 陛下明如日月斷若雷霆無私如天地真不世出之英主也一時仕路可謂清矣然猶有污穢之跡著在都城久爲公議所棄亟宜擯斥者則今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李選廣

疏鈔

糾邪

七

西按察司僉事李宗魯是也謹按二臣本以邪佞小人濫登科甲皆蒙 皇上拔擢列之諫垣不思勉竭涓埃以圖報稱而惟日事媵媚附勢取容其他險刺之行騙詐之狀 臣不暇縷數以瀆天聽姑卽其聯姻一節爲衣冠之大玷者敬爲 皇上陳之錦衣衛奉旨見拏犯人游七故相張居正家奴也七少時爲居正所愛狎故十餘年來結納凶邪恣行豪橫居民受其荼毒縉紳被其凌虐是居正竊 陛下之權以號令天下游七又竊居正之權以傾動都城此君子之

所共憤而小人之所必趨也乃選與宗魯則又小人之尤者以爲欲取貴顯而不得故相之心其寵勿固也欲附故相而不藉游七之力其進無繇也日夜營營思所以深交之計選則訪知游七之妻周氏有一表妹在室遂謀娶爲妾捐百金之禮弗辭也宗魯亦訪知游七之妻有一表姪女在室亦謀娶爲妾費八千金之聘弗恤也是二臣者未娶則與七猶爲泛交既娶則與七實爲至戚開筵設綵鼓樂喧填聚會姻親戎冠束帶巍然而坐其上者游七也肅容飲在偃流金

科舉

八

妻聯輿而出偏遊皇都之勝花鈿參錯金縷輝煌隸卒導前侍婢擁後遇梵刹則燃香禮佛逢苑囿則緩步尋芳遠近之人相顧拽踵夾道聚觀嘖嘖以三艷奇之游七不足深責二臣身佩衣裳口談仁義而舍垢忍恥一至於此誰不掩面而竊笑耶向者每遇皇廷臨朝鴻臚傳贊之後臣在班中見李選過人皆指之曰此游七之聯襟也李宗魯過人皆指之曰此游七之姪婿也豈不重可羞哉夫駑駘之質最庸劣也亦必與馮爲羣有犬彘誤入其廐則蹄而逐之今游七則犬彘也堂堂侍臣俛首而羣犬彘曾劣馬之不屑而二臣甘心焉昔人有云笑罵從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是則選與宗魯之本心也急於保榮祿而不暇於顧廉恥巧於伺鼠竇而不遑於惜名節卽令由此籍其吹噓取悅故相躡致公卿之位如士論之不容何人心之共鄙何自古趨炎怙寵之臣何代無之然亦附權貴耳求其納交於權貴之僕從者臣未之聞也納交且不可況與之聯姻乎故相存日亦曾聞知其事呼二臣至私寓中數其罪叱辱之詈罵之

流金

九

遂相繼外補雖以游七之維持調護而不能解竟何益哉此士風所係臣節攸關不敢隱默參照江西布政司左叅政李選廣西按察司僉事李宗魯才識迂疎性資姦佞垂涎於利達之境慣肆蠅營濡足於津要之門甘同狐媚結豪奴為姻契自誇玉倚之榮縱愛妾以郊遊實犯帷薄之戒官常大壞氣節全虧誠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今當大計羣吏之期我聖明洞照於正銓曹諸臣秉公於下知二臣之罪必不容逃但恐非見任地方之事撫按未經論劾

疏鈔

糾邪

十

或致漏網即蒙處治又恐混入考察員內則其罪狀不彰不足以雪衣冠之恥伏乞 皇上將李選李宗魯特賜罷斥仍追奪其勅命以為卑鄙小人之戒庶公論稱快而士風有維矣

姦媚撫臣劓民附勢乞賜顯斥以快人心疏

黃鍾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頃者伏覩 皇上洞燭權姦剷除邪黨惟時趨炎附勢貪緣交結之徒幾無遺類中外臣民莫不仰頌聖明英斷翕然稱快矣然猶有鑽求極工諂媚最甚劓害一方罔上行私如巡撫湖廣都御史陳省其人者是豈可不亟為之罷斥乎夫省何人斯以心術則邪險以人品則卑污固久不齒於士論屢被刺於言官者也其他穢聲貪迹瑣屑細事已經論列者臣不敢復舉以瀆天聽謹按其諂事權臣欺君害民罪狀之大者為我 皇上陳之省初任湖廣原以巧佞狡猾願指氣使曲當故相張居正之心遂得躡陞憲臺擢任巡撫揚揚得志肆無忌憚時以公論不容科臣再劾之 陛下亦棄之如敝屣矣但省之為人諂媚性成鑽刺機熟重賂居正之親厚者密求善地誓以身報遂起為湖廣巡撫夫省果不可終棄則用之別省亦奚不可而獨擇於湖廣者何也蓋省倚居正為泰山而居正亦視省為奇貨也乃省啣恩之任趨造

疏鈔

糾邪

十一

荆州他務未遑即設祭於居正之墓時居正業已薨父還朝既非弔喪之日又非送葬之期省也何為乎祭哉且珍羞奇果萬品錯列計一祭所費幾滿千金此省入境諂奉之首事也未幾居正子懋修得為狀元捷音至楚省即修賀折儀一萬兩帖下荆州刺期密送荆州守難於取盈而又畏省威勢遂括取藏金二千兩私寫八千續補禮帖傳送京師懋修止收二千不發回書此楚中所共知都下所習聞者也居正陰肆貪黷陽假濟修省欲阿奉其意乃託為伊子清疏鈔

糾邪

一三

理田冊之名偽稱本戶止有應糧七十石擬疏以奏妄頌故相清德夫荆州舊遼藩分封之地後抄沒田土萬萬計凡所稱膏腴者半歸居正他如潛江等縣新墾湖田未經糧稅者不知幾千萬畝盡為居正侵漁履畝而稅即千萬猶不足矧曰七十云乎哉後居正用省詭計下之各省遍查天下士夫糧冊勢重者雖多亦少秩卑者即少亦多以致士類含冤縉紳喪氣蓋始也省以巧媚之術阿居正終也居正又以省之術禍天下矣居正受賄無算藏富於家所慮者盜

耳省欲為之防護設兵數百每歲給餉數千兩各兵皆游手無藉之輩雜處府城騷擾萬狀貧者受凌富者被盜其為保衛相宅計得矣如居民何荆州舊城雖云日久漸壞加以修葺亦巍然一雄郡也省乃夷其舊跡創為新規無故而興大役此豈真為荆州民人計哉特以相宅在內恐起盜心非堅城厚郭不足以固居正之家非保護相宅不足以徼居正之寵此役一興而荆州之府庫竭矣荆州之民力殫矣由是遍及各郡家誅而戶求州索而縣取全楚之地十室

疏鈔

糾邪

十三

九空夫歛十五郡之民怨以悅一人括十五郡之財賦以衛一家省亦忍人也哉城工未畢居正物故省即大索贖緩悉歸私囊而前役告罷始則胡以築之今則止之故楚人為之謠曰張相存荆州城張相亡荆城荒省之心術於此畢見而小人之情狀又誰掩乎至其殺戮五開與師動眾倖免不測之禍使非罪人悔過其不至於憤事誤國者幾希矣夫省之刺削一方阿附權臣茲其大畧爾當此清朝諸姦盡擯而獨後於省特以省居外地姑徐議之不知此而苟容

全楚之民奚罪焉參照陳省心本姦邪行惟媚竈用
壯用罔外假虎狼之威患得患失中藏狐鼠之態但
知趨權而附勢罔念靈國而殃民是當亟為罷斥而
不可使少留以貽地方之害者也伏乞 皇上俯察
臣言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 臣言有據將陳省亟
賜罷斥別簡公正廉介之臣以代其任庶民生已困
而得甦地方既擾而復安矣

疏鈔

糾邪

十四

邪臣殘忍太甚殺人媚人乞究治以快公憤疏

江東之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聞治道去其太甚當權臣勢焰熏灼之時諸臣與
之交往未為濟惡非太甚也 臣不敢過求以傷國體
至於殺人以媚之使死者含冤生者共憤上悖 聖
主天地好生之德下陷忠臣義士父母妻子伶仃之
苦言之痛心聞之酸鼻 臣所以久鬱不平竊懼下言
煩瀆屢思中止而義不容已不敢不陳於君父之前
也頃者 陛下臨臺臣之請起建言之官天下臣民

疏鈔

糾邪

十五

欽誦綸音有感極而泣下者以為主上有如天之尊
不難於誤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見天日真有道仁
聖之君也商之成湯漢之文帝不得擅其美矣 陛
下激發忠義之權示儆於前將以大用於其後諸臣
忠君愛國之誠少挫於始猶得大展於其終惟死者
不可以復生忠義之魂不及一見 陛下即垂哀矜
之念亦無所施人心所以感戴 聖恩為益切而追
恨邪臣為益深也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謂無
輔理之功但才太高性太拗權太專心太險媚已者

立躋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趨媚大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監察御史劉臺論劾居正其義正辭嚴切中時弊固不出於趙世卿余懋學之下也其忠肝義膽可方古人是亦吳中行鄒元標之流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門生屬官令其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離家代創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夫門生之與座主情有所昵屬官之奉上司勢有所畏臣不屑求其人以罪之至於遼東巡

疏鈔

糾邪

十六

按御史于應昌奉旨查勘使其不吐不如少盡憲臣之職臺亦不至於死也奈何應昌心同狐媚有玷豸冠挾制司馬威逼良善捏報虛賊寧欺罔朝廷不敢抗違居正其齎本承差掌道御史問之輒嗚咽稟曰劉御史初建言被逮罄囊不足以充路費三司當時親見何曾有分毫之贓今爲于御史所誣遼東衆口稱冤如夾打廩膳生員逼其招認送臺銀五百兩買貢廩生三百兩即可援例入監何用五百爲也誣臺之贓大都類此宗載復啗江西巡按今故陳世寶曰

丁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遂擬臺遠戍臺之家產不足償贖之計一乃誘充軍該死人犯代爲完贖以實其罪勢臨利誘督通悍解以肆其虐凌辱百端苦楚萬狀臺至潯州府身死衣衾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自是長安故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宗載殘忍流毒江西士民切齒其詰責劉臺之語尤闔省寒心臺之父兄可審而證也參照得僉都御史王宗載甘爲馮保之義子自恃居正之私人阿附權勢倚邪黨爲泰山之妄謀害忠良視人命同草菅之賤

疏鈔

糾邪

十七

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賊以傾僚友忍於落井而下石枉法以媚要樞乘其烈火而加膏憲臣若此國家奚賴法當以從論者也宗載係臣堂官臣執禮素恭豈敢沽強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之素厚豈肯爲薄夫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惟知人爵之可要不知人心之先死殺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爲是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恤况爲死御史以論生御史臣心竊安之伏乞 陛下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罪勅下吏部諒加恤典將王

宗載于應昌亟賜革職勅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路
楷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所憐者一命之冤
所遇者將來無窮之虐所正者二臣之罪所愧者天
下後世為臣趨勢之心庶幾冤抑得伸神人之公憤
以雪幽隱畢達 聖德之明斷益彰矣

疏鈔

糾邪

十八

奏諫大臣不堪總憲乞賜罷免以振士風疏

于有年 南京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惟都察院為朝廷紀綱之地而都御史有總持風
紀之司所以激濁揚清彰善癉惡者恒胥賴之必得
公忠果毅之士以充其任始可以立風采而明憲法
也若左都御史陳睟者則豈其人哉 臣待罪留臺接
見報報四道御史孫繼先一本懇乞聖明錄用建
言諸臣以昭聖德以光聖治事奏將編修吳中行等
起用荷蒙 皇上 隆納勅下吏部查奏仰見 皇上

疏鈔

糾邪

一九

從諫如流求賢如渴照臨並日月之明包容同天地
之量誠有古先哲王之所不能及者 臣不勝欣欣然
感頌稱慶矣因閱疏內諸臣如御史趙應元員外王
用汲既准起用則陳睟有不可容於清明之世者 臣
請為 皇上 陳之夫趙應元蒙 皇上 簡用巡按湖
廣有王篆由南京操江僉都御史轉都察院僉都御
史枉道回籍至宣城縣有寬大衙門一所應元巡歷
先到駐劄於內篆使家僮叫罵門外逼令那移應元
未從篆遂積成深恨及故大學士張居正回籍葬父

凡湖廣各官自撫臣以下不遠千里皆來弔謁獨應元持正未往居正文怒其慢已會應元差滿出境患病告休篆陰欲洩已之忿陽挾居正文之威令炳參論應元炳既懼拂篆之意又欲結居正文之心遂勅應元縱恣欺罔落職爲民夫以違衆獨立爲縱恣以持正不阿爲欺罔則欺罔莫大於炳者由是衆心不平人言嘖嘖王用汲因而具疏參論蓋一時忠憤所激也乃被炳挾私中傷亦坐爲民是炳之心惟知有居正文與篆也豈知有皇上之法紀哉阿諛權勢傾害忠

疏鈔

綠邪

二十

良沮縉紳正直之氣啓士人奔競之風故邇年以來諂媚逢迎相效成習凡欲有言者必先關白而後敢言欲有行者必先請問而後敢行大小臣工止知有居正文而不知有皇上者謂非炳之作俑不可也昔人謂正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階臣以爲炳此一舉動其關係於邦正治亂之機者非淺鮮也臣聞江西士風以義氣相高遠無暇論即如近日鄒元標傳應禎張位習孔教皆以忠言直道積忤權奸相繼貶竄炳乃獨以巧爲奉承久竊顯位老不知止不

惟得罪於名教亦且遺譏於鄉評矣臣又聞炳筮仕世宗朝以同鄉嚴嵩專政告病家居數年不起人頗高之夫同一炳也知嚴氏之稔惡必敗則故退處以賣名見居正文之氣焰才張則甘附和以固位機心展轉不并其矯情干譽之平生而盡喪之耶且其年逼衰朽心無執持點差不公徇情廢法縱容家僕各差囑事信尚術士續紛填門尚安望其肅朝綱而振風紀乎近見其託疾乞休蓋失所倚恃自懷疑畏故假此以試皇上之意而息言官之口耳臣竊以爲是

疏鈔

綠邪

二十一

非邪正不容並立王用汲之論列爲是則炳之參劾爲非趙應元之被斥爲無辜則炳之論斥爲有罪兩臣起用則公論已明公論既明則姦諛當去媚相欺妄如炳者尚可使之覲面九卿之班而偃然百寮之上也哉參照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炳秩總勇冠心甘狐跡惟患得而患失遂殺人以媚人阿附權臣名節掃地誣陷正士罪過滔天引疾告休自知不容於公論正法褫職庶幾大快乎人心伏乞皇上大賜乾斷將陳炳亟行罷斥以爲大臣諂諛欺罔之戒則雨

露之恩發舒正直之氣雷霆之威摧折姦諛之心固
肅吏治振士風之一大機括也

疏鈔

糾邪

二十二

邪臣獻媚戕殺無辜乞賜重究以雪冤憤疏

孫維城 南京湖廣道御史

臣待罪南臺於萬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寧國

府已故生員吳仕期妻貢氏具揭開稱妾夫仕期叨
蒙作養屢蹶科場萬曆五年遊學金陵偶聞故相張
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守制謝過
宥存言官誠不免出位之罪實一時義氣所激也不
料原任太平府江防廳同知今考察不謹參議龍宗
武來悅輔臣希圖趨躐無由獻佞禍遇江防駐劄蕪

疏鈔

糾邪

二十三

湖縣革退生員王律偽造海瑞指斥張居正奏稿糾
串農民曾昂刊刻售賣財利事發問操院批行江防
廳鞫審比擒王律曾昂到廳即稱王啓王之平劉承
宗各村本藁與伊並無妾夫仕期名目宗武思乘機
逢迎宰輔因妾夫仕期有上相國書宗武得計登時
密拏到縣遂脅夫云汝既上書本藁決為汝作酷拷
暗供私申操院不由分豁又遣心腹密報相國復書
宗武有來疏且停仕期斃之杖下可也之說宗武遣
刑吏持書示夫逼令自盡仍命獄夫絕其飲食七日

未復以囊沙促死妾夫一介寒儒遭武虐燬縲絏
囹圄苦楚萬端離家二百餘里父母妻子生死隔別
天高帝遠呼叩無門飲恨九原數天抱屈妾翁七十
衰年悲子死于非命驚魂喪魄三日不食而終妾子
四齡未離乳哺襁負播越收暴夫骸藁葬廬東即今
冤鬼夜號光怪百出妾不難于剖心隕首以明夫之
無辜橫罹凶禍願以寡婦孤兒家徒四壁何能倚哭
于秦庭糾閹于魏闕以從夫于地下也伏乞轉奏天
庭追極貪惡俾妾夫冤憤得以伸雪千萬一等情到

此鈔

糾邪

二十四

臣面質本婦悲咽流涕悽慘萬狀不勝駭異以
為宗武既人當有人心豈有此事况事奉操院宗武
安得專殺本婦愈益泣口稱不敢言叩首而已臣因
詢之南京士民皆謂仕期冤死事誠有之然勘問者
宗武而主之者操院胡權也權與居正同鄉欲為弭
謗以宗武易使故徑批之貢氏婦人見宗武勘問而
不知權實主之又畏其勢故詞重宗武而輕權耳權
首惡尤可恨也臣亦未敢遽信復細加體訪乃萬口
一詞始悟本婦泣吞不言之情蓋有所為云臣復

將本婦所具之揭及履展玩仕期之事始而批行宗
武者權也繼而疏報居正者亦權也微權批行則宗
武者誣勘尋由而繼微權疏報則居正之回書尋因
而至且居正回書內所謂來疏且停停權之疏也則
仕期之死豈宗武皇人之謀哉冤哉仕期死者不可
復生矣皇人隨即陞轉且皆美缺居正蓋以為有德
于我而欲德報者也歟人之命博已之官猶食雞者
誰知食者之腹可飽而算知死者之苦哉臣聞不忍
之心人皆有之而然命死生之際尤不忍之大者也

此鈔

糾邪

二十五

故古人採不折萌渡蟻全命彼一草木一蠢動之微
其生其死何與于人而直人向以為此類並生天地
不悉戕害以全吾仁歟此况於人之為至貴乎仕期
雖一介寒儒亦人也胡忍以輕賊之也况故禁故
勘律有明條我皇上臨御以來欽恤之詔屢下詳
諭之令恒卑凡內外大小臣工罔不嚮風承德而無
敢有輕人者矣彼權與宗武獨何人斯顧褒然無聞
耶當居正不終父喪詆毀擯斥仕期以書生不畏
權勢敢直書勸之雖具越俎之嫌而胷中所負道

義之正亦可取矣居正不聽其言亦不怒其人是良心尚在未盡泯也詎意慣之逢惡宗武之患得患失已在旁觀之為奇貨哉當王律等諸人俱在也市肆偽疏何以決其必為仕期所作縱出自仕期而指斥大臣罪豈至死乃慣則主持於上宗武奉承于下羅織鍛鍊具疏馳報欲置極刑及居正不可即絕其飲食促以囊沙謀斃之獄中寶劔埋冤獄忠魂遠白雲仕期將死之歌其冤與劉臺何異哉大抵慣與宗武知有權勢而不知有天理知權臣可取媚而不知人命之不可輕殺者也不有仕期之死則不顯弭謗之功不得居正之心則不能速化之巧故雖殺一無罪非仁亦所不顧身一婦含冤尚致東海三年之旱仕期士類寧無傷害天地之和冤極一人惡公天下此之不究則後將何懲况臣有言責本婦揭訴到臣不敢隱以自取不職之罪也參照原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任刑部右侍郎胡積協總臺綱肆行荼毒無罪殺士希見幸於權門有心害人遂假手於下吏故禁故勘是誰為之主謀

為鬼為狐無不聞而切齒其平日庸劣粗暴臣無服論即此一辜尚可令逃於堯舜之世哉原任太平府同知今考察去任參議龍宗武黨奸附勢害臣忍心風旨迎來九泉之冤魂身訴機關造就七日之饑鬼堪憐正好為之甘蹈小人之行險亦莫須有寧知公論之不平雖主於慣而聽從下手其同謀致死之罪亦不可得而追矣此二臣者以天理則不容以王法則不宥在慣見任刑部而大玷清班在宗武雖經考察而尚未盡辜皆所當重加究處者也伏乞皇

疏鈔

糾邪

二十六

疏鈔

糾邪

二十七

邪鄙大臣久壞風紀乞賜罷斥以重臺綱疏

郭惟賢南京河南道御史

惟人心之事君也始末嘗不懷忠挾信後卒罔上而
有國者其患有三曰貪祿位曰植私黨曰戕忠良此
戕忠良之心生於植私黨之心植私黨之心生於貪
祿位之心三者相因而萌於是乎有如王宗載之文
以劉臺以獻媚者有如胡權之戕殺吳仕期以獻媚
者又有如今都御史陳炯參罷御史趙應元以媚權
臣張居正其事於宗載等之所為雖異而其心之
此錄
糾邪
二十八

乎然據炯任都察院轉媚不職之狀則炯之壞風紀

也久而炯之法亦已晚矣何者都御史有風百僚之
責與諸司不同居是任者當有執正不阿之行而不
可為轉熟側媚之私其有轉熟側媚之私即為官邪
而風紀壞矣非必貪墨黷貨者然後為不職也炯之
不職應元傷言樹黨邪媚孰甚焉不職孰甚焉大節
一應萬事瓦解他尚安足贖乎故姦莫大於附權惡
吳熾於害正大學傳論平天歸重用人而深疾妨
賢之臣三則曰放流之三則曰不與同中國夫一妨
賢耳而深惡痛絕若與之為讎者此何以故良以妨
賢之臣其究必至於流毒縉紳而遺天下之禍此傳
之所為諄諄以垂鏡也彼炯者正所謂妨賢病國者
也律以春秋誅心之法猶當與殺人媚人者同論而
可以忝此總憲重任乎我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來保
全愛惜靡所不厚士亦每磨勵以須即如趙應元當
地方諸臣爭奉居正之時而獨不預會莖毅然有中
流砥柱之風者此豈非國家養士之驗哉炯身總臺
憲揚清彰善以培正氣及其專職顧不能揚之彰之

此錄
糾邪
二十九

反逢迎不意而參罷之彼以為不參應元則無以結
 居正之歡而為自固是計也詎知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此而敢為則亦何所不為哉嗣而御史趙燿亦以
 養病被參蓋做參應元之例行之使議者謂被參之
 非獨參應元而可以飾已短也然而趙燿者亦不得
 於張居正之心者也總之皆為阿媚居正計也嗟乎
 風紀大臣其倚法為姦比周為黨一至於此是將視
 風紀為何物乎迺前者之自陳顧云薦舉應元等出
 臣臺中畧無猜疑斯言傳聞人人竊笑非獨謂其貪
 庇鈇
 糾邪
 三十一
 天王為已力且謂人無薦之而灼何參之乎既無猜
 疑於今日又何參論於前自乎斯則文過飾非之甚
 宜其隱忍而不能去也詎謂灼之當罷去者有三已
 為下者投阱之人復偃然立應元之上二薰一蕕難
 以同處醜顏含愧垢彌甚耳此以體面則當去又暮
 年晚景精已銷下既經人言意氣墮頽益無執持此
 以年老則當去自藩都察院數年以來一意柔媚取
 容王篆為居正心腹專為奴顏事篆篆所左亦左之
 篆所覆亦有之甚望篆不進衙門灼不敢進其他曲

法庇姦者可核舉如以贊之桂之中傷善類而多方
 庇護以孫夢龍之資緣馮保而得考實授以陳世寶
 之權權門顧指而得差徑江西所當意者類儉壬甲
 汙之徒所參罷者趙應元趙燿獨復之士是非倒置
 絕法蕩然此以失職則當去存此三者當去之狀尚
 不思蚤自引去以明知止知足之義而猶貪戀要路
 姑持重寶不肯釋手然是附權害正灼既壞之於昔
 忠得患失灼又壞之於今凜凜風紀豈容斯人久濫
 乎哉伏乞 聖明太奮乾斷將陳灼亟賜罷斥別選
 庇鈇
 糾邪
 三十一
 忠正剛方之士以充厥任斯邪臣退而公道明吏治
 開而風紀重矣

極惡權姦罪大罰輕乞重加究處以雪公憤疏

王毓陽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論事者當究其本源議罪者貴權其輕重故原情以定罪則罪當而不嫌於苛因罪以正刑則刑清而不痛於縱古之帝王所以稱明允之治而天下咸服者用是道也恭惟皇上總攬乾綱勵精圖治崇公良逐器佞天下舉回心而嚮道矣乃不意清明之世猶有元兇巨蠹偃然得齒於冠裳之列安田里之樂而朱蒙顯斥有如原任吏部左侍郎王篆者敢為

此鈔

對邪

三二

我皇上陳之臣自為縣令時聞篆者險壬小人招惟納賄誠共一驩堦之屬聖世之所必誅者也每遇或口咸切齒扼腕久矣遽接邸報貴州道御史陳性與為原任左念都御史王宗載傾陷劉臺事參及薊遼總督周詠大理寺丞賀一桂與已故御史陳世寶等誠足以寒姦慝之膽而奪之氣輿情之所共快也然而主其謀者果誰之為乎臣聞篆者故相居正陰樹黨與以為固寵之計而篆則為之援引腹心分據要路其傾斥善類蔑視國憲昭灼於人之耳目即三

尺之童類能談而憤之事之已經言官論列者臣無

容贅也姑以劉臺之事反覆參詳篆之罪通於天矣胡可貸也故其忌臺者居正也所以成居正之忌者誰歟成臺者宗載也所以成宗載之惡者又誰歟觀於應昌之言曰篆之手書具存此其事之始末惡之所從來不待辨而自明矣蓋篆假居正以立威而居正亦籍篆以張其焰宗載者則其願指氣使者也非示載輩則臺之獄不成非篆之指授則宗載輩未必肆然無忌如此也始而謀之終而成之篆之罪果輕

疏鈔

對邪

三三

耶警之獵然宗載等為犬也篆其發縱指示者也即以應昌之言言之彼亦無以自解矣不止此也侍郎公朝選奉勅遼府之事意拂居正果何罪乎則假手堪而以他事煅煉之逼令自縊矣暴屍之慘言之酸鼻生員吳仕期捏傳居正之短事出風聞果何據乎則遺書胡楨而以偽旨誣服之斃之囚圜矣覆盆之冤聞者痛心夫朝選大臣也仕期名士也天理昭然彼何辜而罹禍至此烈耶以至翰林吳中行趙用賢等痛居正不奔喪而抗疏言之其有功於綱常名

教詎淺鮮哉則揣居正之意而陰托御史曾士楚按而治之士楚尋畏清議之難容而以疾告使居正而在篆為籌之則諸臣之禍將不旋踵至也可不為之寒心哉要而論之居正之惡篆逢之而宗載諸人之狂為篆誤之也此其傳播中外其誰甘之夫春秋嚴惡之誅據篆之為議篆之罪誠不在宗載諸姦之

疏鈔

糾邪

三四

世實削原官併勅命以追奪矣天下孰不舉手加額以欣然頌 陛下威若雷霆而明並日月哉顧篆獨游田里傍觀而坐視之不與宗載輩明正天討賞罰大明之日而猶有法外之遺姦矣如法何澄濁不於其源芟莠不去其本使共驩倖容於堯舜之世將何以厭人心而昭鑒戒乎參照原任吏部左侍郎王篆險狠異常姦貪萬狀假故相張居正之姻戚敢恣狐虎之威引朋黨宗載輩之險邪大肆鴟鴞之惡毒流土紳權傾中外罪實莫容法難輕縱伏乞

勅下該部查果 臣言不謬將王篆一併究處明示寬斥以為人臣朋姦縱惡者之戒庶紀法明而公論允服朝政肅而官邪知警矣

疏鈔

糾邪

三五

兵政重寄酌處南北當事大臣疏

黃道瞻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十二月

伏覩陛下躬注聖之資秉乾剛之斷邇因邊警弗靖特允言官之請悉令廷臣得以所知薦列邊才至於督撫大臣有因推用而特旨留之者有因候代未至而下旨責之者皆賴聖明知人善任燭幾獨為故使將吏鼓舞機宜悉中狡夷驚遁疆圉泰寧今有事大臣乃才若可用而事被指摘難以展布亦有年已衰暮而行又貪汙不堪供職人心共憤有關國是者則臣得二人焉兵部尚書張學顏南京兵部尚書劉堯誨是也夫學顏者近經臺臣叅論學顏因山自陳兩疏求去蒙陛下慰留再出供職夫陛下慰留之者豈非以其才之可用及念今日邊鎮有事故任之乎臣謂學顏之才固若可用而在本兵可議者多故雖奉旨勉出供職而物議愈滋心迹難解即雖有才莫能自展若不更易恐至誤國臣實不勝扼腕謹條其可議者三事以備陛下處分可乎夫本兵之職主於甄別將才以為陛下禦侮猶之

吏部之職主於甄別吏治以為陛下安民其責均也若有行私黜陟非宜均為失職臣不暇瑣屑請言其大者如薊鎮總兵楊四畏近該御史詹事講叅論甚言其怯且薦總兵戚繼光為可用已經該部題覆矣然其事依違特甚臣謂戚繼光經調未久不宜遽別之北固也但其威名素著浙中今彼省正當兵變之後尚資彈壓之策而浙江總兵胡守仁又以本鄉

動輒掣肘獨不可互調而令其地方各得兩才皆宜哉且廣東遠浙江近萬一邊境有事至不得已而用兵一時乏人呼召易至今學顏慮不及此此其可議一也李成梁屢立邊功不宜輕奪伯爵固也其子李如楨勇略頗著用之薊鎮以為副總兵猶為未失至如李如松韜略無聞功次未見藉父恩庇併功陞授特豎子耳聞在京營不吝金帛交結中外即學顏亦以乾兒視之今乃使之鎮守山西何能堪乎是特假之封殖以糜爛地方耳况父已握重兵於遼東而子又握重兵於山西事權太重已非所宜且山西貢市事體與遼左不同萬一撫馭失宜致啓邊釁學顏雖

疏鈔 科邪 三十七

有百口焉能贖乎此其可議又一也原任山西總兵王國勳馭軍不嚴釀成寧武之變方奉旨示罰今因李如松欲得此缺乃將國勳優敘用為坐府都督功罪倒置將使九邊之臣何所勸焉至於參遊多不得人臣聞原任總兵麻錦之子麻栢兩眼已盲視不出數十步外亦得頂名冒功任為薊鎮右營遊擊此可臣以為知人乎以故各邊將臣孱弱者多驍勇者少鑽利者多忠實者少頃者賊虜叩關未見一士超距先登繫單于頸致之闕下豈非學顏之罪哉此其可議

此鈔 糾邪 三十八

又一也臣非吹毛以求大臣疵過凡此數事中外共知臣陛下試舉以詰學顏學顏將何以解乎故臣謂臣民布之難恐至誤國者此也然其才有可用若遽論臣罷委為可惜臣見近日東西二虜糾合跳梁臣陛下欲得邊臣制其死命不勝拊髀之思臣日夜籌畫思得一當可補毫髮則莫若於在廷大臣及各邊總督軍門之中擇其資望最深才猷素著忠誠可托者入為本兵而遣學顏解去部事以代之則使負過之臣得以少安而有用之才不至擯棄邊陲得人兵政更

新是亦臣陛下今日舉措之大機也臣聞學顏先在遼東曾有奇功王杲授首土蠻掃穴獻俘闕廷祭告太廟庶幾除兇有光千古今若再命經畧三邊必能盡力以稱任使臣謂賊虜雖悍不足慮也臣非私意言非無稽臣聞祖宗朝如先臣王驥實以本兵督視陝西諸邊至於楊榮亦以閣臣經畧甘肅卒令軍威大振叛夷欵降載之史冊實可師法臣以為學顏者今日宜做前事責之邊寄毋戀本兵以滋人議可也至於南京兵部尚書劉堯誨此臣者臣陛下以為

此鈔 糾邪 三十九

何如人哉乃故大學士張居正之姻戚也臣聞堯誨初官南省極有些譽議先經考察調降當時莫不以銓衡為至公後因居正又得起用擢為順天府丞不期年巡撫福建欺恣無狀已被言官論列疏入居正大怒不待該部之咨覆本官之自陳而以為出於怨謗之口也故回籍未幾而起用江西之命下矣起用江西未幾而總督兩廣之命下矣臣聞居正當日在事賄賂公行其在督臣餽遺尤厚故人稱兩廣等處以為三窟乃權相外庫此非其素所心腹手足之人豈

界之哉故堯誨至兩廣亂兵肆掠於嶺表彼弗問也
狂寇復鳩於故巢彼弗問也惟廣納武臣之餽多科
民間之稅總兵黃甲進見以千兩為例然遊而下陳
璘等進見則以三百兩為例其他商稅舟稅與夫皮
張罪贖及一切供應之需動以千萬計豈悉佐軍實
盡充官費可登之公贖者哉大約在地方用者十之
二三而入私囊與餽要津者則十之七八矣及其裕
壑既滿衰瓦已見居正恐其弗堪乃以留都掌院之
職處之臣在江南去留都甚近聞其臥病經月不出
此鈔

糾邪

四十

視事諸屬視之以爲贅疣且其心術又多可議見御
史郭惟賢疏薦建言諸臣則曰馮太山猶在吾爲爾
膽落也至於屬官丘浙餽問不至則囑臺臣註以下
考尚恣整毒焉人皆以克誨趨附權門與姦臣王篆
同而貪汙過之在廷之臣衆口同辭第以聖政方
崇寬厚姑置勿論矣其自陳今乃承乏再叨兵部負
乘已極尚爾貪戀罔識止足不知南都乃根本重地
兵部實機務所關營兵新設法令未明役占難除脫
巾易起種種事體措處俱難雖經先任諸臣立有成

規畫一可守然以簠簋不飾龍鍾日暮之人當之安
能盡心乃事以肩重任臣謂此一臣者亟宜罷斥以
快公論者也臣拜官已久靡有涓埃之効惟恐發言
無當罔裨採擇終繁議論罕有成功今採之輿論審
之良知自謂不可欺可見施行故不避狂愚敬以二
臣可議可去之狀干瀆天聽伏乞陛下斷自宸衷
必賜處分兵政幸甚邊疆幸甚臣又見邇來大臣去
位頗多遺下員缺常選未補議者輒以乏才爲憂臣
謂不然夫才未嘗乏也陛下欲用邊才卽有邊才

此鈔

糾邪

四十一

欲任老成卽有老成惟在司柄者公之耳公生明也
邇者言官會薦諸臣銜漸推用然遺棄尙多以臣所
見如原任陝西總督部光先原任浙江巡撫李世達
原任福建巡撫耿定向原任保定巡撫孫丕揚原任
貴州巡撫曾同亨原任南京太常寺卿屠羲英原任
太常寺少卿何源原任廣東叅議詹仰庇此數臣者
皆才品卓犖已經言官會薦遇有員缺卽宜酌量推
補豈可使庸邪漏網致妨賢路人望久佚莫由自効
哉臣聞見如此故又復獻芻蕘以備睿覽至於總兵

成繼光或當與胡守仁調用李如松或罷其鎮守山西之任以副將原職調遼東用王國勳或從別用麻栢或革任回籍亦乞勅下兵部虛心酌議題覆務在將帥得人緩急有備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此鈔

糾邪

四十二

邪佞遺姦汗峽臺諫乞賜究處以快羣情疏

張文耀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竊惟朝廷以耳目之任寄之臺諫諸臣所以使之糾正官邪匡持國是故必識見風裁琅琅凜凜如古堊輪折檻諸賢斯足以稱班行而副任使也其或緘默苟容旅進旅退於天下國家大事坐視旁觀漫無可否蓋已不免竊祿素餐之羞矣乃其甚者則又巧弄獎竇曲附要津借諫草為私書視權門為捷徑及其于公論拂人心海內之士方切齒唾罵犬彘其人

此鈔

糾邪

四十三

而彼猶揚揚得志恬不知恥此其得罪名教尤重非堯舜之世所不容而春秋之法所必誅者歟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加意郵隆區別忠佞頃者廉察在廷羣臣凡一切脂韋澳恣猿攀狐媚之流驅除屏竄殆盡四方直言敢諫之士或拔之卑冗或起之廢逐又已彬彬乎滿朝堂而空巖穴矣此不謂聖明極盛之際乎 臣不意身逢盛世籍列清班猶有漏網邪人罪惡未暴法典未彰冒竊衣裳垂涎起用如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陞太常寺少卿今聽調養病陳三謨原任

湖廣道監察御史冷養病曾士楚二臣者也夫二臣奮身科甲厥跡省臺其遭遇不可謂不隆其委任不可謂不重矣及其心則知有爵祿而不知有綱常知有權閥而不知有上陛下知媚竈乞墦為得志而不知敗名喪節為可羞其如故相張居正奪情起復一事三吳童子知其非矣時有喉科道官為公本保留者彼時諸臣會議朝房終日不決蓋以此疏一上則人臣不終喪非獨大臣之罪也亦言官之罪也言官所職謂何而及哉滿罪容以媚權要耶犯清議而蒙此錄

此錄

糾邪

四十四

萬世不韙之名為諸臣者誠懼之矣彼三臣者不為觸邪之神卒亦豈可甘為伏維之吠犬乎不為朝陽之鳴鳳亦已可甘為依犬之飛鳥乎顧乃不議於公朝不謀於朋友隻各具疏違眾保留嗟嗟彼豈病狂耶欲去君臣父子之倫而甘心為異類耶何顛倒謬戾乎至此也及疏上不幾時而三謬者轉太常少卿矣出楚者巡按蘇松常鎮矣一人首事羣邪效尤莫不謂若節可渝而富貴不可失朝廷可欺而權貴不可侮既而臺省中如蔡選李宗魯于鯨于應昌賀一

桂陳世寶顧爾行輩相率為姦蕩踰篋篋以鑽求為便捷視節義為贅疣致使同儕有識之人含羞抱憾發為憤懣不平之語曰如此衙門不如燒却蓋因此輩趨炎逐臭犬豕班聯憾不假祖龍之燭而一雪蘭臺青瑣之汗耳臣又聞士楚廣東人也方其養病還家鄉人呼其名曰曾一本夫曾一本者昔年聚眾倡亂寇掠廣東蓋大盜之渠魁也今曾與曾同姓而保留故相一本又與其名同即其敢倡邪論不顧是非致使士氣為灰彘倫掃地其視首禍之亂臣賊子何異哉此語傳之江南兩浙蓋三謬鄉士也彼中士人亦為之語曰曾一本陳三謬非的對乎夫二臣者立朝則見鄙於廷議居家則不恥於鄉評雖投之四夷以禦魍魎恐不足以洩公憤而快人心也今猶濫跡士林靦顏名器出入有司凌轢鄉黨頃歲浙江召變實因三謬倚勢迫脅焚劫地方貽禍最慘而士楚者市井無賴淫縱自恣聞昔年父子宿娼聚賭之穢談者掩口是尚可漏網於天王聖明之法哉乃又大言不慚覬覦起用猶欲使鳳闕再辱鴈行重澤臣竊為

此錄

糾邪

四十五

二臣憾之夫二臣何足憾借建白之名以悅權貴而欺君罔上假公濟私為可憾也使一時臺省不肖之臣視義如讎趨利若水大壞士習人謂臺省諸臣俱屬權臣鷹犬媿媿異懷之狀貽天下笑而不免薰蕕共器玉石俱焚為可憾也冰山一泮倚仗為空城社既傾狐鼠隨滅近者我皇上摘發羣姦業已無噍類矣而三臣者首倡保留之議實為羣姦立赤幟者猶得晏然無事已乎臣愚以為及今褫奪冠裳重加法典較之曩時所處黨比諸臣亦已後矣伏乞陛下乾斷將陳三謨曾士楚亟賜罷斥仍從重究處并乞勅下吏部移文三臣原籍地方毋得假借養病名色賞緣起用以玷官常以汙聖世則公論快而臺省立清險人屏而忠良並進其裨益治道激勵士風為效豈淺渺哉

疏鈔

糾邪

四十六

特留耆德顯斥姦邪以彰國是以快人心疏

李一陽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二年三月

惟朝廷用舍關世道升降之機國家黜陟迺人心激勸之典故耆德不可不用也不用則無以收人望而開衆正之路姦邪不可不斥也不斥則無以清仕路而塞羣枉之門是二者其有係於國是人心非眇小也恭惟 皇上英明天縱聖政日新往者除惡祛姦疾如脫距錄遺起廢彙若拔茅一時海內熙熙共祝精研之盛矣臣復何言願近接郵報先該御史張文耀王九儀各進論陳三謨曾士楚亟從重究處為民臣竊謂聖明之世界無遺姦足為人心一大快繼而思三臣雖蒙顯斥而猶有如三臣未盡斥者則臣實有餘憤矣及見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陳疾乞休臣又不覺擊節嘆服謂賢如一儒楚人也自通仕籍駁歷中外二十餘年諸潔行峻履膾炙士夫之口未暇縷舉第其處故相一事最為人情所甚難夫一儒與故相蓋兒女戚非疎遠者彼常不欲一墮其黨高蹈遠引之風歷歷可據如初入銓部則退嬰津而

疏鈔

糾邪

四十六

辭文選繼轉京堂則甘投閑而告改南及見張氏驛
駁向盛已萌專權怙寵之漸則抗疏引疾退然家居
無復仕進志矣臣竊比原任吏部左侍郎今爲民王
篆與一儒同楚人亦同故相親篆黨於故相趨炎附
勢納賄行私卒乃播弄威權盜竊名器據諸不法狀
蓋更僕未易數以一儒較彼其賢不肖奚啻天淵隔
哉夫一儒家食十餘年伏蒙 皇上恩賜起用未幾
轉今官又未幾遽有此請是其權門氣燄始浼焉若
恐及已宦路榮名今澹然不縑於心有臣若此蓋清
疏鈔 糾邪 四十九

如讎陷黃金色則傳作舟論劾而王蔚枉勘如保留
張居正則王蔚首疏而傳作舟陰謀如考黜趙世卿
則傳作舟王蔚交構而把持他如勢脇各曹招權鬻
獄威傾百職屬託恣貪贓私狼籍各以數萬計此其
罪誠不減於陳三謨曾士楚朱璉等輩已也先該御
史方萬山具以貪邪事劾奏奉旨僅以原官降一級
調用臣固知 皇上宥過之洪恩而實未盡二臣之
罪今陳三謨業已追論爲民而王蔚傳作舟迺罪浮
於諸人者猶得在降調之列不惟巨姦漏網無以服
疏鈔 糾邪 四十九

朝之耆彥也藉令家居猶當不次擢用矧已叙在六
卿之列又安可聽其求退爲也臣願 皇上特旨勉
留以崇耆德以獎恬退之風庶於輿情允懌矣迺臣
與人心所共憤者猶有二人焉查得原任南京光祿
寺少卿今聽降調丁憂王蔚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
今聽降調傳作舟之二臣者皆故相之腹心黨惡也
蔚與作舟俱先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二人陰賊險狠
姦狡貪殘自謂爲故相東南之半臂以故鼓譟張威
此倡彼和有附故相者則引之有異故相者則擠之

陳三謨等之心竊恐乳虎養翼死灰復燃其爲縉紳
之毒不可勝言臣謂二人者當與陳三謨等一體爲
民者也夫大臣去留取自上裁臣何容喙但劉一儒
夙負時望矧南京六卿員缺科臣方在請補而一儒
適有陳乞之疏傳作舟王蔚雖經降調處之未盡其
辜且臣在南都日聞士人切齒唾罵謂此二人者迺
明旨所謂姦邪亂政欺君罔上者也此臣所以不能
已於言也伏乞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劉一儒
特爲勉留仍行彼省巡按催促赴任將王蔚傳作舟

再加重究一體為民庶公道昭而勸懲備其於聖政大有光矣

疏鈔

糾邪

平

邪臣附勢獻諛乞賜究處以正法紀疏

劉一相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淫朋比德盛世所不容媚竈乞墻名教所不齒清議至重憲典甚嚴即鄉黨自好者惕之矣何文學侍從之臣顧有鼻焉為之恬不知畏如見任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高啓愚者謹按啓愚委以卑瑣庸流術能薄劣蚤蒙世宗肅皇帝拔為進士繼入翰林游登華宴亦既被隆寵矣仍於往歲巳卯典試應天首以論語舜亦以幹禹題試注臣曩為山西縣官

疏鈔

糾邪

平

一且此題即知其為媚悅故相張居正而發臣切齒恨之第時無言責姑蓄胸中耳今臣仰荷簡在承乏南垣而啓愚方徼冒逾涯覲顏卿式尚未有顯斥其姦者臣誠不能與此輩共處清朝請發渠心事以告陛下而伏聽電決焉先是七年五月內遇故相居正之誕辰維時姦臣王篆習知居正厭稱伊周乃繪舜禹禪受圖以壽居正因留飲盡驩纒罷已遂傳播京師而啓愚偵知也遽擬題舜亦以命禹試三吳士當其棘圍未扃三吳士業已謹詳知出此題無疑

也既果乃爾啓愚之心卽王篆之心耳夫王篆乃穿
窬妾婦之徒其與居正憑里姻之舊爲繞樹之蘿黨
惡獻諛恐心負主罪仍不容誅矣啓愚以中秘詞臣
曾不能樹羔羊之節壯砥柱之操乃垂涎九列睥睨
三公謂居正可媚而結通顯可弋而獲也輒劾充王
篆駕言舜禹禪受復見今日以歆豔夫居正 陛下
試問啓愚之意指果何居耶如欲 陛下爲舜也則
胡不以無怠無荒之說進而欲 陛下效舜之禪位
亦以禹望居正耶則胡不以不矜不伐之說規而欲
疏鈔 糾邪 季三

夫以先聖之微言而爲啓愚迎合之具以賓興之盛
典而爲啓愚巧宦之媒以 陛下之神器 聖祖神
宗之正統而令啓愚之衰慝託禪受以媚權臣 臣不
圖館閣之間乃有若人 聖明之朝乃有若事將使
天下後世謂何也蓋昔者楊雄摛藻篇章非不稱儒
矣及其劇秦美新一虧大節終貽戚於授閣而見麾
於宮墻此自蜀人故實而啓愚稔聞者何蹈其覆轍
耶况啓愚妙齡登第孰與雄之拓落濫竿紫禁孰與
雄之守玄寵荷三朝游登卿輔孰與雄之久淹下寮
疏鈔 糾邪 季三

居正爲受禪之禹其謂道統之傳歟則 陛下一中
允執誠大舜矣居正何人而可承危微精一之訓抑
謂先皇爲舜而 陛下爲禹乎則世及之祚枚卜何
煩少海前星久矣神人共戴也又安事乎陽城之避
且 陛下御極在先皇升遐之後非若舜倦勤而禹
總朕師得諸面命也歲當己卯 陛下統膺寶曆已
越七年矣稽之時數漫不相符質之輿情僉云諂附
夫諂附猶可言也至於知有居正而不知有 陛下
使居正爲受禪之禹誠不知將置 陛下於何地焉

猶然寂寞哉今若此罪又浮於雄矣 臣固謂濟居正
之惡者王篆也濟王篆之惡煽居正之勢者高啓愚
也操之以媚竈乞墻則可恥律之以淫朋比德則當
誅夫臣非有纖介之怨於啓愚也亦非務搏擊而不
欲以長厚自居也又非不知啓愚之詞足文茲而計
能閃爍自解也 臣念有乾坤斯有上下有上下斯有
君臣啓愚阿諛權臣幾於無君矣彈劾官邪 臣職所
宜盡言報主 臣心所安此而不言是使楊雄脫災於
天祿而聖朝之法紀猶弛而未張也 臣愚所不敢矣

臣是以擬見徵聞直指啓愚朋姦負國之狀為 陛下陳之而不計乎其他誠願 陛下察 臣言之不誑將啓愚并篆數以為臣不忠之大罪盡法處治於以昭乾斷而明臣節後雖有同惡相濟之小人亦將褫魄寒心顧忌而莫敢發矣其於世道綱常豈小補哉

疏

辨邪

五十四

邪臣靦顏固位乞罷免以風廷僚疏

伍可受 南京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七月

臣近見邸報該大學士許國以被言求去不聞引咎更恣強辯驕狠異常道路駭愕 臣行能無當待罪留垣寧敢頓摘大臣輒忘鼎耳之戒顧思政本之地處以匪人其究不至盡排善類傾亂朝政不已也 臣敢自愛一身不以披瀝君父之前乎 臣竊惟閣臣位百僚之上 陛下所與其理而臣民所由具瞻者也故思邪必辨容納必廣明去就而慎言動斯能肩鉅任

疏

辨邪

五十五

臻上理永有譽於天下後世云爾固未有庇邪害正朝語暮更靦顏貪冒恣情剛愎如許國之為也且國者 陛下以為何如人哉媚權姦以取容多嗜欲而任氣游歷清華備蒙眷寵感恩圖報非其弩力消埃之日乎而何國之不然也方高啓愚被劾而丁此呂被參是非固自明廷議未橫興也國乃不勝憤憤左袒啓愚倡為黨比之釁詆毀趙用賢等之氣節而曰號召王士性等之糾正而曰挾制以致盈廷聚訟幾於激成漢宋之禍則國之為也忠邪弗辨一至此極

人心素所屬意於國者何如而一旦舉生平盡棄之亦可悲矣然猶謂其國是既明放言勇退必不姑爲此說以欺世取寵爲也遷延不決以致論劾卽席藁引咎力請骸骨不已晚乎乃又蔓引憲綱二款大肆恐嚇以箝天下之口既欲甘心御史陳性學又欲阻塞來者夫國自入任來迄今二十年所亦習聞國家之掌故矣自居正不公不法而以此恐嚇遂謂人言可杜相位可久據乎古稱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國固倖倖若爾謂爲清世殿閣大臣

疏鈔

糾邪

五十六

將不爲同朝玷乎試卽國之意詳之而其詞益遁矣夫國之被言皆近日疏語至其頭搖齒落之狀皆廷臣所共覩見難謂非其實矣然指陳君側之匪人欲其引身而退關係國體寧豈細故而謂事機可不密何也先年御史王宗茂劾權相嚴嵩疏在文華殿停留五日方上則機之先露故也至張居正時則往往屬買通政司人役抄疏先報被言者槩將辨疏構就又屬馮保徐爵等先爲之地故於其時正言讜論多不能自致于君父之前性學之意亦未必不慮及此

向非皇上洞鑒寧能薄示其罰已耶至於大臣不職應不再劾則往事可考鏡矣近如高拱潘晟起用居正不下父憂言者多至二三十疏少亦不下十餘疏未聞敢援國所稱引以杜言者之口是國之惡又浮於三臣之上矣如國之意則謂大臣不職一經論劾不去便可肆然恣睢結舌而莫可誰何歟其弊將使姦邪藉口貽害罔極而國不之慮焉用彼相爲臣獨慨乎先朝劉吉王鉉二臣節經論劾都人有綿花耐彈面帶千層皮之號何其當時獨不見出於此

疏鈔

糾邪

五十七

歟臣又讀會典一款凡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者俱得劾奏或大班面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等情俱當劾奏國謂三疏便爲黨比決裂綱紀則大班面劾之云不審果何說也臣又查得先年科臣奏杜大

臣撫辦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只着

省已不許強辨欽此萬曆二年又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今後大臣被劾只着自陳求退不許撫拾強辨

言官亦不許挾私風聞苛求細故誣人虧枉無伸務

秉公敦大以成清朝蕩平之治欽此國之三疏名爲

乞休寔則百端巧捏既曰羣起交攻又曰居中密圖
既曰假手他人又曰肆言無忌國以文章致身亦當
自視為何如人品乃猥作市井無賴之狀明知公論
不容一一先自說破貪冒無耻一至於此不知將置
明旨於何地乎且性學之叅亦不過成國之志耳國
之疏固曰未有調停於邪正之間可以為治而濬季
馴之疏則謂國誓不與此輩同朝今之是非既明國
豈尚欲調停二者之間羣趨隊逐江東之等固在列
也國之前誓乃頓忘歟不然豈季馴詭辭形諸奏牘

疏鈔

糾邪

五八

亦冀國之高尙耶夫臺省諸臣職在叅劾而國指為
私黨已成不知部臣如汪應蛟張正鵠孰激之而扼
腕不平也且汪應蛟江東之等固國之里閭戚屬也
而數數鄙薄其人曾不置口則國之素行豈惟不齒
同朝即鄉評有定衡矣世豈有不满鄉評之人而可
相天下哉二百年來未有相臣叅論言官亦未有恣
言威嚇阻言官之再劾二事創見皆自國始其視首
相申時行自陳一疏而天下益服其休休之量何趨
霄壤者歟似茲傲狠需次而當國事將來專恣不至

竄忠良任姦險紊典章逞臆見盡斲國家培養之士
氣不止也其惡寧在居正下哉且國與居正固其素
所甘心服役者也國初舉進士本以海嶽為號傳之
縉紳久矣後改頴陽蓋因居正秉政而避泰嶽之稱
也夫臣子於君父乃有諱禮而國於此又非有先世
先公之當避也顧以諱禮媚居正不倒置邪以名號
彰彰在人耳目而國甘心不顧他可知矣其他猥瑣
細事亦不敢過求以傷雅道但讀其前後諸疏而
生平已盡槩見穆穆清朝二三執政方將協恭和衷

疏鈔

糾邪

五九

以弼成至治而以剛復自用如國者叅之誠不特為
館閣之溷猶恐其流禍於無窮己人亦有言寧為玉
碎毋為瓦全為國之計亦不如乘此而去人猶曰止
於忠邪之不審而持論之大偏也止於度量之太狹
而寵位之留戀也繼此以往則心志既亂必舛錯彌
多罪積惡盈而欲保全其終難矣則孰與今日勇退
之為愈也 臣與國緘無讎讐亦非人能假手以國之
辨又豈不知其將毛舉瑕摘以中禍於臣也然區區
犬馬之誠不忍坐視患得患失之夫為國大蠹伏惟

陛下垂察允其罷歸以全大臣之體仍望明旨申
明撫辨之禁以敦廉耻之風庶人心自是大定而政
本清矣

疏鈔

糾邪

六

邪險憲臣掃滅公論乞彰乾斷以快公憤疏

諸壽賢

彭遵古

吏部辦事進士

顧允成

萬曆十四年七月

臣惟朝廷者天下之平也聖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
百執事評決於下如青天白日毫末洞見雖有深怨
積怒無所庸其毀雖有巧心峻舌無所文其辯孔子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往者見南直
隸提學御史房寰本論右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
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姍笑戲罵無所不至雖

疏鈔

糾邪

六

然辭可文也難掩其實人可欺也難枉其天瑞之口
可掩而天下人之口不可盡掩也當其時朝野聞之
無不切齒抱憤臣等欲請上方之劍久矣未幾而
陛下俯從吏部之覆留瑞供職臣等謂皇上之明
如此寰獨無人心如彼亦必終有悔悟之時猶可少
緩其罪乃寰不知皇上優容之過近又論瑞如前
臣等見之益不勝駭愕不意人間有不識廉恥二字
如寰者臣等義不甘與寰同朝敢先為陛下白瑞
與寰人品之槩而後正寰一一欺罔之罪臣等自十

餘歲時即聞海瑞之名以為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真
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
天下第一事疏其大有功於宗廟社稷垂之千萬年
不磨蓋從萬死一生中樹節於我朝廷者 陛下蓋
已諒之亦無俟 臣言也以房寰視之曾有萬分之一
乎且 臣等伏觀 陛下風勵臣工孜孜不倦其於賞
廉吏罪貪墨尤三致意焉固天下所翕然向風也今
瑞之廉與否寰之貪與否行道之人孰不知之寰起
自寒賤初尚矯飾以圖薦剡及稍得志遂貪汙狼籍

疏鈔

糾邪

六十二

私橐巨萬貲甲鄉閭浙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視若
臭穢今其田宅貲產之侈與月旦鄉評之醜皆萬目
所共視也自非兼併營私欺 陛下以剝小民何以
致此瑞歟歷臘仕食辛茹苦垂白之年終不使廩有
餘粟 陛下為寰者一聞其風宜毛
髮竦然愧死無地矣乃欲矜飾目而反噬之耶且人
固有食穢自肥而幸於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已
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於君父之
前而無忌者此而無罰 陛下賞廉罰貪之意

布之十數年而方信於天下者以寰之一疏敗之而
有餘也且天下人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身享貪饕
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此 臣等之所痛心也夫
皇上念瑞先朝直臣拔之海濱委以留都之風紀使
坐鎮雅俗近日章疏如囊剡之說憤世嫉邪雖似太
過 陛下猶諒其朴忠容其狂慝不為浮言所挫此
陛下始終愛惜人才培養氣節之大意而天下誦之
史策書之以為古今盛德事者也且 陛下臨御以
來自閣臣以至臺諫以正直老成而起用者非一人

疏鈔

糾邪

六十三

矣而天下屈指則瑞居一焉瑞之列於正人久矣初
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日秋霜搏擊豪強則權勢
歛迹禁絕侵漁則民困立蘇興水利議條鞭一切善
政至今黃童白叟皆雅道之近日起自海濱無不曰
海都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寰言閭閻騷然幾
成大變何其敢於函欺也近在留都禁絕餽送裁革
奢侈躬先節儉以示百僚振風肅紀遠近望之隱然
有虎豹在山之勢即使寡才而其英風勁氣振江南
靡靡之士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其功安可誣也

寰獨心傷。陛下之明排海內之議關天下正人之口而奪之氣乎昔司馬光言小人欲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大槩不出此三術之外其曰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其曰侮聖自賢舉世皆濁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其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臣請得一一正其欺罔之罪寰之評瑞也曰鄉愿曰穿窬曰鄙夫。陛下試察瑞之為人果同流合汙闇然

疏鈔

糾邪

六十四

媚世之鄉愿乎果色厲內荏惟畏人知之穿窬乎果患得患失吮癰吮痔之鄙夫乎此其情實相及有是非之心者皆能辨之而寰顛倒是非巧飾奸言以惑陛下夫瑞若可以為鄉愿為穿窬為鄙夫則雖指鹿為馬亦何不可之有此為欺罔罪一自古正人君子憂治世危明主有為其君痛哭流涕者矣有譏其君不及齊文宣者矣後世不議其臣之過而嘉其忠且以為君之能容也而誦其美非獨此也周公之戒成王也而惟恐其有商王之迷益之戒舜也而惟恐其

有丹朱之傲古聖賢之私憂過計類如此今瑞之疏曰一介寒生且以聖人自許聖上所居何位可曰中人耶夫不欲。陛下為中人而欲。陛下為聖人此正堯舜其君之心也寰反指摘而誹之至曰貶英君為中主不知與瑞之所言類乎此為欺罔罪二夫以瑞之狂而。陛下能容之君仁則臣直此天下臣民所以歸美於。陛下也寰之言曰將使百姓怨我皇上之失政寰之意將謂。陛下果有失政因瑞昭揭之而民始生怨耶抑謂。陛下果無失政因瑞之

疏鈔

糾邪

六十五

言而民妄生怨耶此則防川之說其漸不可長者昔汲黯為諫議寰淮南之謀蘇武為屬國係匈奴之頸瑞三朝直臣四夷共仰今之用憲臺而反以中國為無人必逐去直言盡取庸碌如寰者以充位然後為有人耶夫直言敢諫謂之貶奪主威憂治危明謂之損辱國體此與秦之以忠諫為誹謗妖言者何異信如寰之意世之甘言諛詞頤指氣使者乃所以尊主威鋪張太平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者乃所以崇國體耶此為欺罔罪三古君子不得已而矯世則往往有

偏重之論故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此非瑞一人之言及先儒救時之言也其非孔孟之受賜者蓋痛近時之鄙夫托孔孟之說以文其盜賊之身故有激而言之意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云爾今震乃指此孟言為孔孟之誦而曰指孔孟為貪夫又曰臣不得不為孔孟辯讎瑞其辭豈不強乎如察其情則大相矛盾蓋天下固有詞然而意不然者如書有漂杵之文詩有字遺之咏此類是也今瑞非受賜之說其意豈直以孔孟為貪而孔孟之非貪夫亦豈

疏鈔

糾邪

本末

待言房震之辨而始雪乎瑞之意以憤世過激之言破假托聖賢以便身圖者之窟其言雖非孔孟而其情其理則不失為孔孟之正脉也震之意明知此言非為詬孔孟而發而併為不解其意又反從而形容之曰以孔孟為貪夫其意欲闢瑞而無其端得此一言而執之以為辭蓋以已敵瑞已不勝瑞以孔孟敵瑞瑞將柱自矣此之謂假公而濟私言若衛孔孟而其情其理則孔孟之罪人也不然震教諸生以學孔孟其可學者多矣何必先學其受賜乎天下之學術

卑汗苟且悖孔孟者亦多矣何必先關其不受賜乎今為瑞者不幸而以非受賜之一言遂擲之於吾道之外為震者幸而得關孔孟貪夫之隙為城狐社鼠於吾道之中是孔孟乃為震報讎之人孔孟獵較受賜之口言乃為震肆讒之具舉天下之人心莫不為之扼腕不平憤其強辭奪理而震猶揚揚然自任於皇上之前曰瑞攘臂疾呼而攻孔孟臣為孔孟而讎瑞彼謂天下之耳目果可以空言欺也其為欺罔罪凶震謂瑞不仁不知無禮無義臣等謂瑞巡撫應天

疏鈔

糾邪

六七

江南數百萬生靈戴之如親父母可謂至仁當世廟時一疏格君心定國是挽回一代氣運為萬世人臣忠君者之法可謂大義去就進退一惟君命是共可謂知禮愛君愛國一念皎如白日不以毀譽生死眩其心可謂大智惟僻愛小民則仁之過嫉惡太嚴則義之過如震之橫途又何足難尚與之較量是非則禮之過雖有辨疏曾不足以發震萬一之奸則機智變械誠不如震臣等方謂瑞認仁義禮智而過不謂其猶有所未定也謹請欺罔罪五今請君親見

者則語言恭謹不敢稍涉於恢諧何者敬之也况天
威咫尺臣子承之踧踖不遑此豈狎侮之地而宸矜
誇張放備諸諛狀如所謂開闢以來求第四聖人者
如所謂瑞之疏想是閉門讀程策而有得者取臣下
居常賓主酒席戲笑之言著之章奏殊為不恭之甚
自古臣子對其君父曾有出一戲言玩侮朝廷如此
者乎此為欺罔罪六國家持公論者惟科道而宸乃
得倖進先捷其穴固自謂我言人人不得而言我
矣然為朝廷主張公道者尚有輔臣有吏部有都察

疏鈔

科邪

六八

院諸大臣在也今宸乃敢於陛下之前及言聽吏
部都察院之指摘何宸之理曲而氣更壯也夫宸誠
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堂
堂天朝君子滿庭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
史冊有公論天地神明昭布森列彼豈視部院大臣
皆譽阿而毀即墨者耶蓋彼且不難於欺陛下又
何有於諸臣其為欺朝廷無人罪七臣觀宸所指證
瑞罪不過目器皿易袍故靴易帶起官不辭而已此
諸鑽窟之談不足置辯就如宸所論不近人情亦不

失為賢者之過也夫以宸之詆瑞吹毛索瘢宜無不
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臣以為適足以明瑞之無他
瑕粘而宸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伎也臣再觀宸
本惟闢嚴刑用信官而類乎公然皆拾他人唾餘
而曲終奏雅求解免於公論正聖旨所謂屢經建白
撫拾餘言者也何難察哉夫宸之本情在於妬賢嫉
能危六瑞足以自安勝一瑞足以自豪而乃造貶君
辱國之謗欲以激皇上的怒稱蘇秦蔡澤之事欲
以起閣臣之猜援孔孟為羽翼令學士箝口而不敢

疏鈔

科邪

六九

言借輿論為粉飾冷縉紳同聲而不敢斥如鼓爐以
燎毛累棋而必墜此勅章中之大奸俠也不意青天
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宸者出於其間也夫天下
無兩是之理瑞正則宸邪宸正則瑞邪非罷瑞以謝
宸則罷宸以謝瑞陛下既諒瑞之孤忠必燭宸之
欺罔據宸疏中謂生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朴責禡
其章縫令不齒於學校矣夫陛下方重瑞借其人
以風天下而宸乃欲逆銷天下之節氣抑慷慨之士
如瑞者冷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乃宸之所

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於寰之所必擯也以如此妬
 賢離正發恣無恥之人而宴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
 士風而入於欺罔諂詐之俗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
 之必不與之並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
 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摧然公論既明人心既
 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復立於東南諸士
 之上乎臣等何難於寰何私於瑞但天下之公論鬱
 而不宣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繼而
 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邪人
 有疏鈔 有糾邪 有七十
 有如房寰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妬
 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古有太
 學生擊鼓上書者臣等受國恩不敢在太學生之後
 且瑞在先朝輕一身之死生以報國而臣等輒重區
 區之進退不為瑞明之是無人心者也故不避煩瑣
 冒瀆天聽伏乞 陛下以臣章下之大庭詢之廣眾
 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寰去之不疑將瑞任之勿二使
 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
 道日消三代直道復見於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

糾劾貪肆臬臣以明公道疏

徐常吉南京戶科給事中

臣接邸報該吏科都給事中張鼎思論劾方面官員
 丘浙等蒙旨皇上特為賜必將諸臣處分惟房楠房
 寰獨得留用決房楠年功雖衰官箴未敗 皇上留
 之頃也若房寰者亦得留用此輩之所未解也臣備
 員南都南中事太所切齒無過於房寰臣請得為
 皇正陳之房寰者余江西副使也始任歙縣即有貪
 聲續補漳浦不聞改轍既寅緣以人臺端遂侵尋而
疏鈔 有糾邪 有三十一
 督學政其直振肅風教以端士習胡乃路壑之欲未
 厭徑竇之路潛通其子房應斗遍遊吳中其親翁嚴
 範夫通關節賄濫滔天各教掃地以致士子有阿房
 宮賦之擬庶民有此房出賣之標其同年沈思孝劾
 之曰醜顏師儒之任未開賄賂之門此豈妄語哉臣
 以為若寰者幸生累代寬仁之後得逃鼎鑊使在國
 初當以大貪汙戮矣海瑞者 肅皇朝之直臣也以
 肅皇之明聖尚且容之房寰何人乃肆為詬罵蓋聞
 房寰故縱其罪恐瑞之論劾故先發以制之也其形

之章疏無非棄嫚之語嘲諛之言此間開細民所不
屑道而乃以之陳於君父之前臣以為若寰者幸
生我明忠厚之朝得免斧鉞使在漢代當以大不
敬誅矣其時進士顧允成等目擊其疏心憤其奸遂
上疏論列其事皇上怒其出位言事為之放回原
籍皇上蓋謂其言之非職而未嘗謂其言之非是
也及寰之事體敗露穢迹昭彰三吳之口騰若沸鼎
寰亦無如之何乃上疏以暴其事皇上為之免其
奏將徐熙載嚴範褫去衣冠臣知皇上之心蓋欲
疏鈔
糾邪
其法之行而未嘗不疑寰之為人也乃人為寰解者
則曰是事也乃寰不知也臣以為房寰而誠不知則
所通關節必無徵驗既無徵驗則通賄之人雖為至
黠安能無故而受人之金也行賄之人雖為至愚安
肯無故而與人之金也臣知其無是理也臣聞強暴
不侵貞節之女貪穢不干烈行之夫使房寰而一毫
關節不與人通則其行賄者不禁自止何至三年之
久而猶有徐熙載等也其通賄者亦不禁自止何至
三年之久而猶有嚴範等也臣又知其無是理也臣

請得總房寰而論之其慮海瑞之欲論其子也則先
發以制之疑顧憲成之為其弟也則捏書以誣之懼
其賊私之盡敗也則劾其親戚以掩之是何其機械
之巧也二舉人退矣三進士錮矣是何其辛螫之毒
也顧允成等論之而不去沈思孝論之而不去張鼎
思論之而又不去是何其根株之固也臣聞君子小
人自相為伍房寰之所論者非批鱗直節之臣則銳
志力學之士也其論寰者非批鱗直節之臣即銳志
力學之士也即房寰所知也如是則寰雖不貪尚不
疏鈔
糾邪
容於堯舜之世而况加之以貪乎今在廷諸臣方攻
營道之豺狼而臣乃欲問城社之狐鼠臣獨何心實
以房寰貪肆無忌積有歲年今既經論劾而又得獨
留公道不明官常不正莫此為甚是以不得不為
皇上言之然臣之所論皆其形之章奏著之耳目人
人所共知人人所共憤者若其暮夜之受白晝之攫
臣猶未暇悉數之也皇上倘不以臣言為謬乞
勅吏部將房寰罷斥以舒眾心之積憤臣不勝惶恐
之至

乞屏邪臣以清朝政疏

王麟趾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七年八月

臣惟我朝設立九卿以佐理萬機復設科道以糾察姦邪其不公不法事情且許諸人陳言蓋所以杜欺罔之萌昭清平之治也惟夫大臣之權日盛而言官之責日輕於是植黨營私者多而直言盡忠者訕矣時勢至此誠恐大敝而不可救臣又安敢避嫌隱忍而負朝廷任使之意哉竊照右都御史耿定向論御史王藩臣也意在憐才而併及於臺綱者也蒙旨下

疏鈔

糾邪

七十四

部科臣言者接踵矣左都御史吳時來獨違眾立論越俎叅覆豈藩臣為大姦巨惡一總憲効之不足而猶待一總憲輔之耶蓋藩臣被論不過以投揭之遲查投揭大明會典無文諸臣意起之耳况止臺近主疏入即聞故次日投揭縱人知之亦難為力若南臺則異是矣道理之遠差人半月始達兼以風雨疾病不時耽延尤久一被人知豈直言之不行且有從而媒孽之者如御史孫鳴治論劾守備徐邦瑞也諮議於堂有聽事官早洩其機邦瑞貪緣而得免御史陳

揚善勅堂事劉以煥也投揭於堂尚書陸光祖知之遂託人轉留及其不獲竟挾讎而反噬此皆任事之可鑒者故邇來皇堂有延及一月者誠屬遲緩蓋亦相沿之例非自藩臣始也時來不察其所以及尊堂官為鬼神卑御史為承吏又創為科在上道在下之論而不投堂有臣榮臣辱臣之別忿氣厲詞勢若攘臂是誠何心乎且巡撫陳有言之閉糴定向不能掩其失而時來猶力贊其美夫江西不足則商自不往如其有餘何不推以其濟信如從井耘田之證則明旨

疏鈔

糾邪

七十五

為非而近日諸臣建議不必於通商惓惓也此蓋徒知偏護察友私庇鄉曲而不覺其悖謬之甚矣今其疏見在臣皇止試臣九卿科道叅詳是耶非耶果斷斷於已抑受意於人者耶居然見矣進士薛敷教目擊其非抱憤抗論疏上十餘日不下豈聖心疑其獨有當者為大臣存體故置之耶迺大學士許國副都御史詹仰庇彈章相繼而進夫國閣臣也定國是於廟堂仰庇憲臣也表風裁於朝端者也不能植善鋤惡及爾黨同伐異向也臣為同官之故而叅江東之

一爲同官之故而恭饒伸今也又皆襲故套而恭教
教矣國固碌碌仰庇則負時名者亦若此他尙何望
哉夫官雖有崇卑而自 皇上視之皆臣子也乃言
出於大臣則爲珠玉羣而和之言出於小臣則爲糞
土羣而排之開朋黨之端而籍天下之口自此以後
國事未可知矣再照吳時來屢退屢進止爲勅嚴嵩
一節然而非其志也時值有琉球之差恐無生還之
日乃求教於故相徐階而階謂不如做一大事而去
可爲後圖故時來從之耳不然嵩之播惡已久而時

疏鈔

糾邪

李本

來之任諫官亦有年矣何封事與差而俱值乎此其
規避之私載在琉球錄可考也及隆慶初年時來果
以虛名不次擢用然而貪縱不檢被論外調蓋一敗
而不復收矣猶鑽刺再起三年之間卽登八座豈古
夢卜求賢之時乎何速化如是蒙此寵榮宜思自效
反賄賂公行時向銓曹爲大求缺且又一意脂韋蓋
自科場之事竭力周旋人且疑其有秉銓之望矣夫
陳炯把持言官以媚權臣故掌院最久時來操持不
如炯而趨附等之故屢被人言曾不能動此根深蒂

固之明驗歟當糾邪之任而乃躬自爲邪居官言之
長而乃阻人之言國家奈何用此人爲哉伏乞勅諭
兩京大臣各潔已秉正勿徇情護非而吳時來貪鄙
阿附更乞賜罷斥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其投堂臺規
應否在三日之內明白申飭以便遵守 臣無任隕越
待命之至

疏鈔

糾邪

七十七

大臣公肆黨欺疏

辭敷教 刑部辦事進士 萬曆十七年七月

臣身無省責性惡權奸觸目激衷情不容已況止輦原知主德乃防川祇益官邪敢踰束濕之條少抗憑城之勢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為耿定向而發竊以為遠臣指口近臣煽惑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乃旁觀者利其逢已巧為申抑其間乃欲立仗稀鳴朝陽寡和創一警百籠為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 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

疏鈔 刑部 七二八

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奈何相與排之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令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謫譏復停則負其志事體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為重而視 陛下為輕耶往主事饒伸論及時來附阿拷之詔獄羈之編氓辛苦流離路人酸鼻竊意彼時雖忿過後必懲數月以來不聞閉閣之省而更私攔路之朋向猶為已鳴張今乃代人狼噬向猶假嚴威而示人以隙今乃懸定

制而附人以諛虐焰方燃漸不可長使憲規果係當飭何不自於班行錯亂之時土偶臺卿掾曹柱史抑何詩也海瑞先朝遺直也房寰醜詆猶且包容定向何人致妨言路為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即回想抗論嚴嵩一事有靦面目已大抵少年勵志多思樹立垂老顏顏輒喪平生見人覆轍怒髮裂背戀已浮榮脅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甚或藉手他人恣喙功令屈然角勝市恩無復顧忌嗚呼豈可勝言哉即如二三

疏鈔 刑部 七二九

輔臣陽託飲醇之名陰圖登壘之實貌慶曆之和氣而掩其爭齒貞觀之協謀而諱其斷平津曲學金陵險誠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衆九列之體貌崇而九重之聰明塞矣 臣覽古昔未聞豪右凌官閭戍壓帥可與下僚伴長並者亦未聞引裾黼座借劔尚方反謂多言惑聽者邇來習成機套變幻是非尊者劇談卑者潛伺清議付諸罔聞 臣以為此曹不復有人心矣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開持正之門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庶遐邇承風當有竦觀傾聽者不

然臣未知所稅駕也踈遜鄙儒僭塵天覽恭俟斧鉞
不知所裁惟 陛下憐而察焉

疏鈔

糾邪

八

言官受旨黨護大臣排擯善類乞賜罷斥以快
公論以伸士氣疏

吳正志

刑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謹按吏科給事中李春開本以狎邪小人鑽刺夤緣
得擢言路受官之日即疏詆員外趙南星一時人情
海河有竊笑之者有唾罵之者臣時亦扼腕不平欲
一言以折其非第念其以新進之臣妄肆譏評正如
犬羊禽豕蠢然無知耳故科臣王繼光亦以聞見未
真誤聽人言寬之蓋開以自新之路而杜其鴟張之

疏鈔

糾邪

八

端意至厚也使春開而稍知人間有羞恥事當杜門
匿影掩面辭吾悔過之不暇矣孰意喋喋利口再疏
毀譽臣及兵部郎中姜士昌乎臣姑不服計其靦
顏蔑恥之狀奉其最為世道人心害者夫南星士昌
疏中所指不止一二官邪已也大都自擊吏治民生
之妬而欲去其尤甚者耳非漫為無當之說以自托
於鳴鳳之列也今春開徒啣其疏稱言事諸臣槩皆
之為妄言橫議夫吳中行趙用賢之批鱗非怯於吳
時來詹仰應之糾正也諸臣或留滯周南或偃蹇林

整其氣力又非焔於如炎之總憲也言者何罪稱者何援徒以正士日就危疑位不能究其才賞不足酬其節舉世所敢怒不敢言者一白其冤抑耳奈何譚及改節之重臣則目之為傾陷譚及遠棄之孤臣則目之為比周豈威福足以制人者反不樂附而為當世所厭逐者顧欲藉之以致青雲耶臣不知其解也且朝廷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一二大臣大臣有所顧忌而不敢欺罔者在二三言官譬如股肱耳目交相為用而司屬者則所為手持足行補耳目之不逮者

疏鈔

糾邪

八十二

也今大臣不得其職而諫官不言諫官不言而反岐官守言責為二途欲禁司屬之言是股肱之寄已折耳目之用已窮而又鞏縛其手足令一無所措而後已人身如此幾何不仆國體如此幾何不墮也臣無論古者懸敢諫之旌立誹謗之木即如我朝有上言大臣德政之律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二百年來所家誦而戶曉者今春開倡疏保留御史陳汴林祖述等同聲和之一時臺諫諸臣業已干上言德政之禁矣而又欲禁司屬之直言無隱夫天下士固可盡

箝其口耶以臣觀之逾年以來言者固不乏人而詆之者不以為出位即以爲沽名不以為求勝即以爲報復繞一啓吻輒加之罪謫而又嚴諭堂官各悉所司令可謂至嚴酷矣然而羣工之心未平羣工之議未息也何者天下本無事小人自擾之小人不去言路不開朝廷之上雖欲一日享安靜和平之福不可得已然今之所以去小人者亦非有極重不可反之勢如疽毒之類必至於決裂潰散而後為快也猶若人身積汗稍自拭濯則夙垢悉除頓還舊觀其勢固

疏鈔

糾邪

八十三

甚輕而其事亦無難也臣又有說焉今之為小人者亦多矣未有如春開之悍然不顧者也春開之為小人亦拙矣然煽亂是非從中指使陷春開以千古莫贖之惡者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也夫與郊何如人哉方王篆用事時那侗方範顧爾行等投篆門下為客以推官行取入京尚未朝見皇上先入篆私宅為其子改課士類醜之後篆事敗伍先生輩相繼步處與郊不知以何術得免安然無恙叨掌吏垣且日招權納賄沈鯉辛自修張位諸正人之去陰實擠之

舉朝共曉近又思引用權奸朦朧冒薦那侗等蓋與
論切齒久矣故春開一人衙門臭味相合歡若平生
設為似是之說鼓惑其心志而春開者陰墮其術中
而不自覺挈之東則東挈之西則西欲借其提携師
其巧詐傳其衣鉢立冀通顯甘心背公植黨而不恤
吁亦可憾矣哉臣立朝無幾憤懣不已故冒昧上奏
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李春開陳與郊從重究治
則真是以明紀綱以肅庶可為言官黨護大臣者之
戒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鈔

糾邪

八四

貪險科臣大亂朝政乞賜罷斥以清言路疏

王汝訓光祿寺少卿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惟邪正不並立崇正斥邪然後國是定賢不肖不
並容進賢退不肖然後仕路清使鄭衛與蕭韶混奏
雖師曠不能審音使盜跖與齊夷同官雖禹湯不能
治天下故舜殛奇窮孔子誅少正卯此二臣者非有
罪大惡極以其飾詐服讒足以亂政誤國故聖人亟
法之不貸況夫挾詭辯之術恣饕餮之行險詖鬼瑣
瀆亂朝政有如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者而可一日

疏鈔

糾邪

八十五

使立於朝廷之上乎臣於與郊無一面之交以能文
章數問其為人萬曆六年為順德推官顧爾行結納
王篆為其子改課羔羊同聲錄傳笑海內然此猶少
年故態也萬曆十四年為給事中濫受朝覲官餽遺
已畢事入會試場先一日請嚴禁書帕人皆笑之陰
受利而陽又收名以欺天下耳目然猶仕宦故習
也工部尚書何起鳴都御史辛自修訐奏滿朝甚不
直起鳴與郊從旁力詆自修以致去位吏部員外郎
顧憲成抗章伸辯亦去而與郊之罪愈大不容於公

論然此猶揣察希合未至專擅自恣也及為吏科都給事中氣勢益張貪縱益甚臣不能枚舉明惡顯罪為天下所共知者請熟數之於陛下之前焉日者奉旨非會薦不得私舉而恩與郊故違疏薦原任都御史張九一趨吏部推用貴州巡撫不幾日而論罷是與郊明知其不可用故相推拔以欺陛下徒求速濟已私使皇上負不信之名則與郊之罪也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侃侃有古大臣之風與郊素為所厚求考官不得嫌之陰嗾給事中陳尙象捏詞裝誣以致不安其位鯉去之日尙象痛自悔恨嘗語人曰吾從此其得罪名教是修睚眦以傾善類使朝廷不得賴正人君子之用則與郊之罪也趙南星王繼光萬自約疏論都御史吳時來等中外稱快與郊不勝私憤迫令給事中李春開橫擊諸所嘗論吳時來者以致春開咋舌引罪痛自切責已而史孟麟吳正志交章論列則又毀孟麟以賣交誣正志為受指憑藉口舌鼓簧衆聽使朝廷不得伸舉錯之公而人情亂於是非之辨則與郊之罪也尙書楊巍嘗語侍郎

疏鈔

糾邪

八十二

趙煥曰陳與郊真小人不知何故夤緣陞轉及掌吏科今日薦巡撫明日薦兩司每疏一出人皆疑其為謝重賂而酬私交新進諸臣投款借資不愛金幣珍寶結其歡心是舉刺大典而假之以盈谿壑諫垣重地而據之以為壘斷則與郊之罪也蓋與郊之警敏足以擷徒熒衆與郊之機械足以設詐濟貪與郊之辯博足以變亂黑白與郊之氣力足以呼吸風雨與郊之嫖媚足以巧伺深結以故輔臣信之為所誤九卿大臣惟其所伺疑虛喝臺省諸臣二三無恥者惟其所願指氣使諸所善者倡之保留諸所不快者則佐之攻擊勢焰薰灼傾動中外天下不知有朝廷人心不知有是非臣嘗過其門則見冠蓋填溢筐篚盈途彼自以為得操長短人之柄環視中外莫敢誰何大臣修長厚之名不言臺省惡傷其類不言部臣吳正志纔發其奸言方脫口而投荒徼之外矣頃讀聖諭各衙門官私心乖氣足干天和然則與郊正所謂挾私害公乖天地之正氣者也臣不勝憤嫉誓為國家除邪佞敬疏罪狀屏昧上聞不敢一字欺罔

疏鈔

糾邪

八十七

伏乞 皇上亟將與郊罷斥以快公論以收天下人心并罷臣以正出位之罪臣寧寘跡歸耕不願與貪夫拱手而揖交戟之內也臣再惟科道諸臣近年選授往往得人然而國家終不收諫行言聽者何哉言官以言為職者也今嘿嘿者顯榮諤諤者外補是明導之不言而禁之言也且言官無所不宜言也直犯乘輿累荷寬容稍涉當時旋被斥逐是言官不難批鱗逾 聖主之怒而難於請劾斬佞臣之頭故惟公足以服天下之心冷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

疏鈔

糾邪

八十八

斥冒濫公推用疏
林材江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聞孟軻氏有言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故進一人也必與眾共用之退一人也必與眾共退之蓋其慎也我朝設官分職以進退百官屬之吏部至大臣有闕尤必會院寺等官公會推得非古之遺意哉會推所舉不過出吏部之素定者以唯唯具題於是存疏上之墨跡未乾而補中迭彈文忌出矣臣敢以近事言之京營闕尚書而會推鄭洛矣貴州闕巡撫而會推張九一矣夫洛之奸邪醜行近諛科臣李汝華糾之臣姑勿毛舉舉其大者洛之女其遠嫁於蔣遵箴也囁嚅以稟江陵聽為主盟之父遂巡而依王篆托為繫足之媒致令結髮之妻哭女而傷其命又勒其坦腹之壻寄籍以快其私其捐女求官有如此者此等人何以裁冠於八座也九一之庸鄙下流先諛道臣党傑論之臣亦不毛舉舉其大者九一之身豈生於空桑乎至若求嚴世蕃之引手結歡先送千金望張居正之開顏鑒識其須一鏡其忘親喪檢有如此

疏鈔

糾邪

八十九

者夫為子不孝乃獸乃禽此等人何以坐鎮於一方也若謂洛之小才可用即古尚有殺妻而食子者乎則邊關數載莫展籌幸以貢市之虛勞且身衣錦而腰玉帶矣若謂九一之積學未竟即古亦有樽俎而折衝者乎則仕路多年三挂吏議縱有雕蟲之小技已叨膺仕而疏崇階矣國家何負於洛與九一也哉然此特論洛之不慈九一之不孝耳若會推所難則尤有可言者臣查萬曆十三年閏九月內兵部關尚書而該部以洛請奉 聖旨還再推兩員通寫來疏鈔

科邪 九一

看欽此是 皇上之不用洛也未必非以其父不父之故也萬曆十四年二月該南道糾劾涼堂而該部以九一覆請奉 聖旨張九一調外任欽此是 皇上之調九一也未必非以其子不子之故也夫明旨以另推不數年而旋即推補明旨以調外任不數月而題覆原官則是有彌縫之巧術雖如洛之六被彈糾而依然如故有鑽刺之神奸即如九一之三列調降而恍同兒戲此為公乎不公乎此當斥乎不當斥乎抑又有說焉宋臣有言老成人不可不惜是矣

然未聞彘倫掃地而貪得無厭奸惡滔天而夜行不止者槩名之曰老成也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本是矣然未聞以昭昭伸節而欺世盜名以冥冥墮行而色厲內荏者槩名之曰忠厚正直也捷徑而岐路之中且又有岐焉 臣請得而熟數之夫同巷不求見無書抵政府古之所謂賢者也今之退休之臣書僕肩摩於輦轂要津之夫貴遊踵接於門廷或挺身而徑請或托介以求容始而駭中而疑終而相傳為要訣矣若此者 臣以為皆患失之鄙夫也彼蓋未思乎曾省疏鈔

科邪 九一

吾陳炯之覆轍也有薄倫理為芻狗視常道為主直撰出駕空性命之玄談而叅以本來面目之幻說聽者解頤聞者刮目迨柄用一加則卑諂之性命畢陳而乞憐之面目俱露矣若此者 臣以為曲學阿世也彼蓋未思乎宋儀望李材為畫餅也又有揣摩為要術工溷為員機權柄所據方修乞休之套數也即交章而請留勢煇所趨知事體之乖違也亦同聲而附和以為此可以結其腹心充其爪牙近可免年例之外遷遠可需歲月而內轉耳若此者 臣以為皆妾媵

之從人也彼蓋未思夫陳三謨朱璉之貽臭於清史也夫京師者四方之視效大臣者小臣所儀刑也京師風靡則郡國習移大臣朋欺則小臣敗類公議而不畏則何事不可冒為私徑而可通則何奸不可冒逞然則皇上之勵精吏治而實效之未臻也豈無故哉孔子曰舉直錯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願我皇上斥奸用賢博詢獨斷如洛之不慈九一之不孝者皆亟賜罷斥以禦魑魅仍申飭該部凡所推用必正必公勿茹納私交勿塵垢清議勿遂過疏鈔

糾邪

卷二

而飭非勿容奸而惡直勿以崇秩而曲庇其姻親勿以美官而過私其愛厚則枉直不混而進退無私舉錯不偏而議論自息夫臣所劾者實百足之蟲臣所論者皆當路之忌但臣以一介草茅欣逢明主不以臣為不肖而置之言官豈肯舍所學以徇人與奸佞之徒並立為伍哉臣愚不識忌諱伏乞聖明俯賜采納則國家幸甚臣工幸甚

懇乞聖明嚴斥官邪以懲蔽習疏

郭實 廣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頃者西虜犯順鹵掠洮河我將士吏民身膏沙漠首係馬鞍者不忍聞見陛下赫然怒邊臣之辱國隨加斥逐特發明旨選用督撫更調司道蓋灼見邊事之壞由於邊才之不當而狼莠不除則良稼不殖也第邊事孔棘則選調是矣而腹裏地方今豈昔比水旱頻仍民貧徹骨饑寒迫則盜賊蠡起丘荒困則巨猾大俠勢且生心此所以睥睨於肘腋而隱伏於腹

疏鈔

糾邪

九十三

心者當何如調護警服之督撫司道可令一有不得人哉況督撫人乏不惟取之司道而兩京卿寺次且開府可循資貫進不辨真贗哉臣以為邊方腹裏地雖不同其需真才也不異司道卿寺其轉督撫既同則其甄別也俱不可以不嚴若不及今破故套斥小人恐儉巧之徒復托足於督撫之地待其債事而復議處則誤國負主害有不可勝言者此而不直言糾汰之可乎請以所知為陛下言之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燿非媚張居正而號門下走者哉當居正

存時恨直臣趙世卿等願得而甘心矣燿於辛巳京
察敢黜趙世卿等其効力鷹犬能塗譏之耳目而居
正既亡燿不知有何術也而能脫網轉京堂無恙也
轉巡撫無恙也僅敗露於王麟趾而一叅論焉天下
猶恨燿之險微不能先麟趾而發之也乃強顏撫辯
恬不畏恥而王麟趾反坐謫矣附權姦者無罪言附
權姦者有罪儻後有權姦人可附而附權之人不可
復言耶恐不去秦燿無以謝麟趾也河南布政司右
布政使戴光啓非附權姦而厚張嗣修者哉當居正

疏鈔

糾邪

九一四

沒日鄉座主如稽應科者已同衆棄之矣光啓以會
試本房取中張嗣修者即伏斧鉞已汗晉之豪傑而
寧夏雖邊於彼有何負也而懷憤懣謀邊才不遂也
謀巡撫不遂也乃托病於撫按而姑乞休焉撫按亦
知非彼情實不過對他道而笑之耳又鑽求內地醜
顏就列今官河南不貳年乎在寧夏則稱病在河南
則忘病倘地復加美光啓肯休而官復加尊光啓忍
休耶恐不去光啓無以服應科也太僕寺少卿鄭有
年貪憚之性濟以狎邪之術當大工之繁興也營繕

屯田不有端司乎彼結邪臣而分屯田之工孰不恨
之乃營慈寧而窬出入之利猶未以為足也又爭管
壽宮外通商賄內竊分帑近日物議僉同謂銀一萬
出官者例扣二千入已損上剝下視徐泰時多贓且
數十倍之矣問之內庭外署其誰平之況泰時業已
伏罪有年猶然不自逃死饗大利而辱官常何面目
見江東父老乎太僕寺少卿苗朝陽壅腫之材兼之
鄙穢之行當已亥議年例也內陞外補何非王臣乎
彼掌禮科而待叅政之次孰不知之乃屬吏部以避

疏鈔

糾邪

九一五

補外之官恐有議其後者又延至逾年名假資俸實
借彌縫豈知省中舊例歲轉京堂一人耳今轉京堂
歲二人壞法亂紀雖張養蒙望重且擠之外轉矣問
之同列同鄉其孰直之况養蒙今又乞休朝陽猶然
不自引決趨其利而賣其友何面目入河東鄉里乎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龔勉儂利貪汗前在嘉興府票
取屬縣禮銀或以一百或以三百蓋六年不可數計
而僚屬談者莫不色變心懼也官且如此民何以堪
湖廣按察司副使蔣希孔險邪濁濫先任平陽府貪

求覲官贖禮示者二百大者四百雖不送之人無幾
而以卓異薦者又皆墻壁陰厚也一覲如此在事可
知之數臣者以爲取其守乎則不能守道不能守官
其守不足齒也以爲取其才乎則工於阿附工於鑽
刺其才何足美也而乃冒濫尊官不顧笑罵者豈非
循資俸而不辨品格濫舉薦而疎糾彈之過哉何也
資俸深則便於藏惡品格混則易於營私舉薦多則
爵及惡德糾彈少則漏網吞舟所以長姦流弊至此
極耳失今而不亟反之豈唯在位如燿等驅之不去
疏鈔 糾邪 九十六
卽清議其排已從顯斥不又有登之薦疏者乎青蠅
未去且以茹魚致之恐此輩闕者通神朝登薦章夕
謀起用或有力夸毗或苞苴夤緣又揚揚得志矣彼
耿介孤忠之士質直正大之人非不疏薦而用者僅
什二三豈若小人之蔓延膠固哉雖曰防小人之法
又有糾察一着然撫按復命之疏劾去有幾朝覲京
察拾去有幾在京科道每歲糾彈有幾況糾拾者過
存厚道覆議者借口憐才不曰調簡則曰降用此其
初意固設以待誣枉之士而姦險恣睢者假以周容

則揮之不去招之使來又何怪乎燿等之久逃使議
哉今奉旨更調選用又邪正貞勝之日萬一小人雜
進則養亂基禍莫知底止矣臣言官也糾彈不肖乃
其職業有概於中不忍隱默以負陛下敢披瀝言
之伏望陛下念禦外先於治內而治內先於任人
去邪勿疑除惡務盡無以邊方腹裏異視無以在京
在外異法勅下吏部嚴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秦
燿等亟行汰斥令科道并各該撫按衙門悉心糾察
務期仰副德意則小人遠而蔽習自絕真才進而實
疏鈔 糾邪 六十七
政日修可以安內可以攘外萬世治安之機端在於

儉媚邪臣因劾躡轉乞賜罷斥以昭公道疏

王明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正月

臣近觀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陞補臣一見之不勝駭異夫該部之所憑以陞轉者惟資與俸以俸論則科臣俸深於與郊者尚多以資論則科臣資深於與郊者亦有雖吏科為六科之首亦未有不與六科揆俸叙遷者如謂閏陞蓋自嘉靖末年丘樛抗論之後二十年來無人蹈此覆轍惟近來顧九思曾以俸淺得陞然猶藉口於資深也與

疏鈔

糾邪

九十九

郊資俸俱淺驟得美陞不知該部有何例可援豈以與郊屢保該部故以美官酬之耶抑以與郊人品物望可當此轉耶臣請以與郊儉諂素行貽羞士林者為 皇上陳之方其司理河間時見王篆氣焰熏灼考滿入京輒因同門顧爾行投入門下為伊子講改日前吳正志悞指為行取時事與郊遂張目強辯曰行取時王篆已敗彼時篆勢方盛乃指為敗舉朝縉紳誰不知之 皇上試查績羔鴈同聲錄一觀之可證也既而冰炭已釋自知不容於公論遂以病告歸

後有墻壁可倚始敢回京再補吏垣迷不改絃如沈

鯉辛自修顧憲成等物望 屬與郊力詆之邢侗何

起鳴龔懋賢等公論不直與郊力薦之郭思極殺何

心隱以媚權相非有東山之望也與郊疏起之何意

陳揚產一貪肆縣令屢經劾罷非有可惜之才也與

郊疏援之何心文選郎中謝廷宋徇私庇故將張壽

朋以州同降推官吏科所當叅駁也與郊寂無一言

職掌何在萬曆十五年九月內節奉 聖旨今後除

督撫巡按復命舉劾外科道非係奉旨會薦不許紛

疏鈔

糾邪

九十九

紛薦舉徇私市恩欽此 明旨森然與郊任意濫拔得非故違推與郊之心不至盡傾天下之善類以去已所忌盡引天下之奸邪以樹已所喜盡籠天下之財利以充私囊不已也及少卿王汝訓一疏出中外稱快不惟無損於與郊反催之有今陞京中為之語曰欲要陞京堂須逢王弘陽蓋弘陽係汝訓別號使汝訓而非世所稱為君子也則其言不可信使果君子也何為不行其言且調其官而驟擢與郊耶大都與郊才足以濟惡辨足以飾非似著樹之藤蘿類登

場之排偶其心狠毒則如蛇如虺其踪跡詭秘則如鬼如魅故都人目之爲透徹小人夫如此小人資俸又在人後常少美缺躡陞獨在人先朱璉詹全覺等與與郊同在王蒙之門相繼俱敗與郊獨無恙陳三謨阿附姦險公然一與郊也其推陞猶叙資俸與郊獨不叙是視朝廷無法度天下無公論舉朝卿士皆聾瞽皆無知覺也與郊一日不去公論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史孟麟一與不合遂誣之曰賣交王汝訓從公具劾遂誣之曰陰護今孟麟告去矣汝訓改

疏鈔

糾邪

二百一

南矣使與郊本心未死當思去者何心調者何罪交章劾我者與我何讎即今日不得做官猶冀他日得做人古人謂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者恐壞其人也與郊計不出此奮彼長舌攻辯紛紛將誰欺耶伏乞 皇上獨持乾斷將與郊速賜罷斥以爲姦黨之戒再乞嚴諭吏部尚書楊巍以後遇有當勘事理須依擬法格指定是非使邪類寒心正人吐氣毋操兩可之說務爲模稜令奸巧者愈肆中傷建白者空招讎敵遇有推陞員缺須循資俸勿市恩於親故勿阿

意於險邪勿喜同而拔之要津勿惡異而置之閑散若云受賄賣官 臣固不敢昧良心以誣魏生平至於爲朝廷秉公持正爲善類獎直扶傾則魏未之有也未路依依頗貽朝論魏果良心不昧其謂 臣言何 臣以是亦草茅荷蒙 聖恩擢授西臺非不感揚魏知己之恩實申公義以報知己非不畏與郊噬人之毒實發公憤以報 聖明他不暇計也惟 陛下裁斷

疏鈔

糾邪

二百一

大臣庸邁傾邪並宜罷斥以快公論疏

張棟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七月

三年在告始望關門愧乏見聞副陛下耳目之
託顧自南而北頗有得於道路所傳言士林所共議
者此不可不為皇上告也臣在家時所交遊無近
鄰里親戚燕間相聚偶談及朝臣皆云庸邁如張西
銘而貳司空傾邪如詹仰庇而副總院可稱鸚班之
玷時西銘猶為南京工部侍郎仰庇猶為都察院副
都御史也臣從而扣之則云有里役自留都歸親見

疏鈔

糾邪

百二

西銘龍鍾之狀而仰庇平生行濁言清非獨朝士知
之先為山東副使與原任福建叅政王世懋同時入
賀世懋隨行之役皆見其睚眦側媚之態而竊笑之
矣臣以為閭巷傳聞之言不足信也未幾而西銘進
秩大司農仰庇進秩少司寇意者朝中自有定論傳
聞果不足信乎迨臣之理裝而就道也亦欲採訪公
評以為淺薄之助凡遇交遊必相與品裁當世人物
大都於西銘則詆其精力之衰憊於仰庇則詆其心
術之詭隨無間於人人也乃知前所聞庸邁傾邪未

為無據然臣猶以為道路之言不足深信也今臣之

入朝班踰一月矣問諸都人士而都人士之言又較
前所聞不殊有言西銘碌碌無奇屢試罔效徒以居
鄉尺寸遂得躡致崇階聲實不孚者有言西銘任性
而闇於事矜名而嗇於才試問其錢穀出入唯有汗
流浹背而茫然無知者有言西銘少壯本無奇負但
能血氣用事今耄矣政務叢脞司屬易之胥史忽之
不堪八座者而科臣葉初春疏內數其旅進旅退毫
無展錯謂當知止真西銘之藥石也留都根本重地

疏鈔

糾邪

百三

司農軍國重託可容西銘為臧拙之所耶有言仰庇
自做秀才時已多不檢為鄉里所薄至今鄉人嘗以
王用汲相比謂夜光魚目真偽不可不辨者有言仰
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貌儼然其中默然唯恐一
朝失位而日事彌縫者有言仰庇最能窺人喜怒而
逢迎之變亂是非倒置白黑以致人心共憤者而部
臣趙南星疏內指其鑽求吏部鑽求兵部且據原任
文選司郎中劉希孟之言為證希孟見在也絕無一
言辨以為無則昭然是實矣此希孟之誣仰庇也南

星之誣仰庇耶臣初聞鄉里之言未敢信繼聞道路之言未敢深信乃今聞都人士之言如出一言此不當信為天下公論耶而二臣者巍然在列屢彈不動存西銘則臣既已知之矣山東也下未也是城之狐而社之鼠也何疑哉在仰庇臣亦思之而得其故矣當先帝時曾言及內庫錢糧而受廷杖遂名為當世賢人君子也臣惑焉夫建言者而遭廷杖以死也幸也苟存骸骨時移事改東山再起不棄生平一言弗合而去者亦幸也若確然有守卓然有樹勛名爛焉

疏鈔

糾邪

言

顯當時垂後世者幸之幸也不然死灰更燃外不勝其知己之感在得是成內不勝其日暮之憂而前後竟成兩截身名為之俱喪矣仰庇亡乃然乎否耶臣於二臣皆未識面又不喜夫少年生事之人妄談人短長意以博名高而希捷徑獨於二臣不能無言蓋參合其所聞而知天下之人心如此人心所在公論所歸也臣不類蒙臣皇上置之禁近使為耳目之官自乏知人之明矣天下公論而不以上聞耳目之義云何如蒙臣聖斷特罷二臣此非用臣之言乃以快

公論而慰天下之人心耳

疏鈔

糾邪

言

改節大臣不堪憲長乞賜罷斥以重風紀疏

胡克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萬曆十九年七月

今任左都御史李世達素有浮言臣嘗聞其槩而欽

仰之昨接邸報見叅御史劉思瑜與前所駁犯官李

惟萇等二事則不端不莊至險至鄙即甚愛者亦不

能為之解也臣伏讀大明會典一款各道監察御史

凡文武大臣果係姦邪小人構黨為非擅作威福紊

亂朝政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又一欵凡都

察院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但有不公不

法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今世達姦邪小人

擅作威福紊亂朝政不公不法臣見聞既真誠不敢

為世達容蔽也伏惟 皇上垂聽焉夫京中巡視五

城御史與持節觀風各省直者大不相同城上有為

片言相毆者有為錙銖相爭者各總甲即皆縛而質

於庭故謂之曰打喧鬧大幸與外之有司親民者相

似若以負債而告而准則又以小中之大焉者矣思

瑜之准告與民分理初亦未為不是亦未嘗有令兵

馬死人之心也但兵馬何价酷刑自是何价之罪而

問擬充軍以盡其辜思瑜亦未嘗不叅价但其叅中

曰才諳猶可此亦從來各差御史叅本常規歷歷可

考顧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以為不職即不職矣臣不

復為思瑜辨但世達之叅之也其事雖是其心則非

君子不取其事而尤當誅其心也蓋世達之心自負

浮名每有冢宰之想方楊巍之告歸也彼蓋私自屈

指曰此缺其在我乎及廷推不與則即病居無何憲

長之缺出而適及之也則病即愈愈而不再病豈冢

宰為牽魂之魔而憲長為瘳疾之藥乎識者以竊笑

疏鈔糾邪 首七

之昨宋繻物故彼又私自屈指曰此缺其在我乎及

廷推不前則又病病而伏枕思曰我不施風力於御

史非使我為都御史意也我之不得冢宰御史萬國

欽貽之害也蓋謬悔其前日之為非而欲甘心於御

史久矣及見御史王之棟之以言被降而諸御史之

以救王之棟被罰則愈覺通曉曰 皇上之不樂御

史也如此輔臣之不樂御史也又如此我及今不逢

迎之恐並其憲長故物皆不得矣於是日夕吹毛求

疵偶得思瑜之事即拈筆不暇而形之論劾一得嚴

旨遂大怡心神謂自是可以安其位而觀他日之冢
宰也亦知 皇上天地眷德即雷電之威總歸好生
何嘗有成心於御史哉曩在都御史陳价偶因御史
趙應元不送大學士張居正父殯遂劾之以媚居正
厥後公論言明不惟价自累而且為居正累今大學
士申時行鑒居正覆轍且過意優容亦何嘗有成心
於御史哉世達以此迎 皇上是不忠之臣以此迎
時行是不義之友而况其所以自為與其所以劾
人者若黑白冰炭夫有可笑者乎遼東廣寧左等衛

此金

糾邪

百九

犯人徐仲魁等十六名翁宗善等十九名與指揮李
惟萼王問津王俊百尺高應登四員各以書識委官
通同作弊冒支邊餉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兩併賍論
罪律例明甚該前巡按御史徐元奏行都察院叅詳
覆奉 聖旨徐仲魁等著監候詳決翁宗善等發遣
奔惟萼等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欽此行備劄徐御史
案行分巡道備奉欽依內事理將徐仲魁等監候追
贓會審詳決翁宗善等撫院定衛拘僉妻解發邊衛
永遠充軍李惟萼等四員查照原叅情節依律例問

擬併贓三十兩以正發邊衛永遠充軍呈詳徐御史
覆審情真罪當將李惟萼等具本回奏行都察院叅
詳蒙駁行到臣謂李惟萼等宜分贓而不宜併贓臣
案行分巡道覆擬呈詳謂讀律以來監守自盜原無
分贓之理律云凡監守自盜食庫錢糧等物不分首
從併贓論罪例云沿邊遠東等處監守盜銀二十兩
以上俱依律併贓論罪是律與例首尾發明併贓之
意不待辯矣以臣乃烙計入已之贓數滿方照前擬
斷不及數照常發落者蓋指各項侵盜之贓果非那

此金

糾邪

百九

移出納而實入於已否也夫已者對不入已而言非
謂止科一人入已之贓而與上文併贓論罪之意相
反也冷堂駁竟遺其俱依律併贓論罪之語而偏摘
仍各計入已之贓數滿方照前擬斷不及數照常發
落之詞紊淆全篇律例太旨正所謂以詞害意矣况
徐仲魁等十六人入已之贓俱不滿百已引例併
贓論斷翁宗善等二十九名入已之贓俱非二十兩
固與李惟萼等一類也又緣何而可加永遠之軍因
武職叅提問而乃變法改擬悖違前斷非惟有妨

欽遵定議恐亦非公天下之心平天下之法也等因
到臣據詳呈堂乃又駁如故臣不暇論律例宜併
宜分獨在此一事也以為不當併職則徐仲魁等十
一人之斬刑翁宗善等十九人之永遠即當先駁何
為覆准以為當併職則李惟蕙等之永成尤恨其晚
矣何駁之又駁也豈朝廷三尺獨可行於書識而不
可行於職官耶豈徐仲魁等十一人之命為輕而惟
蕙等四人之官獨為重耶豈翁宗善等十九人之永
成為應得之罪而李惟蕙等四官之永成有議貴之

疏鈔

糾邪

百十一

條耶臣蓋疑此駁必有他故矣乃序班李惟藩解夷
人回十月間在廣寧見臣曰家兄李惟蕙併職事晚
生已有分上於堂上李老先生處說允了只要老公
祖寬宥此其人今猶在都其言今猶在臣耳也任意
出入變亂成法臣於是乎不直世達之所為矣世達
若以掌道御史呈堂為推則當時何不以劾思瑜之
心而折掌道御史也李惟藩何不曰掌道處有分上
說允惟曰堂上李老先生處已有分上說允也世達
即利口恐難以他委矣夫責思瑜以曲庇酷官而自

曲庇盜官曲庇酷官不堪為御史曲庇盜官頌堪為
都御史耶臣恐世達參思瑜之疏不可令臣見而世
達自思及庇惟蕙等之事不可令思瑜見也臣再惟
天下之所以常泰者以君子道長而人之所以不敢
為小人者以清議可畏也若以小人心而假君子
之行公然行私不復知有清議之可畏是又最狡最
詐如孔子所謂似是而非德之賊矣堂堂天朝豈鮮
人哉以賊而掌臺為朝廷羞以賊臺長而風紀天下
為天下羞若世達者誠不可令一日竊位者也且人

疏鈔

糾邪

百十一

情如流水然趨而下也恒易倡之以君子猶恐不純
為君子而況倡之以似是之小人又孰不樂為似是
之小人以苟富貴哉以世達倡諸御史而倡天下誠
恐小人之道日長國家泰運自此去矣臣故曰若世
達者誠不可令一日竊位者也參照左都御史李世
達壯年粉飾亦能欺世盜名末路傾頹惟知曲意徇
物工揣摩而故參憲職豈曰奉公受賄囑而敢亂王
綱允矣不法臣奉典章職當糾舉伏乞 皇上獨斷
將世達速賜罷斥別選清正有望大臣以補臺長庶

小人退而君子進於世道裨益非淺也

疏鈔

糾邪

三

寺臣大奸巨猾橫肆貪殘乞議處以快輿情流

王德完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

臣惟君子在朝則天下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故欲天下治而不亂莫先於進君子而退小人夫君子小人邪正不同科矣君子如麒麟鳳凰人之所共好也小人如猥獠獵人之所共惡也乃有以小人之尤而假君子以買譽外竊麟鳳之形而內藏猥獠之性張牙露爪使人反顧却走而莫敢犯其鋒此可為痛惡者又當何如也乃今大理寺右少卿楊四知則時

疏鈔

糾邪

百十三

論沸騰羣情共憤置其隱暗者姑無論請舉其顯著者為 皇上言之方張居正之既歿也四知曾追論其十二罪若謂獨立敢言乃詢之縉紳皆曰是做行人為居正祈禱稱功頌德而自誇其巧者也始結王篆朱璉以傾四維旋見楚勢已去則又附四維以攻居正見李植江東之聲名赫奕則深相結納以攻時行旋見事機罔濟又判江李而潛詣時行宅洩其謀反覆傾險踪跡無定嗣差福建恐清議難免則夜至冢宰楊巍陸光祖宅涕泣跪請昏夜乞哀人皆傳

笑今魏雖去光祖見在可召而問也甘肅兵變四知
倡為紀綱之說見若慷慨而詢之朝臣皆曰是受劉
承嗣重賄而為之解脫者也維時御史王道增上申
明紀綱疏以駁之蓋承嗣激變不宜輕貸撫按無辜
不宜調移此紀綱之正論也而四知假託以庇承嗣
遂使偃然專閫以致洮河之役全軍覆殘閱臣張棟
上遐方功罪疏謂承嗣與尸為禍首則四知寔始貽
之此章疏具在可較而閱也關西清節標著四知渠
顧名思義必當不愧揚震而詢之則曰渠曾與徐性

疏鈔

糾邪

言十四

善結為通家而住其一千七百兩之房昨奉 旨抄
沒渠始搬出京城共知又為提學時造金麒麟賀伊
生子而其千金之貸具在抄沒帳中侍郎李戴御史
彭應參備知之此可召而問也御史銜命而出職在
激濁揚清褒廉黜墨四知曾持斧乘驄獨不聞乎頃
荆州俊論劾良鄉知縣風裁凜凜渠受賄從旁撓亂
其說又何臺長擠排之封豕長蛇不助觸邪之豸良
可羞矣今臺長李世達見在可召而問也禮義世教
之大防廉恥士人之美節竊見四知氣象巖巖稜角

峭厲豈盡毀藩垣撤幃幔者而詢之則曰渠嘗攀附
許國之門強顏弟子之列無因至前孰不笑之即渠
座師亦謂不父其父而稱其祖此在御史喬璧星陳
登雲郎中張國璽能言之可召而問也又渠按閩時
尊嚴若神而色厲內荏夤緣鑽刺無所不至權要之
門則括數百金以結之此在御史馬象乾按閩歸言
之可馳而問也古時臯夔稷契拜稽交讓而四知恣
睢狼戾訾訾競爭昔北畿提學缺出例應吳定補則
欲攘而取之今大理左少卿缺出例應洪聲遠補則

疏鈔

糾邪

言十五

欲紆其臂而奪之夫以序論則聲遠先而四知後以
望論則聲遠庸而四知奸奈何以後躡前以奸加庸
之上乎此事在銓曹可召而問也天道好生聖不嗜
殺竊見四知戒殺有文將謂滿腔惻隱而詢其按閩
狀皆曰庖人以一炙魚而立斃於杖下其吏民以一
怒而為齏粉者不下數百人此閩人能知之可召而
問也夫入與牛羊雞豚何貴何賤賤而畜尚不忍傷
其生貴而人則捶楚以促其生何其顛倒至此極乎
蓋與蒼鷹乳虎同酷烈矣不及今鋤而去之萬一徂

資開府則屠伯豬其江流虎穴納其齧骨不知何方之靈當邁厄難而受茲荼毒也夫匹知行濁言清欺上罔下才足以變黑易白如負嵎之虎而人莫敢攖如傳膚之蝎而人不敢動宰相避其虐燄銓部憚其神奸臺諫畏其螫毒使生唐虞則為禱杌窮奇當在四凶之例使生春秋則為少正卯難逃兩觀之誅此不可一日而立於朝端之上者也至太僕寺少卿趙卿附勢如炙趨時若羶告病甫十越月輒營管考察以代王國脂韋之外無他長則唾手少卿而先朱鴻疏鈔

糾邪

百一

謨劫去遺金數百括取贖銀以數千晉人一能道此窺矚貪殘與四知同科而奸猾橫恣則十不及四五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勅下吏部儻輿論僉同即將四知速賜屏斥卿酌議降調則小人退而狹狷獯獯駢首以潛驅君子進而麒麟鳳凰應期而畢至其裨於治道非細故也 臣非不知以玉擊石多致損傷以手搏犬恐有噬嚙聞之孫叔敖曰見兩頭蛇者必死恐後人見遂斷而埋之 臣得附於叔敖之斷蛇以無遺後人以救數千生靈之命即損 臣軀以謝

人亦所無悔者不然冠魍魎魅白晝公行猶鼠同眠不一逐捕則 皇上亦何賴於耳目之臣而 臣亦何能靦顏而就瑣闥之列哉

疏鈔

糾邪

百十七

險佞科臣惑亂主聽乞賜罷斥以杜弊端疏

馮從吾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昨者 臣 接邸報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參論兩京

中卷一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 臣 不勝駭異夫汝

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 臣 顧駭異者何也謂

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私非真為 臣 皇上發奸

摘伏也 臣 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

聽若轉圜 臣 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

狀而誤聽其言耶 臣 不暇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

疏鈔 糾邪 百八

寧之為給事已數年於此矣自有參論饒伸之疏

諂諛已不容於眾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邪益

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古小人未有狼

狽若此者舉朝臣鄰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

於掖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詫為

異常而 臣 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也鄙夫患失何

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於此者 臣 言未幾而二疏

相繼上矣此二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 臣 試為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寧刻

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 皇上亦鑒伸無他准

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瘢索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

以掩其非也而不知妄逞胸臆以蟻污大典適益重

其參伸之罪耳至於參論王教又揣摩上意為之不

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昂

者意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 皇上之

惑不然何 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

遂上也急於獻諛而巧於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誅

疏鈔 糾邪 百九

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

容此一人而 臣 嘒嘒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

一小人之言中於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

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命回話使君

臣上下反覆疑貳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其多事

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

計則議論愈多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

子裹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則必

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驩天下

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弊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報樊玉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 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 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汝寧因玉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

疏鈔

糾邪

百二

疆矣

且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主聽誠匪細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

貪鄙銓省舊臣鬻選行私乞罷斥以清仕途疏

張應揚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惟國家有行取之典原以待卓異之才非為姦人啓倖進之路也行取有臺諫之選原以重耳目之任非為貪夫開賄賂之門也乃已丑年來則有大謬不然者臣有慨於中久矣然而未敢指摘曖昧以傷雅道及近接邸報則見大計不免者於諫臣得三人焉於臺臣得二人焉而外此尚未暇舉也臣竊惑焉謂各官果賢耶又何以斥果不肖耶昔何以進總之難

疏鈔

糾邪

百二

解於當日在事諸臣矣當日在事諸臣果何人乎吏部尚書則楊巍也都察院都御史則吳時來也文選司郎中則劉希孟也吏科都給事中則陳與郊也大都皆此數人主之也夫給事班聯瑣闥御史法執西臺職司封駁風生糾彈美哉選也不啻重矣而何可以不正進耶聞之各官中有以二千金得之者有以一千金為票得之者又有數千金乞哀權門換他人名字而得之者人言嘖嘖譁之汗人齒頰今大計處分已定夫復何言獨怪當日在事諸臣奈何容

魁魁公行白書也吳時來事定蓋棺品不足齒矣
楊魏晚節不終老且乞休矣即欲議處法無可施乃
若物議沸騰賊私狼籍者非劉希孟又非陳與郊乎
希孟在部原碌碌無奇楊魏以其同鄉竟以文選私
之事體一味含糊人素有劉草包之號名雖楊魏屬
官實則與郊鷹犬與郊曰某當選科希孟亦曰科與
郊曰某當選道希孟亦曰道烏之雌雄茫然不知水
之淄澠溷然莫辨正如矮人觀場隨人說其妍媸耳
尤可笑者熊元為安丘知縣乃希孟舊父母也希孟

疏鈔

糾邪

百三

外

如此用情固可以觀厚奈何不謀堂官不據堂選竟
於寫本完後添入熊元祇因忙迫中履歷不填員數
不對致厘明旨切責着令回話此何等事體而可如
此 皇上以為希孟欺君耶不欺君耶與郊首列諫
垣耳目天朝謂宜秉公諮訪薦賢為國非為私可也
胡為乎嗜利如蟻聚羶招權如賈術玉錢神一入則
盜跖可以為伯夷關節不通則西子不免為嫫母顛
倒是非淆亂黑白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尤可笑
者王遵訓為廣平推官不檢有聞同官側目乃訪

中所稱最有議者與郊乃薦之舊閣臣曰此異才也
今遵訓公論定矣問之則曰是曾用賄千金者臣不
知與郊力薦之何心也如此類難以枚舉 皇上又
以為與郊欺君耶不欺君耶 臣又思之是年科臣員
缺僅有八人乃同選者則七十八人也缺之所限豈
不謂難而賄之所通抑又何易且當是時有以循良
卓冠而竟置之劣選者又有以治行殊尤而僅博一
南曹者此有所抑彼有所伸豪傑風聞寧不解體猶
未也即如今歲大計屆期當事者輒惓惓然欲斥貪

疏鈔

糾邪

百三

外

吏舉清吏而不知行取時關節如此求天下無貪有
司不可得也近見巡撫由秦耀而上以貪敗者凡四
人矣而不知津要地苞苴如此求天下無貪巡撫又
不可得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二臣之禍天下不小
矣 臣嘗就二臣評之希孟木偶人也而與郊則提本
偶者也選省臺是希孟奇貨也而與郊則居奇貨而
求善價者也傳之四方載之青史不亦辱朝廷而羞
天下士大夫耶 臣憤激於中義不容默相應參究參
照原任文選司郎中今陞通政司右通政劉希孟賦

才聞葦秉性糊塗俛首以聽堂官之模稜束手以入
姦人之籠絡臺諫何官豈容揮金獵取銓衡何地奚
可暮夜夤緣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給假太常寺少
卿陳與郊職居掖垣智昏墜斷巧足以成簧鼓辨足
以出雌黃藉諮訪為利媒豈曰桃李私植以清華為
騙局明是苞苴公行此二臣者均當罷斥以儆官邪
者也伏乞 皇上大振乾剛亟奮雷斷速將 臣 奏下
部施行庶仕途清吏治飭而真才亦不患於無階上
進矣

疏鈔

糾邪

百五十四

指摘貪鄙撫臣以警官邪疏

李時孳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十月

臣惟撫臣坐鎮一方吏治隆汙軍民利病夷酋肯
咸責於身厥任重矣然惟不二心之臣乃能實心任
事弘濟時艱不然一心事君又一心謀利此謏劣時
流士論且鄙之疆場何賴焉若原任巡撫遼東今補
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者正所謂懷二心者 臣 按遼一
年其貪鄙不職之狀得於聞見者亦既真矣不敢毛
舉細瑣上瀆天聽試即一二關係者如三萬衛庫官

疏鈔

糾邪

百五十五

張以道以侵欺官銀招解到 臣 審稱顧撫院指稱撫
賞夷人取庫銀五百五十兩買貂皮三百張餽送舊
相申時行 臣 未敢遽信隔別又審原庫吏孫汝胤供
吐相同 臣 不勝駭異夫一庫如此他可推也發覺若
此未發又可知也其實餽與否 臣 不及知第取帑藏
以媚政府指撫夷以潤私囊無一可者矣 臣 又查得
王緘因養謙之叅被逮招出被叅稅銀向有侵欺奉
旨行前按 臣 許守恩查勘養謙慮恐敗露持時行原
帖以求止及守恩不發欲叅之乃托兵道鮑希顏馳

至遼陽懇守恩以寢其事則張以道之言似非無慮
今希顏守恩具在 皇上可召而問也不寧惟是馬
市一更至今物議嘖嘖先是民出資本買之夷人軍
領馬價買之民間民得厚利軍得壯馬即有羸弱不
堪該道不准驗烙以故馬皆臆壯歷七八年甚至十
餘年不倒損者雖利在小民而馬堪騎操立法未為
不善至養謙更而為官買矣限以銀數馬之口齒弗
辨也取其價減馬之羸弱弗擇也價雖省約馬不堪
用該道只得印烙士卒莫敢誰何故有一二年例折

此金

糾邪

百二十七

者甚則領之未幾旋即追比者宮利子銀之名軍受
追補之苦營伍不振率多由此撫遼三年所積不貲
半以報部半填裕壑遼鎮軍民猶能言之 臣每詢問
軍民利病口口道買馬獨苦於往昔僉謂懇告無門
望替作主 臣聞之不勝扼腕夫 皇上以士卒苦於
別銀故歲發馬價溢至十二萬以為休養生之地
今復裁削博子銀之名且未必盡入公帑致士卒茹
苦莫伸萬一鼓噪計將安出即百萬子銀何益於事
西夏之事可為殷鑒 臣非不知任事招尤直言賈禍

弟養謙奔走相門冒濫開府已為人所厭薄即捐糜
以報 陛下亦未為過顧感恩圖報之念不勝自私
自利之心豈惟上負國恩抑且有玷國家亦何所利
而令之覲顏在列哉伏乞勅下吏部博採輿論從公
議覆如果 臣言不謬將顧養謙亟賜議處以為人臣
懷二心者之戒庶貪奸知警而忠良益勸所裨吏治
人心者非細故也

此金

糾邪

百二十七

仕路方清大奸宜黜乞斥以昭公道疏

楊廷蘭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十一月

臣惟盛治之世靡不獎恬退而黜奔競蓋奔競不黜則夤緣速化之徒率獵要津矣恬退不獎則方正寡援之士率苦沉淪矣乃今時所稱奔趨阿承鑽刺巧宦孰有如太僕寺少卿張文熙太常寺少卿朱來遠者哉夫文熙何如人也臣不論其他事論其按越章章大者流兵之變雖陳三謨所激而非文熙所釀成者乎御史秉憲一方懼衆而躲入秀才之家則體統疏鈔 糾邪 百千一
謂何然此猶曰變生倉卒逃避尚可原也叛軍之變雖吳善言階臺而非文熙所目擊者乎御史共事一方畏禍而閉門不出則綱紀謂何然此猶曰罪有所肆退怯尚可原也至賓興之典則朝廷取士之公典公論而御史職司監臨非可籍以行私申用嘉冒籍湖州則文熙潛通關節而中之者也中之日揚然呼用嘉而語之曰汝中雖不高却已得中此同時九十人所耳而聞口而誹者也夫以制科盛舉而用之植私交結權門且恬不知畏若此臣不知文熙視賓興

爲何典監臨爲何事也乃文熙以此市恩希寵亡何

而拜京兆矣藉使不禮居不請告即建牙樹纛亦云久矣決防啓竇徇私笈公以若人立於朝不亦玷清秩乎臣以爲文熙可黜也朱來遠何如人也臣不論其他事論其入銓彰彰著者爲知縣時則多方進賄而謀吏部然此猶曰趨熱奔捷人之常情耳爲吏部時則計多鑽求而免外轉然此猶曰重內輕外官之常態耳比典文選其穢狀何如哉竊政府之虛聲而陰收實利乘堂官之臥病而大開貪門懸美缺以待高價而賣官鬻爵無所不爲假公器以厚私情而鄉試門生無求不遂田賦甲於廬江廬人有朱十萬之號此果何從得來其最可鄙者當出部之期猶戀戀不舍欲爲求遲一選之計而不知同部諸人業已窺見其肺肝矣嗜利若渴甘官如飴以若人立於朝不亦辱華班乎臣以爲來遠可黜也臣生平不識此二人獨來遠掌選曾推轂臣非不感之顧念此二人者一爲僕寺一爲奉常皆所需開府之選者焉而文熙心甘附勢爲鷹犬而不顧名檢來遠巧足濟貪如

疏鈔 糾邪 百千九

總裁濫及匪人乞賜更易以重大典疏

林熙春 戶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臣竊惟帝王之興必有紀載以示勸懲非聖人不能作亦非名臣不能助聖人之作也今國家已二百餘年於茲矣其間 聖祖神宗之大經大法賢卿碩輔之嘉謨嘉猷非不有歷朝實錄昭垂琬琰顧雜記野記等書紛出民間何以示信頃者 皇上特允儒臣之請將為正史之脩夫詎非大聖人之作為也歟哉第脩史難而奉詔為脩史總裁則尤難蓋總裁者樹

疏鈔 糾邪 三十一

鬼域而不可方物假令授之節鉞則其逢迎膏路毒害生靈又不知為何如者即如近日張文熙禦倭一疏尤為乖謬動四省之兵連十萬之衆以試之海上風濤出沒祇葬魚腹安能搗倭穴耶方謀犯內地大司馬徵兵募卒尚慮衆寡不敵而又欲分師出海圖必不可成之功計孰踈於此者此何可言才也大節一虧小有才且不足贖乃迂謏如文熙者程才較品皆卑卑不足數矣方今廟堂之上值多事之秋即使盡登正士猶慮無以靖外患消隱憂况有奔競大奸

疏鈔 糾邪 三十一

如二臣者可容其一日列於朝署哉伏乞勅下吏部亟行罷斥以為希榮競進養交安祿者之懲庶乎仕路益清也

之旗鼓諸史臣所恃為盟主者在諸史臣不過揮毫而奮墨屬辭而比事至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剖究於治亂安危之原昭析於是非可否之介辨別於邪正賢不肖之間一言關世道片詞係主德則非總裁莫之與也故總裁得其人則史尊而史傳非其人則史輕而史不傳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孰意近日所推正總裁有原任詹事劉虞夔者列於其間哉虞夔去年京察拾遺兩臺交章論劾有謂其受林商人三百金之器者有謂其占徐性善七千兩之房者有謂

其代張嗣修撰試卷結邢尙智爲通家而甘爲鷹犬者有謂其折乾鞭笞驛丞揭陷縣官而肆爲蛇蝎者有謂其父戍二十年而時旨請封者有謂其母病十八載而不歸忍訣者有謂其逼父妾至墮胎極慘者有謂其忍妻死不制服註籍者有謂其扣藩司葬銀一百五十兩至勒民夫折工銀每月八九錢者似茲名節掃地罪惡滔天卽苟留衣冠覩顏黨里尙無以自解於士君子之口倘一旦起田間濫總史局臣恐以貪財附勢之夫而督史將必重權利而進奸雄以瞞君忘親之夫而督史將必抑忠臣而扶驕子以不仁不義之夫而督史將必後閭閻而左閭闈國家果何賴於若人而必欲起若人以拂輿議辱汗青耶說者謂執筆多役一時乏人卽講讀編檢出差請告者猶然催促劉虞夔位正詹官宜起服已滿時宜起不於此借纂述而惠弓旌謂體面何且論其才無問其品可乎殊不知正史非 皇上之史也 皇上所以承祖宗傳子孫千萬世之史也昔許敬宗編圖會奉命撰編年人便以毀譽失真棄之今日寧爲傳無寧

爲棄敢望 皇上亟斥虞夔別選有德望大臣以充此選庶史以人不朽 皇上亦以史不朽而令名與天讓俱流矣不然虞夔不已黃洪憲等之徒且藉口接踵而諸史臣亦竊笑而疾走矣事干重典不識忌諱伏惟 聖明裁察

修史用人宜公輔臣擬旨未當疏

途中立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輿論嘖嘖以為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臣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為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於外廷付

疏鈔

糾邪

言三四

定議於部院而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於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於閣臣之稟擬與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為推引而奈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輯一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豪宦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

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真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即罷斥已為漏網遺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以為得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籍臺臣也則心術愈幻機械愈工欲以掩人耳目而不知人已窺其肺腑矣 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賜環

疏鈔

糾邪

言三五

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牘力諍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體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名也臣再惟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間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乃邪媚如虞夔者首與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為虞夔者不少也濫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夤緣干進者

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
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實耳卽掇英擣藻何足以
昭法誠而垂萬世哉復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咨訪
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
污清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疏鈔

糾邪

丁三六

嚴濫舉之禁以杜倖門以快公論疏

葉繼美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頃見輔臣王錫爵等爲纂修本朝正史內開副總裁
一員劉虞夔不諧公論噴有煩言臺省交章叅劾昨
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
叅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夫虞夔之
人品一見於南北拾遺再見於臺省之拾遺今復下
之部院定議其肺肝當已畢照薰蕕自是難欺臣不
敢復言虞夔事矣顧思虞夔之用也因於坤之保薦

疏鈔

糾邪

丁三七

可見薦人者卽所以用人而妄薦者未免於妄用其
關係於賢邪消長之機非細故也故臣敢因事而竭
其愚夫國家用人非一途矣顧凡自下遼而陞諸上
自家居而起之公者靡不自薦始乃保薦之權撫按
握之緣撫按在外巡歷旣久採訪最確故報命之日
薦舉地方人才之疏與舉刺官員者並聞有服闋病
痊大臣又不時奏請柄事臣工質此爲券而不時之
用於此焉需誠重之也夫在上者旣以是爲重則薦
人者可以是以爲輕乎臣博觀諸臣薦疏固皆以人事

陛下之義固多真實可用之才然其間不無是非溷
 淆而賢不肖雜揉者甚至以羊質冒虎皮以鵠聲蒙
 鳳彩穢迹昭彰於耳目猶然侈口誇詡糾彈未乾於
 墨章輒爾薦剡上瀆卽背公論冒清議而不惜者臣
 無暇遠引如近日浙江撫臣王汝訓按臣彭應參論
 董份非卽往年傅孟春蔡系周所會薦存問者乎彼
 一時也卽孔孟伊周亦不是過向非御史萬國欽抗
 辭力爭朝廷之大典幾冒濫矣今未踰三年何一人
 而兩截若是耶正所謂譽之則盜跖爲夷齊也然此
 正金 糾邪 字子八

猶曰以小人譽小人也不足評也頃覩河南按臣陳
 登雲疏薦沈鯉孟化鯉等及一閑住知縣王職足稱
 公是不愧獨知乃何洛文何如人也而亦與沈鯉輩
 並稱得非砮砮混玉乎至如呂坤之薦劉虞夔也固
 曰講臣服闋故事然南北拾遺之疏備諸醜狀且言
 猶在耳而乃云事業夔龍文章班馬急宜起用庶裨
 論思未班馬猶曰才人而夔龍所稱名世虞夔本一
 弊耶小人猥云帝臣王佐何徇名失實一至此也豈
 坤未曾見南北之疏耶不應聳贖若是又豈以南北

之疏爲不然耶今滿朝之公論何如也臣不得其解
 矣夫登雲望重西臺極力扶持公論而坤究心道學
 不事詭隨然且不免如此況其他乎蓋緣向來諸臣
 以舉遺爲厚道而尤以博取爲收羅或徇桃李之私
 情或借鄉籍之雅誼或隨衆口而附和或因貴倨而
 請求漸次濫觴莫可砥柱風林湍水賢者亦然嗟嗟
 朝廷本以薦賢爲國之典付之撫按而撫按乃以徇
 情市恩之念報之朝廷致令柄事之臣幾爲所誤極
 之藉口濫用隨以誤國不亦重可惜哉臣謂舉遺之
 正金 糾邪 百三九

典必不可廢而濫舉之戒尤不可不嚴何也我祖
 宗立法有貢舉非人之律有舉用有過之條而聖
 明在御屢申連坐之法邇來如御史韓介徐圖劉恩
 瑜皆不幸坐此何獨於薦舉地方人才一節則漫無
 所稽故每有論薦未必秉公致朝廷之上名實眩真
 而無所定昔李克論卜相有伍而達視其所舉乃其
 一節臣謂此非特可以卜相亦可以卜撫按之臣今
 日連坐之法或難卒行而善惡可以類見吾因其舉
 人者以答其所舉之人卽因其所舉之人以考舉人

者稽其是非定其賢否而黜陟隨以加焉庶乎不失李克之意而今日拔本塞源之說也不然下之或假是以行私上之人反藉是以推托是保薦一節無以蒐遺賢適以開倖竇耳於國家何賴焉臣於呂坤陳登雲心知其賢非有苛求特因事而致責備之心又推類而廣濫舉之戒如此倘蒙 陛下不以臣言爲謬乞勅諭撫按官員凡保薦地方人才務秉公心不徇私念寧慎毋濫寧狂怨毋帝恩勿得濫及匪人如劉虞夔何洛文者再乞勅吏部察其所舉以定其賢臣否或有濫舉不公聽臣等不時糾劾卽行顯罰庶臣工絕偏黨好惡之私朝廷成蕩乎正直之治所爲聖明之助清議之益者非小補矣惟 陛下裁察焉

聽勘姦邪黃縑敘功乞彰睿斷以警官邪疏

陳維春刑科右給事中萬曆二十七年八月

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無以治天下又聞郭何故墟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夫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則善者不勸而惡者益肆反不如不知之爲愈此郭之所以墟也蓋聖王勵世磨鈍惟此賞罰爾賞罰倒置則國運隨之自古及今有明徵矣臣觀今日 聖明在上如日中天於臣下之忠邪刑賞之輕重若燭照而數計銖稱而寸度也乃獨一姦邪臣疏鈔

糾邪

香四

之丁應泰人心共憤憲典未伸衆謂 聖鑒已昭當有所待乃今傳聞東事敘功有濫及之者舉朝相顧駭愕夫誰敢於悖 明旨抗公論變亂黑白一至此哉臣雖未敢遽信而事關朝廷賞罰之大與君子小人之進退天下萬世之公論有不容默默已者謹爲皇上言之臣頃憶二月三月內因應泰敗壞東事姦狀顯露兩奉 明旨一則云國體軍情皆朝廷大事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計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軍民泣顙苦情丁應泰舉動乖謬威制勘科幾誤大

事姑着回籍聽勘一則云這路倭妄奏朕所洞鑒且廷議僉同萬世德又這等說可見朕心獨斷已定萬世公論丁應泰掩沒戰功猖狂已着回籍了將士功罪作速遵旨叙來本內周陞丘一復等監軍御史提了問該部知道欽此夫 聖皇所重莫過號令故曰重巽以申命又曰渙汗其大號今綸綍所宣誰敢輕藐聖斷孔彰炳如日星中外臣工無不頌 皇上明見萬里洞燭姦邪者也憲典未加必俟東事勘叙之後公論明白自有處分耳乃科臣楊應文業已勘明

疏金

糾邪

百四三

覆奏矣應泰之私忿妄訐有一實否應泰之猖狂狼籍有不如諸臣所指 聖明所鑒者否中外臣工方謂 聖斷處分當在今日而輒爾貪緣濫叙何應泰之敢於罔上無忌一至此也 臣謹以應泰姦貪險詐之狀畧一言之夫應泰始令休寧為天下貪官之首繼令登封欽推膚剝髓之怨其貪橫恣肆見於彈章形於訪單者不可更僕數有謂其盡休寧富民無不詐索之者有謂其打黃金作墨及菓品之類餽賂津要者有謂其侵匿休寧稅契銀萬餘兩者有謂其寬

酷致死人命至數十人者有謂其受監生魏美妾為衣冠之禽獮者賊私詎止千萬富邑幾為凋疲其居鄉居家宣淫肆毒千罪萬惡不能殫述以汚齒頰至於挾私誣罔敗壞東事則舉朝文武羣臣先後奉旨會議無不憤其欺君誤國者 臣查會議進呈之揭有云丁贊畫獸心劍舌閃爍如電有云丁應泰祇為助和撓戰之故誣以通倭重情謬悖甚矣幾不至携屬國之心而撤中國之藩籬乎是毆朝鮮入於倭而弊毒於我也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有云此說激於

疏金

糾邪

百四三

鮮臣申救撫臣楊鎬大拂應泰離劾之意遂欲棄朝鮮破壞東事耳有云贊畫心死舌存其事之本無而言之妄加也路八盡知之有云丁應泰激變生髮剪髮剃眉已非至願大書呪語更為怨深且招亡用事軟血會盟欲何為哉果爾則三尺之法必不容赦矣有云豈惟朝鮮之人即東征之士誰不欲刺刃其胸中者應泰之生得入遼陽幸也有云丁應泰自奏自勘多方造作牽合原疏至朝鮮素稱恭順亦誣通倭以故國王具疏控額 君父通國民臣泣告神明應

泰去任失常良自有故又云應泰傾危姦險惟冀
聖斷處分夫羣臣各矢公許已昭滿朝公論進呈睿
覽豈不儼然在哉而遽可筆盡抹去也至查督臣
邢玠之疏發其賊私狼籍何止巨萬畧舉其槩則云
強騙國威金玉素珠又去騙江一鵬銀二百兩家人
劉武齋送索趙儼銀五百兩發牌該營不許難為本
官周陞向各部飲銀五百兩與熊良相送訖又云答
應官邵養秋劉壽將銀在遼陽迎買花布細段用驛
馬馱送朝鮮販賣營利積金餘付泰收用又舍人劉
世祿等欲避重差託充跟隨食糧送銀九十兩因而
行票取用受楊元銀幾百兩許替開重罪欲拿張柱
細打送銀五百兩友免又云泰差家馱送皮包二
箇馬四匹行至沙嶺偶遇虜搶去泰要嚇參備御管
應律令賠償二千兩應律無奈行令守堡官軍及屯
人遍出銀已追過五百三十餘兩尚在刑此遼人不
堪其命又云密令心腹張堯佐等潛入各營布散流
言只說皇上注意下爺但看節次旨意可知周陞
又為之遊揚自副總參遊而下或百兩或五十三十

疏鈔

糾邪

百四一

不等各將不敢不應稍遲者即行指摘計賊又何止
數千至於給票冒食錢糧支用不呈督撫又難以數
計也是應泰有數千萬兩之賊邢玠之所指皆有人
有證豈盡誣者明旨聽勘正勘此等事耳今無一分
析而遽錄其功果何功乎夫應泰將前後所上五六
疏及未上三四疏刊刻成帙傳播倭營明以天朝情
形輸之於倭欲倭堅志不去以遂其壞東事之謀其
私忿妄訐屢瀆無忌意在棄鮮撤兵舉朝震動使非
諍臣忠言聖斷堅定則東事必危軍國稽誤辜之
不議而反圖其功臣之所不解也且朝鮮國王之辯
應泰者云懼東事之幸完務壞人之成績使軍情疑
沮諸將解體其主意所在蓋可知矣其耆老軍民祝
神之詞云天朝大姦丁應泰黨倭忌戰誣陷我國王
天下之罪人其在本國即不共戴天之讎也我百姓
痛心切齒誓不與此賊俱生是應泰者華夷共憤天
下棄之未即正法公論已自不平而乃欲叙功紀錄
豈不貽四夷之笑為史冊之羞哉夫明旨所斥既云
舉動乖謬威制勘科又云掩沒戰功猖狂多端是

疏鈔

糾邪

百四一五

聖明已洞燭其奸矣聖明燭其奸而臣下飾其功是非溷淆功罪倒置莫此為甚夫舉朝文武諸臣為可貌而 皇上亦將可貌乎文武諸臣之言為可悖而明旨亦將可悖乎此尤臣之所未解也臣恐紀錄未已必且圖起用起用未已必且據要津 明旨既已弁髦公論尚復何顧天下事可堪此等奸邪幾敗壞哉臣查昔寧夏叙功及於原任職方清吏司郎中楊于庭致干 聖怒該司官皆以朦朧受罰夫于庭原有勤勞偶掛浮議較之應泰何啻星壤而已若此矣

疏鈔

并邪

書四十一

今應泰為 聖主顯斥公論憤嫉而乃敢於悖明旨拂輿情徇一人之私滅天下之公則威福可以專擅柄權可以妄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豈不足為寒心哉昨大計時臣聞各衙門皆有應泰訪單穢狀千百止因應泰自知不為公論所容必在難免倡賄倭之說以起爭端其議論紛紛勘叙未定當事者筆不得下應泰獲遂奸謀竟爾漏網今又夤緣叙錄豈上有天日哉伏乞 皇上下大奮乾斷勅下吏部查應泰有訪單多寡應否作何處分以補大計之漏以懲貪橫

之奸如或以應泰所犯係干欺罔 君父動搖軍國時在邊境用兵人心觀望當有所警以杜讒賊之口作忠勇之氣則惟聽 聖明英斷重處非微臣所敢議也

疏鈔

并邪

書四十二

撫臣甘鹿巨惡欺君誤國乞賜罷斥以愜輿情
以雪楚憤疏

郭如星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

頃者陳奉作亂楚地動搖辱國損威法紀凌替當斯
時也楚其岌岌乎殆哉幸而天心厭亂默佑聖衷慨
然下明詔奉撤回重斥舊撫臣支可大而特命新撫
臣趙可懷矣一時中外臣工皆舉手加額謂可懷此
行當必有奇畫至計超出尋常萬倍者轉亂為治在
此一舉楚事定而天下從此定矣奈之何其大謬不
然乎 皇上之命可懷也選擇而使不由廷推且限
以五日內起程得無謂遲一日則楚民危一日奉之
賊私盜竊一日乎即詔旨隱而未發而 聖意已躍
然矣為可懷者宜感出格之知遇乘傳而往兼程而
進入其疆急下令曰陳奉激亂全楚驛騷一人南顧
特有憂焉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楚之百姓我得而安
輯之也奉之賊私我得而糾結之也已焚者勢雖難
挽而見在者尚可稽核寄頓者猶當覺察而僅存者
可容疎漏舉奉所脫之民膏民脂盡輸之公帑公藏

將數年來魚肉剝削之狀與征多解少之罪得畢露
于 皇上之前而皇上按籍而考睹物動念將謂奉
非橫肆漁獵胡以狼狽至此乎則平日之所交章詆
奉者信為不虛而楚民之所勞勞蠢起必欲甘心於
奉者庶可少洩其忿矣胡可懷計不出此也止憚惡
闖之餘威罔畏簡書之甚重當其過襄陽下荊州投
刺先謁執禮甚謹肆筵設席情文周洽一切扛箱毫
弗敢動且唯唯聽命奉云封則封奉云不封則不封
仍付奉收管第遣官護送已耳夫可懷既謾無稽考

疏鈔

科邪

百四十九

不明告 皇上以的數而糊塗了事蓋默示陳奉以
盜端矣以故奉揚揚八座而馳從者數百人沿途任
意抽換任意遞轉堂堂撫臣且無如奉何卑卑解官
其如奉何哉故雖有進到之扛箱其數可陳其中未
必有也雖有趙世美之奏疏而全數無聞 皇上何
由而考之 採之通國輿論叅以楚民揭帖大約奉
未往荊州之先私囊所寧不下四十萬金其他珍寶
繒帛充仞無數乃今以十萬為率寄頓者十之三四
侵匿者十之四五而解進者十之一二耳 臣切恨之

臣嘗按楚事而統論之曰太縱押外之虎拱手以任其哺噬可懷憚押肉之虎屏息以聽其咆哮可大長奉之惡釀禍於始可懷護奉之短遺患於終脫懷居前不啻如犬倘犬後奚擇於懷可懷可大無一可者欺君悞國其罪等耳

疏鈔

糾邪

百五

中外多隱伏之禍臣工之志蓋之風乞斥奸邪大臣以肅吏治疏

曹于汴 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三月

臣聞治亂之形其機先動審機遠慮上贊天子下信百僚以弭亂保邦者大臣職也若夫機已著而旁觀袖手禍既成則歸過於君此不忠之臣秦越國事者即如治河何事總督何職今日何日而侍郎李願未任則移書祈免既任則失措風狂此固夙負才名赫然尊貴之臣也 皇上試觀此等舉動脫一旦四方

疏鈔

糾邪

百五二

有事誰是赤心扶日灑血郊原者亦足憂矣即如樞臣田樂計臣陳藻一以積貪見劾一以近罪蒙叅原疏俱存了然可睹倘兩臣並斥則天威誰不震懾然藻去樂留則羣情反為不快况鄭樸吳中彥麻承恩等鑽營過付業掛吏議獲原書奉嚴旨而樂置身事外若不相涉搖唇強辨欲以一指障天然則挾貨入都望門投賄者豈盡付之路人乎又何為源源而來也又見南京兵部尚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事草草而撫忽忽而還前旌未啓曾已焚驛方談底績佯

若不知以致禍結兵連戍民耗國及其經畧朝鮮又
踵前術掩敗支吾媚賊僥倖關白天亡鋪張功伐既
奏稱倭將又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然又弘正
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原情俱露夷患方
深則當時死於兵戮於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
之欺而慕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等夷誘之爲俘
驅之就死不勝憾憤至欲削髮不猶賢於玠哉朝廷
不事苛求以全國之大體亦足矣獨不可因其求去
而去之乎姑息優容及成昔背日遮日掩日狡日偽

疏鈔

糾邪

百三

而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兵科之疏是益之愆也
臣又見巡撫雲南陳用賓昔固多貪迹猶未露向來
京察未去愆過轉叢猛廷瑞陷死於刑已犯殺降之
戒卒先著冤死於獄更增士類之悲且先著之死貧
無以葬而用賓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
積飽夷賂吏賂之厚則公論益不容彼遂一差到底
花石之採諉立名號是譽樹之奸也土儀之貨敢於
褻君是熒惑之術也塞功之叙諂及稅璫是媚寵之
鄙也君子之途既不容着是小人之惡遂至於濫觴

彼固甘心笑罵其如爲國之靈何夫南樞獨擎半壁
與北樞並峙撫臣坐鎮一方實省直要津俱係吃緊
之官豈容匪類之厠故玠及用賓亟當與樂併罷者
也

疏鈔

糾邪

百三

禮臣久于清議邊臣虛冒天功乞賜罷斥以慎

銓衡以寧疆域疏

湯兆京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一年

臣聞國家重寄內則天官外則總督所以辨官人才
安攘夷夏實至鉅也苟非其人庸庸 特簡今迺有
庸鄙奸諂公論不容如原任禮部左侍郎今改吏部
右侍郎朱國祚前遼總督萬世德者 臣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國祚身為侍從職典筆札顧迺文采無可
表見試策亦至倩人鄒德溥賈策貽羞蔣春芳雷同

疏鈔

糾邪

百五十四

坐廢國祚罪在同科何顏獨居文苑况迺沉耽中聖
狎比頑童無賴滿堂酣歌徹曙五斗解醒日復為常
三丈高眠旬多休暇卿貳就飲於山人之家戲且醉
抱於卿會之席口角流穢鼻息軒雷携昵僕入視春
之篆同吏書索騙王府之金曲庇喬壁星即矯
旨編號任為已事受賕鄭洛即素著貪婪竟擬易名
選庶吉士項鼎鉉納采三千金假婚媾為媒以網利
京師有慣賣翰林之誑選淨身男子王堂官騙逾千
金後倒賊毀屋而不問縉紳有猫鼠同眠之誚若干

冊立一事尤為首鼠兩端攝宗伯已物議沸騰貳銓
宰將月旦倒置况循資以上即大拜匪遙寧有昏庸
陋劣如斯人可堪棟隆之任者乎至如萬世德者才
全用之行險奸尤足以濟貪琵琶歌舞酷類優伶眇
目寢形原非奇偉西寧逼將出師三千人盡喪胡塵
革勦有幸庚寅州守起家七八年驟至開府鑽刺通
神最可恨者烏山既破朝鮮危在旦夕天津去遼陽
不二千里而遙迺徘徊四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
章希復久駐夫零星之虜不能却乃能破重大之倭

疏鈔

糾邪

百五十五

耶觀望支吾肝膽盡露此其違 命逗遛之罪一迫
釜山巢破倭奴盡去世德始馳入朝鮮攫有前績夫
東事稱功止在退倭 皇上試問倭眾渡海之時世
德曾在督陣否耶此其掩襲盜功之罪二世德出鎮
二載善後宜有完策迺對馬島之倭復屢脅通朝鮮
鮮人岌岌懼禍請 命天朝部既咨行世德矣漫無
成算相聞僅以塘報塞責此其苟且結局之罪三冒
侵鮮餉曾經論列訪其賊穢所至昭彰食客技流混
濫公府執贄不遺於下賤取償轉付之諸營假揮霍

之虛名飾谿壑之巨憇僧人遞茶而賞銀牌院役送
回而給三十金顧山人薦人賣筆一朝而獲三百金
槩可知已此其貪饕乾沒之罪四滿載歸來玉關生
色捐資結納竿牘成書俄而回院俄而協理俄而總
督薊遼 皇上不假廷推特加拔擢無非拊髀頗牧
磨礪後來之意而世德且將謂進退得以自由此其
冒濫顯融之罪五有此五罪者而身都樞憲爵延苗
裔恐非所以核功實照勸懲也叅看得新改吏部右
侍郎朱國祚麤蕘餘生斗筲猥器鄙夫不可事 主
疏鈔 糾邪 百五十六

小積終當憤駭久玷清班宜加顯黜薊遼總督萬世
德性同鬼蜮行類穿窬膺 帝簡而潛軀避難貪天
功而攘臂爭先宜亟終朝之禡以明兩觀之誅 臣待
詔春明已痛心奸佞百足敢憚其多援三窟直窮其
與王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公議 上請如果 臣言
不謬將朱國祚萬世德槩行罷斥人才幸甚邊疆幸
甚

邪撫養惡致變乞賜更置以昭政體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

臣維懲亂者必問其所始銷患者必慮其所終天下
安危之大機明知之所蚤見也頃者滇南之變 皇
上追咎內官楊榮仰負 欽命死不足惜嚴追首惡
及諸起釁之人寬其脅從所謂 聖天子明見萬里
之外文武 首矣顧榮之窮兇極惡誰實成之而
今有今日乎夫 不忍加派一念昭於星日屢
屢詔諭稅歸有司此豈伏 筆摩牙張吻時哉自

疏鈔

糾邪

百五十七

比宣主威以節制則狐鼠潛跡布聖德以昭蘇則方
隅帖席惟是撫安地方責矣奈何有長亂辱國如陳
用賓其人者乎用賓撫滇十餘年矣貪功生黷贖賄
營私三窟之盤據特堅萬口之譏彈已倦蓋不知朝
廷法紀爲何物矣是故其脂韋足以長榮之暴睢而
不能問其叨養足以開榮之漁獵而不能問其頑鈍
足以固榮之悍鷙而終不可問即以指揮于可繼作
榮爪牙逞其蠱毒而亦有不得問榮之惡以有所附
而日肆日深滇之人以無所主而日怨日蹙於是發

憤思難假手武升烈焰薰天盡是煩冤之氣狂鋒指日頓成戎馬之郊孤宸汗以若灰置皇綱於何地堂堂開府方且蒙頭縮舌哀號乞憐於素簡練鞭笞之人而不可得豈不羞哉夫使用賓者躬先鎮攝如魏允貞之在山西見影消除似李三才之居淮上瑄威既戢謹謹不生蓄禍崇災安得至是而用賓方且支吾媿瑣拾煨燼之餘塵數馬乘之細事移稅就蜀托媚丘閻以流毒於此而嫁禍於彼展轉譁張千態萬狀視 皇上爲何如主哉而熒惑若此罪不容數矣

疏鈔

糾邪

百卷

且夫滇非遂帖焉無事也地本雜夷人方稱亂指揮賀世勳等負衆懷疑乘機易煽沙中偶語已成騎虎之形釜底遊魚豈無跳梁之志當其脾腕縱橫固已視用賓爲機上肉耳寧復俛首歸法以無跋盞乎卽以用賓驚悸落魄之餘尚能伏節宣靈規善后之完策乎緬蒙方張士孽環伺東訏外構南滇可憂故榮之死不足以償滇人百千萬之冤而用賓一日不出則沉冤尚在榮之死不得以寬滇人百千萬人之誅而用賓今日不亟去則法玩而紀綱益廢何者天下

安危全在朝政朝廷輕重實倚大臣今居常濡忍率令庸回貪鄙之人深根固蒂牢不可動迨其决裂糾紛乃徒付之無可奈何養成國家積弱之勢豈不寒心且聖主不以大寶嘗危哲后不以小瑕玩禍今天下勢如破舟東塞西潰洶洶之象卽關中亦見告矣夫天下旣驚喜於 聖諭之乍頒而希恩大過闡使又觀望於 聖心之中變而作勢愈驕並爭交戰戈戟橫生魚爛土崩豈得無慮卽今李道馬堂等捏疏占稅遠近驚疑而高淮誑奏乃欲寬權竊據於輦轂

疏鈔

糾邪

百卷

肘腋之間跋扈亦太甚矣 皇上每謂內外官員不肯協力使人盡比周以禍天下將安賴之欲安天下必先正紀綱使民不亂欲正紀綱必先信明詔廣德意罷中使不法者使威福一稟於上而義在責任重臣先宜斥去用賓爲滇人改弦易轍釋反側之端以風天下此在 皇上自爲社稷計耳賈誼有云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伏惟 聖明留意裁決

直言天下第一險邪也蚤除以杜後患疏

宋熹直隸巡按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夫天下之治亂亦何常之有正人進而眾正同登即治之機邪人進而羣邪並附即亂之萌故曰勿使滋蔓蔓乃難圖當勢未薰灼之日無人指其奸及其樞要已登黨與日熾炎炎方張撲救無及其空善類而禍人國有不可勝言者夫中允之官何官也清華之選而啓沃之資儲相之基而輔導之助必忠誠端亮表裏不欺言中準繩行有坊表如樂正子之信人如

疏鈔

糾邪

頁十一

薛居州之善士乃無忝於位而實稱其名豈意脂韋浮沉闕茸無恥之陳之龍亦得濫廁於其間也者自古小人之躡華膺也每墮節於末路之不檢而當未得志之始猶然小廉曲謹或一善成名一節自飭尚足自托於士林若夫始初即縱恣不羈潰裂名檢醜態千端穢形萬狀發軔且然稅駕可知陳之龍即其人矣之龍心術曖昧面貌卑調其可嗤者非一臣謹述其共聞共見眾口誼傳者為 皇上陳之 臣嘗聞其至郵亭而差駭驛丞墮地幾死懼按臣劉曰梧之

究訪其惡僕則檮沐未及輒戴星而宵遯然猶曰是其往事也又聞其臨京察而操戈反向捏造單揭帖翰林朝房之壁以暗射其同鄉且匍匐相門流涕竟日然猶曰事屬傳聞也至若書房人參二十餘包各重二三觔其家僮方以為藥客之寄頓而之龍對客輒自誇張曰此物出自內翰之家是一敝宗兄相錯愛者此等舉動何其昏夜乞哀而驕人於白日也然猶曰醉後模糊之口未足盡憑也至若貪鄙下流之態則又不止此者計以取酒東之權則面戴假鬚同

疏鈔

糾邪

頁十二

其歌兒來生滾跌於火樹銀花之下長班小吏皆醜其態度莫不赤頰而汗流矣多方藉豪商之潤則身騎瘦馬隨其義兄陳二馳騁於煙九熱鬧之場市人俗子皆汚其行藏莫不點首而嗟嘆矣貲郎中翰之輩無一人不認為通家而今日貸三百明日貸二百甚且蔣中書千金屋宇竟吞壩以為私即燕市有皮臉之譏直任之而不辭也貴戚勳衛之家無一處不稱為契弟而東家飲一醉西家飲一醉甚且王都督十畝方塘時假借以為會館即狎客有疆頭之誚直

應之而不愧也。且之又卑則脅肩諂笑以媚姻家而呼朋引類復因親以及親即親為連姻之薛山人亦且時嗤其僂僕之態而聞者無不掩口險之又險則下石含沙以傾座主而不說短論長輒張威以作勢即目不知書之趙官者亦知面許其背師之非而席前應答無辭逢人作乞丐之態恐其不遂而靦顏自詡曰不佞南人北像數載當至公卿故長安傳而笑之謂兩言為取債之券教子為餽啜之尚令其元且而沿門拜客曰不佞頗通星理阿大當贅高門故長

疏鈔

糾邪

百六二

安傳而笑之謂一子為募化之僧以彼操行大壞良心盡死寧惟不齒於清議亦且有玷於班行人人皆知其柔而狡而卒無有指摘之者或畏其內外交結墻壁堅牢或謂其春坊散秩猶非要津或鄙其卑污宵士不足以辱白簡殊不知天下之極卑污者即天下之極兇狠者而人固未能窺其深也考之古今若瞿然下拜之盧杞為人拂鬚之丁謂楊前屈膝之嚴嵩而殺心一熾善類幾空當其時也何其卑汗及其後也何其兇狠夫人惟此羞惡之心耳此心一失則

不畏人非不畏人責不畏無能之身名不畏萬世之唾罵而唯可吮痔其祇口而蜜腹可劓身可妾婦心可狼虎而況橫生一患得患失之心憑藉乎曹分角立之勢流毒精神貽害天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叅照右冲充陳遠龍敢檢裂名寡廉鮮恥持短帚以掃政府而慕權附勢庭中作入幕之賓曳長裾以傍侯門而醉時狂歌筵下微入風之舞樂陶陶而蓬頭垢面寧羞土木形骸念孳孳而狐媚猿攀酷肖優伶面頰招搖類市井之棍流而結義認親總是乞哀

疏鈔

糾邪

百六三

之狀願氣自豪華之侶伴而聲音笑貌皆為誘騙之門更回強者潦倒於黃土岸班之家則拜嫂叩頭竟屈膝於堂下酩酊於灰廠烟家之第則銀杯象筋皆竊匿於懷中據今日而處心積行全無羞慚若一旦而秉樞當軸有何顧忌除之不蚤為害必大履霜堅冰理有固然待深根固蒂而後歎拔山之難蓋已晚矣臣與之龍素無一臂之交更無一毫之鄰惟是觸邪之性根於天植毀譽禍福付之不聞知不敢不言言不敢不盡雖之龍之親戚梓里能中浪以奇禍甚

且甘之以如信也懇乞勅下部院覆議上請如果
言不謬將陳之龍函行罷斥庶排奸除佞而仕路一
清立懦廉頑而士習丕振矣

疏鈔

糾邪

百六十四

儀郎躡進可駭功司退縮堪羞乞斥躁兢黜萎
頓以飭官常疏

戴章甫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竊謂官之循級而遷也若陞級然躁急熱中非不
欲一躍而上然其等不可躡也躡之而斜飛之譏起
矣官之當幾而効也若負擔然鉅肩重荷非不欲一
推而釋然其任不可諉也諉之而縮頭之刺興矣
近見儀制司郎中張嗣誠鑽擢尚寶少卿考功司員
外李延大戶轉稽勳郎中切嘆并羊凌遲乎千仞之

疏鈔

糾邪

百六十五

山蹇驢何能爲百里之步何也國家儀郎遷轉十九
憲副十一大叅問一寺卿實爲異數故近自張我續
而下十數人惟王紀劉憲寵得陞光祿少卿然一緣
皇太子冊立之鉅典一藉 聖母加上徽號之鴻恩
慶典旣不常則卿寺何容再也固未有鑽刺而躡得
之如張嗣誠者嗣誠以工部主事侵削商人數千金
大閱營調春曹歲月之間遂躡段猷顯等三人而上
之寅僚扼腕噴有煩言故上任之日無一人至者惟
時長安士紳見其早一着能唾手儀郎見其遲一着



又將繳弓卿式猶謂機括太露耳目昭然當事或有
鑑衡蠅營未必皆中乃當武闈分校選郎新代之時
而有尚寶少卿之擢應若執券取若探囊夫選郎當
蒞任之初他未遑舉亟亟作此為第一義豈得以厭
照人心耶抑未諳於典故耶玄都之桃李耶孟陀之
葡萄耶何超舉之忽而速化之神也未嘗拮据於聖
典未嘗轉膺乎殊恩擢即不靳於頻擢而必以卿式
亦何緣何藉耶使此臣而擢此擢而下則人皆儀郎
皆少卿亦而效之抑又甚矣將何以重名爵養廉恥

疏鈔

糾邪

言不末

而塞濫觴耶國家考功職掌要在覈賢否忠邪採公
評以資品騰至如職司攸關或奉旨看說俱本司屬
稿呈堂聽其裁酌所從來矣邇者姜士昌入賀陳言
奉 聖旨着該部院叅看了來說延大職署考功自
當剖析邪正別自是非具草請奪乃蒼素既眩於平
日是非益淆於當幾謾爾耽延致于嚴旨聞之則耳
中昂沸見之則眼底花生職當屬草惟有躬身遜辭
會看署名性曰員外不敢五色無主三神皆辨聞者
絕倒笑者破唇印同濟亦竊笑之心薄之而欲以驗

封處之至如急選掣鏡置緊要數枝於袖內以待其
欲予者此慣局也乃其眼力近覩手法未閑悞投而
他得之則亦已矣至喝令取回一坐失色衆皆掩口
此其才器狠庸心膽懦怯張皇舉錯毫無執持銓部
何地稽勳何官而以當之萃鵠羽於寒鷗蒙虎皮於
下駟醜態屢著祇資笑談其何以察辨官材而飭勵
百工耶大率年來銓擢多徇人情壞亂國典故銳者
不用以營職而用以介紹別路之通津靡者雖怯於
擔當而偏工於鑽營之一竅擢者未必賢賢者未必
擢矣如嗣誠之躡進無恥延大之退縮無剛皆擢典
所不載而公論所不容者也伏乞勅下吏部明彰公
道并加顯斥以抑冒進之風而振委退之習庶幾銓
擢清而倖覲者息矣

疏鈔

糾邪

言不末